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二・子部・雜家類

蛾術編八十二卷（卷七十三至卷八十二）〔清〕王鳴盛撰 迮鶴壽參校……………一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清〕錢大昕撰……………八七

咳餘叢考四十三卷（卷一至卷三十二）〔清〕趙翼撰……………三七三

蛾術編卷七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德校刊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等咎徵曰狂恒雨若等蔡傳云

休咎類應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某休徵應某事失某

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妙如沈說

禹箕先膠固不通矣朱子云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

見得漢儒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

蛾術編卷七十三

世楷堂

上體察是有此理王荊公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

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朱子之言如此沈何不遵

師法也鶴壽案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有得失

戒者也漢五行志引伏生書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廟

則有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

金沴木沴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唯

百大兩震電辰辰大雨雪是也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

艾厥咎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白青白祥

之孽時則有犬厥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

惟木沴金庶微之恒陽劉向以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

夏大旱是也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

則有魚孽時則有禾既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

惟火沴水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故籍秦
以為驗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
以毒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志
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閉以涉危害舒與迫
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
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夷滅其宗連四千餘家于
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閉緩急如此寒
與氣應到故以為大兩雪及大雨雹損之閉緩急如此
聖之罰非也常雨屬能不恭傳曰思心之不審是謂不
則有華孽時則有金木水火土沴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
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土沴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
秋無其應信公十六年正月六鵲退飛過宋都左氏傳
曰風也劉故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鷄高飛而達
之一則常風之罰是也夫人事著于下則天事見于上
有一節則有一節之微驗宜獨晉申生一衣之福鄭子
人君者無所警惕其不安石謂天變不足畏遂令為
歲月日時等

蛾術編卷七十三

世楷堂

庶徵既言兩暘等休徵咎徵矣下即繼以王省惟歲卿

士惟月師尹惟日云云鄭馬孔以此節為明皇極之得

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也而蔡傳以為仍承上文

兩暘燠寒風而言王之得失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徵以

月師尹之得失徵以日蓋兩暘燠寒風之休咎有係一

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

大小而言歲月日三者兩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有其

利休徵所感也失其時則有其害咎徵所致也此說憑

臆妄造謬誣殊甚漢昌邑王為天子不過二十七日恒

陰之罰已非一日矣此豈徵以歲者乎但陰不在庶徵

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禦貌于喬忿禦言于訖眾禦視于忽似禦聽于怵攸禦思心于有九禦王極于宗始鄭注止貌之失在于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助德忿戾無期之類也訖止也止言之失在于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在于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讀為獸不狘之狘攸讀為風雨所漂颯之颯止聽之失在于去怵攸怵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純純聽我既既之類也九過也止心思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之失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審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在于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今攷五事及王極之沴為六沴六沴之來有禦之法有祀之之禮禦之之法即禦貌于喬忿云云者是劉昭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尹敏所引皆五行傳

文蓋王者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為祥也祀之之禮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為五天帝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為五人帝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為五人臣皆當祀之

改赤道為朱道

改赤道之名為朱道以避正赤道之名在新唐書大衍秣議鶴壽案赤道居南北極之中赤者空也謂天體也九行者赤道二出黃道南又云立夏至南從赤道赤者假借南方之色也此月行之赤道非天體之赤道而

蛾術編 卷七十三

其字通同故僧一行改之一行著開元大衍秣議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日雖盈縮略例曰若陰陽秣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然二赤道字同義異可不必改

推文王受命之歲

置天元積歲以部法除之得積部三萬六千三百六餘歲三十四積部滿二十去之餘六甲子部歷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至戊午是文王受命之歲入戊午部二十四年也

朔日辛卯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云十月

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此無可疑者
或謂宋本朱子集傳作朔月辛卯元版誤為朔日史繩
祖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
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何物史繩祖強作解事
而魏了翁著正朔攷云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
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
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魏特因
亦孔之醜一句杜撰出來但箋云日辰之義日為君辰
為臣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反覆千

職術編

卷七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餘言疏解甚明朱子集傳以十月為建亥之月并載蘇
穎濱說十月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故為醜愚謂朱子
講學自以私淑程子程與蘇為難故貶斥不遺餘力及
解經則又為所惑即如此經十月自毛鄭以為建酉之
月千餘年遵用之而蘇忽改為建亥之月朱子從之已
屬無據不意魏了翁又改為建子之月翻新立異此則
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朔月想係傳寫之誤魏了翁案以步
算之法上推
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
辛卯朔辰時日食詳前卷
一日分十二時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景孫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左僕射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
住宿可至未時命賦正元及時竝了攷甲子干支古但
以紀日而史記則以紀歲矣虞夏商用建子建丑建寅
迭更則以紀月矣若以一日分十二時亦配干支則始
見北史此條他似未有也今星命家以人生年月日推
星限之吉凶名曰八字蓋以年月日時四者皆析而為
二配以干支故曰八字然毛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
月星辰也服虔云歲星之辰左行于地十二歲一周時

職術編

卷七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
也然則六物中竝無一日分為十二時之時桓六年子
同生公曰是其生與我同物疏引魯世家謂同日亦絕
不言時大約星命之術周漢僅一見亦不知其術若何
既指歲時日月星辰則無一日十二時可知新唐書柳
玘傳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星數在處心行事而
已星數謂祿命也可見唐人喜談命然舊唐書呂才傳
才辨祿命書不驗歷引春秋魯莊公生于乙亥歲七月
秦始皇帝生于壬寅歲正月後魏孝文帝生于丁未歲
八月宋高祖生于癸亥歲三月惟漢武帝生于乙亥歲

之開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開又何以別其為兩
月乎若閏月則止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口固指
兩辰之開也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非兩
辰之開也十二辰首尾鱗次何處設此三十度于兩辰
開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
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
中土所處在斗柄之南仰而觀之斗柄與辰極在方
頂之北故古人言中星不言斗杓淮南子謂招搖東指
天下皆春不過大祭言之非以此定月建是故斗柄雖
因歲差所指不同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今攷夏小
正舉斗柄者三正月初昏參中斗柄在寅七月斗柄
子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則未月指午矣七月斗柄
在下則建是申月指子而與中星表裏同向
茲不以爲月建祖氏梅氏以歲差知月建非因斗柄移
而不知北極旋幾冬至夜半恒指子春分夜半恒指
卯夏至夜半恒指午秋分夜半恒指酉以四游所極推
之餘月則月建十有二由璇璣夜半所建顯然且璇璣
所建與日躔黃道發南敵北應實爲氣之所本祖氏謂
錄以氣之所本者雖
未能確言其職卓矣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主

世楷堂

社日

世俗相傳每年立春立秋之後逢第五箇戊日是爲社
日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社胡三省注自古以來以
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但不言立秋
太平御覽卷三十時序部云禮記月令二月擇元日命
入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
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月令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
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與御覽不同宋湖上逸人讀
書刺語自注云後天萬年林立春立秋後五戊爲春秋
社月令不言秋社而唐人詩有之刺語云云與御覽合

祀社日用甲雖見郊特牲然召誥戊午社于新邑用戊
不用甲且社祀土神戊日屬土用之正宜史記陳丞相
世家陳平陽武戶牖鄉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三
國志董卓傳嘗遣軍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
下王修傳七歲喪母母以社日凶來歲鄰里社修感念
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民間有社從來久矣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月爲陽數而口復重之只是尊陽
之義故重此節

黃梅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主

世楷堂

元雪川婁元禮田家五行云茲種卽爲黃梅陰陽家云
茲種後逢壬立梅夏至後逢壬梅斷此際衣沾雨溼多
致黴黥農人插秧迎茲謂之發黃梅風土記云夏至前
茲種後雨俱爲梅雨陸佃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梅
欲黃落則水潤土溼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
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唐某氏詩水國茲種後
梅天風雨涼杜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柳詩梅實
迎時雨蒼茫值晚春

蛾術編卷七十三終

蛾術編卷七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攻魯昭公昭公奔齊其後孔子適齊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下言孔子反魯年四十二昭公卒然則聞韶約年四十案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一

世楷堂藏板

則魯固有韶夫子應早聞之惟因陳為舜後莊二十二
年敬仲奔齊世守其業想子孫而抱祖宗之器必有獨
得其真者非魯之韶可比也孔子至此始得聞之而嘆
其感謂韶盡美又盡善亦當在此時鶴壽案魯昭公二
十五年奔齊時孔
子年三十一六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比公半
殺梁二傳後一年故云年三十五也孔子即于是年冬
適齊在齊一年而返說苑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
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
御曰起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此則韶樂之妙也蓋在明年之夏論語
明言三月則韶樂之妙也蓋在明年之夏論語
秋也何以則知之若使僅聞韶則一日之聞自一歲至
九成傾耳聽之而已矣今既學之三月則非值樂師教
習之時必不能如是之久也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
適齊之時必不能如是之久也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
樂季春之月大合樂此不過一日之事是明年春亦非

教樂之時也惟夏之三月或秋之三月則樂師教習
在是時夏之三月文王世子所謂太師詔夏絃是也秋
之三月周禮所謂太胥秋頒樂合聲是也惟其教習國
子諸子及眾樂工故曰日作之而孔子乃得從焉聽之
至于三月之久也論語三月二
字固有明徵豈言其久之謂哉

太師擊章

論語太師擊適齊一章可攷侯國樂官之制太師樂官
之長也少師太師之貳也侑食者堂上之樂也擊磬者
鼓與播鼗者堂下之樂也言四飯則非若諸侯之三飯
者矣然太師句下不言初飯或以為初飯太師自領之
侑食在堂上以琴瑟為主雖未有攷然據周禮王大食
則奏鐘鼓明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饌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二

世楷堂藏板

羞工乃升歌疏云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鶴壽案此章止
就樂官之地適
者相見及燕勤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則諸侯之樂
官尚有鐘師矣即以堂下之樂言之兩君相見下管象
武燕勤王事大夫下管新官笙入三成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以笙閉之則諸侯
之樂官尚有笙師矣惟擊磬擊鐘擊磬擊鐘蓋特磬
編磬編鐘皆在東方者為笙鐘笙磬在西方者為頌鐘
此則磬師
一人所掌也

詩止

孟子曰詩止然後春秋作詩止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
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止風存風雖存不

入樂也而說者則曰雅亡于幽固已風則自幽以後諸國各自有詩邶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于陳之株林澤陂曹之侯人鳩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黍離君子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推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免爰采葛大車桓王詩何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焉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于雅而下夷于侯詩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三

世楷堂藏板

所爲亡與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竝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于頃王而雅則先亡于幽王矣然書止于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不當託始于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卽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于風而列于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于雅而

列于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陳潛室曰雅亡獨有民俗謠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乎樂官降之乎抑夫子降之乎此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詩言以雅以南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四

世楷堂藏板

周禮籥章歛幽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案左

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詩孰適而當為風孰適而當為雅頌乃其在古有的然不可汨亂者鄭樵六經奧論曰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章俊卿山堂考索曰風雅頌古人之體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其辭典則醇雅然雅有大小小雅固已典正然其語閒有重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諷刺惟以鋪張動德爾子曰雅頌得所當聖人未反魯時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七

世楷堂

古詩雖多風雅皆混殺無別遠聖人而後得所也三說皆善但得所恐不但雅頌有別即雅之中頌之中亦各自有殘缺失次須釐定之者得所專言雅頌不及國風說者皆據程大昌說以為詩惟二南雅頌入樂餘國不入樂雅頌入樂為用尤大于南故專舉之案經籍所載如鄉飲酒禮燕禮大射禮所歌甯俞稱諸侯朝正于王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宴之所歌穆叔稱天子享元矣兩君相見等所歌及所謂用之鄉人邦國房中者固皆不出乎二南雅頌之外然襄二十九年吳公子觀樂為之歌諸國風注云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云詩人作詩其所作文詞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詞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又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為章則入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為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季札有以知其趣也又云魯為季札作樂為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直聽聲以為別然則諸國詩皆是樂章非徒歌其辭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八

世楷堂

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說頗誤夫子言得所舉雅頌以槩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正餘者正亦可知鶴壽案司農注周禮與注左傳詩入樂風詩不入樂于此一條云全詩皆入樂何亦自相違反也所講雅頌得所則又盡屬空談全祖望曰今人所共知者甯武子之對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對肆夏文王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所首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所首也虞八篇廢不可歌史記樂書見史記樂書故列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也三篇開歌案投壺之文最古者二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變風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

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所以分上下左右陰陽也... 文分十二位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左右不可不為光可... 開而爻者左右各二故曰四也此有體有邑有澤有... 占即洪範之曰五曰色曰廣曰日曰北曰中曰直曰文曰... 凡路灼契之坵以近千里路者為首稍遠為中近邊為... 尾凡坵之見皆有首中尾馬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 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 蒙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雨雨齊... 二十五具矣除純無生剋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 者史以十干之日加之也卜龜之法大略如此

洪範稽疑一疇內備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等蔡傳云有龜從筮逆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大

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此說非也短長大小雖曲禮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十一

世楷電

有之周禮占人注疏亦有此說然龜書久亡誰能測其大小此經疏以龜筮智等自是定論且以晉獻公之卜人云龜長為權詞尤為妙解蓋古者大事兼用卜筮小事徒筮而已易道彌綸天地何必反小于龜自漢以下龜法失傳是有數焉

貞屯悔豫是再筮得兩卦

胡渭曰朱子語錄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撰著成卦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蔡傳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盡之貞風其悔山是也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瑛

云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

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上在兩卦皆為八剛

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愚謂貞屯悔豫

朱子以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

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

法也此猶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可通者蓋惟

純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四五

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屯悔豫皆八

乎今攷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

八章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十二

世楷電

遇皆不動故曰皆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遇坎八謂交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遇坎八謂交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嘗以此傳與注思之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為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其專

言震者何也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

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屯貞悔豫皆八者韋注以為兩
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無之卦筮史樂云爻無為司
空季子亦占二象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
二陰者欲成乎其為君喜震體之不變也古者占大事
不嫌再三金滕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原再也得國
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
立君亦用原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九遇屯其象曰利
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
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
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為再筮得兩

戒術編

卷七十四

三

世楷堂

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鶴壽素水雷屯則內卦為震
外卦為坎矣雷地豫則內卦
為坤外卦為震矣此正與山
風蠱內卦為巽外卦為艮
一例蔡氏一時誤會耳凡卦
六爻有變動者則以變動
之爻占之所謂用九用六也
若無變動則視所當用之
爻就其七八占之晉語明言
皆八其為再筮得兩卦又
何待言哉

環攻

周禮太卜掌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筮人名九
曰筮環謂筮可致
師不也與此同卜日致師其日必吉故孟子曰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趙云環城圍之朱子因之遂
謂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夫不擇吉
日出師而欲于曠日持久中幾倖一日之遇言天時者

何迂謬至此晉段灼傳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
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利趙解之誤
晉人已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余編檢各刻本並無此
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余編檢各刻本並無此
文豈先生所見別一本與惟蔡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
名九曰正環鄭注謂筮可致師不也惠半農謂環之
言通也蓋筮征人之詞霍光遺任立政等至句叔招李陵
夫通止此筮環之詞霍光遺任立政等至句叔招李陵
單于置酒陵亦待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
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入
卦歸魂也更為變環為還就變于冥還于難坤變于震
還于坎故九筮以更為變環為還就變于冥還于難坤變于震
人致師注引左傳楚許伯御樂御攝叔為石
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義理亦是致師也

三宥

王制王三宥鄭注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本周禮司刺文尚書流宥五刑馬融以為幼少老耄

戒術編

卷七十四

五

世楷堂

蓋愚此則三赦之法直赦之不刑鄭注宥訓寬赦訓舍
寬乃減等赦則全舍馬融以宥為赦大非推鄭意以流
與宥為二五刑二字雙承流宥言之此則馬與鄭同者
王及孔以為流即宥非也

歷人戕敗人宥

尚書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
人宥傳云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
過歷之人有所宥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
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案蔡傳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

或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此說本蘇軾然歷人所以
或有皆為不知情蔡反以知情解之謬甚哉匿皆給知
情之尤者豈可宥乎玩傳疏說則歷人不過過歷之人
失于覺察者耳蔡又云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
謂痕也陳師凱曰痕說文云毀傷也書傳會選曰漢律
宣傳注以杖手毀擊之則其皮膚腫起青黑而
無赤癢者此說亦本蘇軾然其所以可宥者亦以過誤
傷人耳所引漢律未見過誤意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十五

世楷堂
藏板

蛾術編卷七十四終

蛾術編卷七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進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集一

賦比興

詩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大師職風雅頌詩之體有此三義
也賦比興詩辭之中有此三義也論理當曰風雅頌賦
比興今序與周禮為此次者古人之文未可以今之文
義測量也傳于賦比興雖闕注之卻不每章盡注至朱

蛾術編

卷七十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子集傳每章必注賦比興愚以為非也蓋作詩者非必
擬定欲作與體比體賦體及其詩成而讀者約略其辭
大抵不出此三種如必瓜區而羊疇之則膠柱之見必
有所不通即如以關雎興起淑女興也以睚鳩之摯而
有別喻淑女之窈窕則亦比也直陳其事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是又賦也開卷一章三義具焉奈何每章必
限之以一義乎自漢以下樂府古詩時見比興唐人
律而古詩則閒存比興即律亦何嘗無比興宋元金人
妄以己意作詩而比興蕩然矣鶴壽參校此三者列
乃一定之理先生謂論理當曰風雅頌賦比興非是此
頌連曰六義次第如此者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

用賦以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以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善則詩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比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
 辭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在比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故比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然後大
 化之居與先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其風動之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頌為之次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者罕矣下者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必擬定矣下者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不出此三欲則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之為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有齊正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為雅頌之亦為
 詩錄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為雅頌之亦為
 海齊正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為雅頌之亦為
 有齊正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為雅頌之亦為
 之為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不出此三欲則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必擬定矣下者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者罕矣下者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頌為之次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其風動之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化之居與先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在比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辭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物取譬引類起
 比也賦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善則詩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以雅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用賦以頌之亦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也言鋪也

戴馳河廣式微旄邱許宋黎之風也江汜汝墳南有喬

賦術編 卷七十五

許宋黎楚諸國之風

木楚之風也諸國之詩少錄于他國即以存之也魯有
 頌無風蓋當時人已頌之矣夫子為得而風之然南山
 崔崔傲筍猗嗟即魯之風也夫子深惡桓故于春秋書
 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彰其弑隱之罪及其見殺于齊內
 醜甚矣不得不諱之故于齊風存其實也春秋曰子同
 生詩曰展我甥兮周公之祀未斬隱然見于言外夫子
 與詩人其皆得忠厚之意者哉鄭夾漈云周為河洛召
 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歧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閒二南
 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
 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朱子集傳云周國本
 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徙都豐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
 召公之邑于是江沱汝漢莫不從化岐周在今鳳翔府
 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
 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案宋惟興元府為今陝西
 漢中府若京西路即今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諸府
 湖北路即今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荆州岳州常德辰州
 諸府蓋周南召南半屬荆楚之詩謂之楚風可也孔子
 錄詩不及楚此太史本闕之非有意刪去然可于二南
 互見矣為秋賦國事則不得以為許風河廣雖宋桓夫
 人作然既歸于衛已見絕于宋則不得以為宋風黎侯
 失國寓居于衛于是乎有式微旄邱之作則不得以為

賦術編 卷七十五

世楷堂 藏板

蔡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羆于丹陽是為楚
之始祖江有汜序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嶺不以其
勝備數汝墳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漢廣序云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三詩之作其
時未有楚國安得以為楚風乎南山刺襄公也故曰齊
人刺文姜也故曰齊子歸止猗嗟齊人刺魯莊也故曰
展我甥兮三詩所詠者雖文姜魯莊之事而淫亂實由
于襄公且其詩皆作自齊人安得以為魯風乎許宋蔡
楚諸國本來無詩即有詩亦未嘗采之非夫子削之
也孝康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楚熊繹封于丹陽北濱
大江至武王侵隨其時尚未有漢及文王封吟于汝楚
地始至汝水之南先生欲以載馳河廣式微旄邱為許
宋蔡之風已為勉強况欲以江汜汝墳漢廣為楚之風乎

詩人自述其名

詩人自述其名尹吉甫南家父寺人孟子奚斯是也班孟

堅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李善云奚斯魯公子言新廟奕

蛾術編

卷七十五

四

世楷堂

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鶴壽案李善注首引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二

句次引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四句此太略

朱子仍用毛詩

朱子詩傳不信小序多駁毛鄭然其白鹿洞賦盼黃卷

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

和劉抱一詩木瓜更得瓊琚報注孟子以邳柏舟為衛

之仁人見怒于羣小皆毛詩說

程大昌論南雅頌國風等名皆妄

程大昌謂詩惟南雅頌入樂其餘各國風皆不入樂但

以徒詩著之其國而已又謂古無國風之名但稱南雅

頌二南自稱南尤不當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攷周禮

太師及詩序所述皆有風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

歌風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心之憂矣于我

歸說則自古稱國風左傳云風有采繁采蘋則二南稱

風尤明鼓鐘之詩所云以雅以南以箛不借文王世子

所云胥鼓南康成皆以為南夷之樂左傳見舞象箛南

箛者杜預以象箛為武樂之舞南箛為文樂之舞而大

昌皆以為二南蓋妄譚也

重韻

顧亭林論詩不忌重韻愚謂蘇李送別廬江小吏是或

蛾術編

卷七十五

五

世楷堂

一道也唐杜子美李義山當律體盛行而飲中八仙歌

行次西郊作尚用此體即成疵病豈可效乎昌黎南山

一百二韻前云嘗升崇邱望哉哉見相湊後云或散若

瓦解或赴若輻湊徧攷近日翻刻魏仲舉五百家昌黎

集注宋版王伯大音釋晦菴朱氏昌黎集攷異及東雅

堂徐氏刻昌黎集顧氏嗣立方氏世舉注本皆同似屬

重韻但廣韻去聲五十侯有湊字亦有轉字注云轉亦

作湊集韻與廣韻同廣韻本于唐韻昌黎必從唐韻作

輻轉各本作湊皆非也說文車部無轉字新附亦無然

詩家用字豈能盡拘說文唐韻已收之字何不可用若

者之佐證乎鶴壽案相連行更報長相思與下須史髮
王琢注引楊升菴外集載太白相連行云此詩于家
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
何程盤點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
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今
案飄然似落梅等句輕桃之極斷非太白原文此必升
菴所偽造而嫁名于樂史傳本者王氏以之夾注于正
文下殊為無識然王氏並不言某本無長相思以下六
句蓋無此六句則詞意俱未完先生固執同紐字不可
連押之說乃託言一本無此六句耳但
番別其處士園後連用其將何以解諸

杜牧一千四百首內惟題鄭十八著作處七言排律一
首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
傅蘇武看羊陷賊庭亭庭同紐連押此外絕無愁亭殊
屬無理當是詞字之誤鶴壽案同紐字用于律詩讀之
固嫌其音復然謂愁亭無理而

蛾術編 卷七十五

欲改為愁垌 豈有理邪
韓昌黎用韻最雜如南山之始遶秋懷之乾玕江陵塗
中寄三學士之憂獲贈張秘書之勳曠游湘西兩寺之
苒染荅張徹之冥冥筵庭囿靈薦士之盜踏喜疾喜至
之整繫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之鴈慶皆同紐若聯句會
合之蛹踊郾城夜會之橐拓并屬和之者亦為所牽掣
矣然皆古詩也至律詩惟和崔舍人詠月婷庭連用似
同紐但廣韻不收婷字則仍無害鶴壽案亭與廷皆特
丁切婷以亭得音庭
以廷得音和崔舍人詠月既足律詩姑影伴婷與
開吟愛滿庭句音復矣何云廣韻不收則仍無害也
李義山出韻頗多如垂柳用中東風空第四句忽閒以

松楚厲用謬遙邀招末忽用蛟茂陵起用梢郊下用翹
嬌蕭四十韻獻杜七兄悰通身皆用東中忽閒以農無
題起用重縫下用通紅風少年用功中叢蓬二忽用封
若同紐連用惟李肱畫松用童同然藝文類聚作懂懂
宜從之哭遂州蕭侍郎垣猿已見上此外全集六百首
從無同紐連用者鶴壽案世人謂詩韻原于周彥倫沈
休文唐韻與新清三部同用音獨用

然清即青字加水旁當在一部中故休文郊居賦以星
平形經成詞紫青為一韻則唐韻已不同于古韻矣玉
路生垂柳詩三品且饒松是第六句非第四句今東韻
內有松即松字加艸頭亦當在一部中故垂柳詩以中
東風松空為一韻則今韻又不同于一部中故垂柳詩以中
杜子美兩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
久雨不妨展塞柳行疎翠山紫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
雁入高空張仲素秋霖如雲賦官限展字而賦中押同

蛾術編 卷七十五

古今韻通押
功終字全在東韻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今韻乃
刪去其一耳五韻生五言迷德打情詩四十韻獻杜七
兄僕射相公用庚耕清韻今月二日復上五言詩四十
韻乃用東韻中開有寶瑟和神農之句于此蓋見唐韻
于一東部內本有農字也先生乃以為出韻且突言四
十韻獻杜七兄悰即不言迷德打情詩又不言用東韻
者為下一首
未免疎略
向來韻書只有近體之韻如二冬下注與鍾同用是也
而古詩之通用者從無著為律令使人遵守吳才老雜
采古人之文以為韻補糾紛謬誤豈足為法賴顧亭林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條理井井學者當一意遵守作頌
贊箴銘諸體必求上不戾于顧氏古音下可貫于唐人

殊不可解意者送為屋之去職德乃蒸之入而鳳字與
鵬同所以通乎存疑

服中不當作詩

禮記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又
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
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
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
而不和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
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祥月縞是月禫從月樂注言禫明
峨術編 卷七十五 主 世楷堂 藏板

四大名家論詩

高青邱論詩曰格曰意曰趣王阮亭譚菴四言一曰典
二曰則三曰諧四曰遠沈歸愚明詩別裁序云始端宗
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吾友青浦王昶琴德刻述卷詩
鈔吳泰來為序稱其論詩曰學曰才曰氣曰調學以經
史為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調以舉之四者兼而弁陋

生澀者庶不敢妄廁壇坫愚謂合四名家之論而參之
詩之道盡矣

射雉賦誤

文選九潘安仁射雉賦雉鷩鷩而朝雉李善注雉之朝
雉尚求其雌雉雉不得言雉顏延年以潘為誤用攷譏
此句為誤出顏之推家訓非延年也鶴壽案古人用事
子而誤邪庚信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據史記武帝太
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二年春二月起建章
宮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也至于
人名尤易傳說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為唐明皇時
人傳牡丹詩事云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
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揚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
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文宗年號文宗亦有
楊妃非天寶時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實
杜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正封與韓文
公鄴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相隔遠
矣李善誤以顏之推為顏延年此猶白樂天詩進
之服味黃指衛中立而後人誤以為韓昌黎耳

詩紀漏去鼓吹曲

古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
遺為別集十二卷北海馮惟訥纂輯以為自古迄隋無
不統括然文選有謝朓鼓吹曲竟未載入

前谿歌

前谿歌晉詞云黃葛結蒙籠生在洛谿邊花落逐流去
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音節甚妙後之擬之者李滄

誤云葵藿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黃瓜一小草春風獨不
 忘枝葉頓芬芳吳明卿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路安
 得大海水盡向前谿注使歡不得渡非二公不能擬非
 陳卧子亦不能采也予亦擬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
 頭今日別歡苦後日憶歡愁歡定懷懷不別歡時已久
 感歡意不遷前谿送歡去何日迎歡還還亦非少年風
 致似不減前哲鶴奇紫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
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後人擬之
 云西川有杜鵬東川無杜鵬浩無杜鵬雲安有杜鵬
 此種奇格不可無一不容有二前谿歌別贊一語于末
 有擊刀割不斷之氣是亦奇格也枝葉頓芬芳使歡不
 得渡等句不過與上一氣相生猶為易擬若連亦不復
 鮮句于水盡山窮處忽然添出似斷非斷似連非連真
 乃精妙之至先生所擬歡定懷懷石句非似但割得斷而
 藏板

蛾術編 卷七十五

且太小樣還亦非少年句則直鈔前人索然無味矣請
 易之燕燕復燕燕落花時相見今春路一花未識春風
 面落紅已片片散去平康里欲來長安道窮途令人悲
 久客令人老不如前谿好兩末句雖不至割得斷然風
 致頓減前善矣
 詩式
 詩式五卷釋皎然撰見新舊唐書志志稱皎然姓謝靈
 運十世孫晁氏讀書志陸氏研北雜志亦云與智永為
 右軍後懷素為錢起從子正相類今觀其書以康樂公
 為詩中日月且言文章公器豈敢有私知為靈運裔也
 漢人有無名氏古詩不下數十首文選取其十九而後
 人多臆揣某篇出某人皆未足信玉臺新詠以其八首

為枚乘作然八首陸機擬古十二首皆有之竝摘取首
 句為題與今日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諸篇
 古今同以為無名者竝列而無別宋南平王鑠代古四
 首其三皆玉臺所云枚乘者而亦與孟冬寒氣至竝列
 則文選之概以無名信也鍾嶸詩品謂古詩源出國風
 陸機所擬十二首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
 日以疏諸篇頗為總雜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鍾鍾之
 意亦以機擬者為無名可知玉臺未足據矣李善云古
 詩或云枚乘詩云於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
 明矣觀此似當時以十九首竝為乘作者劉勰以孤竹
 藏板

蛾術編 卷七十五

一首為傳毅作皎然以青青河畔草為蔡邕作疑皆非
 也蓋古詞飲馬長城窟行玉臺以為邕作其首句偶與
 此同故致誤耳鶴壽案劉孝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
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又
 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亦和亦未敢贊言也觀漢李
 陵傳置酒起舞作歌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自後
 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為偽作
 况枚乘更在蘇李之前班史竝不云有五言詩乎
 蛾術編卷七十五終

蛾術編卷七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廷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集二

杜子美

元微之墓係銘敘歷論古今之詩至沈宋律詩而後文
變之體極焉然莫不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
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
存開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一

世楷堂

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其論詩家之各局
于一偏而不能兼美言言破的至謂子美盡得古人體
勢其實乃盡變古人體勢者既已盡得又復盡變所以
獨步千古鵲壽案必先盡得古人之體勢然後能盡變
古人之體勢必先盡得古人之體勢然後能盡變
高妙氣骨曹劉之遺風徐庾之流麗徐庾之流麗徐庾之流麗
峻潔態備徐庾之遺風徐庾之流麗徐庾之流麗徐庾之流麗
即元微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也徐庾之流麗徐庾之流麗
實時數上賦頌固高自稱道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
也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
佳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相沿宋之問沈
元開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實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
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渾汪茫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
之他人不足甫乃乘餘殘膏賸腹沾焉後人多矣故元
微之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
精深至干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

子美詩調謂曰李杜文章在光燭萬古長觀此二
條則子美之盡得古人之體勢與盡變古人之體勢俱可見矣

墓係銘敘又云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差肩于子美矣若鋪

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
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

况堂與乎評李杜優劣精妙之至蓋杜之勝李全在鋪
陳排比屬對律切也千古公論至微之始定而元遺山

論詩絕句云排比鋪陳特一塗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
自有連城壁舉柰微之識砥砭所云連城壁在何處妄

為大言其實原未識得聊以欺人耳秦觀云杜詩積眾
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適當其時妙甚鵲壽案唐書
文苑本傳云天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一

世楷堂

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誠前
優劣自後唐文者以微之論為是微之論李杜之
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可切少與李白
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
古為歌詩傷時境弱情不忘君人其忠唐本李杜
白賦杜曰賦類山頭逢杜浦頭逢李其忠唐本李杜
來太白生總為從前作詩昔其賦其拘束也然賦類
太白集中不載若從前作詩昔其賦其拘束也然賦類
元微之論李杜之優劣為定論尤非李有李之天才
有杜之學力各擅所長何分優劣况子美詩無非一片
忠君愛國之心所結而成奈何以鋪陳排比實之邪若
但賞其鋪陳排比則集中甚多素強湊集之句如寄臨
邑舍弟詩利涉想蟠蛇贈韋左丞詩衰容豈壯夫建
都詩終愁萬國翻贈南都詩公輩不偷金上白帝城
詩深悲畏損神西閣詩新詩近玉琴奉送王信州蓋
歸詩瘴癘無血淚送敬十使君適廣陵詩濟時會
此詩文雖配不咸句調又如至後詩結極本憑詩建

興詩成吟詠轉法流送李八秘書赴杜州公幕詩貴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作題初學士牙屋詩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此等句第尤為拙率其病即在鋪陳排比也然此不足以為少陵之病評者謂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四排比之患而為前解後解之說者又欲矯兩截判隔之失而為七轉八收之說者不知少陵止一片神行而已若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為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少陵此體千古獨有要其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字句也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開古今聖手無兩每見名家評杜至此尤無把握大率本微之鋪陳排比之言為主張豈知鋪陳排比但可概長慶諸公之鉅篇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涉其藩籬元道山所謂連城壁者正在此處不意先生所見僅與微之等而出道山下也

杜壯遊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又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

賦術編 卷七十六 三 世緒堂 藏板

我似班揚然年譜三十以前無一詩即三十五至四十一二亦只十二三首直至四十三歲以後存詩乃多自四十三至五十九凡十七年得詩一千四百每年詩百餘進雕賦表云自七歲綴詩筆向四十歲約千餘篇其著述之富如此今皆不存公自以為不足傳皆焚棄之耳想少作雖未必拾四傑及沈宋唾餘究未能出陳射洪張曲江範圍入蜀以後并王右丞岑嘉州孟襄陽李翰林輩句法調法盡行掃卻變化烹鍊別自成一體體格所謂減竈更炊不因人熱苦心千載如見也若蹈常襲故安能出人頭地邪 鶴壽案元微之墓銘銘云微殯岳陽享年五十九然不詳年并為

何年舊唐書文苑本傳云永泰二年哈牛肉白酒一少而卒于來陽永泰二年即大祿元年也唐詩紀事云高天元年生大祿五年卒與舊唐書異據于莫追則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飲云大祿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唐詩紀事謂卒于五年者近是先天若元宗初即位所改之年號即睿宗末年也從大祿五年逆數至睿宗末年凡五十九年然則天寶十年獻三大禮賦時年適四十年歲故新唐書本傳云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也

同年進士廣西岑谿縣令海寧周春松霽誤杜詩雙聲疊韻譜其說云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此三百篇所早有兩漢魏晉莫不皆然但爾時韻學未興並無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自周容沈約初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說于是始尚對矣或自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諧最稱精細唐初律

賦術編 卷七十六 四 世緒堂 藏板

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杜少陵尤熟于此神明變化遂為用雙聲疊韻之極則迨宋初而漸微北宋如宛陵山谷南宋如石湖劔南皆不復留意而舊法殆盡杜律詩如贈鮮于京兆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此二句皆雙聲而自相對者寄河南韋尹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牢落雙聲周流疊韻此以二者互相對而出句雙聲對句疊韻者此皆雙聲正格也贈盧參謀云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鷓鴣蟋蟀鷓鴣此二句皆疊韻而自相對者贈汝陽王云十觴堪縫縵一諾豈驕矜縵縵疊韻矜矜雙聲此以二者互相對而出句疊韻對句

雙聲者此皆疊韻正格也松齋所舉甚繁復于杜之外
徧采唐人句合者今但于杜句各摘一聯以見其概七
言及古詩均此松齋言齊梁以上秘奧未開宋元以來
幾成絕學然攷其篇章往往亦多暗合此殆天籟非人
力可強矣于是又徧采兩晉六朝下至趙宋人句以為
佐證且于此二種正格之外有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
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
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
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一一取而臚列之古今評注
杜詩者亡慮數十家曾無先覺松齋獨抉其秘誠為得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五

世楷堂

未曾有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
容之睢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疊韻則山之
崔嵬馬之虺隤是也或用雙聲登高曰高岡馬曰元黃
是也疊字疊韻為摹狀之詞人所易曉若雙聲者蘇子
瞻口喫語詩正純用此試取而諷詠之佶屈可笑成何
音節不知純用之則不成章若干穩順聲勢中忽屏以
二字使齒舌擊觸因澀得平遲其聲以媚之此律詩妙
境也漢末孫炎始為反切六朝神珙乃造字母疑若出
于後世之所附益者要之追溯其源而已見于毛詩則
知此事出于自然非穿鑿也松齋大暢其說律詩之奧

突特開而杜老之精神愈出矣
紅鶴洲行燁黃花四鶴橫淮輪連越合雲霞唐人亦時
作雙聲詩皮日休溪上思云疏杉低道難冷鷺立亂浪
草彩欲爽爾爾雲容空淡蕩濕庭筠李先別墅望僧舍
寶利詩云栖息消心象簾榻濕陽廉龍蘭露落鄰里
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芳菲復
芬芳此皆雙聲也而蘇子瞻尤好之嘗戲作切語竹詩
云隱約安幽與蕭蕭雲散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泐冥迷
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奔奔鞭進壁背脫擇吐天梯烟
修數籜窺息高竿拱橫玲瓏錦官柑果蓋蘇交荆首奇孤
前一字韻云故居劔閣錦官柑果蘇交荆首奇孤
甘桂汲古鏡鏡觀放揭鈞金竿已歸耕稼供榮結公貴
幹蓋高中冠政更向格各塞吃姑固夜僧加開關江行
見月四言詩云吟哦傲岸仰語農月遇歡迎庄銀利五
戲龍魚吟鳴雁驚噪玩我語聲牙岌樂此亦皆雙
聲也其原蓋本于虞廷廣歌之股肱肱豈持毛詩之
在梁而已哉

蛾術編

卷七十六

本

世楷堂

奉贈韋左丞文云執綉不餓死句意兩拙賦料揚雄敵
詩看子建親全是律詩句法與通首體格不肖殘杯與
冷炙到處潛悲辛顏之推家訓雜藝篇云琴不可令有
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取殘杯冷炙之辱
遊龍門奉先寺起句云已從招提遊竟將題面一筆撇
過下云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
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純寫夜宿
所見非遊也若改題中游字為宿字便協
元都壇歌起四句二句一轉韻下八句四句一轉韻高
都護聽馬行前十二句俱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為兩句

一轉韻醉歌行別從姪勤八句一轉韻共二十四句漢
陂行前六韻皆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為二句一轉韻洗
兵馬每段十二句一轉韻通篇共四段四十八句集中
此種皆略近高岑而已小變不作四句一轉板格矣觀
高岑之每首皆四句一轉方知公苦心避熱不肯循行
矩步若七言古詩長篇一韻到底不轉他韻則又必到
昌黎方定此格而杜無之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題中竝無蔡姓詩
中突出蔡侯殊覺無理別本無之又太促鶴壽案蔡侯
不過是錢行
之人故題中不列之至謂別本無之此則先生託言也
結句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前問訊今何如此正與題

職術編 卷七十六

相應而謂別本無
蔡侯以下六句邪

飲中八仙歌無起無收硬排八段格為獨初首段知章
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不說飲酒空寫醉態造
意造語不避險仄所以為妙其餘奇句雖多未有如此
二句之尤奇者作者特地在首段寫出駭人獨于李白
云自稱臣是酒中仙點出仙字亦矯變此種詩今日讀
憤不覺其奇在當日風起初開實為得未曾有至于重
用二船韻二眠韻三天韻三前韻則不佳
大雲寺贊公房詩黃鸝度結構紫鴿下梁恩小字注一
作芳菲周明府春家藏不全宋本編此詩入近體五言

律中宋本雕刻極精有元國子監印四字又有紅字國
書長印云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
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二十六字此本的係宋板而入
元官藏者果恩正作芳菲蓋結構芳菲皆雙替若果恩
則非矣愚謂此詩用四支今作芳菲則入五微矣恐非
也第二首用十七真其中卻間以芹字此正唐人用韻
之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兩過蘇端困學紀聞楊綰
諡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豈即斯人與案所引舊
唐書楊綰傳彼作諡文簡

職術編 卷七十六

相應而謂別本無
蔡侯以下六句邪

偏仄行贈畢曜新唐書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為朔方
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許似即此人存沒口號畢
耀會傳舊小詩不知是一人否鶴壽案本篇云憶君
詩神凜然存歿口號亦
作畢曜惟失注一作耀又自注云畢曜善為小詩
正與偏仄行憶君詩句相應其為一人無疑
石龕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又啼句法本之魏武北上行
杜鵑行全為明皇而作舊主之思一何切摯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宋江夏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韋
偃者京兆人寓止蜀川善畫馬韓幹之亞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羣童取其屋上之茅斥為盜賊胥

焦口燥呼之其不肯捐一物以及人如此乃欲得廣厦
萬間以庇寒士一篇中自相違反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敘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穉

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案新唐書將作大匠

宗晉卿為渾脫舞蓋渾脫乃舞名鶴書案開元三載子
美止四歲也劍器武

舞之名樂府雜錄云健武曲有殺大阿連柘枝劍器胡
旋胡騰等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枝圓旋甘

州等劍器者用女妓舞狀空手而舞並不持劍也渾脫
二字皆平聲渾音魂不讀去聲脫音佗不讀入聲新唐

書五行志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禮帽謂之趙
公渾脫因演以為舞故中宗宴近臣而宗晉卿為是舞

也

送重表姪王冰評事使南海詩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

世楷堂

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爾祖即上文爾之高祖即

王珪又稱為尚書者珪相太宗贈禮部尚書也冰為公

之表姪乃云重表姪此不可解因學紀聞引素問太始

天元冊文采王冰注問若璩云冰當作冰王冰見杜詩

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注素問八十一篇唐人物

志云王冰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杜注都遺此攷王冰

王冰特字形相似實非一人王伯厚引素問注作王冰

予所藏舊刻本素問同冰別有元珠密語十六卷亦作

冰且素問自敘云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而冰因李勉

節度嶺南欲往干謁既與冰之為人不類素問敘題唐

寶應元年歲次壬寅雖似與子美年月相近但元珠自

敘云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于寒窗九夏豈

辭于炎暑後因則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繼日優游棲

心志道竊計冰年八十餘以三四十遇則天休儒志道

計之作素問注凡十二年始成元珠又在其後恐冰之

卒必在開元十餘年而杜作此詩已在出峽至江陵公

安時為大祿三年然則冰必非冰又可知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

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鄒

谷時聞雜佩聲珊珊江麓一作江底薄麓谷三字相犯

世楷堂

古人所無惟李義山寓目云園桂懸心碧池蓮飲眼紅

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幌風煙入高窗霧雨通碧

客入皆入聲此偶不檢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案舊唐書代宗本紀大祿五年湖

南都圍練使崔瓘為兵馬使臧玠所殺道州刺史裴虬

出兵討玠當即此人

贈田九判官梁邱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

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畱阮瑀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

樵哥舒翰使節自崆峒而上青霄者由河隴之吐谷渾

蘇毗納款而應接之故也三四承上說五六方入田七八望其薦引時田從哥舒入朝故有此贈前贈哥舒詩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頗有欲入其幕之意故此求援于田

奉贈嚴八閣老案舊唐書楊綰傳肅宗遷起居舍人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新唐書百官志中書省舍人六人掌侍進奉參議表章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鞠寬滯以久次一人者為閣老公為拾遺嚴為給事中皆門下省官非中書但三省體制略相當給事人與舍人有聯比之事則門下之同省者自可援此例相稱三司謂

職術編

卷七十六

十一

世楷堂

御史大夫中書門下

舊唐書嚴武為給事中因在門下省然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則以閣老不專稱宰相矣

曲江對雨云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慨嘆開元之盛不可復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花華分韻竟作兩字矣不知起于唐乎抑六朝已然也若春歸云苔徑臨江竹茅檐覆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不但分押且連押矣唐韻華與花不同紐故也

至日道興寄北省閣老云去歲茲辰捧御牀三更三點

入鴻行新唐書百官志漏刻博士掌知漏刻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

前在忠州已有間高常侍亡詩于杜詩編次前後略依近儒本獨于贈高式顏云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式顏乃適之族姪此必廣德初適為西川節度式顏來依之卒後流落夔峽間而贈之應改編于此也世說王戎過黃公酒壚謂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于此自嵇阮云亡視此雖近邈若河山時適已卒故用世說以寄慨

職術編

卷七十六

十一

世楷堂

秋野云盤食老夫食分減及駱魚分減出佛書見鄢陵梁熙曰緝哲次齊集舊唐書案嚴武十布施內有分減布地志定字曰東觀漢記孔奮篇

夔府詠懷百韻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自注暨音既峽人目市井處曰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聞斛斯六官未歸云荆扉深蔓艸土銜冷疏烟吳若本注蜀人呼釜為銜困學紀聞涌水李氏云老杜多用方言如岸溉土銜皆楚蜀人語攷卜居云雲障寬江左春耕破瀼西題瀼西新賃艸屋云畏人江北艸旅食瀼西雲皆作仄聲讀瀼俗字說文新附汝羊切此作仄聲以土音也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不可信乎文珍之小忠小信可信乎新書高崇文討劉
關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關所破囚之崇文
至關歸康求雪貞亮以不拒賊斬之以專悍見訾夫康
被囚則非降文珍斬之豈特專悍亦凶暴甚矣舊書憲
宗思其翊戴之功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子傳父業乃以翊戴歸功宦官殺叔文以
快私忿憲宗視不改父之臣者相去遠絕卒之已為宦
官所弑孫敬宗又為宦官所弑自文宗以下閹人握兵
之禍潰敗決裂其原皆自文珍發之昌黎一文一詩本
無關於興亡大局即送之之時文珍惡尚未露亦無害

城術編

卷七十六

五

世楷堂

昌黎之為君子然叔文之忠謀不用而見誅文珍之欲
據兵權而釀亂則固確然者鶴壽案大凡人當其未
敗露時何嘗不冒為君子
之行平涼之盟俱文珍在渾瑊軍中會變被執不居然
一君子哉德宗亦信之故使之出監宣武軍此詩敘云
今天下之鎮陳雷為大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然後
為之監軍俱公擬侍從之樂交腹心之寄遇變出奇先
事獨運假息談笑危疑以平既極口稱之而詩之結句
又用王陽王舟事以頌之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
方益深信文珍為端人矣其後昌黎自為君子文珍自
為小人本兩不相妨李漢為公諱不以此詩入正集固
非方世舉周旋其間謂公奉董晉
之命而作非出己意亦殊不
春風詠采蘭東雅堂刻昌黎先生外集注引東哲補亡
詩采蘭以養親也顧嗣立仍取而方世舉刪去非是文
珍閹人不知其所出所謂親即義父耳鶴壽案此正用
補亡詩義故下

聯直接云誰言臣子
道忠孝兩全難也

此日足可惜顧嗣立引洪興祖云此詩雜用韻長洲俞
瑒屏月云古庚陽二韻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其入
東韻者桑中之詩亦然方世舉云此篇用韻全以三百
篇為法如楚茨濟濟蹌蹌一章蹌羊嘗亨將訪明皇饗
慶禮是庚陽二韻也瞻彼洛矣末章決同邦是陽東江
三韻也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是庚青二韻莠及侵韻
也四章潔宗降崇是東冬江三韻也此類不可枚舉此
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蓋古韻本然耳愚謂諸家論
韻可謂謬矣洪興祖謂此詩雜用韻若依顧炎武說則

城術編

卷七十六

六

世楷堂

洪說甚確鹿鳴以鳴笙笙簧將行為韻韻云笙字從平
笙字從生偏攷三代秦漢之書凡鳴平生字無入陽唐
韻者知此章自吹笙鼓簧以下別為一韻烈祖之詩亦
然采芑次章以鄉央衡瑒皇珩為韻顧于鄉下注十陽
與央衡瑒皇珩協衡下注古音戶郎反攷衡字詩凡五
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珩下注同桑中韻注首章
唐鄉姜為一韻中宮為一韻而上字仍協首句此以平
去通為一韻楚茨次章以蹌羊嘗亨將訪明皇鄉慶禮
為韻其為陽唐韻者無可疑而顧于亨下注古音普郎
反攷亨字詩凡二見禮記一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

韻初字注古音方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慶字注古音羌
攷慶字詩凡七見書一見易十二見儀禮二見禮記一
見竝同後人混入四十三暎韻此以平上通為一韻明
齊風雞鳴注古音彌郎反攷明字詩凡十六見書三見
易十七見禮記五見爾雅一見楚詞十見竝同後人混
入十二庚韻瞻彼洛矣顧以矣與止為韻同與邦為韻
非以決同邦為韻若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皆庚青二
韻而以為有及侵韻蓋老而眊昏矣凡此皆據顧氏詩
本音為定古音千年無人講明陳第發之顧炎武大暢
其說著為音學五書藏諸名山播諸通邑大都朱竹垞

蛾術編

卷七十六

十七

世楷堂

等親與之游猶不知尊信若俞瑒輩更不足言矣昌黎
生于經學既衰之日摘埴索塗那有是處薦士前云中
閒數鮑謝比近最清與後云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閩與
重疊用韻自是大病鶴壽案顧亭林詩本音所定部分
猶未詳細段茂堂六書音韻表云
古音十陽十一唐為一部蓋據卷耳之信同黃傷木
之荒將漢廣之方廣以及鷓鴣以下諸詩為證也十二
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為一部蓋據樛木之榮成免
置之丁誠麟之趾之定姓以及小星以下諸詩為證也
一東二冬三鍾四江為一部蓋據采芣之中宮僅公草
也音有正變音之微侈必適乎中過斂而音變矣過侈
而音又變矣陽者音之正也唐者陽之變也耕清者音
之正也庚青者耕清之變也冬鍾者音之正也東者冬
鍾之變也古音多欲今音多侈音不能無變變不能無
分顧氏于此三部分之當矣而猶合支脂之微齊佳皆
及咍為一部魚虞模廢為一部真諄臻支欣元津痕寒

桓剛山先仙為一
部豈得盡從之哉

送僧澄觀詩追敘從軍大梁徐州而繼以洛陽窮秋云
云其為去徐居洛甚明末有臨淮云云則澄觀赴臨淮
太守招公送之也華嚴經疏唐僧澄觀撰明天啓七年
嘉興三塔寺刻前有敘引述澄觀行迹言其生于開元
二十六年戊寅計至此時貞元十六年庚辰已六十三
故云已老彼又言澄觀死于文宗開成三年年一百有
一公所送即此僧向來注家從未引及華嚴疏敘但樊
汝霖引李邕泗州普光寺碑云云洪興祖引李太白僧
伽歌云云僧伽即澄觀也攷僧伽塔成于景龍四年廣
川書跋僧伽歌非太白作太白死代宗元年上距大足
二年壬寅時白始生六十年而白當景龍四年方九歲固不
與僧伽接

蛾術編

卷七十六

十八

世楷堂

又魚招張功曹案年譜以義魚為從陽山令徙掾江陵
待命郴州與張署同寓而作據年譜云永貞元年夏秋
之閒離陽山埃命于郴州即以義魚與八月十五夜同
編于此年但此云義魚春岸濶則是春日事是年春當
在陽山令任何緣與張署義魚疑是去年貞元二十年
春赴陽山道中與張署同行客邸以此相娛耳濡沫二
句比已與張也末云自可捐憂累情詞顯然年譜編次

稍誤

赴江陵塗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方崧卿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早饑專政者惡之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未必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雖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等所排矣憶昨行云伍文未捕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

城術編

卷七十六

元

世楷堂藏板

所歸咎駕其罪于上疏耳昌黎于俱文珍不知其將為惡而輕以文假借之于叔文不知其忠于為國心疑譖譖而恨之此不知人之故也叔文行政首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而實乃毀愈者也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謚曰宣而贄乃愈之座主也罷宮市為五坊小兒而此事乃愈所諫正也諸道除正教衛稅外諸色雜稅並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除免正愈詩所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者也愈

與叔文事事相合如此愈固大賢叔文亦忠良乃目為共投以嗣王誅之為快非不知人邪又疑柳劉言洩于厚答許孟容書與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叔文母劉夫人墓銘叔文堅明直亮獻可替否利安之道將施于人子厚心事光明如此若云洩言寃雖以責其友夢得亦不肯況子厚邪鶴壽案三學士謂王涯李人貞元八年進士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建字約直舉進士德宗用為右拾遺翰林學士程字來臣隴西人進士擢第貞元二十年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王叔文排之罷學士為員外郎容齋隨筆云韓文公自御史中丞自領此書皆以為坐論官市事按公赴江陵山中詩自敘此事甚詳蓋首提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早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取然則不因

城術編

卷七十六

元

世楷堂藏板

論官市明甚今案此條所載正遠出洪容齋之上非但對舊唐書謂叔文用事引劉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頗怙威權中傷端士託任喜怒凌人道路以目此段恐非實錄叔文于永貞元年八月即貶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任貶開州司馬死其所十月章叔文敗州司戶亦死其所執誼為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公詩所謂任文未捕崖州熾也永貞行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揭出王叔文偷柄更明白夫傳得諸版籍呂起于漁釣叔文之進用何嫌且二月方得柄八月即遠斥叔文亦可憐矣又云北軍百萬虎與鯨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憧憧朝士何能為新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禁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

王為神策軍節度使魚朝恩為監軍後朝恩以軍歸禁
中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不一京畿之西多以神策鎮之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叔文用事欲取
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
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亦以宦官典兵
為天子自將且云奪印付私黨新書希朝傳稱其治軍
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與
舊書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者
正合豈可謂之私黨乎唐天子被弑者自憲宗始以後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主

世楷堂
藏板

大權成歸宦者昌黎地下有靈得無悔乎又云董賢三
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
許庸夫干董賢以男寵進而以比叔文可謂擬不于倫
亦太不為順宗地侯景篡梁豈可以比叔文且何至說
到干天位真所謂惡而不知其美者
入關詠馬云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
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妄一鳴觀此作似有鑒于陽山
之覆轍欲以絨默取容矣乃其後諫迎佛骨面折王廷
溱強項自如不少貶也君子哉
醉贈張祕書署也非微也詩云方今向太平故知元和

初又云長安來富兒云云故知在長安作鶴寺案張野
十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護與韓文公李方叔俱為縣
令南方二年達恩俱徙據江陵半歲邑管奏為列官不
行拜京兆府司錄元和元年遷京集或稱張功曾或
稱張十一此詩又稱張祕書蓋皆署也張微為公門下
士又係公之從子婿元和四年始舉進士此詩作
于元和元年公召還拜國子博士時故知非微也

答張微一首歷敘聚散蹤跡自浚郊避兵亂以下十四
韻言貞元十五年公至彭城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睢水
上與微連門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以下八韻言建
封以公為節度推官微赴舉試始別去是年冬公以徐
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微同行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
將歸與微別于灞水微下第而公返彭城自洛邑得休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主

世楷堂
藏板

告以下七韻敘已從洛告休游華山事自我豸忝備列
以下十二韻言貞元十九年為御史言事貶陽山令事
自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言永貞元年大赦移江陵法
曹元和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微與其弟復相繼舉進士
尚未得官與公相晤事詩云問問抱瑚璉飛飛聯鶴
鳴弟兄相繼中第又云魚鬣已脫背虬光先照硯明未
入仕又云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語尤顯然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云去歲羈帆湘水明霜風千里
隨歸伴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嬾指去年永
貞元年自陽山移據江陵今方得歸京又云由來鈍駘

寡參尋況是儒官飽閑散時為國子博士故云閑散又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似以言事為切戒乃又上佛骨表公血性奮發不計禍福即其後宣撫王廷湊眾皆危之元微之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是時已置死生于度外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公之謂矣

納涼聯句云君顏不可觀君手無由擲說苑襄城君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忿而不

職術編

卷七十六

章

世補堂藏板

言莊辛曰君獨不聞鄂君子皙感于越人之歌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之詩似用此

同寶年章執中尋劉尊師不遇方云此詩得于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員外郎同洛陽令寶年河南令章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按容齋四筆云唐五寶聯珠集載寶年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云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攷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寶年酬退之登岳陽樓一篇顧獨遺此何也然則此首非方崧卿所取何以有方

云邪

醉留東野東野以貞元十一年為溧陽尉去尉二年鄭餘慶尹河南奏為水陸轉運從事此云不得官當是未作尉以前而年譜乃編于元和六年其時東野已得從事或云已罷故云不得官恐非

溧陽尉縣有投金湖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往坐水旁葉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據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然則貞元十一年尚未為溧陽尉也東野為鄭餘慶留府實佐在元和二三年間去及第時已十一年若貞元十一年即為溧陽尉當非去尉二年即為水陸轉運從事也此詩云東野不得官方世舉以為前一年罷水陸轉運從事容或有之但本傳云卒年六十四若依登科記此詩不得編于六年

職術編

卷七十六

章

世補堂藏板

石鼓歌義之俗書趁姿媚題張十八所居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阿買能書八分而目為不識字義之千古書聖而直斥為俗書可云卓見矣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俗書也義之十七帖如縣字作懸麪字作麪著字作著疏字作疎采字作採蘭亭敘莫字作暮領字作嶺據快雪堂本陳炳虎文第十種蘭亭皆作領為不講偏旁固宜但昌黎名取俗字或以已孤不更名至于平生文章議論于許氏說文從無一言援引推重何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按盧汀字雲夫新舊

唐書皆無傳見于公詩凡六一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二卽此三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和之四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五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六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某氏云盧汀貞元元年進士歷虞部司門庫部郎中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先稱虞部者工部尚書之屬此稱司門者刑部尚書之屬後稱庫部者兵部尚書之屬洪興祖引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中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然退之呼盧庫部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五

世楷堂藏板

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相通也此稱盧司門為院長者公于元和六年以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後元日朝回又稱盧庫部為曹長者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若街西行香贈盧舍人時盧汀已拜舍人宜改編于元日朝回之後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公于貞元十六年去徐居洛十八年亦嘗遊焉然皆暫居惟元和二年以博士分司東都此下四五年皆在洛此云昔年李愿向盤谷下云窮探極覽頗恣橫物外日月本不忙必是追敘彼時之事下云閉門長安三日雪則是從

洛已歸京下云十年秦蠶隨朝行益自江陵還朝數之則此詩元和十年作

街西行香贈盧李二舍人李逢吉元和九年改中書舍人至十一年二月同平章事

示兒此詩當是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歸京遷刑部侍郎後作新唐書百官志刑部侍郎一人正四品車服志三品金玉帶跨十三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詩云玉帶縣金魚想必是為侍郎時作從貞元初

至京至是三十餘年言三十舉成數符讀書城南亦俱在此一二年所作

鶴壽詩中明言始我來京師辛勤三十餘年故方世舉云公以貞元二年

蛾術編

卷七十六

五

世楷堂藏板

始來京師至元和十一年益三十年矣先生謂作于元和十二年亦據此也新唐書車服志方注已引之蘇子瞻曰退之示兒詩所宜利祿事也老杜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其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會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進聖賢事也符讀書城南符者公之子之視長慶四年登進士第元和十二年符已十九歲矣陸唐老曰退之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招諸生而勉之此豈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會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與孟子等其所學所行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取目潭潭之笑若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解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笑若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解其幼子以義冠講唐虞考評道精蘊又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根符讀書城南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當奮漢遼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臨不義况望多名譽此其訓子弟以勤學好問稽古敦行可不謂至哉
詠雪贈張籍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
誰宵呢嚶嚶

雀暗徘徊飄飄徘徊皆疊韻歷亂呢嚙皆雙聲城寒裝
睥睨樹凍裏莓苔娥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萬屋漫汗
合千株照耀開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狂教詩肆矧
興與酒陪總皆疊韻緯繡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皆雙聲
舉此以為例餘不及

鎮州初歸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
小園桃李在畱花不發待郎歸東雅堂刻某氏引唐語
林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
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
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又鎮州初歸云云邵氏聞見錄

藏術編

卷七十六

壬

世楷堂藏板

孫子陽為余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
退之有情桃風柳二妓歸塗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
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邪蔣之翹曰唐
語林不足信退之固是偉人豈殷殷于婢妾况所云發
地得石則當時必韓自立他人豈便以去妾為言詩意
不過感慨故園景色耳愚謂詩言侍郎歸語甚旖旎安
得泛指景色退之壽陽之行不畏疆禦大節凜然殷殷
婢妾何害其為偉人宋頭巾腐談往往如此豈張籍祭
詩亦不足信邪鶴壽案文天祥為宋室忠臣平時歌妓
滿前然貌為道學而心實貪淫者不得
藉口于此也至發地得石之說斷無其事豈有尋常一
詩而刻石埋于地下公文肯為之乎抑他人肯為之乎

和季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
長慶二年入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此非長慶二年冬即
三年冬作方世舉辨此與和杜相公太清宮二首皆膺
詩亦未見的確

余家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蓋宋坊間所刻
合晦菴朱先生攷異畱畊王先生音釋為一書畱耕名
伯大前有姓氏一紙又有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未附新
書本傳及敘書後廟碑各一篇魏仲舉五百家注辨昌
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前有諸儒名氏五百家者約略云
爾非其實也東雅堂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每卷有東吳

藏術編

卷七十六

壬

世楷堂藏板

徐氏刻梓家塾篆字印後有遺文一卷宋版無惟傳敘
書後廟碑及外集與宋版同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
十一卷以上四種詩皆李漢所編顛倒錯亂全無次敘
最後方世舉箋注十二卷編年為次最有條理顧氏始
初劬行年譜今以詩編年可不用年譜且指摘南山有
高樹行刺李宗聞等之非今一以方本為主略舉其誤
應改編者鶴壽案新唐書本傳云性明銳不詭隨與人
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
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友
無後者為嫁遺孤女而邱其家嫂鄭喪為服著以報每
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
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大家言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與行聞深與孟子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史稱公之行誼

文章如此其詩集自李漢編次以下改證詳明則以方扶南為最

蛾術編

卷七十六

无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七十六終

蛾術編 卷七七

蛾術編卷七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集三

李義山

別翻雲錦花無樣倒瀉珠胎海亦貧綺豔有焉冰絲織
絡經心久瑞玉雕磨措手難工巧有焉義山精心律體
畢竟到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非其
本色竊壽案玉谿生詩評者不一大率謂其工于麗事

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義山人日
時正坐此病若隋宮玉璽不綠歸日角錦帆應是到
藏板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一

世楷堂藏板

涯等筆驛管樂有才非不忝關張無命欲如何則融
非幹如自已出精麤頃異他如虹收青嶂雨馬沒夕陽
秋月澄新派水星見欲銷雲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
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何以事為哉落花云落時猶
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
妙蔡寬夫謂王荆公晚年亦好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
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每誦其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
扁舟與池光不愛月莫氣欲沈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
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之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
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發之故西昆體之弊
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今崇義山詩當賞其體物之
工毋羨其麗事之密馬說詩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
夕笑牽牛尚不過作對法潑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是非體貼人情推尋物理者豈能出
此今先生以別翻雲錦一聯冰絲織絡一聯賞其綺豔
工巧昔人謂麗事之法當如著鹽不中了無痕迹此二
聯頗有離珠之痕而先生獨賞之何異元稹其巧麗與
聯比賞杜子美邪范元實謂義山詩世人稱其巧麗與
溫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

也先生又謂古詩學杜韓處便如木蘭從軍雖著兜鍪
非其本色此則昔人已言之賀裳載酒園詩話云義山
綺才雖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并泥騎兒行次西郊戲
題極言草閣李彤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
空舞簾疏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而鞦韆下諸篇正如
木蘭雖兜鍪視向書郎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韓詩
也一雖沙場即視向書郎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韓詩
往亦甚肖昌黎彷彿石鼓歌氣樂造語更勝之先生往
之貌好一聯乃是律詩賀裳誤引然義山詩古不如律
朱少章曰義山擬老杜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
老杜也其他蒼梧應露下白關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
開重晚晴之類置諸杜集中亦無愧矣但未似老杜沈
涵汪洋筆力有餘耳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
後人抱其餘波號西昆體
向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用韻參差如五松驛七言絕句用秦新斤韻斤在二十
一般唐人以殷與真同用者甚多少少年詩外戚平羌第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二 世楷堂 藏板

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封在三鍾不應押入東韻四皓
七言絕句用松翁功韻首句借韻始于晚唐集外詩有
送從翁從東川尚書幕胡震亨改為失題排律三十四
韻內全用十七真雜以殷勤二韻的是唐人遺法隋宮
詩七言絕句用嚴函帆韻說已見說字門 鶴壽紫唐人
與十八詩十九臻同用二十一飲獨用而杜甫奉贈解
子京兆詩用真韻中有操持耶匠斤句贈王二十四侍
御梁詩亦用真韻中有稍息勞筋田家取忘勤等句
此漢魏以下用韻過寬之故若以三百篇及羣經屈賦
證之當與騷為一部詳與欣為一部不得相通也唐
韻一東部內本有松字今但存松字不知松乃從松加
草是去其母而雷其子耳四皓詩肯句押松字並非借
韻則垂柳詩第六句云三品且饒松豈亦借韻乎唐韻
二十四鹽與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與二十七街同
用二十八嚴與二十九凡同用宋大中祥符元年前重修

廣韻尚仍其舊至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
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乃合嚴于鹽添合凡
于咸銜其音古音鹽添前為一部咸銜嚴凡同為一
即隋宮詩函在二十六咸帆在二十九凡並不誤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新唐書方鎮表元和十四
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天平軍公座
即公讌也舊唐書本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
天平軍節度使今又稱為令公者贈趙協律督詩云俱
謝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鄆馬聲華末更
共劉盧族望通自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
同為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孫謂孫
綽謝謂謝安歌謂太和七年六月楚為吏部尚書哭謂

八年六月崔安平卒也令狐楚必舊曾帶中書令銜故
稱為吏部相公而天平公座詩已稱為令狐令公也新
舊書楚本傳皆不言其帶中書令銜 鶴壽紫前一條評
一條評壽安公主出降詩是拾人餘論無容徒費筆
墨此條前半亦全錄朱注馮注惟末言令狐楚曾帶中
書令銜前人尚未
說過故亟存之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二 世楷堂 藏板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云蓮幕遙臨黑
水津靈鞬無事但尋春梁王司馬非孫武且免宮中斬
美人令狐楚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趙乃其幕中行軍
司馬也山南而謂之南山又其治所在梁州故因華陽
黑水惟梁州而稱之為梁王司馬皆假借言之山南節

度而謂之梁王胡證嶺南節度而謂之番馬侯皆假借也義山于楚感知最深必無所刺況楚本無斬美人事乎詩意見令狐公待士之厚司馬風流跌蕩雖不必憂國為心較他鎮之託名講武擅作威福浪殺姪人者大不同想必有所指

義山所娶王茂元女實為佳偶當其未婚之前張書記潛字審禮先為王婿義山有戲贈詩後韓瞻字畏之與義山同年繼與王氏有婚約但尚未娶寄居蕭洞義山有詩惱之促使往迎其下韓新居成遂作詩餞之西迎家室蓋義山于張韓二人實望其作合也又囑託招國

蛾術編 卷七十七

李十將軍乞其玉成好事云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惟恐他人先我情見乎詞矣
安定城樓詩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鴟雛竟未休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義山為贅婿入其幕中令狐絢忌之應博學宏詞科被斥回至涇原時作也言我心所期惟在江湖恐歸時已將白髮天地閒事事夢幻只有扁舟可託安得一旦舍紛紛者而入之哉故結以應鴻詞不中選比之腐鼠如諸家解熱中甚矣末二句如何可接

鵲壽案宏詞科之被斥以得罪令狐絢故也朱愚巷謂義山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蓋非其實夫絢之惡義

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碎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為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向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魁特以仇怨贊皇惡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也及其黨西并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牛與正士為難絢父楚比牛而深結李宗閏揚朔復絢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權絢臺閣一旦失執絢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不可將朋比奸邪擅朝政如八關利餘合能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政如八關

十六子之所為而後可乎且觀其活獄宏農則仲廉察題詩九日則仲府于劉資之斥則抱痛成疾于乙卯之變則衝冠晉石太和東討懷積憤成莽之悲黨項與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鬱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豈得以故利論合義山以娶王氏見薄于令狐絢坐致坎壈終身觀其錢韓

蛾術編 卷七十七

辛未久得第方資鈞力而遽依其分門別戶之人此說薄無行之機斷難解免而絢所由惡其背恩者也祭外第云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絢繆之述豈無他人忘名器于貴賤去形迹于尊卑語皇王致理之文及聖哲行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褒稱及移秩襄陽分憂舊許焉幸少暇陪奉多遠跡疏意通期奢道密此二句有深意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見忌未敢奏請殺官而義山因是略述蹤跡之疏以自遠然已無及矣宏詞不中選亦因娶王氏統觀全集當其得第未仕則避背恩而赴涇原及茂元卒復修好于令狐絢之句絢府遠罷又卸府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妒之句絢府遠罷至公壘此令絢入居禁近則又哀詞祈請如醉如迷迨至命極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之大略思隱附于絢公以冀取重于千載也一人之章牙盾互持植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鉢肝離腎于畢生而徒博後世浮華無實之消其皆自貽伊戚也而中無乃不然乎

送千牛李將軍赴關詩將游江南同其妻回至洛陽崇

讓坊茂元舊宅與僚婿千牛李將軍會合送之赴闕而
 作張潛韓瞻李定言李千牛將軍四人皆王茂元婿見
 于義山詩者與義山而五詩云絃危中婦瑟甲冷想夫
 箏斂已將與妻別情關姻婭不妨語之狎也義山伉儷
 甚篤豈忍遠離因京華無遇合不得已欲改弦更轍向
 東南別尋徑路故崇讓宅東亭醉後作云聲名佳句在
 身世玉琴張又寫出被擯不過云驂驪憂老大鷓鴣妬
 芬芳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云浮世本來多聚散
 紅蕖何事亦離披臨發崇讓宅紫薇云不先搖落應為
 待已欲別離休更開皆別內往江南之作鶴壽案義山本欲藉力于世楷堂

職銜編

卷七十七

六

世楷堂

王茂元至是乃思改圖然悔之久矣先是作有感詩云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勤君莫強安蛇足
 一賦芳馨不得嘗馮注云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
 涇原未叨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為畫蛇足矣徒
 以是為命孤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止
 其酒矣而乃清資故曰芳馨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
 也抵推吞吐字與淚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
 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
 之感兩不相礙觀祭外舅文亦略見不能藉力之意文
 人一端不檢為累
 終身良可歎也
 思歸詩嶺雲春沮如江月夜晴明釋文魏風彼汾沮如
 沮子預反如如預反謂漸如也皆反聲廣韻九魚如水
 名在南郡者人慮切今人押入魚韻非是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詩題下自注云時二公從事商隱

座主府詩云紅蓮幕下紫黎新命斷湘南病渴人今日
 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高苗是成都人湘南已
 所客之地二江高苗之故鄉天津則高苗所客之地座
 主時為河南尹高苗在其幕下也但詩意欲二君以紫
 黎遠寄湘南解其渴病况又牽涉二江天津不知何意
 詩瘦詞隱難以測量鶴壽案此條非是及馮注之確成都初疑其為成都人又據舊唐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史部侍郎高苗為鄂岳觀察使四年七月又書苗尹河南新舊書傳苗于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為鄂岳觀察卒不言尹河南苗兄錄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開成三年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以出為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錄即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稱錯為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錯尹河南

職銜編

卷七十七

七

世楷堂

之紀文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為崔蠡見
 為漢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謂句言深秋入幕也
 大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末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
 泛言霄漢謂從此上升也會昌期數年鎮西川者史文
 關輒此必錯于五年
 深秋遷鎮西川耳
 贈子直花下云竝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子直令狐綯
 字竝馬唱酬外貌非不款接無柰心已離矣又移而他
 忙綯之所以為小人也
 登霍山驛樓呼劉正為狂孽行次昭應送戶部李郎中
 又呼狂童且深幸其凶而重有感詩以竇融陶侃鷹隼
 比劉從諫過中武成公交城莊詩又以丙吉羊祜比之
 從諫之賢如此何于正略無憐之之意况重有感詩因

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宰相方倚爲重而深許之則澤
潞一軍頗足爲朝廷聲援其後平正而賈餗等子弟逃
匿在其軍者襁褓皆誅明爲宦官吐氣義山之詩稍覺
自相矛盾文宗受制家奴困辱以崩武宗雖似英略然
爲仇士良所立受制亦同蓋自憲宗中興能平藩鎮而
宦寺之權轉從此起此後禍本皆在中人而其原則在
不用王叔文故也討澤潞李德裕主其事德裕豈肯殺
王涯賈餗等子孫者欲殺郭誼不得已耳王懋竑白田
文集有此一段議論最佳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卽在是春因謝往桂林至彤廷竊詠詩中有金星壓
角銀漢轉波瀾乃秋令語也下章離席方赴其幕有從
公句亦不必泥從亞
蜀中離席云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
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坐中醉客延醒客江上
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墟仍是卓文君此成
都將歸畱別邊將之駐雪山松州者雖駐松雪亦得以
公事畱寓成都或其人本與義山有舊故末聯慰之成
都亦堪送老勿恨不得歸朝也
驕兒詩或誑張飛胡徐甚園馮孟亨注皆以胡爲多髯

今俗所造多髯之字曰鬚未嘗以胡當之幽風狼跋其
胡毛傳老狼有胡疏云狼之老者領下垂胡然則胡乃
獸頭之垂者不知何以作多髯解鶴壽案馮注云南史
胡故名物胡及長單名胡馮張飛胡義同俗稱
黑張飛也徐注余未見馮注註不作多髯解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時在盧宏正幕四同舍
一是以幕官帶試大理評事銜一是掌書記一是姓鄭
一是姓裴其的係何人則皆不可知戲題樞言草閣樞
言姓李其四同舍之一乎抑別一人乎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卒距開成三年戊午初婚十四年中閒至湖湘至桂管
至巴西遠別有數次琴瑟好合殆無幾時義山在徐永
訣之時并未得一面子女皆王氏所生據祭姪女文云
別娶以來嗣緒未立及與茂元女成婚後方有袞郎故
也楊本勝說于長安見小兒阿袞云寄人龍種瘦失母
鳳雛癡時已悼亡故云爾義山塔王氏年二十六日別
娶則知非初婚矣
赴職梓潼畱別畏之員外同年云佳兆聯翩遇鳳皇雕
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裏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
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
到咸陽見夕陽翫此詩似韓瞻斷絃續娶前妻之妹者

不然相隔已十五六年何必作此綺豔語龍壽案謂將長之續娶王

茂元女一無證據豈想當然邪

予于義山詩其次第大約俱依馮先生浩所編獨五言

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及今

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

仁恩獎踰其實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馮先生編于

自桂嶺歸大中二年客游西川所作三年春乃歸京師

棕罷相出鎮由于與李德裕不協大中二年德裕已失

勢遠貶故直言斥之其赴西川謁棕不待希其延引且

為修好于令狐之地然惡革國蠹之言是非顛倒亦太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十 世楷堂藏板

逞如簧之舌矣中有悼傷潘岳重之句馮先生謂是悼

其婦翁非妻也予反覆攷之此二詩必當改編于大中

六年秋冬至七年春間義山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

有奉使西川決獄事其時棕方鎮西川故贈詩也載在

楊慎全蜀藝文志可據仲郢之子為棕辟聘事雖在後

足見其暱義山在仲郢幕下又與棕中表弟兄則其奉

使正情事之宜棕之罷相必有臺諫論劾故云惡州雖

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惡州指臺

諫劾棕者非李德裕也何必強造為鄭亞被貶不送至

循而往西川謁棕以莫須有之詞坐義山以顛倒是非

巧逞如簧之罪哉馮先生于史事穿穴心苦閒多臆揣

則有未確處詩言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寄辭收的

博端坐掃攬槍明敘收復維州事何云此詩作于大中

二年未復維州以前又言有客趨高義于今滯下卿比

已之在仲郢幕為判官也下言依依劉表用意亦同馮先

生反謂在柳幕一語不及非也據馮先生攷得義山妻

亾于大中五年則六年往西川其時喪偶方新中表第

兄前何妨自陳悲感乃以悼傷潘岳重為悼其父翁乎

又馮據潘岳懷舊序以為其時岳居私艱而義山婦翁

之卒亦正當居母喪時但此事距桂管歸已八年矣相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十 世楷堂藏板

去年遠即欲追敘亦宜追敘母喪何反敘及婦翁之喪

乎必須將此詩改編于東川柳幕赴西川謁棕去妻亾

只一年情事正合鶴壽案此二詩馮刻編在宣宗大中七年癸酉有注云此二篇余初誤為

大中二年義山蜀遊時作時未悼岳故于悼傷句誤引

懷舊賦載侯楊君以此王茂元之卒後從成都文類得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知義山有奉使西川

決獄一事而此箋乃能改定云云然則先生所見其馮

氏初案與

集外詩有失題昔帝回冲春三十四韻詩歷言喪亂從

安祿山起馮先生以為非義山作故只敘至靈武而止

舊注以為義山故于靈武即位後詳及李輔國張良娣

之事又及郭子儀李晟收京之功且及代宗德宗事并

于牧完祿山僭號下元子皇祿二句以爲一句指肅一
句指代作總領說如此方肖義山口吻蓋義山于大中
六年冬赴東川柳仲鄂幕自此以下五六年皆在東川
客塗留滯最久宣宗之世收復河湟號稱中興義山慨
已之淪落不遇追感明皇幸蜀之事因敘一代興衰今
方治平而無如不遇何故結之曰建議庸何所通班昔
濫臻浮生見開泰獨得詠汀蘋自傷流落不得參朝議
致太平也通班不必顯位即校書郎太學博士皆可言
之以此詩屬義山亦可

寫意結云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大中六
年冬入蜀七八九三年皆在蜀此則十年春作

温飛卿

新唐書温大雅傳附庭筠傳稱爲彦博裔孫彦博即大
雅弟也大雅彦博自太原初起卽爲功臣彦博爲中書
令封虞國公庭筠開成五年秋抱疾不得與鄉計偕書
懷寄殿院徐侍御云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自注于
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于并汾此乃新唐書求
異于舊故爲乖刺誰不知温李齊名忽將飛卿提前百
數十卷使文苑傳有李而無温蓋于傳中標明彦博裔
孫足矣爲尋案舊唐書温大雅傳附載于無隱弟彦博大有及彦博子振挺而于文苑傳載庭筠不云

彦博裔孫或末之致新唐書既知其爲彦博裔孫故與
第延時附傳也如先生言重其文名必舍其世系而
別列于文苑中耶

舊書温庭筠者著一者字輕忽之意自見傳云士行塵
雜不修邊幅新書亦云薄于行無檢幅凡新舊書所載
李温之過皆空滑無實動云爲執政所鄙當塗所薄如
此而已全唐詩話云士行玷缺唐詩紀事云有才無行
核其玷缺無行之實則不可得謫方城尉制辭曰孔門
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
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通時之用中書堂內將軍慣以此
等言語脅伏文人編書案舊唐書本傳云逐逐吹之音爲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三

世楷堂

滿之徒相與藉飲醉終日又云乞索于楊子院醉而
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折之令私納捕虞侯治之
極言庭筠狹邪醜述此非士行玷缺之明證邪新書本
傳云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
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所
爲授方山尉此非有才無行之明證邪先生借欲強爲
回護哉卽河中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玉真遊庭筠既
自言之先生又爲之注解曰女冠之流以文人而狹女
冠謂爲有行其誰信之北夢瑣言載庭筠每歲舉場多
爲人假手侍郎沈詢知制舉別梳鋪席授庭筠不與諸
公翻比翌日于策前請曰回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于
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
得意此卽新書所謂廉視尤謹也先
生所引滿方城尉尉制詞見全唐詩話
飛卿詩編次雜亂全不足觀曾益注八义集四卷凡二
百五十四首有高篇沈潤顧嗣立注温飛卿集九卷凡
三百三十八首而皆不能編年譜因事跡比義山更多

無可編也約而計之飛卿太原人其游歷所及則至河中至江東至洛陽至西蜀至襄漢但其先後無由得知亦聊爾次第之較之忽而京師忽而吳越全無條理者

差勝矣鶴壽案馮孟亭注義山詩羅列羣書而細釋詩意以參合之故編次甚有條理顧嗣立注飛卿詩則專事徵引而已若將集中各題細細搜尋一編如會呂丙寅豐歲歌余昔自西廣得前數本移葢于庭存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詩先輩山中與諸道友夜坐

開邊防不安因示同志車駕西遊因而有作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卿計侍至王府將議選適隆冬自傷者懷泰寄殿院徐侍御東歸有懷自自有扈至京師已後朱罽之期之類參以他書重為編次亦可得其次第

集中有河中陪帥游亭詩帥鼓吹作節度由太原一出即至河中與節度同游河亭亭係河東留後任晚所勅

此非初次計偕所作因其離家最近漫從此始又有題河中紫極宮詩天寶二年三月改西京元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詩云昔年曾伴玉真遊蓋女冠之流鶴壽案天寶二年三月云云見新唐書顧嗣立注已引之

新書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温李案商隱生于元和八年卒于大中十二年登第則在開成二年其名輩年齒皆在温之前當稱李温不當稱温李然二人之才洵聯璧也商隱有懷在蒙飛卿云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又云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云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飛卿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

御云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又云子虛何處堪消渴試向文園問長卿蓋才人相憐相愛出于自然雖縱迹不能常聚其情深矣鶴壽案温李雖齊名其國詩話云義山之詩妙于纖細如全漢作戰蒲如雁咬陂月覺魚來晚晴詩并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細雨詩氣涼先動竹點細木開萍然亦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詞小臣觀吉從猶欲東封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樣詩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惻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飛卿所及

舊書云大中初應進士飛卿開成五年秋以抱疾不與鄉計偕寄殿院徐侍御云對雖希鼓瑟名亦濫吹竽自注于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蓋謂第二人也攷新書

選舉志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既至省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攷功員外郎試之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望輕移貢舉于禮部禮部選士自此始此正與今之鄉試舉人會試于禮部相似但唐人此科不中則罷下試須再舉不以舉人作出身此為異耳飛卿與鄉計偕薦京兆試名居其副及試于禮部則被黜然則飛卿于開成初已屢次應進士而舊書乃云大中初應進士非也

集中開成會昌開雷京師所作甚多會昌丙寅豐歲歌丙寅是六年西照寺僧院云自知終有張華說不向滄

職術編

卷七十七

南

世楷堂藏板

職術編

卷七十七

五

世楷堂藏板

洲理釣絲亦因下第寄居聊以解嘲也抱疾不與計借
獻徐侍御云適與羣英集將期善價沽葉龍圖天矯燕
鼠笑胡盧賦分知前定寒心最厚誣又云正使猜奔競
何嘗計有無又云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牙猶轉
戰魚服自囚拘則開成初已訪口沸騰無以自明矣致
訪乃其命豈自取邪

京兆薦名在開成四年厥後感舊陳情獻淮南李僕射
云有客將誰託無謀竊自憐抑揚中散曲漂泊孝廉船
復自注云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致舊書李蔚傳大
中中為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咸通十四年轉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飛卿
贈詩蓋已當乾符初矣自開成四年至此將四十年早
著才名而沈淪流落一生幾與舉場相終始乃至貶方
城尉遷隋縣尉卒依然一白丁悲哉

桐薪云温少曾于江淮為親表檟楚曰少則飛卿游江
淮猶少年也舊書云咸通中失意歸江東太原人而于
江東曰歸則飛卿于吳越一路似已成僑寓故集中如
雞鳴埭歌湖陰詞蔣侯神歌謝公墅歌臺城曉朝曲江
南曲齊宮陳宮詞太子西池題豐安里王相林亭開聖
寺寄清涼寺僧皆金陵作吳苑行吳中作錢塘曲蘇小

小歌南湖贈越僧岳雲題蕭山廟題賀知章故居江上
別友人越中作經故秘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感舊陳
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旅次盱眙縣江淮作大約東
南之游有在末應舉前者有在下第後者鶴齋案桐薪
謂為親表
橫楚蓋即玉泉子所載地昂事也庭筠客遊江淮開揚
子西後昂厚遺之所得錢帛多為扶邪費昂大怒笞且
之

莊恪太子輓詞鄴客瞻秦苑商公下漢庭依依陵樹色
空繞古原青悲憤之思忠誠如見次章云塵陌都人恨
霜郊駟馬悲惟餘埋壁地烟艸近丹墀都人何恨恨蓋
有不可言者甘露之變在乙卯十月莊恪之卒則開成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三年戊午十月也自甘露事後帝困辱已甚新書言太
子之立天下屬心而太子特以宴遊小過遂欲廢之至
此暴斃安知不死于仇士良之手乎唐中世以下惟文
宗最賢以欲誅宦官為所深忌必欲殺其子它日俳兒
緣撞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泣曰朕反不能全一兒則
莊恪之非善終帝固自言之矣宮掖事秘史文曖昧反
謂帝欲廢之者妄也厥後楊賢妃欲以安王溶為嗣士
良立武宗適其事殺之陳王成美文宗以為太子士良
又殺之生殺廢立皆出閹人誠古今大變文宗尚有一
子宗儉史止其斃平想亦為士良所殺其懷忠飲恨鳴

咽感悼者惟一下第舉子庭筠而已

四皓云商於百里便成功一寸沈機萬古同但得成姬
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此詩用意深曲指仇士良立
武宗楊賢妃賜死事故以成姬為比賢妃無傳然有寵
于文宗請以安王溶為嗣武宗立安王尚被殺况賢妃
乎此可以意揣也李義山亦有四皓詩云羽翼殊勳棄
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春松長
紫芝義山借惠帝比文宗而以四皓比裴度飛卿則借
戚夫人比賢妃若曰官掖詭秘只須一寸沈機足以殺
安王母子此等事古今悲恨皆同故云萬古同然戚夫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大

世楷堂藏板

人奇冤當訴之上帝若果能甘定分即無紫芝翁未必
不成功也張良此事子甚不取四皓亦不足取立惠帝
枉令成姬母子慘死呂后幾凶漢馮先生箋義山詩致
史極精又箋曲江及景陽井詩以為賢妃死而棄骨肉
江誠奇絕確絕之語具此識方足以論世而飛卿之忠
憤亦千載如見鶴奇宗李義山曲江詩云望斷平時翠
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馮孟亨謂此傷
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賢妃有龍于文宗晚稍多
疾陰請以安王溶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于宰相李珣
狂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擢此事潛
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火句謂賢妃也義山景陽井詩
云賜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故馮氏以為賢
妃之死棄骨肉中見解甚妙若夫八廟過虛誰非孝子
仁人以莊恪太子四皓二詩送信飛
卿為悲憤忠誠正恐言不願行耳

中書令裴公輓詞落句云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裴
度之卒據舊書開成四年三月也自太和九年十一月
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自是中官用事衣
冠道喪度不復以出處為事東都之第于集賢里築山
穿池于午橋搆別墅起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以詩
酒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蓋飛卿在其門次章落句
云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歎度卒無人能薦已也秘
書劉尚書輓詞極寫投分之深尚書必禹錫禹錫舊書
稱開成中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分司官無職
事優游東都正與飛卿游處時會昌二年七月卒贈戶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大

世楷堂藏板

部尚書不言帶秘書監銜疑史有關文
題裴晉公林亭公卒後于東都作致舊書度傳度雖以
太和八年罷判東都省事開成二年復為河東節度四
年正月還京相隔六年然仍卒于京師故云東山終為
蒼生起南浦虛言白首歸
題李相公教賜屏風詩幾人同保山河誓獨自栖栖九
陌塵此李德裕貶斥飛卿為之憤惋不平也顧嗣立據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詩一拋蘭
權逐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以為曾識贊皇之證且辨
南部新書載飛卿深刺李衛公之作以為必非飛卿詩

但贈鄭徽君題不可解似謂鄭識贊皇非指己身要之
飛卿之持正論不與李德裕相乖亦可見

獻淮南李僕射李蔚也新舊書皆言蔚嘉謨惠政豪無
玷缺節度淮南已當咸通十四年詩云稷下期方至漳

濱痛未痊自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又云蕙徑
鄰曲澹荆扉興靜便草堂苔點蔬園水濺濺釣罷溪

雲重樵歸湖月圓謂淮南僑寓也又云旅食逢春盡羈
游為事牽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飛卿老矣喪偶欲

續娶未得故云鶴壽案舊書李蔚本傳願注引之較詳
投翰林蕭舍人蕭遼也舊書本傳乾符初召充翰林學

士正拜中書舍人威稱其少負大節風望九峻厥後污
偽煜之命而死新書襄王煜傳稱遼執不可即罷遼飛

卿投遼詩去僖宗幸興元煜偽立時尚遠鶴壽案此條所引本傳比

願注為九詳最惡飛卿者莫如今狐綯全唐詩話宣宗愛唱菩薩蠻

詞令狐綯假庭筠修撰密進之戒勿令洩而遽言于人

由是疏之温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唐詩紀事令狐綯以舊事訪于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
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
有才無行卒不得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

讀南華第二篇李温二人皆為綯所斥鶴壽案此二條先生必采入編中適見庭筠之序簿爾

新書于徐商署巡官之前先云執政部其所為授方山

尉至其卒但云廢卒舊書則云揚收怒之貶為方城尉

遷隋縣尉卒新書地志方山屬石州昌化郡係河東道

所轄方城屬泌州淮安郡隋則鄰近隋州漢東郡係山

南道所轄其西遊蜀中之蹟如錦城曲利州南渡回中作馬嵬驛

馬嵬佛寺奉天西佛寺經五丈原旅泊新津不能定其

在何時集中渚宮詩甚多又沈參軍招觀芙蓉池巫山

蛾術編 卷七十七 主 世楷堂 藏

神女廟咸陽值雨云咸陽橋上雨如縣萬點空濛隔釣

船絕似洞庭春水色曉雲將入岳陽天是會遊湖南亦

不能定在何時奉天西佛寺云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蚪閑暇出甘泉宗

分編

約計飛卿一生遇難甚因詩已不朽直至乾符方卒黃

巢破長安則不見矣其壽約六七十鶴壽案先生知飛卿卒于僖宗乾符

時者以集中有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夜詩也舊書稱李蔚于懿宗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在位止十四年其明年即為朝符元年矣集中又有開成五年秋以抱

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借隆冬自傷書懷寄殿院徐侍御百韻詩自注云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開成文

宗年號也飛卿試京兆時約年二十許自開成四年至咸通十四年凡三十五年則乾符時其年約六十許矣

重遊東峯宗密禪師精廬云故山弟子空回首蔥嶺惟

應見宋雲顧注但引傳燈錄案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七

年魏神龜元年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

域求佛書

贈李將軍云又因明易號將軍明係用漢儒林傳丁將

軍寬明易顧注乃引世說劉真長與殷深源談劉理如

小屈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獻淮南李僕射云未知魚躍地空愧鹿鳴篇新書選舉

志鄉貢懷牒試已長吏以鄉飲酒設賓主之禮歌鹿鳴

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顧注但引毛詩

寒食節寄楚望云家之兩千萬時當一百五案古樂府

一髮五百萬兩鬢千萬餘

新添聲揚柳枝云共郎長行莫圍碁舊書文宗紀史臣

論中書用鴻臚卿張賈為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日帝

謂之曰聞卿善長行顧注但引國史補

舊書稱飛卿詩韻格清拔杜詩云為人性癖耽佳句集

外詩為顧嗣立所遺漏者優古堂詩話載其起句云春

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詩人玉屑句云綠樹繞村舍細

雨寒潮背郭捲平沙生于北而熟游于南故能狀南中

清趣

觀新書大雅傳温氏一門若振若挺若大有若信若造

若璋皆賢而河中將温德彝從造平與元軍亂亦近屬

也庭筠有傷德彝詩云侯印不聞封李廣別人邱壑似

賦術編 卷七十七 圭 世楷堂 藏板

天山傷其功不錄也至庭筠之弟庭皓新書亦附大雅

傳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勳反以刃脅

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

宿思之勳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勳索表偃答曰我

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連殺我勳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

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曰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

遇害庭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又見崔彥曾康承訓傳

庭皓大節皎然當入忠義傳觀此亦足見庭筠必非無

行者鶴壽案庭皓之忠貞有操彰彰史冊庭筠之輕薄

也先生豈能以崔彥曾所索表之枕節掩揚子院西錢之折齒乎

借韻

唐人今體詩用韻悉與今廣韻合惟李義山首句多借一韻松陵集亦然律詩則病中人惠海蟹用衣時知蟻持襲美以魚箋見寄用鱗分文雲君又用飴稀衣飛妃和巨魚用江霜香光郎和開元寺佛鉢用功重鍾龍峯懷華陽潤卿博士用容翁空紅沖又用書無圖爐芻竹夾膝用龍中風筒通魯望以輪鈞相示用輕溟腥經醒寄滑州李副使用重公中風功南陽廣文于荆襄卜居用鄉雙窻缸江初冬偶作寄南陽潤卿用冬空紅籠公送潤卿博士還華陽用旗歸妃肥飛和臘後送內大德

蛾術編

卷七十七

吉

世楷堂藏板

從最用宗通東風公嚴子重以詩遊名勝閒用春君分文雲和幽居白菊一叢用痕羣雲紋裙和襲美悼鶴用鳴齡形屏銘又用冥生情輕京傷開元觀顧道士用冥清生聲名絕句則浮萍用明成萍館娃宮用冥平生寄同年韋校書用都餘書文謙招潤卿博士用翎清聽沿至宋人東坡山谷石湖放翁誠齋諸大家律絕首句借韻竟成捷徑要李陸為之作備也

蛾術編卷七十七終

蛾術編卷七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集四

東坡用韻

東坡用韻雜亂無章隨意約略隨手填寫其于聲韻實一無所解而後人因其名高爭附會以為不可及即如開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起用兀字發字是入聲六月矣姑就今韻言而其下忽入寘字則在十藥藥與月不相之取其易曉

通也其下又入惻字職字則在十三職職與月亦不相通也夫職與質物月曷黠屑六韻不通此其顯然者也今并十藥及陌錫職而通之則入聲一部幾幾乎盡通所存不過三韻而已蕩然無復隄防界限前人可以不作韻書今人可以憑臆用韻成何紀律乎平上去入至東坡時行之已千餘年矣東坡亦不能不遵用既遵用之又重違之可乎且此詩只十六句除第三句第十五句用平聲無韻置勿論外其第五句用隔字第十三句用昔字皆在十一陌第七句用薄字第九句用樂字皆在十藥則句句用韻似柏梁體矣而其實卻又非柏

蛾術編

卷七十八

一

世楷堂藏板

梁體進退無據不可為訓東坡用韻之謬摘之不勝摘
 姑就首篇論之鶴壽案古韻分五支六脂七之為三部
之支知小弁之斯伎在五支韻草蟲之悲夷下泉之著
師在六脂韻綠衣之絲治泉水之洪思在七之韻乃柏
梁詩所用者時治之詩滋疑冀期持思給十一字皆在
七之而左馮翊或宣云三補盜賊天下危則雜入五支
矣古韻分十五灰十六哈為二部古音亦不相通如卷
耳之蒐隨旱麓之枚回在十五灰韻乃柏梁詩所用者
南山有臺之臺萊在十六哈韻乃柏梁詩所用者來材
哉臺災五字皆在十六哈韻乃柏梁詩所用者來材
梅則雜入十五灰矣古音七之與十六哈相通故柏梁
詩通押之即梅字係每聲其本音在十六哈韻內故終南
為地四月三詩皆用之若危字則不得與七之通押此
作者之誤也乃唐人功令以支脂之三部同用仄哈二
部同用已全失古人製字諧聲之法又何論宋人平古
人詩詞有字字用韻者史記滑稽列傳田者祝曰
與滿一韻也邪邪邪車五家一韻也殺與熱一韻也

戒術編 卷七十八

種一韻也東坡此詩除第三句第十五句外以今韻言
 之元發混月忽五字在六月韻實薄樂三字在十葉韻
 隔昔二字在十一陌韻則職二字在十三職韻別字在
 九屑韻瑟字在四質韻若以古音而論則六月十藥十
 十四韻而跨其五部雜亂無章誠有如先生所譏者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
 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愛玉女潭中水既致兩耕
 云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
 次韻荅邦直子由云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總自
 由送顏復兼寄王鞏云我衰日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
 其理胡為一朝舍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生日王郎以
 詩見慶次其韻云棠棣竝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邪

不嫌霧谷露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椽南都妙峯亭云新
 亭在東阜飛宇臨通闌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鬢子由
 生日以檀香觀音像為壽云苟資老明釋迦文共厄中
 年點蠅蚊峽山寺云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
 可見霧雨靈髻鬟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
 所為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
 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于同紐字另作一圖以為識別
 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圖混而為一蓋在
 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為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
 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為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

戒術編 卷七十八

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案古人作詩不避
用二夏南米薇連用二之故斯于連用二之神正月連
用二自口十月之交連用二而微車連用二之座幾文
王有聲連用二有聲同字尚連用之况同紐乎司馬相
如封禪頌云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聚壤可遊
油與遊同紐也漢樂府豔歌行云故衣津當補新衣誰
當紋綉得賢主人覽取為我知紐字即綉字非但同紐
而且重韻然古人不以為意今人則嫌其重韻矣東坡
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其詩亦然未可以用同紐
之類少
 壬寅二月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云忽憶尋蟻
 培方冬脫鹿裘自注昔與子由游蟆培時方冬洞中濕
 温如二三月案黃山谷詩巴人漫說蝦蟆碚試裹春芽
 來就煎陸游入蜀記過扇子峽登蝦蟆碚碚碚在山麓

頭鼻吻領絕類背脊飽處尤逼真自背上深入得一洞
 穴石色綠潤泉冷冷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字書韻書
 皆無碣字東坡省去蝦字又作培蓋韻書于上聲賄韻
 培字注云重也時年少尚稍留意字學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云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
 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
 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
 酒狂施元之注道原名恕筠州人介甫執政道原在館
 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
 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至

蛾術編

卷七十八

四

世楷堂

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道原不以爲意或稱人廣坐對
 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此詩爲介甫發以
 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况介甫口吻排擊含風霜
 蓋著其面折之實也愚十七史商榷力表恕史學爲宋
 人第一東坡此詩爲道原出色寫出狂直意態沈鬱頓
 挫詩固佳妙而道原爲人亦活現紙上鶴壽案宋史文苑傳云劉恕父
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
環堵蕭然游心塵外恕未冠舉進士調和川令發強捷
伏一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
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
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議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
周顯德末紀傳之外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
閒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
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識多至

蛾術編 卷七八

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
 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讓恕于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
 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
 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
 以佐明王不應以利害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
 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失無所避方安石用事呼成禍
 或稱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方安石用事呼成禍
 福高倫之士始異而終附之而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
 非之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先出知永興軍恕亦
 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
 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痺疾右手足廢
 然若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
 四十七恕爲學自林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宗
 續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不知名者恕游萬安山道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
 寢食借光游萬安山道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
 知亳州家多書恕在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宋太古以來
 至周成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
 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歸時方

蛾術編

卷七十八

五

世楷堂

冬無寒其光遺以衣襪及此齒得醉不獲強受而別行
 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
 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
 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
 警亦終不能改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
 仲爲郊社齋即今案中開仲安石一段當即采諸施元
 之注至道原精于史學當日司馬溫公既力表之于前
 後日托克托又力表之于繼固不待先生力表之矣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云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
 強知時多才亦被天公怪缺食惟應繫婦知臺頭寺兩
 中送李邦直赴史館云付君此事寧論晉感我當時舊
 過秦下又云看君兩眼明知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此七
 律不避重複字也刁景純席上云誤入仙人碧玉壺一
 歡那復聞親疏杯盤狼籍吾何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

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
化天人百億軀次韻張昌言喜雨云千里黃流失故居
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詔無異親巡六尺輿
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雲趨愛君誰似元和老
賀雨詩成即諫書此七律不避出韻也前一首或安指
為出入體奇怪
甚矣至常澗道中有懷錢塘云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
湖雨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本是七
律出韻在東坡未必知唐韻而恰與唐韻合此撞著法
也若游羅浮山示兒子過七言古用京鳴明生耕彭橫
輕庭經銘卿平而中忽雜以雲谿夜逢瘖虎伏斗壇畫

藏術編

卷七十八

木

世楷堂

出銅龍吟則吾不知之矣鶴壽案唐人功令九魚獨用
十虞十一模同用作律詩者
不得出韻若論古音則魚虞模三韻相通如干旄云子
子千換在浚之都旗在魚韻而都在模韻是也始九二
云包有魚九三云腎無膚離騷云其我知兮又何懷乎
故都既莫足與為笑政兮吾將從彭成之所居哀郢云
當陵陽之馬至兮森南渡之馬如會不知夏之為邱兮
孰兩東門之可燕皆魚虞模三韻通押又唐人以十二
庚十三耕十四青三韻同用十五青獨用不知此四韻
古音本通故沈約郊居賦通押之若吟字在二十一侵
而亦與庚耕清通押不可以訓

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
泉來喚人俗稱蘇明允為蘇老泉又以其嘉祐集為老
泉集果爾東坡豈作此語然南渡陸象山文集已呼明
允為老泉則其來已久

便旋

東坡詩施注殘闕邵長蘅補注于出獄詩出門便旋風
吹面引定三年左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也政知
證類本草載雷公炮灸論序云囊皺旋多夜煎竹木注
云多小便者夜煎草藥一件服則旋訓小便固是但旋
本句宜切定三年釋文無音今坡乃讀作去聲或疑廣
雅徘徊便旋也此字在霰韻隨戀切遠也當從此音蓋
出門而行步周折從容自如之狀正見欣喜非謂小便
注誤予謂韓昌黎石鼎聯句序云道士起出門若將便
旋然坡正用此語而韓集旋亦無音故輒以已意讀作

藏術編

卷七十八

七

世楷堂

去聲古既無音似可兩讀非邵之誤也

雲中下蔡

王阮亭論詩云林際春申語太顛園林半樹景幽偏豫
章孤詣誰能解不是曉人休浪傳自注山谷謂氣蒸雲
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疏影
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
水邊籬落忽橫枝雪後水邊誠妙而下蔡者豈指感陽
城迷下蔡春申豈指黃歇乎詞鄙義拙全不可通居易
錄謂此論最有神解得毋自欺欺人實無所見乎雪後
水邊見正集雲中云云見後山居士詩話宋左圭百川

學海商濬稗海皆云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
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孟浩然氣蒸云云不如九僧雲中云云據此則雲
中云云真九僧詩矣其意以濶大處著語不如閒冷處
確實不知其何謂且九僧集竝無此詩予藏抄本是康
熙壬辰毛扆齊季所抄跋稱歐陽公六一詩話已以九
僧詩不傳為歎今後公六七百年乃得宋時足本晁公
武郡齋讀書志九僧詩一卷一百十篇陳直齋書錄解
題則一百七篇今辰所得凡一百三十四首比晁多二
十四首比陳多二十七首又從瀛奎律髓得宇昭曉發

蛾術編

卷七十八

八

世楷堂藏板

山居一首并為增入云云又吳興錢霽聽默得廣陵馬
氏宋本江湖小句內是聖宋高僧前後續集四卷其前
集即九僧詩不獨詩數相符行款亦不異乃知汲古毛
氏所得即此本又從雲門志略補簡長一首從湘山野
錄補惠崇一首然則予所藏九僧詩為最備而無雲中
云云鶴壽案歐陽永叔謂林逋疏影橫斜二語為前世
韻黃取其意也九僧者一希畫劍南人二保退金華
人三文兆南越人四行榮天台人五簡長汝州人六惟
鳳青城人七惠崇淮南人八宇昭江南人九懷古我蜀
人永叔謂國初浮雲以詩名于世者九人各有集號
九僧詩今不復傳矣司馬溫公謂九僧詩集已已元豐
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閣文如舍得之直
昭又館陳充集而序之九僧中最著名者莫如惠崇永
叔謂其佳句有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溫公謂其佳

句有刻靜龍歸匣開虎繞竿其實此種句意毫無天
趣二公無乃過譽之耳其九者嘲之曰分司空曙
燒痕青二語有幾其犯古者嘲之曰分司空曙
春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可見其勦襲之功多矣若保暹秋徑詩云涼生初過雨
靜極忽歸僧簡長夜感詩云長恐浮雲生奔我西窗月
恁味更甚為幽雅蓋九僧生于唐末猶有唐風至宋之詩
僧則更下矣陸放翁詩宋興詩僧皆因諸巨公以名天
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長吉宋文安之于東都祕演蘇翰林之于
西湖道潛徐師川之于廬山祖可蓋不可殫述潛可
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為病今案林際
春中君此等不通之句
雖宋之詩僧亦不出此

馳騫功名有園不居

李文叔洛陽名園記云趙韓王園國初詔將作營治制
侷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

蛾術編

卷七十八

九

世楷堂藏板

罕居之園以局輪為常高亭大榭花木淵藪歲時獨所
養擁篲負畚鍤者其閒而已陸游劔南詩彙題閻郎中
溧水東皋園亭詩云樂天十年履道宅贊皇一夕平泉
莊謂李德裕平泉生乎但止宿一夕也德裕賢相豈趙
普姦邪之比而馳騫功名則一鶴壽案趙韓王園即博
宗成平初進封普為韓王宋史本傳論曰陳橋事定之
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千新朝數年范玉魏三人罷
相始繼其位獻可替否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
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太原州之役終身以
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書
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普論語耳晚年廷美多遜之獄
大為太宗成德之累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有限而猶
有思失之心與觀史氏此論普之馳騫功名可見但謂
得之于論語二十篇則不然論語豈普所能讀哉唐文
宗太和七年李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

七百戶平泉莊在東都舊唐書本傳云于尹闕南道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錄之于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故陸放翁以一月平泉莊之記歌詩篇錄之優游于午橋別墅與白居易劉禹錫酬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者相去遠矣及宣宗即位罷相大中三年貶崖州司戶死無遺悔以身杆難功流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其自敘云予嘗遇異人初掌北門管滂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須值少主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移宗續召入禁苑及為中丞閏中隱者叩門請曰時事非久公不旱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相禍將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身又仗劍南燕有邑子于生引郡道士至曰公當為西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自憲關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于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商南荒未嘗有南知之士為予言之據此觀之一飲一咏殆有定數

藏板 世楷堂 藏板

陸君實輓詩

陸君實秀夫輓詩一卷詩凡二十九首作者一十三人龔聖與開方萬里回鄭疇叔範龍觀復仁夫湯子文炳龍威中文彪尹聖予應許俞宗大德鄰宇文子敬叔簡郭元德景星仇仁近遠侯正卿克中方韶卿鳳也萬里仁近有集觀復有易傳宗大有佩章齋輯聞韶卿詩見謝平羽天地閒集及金華遊錄中其餘諸公今人能舉其名者鮮矣鶴壽案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張宏範敗宋師于厓山陸秀夫負宋衛王昺赴海而死

宋詩紀事

宋計敏夫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前明有刻本予既得

其書矣近樊榭屬鶚太鴻仿之撰宋詩紀事百卷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內八十七卷闕媛一門著錄者八十八人亦云博矣而伊川程子之母侯氏聞雁憶外五言律詩一首見伊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中此書失載誠為闕事

劉須溪無受業陸象山事

顧嗣立元詩選甲集云須溪先生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年十七登陸象山之門年二十四補太學生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

藏板 世楷堂 藏板

馬鞍山

士皆固辭宋亡託方外以歸隱元大德元年卒年六十六案象山卒于光宗紹熙三年見門人楊簡所作行狀須溪即以此年登其門時須溪年十七後至六十六歲而卒則當卒于宋理宗淳祐元年安得至元大德元年乎若云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景定是理宗年號壬戌為景定三年是年須溪年二十九則至六十六而卒當元大德三年亦非元年年數亦不合然猶約略近之要之須溪斷無十七歲登象山門之事

馬鞍山

顧瑛玉山名勝外集載袁華游崑山聯句詩序發界溪

出津義浦泊舟駟馬橋下登馬鞍山入慧聚寺僧然雙
出肅客上神運殿見石鬚壁其工出天成然云此獨禪
師開山時鬼所運也已憩翠微軒觀嚮師虎化石此二
處古蹟亦皆無存馬鞍山首昂脊凹狀類馬鞍故以形
似得名俗亦稱崑山紫崑山本在華亭陸士衡所謂仿
佛谷水陽婉變崑山陰是已梁大同元年析婁縣置崑
山縣建治山北唐天寶十載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嘉
興海鹽及崑山南境為華亭移崑山治馬鞍山陽于是
遂以馬鞍為崑山而華亭之山反稱小崑山唐宋時山
下皆湖建炎開宣撫周望失印于羣承峯南築防屏水
蛾術編 卷七十八 主 世楷堂 藏板

談諸書其詩列入陳思臨安府棚北大街書籍舖六十
家小集晚客崑山令潘友文幕卒葬于此就東齋僧舍
立祠元令肥潘純子素有詩紀之明初呂誠敬之亦有
陪館士秦文仲陸良貴奉省臣諭祭龍洲先生墓詩祀
猶不廢今則荒邱敗瓦一坏僅存矣
趙昕嘉定志
袁山松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濱城被害事
見晉袁瓌孫恩二傳元僧如蘭明上海願或傳誤作袁
崧趙昕志因之誤高郵張天永長年避地嘉定有雪蓮
行棠江陰張端希尹有溝南漫存棠趙氏以溝南棠亦
蛾術編 卷七十八 主 世楷堂 藏板
天永著竝誤 竊案發長年又嘗流寓甫里張希尹以
薦授和靖書院山長歷官至江浙行樞密
院事

蛾術編卷七十八終

賦術編卷七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集五

明詩選

陳子龍明詩選敘云或謂詩衰于齊梁而唐振之衰于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黼黻之猶同類

也宋元之衰沙礫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此

論甚妙 鶴壽案晦菴論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

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嘗欲取經史中

賦術編

卷七十九

世楷堂

根本又于下二等中擇其近于古者為之羽翼不使流
谷未子分古今詩為三等其說也如蘇子瞻之說則惟
明和為五言七言齊梁唐宋元無詩矣夫自蘇李贈別相
唱聖張子皆謂之權輿而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王仲宣輩號稱七子尚不及文帝何況陳思王而阮步
兵之詠懷先儒休實莫能軒輊兩潘二陸三張亦稱魯衛
晉張茂先儒休實莫能軒輊兩潘二陸三張亦稱魯衛
左太冲之雋傑劉越石之清剛郭景純之矯健皆不愧
作者然觀陸士衡詩緣情而綺靡之言則恐氣骨不
矣渡江後惟南村微士人品胸次兩臻其勝陳繹會所
謂體製漸變真事真意真有人品胸次兩臻其勝陳繹會所
後體製漸變真事真意真有人品胸次兩臻其勝陳繹會所
前謝康樂過齊則謝元暉組織尤工光華四照王元長
而雕鏤太過齊則謝元暉組織尤工光華四照王元長
以無能為役然亦一時之傑由陳而隋陰子堅徐孝
何水曹詞采斐然亦一時之傑由陳而隋陰子堅徐孝
穆競工琢向惟庾子山才華富而悲感之中自存風骨
迨至空梁燕泥玉樹商歌之音作而詩道墮地矣初唐

賦術編卷七十九

積習未除王楊盧駱惟以妃青儷白為事陳射洪感遇

三十首朱子稱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詩體于以復古

制則沈雲卿宋王右丞開唐律之先蘇舍人李巨川擅

奇世詩若岑補闕各臻其勝及李杜出而超前軼後遂為

而蘇州柳州風格尤高若大雅皮襲美陸天隨之

香山之顯明張文昂王什初之典雅皮襲美陸天隨之

清絕麗之才發為歌行實中葉之大宗也晚唐有許用

晦曹堯寶韓致堯羅昭諫諸人專為近體古意衰惟

司空表聖得味在酸鹹之外東坡西賞之宋初丁晉公

賦術編

卷七十九

世楷堂

其範圍浩翁幾變其繩墨他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
皆學于蘇李方叔晁冲之師事之至其甥徐師實自
谷為江石之宗陳后山師事之至其甥徐師實自
一初誠齋雖似稍薄而有根柢故尤楊與范陸放翁整
蕭東夫安石希希到后村詩人所得則其間也然中
雅格律與章柳相若尤推朱子至其間也然中
偽體耳在金石之相若尤推朱子至其間也然中
山集更勝于無黨之山林長語蓋其七古排宕有大家
風範更勝于無黨之山林長語蓋其七古排宕有大家
柳道傳又與盧摺共馳若誇都刺趙孟頫以及楊鐵
柳道傳又與盧摺共馳若誇都刺趙孟頫以及楊鐵
深解典厚不以富雅為選也非明之初劉誠意步趨前
革所及而高季迪揚孟戴張來儀徐幼文稱四傑馬鑑
則朝之士大夫體尚臺閣李西涯楊東里以從容雅淡
如金起摩之及李空同何大復徐迪功起而詩道大盛
白雲自流山泉冷然皆從漢魏唐而王浚川同構七
靡錫鈞振響雖華泉磨對山王漢陂王浚川同構七

子亦有不達也王元美李于鱗復祖述李何王弁州如
射雕健兒時時命李滄溟如閻苑蒸霞裁着積雪而
謝茂秦之整雅與之姓篤若梁公實宗子相徐子與吳
明卿其後七子中之次者乎外則楊升菴以銅山金埭
稱高子業以流水鼓琴稱王欽佩以春花觀龍稱望甫
子安以玉盤露扇稱屈指至其季而三袁鍾惺薛
為輕此詩體曰薄惟高景逸之五言頗得陶公遺意
人中之格律韋遠盛唐遺範而已由比觀之何代無
魏初盛唐而謂其遠出齊梁宋元之上臥子之言豈
論

明詩選推重李何王季以權有明一代之詩必歸于漢
魏六朝初盛唐中晚會不屑焉可云卓矣顧于韻書未
會夢見粗陋可笑如五言近體唐龍鞏昌用聞雲文未
忽綴以勤七言近體吳國倫過鄴弔謝茂秦起用君聞

蛾術編 卷七十九 三 世楷堂

三四用雲末用墳其第三韻忽入勤此宋理宗末安人
平水劉淵并唐人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者不知唐人
如杜甫輩凡殷韻皆叶入真臻諄從無押入文者乃亂
并二十文二十一殷以為十二文可乎連用同紐字二
韻古詩斷斷不可何況近體如吳國倫濟瀆連用宮功
劉鳳七夕立秋連用過歌張佳允宿黃牛峽連用明鳴
何景明郊觀連用瑚壺王世貞送方居道之應天連用
猷游過昌平擬上經略許中丞連用篇偏徐中行同張
省甫送乃兄山人還蜀連用柯歌姚希孟己巳仲春聖
駕視學連用鋪容李夢陽赴郊觀宿連用郊交出塞連

用遠姚何景明秋興連用廷亭登樓觀閣時王令明叔
邀張用昭毅德光王敬夫康德涵四子同遊連用蕪無
王世貞送子與祀康陵連用湖湖同省中諸君過徐文
連用州舟送周中丞允文遷撫江西連用留流徐中行
紫雲館為史元康題連用湖壺屠隆傳侍御自海上成
所召還臺中連用中忠律止四韻而重疊用同紐字凡
空同大復元美皆然又何尤乎小家明詩選所錄止數
百家詩不及千首其嚴如此刺詩緝頌挖雅揚風議論
之高如此而不堪細覈臥子自作登岱亦連用源元則
固不知其為病也 鶴奇案今人謂唐韻二百六部宋劉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四 世楷堂

怪等韻入迴韻為一百六部其實非也宋仁宗景祐四
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
韻窄者十三處從賈昌朝請許令附近通用于是殷與
文同用隱與叻同用焮與問同用迄與物同用廢與隊
代同用嚴與鹽同用凡與咸同用嚴與刺同用業與葉
范與琰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
估同用之與洽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同用
昌朝雖請十三處同用而部分仍如唐韻之舊至金哀
宗正大時王文郁又合上聲極等子迴去聲證于徑
又依同用之例并為一百六部至宋理宗淳祐時劉淵
平水也合極等子迴者非陰動也
首句借一韻此真宋人陋態乃明詩選莫如忠任友人
補官入楚用驅符無都首句借虛王世貞祈雪齋居次
峻伯宣長韻用氛雲分君首句借門如此甚多其為墮
落惡道莫此為甚寅長入題良又嗚噓若黃希憲上已

書懷用時低期思四韻方達時鄭中丞出塞還邀宴閱武堂用韓閒關瀾顏五韻吾不知之矣陳繼儒棲霞寺梯崖躡虎踪蹤作踪可駭總之取子只有才而無學無識所以如是

虎邱築城

元末邾經有虎邱詩云虎邱山前新築城周南老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丁酉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也蓋張士誠于八月降元故以是冬築城虎邱欲為自固之地

袁凱入遜國諸臣

戰術編

卷七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袁凱明史但言帝惡之凱懼告歸以壽終與建文事全無干涉而朱竹垞明詩綜錄其詩入遜國忠節之臣與方正學之友合為一卷且云河西備補鍋匠之亞殊不可解豈竹垞別有據乎凱題蘇李泣別圖云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王元美評云頗見風雅李時遠評云銘詞鑄意妙絕無比陳臥子評云不減李益愚謂漢臣二字明明皮裏陽秋所以深刺李陵也殺風景極矣鶴壽宗東凱字景文明太祖洪武中徵拜御史以病免歸詩意蓋謂朋友尚有交情君臣反無義氣此固諷刺之體也何殺風景之有

歸

歸字說文山部無新附亦無廣韻上聲五旨云歸歸然高峻兒又小山而衆曰歸邱軌切此字斷無平聲明初嘉善周鼎伯器林和靖先生墓詩云一邱千古獨歸然只少梅花傷墓田誤矣鶴壽宗今人下筆俗字聯調陳惟儒詩用歸字此字書所無無怪先生駭然若歸字廣韻平聲六脂內亦收之注云小山而衆邱造切小山而衆曰歸本爾雅釋山文釋文云邱鬼切先生謂此字斷無平聲是志卻爾雅并志卻廣韻前半邱也

徐溥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賜進士第二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鉅人長德固屬端謹老成其全集庸陋不堪寓目明人習氣成進

戰術編

卷七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士者必有集錄存其人可矣竹垞再加詩話稱其綽有風致是何言哉

李空同

明初詩青田青邱海叟三家而止永宣以下詩教頓衰沿至化治風雅不振李何勃興始進于古專以詩論固屬一代眉目即兼以文論若果能從通經學古讀書識字入手則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自命持論稍偏未為不可惜乎其未能也鶴壽宗明時自永樂以下尚臺閣體諸大老倡之後起者和之相習成風詩體壞矣李西涯起而振之終未能力挽流俗及李何出而風格乃大變李空同名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明孝宗宏治癸丑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尋安侯繁獄旋釋之進郎中代尚韓文草奏劾劉瑾坐

奸黨致仕起江西提學副使宸濠見誅獄詞連及尚書
林俊力持之得免卒後第子私諡文毅天啟中追諡景
文其詩大半學杜泰山五律云日抱扶桑躍天橫石
來贈黃子七律云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
通真似子美而尤長于七古土兵行云豫章城樓饑
烏黃狐跳跟追赤狐北風吹來江怒湧土兵攫人入
呼胡馬來云冬十二月胡馬來白草颯颯黃雲開
十城九城閉駕蘭之山安在哉送李帥之雲中云黃
北來雲氣惡雲洲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
山搖月半落其于子美非形似直神似矣何大復名景
明守仲默信陽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
其詩學杜而稍變之觀其明月篇序曰僕始讀杜子七
言詩愛其陳事切實而詞沈著心竊效之以為長篇聖
于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
為而反覆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
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
乃知子美詞固沈著而調失流轉
雖成一家語實則古詩之變體也

何大復詩誤

蛾術編

卷七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何大復送人武昌推官云少年佐郡楚城居十郡風流
盡不如此去且隨彭蠡雁何須不食武昌魚仙人樓閣
春雲裏估客帆檣晚照餘大別山前漢江水畫簾終日
對清虛風格神韻不減王維李頎其學則俗學也大別
鄭康成注禹貢以為在廬江安豐縣故城在今安徽六
安州霍山縣西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改以魯山當之
則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水入江之口西岸一小
山而言去安豐千餘里矣自後流俗沿謫皆從之吳國
倫舟泊漢口司馬陳公載酒渡江夜飲詩大別山頭月
未午江光千里明于組亦然七子詩各名家而于經史

盡屬范如甚矣華實並茂之難也得獻吉江西書篇法
之妙不見句法最為超絕

顧華玉

顧華玉庚辰元日云諸侯玉帛會長安天子旌旗下楚
關共想正元趨紫殿翻勞邊將從金鞍滄江飲馬波先
靜黃竹回鑿雪未乾北極巍巍天咫尺五雲長護鳳樓
寒風容色澤俱妙命意又深遠惜第二句落韻
名璘應天人明孝宗宏治丙辰進士歷官至南京刑部
尚書庚辰武宗正德十五年也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八
月帝自將擊宸濠故云天子旌旗下楚關今選本改作
天子南巡歷壯觀矣十二月帝如南京十五年正月帝
在南京改卜郊故云黃竹回鑿雪
未乾是年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姚涑

卷七十九

八

世楷堂藏板

尚書疏證述徐健菴開書局于洞庭閣百詩偶談及文
衡山為姚涑所窘吾衙門非畫苑乃容畫匠處此姚涑
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更有道著者姜西溟云
姚涑明山存彙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
志安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行此序來至則百詩讀
其首幅云唐承隋敝設科第籠天下士士失自重之節
者八百年猶幸而獨行之士出其間如唐之元魯山司
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
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成通末擢進士豈不從

科第者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朏明云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若讀了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闕堂大笑竹垞與諸公遊微聞其說而不得其全時疏證未刻無由得見故明詩綜仍全存此序而辨之嘵嘵幾及千言但刪去司空表聖而元魯山則懶于攷核故仍存愚謂訶衡山語見何元朗小說自是誣妄但明進士亂刻文集唐宋不由進士起家之人何限偏舉進士以為非進士此等集刻之何為即何元朗亦無知謂姚涑狀元外無餘物衡山常在天地其實衡山亦未足稱述竹垞惟務廣攬茫無端緒後生所當深戒也

戰術編 卷七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李滄溟

陳臥子選明詩三百年中尤許李滄溟其鄭重推挹視李何殆有過之若無閒然者知言哉滄溟各體取徑最窄亦最高也至朱竹垞于詩解悟不深李何推奉甚至甄錄亦多至滄溟僅錄十八首詩話云時章邱李伯華插架萬卷書海豐楊君謙精五言體是宜降心相從大言云微吾竟長夜豈非妄人愚謂竹垞此言謬矣詩之一道豈關學問事如中麓藏書想徒誇富有未必能精况好詩豈在書多而貴以降心至于君謙于滄溟不中作僕耳臥子曰陳翁公徵君語予曰少時見元美先生

云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即廢已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今人類唐放筆便布通都何其不自好也此論得滄溟深處鶴寺崇先生選詩無學無識又識李空同作詩未能從通經學古識者識字入手又識何大復為俗學于此忽云詩之一道豈關學問事何自相背謬若此李滄溟名譽龍字子鱗歷城人明世宗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評者謂其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如塞上曲云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明妃曲云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果然超妙其實七言律詩尤為秀麗如懷泰山云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送皇南別駕往開州云人家夜雨黎陽樹客渡秋風紅子河懷子相云臥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此種佳句在後七子中未可多得

五言古詩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及來者自為今去

戰術編 卷七十九 十 世楷堂 藏板

者自為昔一經臥子摘出超然神到功不在作者下至論七言絕臥子曰于鱗絕句詞甚練而若出自然意必渾而每多可思照應頓挫俱有法度未易至也舒章曰于二十八字中寫數十言所難盡者于鱗于此處每絕塵而上轅文曰七言絕刻意江寧而自出變化無論元美即何李亦為卻步又曰何李絕句多隨筆而出于鱗每篇必作意所以獨上此尤獨具隻眼

若擬枯魚過河泣云大魚啗小魚小魚啗鰕鰕啗鰕鰕啗沮如啗多沮如泗請君肆中居奇妙絕倫音節與原詞不類卻不妨臥子選之可云具眼矣但鰕字說文魚部

無新附亦無廣韻上平九魚亦無何李李王一輩不讀書不識字雖有好詩無救于矣

王元美

明詩綜采王元美歸太僕畫像贊余豈異趨久而自傷等語欲以齟齬李于鱗予謂元美推重太僕未為不是而于鱗詩之佳自若若一筆抹倒則未嘗細看也即于

鱗之詩太僕之文亦各成其是未可因此廢彼鶴壽案王元美與李洽溟皆祖述李何者也元美名世貞號弇州嘉靖丁未進士官山東副使以父難解官後補大名兵備歷仕至刑部尚書天分既高學殖亦富所作樂府天門開戰城南等篇人皆翫稱之然如海色鐘山兩秋聲笠澤清五律何嘗不佳西盤鈴子河如帶東挂扶桑海一杯高城過雨涼生席殘夜花明月滿樓七律又何嘗不佳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元美樂府較于鱗取材取境寬矣其不及于鱗正在此袁江流鈴山岡當廬江小吏行用韻雜亂全然不知古音乃以支微叶入魚虞以上聲紙與去聲真為一又通入他韻至入聲之濫通更不待言

前後七子明史文苑皆聚于一處予皆得其全集合而觀之自成體格

楊用修夫人

楊用修夫人寄夫云雁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兩其兩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

郎明詩選誤作王氏明詩綜作黃氏黃簡肅珂之女是也明詩選起句作衡陽下怨朝陽作賜不如依高寓公之言以首句改為湘第六句仍作陽為妥

高僧多漏

明詩綜專務廣博搜采無遺獨釋子中有圓悟字宗密號密雲宜興人住雪竇詩甚富祿宏號蓮池仁和人住雲棲有雲棲法彙中有詩歌偈頌一卷二人名甚重而皆未載

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改自古相傳之韻別為部分類然前朝無一人遵用之而吳梅村古詩獨遵之梅村詩頗有才調獨此為眾論所不許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十二

世楷堂藏板

王阮亭帶經堂集寄韓武康詩問俗知餘不又寄徐方虎詩餘不溪光何激灑不字从反聲讀方虎名倬德清人鶴壽案不者未定之辭陶淵明詩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從平聲讀詩家有平聲字而反聲讀者甚多然皆有本韓昌黎詩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本

周禮平市價也杜子美詩浦帆晨初發郊扉令未開本左傳注拔柳使不帆風也白香山詩仁風扇道路陰雨齊問問本毛詩陰雨膏之也若李義山詩若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冰字从反聲讀若柳白香山詩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十字从平聲讀若謹當亦必有所本今不字本係入聲則餘不從反聲讀亦可

王朱連用同紐

唐人用韻甚嚴無同紐連用王阮亭朱竹垞詩格甚美蔚為一代宗工然阮亭精華錄白紵詞之朱珠書堂之翰寒洗象之霄宵趙澄羣峯飛雪圖之高皋袁子仁巴船出峽圖之舟州黃子久王叔明合作山水圖之託籜僅第一卷同紐者連章累牘然猶古詩也今體詩第一卷南唐宮詞之殊厨登金山之過戈秦郵曲之乾干送禮吉歸濟南之香鄉其同紐者已不勝摘然猶曰阮亭本精于詩用韻出韻者尚多原不必以此繩之姑付之一笑而可若竹垞自居攷據家乃曝書亭集閑情之淮

蛾術編

卷七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懷送屠癘入關之車居送曹方伯還里之何河阻風珠江口之遙搖別陸世楷之音陰庚嶺之下夏寄顧有孝之途屠寇玉之林琳于忠肅祠之冥冥庭亭送曾王孫之漢中之軍君永嘉除日述懷之隔虞苦寒之居居半翅之高宵風懷之纒相和程邃龍尾硯之家嘉仙霞嶺之明鳴題張子正林亭秋曉之徽揮游攝山之書舒魯太守超席上之文聞送孫卓使安南之郊交送王棧視浙江學政之臨林曹溶輓詩之鞘筭消菱蛟題王文旦過嶺詩之聲磬送毛檢討還越之焚瀆寶晉齋硯山之環寰毛封公壽之舒書答徐永寧之絡駱坐竹簾入九

曲之涯崖御茶園之逃掬皋高江瑤柱之聽聽借諸君過靈隱之飛扉玉蘭之停庭潮生關送魏坤之齡伶同紐連用其多若此蓋自宋元明以來七八百年無人論此茫茫然同入醉夢中然唐人所以不倡此論者不必論也明明有一國為別而猶曉曉言之豈不詞費要以李杜及義山為據可矣鶴壽案此特將連紐用韻以索王朱之知所云連之又下石焉也

第四橋

朱竹垞好用第四橋鴛鴦湖權歌云射襄城北南風起直到吳江第四橋楊謙注但引姜夔吳松江點絳脣詞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南

世楷堂藏板

云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不言他有所出竹垞題畫云第四橋頭楓葉丹詩翁露頂不知寒鱸魚云背蓬圓笠平生慣準擬抽帆第四橋吳江秋泛更漏子詞云江八測柳千條赤闌第四橋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摸魚子云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葉兒樂府折桂令云第二泉邊第三船裏第四橋頭竹垞用之頻數如此必有所據但徧攷地志吳江縣無此橋名惟楊誠齋荆溪集舟泊吳江詩獨立吳江第四橋橋南橋北渺銀濤范成大吳郡志土物門松江水在張又新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今名甘泉橋按其文義似當在八測

此村在今縣城南十里徐松百城煙水及王阮亭精華錄皆作八冊詢之土人亦不知有此橋也予家人生日詩比肩先拜初三月攜手閑尋第四橋予主震澤書院講席十五年家人或從故云鶴奔素第四橋徐師會新修吳江縣志云甘泉在石塘第四橋下去縣治南五里唐陸羽茶經品爲第四橋因得名宋張達明詩云橋下四橋水人閉六品泉松陵無魯望山茗爲誰煎以張又新品甘泉爲第六故也元倪瓚詩云松陵第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熟火烹茶歌白紵怒濤翻雪少停棹觀此知元時其地半爲太湖今則盡成膏壤矣王達亦有詩先生既在吳江十五縣城二十四里而云十里誤

駁踏

曝書亭集齋中讀書十二首之九漢士守一經其義或

蛾術編

卷七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駁踏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索說文舛字部首重文踏字注揚雄說舛从足舂昌充切左思魏都賦謀踏駁于王義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乖也戴侗六書故舛兩相戾揚雄作踏是也竹垞竟認作足舂從舂而叶入東冬鍾攷廣韻三鍾踏字注踏也集韻亦收此字說文足部無惟玉篇始有之亦訓蹋據集韻出于廣雅從無訓舛者以踏爲踏明係譌誤

戊丁對誤

朱竹垞葉兒樂府金山云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丁字排以戍與丁作日名千支巧對也但戍从戍从一

戍从人从戈竹垞誤鶴奔案戍合一爲戍人荷戈爲戍與丁字作對也

駮驢

甲戌進士一甲三人予忝第二第一莊學士培因第三倪太僕承寬也學士卒于己卯秋越明年庚辰秋予與太僕扈蹕木蘭贈之詩有云得第真成同隊魚人琴回首泣漣如麻傾孰爲扶蓬艾履鈍還欣倚駮驢爾雅釋地云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印距虛比爲印印距虛鬻甘州即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鬻距本無此字說文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虫部作蛩蛩巨虛爾雅傳寫誤漢書司馬相如傳又誤作距虛乃韓昌黎醉雷東野詩云願得終始如駮蛩割湊赴韻已屬未妥忽又加馬作駮其後宋黃公紹韻會舉要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皆作駮驢矣馬部無此字也此字原出爾雅而各家注韓皆引孔叢子孔叢子漢志所無乃南北朝人偽託子始悟南北朝字體大亂改爲駮驢韓公誤據之而注家相承引之飲流忘原習非成是千餘年矣類篇又作駮驢更謬

初三月

古以甲子紀日亦或以數稱一日二日後人因其語單

不成文加初字漢無名氏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白樂天詩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則漢唐人已有的予家人生日詩用初三月已見前

百八鐘十三樓

予西湖夜泛詩百八鐘聲煙外斷十三樓影月中斜宋僧寺撞鐘以百八聲為節蘇子美滄浪亭詩聽盡南禪百八鐘是已近代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內楊傑無為集五言絕句有西河十三樓之句吳之振宋百家詩鈔內陳淵默堂集鄧端友臨要閣詩昔年會到十三樓一日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十七

世楷堂藏板

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自注寒碧軒乃十三樓之一鶴壽案撞鐘以百八聲為節者佛一百有八聲而數珠已一編矣故撞鐘亦以一百有八聲為節也西湖名勝之所有一編矣故撞鐘亦以一百有八聲為節也西湖名勝之所有一編矣故撞鐘亦以一百有八聲為節也西湖名勝之所有一編矣故撞鐘亦以一百有八聲為節也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鼓吹古陽州

珠絡鼓王交杯

送春詩繡陌罷催珠絡鼓瓊筵慵勸王交杯案古樂府楊叛兒歌七寶珠絡鼓教郎拍復拍黃牛細犢兒楊柳映松柏李義山可歎詩冰簟且眠金縷枕瓊筵不碎玉交杯朱鶴齡程夢星姚培謙馮浩四家皆不注

自壽詩自賀詩

六十自壽詩故山翠色真堪愛一臥文園十九年自癸未數至辛丑也奉母諱歸服闋以疾不能出禿尾驢會逐軟塵諸生祭酒布衣身上用北史揚啟傳選人魯漫漢語下用漢書班超傳相人者語半村半郭繞谿灣仕隱相兼勝得閑人在不夷不惠裏學居亦史亦元閒首用晉書安平獻王司馬孚傳三用東漢李固遺黃瓊書四用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語已百六十八兩目皆失明惟右目僅辨三光辛亥三月有醫鍼治始復見物自賀先叙盲目之苦云獨眼杜欽聊爾爾良方張湛漫云云欽字子夏偏盲見漢書本傳湛字處度語見晉書本

蛾術編

卷七十九

十六

世楷堂藏板

傳霧羅三里俄都掃心目雙清兩不盲昌黎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其後又有贈籍詩喜君眸子重清朗則籍竟復明矣畫來撚箭非吾事愛看青山面面殊撚箭見五代史李克用傳是年五月七月初度自壽云餘生誓墓情逾迫萬卷細書計始成誓墓見晉書王羲之傳細書見史記自序頭方膽薄易沈淪握槩懷鉛頗效勤書守一詩家法在史參眾本校讎頻乍驚駁翰霜侵鬢尚冀藏楹火續薪二十九年開歲月天非無意付閑人李元賓遺文杭州房使君書觀白衣之王臣也膽薄不敢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己首句

用此藏極用晏平仲事二十九年癸未至辛亥也休咄
一目強名罷能視差同那律陀賀我爭稱開瞽樂看人
翻笑兩眸多淮南子羅以多目故一目得禽今為一日
羅則安得士楞嚴經要解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
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温陵比邱戒環
曰那律尊者因精進失明而能見宋人小說有士人呢
一妓妓眇一目其友訝之士人曰美目得一足矣何必
二予觀天下女子皆多一目四暗用此

蛾術編

卷七十九

九

蛾術編卷七十九終

蛾術編卷八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連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集六

李陵答蘇武書

李陵答蘇武書載入文選蘇子瞻以為齊梁間人所偽
託人皆稱子瞻有識劉知幾云此書不類西漢人殆後
來所假也則此論不始于子瞻矣但江文通上建平王
書已用少卿植心之語則似非偽作鶴壽案劉子元史
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死
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蘇東
藏板
蛾術編 卷八十
坡峇劉河書云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能作決非
西漢文浦二田史通通釋云決陵此書為假作其眼在
坡老之前又言海虞王侍御峻為予言子瞻疑此書出
齊梁人手恐亦強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植
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當是漢季晉
初人擬為之今案先生此條全錄二田說

文中子推奉曹植

王通作文中子欲擬論語推奉曹植以當泰伯文王之
讓國抑思泰伯之至德以不從翦商之志文王之至德
以其能服事殷也植雖未奪嫡觀其求自試表直欲以
滅蜀自效倣諸葛武侯然則植亦漢賊耳通之說陋
矣哉袁熙之妻甄氏不既奪之而植為作感甄賦此其
無行又何足道鶴壽案從來無耻小人未有如
王通者先生胡為而道之哉

三易三多

沈休文為文有三易易識字易見事易讀誦見顏氏家訓歐陽永叔為文有三多看多作多商量多見後山詩話

詩筆

陸游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引沈約傳庾肩吾傳任昉傳杜牧之詩予曩著語與之暗合惟遺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一條若梁書劉潛傳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高逸顧歡傳北史蕭圓肅傳梁元帝金樓子丘言篇劉禹錫中山外集祭刑部韓侍郎文趙準目話錄共

藏術編

卷八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七條陸皆遺漏未舉

文選體

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仁子字同備茶陵人廬陵趙文儀可序稱同備少閱文選即恨其紕繆以為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國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命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此種的是宋元人議論中有一段道理但所謂後出師表者乃宋元人為之

題目據亮本傳但有一表後表乃在裴松之注松之云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然則昭明不收固當抑其

所取之未合則不但如同備所云而已如任彥升宣德

皇后令殷仲文自解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阮嗣宗為

鄭冲勸晉王牋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此等文似

皆可以不存而蕭氏俱收入文選陸機陸雲吳之世臣

不宜仕晉潘岳品尤卑世稱潘江陸海然二子但有麗

詞苦無風骨而文選取之亦頗多蓋彼所謂略其蕪穢

集其清英者原但論其文詞之美而不論其事亦不論

其人也文選之體固如此鶴壽案唐孟利有續文選二

藏術編

卷八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十卷下隱之有擬文選三十卷其體例當及昭明太子同但取其文不問其人也宋末陳仁子本講學家故以與德秀文章正宗之法評論文選則封禪書劇秦美新等篇在所必刪矣至後出師表題目雖由後人文章固出孔明所宜錄也

文章變例

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瓌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嚴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共為之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共一銘真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

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墓志書會祖

墓志例書人先世自會祖以下昌黎作中大夫陝府左
司馬李公墓志及其遠祖以其人其事足書也

外王父

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李貺稱昌黎文公外王父又曰

外祖鶴壽家即耶淳作曹斌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
婦外孫蓋白楊修曰外孫女子古有外孫之稱則

亦早有外
祖之稱矣

誤文不繫職司

李義山韓碑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愈愈宜為辭

職術編

卷八十

四

世楷堂
藏板

愈拜稽首路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稱大手筆

此事不繫于職司攷准西平時段文昌方為翰林學士

立碑誤文是其職業舊唐書云裴度奏右庶子韓愈兼

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百官志云行軍司馬掌

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中戰守之法器械糧糈軍

籍賜予皆專焉則知誤文非其職也後因人訴碑詞不

實詔磨去命文昌重撰勒石義山不欲顯黜文昌故以

其語託之昌黎之口鶴壽案舊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字

學士韓愈傳元和十二年宰相度為行軍司馬准蔡平隨度還

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准蔡平隨度還
朝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度事
其時文昌官翰林學士則撰碑詞其職司也時先入蔡

州論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
詐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文昌重撰文勒石廣川書
跋云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豈嘗泯沒愬功愈以
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點羣議決用不疑所取遠矣

會鞏與弟布不同居

第鳴韶云王臨川文集內有一篇與友人辨會子固在

京師與其弟分宅而居未嘗同處或疑其疏薄骨肉臨

川因論子固別有意子固弟布陰邪反覆在姦臣傳就

此文觀之則知布不能累子固子案子固有四弟不同

居者不知何人攷宋史會鞏傳會布傳竝無兄弟不同

道話頭安石之言要不足信布乃安石死黨耳鶴壽案

答段建書鞏在京師避父而舍竝非與其弟分宅而居
也南豐類稿卷上兄墓誌銘云君諱某字叔茂蓋即其人

職術編

卷八十

五

世楷堂
藏板

鶴溪既誤避兄為避弟又屬之弟布
先生遂從而筆之于書失攷之甚

藝學

金華正學編揚州趙鶴輯呂祖謙何基王伯金履祥許

謙五先生集中有關理學者五先生皆藝產也查編修

慎行詩二百餘年藝學建文以後失傳

元黃潛之文

元之為詩歌文章者惟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黃潛柳

貫六人稱詩則虞楊范揭故汲古閣刻有元四家詩而

虞集謂楊如百戰健兒范如唐臨晉帖揭如美女簪花

集自許漢老吏此為詩言之也若文則元史潛傳云柳

贊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其他皆不得與焉乃蘇天爵元文類刻于順帝元統二年時黃潛年五十八歲蓋位未顯名亦未為甚重故蘇氏因以略之潛以延祐二年登進士第困于州縣者二十餘年元文類成之時潛蓋初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天爵之入仕雖稍在後而其入翰林則在泰定元年反出潛之前甚久故文類于潛僅一見其名蓋于各家為最少也其後潛卒于至正十七年年八十一黃柳與宋濂王禕同鄉里而宋王皆出黃柳之門故黃柳之名成于宋王之口但潛傳中謂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

藏術編 卷八十 六 世楷堂

之于至精此二言者古今何人足當之而遂欲以奉潛乎非必汙私宋王學識本淺所見不過如此潛字晉卿義鳥人居官風烈其文詞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不得以元文類僅一見其名而少之先生說集一種說詩者尚勝數無論周秦漢興以來賈長沙通左氏春秋董寬夫以公羊顯匡解主傳齊詩劉子政明魯詩穀梁故其文皆爾雅深醇動中經法而司馬子長為史家弁冕繼之者有班孟堅崔序伯恭伯喈而下體漸卑靡遂為六季萌芽然在東京王仲任之論衡王節信之潛夫論仲公理之昌言皆以詮敘物情嚴確當世號為三賢范蔚宗傳之于前韓昌黎贊之于後若荀仲豫之申鑒桓君山之新論徐偉長之中論乃瑕瑜不相掩矣當塗代興三曹競響而陳思王為最輔以王仲宣劉公幹之徒斐然著作典午繼之兩潘則安仁正叔二陸則士衡士龍三張則孟陽景陽李陽並籍甚一時擊仲治文章流別當必有備論之者元嘉而降迄于義安謝康樂謝元暉顏延年任彥昇以及北有溫子昇邢子才南有庾子山徐

孝穆成稱作者李廷壽南北史載入文苑傳若無慮數十家而范彥龍沈休文諸人又各有專傳今其文見于文選文苑英華西晉東晉文苑及諸史中劉彥和文心雕龍所述未足以盡之特其競巧爭奇大都寫風雲之狀繪月露之形而無闕于經術論者所以前推詩葛孔明二表後推王逸少陶靖節兩人也李唐之初尚沿江左餘習綺靡綺靡則王勃楊炯盧照鄰張說許國公蘇開元時稍厭雕琢而歸渾雅則蘇頌李翰獨孤及梁肅頌擅其宗然其習未盡除也柳元真元初開英才輩自居作手而其文不遠古貞元初柳冕李翰獨孤及梁肅韓退之率先倡之咀道味遊聖涯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子厚皇甫持正李習之張文昌諸人翕然和從猶汗流次山中興之筆陸宣公奏議之章以至元微之白樂天常袞李德裕權德輿之制冊孫樵杜牧劉餗劉禹錫之私著非不孤標獨出自名一家然此昌黎之閣中肆外因文見道眩乎其後矣宋文華瞻首推楊大年而納被見譏穆伯長柳仲塗實始為古文尹師魯蘇子美繼之皆開歐陽之先永叔更以碩德鴻才鼓行士林變軌苗之習復清渾之風五代史可以追班馬內制集可以

藏術編 卷八十 七 世楷堂

希談話于時雄健若蘇明允醇雅若曾子固峻潔若王介甫宏肆紆徐若蘇子瞻子由結體各殊亦皆原本經籍又况周張二程以道為文劉子澄嘗歎濂溪太極橫渠西銘伊川易傳春秋傳兩序曰此有宋以來四大文字朱子本孔孟之學發心得之言散體駢體無一不善周益公平國集具有法度九揚范陸蕭雖以詩名然尤延之遠初小葉內外制實多見道之言揚廷秀不肯為韓仇青作記人亦尤高蕭惟斗勤奮文葉疾均所稱宋有天下百餘年唯蕭惟斗為識字人范石湖陸劍南亦各有集他如陳止齋陳同父真西山魏鶴山葉石林之文不皆深于經術者哉元自至大以還虞伯生吳幼清皆工于文者揭傒斯嚴震博瞻凡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貴戚隨處碑銘必出于其手不獨黃晉卿之曰損齋崇禛為澄湖不波一碧萬頃也柳道傳受性理之學于蘭谿楊仲宏范德機畢成爭能競爽質有其文若論言能載道則有許衡吳敬全履祥許謙諸人之作存焉明初楊廉夫以文豪東南而王彝斥為文妖蓋偽體也若劉伯溫以學術侍帷幄宋景濂以宏遠代絲綸方希直以忠烈著文章實為開國元音繼則楊東里李西涯皆從

容大推擅聲華聞而解大紳程克勤印仲潘吳原博王
濟之亦其亞也迨李崆峒崛起北地倡言復古何仲默
徐司毅羽翼之學者翕然相從然茅鹿門謂歐吉華不
無剽竊若王文成論學及學記諸文雖程朱不能為江
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雖陸宣公李忠定不能及嘉靖
中王元美李于鱗復祖述李何先後揚然以推探為
富以秋例為古故歸熊前力排之所謂一二庸妄人為
之巨子者也時又有王遵嚴唐荆川黃勉之陳均均
稱作者而王唐尤得力政會無性正宗故有晉江繼
之目至于融醜深醇言皆合道必推震川千載有公繼
韓歐陽蓋弁州亦為心折云隆萬以後則湯若士鍾伯
敬徐文長袁伯修兄弟非無著述然不失之能巧即失
之枯澁非復行文正軌及其季而父千之準北宋之
繁茂陳臥子極東漢之菁華抑亦可稱文學之選矣

蛾術編

卷八十

八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八十終

蛾術編卷八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廷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通一

三十而立

漢藝文志依劉歆首敘六藝即六經末總論則變稱五
經并樂入禮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
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
經立也論語夫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何
晏于此節不載漢注自為解云有所成立也晏專尚元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言此解自必不以立為五經立然皇侃疏仍云三十而
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
至三十又十五年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侃不言據
漢注其實與班志合必漢注也禮記經解篇夫子歷舉
經以立教則夫子之習何疑或疑春秋夫子自作何得
自習不知襄二年晉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也夫子襄二十一年生宣子所見魯春秋
即夫子所長而習者且弱冠與南宮敬叔一車兩馬適
周觀柱下史又嘗求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周魯及各國

謂不違失師教之道然則古者舍五經之外無所謂學不違失師道謂家法也

必也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何晏集解采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皇侃疏引韓詩外傳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夫子言當云取不當言假疏末卻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于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鄭引禮記係聘禮記文彼下云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四

世楷堂藏板

也方板也疏云鄭注論語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春官外史鄭注亦云古曰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即今之名今日字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皆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于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今本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今本八以寸策者三分居二今本以意改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云方板者以百名以下書于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

板也北魏術藝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論字學曰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醜神虫為蠶皆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文字者六藝之宗五教之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北齊儒林李鉉傳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隋儒林劉炫傳云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文中子中說阮逸注劉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云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合而觀之何晏集解雖

蛾術編

卷八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行之已久而鄭注論語唐初歸然尚存江式魏收皇侃李鉉劉鉉李百藥魏徵陸德明賈公彥皆知尊信鄭注正名之義精妙絕倫馬融注稍寬泛然尚不甚相遠朱子云衛君輒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素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徧攷左傳史記衛世家輒無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實事可憑白腹誤造乎古無禰字不必論若輒之立而告廟必自稱嗣孫決不自謂靈公之子若云據國拒父即不父其父則夫子之正名直欲使輒迎父歸國為君已則退為世子乎此事之必不能行者則夫子亦必不肯為此言且果如此子路雖野其敢衝口而出遠

違理好異尋虛逐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外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大隋受命聖道聿興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金杜仁傑遺山文集序云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閉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又經幾手左搦右撻

蛾術編 卷八十一

橫安豎置揉揉亦熟爛盡矣噫後之秉筆者亦切乎其言哉元吳海請禁雜書議云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聖賢之書未嘗多也紀傳表志編年記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然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不能盡其卷無益于身心不資于國家徒為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經炫耀反覆足以盡人心皆書之罪也其或幽昧難窮隱謬神怪誕妄不足信者俗儒賤工爭取以為博物洽聞夫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

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有王者作將悉取而禁絕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于聖賢之言精其志于身心之學玩其意于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于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則學正道明書為有益不然日盛一日世滋一世豈有窮哉案以上諸家所論皆切中羣書浮雜之病而就中李諤則專以文體浮靡言之要之緣情之作未可盡廢但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麗則無妨淫則不可至吳海一議尤為明快海字朝宗元閩中處士儀封張伯行撫閩刻其聞過齋集行世其末段云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

蛾術編 卷八十一

諸儒講論定其品目其他皆禁之此議則蔡開之亦以為奇創難行蓋此事若果得大臣通經術者行之豈不甚善無如其人千載不可得也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遼史道宗本紀清寧十年禁民私刊印文字明海瑞巡撫應天檄所屬州縣士子不許妄刻書載剛峯集論甚是而亦有未可概論者遼之君臣及剛峯者亦非其人也

朝宗議良可為座右銘至先生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是言言今案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秦者胡也燕敏碑稱其先故國師滋精深明典與纖緯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

于今僅七十餘萬日以此觀之一日可虛度邪靜時當
沈思息慮以養其心動時當勤學礪行以進其德若逐
塵勞溷過一日偷安惰空擲一日皆深為可惜鶴壽案此即惜
分陰之謂然至言也古之游者尚炳燭以繼日而況日中乎

窺日視月

辨析空理如隙中窺日考索故事如廣處視月此說出
于一村師愚謂若能切實用功則廣處視日矣

罕言仁

論語依朱子所分四百九十七章言仁者凡五十九章
計十之一強以天下義理之多仁居十之一強可謂言

蛾術編

卷八十一

主

世楷堂藏板

之詳矣乃云罕言仁何也想古人于仁亦有一種寂然
不動使心常存不放話頭如此方謂之仁至于仁之發
見處及以一端一節言者言之甚詳語樊遲以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為仁語司馬牛以其言也初為仁語子
路子貢以一匡九合為仁皆非仁之精微及其全體必
如無終食之間違仁方是仁之全功如此者固絕少也
宋儒言仁過于張皇說得神奇異常又或窮究到紅爐
點雪地位俱太細太高

與顏冉論仁皆成語

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季曰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夫
子與顏冉論仁皆取成語未嘗自吐一言故曰聖人師
萬物

克己復禮

孫夢遼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宗人府主事
嘗極論朱子于論語克己復禮節數語之間而兩己字
忽作異解殊屬非是豈有下云為仁由己而上己字乃
作私欲解者乎古書克多訓能直是能于己身復禮便
是仁耳此說似直截痛快但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克己
約身左傳述楚靈王淫侈感子革諷諫不食不寐數日

蛾術編

卷八十一

主

世楷堂藏板

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杜預曰克勝也其下即引仲尼曰
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疏載
劉炫云克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
乃為仁也是朱子與劉炫合矣夫復性之功在閑情而
已明善之道在去惡而已譬如止水為泥沙所淤則濁
明鏡為塵土所掩則昏治之者但當去其泥沙塵土而
清明之本體自見若不加澄汰刮摩而遽欲復其本體
將從何處下手下節四目正指克己而言也惠氏士奇
禮說以師氏三德二曰敏德為即克己之謂其說與中

伯合惠氏之學專宗漢儒今于克己之說痛詆劉炫然
左氏馬融已作此解是特有意與朱子立異予所不取
鶴壽案爾雅釋言云克能也書康誥云克明德此即徐
夢達所據也揚子法言云勝己之私謂之克書洪範云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即杜征南所用也說文云克有
也徐鉉以為肩任也任者負荷之名能勝此物謂之克
也此條與訓為能者相近左傳云得傷曰克此乃戰勝
之詞此條與勝己之私亦似乎相近但勝己之私究與
戰勝之勝不同然則劉炫謂嗜欲與禮義交戰難以
形容今先生所云復性之功一段可謂善于形容矣

回不改其樂樂是樂道

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注明指樂道皇侃云所樂則謂
道也弟子列傳引孔安國及衛瓘注皆明指樂道宋人
云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鶻鶻突突成何義理下章冉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十甫 世楷堂 藏板

有云非不說子之道因夫子獨美顏淵故以自解則知
樂為樂道無疑

不至于穀漢人本以穀為祿

論語不至于穀孔安國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于
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邢昺本脫去及字日本皇侃疏
入中國始得之而彼疏又載孫綽解穀為祿案陸氏釋
文引鄭注解穀為祿孫說本之鄭氏憲問篇以穀為祿
則此亦當同鄭解實勝孔注但孫意謂三年學足以得
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教勸中人已下尤為有味朱
子以己意說經乃暗與漢人同

可與適道與唐棣之華為一章

論語可與適道唐棣之華宋人分二章注疏何晏作一
章謂思乃知權道或且笑其妄觀春秋繁露竹林篇詩
云棠棣之華云云子曰未之思也云云由是觀之見其
指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乃知董仲舒說已如此
何晏實本之漢人也適道立權皆須思而後得漢學相
承斷不可易宋人臆說豈足為據
鶴壽案筆解于此章
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并六句為
四句此恐不然說苑權謀篇引孔子口可與適道未可
與權也此或是斷章取義徑有其辭
後人承襲用之筆解遂以為錯倒爾

雅言執禮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十五 世楷堂 藏板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詩書不
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臨
文謂禮執文行事時論語詩書執禮教學惟詩書有誦
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竝失事正故不諱
也五藻亦云教學臨文不諱古人行禮皆執本于前按
而行之以防遺忘周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
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云書即上文禮書若今
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即其事也在周公僅為儀注孔子
則尊為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而昌黎

且以奇詞與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朱子改正言
為常言既非其解以執為執守義似正大實非古人執
文行事之意

魏志王肅傳注魚豢從隗禧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
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古人于詩書亦有執文時但諷
誦居多若禮則必須執文不可用諷誦鶴壽案曲禮云
禮既葬讀祭禮則禮亦有
時讀之不僅執文而已

無爭

君子無所爭凡事如此學術亦然周公之禮樂孔子之
仁義鄭服之訓詁朱陸之性理一而已矣譬如主伯亞

蛾術編

卷八十一

七

世楷堂

旅通力以治田醴醢鹽梅和齊以成味也惟聖人為能
觀其會通大賢以下各專一美則各出其能以合而明
道可也而乃互相訾訾此是彼非入主出奴何其陋也
車一器而工聚焉輪人不能為輶猶輶人不能為輪也
輪者言輶輶者言輪車成乎哉鶴壽案必如此方為通
為聚訟若聞此
言可以息訟矣

述而第一第二第三章

述而第一章云云須知不難于述而不作難在信而好
古也第二章云云須知必默而識之然後可以學而不
厭必學而不厭然後可以誨人不倦是故誨不如學學

不如識也至第三章云云愚謂三章實一貫而尤以第
三章為主詳味聖人之言不過一修德講學遷善改過
而已矣別無高深微妙處蓋默識學不厭即是修德誨
不倦即是講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是講學第三章
可括上二章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自任非自謙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康成曰人無有是
行于我我獨有之也是自任朱子云言何者能有于我
也是自謙案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斷無一篇中忽自謙又忽自任之理且

蛾術編

卷八十一

七

世楷堂

夫子此言孟子公孫丑篇引之而述而則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公孫丑則子貢曰學不厭教不倦夫子
既聖矣然則其言雖同卻非一時之言一是語公西華
一是語子貢可見此二事夫子常以自任自任即勉人
也且夫子自言十室必有忠信不如吾之好學發憤忘
食好古敏求自行求脩未嘗無誨鄙夫問我叩端而竭
其自任屢矣何獨述而篇作自謙解子罕篇子曰出則
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于
我哉集解于末句無解者文與述而同解亦同也而朱
子云見第七篇則亦以為自謙矣

狂

今人動輒以不修檢制蔑棄禮法者為狂士此大謬也
 如阮籍胡母輔之光逸畢卓輩乃正孔子所斥為蕩者
 狂士間之羞與為伍何足云狂哉玩孔子云進取者足
 見狂士心事會點以一時之功名為不足尚必欲求至
 于樂天知命中心安仁地位所以有春風沂水一段議
 論若作曠達者大非矣立志必為第一等人故為進取
 孟子云考其行不掩正為所志過高所以粹難一一踐
 其言耳豈真全不相顧妄作大言邪程朱律已至嚴故
 繩人亦似刻哲宗折柳程子即進而面諍朱子論三代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大

世楷堂

物

中庸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僖五年傳分至啓閉必書
 雲物物指妖祥毛詩有物有則物指五行仁義禮智信
 中庸誠者物之終始物指萬物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物
 指萬事大學物有本末物指明德新民惟以人才為人

物此言起宋以後

生今反古

中庸至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鄭注反古
 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攷桓寬鹽
 鐵論大夫曰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鄭注本此案
 其文義似謂今王新政可從古法亦不可變故疏云謂
 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
 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宋人乃以反為復
 方鑿圓枘去之遠矣孫星衍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

蛾術編

卷八十一

大

世楷堂

辭達而已矣

論語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于實足也辭達
 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此注精絕

蛾術編卷八十一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德校刊

說通二

方

射者發矢必以中的為善儀禮大射儀下曰雷上曰揚左右曰方鄭康成曰雷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有也惟學亦然今之學者皆方也求其能不至過去者且少焉況能中的者乎鶴壽案古人每事皆借射以為比喻而較可得中也又曰羿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感者深得其

妙所以能中的審其高下則無出有之患矣列子曰紀昌學射于飛衛以楚驂風于楛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韋射之貫虱之心而縣不絕古人之專精于一茲如是故不至四射而不及于的也豈惟學射哉制敵亦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箭加歸雁之上者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七戰國故秦魏然道者麒麟也齊魯驍衛者青首也鄒魯卿師者羅鷲也其餘則不足射者王何不以聖人為勇士為繼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量戴也豈唯制敵哉請書亦然法言不云乎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今之學者則不然或沾沾于時英講章一切鄭注孔疏皆束諸高閣而不觀是雷而不至也或斷斷于是古非今務在博聞廣見未通曉僅據摠詞章而已高談聲韻自謂名流豈非方而出者乎然先生所謂方蓋不指此

侃侃聞聞

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孔注侃侃和樂貌聞聞中正貌先進聞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鄭注行行剛強之貌朱子于鄉黨不用古注改為侃侃剛直也獨聞和悅而諄也于先進行行則直用鄭注而聞侃則云已見前篇朱子此注遠勝孔安國義說文川部云侃剛直也从侃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即引論語子路侃侃如為證言部云聞和悅而諄也从言門聲鄉黨先進篇次相接侃侃聞聞文義正同當無異解何晏于先進聞侃無注則亦以二文同解明矣與下大夫言理當剛直與上大夫言自應和說孔反以侃侃為和樂聞聞為中正殊謬且侃既從古文信又取川流不舍絕無和樂意至聞既从言自有諄義聞子解費宰諫長府既其詞氣和說與諄兩層都有則知說文詰訓實勝孔注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洙泗之間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索隱云讀如論語聞聞如漢地理志采用史記語而師古注亦云斷斷分辨之意然則聞聞確有諄義朱子本說文改古注確甚至論語冉有子貢侃侃說文作子路此古人不拘處

蛾術編

卷八十二

二

世楷堂

束脩

論語束脩孔云言人能奉禮皇侃疏以為十束脯邢昺引檀弓少儀穀梁傳為證案曲禮賀妻者曰某子使某問子有容使某羞注亦云蓋壺酒束脩及犬也正義束脩十脰脯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穀梁傳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揚士勛疏脩脯也朱子亦從疏說然孔穎達書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是皇邢疏未得孔意也漢王莽傳自初束脩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後漢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注束修謂束帶脩飾鄭康成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伏湛傳南陽太守

戒術編

卷八十二

三

世濟堂藏板

杜詩上疏薦湛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亦謂年十五以上馮衍傳豈得束修其身而已哉注謂約束修身劉般傳束修至行為諸侯師注謂謹束修潔也鄭康成注束脩與孔安國奉禮之義同其意與下章不憤不啟相發疏誤解耳且此字本當作修唐石經作脩則解為脯矣疑後人所改與修非一字脩字從肉許慎曰脩脯也劉照曰脩縮也脂脯乾燥而縮陸德明曰脩脯加薑桂曰脩此皆脩字之正義其有借作治者詩抑云脩爾車馬是也其有借作備者周語云修其篋是也亦有借作敬者魯語云吾冀而朝夕修我篋是也又周禮天官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注云脩掃除糞酒此亦假借字其義皆近於飾則其字皆當以多唯詩中谷有推云曠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六月云四牡脩廣傳云脩長也攷工記弓人云斲目不

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注云脩猶久也此于脩字之義為近蓋脩以乾得名無骨者乾則縮而短有骨者乾則狹而長乾則可以久故以脩言久也修字从多許慎曰修飾也論語云行人子羽修飾之是也鄭康成曰修治也尚書云六府孔修論語云德之不修是也凡修身修道好修前修之修皆當以多但今經典皆借用肉脩之脩以修飾為義行傳字亦作修若據漢王莽傳字本作修後漢延篤傳馮衍傳字亦作修唯伏湛傳劉般傳皆誤作脩此則俱以修飾為義行傳字亦作修之可也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論語注引所謂奉禮者即束脩也束脩耳豈自己謹身好禮之謂哉故皇侃疏曰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誓表已束也鄭注謂年十五已上則束脩之脩自應作束帶脩飾解而其字不必從此亦各立一解可也先應作束帶主鄭注則不得去取駁他于是將孔注刪去其下古文尚書之人不便去取駁他于是將孔注刪去其下二句若以為何晏潤色者然而僅留言人能奉禮一句以見孔注與鄭注未嘗不合遂將十束脯之說歸咎于皇侃誤

戒術編

卷八十二

四

世濟堂藏板

遊必有方

曲禮人子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與論語遊必有方同

數

論語事君數朋友數何晏以為速數之數朱子從程子胡氏以為煩瀆案爾雅釋詁數疾也釋文數音朔疏云謂急疾也祭義祭不欲數賈昌朝羣經音辨云亟數也去吏切又急也紀力切數急義雖大同然經史用此二字亟數數急微有所別據此則數字明係急迫不從容之義好從事而亟失時及孟子王公不致敬亟禮蓋事則不得亟見之孔安國趙岐皆以數為急

君貴信而後諫勿欺而後犯交友貴忠告而善道疾速
進言必不能入改作煩瀆義不如古雖釋言有屢數之
訓則數字固有煩數之誼竊以為此當依釋詁鶴壽案
說可以為不自量不知足者戒日日諫諍于君公之庭
且且奔走于朋友之室豈不取人之厭乎速數之說可
以為不得熱中交淺言深者戒彼立謀之聞而遽欲為
人卿相傾蓋之交而輒敢論人骨肉是何為者也兩說
不可偏廢

喪

論語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孔曰言何患于夫子聖德之
將喪亡邪朱子引檀弓喪欲速貧謂喪為失位去國案
檀弓秦穆公使人弔重耳曰喪亦不可久兩處注皆云

職術編

卷八十二

五

世楷堂藏板

失位引公羊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朱注較孔
解特精

至于犬馬

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集解有二說包咸云犬以守
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人于父母但能有養與犬馬何
別此說甚確又一說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
何以別以犬馬例父母有是理乎朱子反棄包說而用
後一說非也內則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正義言父母
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若以養父母比養犬馬必

無此理鶴壽案犬馬自然帖人于身上說此不待言者
也余獨怪世之為父母者懷老牛舐犢之愛存積金滿
囊之心種種德色其希諾諄甘為子孫作犬馬而不悔
豈不可慨也哉

色難

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何晏采包咸曰謂承望父母
顏色乃為難也又采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難
耳毛詩凱風疏引鄭注則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包馬
以色字貼父母說鄭則貼人子說內則柔色以溫之注
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引而釋云柔和顏色亦皆
以色字貼人子說朱注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職術編

卷八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本之祭義卻
與鄭注暗合

無友不如己

論語無友不如己則必友勝已彼勝已者亦以吾不如
彼而拒吾則奈何曰此為初學言之也若學成則誨人
不倦何拒不如己之有然猶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不
憤不啓不悱不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況初學而
可妄乎

體物不可遺

中庸鬼神體物而不可遺鄭注云言萬物無不以鬼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合與何休合深得夫子作春秋之旨大抵孟子之學雖

不屑屑為專門名家然亦是專一經但于一經中取其

大旨不為訓詁若非于一經中熟精大意焉能一語破

的如是鶴壽案先生稱鄭康成為大儒故能兼通衆經

而孟子為專門一經然則孟子反不得為大

儒邪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禮樂征伐不行于天

下于是亂臣賊子敢有悖逆之事孔子攝魯史之文

天子之道筆則筆削則削直書其事以示天下萬世使

天下萬世皆知悖逆之不可為益取義于天子之道也

豈其假天子之權執以作春秋哉唯孔子無天子之位

為世道人心計又不得不竊取天子之道而書之故有

知我罪我之書所謂竊取天子之道而書之謂之

之竊也乃何休注公羊遂有竊取天子之道而書之

始年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

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是直以

孔子為僭竊矣乃先生猶謂孟子與何休合恐不然也

藏板

娥術編 卷八十二 九

嫁 釋詁如適之嫁徂逝往也郭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

嫁猶女出為嫁按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者國君御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

滕 滕訓虛周春引易咸卦滕口說胡文英字噴餘武進人

以為不如作儀禮騰羞之騰騰去則空也着天下方言攷

徽 爾雅徽訓止姜兆錫字上均丹陽人以為琴製徽止而軫動則

徽亦止也愚謂易坎上六係用徽纆係則止矣

居居究究 釋言居居究究惡也郭以為皆相憎惡也爾雅既確有

明據朱子注唐風羔裘豹裘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

缺而不解不知何故鶴壽案此釋訓文非釋言文毛傳

猶居居也孫炎曰究究窮極

人之惡王逸曰究究不止貌

少艾 孟子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疏云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

五十曰艾是艾誠老長之稱謂之少艾安可乎艾美好

者不知何據案曲禮釋文云艾蒼艾色疏云年至五十

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疏駁趙頗確但說文止云

艾冰臺也疏自造說文妄甚竊以少艾當為稍盡慕父

母之心已略哀止耳疏有沖獨據此幼艾通解所從

出 鶴壽案宋孫奕示兒編云編

故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

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

生云少艾當為稍盡其說適與之同殆未見示兒編邪

楚辭疏長幼今據幼艾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持執長

劍揮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則楚辭所謂艾即詩

之艾皆謂老也集注謂艾荀子所謂者艾而不可以為師

于此若引生則專講艾者非唯不引王逸說以駁正

之而反引沛獨據此幼艾以為趙解所從出豈王逸注

見邪

執熱 孟子引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云誰能持熱不以水

八三

娥術編 卷八二

濯其手朱子因之案左傳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玩此文無執持熱物意周興嗣千字文執熱願涼杜甫北風詩執熱沈沈在大雲寺贊公房詩執熱煩何有夏夜嘆詩執熱願相望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詩執熱露白頭大雨詩執熱乃沸鼎又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詩張敦實積薪賦功成執熱韓愈答張籍書酒熱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詩執熱濯清風皆作甚熱解即朱子遊百文山詩執熱倦煩踣亦以執熱為甚熱然墨子尚賢中篇詩曰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古

蛾術編

卷八十二

十一

世精堂藏板

者國君之不可不執善譬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則趙解其來久矣

折枝

孟子折枝朱子云折艸木之枝趙云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南史任昉傳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匍匐遠迤折支舐痔梁書作折枝唐開成六年段成式誤安國寺寂照和上碑云體可折支皆與趙合後漢張皓王龔傳論同折枝于長者章懷太子引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惟孫奭孟子音義載陸善經注云折枝折艸樹枝此則朱子所本

皇甫持正文戒虛張

皇甫湜持正文集答李生第二書近風聲儉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有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學者于此當奉為紳書韋佩鶴壽案魏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持正此書固足為輕薄後生戒但先生此編半是詆譏古人譏諷近士今于篇終忽然引此一條益恐此編一出又被後生取致特引之以關其口然是否各隨所見豈能預防之哉

聖門事業圖

蛾術編

卷八十二

十二

世精堂藏板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左圭百川學海以之冠首自敘題乾道庚寅按時朱子年僅四十有一著述尚皆未成名亦未甚重而已有元綱者別自講學著書其自述畱心道學三十年則其年必長于朱子生平與朱子絕不往來竝非聞朱子之風而起乃其論道統則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下即接以明道伊川乃知道學自彼時風氣使然朱子特集其成耳學貴踐履不在講也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惠學士士奇選四書文勸學篇敘有云先王父樸菴先生于前明萬秣末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儕偶家有藏

書手自校讎以故書多善本一日社會名流羣集先王父後至坐中有白鬚老儒卒然問曰子得力何書先王父錯愕無以應也然心善其言退而手鈔左氏春秋及太史公書凡數十通至老且病猶不廢其專如此然則先輩無書不讀尤必有得力之書案惠說可為後生讀書之法鶴壽案此在蘇長公已然矣其讀漢書也第一凡閱數次而始讀訖者山父子學問文章橫絕一時益皆恃有得力之書也

淮南子主術訓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語本此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

思逸語本此

抱蜀

管子形執篇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俗刻房元齡注以蜀為祠器非也方氏苞云蜀與獨通其說是當從之抱蜀猶致一也此其說雖出于老子而吾儒之所謂誠亦何獨不然

蛾術編卷八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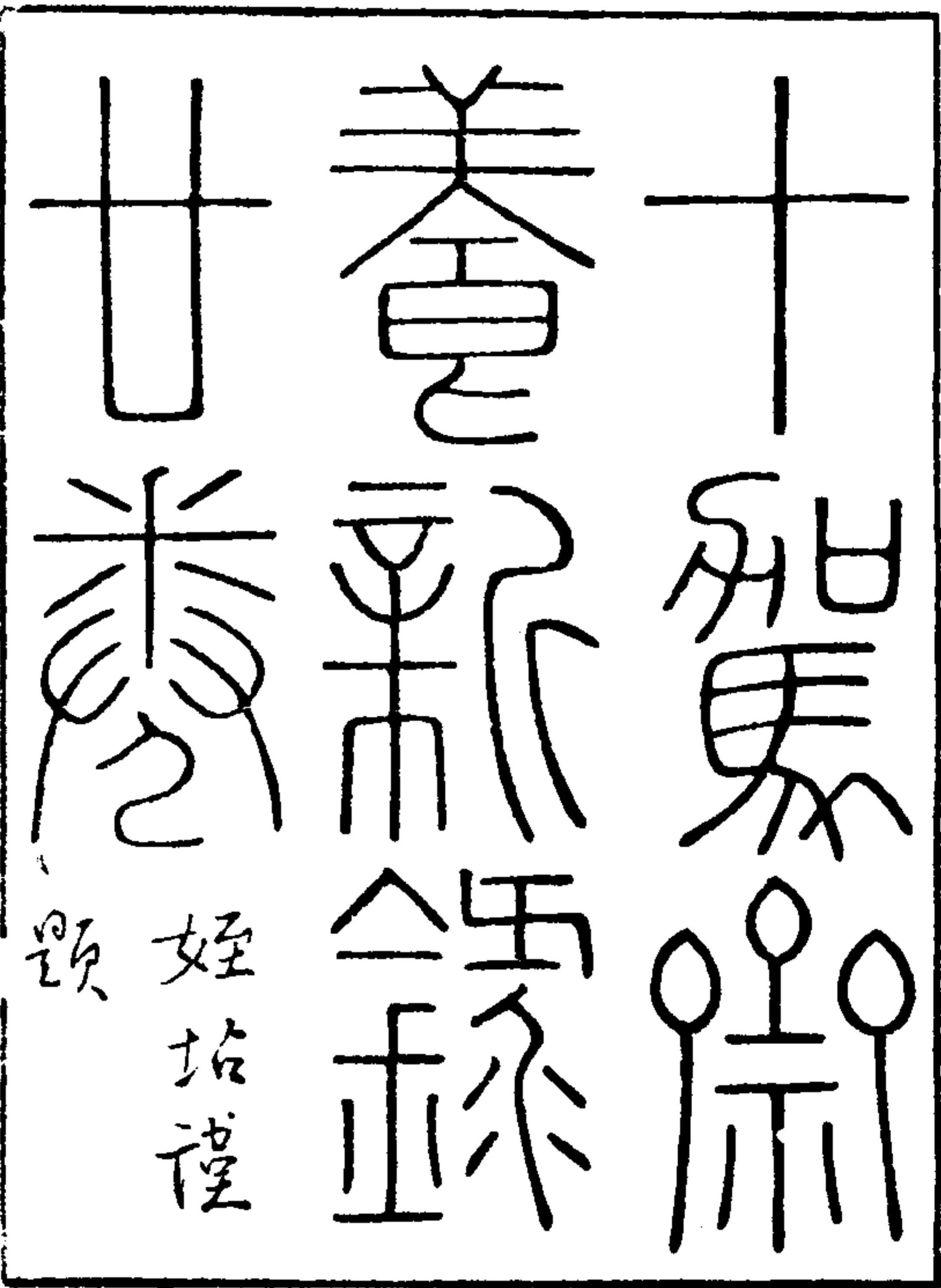
蛾術編跋

蛾術編九十五卷外大父西莊先生遺稿也此書成于晚歲取平時著述彙為一編分說制說地說宇說錄說刻說人說集說物說通說系十門其書囊括經史牢籠百家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先是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久雕板行世此獨後出或勸之梓先生曰是編之成一生心力實耗于此當有知我于異世之後者如是者四十年海內咸想望丰采間有采入他書如述庵司寇金石粹編所取說刻殆半其他經史諸書援引甚夥而原書故未刻也歲辛巳于先生文孫耐軒昆季假得此

蛾術編跋

本繕寫一通求政于今制府陶雲汀宮保宮保序之飭本縣鳩工鐫板惜未果行厥後秦君源石張君吟樓取承緒所藏本復于沈君翠嶺君故風雅好古嘗彙刻昭代叢書蒐采極富旋以先生書刊刻行世成有日矣為述是編顛末寄之竊謂先生著書不下數十種當世談經史之學者必屈指先生而是編顧遲之又久幾于泯沒無傳卒賴沈君之力壽之黎棗倘所謂異世子雲其在是乎是書也成必有能昌先生之學者則謂先生之津逮後學實沈君成之也可道光戊戌孟秋外孫姚承緒謹跋





十駕齋養新錄序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元初學者不能學唐宋儒者之難惟以空言高論易立名者為事其流至於明初五經大全易極矣中葉以後學者漸務於難然能者尚少我朝開國鴻儒碩學接踵而出乃遠過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學者要習而精之可謂難矣可謂盛矣

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 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蓋有九難先生講學

序

上書房歸里甚早人倫師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難能一也先生深於道德性情之理持論必執其中寔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難能二也先生潛學經學傳注疏義無不洞徹原委此人所難能三也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謬此人所難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難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難能六也先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聲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難能七也先生於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攷核尤精此人所難能八也先生詩古文詞及其早歲久已主盟壇坫冠冕館閣此人所難能九也合

此九難求之百載歸於嘉定孰不云然元嘗服膺會子十篇
矣會子曰難者弗僻易者弗從故聖賢所能必為至難若立
一說標一旨即名為大儒恐古聖賢不若是之易也先生所
著書若廿二史攷異通鑑注辯正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金
石跋尾潛研堂文集久為海內學者所讀矣別有十駕齋養
新錄廿卷乃隨筆札記經史諸義之書學者必欲得而讀之
乞刻於版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
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噫嘻難
矣元於先生之學未能少測厓岸僅就所自見者於百年前
後約舉九難之義為後之史官傳大儒者畧述之

序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小雪日揚州後學阮元謹序

自序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長隨
新葉起新知張子厚詠芭蕉句也先大父嘗取養新二字榜
於讀書之堂大昕兒時侍左右嘗為誦之且示以溫故知新
之旨今年逾七十學不加進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加以
目眊耳聾記一忘十問字之客不來借書之秘久廢偶有思
聞隨筆記之自慙螢爝之光猶賢博簏之好題日養新錄不
敢忘祖訓也嘉慶四年十月書於十駕齋

自序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卷一

易韻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旁通圖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畜

觀

祇

力少而任重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易簡

河圖洛書

八卦方位

兌為妾為養

朱文公本義

說文引易

筮用錢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南訛

于於

有亂十人

思曰容

遵王之誼

農

耄荒

苗民弗用靈

泯泯夢夢

矜

榮懷

魏三體石經

協句即古音

葑

揚之水

陸氏釋文諄訊不辨

驕

曰與聿通

脩脩

以重言釋一言

鶴鳴九臬

誥

懣慘

云何盱

爰其適歸

牒

板

造

有郇家室

岸

壺

愬風

蕪

降于卿士

毛傳多轉音

詩序

卷二

建柶誤作捷柶

摯

君之庶子

朴

涅

紕

復

挈

嫩

廿

笱當為笱

綱

勉即便字

孺子

張老善頌

禮地神

使子路問之

祭場不舉

貸

朽與香對

斲

厭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素位

鬼神

的然

子贛

吳草廬中庸綱領

親民

譬

會辰

修爵

王者稱其祖之所自出

寔來

曼

寫

陪

不闕秦焉取之

羊斟不與

感卽憾字

戊戌

乘

賈盟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三

吳行人儀

絳縣人七十三年

蔽

天厲

褚

徒兵

向戌如陳

高子容

旦

大人患失

咋

妣牆

莒子狂

衡流而方羊

四方其順之

正義刊本妄改

何氏注公羊傳

孔子生年日月

卷三

天道

攻乎異端

又盡善也

冉伯牛

居下訕上

斯已而已矣

會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主一無適

天卽理

忠恕

公孫拔

劉聘君

朱注引石經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孟集注之誤

孟子章指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宋高宗書孟子

好名之人一節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四

頑夫廉

衿衣

檢

齊人伐燕

簿

季任

張氏

磁基

百畝之糞

楫棘

窳

將且

女叔

太歲

東陵卮

鉤股

蠶醜蜜

駟

王女

今本爾雅誤字

注疏舊本

經史當得善本

石經避諱改字

石經俗體字

陸氏釋文多俗字

卷四

說文舉一反三之例

說文連上篆字為句

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引經異文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說文本字俗借為宅用

宋人不講六書

說文校譌字

瘞

奪

鞣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五

麥

繁

厠

媵

奔

古音不甚拘

客

儻即外字

崩

畜有好音

旭有好音

需有冥音

擗擗非一字

徐仙民多古音

更

漸

長溪高廣

假借乞

代

觀

與

錯

粟姚

齶

蝗

枇

荷

蔓

中

比

繆

員

相

馨

乘

若

條

馮

空

難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六

差

蟬

長

阿

亢

兼

挑

冒

余

庫

從橫可讀去聲

免與脫同義

焉提

犢鼻褌

庵

床

斫

函

汜

宋時俗字

卷五

孫炎始為翻語

細弄

聲類韻集

四聲始於齊梁

四聲圈點

翻切古今不同

一字兩讀

沈休文不識雙聲

韻書次第不同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平水韻

雙聲疊韻

喉舌齒唇牙聲

字母

西域四十七字

字母諸家不同

古今音

古無輕唇音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七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聲相近而譌

元時方音

卷六

三史

十三史十史

十七史

十八史十九史

監本二十一史

史記舊本

十二諸侯年表

角里先生

司馬貞

吳楚通稱

漢書景祐本

地理志譌字

臣瓚音灼集解

漢書注本始於東晉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張堪

章懷注多譌字

王充

陳蕃傳二郡字

孔融傳誤

許慎傳漏畧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安縣即婁縣之譌

平原有西平昌縣

永嘉年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徐詳當有傳

新晉書

晉書敘例

新舊晉書不同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書沿襲之誤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八

濟陽乃濟陰之誤

樂安國鄒縣

吳興郡脫一縣

西郡非漢置

青州脫北海郡

濟岷郡

豫州之沛郡

幽州之燕國

內史太守互稱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列女

嘉祐校七史

南齊書序錄

諸史殘闕

緹裙

夷齊字誤

官名地名從省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 | |
|---------|-----------|
| 宗室世系表脫漏 | 德王裕本名佑 |
| 彭王楊 | 通王滋 |
| 沂王禛 |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
| 古律有蔭減蔭贖 | 加役流 |
| 斷屠月禁殺日 | 碑碣石獸 |
| 居官避家諱 | 大太二字易混 |
| 唐書 | 特勒當從石刻 |
| 劉禹錫傳誤 | 五代史 |
| 周世宗兩符后 |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
| 卷七 | |
| 宋史刻本之誤 | 瀛國公紀 |
| 南渡諸臣傳不備 | 一人重複列傳 |
| 編次前後失當 | 神宗謚 |
| 地理志之誤 | 宋史褒貶不可信 |
| 藝文志脫漏 | 王安石傳誤 |
| 邵雍傳誤 | 劉應龍傳脫誤 |
| 折杖起於宋初 | 凌遲 |
| 戒石銘 | 宋太廟 |
| 宋人避軒轅字 | 宋世慶節 |
| 以年號爲州縣名 | 花石綱 |

| | |
|-----------|---------|
| 錢文紀年號 | 年號連書從省 |
| 田錫謚 | 范祖禹謚 |
| 景定建儲更名 | 張載謚 |
| 王安石狂妄 | 明道先生 |
| 程邵之學 | 宋儒議論之偏 |
| 宗室入翰苑 | 孔子諱 |
| 避老子名字 | 僧道不稱寺觀主 |
|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 禁人名寓意借竊 |
| 張懷素吳儲 | 李彥章言史學 |
| 張浚爲黃汪所薦 | 張于湖對策 |
| 史浩薦張浚 | 沈尤同族 |
| 周孚先 | 秦檜妻賜號先生 |
|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 蘇門四學士 |
| 李士美狀元 | 薛昂 |
| 李心傳 | 李挺之 |
| 楊大年事不足信 | 劉高尚 |
| 卷八 | |
| 宋季恥議和 | 四川宣撫 |
| 四川制置 | 沿江制置 |
| 兩淮制置 | 京湖制置 |

京湖 利州路分東西

湖東湖西路 襄陽暫復

復襄樊年月不同 喫菜事魔

吳潛建儲之謗 遼史

壽隆年號誤 西遼紀年

金史衛紹王紀 金史義例未當

金人多二名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一地異文 南遷錄

卷九

元史 元初世系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太祖紀 萬奴

伐西夏事差一年 李全事誤

旭烈兀大王 罕勉力即哈密

尋思干 趙世延楊桑兒只皆色目

不只兒即布智兒 祖孫同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元史不諳地理

漢人八種 咸寧字誤

興德字誤 迦堅茶寒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也可太傅

四輝怯 五部將名互異

汪世顯傳不可信 鄧州移復

胡土虎 李全字誤

月乃合 雍古

劉敏傳 元初十路

宣聖配享 泰定皇后

蒙古語 僧稱吉祥

道童 順帝後世次

高麗王二名 王昌傳位事不足信

高麗王大順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明史 程濟

洪武鈔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元後裔 泰寧

河套 順義王俺荅

譯音無定字

卷十

三公 員缺

大尙書 大著作

五官 大學士

| | |
|-----------|------------|
| 總督巡撫 | 唐人服色視散官 |
| 升朝官京官 | 前行中行後行頭司子司 |
| 吏部七司 | 尙左尙右侍左侍右 |
| 左右 | 度支支度不同 |
| 階官分左右 |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
| 選人七資四等 | 帥漕憲倉 |
| 庾司 | 四總領 |
| 十都統 | 直隸 |
| 州院 | 宜差 |
| 建康府通判二人 | 官名俗省 |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 |
| 狀元榜眼 | 經義破題 |
| 題目疑難處上請 | 塗改添注 |
| 春秋合題 | 銓試 |
| 科舉之弊 | 文文肅殿試卷 |
| 鄉試錄 | |
| 卷十一 | |
| 江南 | 上江下江 |
| 三楚 | 三蜀 |
| 兗州 | 山東 |
| 湖北湖南 | 四川 |

| | |
|-----------|--------|
| 分天下爲路 | 水經注難盡信 |
| 廣韻載唐州名 | 平州 |
| 薛 | 盱眙 |
| 牟婁 | 通州 |
| 大名府 | 泉州 |
| 新豐 | 石城 |
| 虎嘯城 | 蜀四帥府 |
| 水洛城 | 光化 |
| 沌口 | 李晏口 |
| 平水 | 秀水 |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 |
| 青海 | 避諱改郡縣名 |
|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 後漢縣名相同 |
| 唐縣名相同 | 宋縣名相同 |
| 元州縣名相同 | 明縣名相同 |
| 卷十二 | |
| 姓氏 | 姒 |
| 并官 | 卻郗二姓相溷 |
| 廣韻述氏姓 | 家譜不可信 |
| 郡望 | 杜康 |
| 鷓夷子皮 | 養由基 |

刀父

季襄

趙梁左強

莊彭祖

蔡伯偕

漢人不見於史者

徐巡

張徹

朱建安

謝超宗

王筠

漢人同姓名

異代同相名

晉人同姓名

晉書姓名互異

張元張元之

唐人同姓名

王宰

李播

盧貞

十駕齋新錄總目

十五

李翱

呂太一

陳子昂

李若水

王維王縉

王定保

韋應物

劉存虛

宋人同姓名

古人號相同

古人姓名割裂

卷十三

詩傳附錄纂疏

儀禮注小字宋本

儀禮疏單行本

論語注疏正德本

國語

廣雅

玉篇

周成禘字

龍龕手鑑

六書正譌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萬斯同石經攷

史記宋元本

竹書紀年

十六國春秋

吳越備史

唐書直筆新例

薛氏宋元通鑑

唐律疏義

史通

司馬溫公稽古錄

鼂公邁歷代紀年

胡五峯皇王大紀

東家雜記

孔氏祖庭廣記

東平王世家

十駕齋新錄總目

十六

聖武親征錄

平宋錄

祕書志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明諸司衙門官制

文獻通攷

永樂大典

卷十四

太平寰宇記

輿地紀勝

會稽志

會稽續志

赤城志

嚴州重修圖經

新定續志

琴川志

| | |
|------------|---------|
| 金陵新志 | 太倉州志 |
| 浙江通志 | 江西通志 |
| 風俗通義 | 顏氏家訓 |
| 容齋隨筆 | 揮塵錄 |
| 履齋示兒編 | 史繩祖學齋佔畢 |
| 石刻鋪敘 | 癸辛雜識 |
| 夢梁錄 | 輟耕錄 |
| 湧幢小品 | 日知錄 |
| 池北偶談 | 天祿識餘 |
| 洗冤錄 | 證類本艸 |
| 星經 | 丹元子步天歌 |
| 數學九章 | 測圓海鏡細草 |
| 革象新書 | 寶鏡會天歷 |
| 三秣撮要 | 太乙統宗寶鑑 |
| 梅花喜神譜 | 文心雕龍 |
| 文選注 | 文選元槧本 |
|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 陸宣公集 |
| 韋蘇州集 | 臨川集 |
| 查氏注蘇詩 | 滴水集 |
| 野處類藁 | 鶴山大全集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十七

| | |
|--------------|------------|
| 陵陽先生集 | 石田集 |
| 金華黃先生集 | 偶桓江雨軒藁 |
| 曝書亭集 | 崇文總目 |
| 郡齋讀書志 | 趙希弁讀書附志 |
| 直齋書錄解題 | 策竹堂書目 |
| 元藝文志 | |
| 卷十五 | |
| 商已孫敦 | 睢陵家丞印 |
| 晉率善侯印 | 唐東都尙書兵部印 |
| 南漢銅鐘題字 | 宋金官印 |
| 日字銅牌 |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
| 甘露寺銅鐘 | 豹字牌 |
| 禮器碑 | 析里橋郝閣頌 |
| 邵陽令曹全碑 | 蜀石闕 |
| 楊紹買地券 | 馮本紀孝碑 |
| 茹守福墓誌 | 北嶽神廟碑 |
| 雲麾將軍李秀碑 | 諸暨令郭密之詩 |
|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 |
| 楚金禪師碑 |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
| 竹林寺石幢 | 慈雲嶺石刻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十八

吳越武肅王庶碑

溪州銅柱記

石刻詩經殘本

經筵薦士章藁

趙崇雋壙志

永清縣宋石幢

史氏墓三碑

朝城縣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東鎮廟元碑

卷十六

詩句中有韻

雙聲亦韻

古人聲韻之密

雙聲

沈約韻不同於今韻

七言在五言之前

古詩律詩之別

陶詩節詩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六

聯句

詩集附它人作

杜少陵詩用韻

少陵生卒年月

飲中八仙

亞相

頻煩

友于

分減

少陵用薛據詩

韋左司

乾愁乾忙

句

十字

衛中立字退之

苜蓿盤

杜韋娘詩

李正封

借韻

唐人辨聲韻

金昌緒

胡釘鉸

李義山

晚唐詩

父母官

王介甫詩

蘇東坡詩

蔡確車蓋亭詩

江西派

晁无咎詩

第一山詩

詩詞蹈襲

一集中重複句

楊陸兩公年壽

放翁論詩

百家姓

楊誠齋詩

蘇直

宋正甫

迎富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二

後邨詩

論詩絕句

律詩失粘

水田衣

上下泗

颯颯

三橋

踏與踏異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查初白

文選

御覽載孔融語

庚闡揚都賦

范縝神滅論

文筆

庚子山賦

傅奕詆浮圖法

陋室銘

宋子京喜韓柳文

原道

| | |
|----------|----------|
| 諱辨 | 河開傳 |
| 古人文字不宜學 | 文集須良友刪削 |
| 曾王晚年異趣 | 七大家 |
| 老蘇族譜引 | 東坡跋語誤 |
| 喜雨亭記 | 東坡學韓柳 |
| 父子共一碑 | 歸震川 |
| 顧寧人 | 開化寺碑 |
| 四六 | 文人避家諱 |
| 題諱填諱 | |
| 卷十七 | |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 三 |
| 圓經周率 | 王淡寧引九章有誤 |
| 夕桀 | 六壬推行年 |
| 六壬十二神 | 太一 |
| 天一家 | 算盤 |
| 蓋天 | 九魁 |
| 河圖閻苞受 | 霜月 |
| 咸池 | 太陰 |
| 六秣 | 歲星超辰 |
| 置閏 | 二十四時 |
| 夜子時 | 回回算術 |

| | |
|----------|---------|
| 十干配合 | 刑德 |
| 河戒本河戍之謠 | 電父 |
| 雷公 | 大將軍 |
| 孤虛 | 歸忌 |
| 反支 | 奇門 |
| 九宮之神 | 六壬 |
| 卷十八 | |
| 道 | 五倫 |
| 忠恕 | 言動 |
| 謙讓 | 義利 |
| 廉恥 | 方正 |
| 儉 | 止謗 |
| 改過 | 重人不重位 |
| 語錄 | 名 |
| 功過相除 | 朱文公議論平實 |
| 陳止齋不好辨 | 宋儒經學 |
| 道統 | 太極 |
| 六經注我 | 引儒入釋 |
| 知人之難 | 法後王 |
| 臣道 | 薦賢 |
|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 三 |

黨籍

沈圭說

六先生

士大夫不說學

清慎勤

居官忌二事

科場

河防

通鑑多采善言

古語多有本

清談

文字不苟作

文人勿相輕

文人浮薄

詩文盜竊

釋氏輪迴之說

釋道俱盛于東晉

治生

卷十九

十駕齋新錄總目

三五

宋槧本

借書

引書記卷數

下走

陳椽

關穿

此脇

奧懷

佚蕩

翠

閒介

易

夫差

非三公而稱公

代友改字

宮中稱呼

婦人稱阿

婦人稱奴

老

小名鐵柱

五行命名

義

雨

漢唐金價

大斗大兩大尺

元寶

錠

浙東斗尺

四柱

火耗

孝弟

契姪

褒成侯未嘗徒封

嘉祥縣南武山

錢讓

錢珣

袁高題名

于嶼茶山詩述

六先生

生日

十駕齋新錄總目

三四

生日獻詩詞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爵里刺

宋名刺

齊物

梓潼神

魁星

道人道士之別

天師

碁局

籤詩

卷二十

吳郡志沿革之誤

吳地記

姑蘇志

長洲

松江

沈恭子

陸德明

陸暢

徐半千

黃策

張伯顏

胡惠齋

李諒

滕甫知蘇州年月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章岵

楊景略

豐稷

岑仲翔

賀方回家藏書

程公闢

程氏蠅廬

韓世忠宅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五

惠元祐事不足信

富巖墓

蔣彝墓

鄭絳墓

朱耜墓

楊懿孺墓

趙崇雋墓

同年疇唱詩

吳江學宋元碑

渡僧橋石刻

蘇州府儒學誌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一

嘉定錢大昕

易韻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韻唯革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句以今韻求之不合顧氏炎武撰易音遂諱而不言予案說文彪虎文彪也从彪彬聲與易義相應則許君所見周易必作彪不作炳也彬炳聲相近故今本作炳猶彪彪字本當作彪而詞賦家多用彪炳耳彪正字炳假借字當讀如彪與君為韻也蔚从尉聲尉本作尉說文尉从上案下也从艮又持火以申繪也今吳人呼熨斗為運斗是熨有運音則熨亦可讀如運也熨斗亦謂之威斗見漢書王莽傳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君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熨與君協韻又何疑乎說文斐字下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即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韻也未濟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朱文公疑極當為敬顧氏以極正非韻亦諱而不言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韻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為敬甚合古音但不必破字耳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

六十四卦

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為坤坎變為離震變為巽艮變為兌虞翻六十四卦旁通之例本此或取反復震巽艮兌兌是也今人謂之反對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卦說卦

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雖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為義乾坤

父母卦為上下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

既濟未濟即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

坎離同為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為對列於坎離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以旁通為對者也其餘五十六卦皆取反復震

艮巽兌八純卦亦取反復之例與說卦不同說卦言天道象

象明人事也

六十四卦旁通圖

| | | | | | | | | | |
|--------------|----------------|----------------|----------------|--------------|----------------|--------------|----------------|----------------|----------------|
| 睽 火澤 睽 | 坎 水離 坎 | 復 雷地 復 | 觀 風地 觀 | 履 天澤 履 | 訟 水天 訟 | 乾 天坤 乾 | 屯 雷水 屯 | 蒙 山水 蒙 | 需 天水 需 |
| 震 雷震 震 | 咸 澤山 咸 | 无妄 雷天 无妄 | 噬嗑 雷火 噬嗑 | 泰 天地 泰 | 師 水地 師 | 屯 雷水 屯 | 蒙 山水 蒙 | 需 天水 需 | 小畜 天風 小畜 |
| 艮 山兌 艮 | 恆 風雷 恆 | 大畜 天大 大畜 | 賁 火山 賁 | 隨 雷澤 隨 | 比 地水 比 | 蒙 山水 蒙 | 需 天水 需 | 小畜 天風 小畜 | 臨 澤地 臨 |
| 漸 山歸 漸 | 家人 火風 家人 | 頤 雷山 頤 | 剝 地山 剝 | 臨 澤地 臨 | 小畜 天風 小畜 | 需 天水 需 | 小畜 天風 小畜 | 臨 澤地 臨 | 小畜 天風 小畜 |

豐
火雷
豐

旅
火山
旅

中孚
澤風
中孚

小過
山雷
小過

既濟
水火
既濟

未濟
水火
未濟

乾
天坤
乾

坎
水離
坎

頤
雷山
頤

大過
澤山
大過

中孚
澤風
中孚

小過
山雷
小過

既濟
水火
既濟

未濟
水火
未濟

震
雷震
震

巽
風木
巽

兌
澤金
兌

艮
山土
艮

坤
地土
坤

乾
天火
乾

坎
水離
坎

離
火離
離

震
雷震
震

巽
風木
巽

兌
澤金
兌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虞翻說易有兩象易後儒多不能解今演其圖如右乾坤坎

離震艮巽兌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不列

屯
雷水
屯

蒙
山水
蒙

需
天水
需

小畜
天風
小畜

履
天澤
履

泰
天地
泰

同人
天火
同人

謙
地雷
謙

豫
雷地
豫

隨
雷澤
隨

蠱
風山
蠱

漸
風山
漸

臨
澤地
臨

萃
澤地
萃

觀
風地
觀

噬嗑
雷火
噬嗑

賁
火山
賁

無妄
雷天
無妄

大畜
天大
大畜

頤
雷山
頤

小過
山雷
小過

家人
火風
家人

困
水澤
困

井
水風
井

恆
風雷
恆

咸
澤山
咸

睽
火澤
睽

豐
雷火
豐

旅
火山
旅

賁
火山
賁

大過
澤山
大過

中孚
澤風
中孚

小過
山雷
小過

既濟
水火
既濟

未濟
水火
未濟

震
雷震
震

巽
風木
巽

兌
澤金
兌

艮
山土
艮

易小畜大畜卦釋文云本又作蓄救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

反養也大畜象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傳比必有

所畜物畜然後有禮有无妄然後可畜物畜然後可養釋文

皆云本又作蓄唯大畜象傳有能止健之語此言乾艮二卦

之德非釋卦名蓋宣尼說易未嘗訓畜為止漢儒或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積或

訓養皆無止義王輔嗣注亦同獨孔穎達小畜正義云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又云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又云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又云總不能畜止剛健又云不能畜止諸陽蓋疏家因大畜有止健之文遂類及於小畜不知與主入不主止大畜良在乾上能畜而止之小畜與在乾上能畜不能止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大畜可言止小畜不可言止也後儒沿正義之說遂疑畜有止義并孟子畜君何尤句亦訓爲止矣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救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許救切者訓六畜此字說文作獸今人讀六畜爲救六切蓄聚爲

許六切皆非古音

觀

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觀有平去兩音亦是後人強分易觀卦之觀相傳讀去聲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象傳風行地上觀並同此音其餘皆如字其說本於陸氏釋文然陸於觀國之光兼收平去兩音於中正以觀天下云徐唯此一字作官音是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其生觀國之光徐仙民竝讀去聲矣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平則皆平去則皆去豈有兩讀之理而學者因循不悟所謂是末師而非

往古者也魏了翁觀亭記云觀卦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斯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大學國治之治陸德明音直吏反而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則當讀平聲此尤可笑夫齊家家齊脩身身脩正心心正誠意誠格物物格皆不聞有兩音而獨於治字辨之曾不審上下文不幾於菽麥之罔辨乎

祇

說文示部有祇祇二字一爲神祇字从氏地示提出萬物者也一爲祇敬字从氏敬也又別有禋字从是安福也引易禋既平今易亦作祇京房作禋與說文同古文氏是通用則禋祇亦可通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五

但相承讀爲支音與神祇音小異耳復卦无祇悔王肅作禋九家本作多字音支案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疏家謂古人多祇同音祇訓適詩祇攬我心祇自塵兮皆訓適史記韓安國傳禋取辱耳徐廣云禋一作祇漢書亦作祇禋既訓福訓安安與適義亦相承則祇訓適者卽與禋通之祇非別有它字矣乃玉篇於衣部添祇字讀之移切訓爲適此六朝俗體說文但有从氏訓短衣之祇初無祇字也而張參五經文字衣部承玉篇之誤亦收此字訓作適且以从示爲誤則大謬矣唐石經无祇悔从示从氏祇既平从衣从氏此又承張參之誤玉篇示部有祇字竹戶切穀始

熟也此字不載說文且非
典所無或以當祇適字非

力少而任重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
小字似覺偏枯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為正後漢書朱
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
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
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
必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澤
本亦作於字

易簡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簡也無欲
速無見小利帝王之易簡也皋陶作歌戒元首之叢鹿叢鹿
者細碎無大略吳季札所謂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易簡之道
失其弊必至於叢鹿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兩圖宋朱震周易卦圖始首列之謂劉牧傳于范
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于希夷
陳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十
有五總四十有五洛書一與五合而為六二與五合而為七
三與五合而為八四與五合而為九五與五合而為十一六

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十即五五也

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

五與五相守范望云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

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偶數三十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數五即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

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唯十即五也故甲巳九乙庚

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案漢上朱氏
始列河圖洛

書於易圖之首依劉牧說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至朱文公

用蔡元定說以劉所傳河圖為洛書洛書為河圖又引阮定

說謂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闕子明宋康節先

生邵雍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

劉牧易數鉤隱圖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而朱文公易之魏

華甫云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

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

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

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

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

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

此圖也其原本出于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

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為太一遁甲之術以

占吉凶休咎遂爲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爲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已久漢世河洛祕緯盛行不聞指此爲河圖亦不聞指爲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盧辯注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注數術紀遺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爲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爲鄭氏注

八卦方位

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八

於說卦傳坤兌次于離後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傾到甚矣推其意特以乾坤父母之卦而列於四隅與艮相對於心有不安必改爲乾上坤下乃順乎人情耳曾不思四正四維均在平面本無上下之分若以天地之形勢言之則北高而南下以朝廷之定分言之則君之南而者位在北臣之北面者位在南乾南坤北正與高下尊卑相反吾不知其定位何在也月令以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此坤位西南之明證而乾

位西北其義尤非淺人所能識蓋陰陽往來之理驗於四時播於十二消息卦聖人扶陽而抑陰故有純陽無純陰十月純坤之卦又當西北極陰之鄉惟純乾可以制之故釋天十月爲陽而於坤之上六有龍戰之象於傳言戰乎乾又云陰陽相薄相薄而陽必勝非純乾不能此乾位西北之義也

宋儒所稱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或謂合於虞翻納甲之義其實則大不然乾納甲壬甲壬非正南也坎納戊離納己戊己非東西也震納庚庚非東北也艮納丙丙非西北也坤納乙癸癸固北矣而乙非北也是與納甲之方位大相背也若以月行盈虧驗其方位朔爲正北望爲正南則上弦當居正東下弦當居正西今乃以坎離居東西非其理矣朱震所演納甲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兩圖雖與先天方位相合却非虞翻之旨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九

兌爲妾爲養

說卦兌爲剛鹵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今李鼎祚集解引虞仲翔注亦作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非孔子意也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質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傳然則此字當為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

朱文公本義

賁象傳本義云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不云先儒何人案王輔弼注剛柔交錯以成文天文也釋文正義俱不言經有脫文唯李衡義海撮要載徐氏說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本義所稱先儒即其人也名字未詳或云郭京先有此說然舉正係宋人託名自言會見王輔弼韓康伯手寫真本其誕妄可知既濟亨小當為小亨此胡瑗說也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此朱震說也引朱王弼略例能研諸慮句為證皆見義海撮要

十德齋新錄卷一

十

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刻正義大字本極精審雜卦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同案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遘王輔嗣始改為姤後儒皆遵王本唯雜卦傳以無王注偶未及改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盡改為姤自後坊本相承皆用大全本村夫子不復知有文公元本矣大有象傳明辨哲也亦與石經同

說文引易

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此語或疑說卦之逸文案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皆以雷風相對無取象於木者此殆是釋觀卦名義與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

為觀於文木旁目為相相亦觀也許叔重引虞書仁閱覆下謂之昊天又怨匹曰迷皆漢儒傳授經說非經正文與此條引易正相似

筮用錢

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哲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撰著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撰著故唐人詩有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

十德齋新錄卷一

七

南訛

說文無訛字堯典平秩南訛漢書王莽傳作南偽史記索隱本作為小司馬云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今本史記皆作譌蓋後人附會孔傳輒加言旁非史公之意古書偽與為通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偽即為字史漢文異而意不異也古音為

如譌故偽孔傳轉作訛而有訛化之訓周禮馮相氏注仲夏辨秩南鷩段懋堂云

葉林宗影宋鈔本釋文亦作南偽

于於

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尚書毛詩例用于字唯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邶風俟我於城隅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俟我於庭乎而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曹風於女歸處於女歸息於女歸說幽風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大雅於萬斯年仍用於大雅不實于夏宋本間有作於者誤也論語例用于字唯引詩書作于而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仍用于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別也

有亂十人

予有亂十人尚書論語各一見春秋傳兩見襄廿八年唐石經皆無臣字今石刻旁添臣字者宋人妄作耳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五代國子監校刊九經始據誤本添入臣字邢昺論語疏亦承監本於是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蘇子瞻太皇太后挽詞亦有允矣才難十亂臣之句

思曰容

洪範一篇多韻語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句皆韻自鄭康成破容爲睿晚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述

五行五事篇云思曰睿睿者言無所不容又云睿作聖聖者

設也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然則古本洪範皆是容字今漢書刊本作睿蓋

淺人所改幸其說尚存與董生相印證可見西京諸儒傳授有自許叔重說文思容也亦用伏董說

遵王之誼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周禮春官肆師注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

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窆又從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即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從我得聲與

頗初無不叶也蓋小學之不講唐人已然

禮

洛誥汝乃是不禮孔馬鄭皆訓禮爲勉而說文無此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它證予攷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古讀孟

如苾戰國策有苾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苾同音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卽苾之上去音也釋文禮莫

剛反蓋馬鄭舊音而同訓勉則禮卽孟審矣禮從侵無義疑卽禮字孟夢音相近皆龜勉之轉聲隸變爲爲禮耳江處士聲部學

士音涵皆采于說

耄荒

呂刑耄荒釋文耄又作薶此說文正字也羣經音辨禾部云耄老也音耄書王秣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以耄當耄字者當是旄字轉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宮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皆作旄荒依釋文單行本其散入注疏者今是鄭本作旄不作秣矣禮八十九十日耄射義皆作耄矣旄期稱道不倦釋文皆用旄字賈昌朝偶據誤本勿旄為秣非也

苗民弗用靈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古

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引作苗民否用練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似遠

泯泯芬芬

呂刑泯泯芬芬泯泯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泯泯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泯泯紛紛泯泯卽泯泯也

矜

論衡雷虛篇引尚書曰子惟率夷憐爾今多方篇夷作肆憐作矜矜憐古今字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論衡引作憐

榮懷

秦誓以既陞榮懷對文既陞雙聲皆疑榮懷亦雙聲也今人以榮屬喻母懷屬匣母未合於古

魏三體石經

段若膺云魏三體石經洛陽蘇望所刻見於洪景伯隸續者名曰左傳實兼有尚書之文如五刑惟濇罰非死其差人兩并實在命天呂刑文也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旅荒寧文侯之命文也大倅龜粵茲載翼呂于我友邦君庶邦于艱大可征鰥寡寡印自于卹不敢替克綏大誥文也呂刑十六文侯之命廿三大誥卅二

協句卽古音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五

沈重毛詩音於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沈重生于梁末其時去古已遠而韻書實始萌芽故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協句卽古音也自陸德明勛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用韻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傳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卽風寧不我願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

葑

方言豐蕤蕤菁也陳楚謂之葑是葑豐同音本非二物詩采葑采菲徐仙民音葑爲豐徐氏生於晉末其時未有韻書無東鍾之別自韻書出而豐入東韻葑入鍾韻矣言字母者又以葑屬非母豐屬敷母矣岐之中又有岐而古音遂不可復有識者勿泥於隋唐以後之音斯可與道古矣

揚之水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楊予所見隸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憂下空一格下有揚字不作木旁當更考之案王風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唐第二章揚之水三百卅三引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六

詩序揚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揚之水皆从木旁據此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楊者矣尚書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揚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揚州

陸氏釋文諄訊不辨

諄訓告訊訊問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艸書以卒爲卒遂與孔相似陸元助不能辨正一字兩讀沿譌至今詩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告也小雅莫育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悻反告也案此兩詩本是諄字王逸注楚詞引諄予不顧其明證矣徐仙民兩

音息悻反是徐本亦从卒也陸氏狂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諄諄爲信豈其然乎大雅執訊連連此正訊問字陸音信是矣而又云字又作諄又作諄並同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陸云本又作諄學記多其訊陸云字又作諄則真以訊諄爲一字矣爾雅諄告也陸引沈音粹郭音碎當矣而又云木作訊音信其誤亦同今毛詩正義石經皆作訊又承陸氏之誤

驕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陸氏釋文本駒作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而於皇皇者華我馬維駒之駒則云音俱本亦作驕當是後人依今本互易非陸意也說文馬高六尺爲驕鄭箋亦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合明非二歲曰駒之駒矣驕駒聲相近故株林以韻株皇皇者華以韻濡諷蓋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說文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毛詩不作駒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七

日與聿通

日爲改歲漢書食貨志曰作聿見覲曰消荀子漢書劉向傳並作聿消子曰有奔走子曰有先後王逸楚詞注曰作聿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日與聿通也說文吹詮詞也引詩吹求厥寧今毛詩作適適聿同音日即吹之省文

脩脩

子尾脩脩唐石經及宋光堯御書本皆作脩脩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與國本及建寧本作脩脩是宋刻脩脩二字各本互異朱文公閩人所據必建寧本自朱傳行而世遂不復知有脩脩之本矣說文羽部無脩字當以脩為正臧在東云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今正義本改脩為脩唯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不誤

以重言釋一言

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有汎有潰傳云汎汎武也潰潰怒也箋云汎汎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碩人其頤箋云長麗俊好頤頤然啞其笑矣傳箋皆云啞啞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獻矣傳云條條然獻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啞啞背背傳云啞啞然啞啞然啞啞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車漂兮傳漂漂無節度也

鶴鳴九皋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為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荅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

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尚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並因之中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

譖

詩柔柔朋友已譖譖叩譖始竟背兩譖字鄭皆訓為不信則字當从僭與讒譖字異

憊慘

臧在東云毛詩凡憊字皆訓為會慘字皆訓為憂戚如節南山憊莫懲嗟傳憊會也十月之交胡憊莫懲傳憊會民勞憊不畏明傳憊會也雲漢憊不知其故箋云會不知為政所失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十九

而致此害是憊訓會之證也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憂不樂也是慘訓憂戚之證也雨無正憊憊日瘁據箋云憊憊憂之則當作慘今各本皆作憊誤也攷釋文十月之交云胡憊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憊則唐以前二文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誤作憊民勞憊又誤為慘也

云何吁

何人斯云何其吁唐石經無其字予初疑為脫漏項見臧在東云卷耳云何吁矣都人士云何吁矣文法與此同即三字為句未始不可箋云於女亦何病乎既何病連文知中無其

字矣此亦當從石刻

爰其適歸

四月爰其適歸朱文公集傳依家語訓奚為何然亦未嘗輕改經文但於本句下注云爰家語作奚而已今流俗本刪去元注直改經文作奚此明代郵學究所為非朱傳之元本也

臠

周原臠臠當從韓詩作臠臠臠聲雖相近而臠與飴謀臠止時於韻尤協也左思魏都賦臠臠坳野劉淵林注引詩周原臠臠

板

上帝板板當從爾雅作版版說文只有版字無板字今毛詩家縮版之版从片板板之板从木分為兩義失其舊矣古音方反兩字皆重唇故訓方為版釋器餅金謂之鈹郭氏注引周禮供其金鈹攷周禮職金其其金版注引爾雅亦是版字魏晉儒師強立偏旁妄生分別故有从金从木之別

造

造次為雙聲故造可轉為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躅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春秋傳使佐遺氏之造造次室也是造有次義

有邵家室

生民即有邵家室據說文宋槧本邑部邵字下引詩曰有邵家室今毛本添入邵字呂氏春秋辨土篇注引詩實穎實粟有邵家室皆無邵字

岸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為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案訓岸為訟本於小宛宜岸宜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宋儒以為先登道岸未知所本殆取佛家彼岸之語惠仲儒譏其援釋入儒非過論也

壺

既醉室家之壺傳訓壺為廣國語叔向引此章而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是壺之為廣自昔有此訓矣古人先齊家而後治國父子之恩薄兄弟之志乖夫婦之道苦雖有廣廈常覺其隘矣室家之中寬然有餘此之謂壺

愬風

桑柔如彼愬風唐石經本作愬今磨改作遡者宋人為之也李善注文選月賦引詩如彼愬風袁宏北征賦感不絕于子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

藪

韓奕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艸部無藪字惟藪部藪或作

餽云鼎實惟葦及蒲蓋卽詩之維筍及蒲但葦與符字小異耳許君序云其偶詩毛氏此文不稱詩知出於三家本又以推知許所見詩其較字亦必爲餽也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鑿於覆蔌蔌與餽同物故許以葦蒲當鼎實鄭注周易亦云餽菜也廣韻分菜茹與鼎實爲兩義蓋失之

降于卿士

商頌允也天子降于卿士箋云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唐石經及岳本南北監本毛本日本國本皆是予字唯朱文公集傳本作于臧在東云嘗見元人所刻集傳亦作于蓋後來刊刻之誤非朱子之誤也

毛傳多轉音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涓說文涓水出鄭國引詩涓與洧方渙渙

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涓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涓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涓洧作溱洧同文說

詩序

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

十篇齋養新錄卷一

重

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已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二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嘉定錢大昕

建柶誤作捷柶

士冠禮筵末坐啐醴捷柶與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啐醴建柶與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拔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拔柶之拔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洽反又作錡又作扱此為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為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譌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子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摯

摯正字贊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贊蓋張淳所改張淳儀禮識誤云此卷贊字經注總四十有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為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予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蓋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惜其文多曼滅不能一一辨切耳

朴

釋中落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摺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摺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扑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水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收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卽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朴罰朴字尚从木旁此元刻之

渥

既夕記隸人渥廁注渥塞也案說文渥黑土在水中也渥無塞義蓋卽斂字書費誓斂乃穽斂塞也渥斂聲相近故借用渥字

統

士喪禮緇衾頽裏無統注統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統爲記識前後子謂被之有統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爲當頭統當聲相近

復

魏鶴山云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升屋而號皋某復之別而屈原招魂舉東西南北以爲文字亦是禮上起義耳牟存友向屢屢必令人升屋呼之卽惺亦是此義

挈

周禮草人駢剛用牛注故書駢作挈杜子春讀挈爲駢子謂挈無義與駢聲不相近當是犖字說文犖亦剛土也犖譌爲挈猶輕與之譌爲嬰

媿

師氏掌以媿詔王媿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三

微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晦媿从微當與媿通詩誰侑子美韓詩美作媿說文女部有媿字則該乎媿矣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悉蟀卽悉媿說文有媿無蟀非謂媿不可作蟀也徐鉉以蟀爲俗蓋未論許君之例

卮

卮人注卮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礦銅鐵樸石也古文作卮周禮有卮人康成讀卮爲礦卮卽礦字與說文正合卮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字

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擱也內

則之卯本是卅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鰈康成訓鰈為魚子鰈鯤卅聲皆相近從卅聲關又從犖聲攔則漢時俗字與鰈亦同音也

笥當為笥

考工記舛胡之笥注云故書笥為笥杜子春云笥當為笥笥讀為彙謂箭彙案說文竹部無笥字唐石經本作笥字雖損壞而下半从句不从可笥與笥形相似與彙聲尤相近當從石經為正

綱

矢人參分其長而綱其一釋文綱本又作殺案殺說文正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四

从糸从閃無意義蓋卽籀文殺字之譌元和江藩字鄭堂與子說同周禮

多古文故殺作殺

勉卽俛字

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顧寧人以石經為誤子謂勉與俛古人多通用龜勉漢碑多作勉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勉俛李善注引詩何有無勉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閱免遁樂師古注閱免猶龜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勉為俛音同義亦同也瞿中溶云古人訓故假借多取聲相近之字以訓故言之孔穎達左傳袞冕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俱云冕俛也其說蓋本白虎

進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是也以假借言之白虎通以冕當俛字此經又以勉當俛字此古免免同音之確據也後世言字學者不知免有免音遂以增減一筆強分為二轉疑說文漏載免字失之甚矣

孺子

今人以孺子為童穉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五

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躄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諡之日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壽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為婦人之稱

張老善頌

檀弓美哉輪焉美哉負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與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禮地神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

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六

祭殤不舉

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蓋後人依鄭注屨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衛湜集說皆無肺字

嘉靖徐氏刻宋本亦同

貸

月令貸字三見陸氏釋文於孟春宿離不貸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貸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母有差貸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貸字以音二為正以子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忒更也兩皆他得反差貸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貸仍

讀如忒與疑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為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朽與香對

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常甘為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濶臭煨為一字乃以臭與香為蓋始於廣雅

折

十篇齋養新錄卷一

七

郊特牲折之為言敬也釋文折音折案說文無折字當與折同折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折俎注折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為折俎注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折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折字者許君不收折字疑亦以折俎當折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折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蓋讀折如提也古音提與折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折彌明也周禮肆師及其所珥注故書折為幾杜子春讀幾為折又犬人凡幾珥沈辜注鄭司農讀幾為被引周禮祭山曰廐縣然則幾折殿被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折羊

至矣祈羊謂殿縣之羊

厭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為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展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清靜厭厭說文慊靜也厭慊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係皆讀為素案注中係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為攻其所係之係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為係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係義而訓為鄉詩如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八

彼遡風毛傳亦訓為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注疏與

子校
正同

鬼神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為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為物生而為人也游魂為變死而為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為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

一呼一吸人自為之豈轉有鬼神為我呼吸乎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灼說文日部的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為的顛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尚書焯作灼說文灼焯見義觀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即易之的顛也魯峻碑喚矣的與遼遼樂協韻是的有卓音的然猶焯然也火部又有炮字望火負讀若駒顛之駒駒顛即的顛之異文的也炮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子贛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九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

吳草廬中庸綱領

吳草廬中庸綱領一篇分中庸為三十四章與朱文公章句頗有異同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為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為一章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為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為一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兩節為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為一章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

親民

大學之道在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親民之實也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引康誥作新民一語而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于保赤於親民意尤切古聖人保民之道不外富教二大端而親字足以該之改親爲新未免偏重教矣親之義大於新言親則物我無間言新便有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氣象視民如傷者似不若此後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爲不求民之安而務防民之不善於是舍德而用刑自謂革其舊染而本原日趨於薄矣竊謂大學親民當仍舊文爲長

譬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以下五句辟字唐石經皆作譬今注疏本作辟而注仍用譬字云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注之精當

貪戾

八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鄭義本謂貪戾卽貪利

去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卽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

義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儒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屢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同董仲舒有

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若周之祖立親廟四親親也

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

寔來

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

曼

左傳桓五年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隱元年無使滋蔓亦音萬古有重唇無輕唇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唇音邨夫子習於所聞并讀曼爲輕唇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

寯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隱十一年館于寯氏史記魯世家作薦氏薦遠古通用孟僖子有遠氏之遙其即寯氏之族乎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亾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岳氏本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妄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羊斟不與

宣二年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

是羊斟爲人姓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感卽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蓋刊改偶未及其說文無憾字感卽憾也此初刻之勝于後改者

戌戎

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戌从一讀如卬唯公叔戌从人从戈乃戌守之戌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濶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乘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卽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音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匱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常用此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既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卽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疊韻并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

絳縣人七十三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西

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蔽

襄廿七年子罕日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躋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陸氏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與正義不同陸氏誤也案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遮文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蔽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蔽古通用

天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唐石經天作天攷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及建本作天闕之天案杜氏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疫癘天札則天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天天二字易於相溷昭元乎相對謂國既不亾則君當天折也今本譌爲天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昕謂古讀畜積之畜救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褚本或作貯又作褚

徒兵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蓮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

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向戌如陳

襄廿七年丁卯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

六

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它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且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且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且庚宗之夢則云且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且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寧人轉以石刻為誤偵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子樂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今本亦誤為且唯石經不誤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即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曾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

乍

定八年桓子乍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乍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為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錢唐梁履繩云乍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

如牆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七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牆或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為牆漢隸只旁字或變从广牆牆實一字也

莒子狂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蓋讀狂為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為其廷反攷古字書無狂字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為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為句其說當矣而孔穎

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彿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為證仍不取杜說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桓公

十駕齋新錄卷二

六

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元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但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元枵哀元年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殺歲在大梁也

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既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為主即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攷之皆正義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即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哀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即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蔑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已卯二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

十駕齋新錄卷一

九

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已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歷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寅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謬也襄廿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八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為積次滿六十去之六餘廿九起丙子算外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正得乙巳歲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歷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為

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當云以丙子為上元孔氏未曉超辰之理誤以為庚戌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

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一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

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五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二今刊本誤除之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

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為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為大餘數起丙子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三

是為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為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

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為上元失之甚矣

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

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

三公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

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

知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為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為

已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

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

記以共和元年為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

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

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

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

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

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日子子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

十月已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三

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

則入甲申統一千零九十一年也以章月乘之章法除之得

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問餘十八又以月法二千三百

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

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

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

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

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

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

月戊寅朔小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

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

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史記不以甲子紀年朱文公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云魯襄

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定公元年壬辰

九年庚子十年辛丑十二年癸卯十四年乙巳哀公之十一年丁巳十四年庚申十六年壬戌皆文公以意增入非史記本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三

嘉定錢大昕

天道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而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道天道不詭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為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有所言矣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冉伯牛

伯牛與仲弓並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親疎未聞獨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伯牛為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誕妄不可信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臨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斯已而已矣

論語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攷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釋經者徒信已已皇氏義疏中之云言孔子釋經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已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已也也

文以就己說矣

孟子盡心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氏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夫子以下本孟子之言趙氏訓子為我其義極當朱文公章句改子為子謂舊讀扶余者非此亦改本文以就己說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與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語意相同此必孟子之言或人豈能見及此

會

孫奕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會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會孫之會並音之外會字並無音獨論語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會是以為孝乎音增大斯案陸氏釋文惟孝經會子音則未知孫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會訓乃也至於會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會比子於管仲又曰會比子於是會音增趙云何會猶何乃也丁云則也禮部韻亦訓則也并援會是以為孝乎為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為極亾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會也二說皆通

而乃字勝嘗以類推之詩會不容刀會不崇朝會是不意會莫惠我師孟子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會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會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會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會不聞會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會是以為孝平之會大昕案廣韻昨稜切經也類篇會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為正音讀如增為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會字俱無音則并會謂泰山會是以為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會比子於管仲會比子於是兩會字音增而會不知以食牛句

十駕齋義疏卷三

四

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會不會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為長今郝塾師音於讀層之會加圈亦非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伊川說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極有病朱文公知其不可通也故於文集中有云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乃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

柔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言梧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與有子之言相表裏宋儒以孝弟為庸行粗迹而別於空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高之弊

主一無適

十駕齋義疏卷三

五

宋儒以主一無適解敬字主一出於古文尙書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足以無適二字則文子兩見之其道德篇云一也者無適之道也又下注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淮南齊俗訓亦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默希子注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無不適也古書適讀如敵敵猶對也一為特二為對無適者無對也宋儒雖用文子之言實非文子本旨論語無適也無莫也鄭康成讀適為敵莫為慕論語言敬者二十有一皆主行事而言曰敬事而信曰執事敬曰事思敬曰事君敬其事敬在事不在心也敬與一似當有別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康成云恭在貌也而敬又

在心正義云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敬雖在心仍由祭祀而見詩執事有恪是也

天即理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

忠恕

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一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六

公孫拔

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入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支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

劉聘君

朱文公集注引劉聘君說者三聘君謂白水劉勉之致中也

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故有聘君之稱聘君避仁宗嫌名也文公早年師事致中且係婦翁故不稱名氏

朱注引石經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憂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瞿生中滌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為之則此口旁為後人所加無疑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語管仲之器小章注相威公霸諸侯天生德於予章注威魑宋司馬向魑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又威魑其柰我何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七

管仲非仁者與章引程子威公兄也一條威字六見祿之去

公室章注歷悼平威子三威三家皆威公之後又引蘇氏三威以微公山弗擾章注與陽虎共執威子齊人歸女樂章注季威子魯大夫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注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夫子當路於齊章注威公獨任管仲以力假仁章注若齊威晉文是也或謂孔子章注威司馬宋大夫向魑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注齊威晉文兩見古之君子章注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為政不難章注麥邱邑人祝齊威公云云此避欽宗諱也見趙氏四書纂疏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論語誦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問交際章注於桓

字俱未回避蓋刊纂疏時校書人妄改猶幸改有未盡耳纂疏本大學章句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此三謹字本皆慎字避孝宗諱以謹代之今本改先謹為先慎而於不可不謹之謹則不知改進退皆失據矣論語慎終追遠章注謹終者喪盡其禮君子食無求飽章注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子張學干祿章注謹言行者守之約恭而無禮章注謹不憚謹終追遠之意今注中諸謹字皆改為慎獨孟子魯欲使慎子章注中慎子四見纂疏亦不回避蓋亦刊本輒改

論語君子無所爭章注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能以禮讓章注遜者禮之實也改讓為遜避濮安懿王諱今本皆作讓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八

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章注一正天下改匡為正避太祖諱也然論語注中匡人孟子注中匡章纂疏亦未改此校書者之失非趙氏有誤也

孟子或謂孔子於衛章注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陳主於司城正子改貞為正避仁宗諱也今本皆作貞字

論孟集注之誤

閻百詩舉論語孟子集注之誤謂季文子始專國政不待武子違伯玉不對而出無關賓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

孫武丁至紂九世非七世或勞心四語皆古語四當作六不衣冠而處譎說苑為家語農家者流譎班固為史遷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戰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為戟糜澤獸鹿山獸其類各別非有大小之分

孟子章指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閒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偽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九

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錄重者復為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鼂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偽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并兩書為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

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考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唯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鬼語以實之不知鬼志本無正義也

宋高宗書孟子

唐國子學石經有論語孝經爾雅而無孟子今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孟子雖非全本較之坊刻固有異同如文王事昆夷石刻作混夷有小人之事石刻作小民皆勝於今本

好名之人一節

趙氏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十

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鼃羹之類類是也愚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論衡知實篇引孟子作頑夫廉此淺人妄改

衫衣

衫衣氏章句訓衫爲畫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子云古

書衫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衫衣當是珍裘也

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糶糶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有所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務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惑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十一

齊人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獨孟子書以爲宣王事司馬溫公通鑑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之畔終在湣王時仍不能強合閻百詩又議以燕噲讓國至燕昭自立事移在前十數年以合孟子游齊之歲益爲妄作近寶應王子中嘗論之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王由足用

為善皆道其實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為宣王為孟子諱其實無庸諱也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篇稱王不稱諡蓋其元本梁惠王盡心兩篇稱宣王者後人增益之耳王氏此論最為精確前人移易宜潛之年求合於孟子終無實據不若即就孟子本文斷之也

簿

經典無簿字唯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三

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

季任

季任為任處守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按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為任季傳寫顛倒耳

張氏

朱文公注孟子引諸儒說有稱張子者橫渠先生也或又稱

子張子見滕文公問為國章呂氏說有稱張敬夫者南軒也又有稱張氏

者君仁莫不仁章蓋張九成也九成字子韶號无垢居

士有孟子解

磁基

趙岐注磁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雍氏注以茲其所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磁基之屬正義引孟子作磁鎡茲其也磁鎡也磁基也文異而音義不異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糞字當依王制作分

楸棘

今有場師舍其梧楸養其楸棘趙注楸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三

按爾雅楸酸棗不問楸棘為小棘朱注改為小棗亦無據梧

楸既二物則楸棘必非一物楸為酸棗棘即荆棘之棘也

窳

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窳無有作愉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窳不作愉也今字或作窳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

將且

釋言樊駟也釋文云駟沈集注本作暨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樊駟案經典不見樊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

將懼箋皆訓將為且正用此文是鄭所見爾雅與孫樊本同

女叔

釋親夫之女弟為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袁又愷引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婿之姊女叔謂婿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誤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太無謂即以俗說證亦但當云今俗有此稱不當墨經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為公故其姊為女公夫之弟為叔故其女弟為女叔

太歲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十四

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闔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闕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見天官書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切太陰為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

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東陵汎

釋地篇東陵汎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汎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扞挹也讀若莘是莘與汎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夙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陸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汎疑即左氏傳之莘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里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十五

鉤股

釋水九河鉤股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別李巡在郭璞之前疏解分明當以股為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蓬醜蝻

釋蟲蓬醜蝻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子逢反施作蝻音終案上有蝻醜奮依謝為得大昕案宋本說文蝻字云蝻

醜鯨垂腹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鯨為鯨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

駟

廣韻駟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蹄皆白首首與前字形相似前字疑古本作前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雪認書院校刊爾雅郭注本作駟明人刊五雅本亦作駟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案女蘿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葦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雎也今本譌王為玉唯唐

石經不誤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孟澤鳥茲今本茲作環釋鳥燕白脰鳥今本鳥作鳥鸞白鸞今本分楊鳥為二字焉鳥醜其飛也翔今本鳥作鳥釋獸麀大麀今本麀作麀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轉据流俗本指為石刻之誤毋乃憤憤不分皁白乎

釋木桑辨有甚梔辨俗字當從唐石經作辨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

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為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唯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不署名蓋李沆也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釀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為何司然即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十七

經史當得善本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溷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

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綈袞也俾民憂洩避世効疇刺時也疇之蚩蚩疇六章避民効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離作雍詩轟作轟周禮毆作毆周禮齋作齋儀禮總作摠春秋傳督作督爾雅橫作橫爾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奕之奕从井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

韓弈之五章爾雅弈洪誕戎皆誤从井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晚反依字書食効作飤扶万反食効作反

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飤字又作餅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譌為飤猶飯譌為汴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餅非兩字兩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餅為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為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万切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為飯亦作餅俗又作餅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禮云三飯是陸灋言諸人不承字書之

誤其識高于元朗矣

周禮校人注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効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按說文手部無校字漢碑木効字多作手効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校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偵到甚矣廣韻去聲二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校字較之釋文實為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為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說文讀若之例或取正音或取轉音楫胥聲而讀若芟刈之
芟和季聲而讀若寧鞮蚩聲而讀若騁庫卑聲而讀若通裨
半聲而讀若普訛少聲而讀若聶昕斤聲而讀若希露鮮聲
而讀若斯靈真聲而讀若資艘叟聲而讀若葦翰弁聲而讀
若騰摯執聲而讀若晉援爰聲而讀若指搗省聲而讀若
驪駕驪當讀如麗婦之 棚朋聲而讀若陪廓崩聲而亦讀若
陪桂圭聲而讀若同據宋 數豈聲而讀若猥穢糞聲而讀若
靡者占聲而讀若耿介之耿謂耿為簡故隨音變按耿與簡
近亦與檢近然則考本 皆古音相轉之例自韻書出分部漸
密有不及兩收者則詫以為異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三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
之聲今人所云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
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
不曉故於从某某聲之語往往妄有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
盡改大徐則毅然去之其誣妄較乃弟尤甚今略舉數條言
之元从一兀小徐云俗本有聲字人妄加之也按元兀聲相
近兀讀若負瓊或作琿是負旋同音兀亦與旋同也髮从兀
或从元軌論語作軌皆可證元為兀聲小徐不識古音轉以
為俗人妄加大徐并不載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兀聲乎

昔从日竝聲按古音並如匆匆薄為雙聲音薄聲亦相近漢
中嶽泰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即替天也小徐以
為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知
昔有竝聲矣肫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肫亦有普忽芳
尾兩切則肫為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
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昆从目比聲按比頻聲相近玼或
作蟻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徐不敢質言非聲乃泐
為日日比之之說大徐采其語而去聲字母乃是今而非古
乎

說文引經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四

說文序云其俯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
乃有同俯一經而文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需有衣
絮又作縞有衣為昶頽又作為駒頽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
櫜書鳥獸雝雝又作鳥獸襲毛方鳩倂功又作旁逯孱功潛
々距川又作睿吠澮距川天用剝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
下隱字 若顛木之有崑嶽又作若顛木之有崑楸詩桃之夭夭
又作桃之娉娉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汜又作江有
涇靜女其秣又作靜女其妓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襲
神也又作是繼裨也衣錦褰衣又作衣錦縠衣舊兮蔚兮又
作媿兮蔚兮赤鳥擊擊又作赤鳥已已舊字 嘽嘽駱馬又作

彥彥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嚙脊背憎又作傳脊背憎餅之聲矣又作瓶之室矣無然詛詛又作無然世世憬彼淮夷又作穢彼淮夷嬰字春秋傳忼歲而歎日又作翫歲而惕日論語色字如也又作色艷如也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如周禮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二家與故書讀法各異而文字因以改變此其證也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詩蝨斯羽詵詵兮釋文詵說文作彘今說文無彘字曾不容刀正義引說文作舩舩小船也釋文亦云字書作舩說文作舩今說文有舩無舩舩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五

左傳釋文引說文云痲瘰皮肥也今說文無痲瘰二字史記賈誼傳擱若囚拘索隱引說文擱大木柵也今說文無擱字後漢儒林傳注引說文覺學也今說文無覺字

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濤大波也今說文無濤字徐氏新附乃有之西

都賦注引此長笛賦注引說文箴倅字如此今說文無箴字

說文本字俗借為它用

說文本有之字世俗借為它用者如扮握也讀若粉今人讀布患切以為打扮字拓拾也或作摭今人讀如橐以為開拓字賑富也今借為振給字俺大也於業切今借為自稱之詞靠相違也今借為依倚之義挨擊背也今借為忍痛義又借

為比附義綴履後帖也本與鞞同今借為紬段字趕舉尾走也今借為追逐義

宋人不講六書

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又引慈湖楊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孛孛从爻孝从老判然兩字豈可傳會為一宋人不講六書故有此謬說

說文校譌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六

疋奪也許君讀若之字皆經典通用字疋奪聲亦相近

艸部兩藍字前云染青艸也从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蒞也从艸監聲此誤字當作蒞从艸濫聲玉篇載此兩字一从監一从濫廣韻蒞瓜蒞也出說文是說文有蒞字

耳部耿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炷毛氏初印本亦是炷字炷讀如何乃是古音詩釋文引說文炷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類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爾雅釋文炷字林口類反顧口井烏攜二反蓋炷从圭聲圭與同聲相近禮記祭義跬步之跬讀為頃此其證也小徐未審古音輒改炷為炯而大徐本猶未誤當依宋本改正

火部焯讀若回口迴切宋本回作回迴作迴廣韻四十一迴部焯口迴切與說文合當从宋本說見古今韻書從無收焯入灰韻者口迴之音斷不可用

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惠氏九經古義臧氏經義雜記援引詳矣此其證也

吳明經凌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又鮑彪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為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

豆部登讀若鏡同鏡當作登案說文云讀若者皆經典通用之字詩于豆于登爾雅瓦豆謂之登本是彛字而相承以登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七

陟字代之故許云讀若登同二文皆从豆豆登聲相近則彛亦有登音矣廣韻有甄無彛蓋卽以甄代彛而甄猶从登旁知登與彛通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登字強生分別并說文讀若登字改从金旁非許君之舊矣

瘞

說文瘞靜也从心疾聲臣鉉等曰疾非聲未詳予謂徐氏不識古音夾與計聲相近故瘞亦从疾聲瘞瘞同音不疑瘞而疑瘞此徐之陋也文選神女賦澹清靜其愔愔兮李善注引說文云愔靜也蒼頡篇愔密也五臣本愔作愔愔卽瘞之譌後人又增女旁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婉愔後漢書后妃紀

婉靜有禮婉靜卽婉愔也今汲古閣文選本愔又譌為愔後漢書后妃傳梁貴人姊愔上書陳貴人枉沒之狀愔音一計反亦愔之譌也洞簫賦其妙聲則清靜厭愔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云愔深邃也音翳厭愔猶言愔愔厭愔聲相近詩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洞簫賦之厭卽愔字說文愔安也愔則詩曰愔愔夜飲子初疑說文無愔字今乃知愔卽愔也愔則愔之省也或據李善神女賦注欲改說文瘞為愔云當从心娶省聲此則近於專擅且李善注選用古書改本文以就選體者往往有之未可執以為定也詩其心塞淵傳塞瘞也瘞卽瘞之譌

奪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八

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脫消肉臞也二文皆徒活切古書或相通用奪本脫失之正字後人借作攘奪之義而正義轉隱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此奪字正義而劉貢父刊誤云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此以不狂為狂也宋景文筆記謂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讀爛脫音奪作脫其一也小宋猶識古音勝於貢父遠矣檀弓齊莊公糞莒于奪注引春秋傳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呂刑奪攘矯虔古文奪作攷

斛

說文斛平斗斛也古岳切卽月令角斗甬之角鄭康成注角謂平之也漢書曹參傳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為

較史記作類類卽辨之異文

交

說文交从又从灾闕許君以交从灾無義故闕而不言予謂交蓋从宀省聲學記足以設開注設之言小也又宵雅肆三注宵之言小也宵交聲相近人幼爲冥壯爲晝老爲宵交之言宵謂晦昧無所知也

繁

說文繁泉水也讀若飯案繁字不見於它書予謂飯蓋阪字之譌黃帝戰于阪泉阪卽繁也說文稱讀若者皆經典通用字

冊

說文冊讀爲書卷之卷道書以一卷爲一弓蓋卽艸書冊字凡艸書橫目多作フ文有兩目故以一代之非从弓从二也楊用脩以爲糾字之譌此凡說不足信

媠

說文媠謹也讀若謹敕數數案史記張丞相列傳媠媠廉謹索隱引小顏云持整之自說文無媠字古書數有促音尔正釋草節數數卽史記所云媠媠也

奔

說文奔水也讀若子違汝弼案經典不見奔字詩佛時仔肩

毛傳佛大也佛奔古今字正義謂佛之爲大其義未聞豈孔氏未檢說文故耶

古音不甚拘

御正釋譏云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以豔與面見練爲韻又云方今朝士山積毫俊成羣猶麟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以林與羣般爲韻如此類者今世必謂之失韻然古人已有之古書音與義多相協釋詁林若也是林有君音論語文質或作份

皇甫謐釋勸論以音與莘濱秦屯神倫仲爲韻以心岑與鱗辰塵人臣倫爲韻以沈衾岑與眞臣人鄰貧濱爲韻

客

楊戲季漢輔臣贊以風與濱眞文身爲韻蓋讀風爲分也

明天啟開客氏魏忠賢用事當時有茄花委鬼之謠蓋京都語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國語謚曰格堅皇帝石刻有作怯堅者泰安府東嶽廟聖旨碑蓋亦讀格爲客見母混因與怯相近也客怯克皆溪母茄本韋母北人作溪母讀

儻卽舛字

王制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儻疏云臥則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內也春官典瑞兩圭有邸注儻而同邸疏引王制注臥則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

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案說文外對臥也从父
中相背陸氏釋文於禮記音昌戀反於周禮音昌絹反皆與
舛同音故知儻即舛也說文云相背而疏云相向者跟相向
則趾必相背也說文無儻字

龐

說文龐窮也義與毀同列子黃帝篇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
所偏肥晉國黜之殷敬順釋文肥音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
龐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史記三王世家母作怨母侃德
侃當是龐之譌

畜有好音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七

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子弟晦之曰古音畜與好同孟子借
同音之古訓以曉人如洛水者洪水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征之為言正也皆其例也祭
統孝者畜也亦以聲見義呂氏春秋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
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也文子上仁篇善即吾畜也不
善即吾讎也畜與讎協韻廣雅嫡好也嫡即畜字詩不我能
為讎傳云嫡養也嫡即畜字
畜讎為韻與呂氏春秋同孟康云北方謂媚好為詡畜見
書張敞傳注

旭有好音

詩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尔雅旭旭躡

躡郭景純讀旭為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之旭旭即好
好也子弟晦之曰今本說文旭讀若勗疑徐鉉所改唐以後
人不復知旭有好音故廣韻三十二皓不收旭字曹憲博雅
音旭為勗

又忽老反是隋
人猶知此音

需有奕音

周禮軛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為畏需之需釋文需又乃亂
反與需同弓人薄其矧則需釋文需人充反又注常應弦言不
罷需也需人充反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
勝任罷需即罷軟也鮑人欲其柔滑而
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劓鄭司農讀為柔需之需史記律
書選蠕觀望漢書西南夷傳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後漢書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七

清河王慶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蠕懦皆从需旁選蠕選懦
選奕文異而義同皆取疊韻柔需則雙聲也釋名蠕奕也言
溫奕也詩烝民箋柔猶濡也釋文濡如朱反一
音如宛反羸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說文濡染
也从手奕聲引周禮六曰擣祭此周禮大祝文其字或作擣
儀禮特牲少牢作擣公食大夫士虞作擣是擣擣本一字奕
需二文皆從而故擣擣聲亦相近而互用也杜子春讀擣為
虞芮之芮後魏太武改柔然為蠕蠕它書或作茹茹或作芮
芮擣擣柔然芮茹皆一聲之轉

擣非一字

漢書揚雄傳所麾城擣邑注李奇曰擣音車轄之轄師古曰

擗舉手擬之也案小顏注無別音當从李奇讀其字从手旁
軒也監本附入宋祁曰韋昭曰并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
元注禮記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
曰擗指取也據景文所引諸說則字當从手旁斬兩字絕不
相同文選長揚賦木是擗字故李善引康成注禮器為證今
監本正文作擗并將鄭注字林蒼頡篇諸擗字俱改作擗誤
亦甚矣

徐仙民多古音

詩無已大康徐勅佐反早既大甚徐他佐反莊子且女亦大
早計徐李勅佐反徐仙民李軌皆晉人勅佐他佐一反即秦

十駕齋新錄卷四

之轉音讀如唾今韻書更為唐佐切而此音遂廢

三

詩四牡靡靡徐扶公反讀如蓬此古音也韻書以靡入江韻讀
為薄江切而此音廢

詩寧不我顧徐音古此古音也漢書古今人表有韋鼓即詩
之韋顧今無讀顧為上聲者

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推所舉毛詩反驟為在
邊左傳切椽為徒緣今陸氏釋文皆無之顏陸皆南士而陸
年輩差後顏既詆前世反語多不切陸即因而削之蓋自周
彥倫沈休文之學行南士靡然從之爭改舊音以從新切而

音之失傳者多矣

更

屨為示兒編魏相漢書無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無
音不可作聲讀故宋景文有詩曰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
當時劉更生王楙野客叢書云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
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身依魏相尊可
據也

漸

王介甫詩想見漸臺瓦欲流讀漸臺之漸平聲

長深高廣

長深高廣俱有去音陸德明云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淺

十駕齋新錄卷四

十四

深曰深尸鳩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

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見周禮釋文又周禮前期之前徐音昨見

反是前亦有去聲也此類皆出于六朝經師強生分別不合

于古音

假借 乞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
者假借皆為去聲又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
聲

伐

公羊傳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曰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

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

觀

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史記縱觀觀秦皇帝王介甫詩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游觀之觀去聲秦觀字少游

陸游字務觀皆去聲也王景文詩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

與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五

容與之與去聲揚雄河東賦周流容與師古曰容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

錯

漢御史大夫鼂錯晉灼讀為厝置之厝師古據申屠嘉傳贊責躬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則晉音為是潘岳西征賦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李善注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予謂善說非也古人讀善惡之惡亦去聲葛洪字苑始有去入兩讀之例潘安仁西晉人善惡為去聲正與錯為韻

票姚

漢書霍去病傳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此漢讀也說文旛旗旗旛絲也票姚即旛絲本以旛旗之飄揚得聲小顏但據荀悅紀作票鷁字遂謂兩字皆當讀去聲以服音為不當誤矣荀紀雖易姚為鷁並未有音小顏謂取勁疾之貌出於肱決即後來票騎之號亦未見其必讀去聲也庾信詠畫屏風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杜子美詩屢用嫫姚字皆從服氏音老杜生開元天寶之世小顏漢書方盛行而獨不用其音可謂精于小學者矣

話

吳太宰話話匹鄙切張詠詩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信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六

伯話即話字讀話平聲

蝗

陸放翁杜門詩燒灰除菜蝗送芋謝牛醫自注蝗讀如橫字

去聲

枇

枇杷之杷唐人或讀仄聲白樂天詩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

東谿野枇杷

荷

薄荷之荷吾鄉讀如夥去聲陸放翁題畫薄荷扇詩薄荷花開蝶翅翻風枝露葉弄秋妍又贈貓詩時時醉薄荷夜夜占

穉瑜劉後村失貓詩籬閒薄荷堪謀醉何必區區慕細鱗

蔓

蔓菁之蔓平聲陸放翁詩空憶廬山風雨夜自炊小竈煮蔓菁又山圃蒿蔓晨灌溉地鑪芋栗夜燔煨

中

中興之中去聲杜預春秋序紹開中興釋文云中丁仲反杜子美詩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詩言皆在中興皆讀去聲杜又有送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哭章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秋日夔府書懷詩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聞河北節度入朝絕句神靈漢

十駕齋新錄卷四

七

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此類俱讀平聲矣黃滔詩虛左中興榜無先北海尊待到中興日同看上國春陸務觀歎息詩國家圖錄合中興歎息吾寧粥飯僧亦讀平聲

比

比鄰之比有平仄二音王勃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讀去聲杜甫詩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休怪兒童延俗客不將鵝鴨惱比鄰讀平聲攷陸氏釋文五家爲比比毗志扶二反無平音廣韻始收入六脂部比鄰亦云鄰比管輅別傳與鄰比見其戲

繆

古書昭穆之穆與謚法之繆二字相亂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釋文繆音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凡此後倣此史記蒙恬列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繆公之謚當讀如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自矣黃晉卿雜辨云秦穆之見于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繆可讀如繆也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爲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尔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晉卿此辨蓋未檢蒙恬傳之文也

十駕齋新錄卷四

末

員

伍員之員音運亦有讀平聲者陸龜蒙詩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荆懷陸務觀詩鑄形尊越蠡抉眼悼荆員

相

相風之相唐人有讀平聲者吳融詩半竿斜日下相風是也相離相欺之相有讀仄聲者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自注思必切杜工部詩恰似春風相欺得亦讀入聲

馨

寧馨之馨可讀仄聲方回聽航船歌五千斤蠟三千漆寧馨

時年欲夜行是也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二字俱讀平聲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寧讀去聲馨讀平聲

乘

王介甫寄曾子固詩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為名李壁注乘田釋文作去聲公作平聲用庚信正且上司憲府詩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李太白詩八月枚乘筆皆讀枚乘平聲徐寅詩時通有詔徵枚乘世亂無人薦禰衡讀枚乘去聲

若

孟浩然詩謂予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李壁曰蘭若字樂天詩作尔者切押案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連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條

詩蠶月條桑釋文有兩音一為徒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為暢遙反沈重讀如挑蘇東坡詩我似枯桑不受條亦作徒雕切讀

馮

馮夷字相傳皮冰切東坡詩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亦讀房戎切馮翊之馮亦讀房戎切廣韻一東部馮字注馮翊郡

名鄭谷詩昔歲曾投贄關河在左馮押入冬鍾韻古人憑依戎切華嚴作表云熙光紫閣青瑣是憑與肅隆中風協韻

空

屢空之空本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介甫詩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李壁注云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李意蓋以介甫為誤用其實不然也

難

詩兄弟急難釋文難如字又乃旦反庾子山賦本無情于急難杜子美詩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王介甫詩急難兄弟想君愁功名常見急難時陳後山詩又為貧賤別更覺急難情皆讀平聲

差

吳王夫差之差宋庠音初佳切羅虬比紅兒詩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休憐解浣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將去與夫差却押入麻韻又漢書陸賈傳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讀差為楚宜切

蜉

爾雅蚍蜉大蠹釋文蜉音浮蘇東坡詩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讀蜉為敷

長

顧長康世多讀長平聲東坡每作上聲讀如仙心欲捉左元

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絕句才疏正類孔文學癡絕

還同顧長康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是也陸放翁詩懶似嵇中散癡如

顧長康亦讀上聲

阿

阿堵之阿前人有讀平聲者洪容齋所引語言少味無阿堵
冰雪相看有此君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

亢

方虛谷云督亢之亢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錢文僖詩金椎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漫築甘泉道七首還隨督亢圖

兼

兼有平去二音舊唐書職官志武德合職事解散官欠一階

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

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

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

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為兼頗相錯亂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

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耳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

挑

挑之挑左傳漢書皆音徒了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以琴心

挑之索隱亦音徒了反貨殖傳目挑心招正義亦音田烏反

王建詩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詩不應琴裏挑文君正合古

音

冒

世讀冒頓之冒入聲然史記索隱冒頓字原有兩音未始不

可讀如字而楚蚡冒亦有入去兩音左傳諸侯貪冒釋文冒

莫報反又亡北反又侵官冒也徐仙民亦音莫北反是冒犯

貪冒字俱可讀如墨也

余

廣韻余姓有二一以諸切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云今新安人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今人妄造余字讀

為視遮切非也予又攷漢書景十三王傳使男子茶恬上書

蘇林音食邪反則余姓讀如蛇者即茶之省文尔

庫

後漢書竇融傳有金城太守庫鈞注引前書音義云庫姓即

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據此是庫

有舍音廣韻別出庫字云姓也此亦流俗所傳無稽之字

從橫可讀去聲

漢書何並傳持吏短長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

胡孟反是二字俱讀去聲也

免與脫同義

論衡道虛篇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兩免字與脫同義廣雅免脫也釋言免隕也釋言易隕然示人簡矣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妥退與脫聲相近子嘗謂說文無免字免即免也免善逃失借為脫免字有兩音而非兩字漢隸偶省一筆世人遂區而二之失其義矣脫兔本雙聲漢人猶知古音故讀免如兔

焉提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五

論衡亂龍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焉提即闕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从是故亦與氏通

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案廣雅褌褌也褌無褌者謂之褌褌度沒反說文無褌字當為突即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為犢鼻單言為突後人又加衣旁耳集韻始收褌字

庵

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後漢書

結庵廬而止南齊書王秀之傳父卒為庵舍於墓下持喪後代唯僧尼所居謂之庵士大夫亦或借以自號如晦庵牧庵之類未必真有此室也古人名艸圓屋為庵蓋取奄覆之義从广从艸皆後人增加黃魯直謂當从艸取菴閭艸為義此亦強作解事菴閭字本作奄說文元無菴字也

床

九域志宋史地理志俱云秦州有床穰堡徧檢字書皆無床字莫詳其音頃讀一切經音義知大般涅槃經有粟床字云字體作糜糜二形同怵皮反禾稜也關西謂之床冀州謂之稜乃知隋唐以前已有此字秦州本關西地方俗相承由來舊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五

斫

斫之若切今世俗讀如坎偶閱張文潛明道雜志有一條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尔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為坎乃知此音之譌由來已久矣

函

孫季昭示兒編載廬陵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殺
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
人唯恐不傷人之函胡切 案廣韻二十六咸部函與咸同音
注云函谷關名又函書又姓二十二覃部函與舍同音注云
函容也禮云席開函丈又別出編字注云鏡別名引孟子矢
人豈不仁於錘人哉宋人於此字音義辨別甚嚴今人不復
講矣

汜

汜汜兩字音聲全別而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舉一字三
四音有云汜音祀水在成阜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乎劔反
為水在定陶高帝即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土為汜橋是誤
合為一字矣其音祀音夷者當从已旁其音凡與乎劔反者
當从已旁

宋時俗字

履齋示兒編云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
義為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𠄎必欲擯斥考官力爭不
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簡尺二秀才則
吾輩將胡顏竟黜之

龍龕手鑑多收部俗之字如𠄎為多𠄎為矮𠄎為棄頭為暗
𠄎為苦乖反焉怪𠄎為為寬皆妄誕可笑大約俗僧所為耳

石林燕語王東公體法字初橫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
急作圈多疎圓往往竊區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
押反字者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四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四

庚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五

嘉定錢大昕

孫炎始為翻語

顏氏家訓云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焯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初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翻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

陸德明經典釋文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翻語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魏朝以降漸錄

張守節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方為音魏秘書孫炎始作翻

音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

反切見魏了翁師友雅言此宋人疎於考證也反切始于孫炎乃曹魏

時人在元魏之前神珙唐時僧非元魏僧

李肩吾云鄭康成不會有反切唯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

箇李說亦誤輔嗣注避卦云音概否之否井卦云音舉上之上正與鄭氏注禮同非有反切也

紐弄

唐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

弄為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背有梁朝沈約初立紐字之

圖唐又有陽壽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據

此序知神珙元和以後人其時尚未有字母也

封氏聞見記周彥倫好為體此字疑語因此字皆有紐紐有平

上去入之異

聲類韻集

隋潘徽為秦王俊作韻纂序云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聲推韻良為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綴分宮羽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魏書江式傳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今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

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

漢世言小學者止於辨別文字至魏李登呂靜始因文字類

其聲音雖其書不傳而宮商角徵羽之分配實自二人始之

顏氏家訓言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

章分章猶後人分部也

四聲始於齊梁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

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

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

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遙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
 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周彥倫傳始
 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傳又云時有王
 于時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得矜窮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作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具言其旨云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朱錫鬯廣韻序誤以為周彥倫語捨彥倫子

四聲圈點

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
 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寅申己亥當
 起寅則上在己去 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
 難辨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
 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
 所言知唐初已盛行之矣
 宋以來改點為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於一字異音皆加圈
 識之

翻切古今不同

顏氏家訓音辭篇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
 蒼頡訓詁反稗為通賣廣韻稗仿卦
 切與通異母反姓為於乖姓於佳切
 與乖異韻
 兼在戰國策音勿為免當是音
 皆韻又同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與
 同韻又同說文音夏為棘今分點
 母味詳讀皿為猛皿武承切
 切字林音看為口甘反寒談
 宏登合成兩韻今成在清韻仍存蒸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
 今為奇同在支韻李登聲類以糸音羿異母見疑
 益石同在昔韻周官讀乘若承乘食陵切音同繩承署陵切音同丞
 此牀禪之別今江浙人讀承如乘 此例甚
 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顏氏以前世反語為徐仙
 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遺廣韻驟鋤祐切在右
 韻依徐音當入候韻左傳音切椽為
 徒緣廣韻緣直舉切古音直如特與
 徒緣無二音也今分澄定兩母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讀此知古音
 失傳壞於齊
 梁顏氏習聞周沈緒言故多是今非古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侯然則
 兄當為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瓊璠
 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煩附袁切藩南恒
 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古書支與氏通江南
 音不誤 廣韻祇岐
 同紐正用江南音是法言亦不盡用顏說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知二者何
 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
 一字兩讀

顏氏家訓音辭篇夫物體自有精蘊精蘊謂之好惡人心自

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

比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

人情殊不通矣又云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

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

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

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

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又云江南學

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收打破人軍曰敗

補敗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

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

別此之推指依顏氏所說是一字兩讀起于葛洪而江左學

士轉相增益其時河北諸儒猶未深信逮陸法言切韻行遂

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矣

顧寧人云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詞離

騷有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疾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時

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趙幽王友歌我妃既妒兮

誣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會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

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

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子將

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偽以紛錯此皆愛惡之

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間而非有此

疆爾界之分也

予謂顧氏之說辨矣讀顏氏家訓乃知好惡兩讀出於葛洪

字苑漢魏以前本無此分別也陸氏經典釋文於孝經愛親

者不敢惡于人行滿天下無怨惡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示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

元朗本篤信字苑者而於此處兼存兩讀可見人之好惡物

之好惡義本相因分之無可分也又如子訓我為平聲訓與

為上聲廣韻分入魚語兩韻然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皆讀

上聲未嘗讀平聲也魏鶴山云詩與騷中予字

魏華父云易觀卦彖象為觀示之觀六爻為觀瞻之觀竊意

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為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

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

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

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見觀亭

沈休文不識雙聲

禮記疏昕天所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如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宋書天文志云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大昕案軒所雙聲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如詩吉錡為饒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楷春秋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未易更僕昕之為軒即同此例休文精于四聲而未達雙聲假借之理故有此失

韻書次第不同

顏元孫干祿字書依韻之先後為次而與廣韻頗異如覃談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七

在陽唐之前蒸在鹽之後是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次第與干祿字書同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鹽添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侵之後與干祿字書又小異徐鍇說文篆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宣部與徐鍇同魏了翁序吳彩鸞唐韻云其部敘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降覃談于侵後升蒸登于清後升藥鐸于麥佰麥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是彩鸞本亦同顏本次第也

吳彩鸞韻別出聲韻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見鶴山集

夏氏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

吳彩鸞韻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見鶴山集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許觀東齋紀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謂景祐中直講賈昌朝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兩書皆不言所併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考乃知昌朝所請改者殷與文同用也隱與吻同用也歛與問同用也迄與物同用也廢與隊代同用也嚴與鹽添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六

用也凡與咸銜同用也儼與琰忝同用也范與諫檻同用也嚴與豔榛同用也梵與陷鑑同用也業與葉帖同用也乏與洽狎同用也廣韻殷隱歛迄廢五部皆獨用嚴與凡同用儼與范同用嚴與梵同用業與乏同用此唐時相承之韻而昌朝輒請改之鹽添咸銜嚴凡本三部而輒并為一上去入皆準此宋韻異於唐韻蓋自此始後來平水韻特因其同用之部而合之非有改作也

周益公云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此舊韻也仁廟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於是移業為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今韻

齒唇牙五聲每各舉八字以見例卽字母之濫觴也唇聲八字有重唇無輕唇蓋古音如此喉牙兩聲相出入與後來字母不同

廣韻卷末有辨字五音法一唇聲并併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琪同

神琪辨五音法宮舌居中宮隆居開商開口張書余商陽角舌縮却古角羽撮口聚于俱徵舌柱齒微里與今字母多異

字母

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傳出於僧守溫溫亦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初不言出於

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

上

其學爲天竺之傳今考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敬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添好奇而無識遂誤仍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

言字母者謂牙舌唇之音必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聲有清濁之岐收聲又有內外之岐試卽牙舌唇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

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卽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見其必爲五也

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古人於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杌陲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雙韻兼雙聲也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

下

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於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者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未有讀桑門書者謂聲音出於梵學豈其然乎

西域四十七字菴惡二字不在內

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烏可阿壹伊塢烏古理重釐力之鷲鳥奚譎汚與烏故反此十四字以爲音一聲中後聲菴惡則盡不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也比聲二十五字迦佉伽嘔其柯俄舌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遮

車閣磨時耳賀舌齒聲吒重加茶吃買上等聲多

他陀徒柯那賀舌頭聲婆頌去摩莫肩吻聲蚰重避盧

羅李縛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與

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于五

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者乃實又難陀所

譯元應未及見也然涅槃所載此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

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列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

母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

音韻而去取之謂出于華嚴則妄矣

字母諸家不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七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爲羽音次端

透定泥知徹澄孃爲徵音次見溪羣疑爲丘音次精清從心

邪照穿牀審禪爲商音次影喻爲宮音來日爲半徵半

商其次序與切韻指掌圖不同一此說與王宗道

第與鄭樵同唯曉匣影喻之序與鄭異黃公紹韻會首載七音三十六母

溪羣疑魚爲角端透定泥爲徵幫滂並明爲宮非敷奉微爲

次宮精清心從邪爲商知徹審澄孃爲次商影曉么匣喻合

爲羽來日爲半徵半商 公紹所載二十六母自稱本於禮

部韻略其次弟亦始見終日而分疑母之魚虞危元等子與

喻母之爲帷韋筠雲員玉等字別爲魚母分影母之爲

煙淵娟切鴉嬰縈幽愿等字別爲么母分匣母之洪懷回寒

桓還和黃侯含酣等字曉母之痕華恒等字別爲合母又併

照於知併穿於徹併牀於澄與諸家不同照穿牀之併是也

魚么合之分非也公紹閩人而囿于土音讀疑母不真妄生

分別然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無知妄作則有天淵之隔矣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辨

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

誤也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而不知讀華

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爲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十四

爲韻焉手同車與孤烏爲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宏嗣生於

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古無輕唇音

凡輕唇之音古讀皆爲重唇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

詩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又誕實匍匐釋文本亦作扶服左

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釋文本又作匍匐蒲本亦

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

傳嫂委蛇蒲服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

漢書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皆匍匐之異文也

古讀扶如輔轉爲蟠音漢書天文志居長爲潦短爲旱奢爲

扶鄭氏云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訃訃扶聲近蟠止不行也 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呂氏春秋東至扶木又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扶木謂扶桑也說文作榑桑古音扶如蟠故又作蟠木一切經音義薩又作扶薛

服又轉為犗音說文引易犗牛乘馬犗牛即服牛也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鄭世家伯犗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真犗未平注犗古服字

服又轉為暑音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云暑音暴鄒展云瓜瓠之瓠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

灼云服音敗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為呼敗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廣韻菹薄報切烏伏卯伏扶富切烏菹子伏菹互相訓而聲亦相轉此伏羲所以為庖犧伏羲氏亦稱庖犧氏說文巽迫也讀若易處義氏唐韻巽平祕切 風俗通伏者別也變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

伏又與逼通考工記不伏其輶必益其平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按偪迫別變皆重唇

伏又與馮通皮冰切史記魏世家中旌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琴戰國策伏軾搏衝漢書王吉傳馮式搏衝

古讀文如背亦如倍史記魯周公世家南面倍依漢書徐樂

傳南面背依倍與背同即負展也書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漢書宣帝紀行幸費陽宮李斐曰負音倍東方朔傳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費陽也釋名負背也置項背也

書方命圯族史記作負命正義云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按負命猶言背命

負亦為老母之稱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為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武負武家之母也案古稱老嫗為負若今稱婆皆重唇非輕唇

古讀附如部左傳部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云附婁小土山也今人稱培塿詩景命有僕傳僕附也 廣雅薄附也

苻即蒲字左傳取人於苻苻之澤釋文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

古讀佛如弼亦如勃詩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學記其求之也佛正義佛者佛戾也釋文本又作拂扶弗反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釋文作拂本又作佛扶弗反晉書赫連勃勃宋書作佛佛 乞伏氏亦作乞佛古音伏佛皆重唇佛亦作弗說文弗大也讀若予遊汝弼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即門水也今吳人呼做如門書

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 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珉或作玟釋文玟武中反又音枚漢書高帝紀上諸身帥閩中兵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文閩同音皆重唇也 史記魯世家平公子文公世本作潛公潛與閩同閩亦从文聲

古讀弗如不廣韻不與弗同分勿切說文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筆弗聲相近也

古讀拂如彌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 史記夏本紀女匡拂子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十七

古讀箒如蔽詩翟箒以朝傳箒蔽也周禮注引作翟蔽以朝箒箒魚服箒箒之言蔽也箒箒朱韜傳車之蔽曰箒

古讀弗如字史記天官書星弗于河戌索隱云弗音佩卽字星也漢書谷永傳弗星耀光師古曰弗與字同音步內反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兩引一作字一作艸廣韻十一沒部艸艸然不悅蒲沒切此古音又八物部艸淺色敷勿切此齊梁以後之音

古讀繁如盤左傳成二年曲縣繁纓以朝釋文繁步干反繁纓亦作樊纓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盤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

廣韻二十六桓部有繁字云繁纓馬飾薄

官切陸元則作步干切是寒桓不分也故知寒桓分開口合口呼亦起於法言諸人

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錡氏釋文繁步何反漢書公卿表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何反延壽一人而小顏三易其音要皆重唇非輕唇則是漢人無輕唇之證也史記張丞相列傳丞相司直繁君索隱音繁爲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廣韻入戈部有繁字薄波切姓也則繁姓讀婆音爲正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十八

古讀藩如播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播當爲播讀后稷播百穀之播 尚書大傳播罔率相行事鄭注播讀爲藩

古讀償如奔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償覆敗也詩行葢傳引作奔軍之將

古讀汾如盆莊子逍遙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謨本皆作盆水

古讀紛如幽周禮司凡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幽古讀甫如圃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鄭音

補 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甫布五反本亦作圃

古音敷如布書顧命敷重篔席說文引作布重萑席 詩敷

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 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今文

布作敷

敷亦讀如鋪詩鋪敦淮濱釋文韓詩作敷 又敷時繹思左

傳引作鋪 蓼蕭箋外薄四海釋文云諸本作外敷注芳夫

反是亦讀如鋪也 公羊隱元年釋文振普頰反 舊敷間反是古讀敷如普

古讀方如旁書方鳩僂功說文兩引一作旁迷僂功一作旁

救孱功史記作方聚布功 書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

施立政方行天下亦讀為旁與易旁行而不流義同傳云方

四方非也 書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士喪禮牢中旁

寸注今文旁為方 左傳衡流而方羊釋文方蒲郎反 莊

子逍遙游篇彷彿乎無為之側崔譔本作方羊

方又讀如謗論語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廣雅方表也

邊方也說文方併船也古人讀方重唇與邊表併聲相近字

林樵方遙反曝方沃反邛方代反呂忱魏人其時初行反語

卽反語可得方之正音六朝以後轉重唇為輕唇後世不知

有正音乃強為類隔之說謬矣

古音魴如魴說文魴或作魴春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

作士彭是魴非輕唇也

古音逢如蓬詩鼗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徐仙民音豐亦讀

豐重唇也爾雅歲在甲曰闕逢淮南天文訓作闕蓬莊子山

木篇雖羿蓬蒙不能呵睨 今本蓬作蓬蓋淺人 妄改也據陸氏釋文 卽孟子之逢

蒙也後世聲韻之學行妄生分別以鼓逢逢讀重唇入東韻

相逢字讀輕唇入鍾韻又別造一逢字轉為薄江切訓人姓

改逢蒙逢五父之逢為逢以實之則真大謬矣洪氏隸釋引

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巧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魏文志

亦作逢門卽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

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矣漢有逢萌莊子羿逢蒙不

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石刻有

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子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

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逢盛碑陰有逢信亦不書作

逢又謂漢儒尚借蓬為逢則恐諸逢當讀為鼗鼓逢逢之逢

洪說是也漢魏以前未有逢字其為六朝人妄造無疑廣韻

江部又有夆字訓鼓聲此卽鼗鼓逢逢之逢音轉為薄江切

俗師改从音旁又改夆為夆皆所謂不知而作也

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

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 釋名邦封也有功於是故

封之也

封又讀如窆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為窆下棺也春秋傳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十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二十

塋 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 太僕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左傳日中而塋釋文塋北鄧反下棺也禮家作窆彼驗反義同 說文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封府容切窆方驗切塋方鄧切徐邈音甫鄧切聲皆相似故可互轉後儒不通古音乃有類隔之例不知古音本無輕唇也古人讀封如邦先鄭云窆塋封音相似是東京尚無輕唇音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三

古音勿如沒爾雅蠹沒卽詩密勿也詩黽勉從事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禮記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勿勿猶勉勉曲禮國中以策筭卹勿注卹勿搔摩也古人讀勿重唇故與勉摩聲相轉 顏氏家訓云戰國策音勿爲免古音勿免皆重唇六朝人轉勿爲輕唇故以爲異

古讀副如劈說文副判也判副雙聲引周禮副辜籀文作副辜詩不圻不副讀字通反字林副判也匹亦反詩釋文

古讀罰如較周禮大馭犯較注故書較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較較讀爲別異之別

古讀非如頌說文美賦事也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周禮大宰

匪類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匪頌雙聲

古讀匪如彼詩彼交匪敖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紆 春秋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注匪彼也 廣雅匪彼也

匪又與邲通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

腓與芘同詩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毛於此文及牛羊腓字之皆訓腓爲辟蓋以聲相似取義

古文妃與配同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易遇其配主鄭本作妃

荆與臙通書荆罰之屬五百史記周本紀作臙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三

菲與苞通曲禮苞屨扱衽注苞或爲菲

泥與浼通詩河水浼浼釋文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泥

媿卽美字詩誰侔予美韓詩作媿 說文媿順也讀若媿

古音微如眉少年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廿八年築郿公羊作微 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廣韻六脂部

眉紐有職微微微六字皆古讀後來別出微韻乃成鴻溝之隔矣

古讀無如模說文霖或說規模字漢人規模字或作樛 易

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 詩德音莫違

箋莫無也 廣雅莫無也 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毋

猶今人言莫也 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中國繙譯多在東晉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不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無又轉如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无漢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遺耗矣注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大昕按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即毛之去聲

無轉訓為末檀弓末吾禁也注末無也 又轉訓為靡釋言靡無也

古讀蕪與蔓通釋艸蔓菁釋文云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三

古讀臙如模詩民雖靡臙箋臙法也釋文徐云鄭音模又音武韓詩作靡臙 詩周原臙臙文選注引韓詩作臙臙莫來切模臙聲相近 說文臙讀若謨

璠从無聲周禮弁師璠玉三采注故書璠作璠說文璠三采玉也璠璠聲相近

鳳即朋字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朋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字林朋黨也古以為鳳字 莊子逍遙游篇其名為鵬釋文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 宋玉對楚王問云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

與之料天地之高哉與莊子說正同可知鳳即鵬也

古讀反如變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 說文反水即汴水廣

以反注為二字反芳万切在願韻汴皮變切在緣韻由不知古無輕唇

古讀馥如苾詩苾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

古讀復如復釋言狃復也孫炎云狃快前事復為也春秋傳復諫違下謂諫不從而復為也說文無復字蓋即狃復字後儒改從心旁耳 今人呼鮪魚曰鮪魚此方音之存古者 古讀法如逼釋名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古音晚重唇今吳音猶然說文晚莫也詩毛傳莫晚也莫晚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三

聲相近

古讀馮為憑本从冰得聲易用馮河詩不敢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春秋宋公馮皆皮冰反 吾衍謂孟子諸馮馮婦之馮皆皮冰反按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攷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是魏時讀馮姓皮冰反故或作憑也

俘與寶通春秋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作寶

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扶鳩反是枹與枹同音

廣韻十七真部府巾切有份份邠攸份武巾切有旻旻汶恣

符巾切有券 二十支部無分切有鬚聞閩符分切有墳
葭輶贅漬煩猶鶻黃積責鑽積輶府文切有饋餽
二十五德部蒲北切有服路仆埃翻服批匹北切有覆覆徇
莫北切有万

十陽部輕唇武方切十二字十一唐部重唇莫郎切十四字
其同者甚矣前邛邛五字今皆讀重唇無讀輕唇者并從破
兩字亦皆讀重唇吳音則以忘望亦讀重唇北音又轉為喻
母

古讀房如方廣韻阿房宮名步光切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
也史記六國表秦始皇二十八年為阿房宮二世元年就阿
房宮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

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 周禮職方氏其澤
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疏明都即宋之孟諸 古音孟如芒

古讀務如牟荀子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卜隋舉牟光
即務光也 左傳莒公子務婁徐音莫侯反

古讀發如撻詩鱸鮪發發釋文補末反此古音也一之日發
發說文作渾汝此雙聲亦當為補末切釋文云如字誤矣
說文汝分勿切 古讀分如那本重唇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

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冲讀若動書惟子冲

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冲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識古

音讀冲為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蘊隆蟲蟲釋文直忠

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熾熾郭都冬反韓詩作焯音徒冬反是

蟲與同音不異 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杜注陳雷封邱縣北有桐牢是蟲桐同音之證

古音中如得周禮師氏掌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杜子春

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云中得也 史記索隱

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

小司馬皆訓為得 呂覽以中帝心注中猶得

古音陟如得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日成陟注陟之言得

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詩陟其高山箋陟登也登得聲相

近

古音趙如擲詩其擲斯趙釋文徒了反周禮考工記注引作

其擲斯擲大了反 荀子楊倞注趙讀為掉

古音直如特詩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孟

子直不百步耳直但也但直聲相近 呂覽尚廉篇特王子

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注特猶直也 植弓行并植于晉國

注植或為特 王制天子植柎注植猶一也釋文植音特

玉藻君羔幣虎植注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 士相見禮喪

俟事不植帛定本作特 穀梁傳植言同時本亦作特

古音竹如篤詩緣竹猗猗釋文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今北音定

母去聲字多誤入端母古音當不甚遠詩麟之定定之方中肯丁俊反與篤音相近皆舌音也

篤竺並從竹得聲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書曰

篤不忘釋文云本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云本又作篤按

說文竺厚也篤厚字本當作竺經典多用篤以其形聲同耳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

也張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

名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摧天督注即天竺國然則竺篤毒督

四文同音

古讀禱如禱周禮甸祝禱牲禱馬杜子春云禱禱也引詩

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按說文

引詩既禱既禱禱與禱文異義同後鄭讀禱為誅是漢時誅

侏亦讀舌音

古讀豬如都檀弓滂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

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 滂波既豬周禮注作滂

播既都

古讀追如堆土冠禮追注追猶堆也

郊特牲母追釋文多雷反 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注追

古堆字 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彫追聲相近故荀子引詩

彫琢其章釋文追對回反 追琢又作敦琢詩敦琢其旅釋

文敦都回反徐又音彫

古讀卓與的相近觀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

為上

古讀倬如蒯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蒯

古讀棖如棠論語或對曰申棖釋文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

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

記以棠為黨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

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申棠一人耳大昕案詩俟我於堂兮

箋云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

古文廣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

記作績則轉寫誤也 因棖有棠音可悟古讀長丁丈切與

黨音相似正是音和非類隔

古讀池如沱詩沱池北流說文引作流沱据宋本周禮職方氏

并州其川虋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即

溱沱之異文

古讀禠如托易終朝三禠之釋文禠徐敕紙反又直是反鄭

本作托徒可反說文禠奪衣也讀若池池即托之譌托奪聲

相近

古讀沈如潭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

府中居卽沈沈也

古讀屢如壇周禮屢人注故書屢為壇杜子春讀壇為屢載師以屢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屢或為壇司農讀為屢

古讀秩如艷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艷爵之次弟也从豐弟聲 秩又與戠通說文戠大也讀若詩戠戠大猷戠大聲相近秩又與趨通說文趨走也讀若詩威儀秩秩凡从失之字

如跌迭庭跌跌皆讀舌音則秩亦有迭音可信也詩胡迭而微韓詩作

姪娣本雙聲字公羊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

一駕齋養新錄卷五

完

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源而強為之詞也

古讀抽如指詩左旋右抽釋文云抽救由反說文作指他牢反

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陸德明云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呂覽不二

篇陳駢貴齊陳駢卽田駢也

詩維禹甸之釋文毛田見反治也鄭繩證反六十四井為乘

周禮小司徒四邱為甸注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

注邱乘四邱為甸讀與維禹甸之之乘同禮記郊特牲邱乘

共采盛注甸或謂之乘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釋文甸時

證反說文引作中佃古者乘甸陳田聲皆相近乘之轉甸猶

陳之轉田經典相承陳直覲反乘繩證反後世言等韻者以

陳屬澄母甸屬定母乘屬床母由于不明古音徒據經典相

承之反切而類之而不知其本一音也

爾雅堂遂謂之陳詩胡逝我陳傳堂塗也中唐有甓傳堂塗

也正義云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之與陳廟庭

之異名耳其實一也陳田同音故與唐塗聲相近

古讀味如鬪詩不濡其味釋文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廣韻

五十候部有嚼字或作味都豆切與鬪同音卽徐仙民音也古陟得同音陟

一駕齋養新錄卷五

完

救與都豆本無二聲唯救在宥部豆在侯部故別而出

之後之講字母者轉以徐音為類隔非音和失之遠矣

古讀涿如獨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為獨杜子春云獨讀為

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為濁

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為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為然也如

詩重穆字周禮作種種是重種同音陸德明云禾邊作重是

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莖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予謂古人

重童同音嶧山碑動从童說文董从童左傳子髮如此種種

徐仙民作董董古音不獨重穆讀為種卽種莖字亦讀如種

也後代讀重為齒音并从重之字亦改讀齒音此齊梁人強

為分別耳而元朗以為相誤矣易懂懂往來徐仙民音童京房本作懂

今人以舟周屬照母轉屬知母謂有齒舌之分此不識古音者也考工記玉柶雕矢磬注故書彫或為舟是舟有雕音詩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古讀舟如雕故與帶聲相近彫雕珣鵬皆从周聲調亦从周聲是古讀周亦如雕也考工記大車車轅擊注擊輞也釋文輞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陸氏於輞字兼收三音弔與雕有輕重之分而同為舌音周擊聲相近故又轉為竹二反今分周為照母竹為知母非古音之正矣

至致本同音而今人強分為二至照母不知古讀至亦為陟利切讀如寤舌頭非舌上也詩神之弔矣不弔吳天毛傳皆

一駕齋新錄卷五

三

訓弔為至以聲相近為義啞蓋皆从至聲可證至本舌音後人轉為齒音耳

古讀支如鞮晉語以鼓子苑支來苑支即左傳之焉鞮也說文引杜林說支作夢

古讀專如耑舌音非齒音也貞為專之古文即斷字或作

象本舌音樣从豕聲徐仙民左傳音切樣為徒緣此古音也而顏之推以為不可依信後來韻書遂不收此音

廣韻每卷後附出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上聲入字卑切本府卑並之切本府目悲切本府武悲切移切

夬偏杯切本頻符真切本彬卜巾切本下平聲六字蘇切本武延中全切本開北音切本平漢兵切本凡符成切本芝敷凡切本上聲五字並音切本貯知呂切本縹偏小切本標類小切本禱邊小切本去聲二字賓廟切本寔班驗切不知何人所附古人製反切皆取音和如方府甫武符等古人皆讀重唇後儒不識古音謂之類隔非古人意也依今音改用重唇字出切意在便於初學未為不可但每韻類隔之音甚多僅改此二十餘字其餘置之不論既昧於古音而於今亦無當矣

聲相近而譌

一駕齋新錄卷五

三

李匡文資暇集今人謂帽為慕保為補今北人讀堡為褒為

通暴為步此由豪韻轉入模韻也

黃州呼醉為沮呼吟為垠逆斤切明秦聲謂蟲為程同浙之

東言語黃王不辨癸辛雜識黃

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虧如去平聲遠如

瞿椅讀于據切小兒毀齒之毀如許

江西方言雨如葦

蘇州之詩門讀詩如富

桐城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婺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
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苟

元時方音

古今韻會舉要謂恤與肅同悒與祝同出與燭同悒與燭同
術與逐同律與六同率與縮同弗與福同拂與復同佛與伏
同屈與曲同鬱與或同欬與旭同骨與穀同窟與哭同咄與
篤同突與毒同肫與朴同字與僕同沒與目同宰與連同忽
與敦同皆不合於古音證之今音亦多齟齬殆元時方音也
輟畊錄云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又可去聲所以蜀術等字
皆與魚虞相近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卷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嘉定錢大昕

三史

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
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
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
孫峻傳注引吳書雷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奕傳撰
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
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
宗書當三史之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三史十史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目錄
類有宗諫注十三代史日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
讀書記作殷仲茂
宋史避諱改殷為商類事類有十三代史選三十卷吳武陵
唐人蓋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
隋書為十三代史也又類事類有十史事語十卷十史事類
十二卷李安上十史類要十卷十史者自三國至隋十代之
史馬班范三家不在其數

十七史

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有十七史

之名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十七史贊名賢十七史確論一
百四卷類事類有王先正十七史蒙求十六卷或係云或
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讀十九史詩賜近臣和
十九史之名它無所見或即十七之譌

十八史十九史

元曾先之撰十八史略二卷蓋於十七史之外益以宋事也
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稱十九史略

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錄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南
志嘉靖七年能衣衛開仕于戶部禮部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
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士文才敏亦裕行文使逐

一校對修補 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
以備傳布

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
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
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然
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

北監本十三經注疏初始於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廿
一史則開雕於萬歷廿四年至卅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

同

史記舊本

史記堯本紀居邠夷曰湯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

依尚書字按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
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真即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
為小司馬輩改竄者不少矣

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廣六國表周元王
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
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
本乃於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為史
公本文曾不檢照後二篇亦太疏矣攷徐注之例唯於每王
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

一駕齋新錄卷六

三

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為後人躡入鑿
鑿可據且史公以太陰紀年故命太初之元為闕逢攝提格
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為徐注又何疑焉

角里先生

吳郡志人物門云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
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
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今
史記南北雍刻於雷侯世家但載索隱說以周術為河內軹
人初不載正義之文蓋正義之散落多矣圈稱陳雷者舊傳

一六四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子部

自序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此卽四皓之東園公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此卽四皓之黃公也稱漢人自述其先代仲翔生於漢末追溯鄉哲所言皆當不妄而索隱止載東園公姓庾夏黃公姓崔於圈氏虞氏說置而不取愚謂四皓之姓名里居太史公旣無明文安知庾崔之必是而圈黃之必非乎安知周術之必居河內而不居吳乎史記正義失傳宋人合索隱正義兩書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刪削使後人不得見守節真面良可嘆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四

司馬貞

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貞前後序不見年月按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其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唯子夏易傳請罷詔可今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唐制宏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

仍爲宏文以題銜驗之貞除學士常在開元七年以後也高祖本紀母劉媪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膺復當是膺福之謬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公主傳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卽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本傳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蓋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爲別駕遂躋躋以終也

吳楚通稱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五

吳王濞列傳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吳之師傳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并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項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

漢書景祐本

予撰漢書攷異謂哀帝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元壽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瀨當作成都樂成下行龍字百官公卿表寧平侯張歐寧當作宣俞侯樂賁樂當作樂安年侯王章年當作平平喜侯史中喜當作臺廣漢太守孫實實當作寶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之以當作以之地理

志逢山長谷諸水所出諸當作渚博水東北至鉅定博當作時張良傳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陳字衍枚乘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不當作為百韓安國傳梁城安人也城當作成韋賢傳畫為亞人當作亞佞幸傳龍雅思侯夫人雅當作頽頃見北宋景祐本此十數處皆與字說合景祐本後題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一千三百三字

地理志譌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東井當作軫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危當作尾

臣瓚晉灼集解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按顏氏漢書敘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略並題云然斯不審耳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十四卷不載於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

漢書注本始于東晉

漢書敘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據此知不獨服虔應劭音義各自單行即晉灼臣瓚兩家亦不注于本文之下直至蔡謨乃取臣瓚書散入漢書謨固東晉人也小顏所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郭太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大字潤入正文予嘗見南宋本及明嘉靖已酉福建本皆不誤蔚宗書避其家諱於此傳前後皆稱林宗字不應忽爾稱名且其事已載黃憲傳毋庸重出也

張堪

張衡之祖父堪蜀郡太守列傳第二十一卷所稱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者即其人也彼傳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郡望無改何此瞻謂別是一人非也

章懷注多譌字

和帝紀注引說文肇音大可反大可當作直小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六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七

李通傳注引謝承書安眾侯劉崇崇當作寵

馬援傳注父仲又嘗為牧師令帥當作師

馮衍傳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案唐定州無

故城縣蓋鼓城之譌毛本作彭城縣彭與鼓字形相涉而譌

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注引書曰鳥夷卉服鳥當作鳥禹貢

鳥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傳尚書本亦是鳥字故章

懷引以注鳥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改之非章懷

之誤也

王充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按論衡自敘篇云六歲教書有巨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八

人之志父未嘗管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荅或人之喟稱

鯨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

賢蓋自居于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

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

陳蕃傳二郡字

陳蕃傳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

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史所稱二郡謂太原太守

劉瓚案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也據王允傳稱小黃門

晉陽趙津晉陽者太原屬縣故瓚得案其罪此傳小黃門下

無晉陽字則二郡文不可通矣

孔融傳誤

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並獻帝子案東

海王祗乃東海王疆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

初非沖幼此傳殆誤矣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

海之譌說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歿矣蔚宗雜采它

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許慎傳漏略

儒林許慎傳太疏略敘其歷官但云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

除浚長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說文自序云粵在永元

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說文在和帝永元十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九

二年庚子歲也其子沖於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書稱臣父

故太尉南閣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則太尉南閣祭酒乃其所

終之官也說文引漢人說皆直稱其名唯賈逵稱賈侍中而

不名沖上書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

文解字是慎為賈逵弟子無疑漢儒最重師承而史略不及

之此其疏也攷賈逵傳永元三年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

中騎都尉十三年卒是慎與說文時逵尚無恙其為太尉南

閣祭酒亦當在永元時攷和帝紀永元五年太尉尹睦免而

張酺代之十二年酺免而張禹代之延平元年禹遷太傅而

徐防代之是慎為南閣祭酒時府主非張酺即張禹也沖上

書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事亦當見于傳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別其併於范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蓋誤以志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厥後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

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畱至今然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闕因冒後漢之名今既與范史並列學官謂宜改題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朱明刊本沿襲之失

安縣卽婁縣之譌

續漢書郡國志吳郡有安縣攷前書晉宋志皆無之此志亦不載何年置前無所承後無所并疑卽婁之壞字因婁譌為安校書家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後并改十二城為十三盧熊蘇州府志謂東漢省錢唐而增安縣又謂

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此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未審盧氏何據大約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關閭所築以備越續志安縣下注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縣俱有備越遺迹益信安與婁非一地矣

平原有西平昌縣

予校郡國志至樂安國下云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疑西平昌三字為衍文及讀宦者傳彭愷為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在平原郡又晉志平原國有西平昌縣乃知西平昌實平原屬縣因樂安與平原文相次遂錯入注中當改作永字移於平原郡諸縣之末已載其說於廿二史攷異矣今檢漢碑又得一證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

永憲年號

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窰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憲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云永憲之號不見于史

按沖帝即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憲之與嘉文字易質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爲永嘉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魏志王肅傳評末云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陳少章謂劉寔以下當是裴氏注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爲云云與此正同肅爲晉武帝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詞豈應於評中更摭其短乎予攷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少章之言是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三

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贊其有贊而無傳者附注爵里於下注亦承祚本文也最後有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此二行及王常衛三傳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讀者亦勿爲承祚正文則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術撰亦必晉人不應承祚遽引其書蓋裴氏於李孫德李偉南二人注下既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於承祚書故附錄以博異聞此亦裴注之恒例今承譌已久特爲辨正以諗讀史者

徐詳當有傳

吳志是儀胡綜二人同傳綜傳末云徐祥者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陳少章云承祚書凡不立傳而附見它傳者雖事迹可稱評皆不及之今綜次於儀詳又附綜傳而評云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又云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攷詳通使曹公唯一見孫權傳如陳氏之評則固屢奉使稱旨矣評先詳後綜其非附見綜傳可知無傳有評似乖史例意詳自有傳而偶逸之綜傳末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綜傳孫權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都督又江表傳詳嘗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典掌軍亦可略見其幹略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三

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而晉宣武二帝紀陸機王羲之二傳論出太宗自撰故卷首題御撰而不列史臣之名然當時王隱何法盛臧榮緒諸家之書具在故劉知幾史通有新晉書之稱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今本無之當是臧榮緒書也李善注文選備引諸家晉書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兩京故籍散亡唯存貞觀新撰書後世遂不知有新晉之名矣

晉書敘例

晉書紀志列傳載記百三十卷之外別有敘例一卷目錄一

卷今日錄猶存而敬播所撰敘例久不傳矣其見于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唯書于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北雞之晨

新舊晉書不同

舊晉書無劉伶畢卓傳新書始增之

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今晉書無其名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本出劉敬叔異苑蕭

方等三十國春秋始采之新晉書亦采焉

劉知幾云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皇朝新撰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古

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蕪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為

逸史用補前傳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南渡後僑置徐兗青諸州郡於江淮間俱不加南字劉裕

滅南燕收復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治之而僑置之名

如故其時兗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兗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

治淮陰而遙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兗州刺史治滑臺而

二兗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

北加南此詔載於宋書本紀可謂信而有徵矣宋書州郡志

謂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據

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已稱南兗南青也乃晉書地理志兗州篇謂明帝以郗鑒為刺史寄居廣陵後改為南兗州則甚誤矣攷東晉之世徐兗二州刺史或分或合自郗鑒以後領兗州刺史者紀傳一一可攷曷嘗有稱南兗州者乎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此皆誤采宋志之文而不知晉時本無南字元帝渡江之始未嘗有北徐州也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五

晉書沿襲之誤

地理志司州篇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恒農譙

松滋大戚八縣大戚者廣戚也據宋書州郡志青州篇分城陽之黔

阪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為

高密國大亦縣名即東莞之廣縣也隋人避煬帝諱改廣為

大唐初史臣不能更正遂若晉人預避隋諱此可噴飯矣營

陵安邱廣劇臨朐五縣皆屬東莞不屬城陽志以此十一縣

皆屬城陽亦誤也徐州篇載明帝立南太平南泰山等郡攷

晉時無太平郡蓋廣平之譌宋志謂永初郡國有廣平郡寄

治丹徒後省為縣屬南太山者是也此亦沿襲隋諱改廣為

大後來校書者又妄改作太耳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有大至即廣至也宣城郡有大梁即廣梁也大德即廣德也

濟陽乃濟陰之譌

地理志濟陽郡漢置統縣九定陶乘氏句陽離狐宛句已氏成武單父城陽當作成陽汝漢所置郡無濟陽蓋濟陰之譌宋志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領成武冤句冤與宛同單父城陽四縣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可證此濟陽為譌字又列傳卞壺濟陰冤句人杜元凱左傳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則此九縣屬濟陰益無可疑矣但晉時自有濟陽郡宋志謂晉惠分陳雷為濟陽國者是也晉志以太康地志為斷故不列濟陽之名濟陽所領縣今亦無攷要之濟陰自濟陰濟陽自濟陽不可混而為一志既不書惠帝分濟陽似史臣竟誤仍濟陰為濟陽非由傳寫之失也

樂安國鄒縣

晉志樂安國有鄒縣當是梁鄒縣史誤脫梁字日知錄攷之甚詳

吳興郡脫一縣

陽羨縣前漢屬會稽後漢屬吳郡吳孫皓改屬吳興晉志吳興郡統縣十不及陽羨者漏也後有吳興之陽羨語可證周處傳義興陽羨人義興郡因處子玘起義而立處生前未有此郡當書吳興為正

西郡非漢置

涼州有西郡漢置統縣五日勒刪丹仙提萬歲蘭池按司馬彪郡國志日勒刪丹屬張掖都是此郡由張掖分而漢末不聞有西郡之名即總序所述漢魏增置亦無之

青州脫北海郡

地理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有濟南郡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按漢之濟南治東平陵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杜元凱左傳集解皆以晉郡縣證古地名濟南有歷城平陵於陵濕陰祝阿諸縣而平壽即墨自屬北海與此志相校唯有祝阿一縣相合餘皆乖錯又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七

從叔父遂為濟南王凌為北海王兩郡同時建國不聞并北海入濟南志殆誤矣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歷城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六縣唯上鼓逢陵二縣下云晉無則歷城諸縣皆晉所有也朝陽縣下云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諸縣仍屬濟南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即墨下密平壽六縣唯劇縣下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今志屬東莞其餘五縣不云改屬則晉時平壽諸縣仍屬北海也杜元凱生于晉世沈休文去晉未遠故當取以為信蓋濟南郡領歷城著平陵於陵祝阿諸縣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即墨都昌諸縣北海都昌縣見左傳注史家不知文字爛脫乃以北海屬縣入之

濟南後人遂謂晉以平壽為濟南郡治于欽引豈其然乎

濟岷郡

濟南郡下又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予謂此條亦晉志

之誤攷宋志南兖州篇云濟岷郡江左領營城晉寧立江左

二縣蒙上承初郡國之文是濟岷郡本江左所立而宋初尚

有此郡也又稱何志有平原郡領在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

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平原之濟岷晉寧併營城先是省濟岷郡為縣

是濟岷郡廢為縣并所領二縣改隸平原在元嘉十一年以

前也又稱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范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六

在平營城臨菑平原十縣是元嘉以後又并平原郡及所領

縣入南東平郡也又稱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併廣陵則并

南東平之名亦不存矣濟岷一郡僑置并合之迹宋志歷歷

可攷修晉史者采無稽之談不一檢照正史甚矣其無識也

濟岷郡本江左立則太康地志自不應有此郡而徒蜀豪家

之說不辨而知其誣矣

豫州之沛郡

蔡謨傳拜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

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按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于成帝

紀紀書都鑒薨于咸康五年八月謨為鑒軍司即代鑒任必

在是年秋冬間矣宋志南兖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以後故蔡謨傳猶繫豫州也

幽州之燕國

謝安傳領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江左僑置燕國唯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未之及

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廣

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義熙土斷後省燕國并入淮陵

郡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九

內史太守互稱

漢制諸侯王國以相治民事若郡之有太守也晉則以內史

行太守事國除為郡則復稱太守然二名往往混淆史家亦

互稱之如元帝紀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攷丹陽

未嘗為王國地理志元帝改丹陽太守為尹薛兼傳拜丹陽

太守中興建轉尹則元帝紀誤矣王曠亦丹陽太守見陳而

顧榮傳以為內史其誤與元帝紀同它如陸雲稱清河內史

本亦稱太守陸氏桓彝稱宣城內史及本傳亦稱太守桓溫

傳蘇峻稱歷陽內史本亦稱太守孫然稱琅邪太守元

紀亦稱內史石勒周廣稱豫章內史元帝亦稱太守華軼王

承稱東海太守王湛傳亦稱內史名士此類譌混相承史家不能釐而正之也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後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後釋氏始盛宋文梁武之世縉流有蒙寵幸者然沈約姚思廉之史不爲此輩立傳至晉書藝術傳乃有佛圖澄僧涉鳩摩羅什曇霍四人皆在僭偽之朝與晉無涉而采其誕妄之迹闡入正史唐初史臣可謂無識之甚矣

列女

晉書以僭偽諸國別爲載記前涼張氏西涼李氏不失臣節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字

仍歸列傳此史例之善者也至如劉聰妻劉苻堅妻張苻登妻毛慕容垂妻段等守義不污自當附于載記其家既非晉臣又非晉詔所褒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與中邦巾幗同爲一科於限斷之法何在敬播諸人難免師心自用之譏矣張天錫李嵩本爲晉臣其妻妾入于晉之列女是爲允當不當與劉苻慕容一槩而論也

嘉祐校七史

長編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今世所傳皆出于嘉祐校刊之本魏書每卷末間有史臣校訂語它史無之蓋後來失

去

南齊書序錄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今沈約志序尚存蕭子顯之序錄不復見矣

後魏北齊兩書皆有例劉知幾云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又引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

諸史殘闕

宋書闕到彥之傳見書錄解題蓋宋本已然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字

南齊書州郡志桂陽王鐸徐孝嗣高麗傳各闕一葉魏書地形志三下卷有闕字

北史魏孝文六王傳廣平王懷全篇闕佚僅存卅二字汝南王悅篇亦多脫文京兆王愉之子爲西魏文帝清河王懌之孫爲東魏孝靜帝而傳末皆不見其名知此卷文字脫漏多矣

邢邵傳內自請置學至累遷尙書令加侍中凡六百六十七字皆李崇傳文誤入

緹裙

南齊書始安王遙光傳緹裙可望天路何階裙當作羣續漢

書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起兵天水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遙光亦病蹇故以隗囂況之郡國志天水郡冀縣有緹羣山

夷齊字誤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孫頤谷志讀書脞錄據梁書夷齊作夷吾正其誤當矣又謂東秦當作東齊則誤甚漢書高帝紀田官言秦得百一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後人因稱齊地為東秦

官名地名從省

三

六朝人稱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為黃散晉書陳壽王敦傳秘書著作郎為祕著南史郭原平傳驍騎游擊將軍為驍游南史何中書祕書為中祕北史伊中軍鎮軍撫軍將軍為中鎮撫領軍護軍為領護南齊書百官志此官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稱廬江九江為廬九晉書伏滔正淮零陵桂陽為零桂吳志步騭呂蒙朱棘門論宋書志序霸上為棘霸潘岳西犍為牂柯為犍牂左思蜀犍為廣漢為犍廣常璩華建安晉安為建晉陳書蕭會稽山陰為稽陰陳書河閒東平為閒平南史梁宗定襄侯祗衡山侯恭為衡南史張此地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

唐人稱拾遺補闕曰遺補唐書温

宋人稱節度觀察為節察防禦團練為防團節度觀察掌書

記皮使為支掌職官志提刑轉運為提轉見凍水

金人稱防禦刺史為防刺金史宣

唐人稱咸陽華原為咸華杜子

元人稱慶元紹興為慶紹海運圖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唐書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吳氏糾其謬謂公主數多一人然不言所多何人予考傳載明皇諸女中有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咸通懿宗年號也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懿

宗之世殊為不近情理攷懿宗八女中正有普康公主傳不

三

著其封年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必是懿宗女非明皇女也若去此一人正合二十九之數然史文踏駁至此校刊諸臣固難追其責矣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德宗紀貞元十七年嘉王運薨而文宗紀開成三年八月又書嘉王運薨憲宗紀元和十年丹王逾薨而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又書丹王逾薨此兩王之薨年必有一誤而吳氏糾謬不及焉予攷宋敏求唐大詔令載寶歷元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適各賜物一百匹則寶歷初

運尚無恙謂卒於貞元十七年者誤矣丹王逾傳稱元和十五年薨與穆宗紀同則憲宗紀書于十年者誤

宗室世系表脫漏

唐大詔令載元微之撰嗣號王溥太僕少卿制錢珣撰宗正卿嗣鄭王遂大理卿制此兩嗣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闕而不載蓋唐中葉以後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狹譜牒散亾史家無所徵信矣

德王裕本名佑

吳氏議昭宗子裕紀書祐為誤按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之元子可冊為皇太子仍改名裕是初封德王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三

時正名佑紀本不誤但傳失書改名一節耳祐佑偏旁小異古書本可通用吳不攷而妄糾之

彭王惕

憲宗子彭王惕傳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按惕為憲宗子自元和十五年庚子憲宗崩至乾寧四年丁巳韓建殺諸王相距七十八年即使惕尚在豈復能領兵乎昭宗紀不書彭王名當是惕之後嗣王者傳輒以惕當被殺諸王之一恐未可信

通王滋

宣宗諸子傳通王滋會昌六年始王夔懿宗立徙王昭宗乾

寧三年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為韓建所殺按懿宗紀咸通四年八月夔王滋薨是滋薨於懿宗之世未嘗徙封通王也若昭宗時領侍衛軍為韓建所殺者乃通王滋非夔王兩王名偶相同豈可傳會為一人乎謂建所殺者當是德宗子通王諶之後嗣封者史臣不能深攷妄意夔王有徙封之事失其實矣

沂王禋

昭宗紀稱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不嗣丹王允凡九王宣宗諸子傳則云十一王謂通王滋與睦濟韶彭韓沂陳覃延丹十王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三

濟睦二王諸王皆疎屬史家失其系胄獨沂王禋為昭宗子而昭宗諸子傳不言禋為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禋次居六其時必未典兵何故為建所忌又建所殺者十六宅諸王耳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令有出居者亦不應獨禋一人紀書沂王禋被殺事殊未可信舊史昭宗紀有儀王無沂王疑沂乃儀之譌新紀又妄益禋字耳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唐書歐陽修撰本紀志表宋祁撰列傳後世重歐陽公之名頗惜列傳不出公手予讀儒學傳啖助論云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二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

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
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
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等
議論歐陽所不能道歐陽之詩童子問正未所譏捨成說而
詬前人者也其後王安石鄭樵輩出以穿鑿杜撰為經學詆
毀先儒肆無忌憚景文已先見及之矣

古律有蔭減蔭贖

唐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犯死罪
奏請議此即周禮議貴之法也其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
兄弟姊妹妻子兄弟之子及孫犯死罪亦得上請其犯流罪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五

以下減一等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散官三品以上勳官及爵
五品以上者犯死罪上請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
犯流罪以下亦減一等七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其
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九品以上官本身犯
流罪以下聽贖此亦承隋舊制隋書刑法志其在八議之科
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
贖是也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
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條乃戒治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
忠厚之意漸減盡矣

加役流

唐太宗詔長孫无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
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洪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
遂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文獻
攷唐律疏義加役流者本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為斷趾貞觀
六年奉制改為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唐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
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云依獄官
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五

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
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斷屠月
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計四
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三十日雖不待時於此月日亦不得決死刑也其正月五月
九月有閏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唐會要武德三年
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
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此據寶選錄所引十齋
日即唐律疏之十直日也正月本是斷屠月不應單舉九日
當是五月九月四字傳寫有脫漏耳

碑碣石獸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疏云喪葬令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又云石獸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二品當作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居官避家諱

唐律職制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

大太二字易混

唐文宗楊溥年號皆大和非太和也遼道宗年號大康非大康也晁氏歷代紀年以字分類當必不誤今遼史刊本皆作大康無人能正之者

唐書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資

治通鑑亦采此事而唐書無之世人每譏宋子京好采小說而此傳不載辭尚公主事却有斟酌

特勤當從石刻

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勤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勤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盟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迹况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通鑑亦作特勤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即特勤

劉禹錫傳誤

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杼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今以禹錫集攷之再游元都絕句在大和二年三月是歲歲次戊申而自和州刺史除庄客郎中分司東都則在大和元年六月是分司在前題詩在後也以郎中分司東都本是一事初未到京師也次年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還都元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朔州被

召怡十四年矣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初入集賢猶是主客郎中後乃轉禮部也史云以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猶未甚核至元都詩雖含譏刺亦詞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攷年月誤切分司與主客為兩任疑由題詩獲咎遂甚其詞耳

五代史

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

丹立石敬瑭為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

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

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內而享國短促墳土未乾遂易它姓洪容齋以為失于好殺歷舉薛史所載甚備而歐史多芟之容齋論史有識勝於歐陽多矣梁起盜賊其行事無可取而卒以得國容齋舉其輕賦一節此憤而知其善也誰謂小說無裨于正史哉

周世宗兩符后

周世宗兩立皇后皆符氏舊五代史后妃傳止有宣懿皇后符氏而於後符后則闕之按文獻通攷云世宗後符后宋初

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未幾為尼賜名悟真此可補薛歐二史之闕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予嘗疑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後讀舊唐書記謂昫在唐明宗朝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國史即唐書也義門此言欲以彌縫歐公之闕今攷之殊不然莊宗自祖父以來附唐屬籍滅梁之後祀唐七廟自稱中興以唐史為國史固其宜矣但宰相監修國史沿唐故事雖有監修之名初無撰述之實昫之監修不過宰相兼銜而已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本名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

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

臣趙瑩監修其年四月緯丁憂以呂琦為戶部侍郎尹拙為

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等同修唐史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直館王申等繪綵銀幣各有差其二云前朝李氏書者避晉高祖嫌名權易之耳修唐書乃在後晉之世初命趙瑩監修瑩罷相而昫代之何氏未攷五代會要乃臆造此說耳歐公於趙劉二傳俱不及監修事而於賈緯傳云與修唐書蓋以監修無秉筆之職例不當書如新唐書刊修但載歐宋二人傳何嘗及監修之曾公亮哉張昭卒於宋初不入

五代史故於
緯傳見之
此史家之成例不可議其缺漏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宋史刻本之誤

嘉定錢大昕

寧宗紀嘉定四年之後七年之前有三年五年而無六年此
武英殿刊本竊意三年當是五年之譌五年當是六年之譌
良能參知政事在六年表章
紀載於五年此其一證

瀛國公紀

瀛國公紀係冗無法蓋采訪務博而不知刪汰之失唯紀末
附益衛二王事為得之

瀛國公紀德祐元年五月加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
事郎此下當有謚文憲三字史脫之也兩人賜謚出于國子
祭酒楊文仲之請不應有書有不書且度宗紀于景定五年
會書命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矣基雖辭不受職亦嘗除
承務郎矣今皆不書而但書處士則柏亦處士也承事之贈
當載于本傳而傳反不書詳略皆無當矣若以史法言之諸
臣贈謚皆當入列傳登諸帝紀重複非體且有載有不載又
難免挂一漏百之謂矣

南渡諸臣傳不備

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寧宗以
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

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
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
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可證其潦草塞
責不全不備矣史彌遠握權卅餘年威儀甚於京檜且有廢
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及端平入
相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四蜀宋之亡實肇於此而
本傳略不一言至如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皆諱
而不書何以彰是非褒貶之公平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
攻憲宗親臨城下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為
賈似道所忌功大賞薄未竟其用而史家又不為立傳此可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二

為長太息者也

一人重複立傳

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
一字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為孟
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一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義附
傳又有李熙靖靖靜同音實一人也

編次前後失當

鄭毀仇念高登婁寅亮宋汝為皆高宗朝人也而次于光寧
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朝人也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
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

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諸人同
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予
所謂南渡七朝繇冗無法者此其一端也

神宗謚

宋史神宗紀首稱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
聖孝皇帝東都事略紀首則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晁氏歷代紀年同攷宋史紀元豐八年九月上大
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紹聖二年加謚紹天法古運德
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更上謚曰體元
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加上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三

謚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是
神宗謚凡四改宋史所書者紹聖二年所上東都事略歷代
紀年所書者崇寧三年所上也東都事略則云紹聖二年加
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崇寧三年加謚紹天法古運德
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二年改上謚曰體元顯道帝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
則以體元顯道十六字謚為崇寧所定而不載政和之加謚
與宋史皆不合竊意太祖太宗開朔之主謚止十六字政和
加神宗至二十字似無此情理王偁鼂公邁皆南宋初人所
書神宗謚亦僅十六字則宋史恐未可信且謚號當以後定

者為正而神宗紀獨否亦史例之疎也岳珂魏邦錄謂崇寧政和開始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祖宗者四字是神宗諡竟有廿字其言與宋史同

地理志之誤

建康府句容下云天禧四年改名常寧是句容縣改名常寧也攷景定建康志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天禧元年置九域志句容有常寧東陽下蜀三鎮初不言縣有常寧之名志誤

靜江府義寧下云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九域志新會六年復置亦同按靜江與廣州道里回遠義寧又在靜江之西北何緣并入新會此誤也蓋廣州別有義寧縣開寶五年省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元年改名信安熙寧五年改隸新州省入新興縣與靜江之義寧初不相涉志家以縣名相同牽合為一殊可笑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四

宋南渡後與金人講和畫淮為界京西路唯存襄陽隨金均房光化信陽秦鳳路唯存階成鳳西和即岷州京西不復置司但遙領於湖北路故有京湖之稱金階成鳳西和則改屬利州路志但當於京西之金州秦鳳之階成鳳岷四州下各增一句云南渡改隸利州路又於岷州下增改名西和一句斯明白矣今金州已見京西南路階成鳳岷四州已見秦鳳路而又見利州路不唯重複亦非史法隨州之棗陽縣南渡嘗升為軍而志失書棗陽軍置于嘉定十二年見輿地紀勝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按九域志梅州偽漢敬州與史不同當以九域志為是宋初削平僭偽州縣皆仍故名此敬州當以犯廟諱特改若本恭州則無庸改矣史志作恭乃當時史臣回避後來失於改正耳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偽漢劉氏割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諱改名梅州此為得之

宋史褒貶不可信

宋史於南渡季年臣僚褒貶多不可信如包恢知平江府奉行公田至以肉刑從事見於賈似道傳而本傳言其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度宗至比恢為程顥程頤此豈可信乎劉應龍當賈似道專政時與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等承順風指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見于理宗紀而本傳言其不附似道何其相矛盾之甚也

藝文志脫漏

宋史藝文志重複譌舛較前史為甚予於廿二史攷異言之詳矣而宋人撰述不見於志者又復不勝枚舉姑以予淺學所曾寓目略言之如曾鞏隆平集二十卷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劉時舉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葉隆禮契丹志十七卷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王明清揮麈錄四卷

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卷王
 林野客叢書廿卷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阮閱詩話總編
 一百卷趙汝愚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洪邁萬首唐人絕句
 一百卷袁說友成都文類五十卷杜大圭名臣琬炎集一百
 七卷劉克莊千家詩選廿二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十卷朋
 九萬鳥臺詩案一卷倪思經鉏堂雜志八卷戴埴鼠璞一卷
 真德秀文章正宗二十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陳思寶刻
 叢編二十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一卷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六
 十卷後集五十卷新集三十六卷別集三十二卷續集二十
 八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潘自牧紀纂淵海一百九十
 卷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七
 五卷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劉克
 莊後邨居士集五十卷後邨大全集二百卷祝穆方輿勝覽
 七十卷張湜會稽續志八卷羅濬四明志二十一卷梅應發
 劉錫四明續志十二卷鄭瑄方仁榮新定續志十卷周應合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史能之咸
 淳毘陵志三十卷高似孫剡錄十卷鮑廉琴川志十五卷凌
 萬頃邊實玉峯志一卷邊實玉峯續志一卷常棠澉川志八
 卷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五百家注音
 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王十朋集注東坡詩三十二卷施
 元之注東坡詩四十二卷李壁注王荆公詩五十卷任淵注

山谷詩內集二十卷史容注山谷詩外集十七卷史季温注
 山谷詩別集二卷任淵注陳後山詩十二卷寇宗奭本艸衍
 義二十卷皆大部通行闕今四五百年尚存而元時史臣轉
 未著錄真可怪也

王安石傳誤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王明清揮塵錄言國朝名
 公多厄於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
 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自天
 禧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長編載
 安石移書呂惠卿曰母使齊年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
 稱爲齊年此其明證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七
 七

邵雍傳誤

宋史道學傳謂雍年七十六按堯夫歿於熙寧十年程伯淳
 志其墓云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先生生
 于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敘述年壽明白可信史作
 七十六蓋傳寫傾倒耳
 魏了翁跋康節先生荅富韓公東云
 治平元年邵子年五十四與墓志合

劉應龍傳脫誤

劉應龍傳帝怒吳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
 授應龍使劾潛按理宗使應龍劾潛則應龍必臺諫也
 丁大
 稱監察御
 史劉應龍傳不言除某官而遽言朝受命所受者何命乎此

必有脫文矣又云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
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案贛州守例兼江西
兵馬鈐轄若節度使非文臣應得之官此必有誤矣節鎮無
青海軍當是清海之謫此猶傳寫偶誤要之應龍斷不授節
度使也

折杖起於宋初

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杖刑五杖一百
杖二十九十管杖十八八十管杖十七七十管杖十五六十
管杖十三管杖五管五十管杖十下四十三十管杖八下二
十一十管杖七下刑統同

凌遲

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罪止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
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
條見渭南文集宋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真
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
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宋史刑法志
仁宗天聖六年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
者凌持斬持與遲同音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持
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持
凌持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文獻通考神宗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八

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首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
謀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詞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
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
雜治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
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馬端臨謂凌
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
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
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
以危法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徽宗
崇寧四年妖人張懷素及吳
諸吳侔邵粟並凌遲處斬

戒石銘

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
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見繫年要錄太宗戒石銘實龔用孟昶語洪容齋嘗言之矣

宋太廟

夢梁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開建正殿十三室十三室者太祖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
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
遺為一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
論及者咸淳時自太廟自太祖
宋人避軒轅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九

予見宋板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初未詳其說後讀李氏通鑑長編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摠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閏十月已已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壬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七年六月己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乃悟軒轅二字闕筆之由宋史真宗紀亦載禁

斥黃帝名號事而其文不詳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宋世慶節

宋制諸帝生辰聖節各立嘉名太祖曰長春二月十六日太宗曰乾明七月七日真宗曰承天十二月二日仁宗曰乾元四月十四日英宗曰壽聖正月三日神宗曰同天四月十日哲宗曰興龍十二月八日徽宗曰天寧十月十日欽宗曰乾龍四月十日高宗曰天申五月十一日孝宗曰會慶十月廿二日光宗曰重明九月九日寧宗曰天祐十月十日又改瑞慶理宗曰天基正月五日度宗曰乾會四月九日瀛國公曰天瑞九月廿八日母后臨朝亦有立節名者章獻劉后曰長寧正月八日宣仁高后曰坤成七月十六日此外又有天慶正月三日天祝六月六日天祺四月初各

天禧後改皆先天七月一日降聖十月廿四日聖開基正月四日太祖諸節徽宗所立天應十一月五日寧觀五月十日真元二月十五日元成八月九日天符十月十五日諸節南渡後即省

以年號為州縣名

吾邑本崑山縣東鄉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置縣以年號為名攷古以年號名縣者唐有寶應至德光化五代有長興宋有乾德興國淳化祥符崇寧政和慶元寶慶蘇州之會昌縣置於宋代非因年號得名又有以年名府者則唐之興元宋之紹興隆興慶元咸淳是也蜀之嘉定府改名在嘉定紀元之前非因年而改名以年名州者則宋之太平與興國是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花石綱

程俱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云頃年以來綱運自浙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日明金生活有日佛道帳殿有日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無慮若干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家糧借請之數不與焉俱此狀在徽宗即位之初其時即有花石綱運是花石綱不始於朱勗也

錢文紀年號

宋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仁宗改元寶元特命以皇宋通

寶爲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崇寧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寶慶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寶祐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宋史食貨志

年號連書從省

宋人稱本朝年號多割取一字或舉上一字政宣建紹乾淳是也或舉下一字祐聖泰禧是也或錯舉上下各一字熙豐是也明代亦有洪永化治嘉隆隆萬天崇之稱皆起于時文家

田錫謚

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三

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

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理宗

紀本傳俱不載蓋史於理度兩朝事迹多缺漏

范祖禹謚

范祖禹謚正獻見於魏鶴山集及困學紀聞而宋史不載據兩朝綱目備要在寧宗時

景定建儲更名

王伯厚云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按宋史度宗本名孟啟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名祺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

字文衡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于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未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

張載謚

橫渠之謚史稱明公獨趙希弁讀書附志稱爲誠公云嘉定中有旨賜謚禮官議謚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謚曰誠或者又以謚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謚曰獻與它書不合

王安石狂妄

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鐘爲太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見李壁注王詩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三

實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真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干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篇曰皇父孔聖又云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安石非獨得罪於宋朝實得罪於名教豈可以其小有才而未滅其狂惑喪心之大惡哉

明道先生

程伯淳之歿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

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為人臣之私稱而路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議及此者

程邵之學

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學於伊川伊川荅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閒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為堯夫志墓稱其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敢以聖賢之徒許之也至述其傳授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

宋儒議論之偏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十四

劉後邨云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為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見文獻子謂通攷少游之翰墨猶足以潤身吉甫附會介甫至於壞亂天下雖看經書何益哉朱文公意尊洛學故於蘇氏門人有意貶抑此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

宗室入翰苑

王伯厚云宗室入翰苑三人彥中汝談汝騰按彥中在孝宗朝汝談汝騰在理宗朝皆南渡以後事予又攷元祐六年二月左朝請大夫龍圖閣侍制權禮部尚書趙彥若為翰林學士七月改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見長編是宗室入翰苑不

止三人也

孔子諱

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為瑕縣龔邱縣為龔縣至正直記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丘者則讀作某以丘字朱筆圈之凡有丘字讀若區至如詩以為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避老子名字

吳曾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謚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為名字甚為瀆侮自今並為禁止今按南渡秦相子熹字伯陽當時不以為非則政和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十五

禁未久而即弛矣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為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為名字者悉命革而正

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能收齋漫錄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

禁人名寓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余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大明者文王之德不顯者文王之謨又况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六

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觀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聖旨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張懷素吳儲

李壁注王介甫詩引國史舒州人張懷素本百姓自稱落魄野人以幻術游公卿閒於元祐六年說朝散郎吳儲云公福似姚興可爲關中一國主儲云儲福弱豈能及姚興懷素云但說有志不說福紹聖四年懷素入京又與儲結約儲以語作崇寧四年事敗獄成懷素吳儲吳伴邵稟並陵遲處斬楊

公輔魏當郭秉德並特處死吳儲父安持貨命免真決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編管吳伴母王氏係王安石女特免遠竄送太平州羈管伴弟傑道州羈管呂惠卿子淵坐曾聞妖言不以告削籍竄沙門島惠卿散官安置宣州蔡卞降職奉外祠鄧洵武妻吳伴之兄出知隨州安惇追貶散官初蔡京實與懷素往來書疏狠多深林摠鞠制獄曲爲京地故京獨免懷素之敗木澗州州學內舍生湯東野將錢十千與進士范寥入京告發獄竟東野除宣義郎寺監主簿范寥特除供備庫副使東野用是積累至從官晚年嘗見臥床有人頭無數此洪邁等所修四朝國史也當據以補宋史之闕梁谿漫錄云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十七

李彥章言史學

能改齋漫錄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薤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

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已上吳錄王安石之學其弊至於妄誕無忌憚若此孟子生於心害於政之言豈欺我哉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六

張浚為黃汪所薦

紹興五年七月右承直郎黃杯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黃產凋零其子杯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杯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見繫年要錄宋史不載其事於潛善與浚傳蓋史家以南軒之故曲為浚諱然浚早年黨於黃汪力攻李忠定幾欲置之死地此豈有是非之公者乎晚節以不附和議頗為清流所許而志廣才疎

屢致敗衄迹其生平瑕瑜不能相掩自朱文公為作行狀極其贊美楊誠齋以浚不與配享力爭去官而後之稱浚者往往過其實矣其為黃潛善子乞恩澤一事不失古人篤於故舊之誼要其附和汪黃之迹終不能為之諱也

張于湖對策

繫年錄紹興廿四年三月策試進士問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張孝祥策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為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居願視此為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考官魏師遜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十九

等定秦檜孫塤為首孝祥次之讀塤策覺其所用皆檜熨語遂進孝祥為第一而塤為第三按于湖對策以諛秦檜得在高選宋史本傳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殊非其實

史浩薦張浚

世皆謂史浩沮張浚不知孝宗之召浚實浩薦之陸游太師魏公史公挽詞其一篇云舊弼初收召惟公力贊揚都亭移供張全魏徹封疆大度寧猜沮羣言自中傷拳拳虛左意猶可質穹蒼自注云公初拔附即力薦張忠獻公子壽皇如賜館都亭驛超封魏國公皆公密奏且嘗乞用張公為首相而

已佐之放翁與張史同時其言必不妄

沈尤同族

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

梁籍漫錄

周孚先

朱文公論語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謂周孚先也孚先

宋史無傳按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五年十一月右迪功郎

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

府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嘗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

郎張九成等言其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三

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為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

補教化故有是命明年三月特改左承事郎史能之毗陵志

孚先字伯忱建中靖國初與弟恭先從伊川先生游與楊龜

山相友善龜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為戒謂孚先兄

弟氣質淳明可與入道其語邢和叔亦曰二周與楊時似同

胞以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輒得親筆開諭服膺拳拳惟以

顏子為法該太學特恩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

命白衣上殿賜承事郎改奉議司祠紹熙間黃守灝奉孚先

兄弟附饗於城東書堂

秦檜妻賜號先生

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

生時王佐為吏部員外郎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

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

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

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

陸游撰王佐墓志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范文穆公成大世居吳郡而與文正不同族周益公撰文穆

神道碑首言吳郡范文正起孤童事仁宗皇帝當慶歷癸未

入參大政後百三十有六年公復參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三

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是其證也又益公乾道壬辰

南歸錄有二條云右通直郎范公武文正公之後今歲有子

登科范氏自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今方有人若文穆與兄

成象於紹興中先後登第果係同族不當作斯語矣今吳中

范氏譜以文穆為文正之後殆不可信

蘇門四學士

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

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祕書丞少游官祕書省正

字文潛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祕書省官為館職

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

士為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別之

李士美狀元

揮塵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案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卓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攷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薛昂

薛昂字肇明杭州人吳曾漫錄荆公在鍾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為代作今集中所

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江寧府或者嘲以詩曰好

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坐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稱李壁曰昂賦蔡京君王慶會詩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謂之

薛萬回

李心傳

李心傳晚年寓居湖州自號雪濱病叟又稱秀巖

李挺之

鼂說之換李挺之傳云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進士出身師河南穆伯長受易伯長之易受之種徵君明逸種

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化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然晁傳不言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圖

楊大年事不足信

孫奕示兒編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日擗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皇深喜其敏速按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尚未即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豔不可施於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季昭采之毋乃見笑於大方乎

劉高尚

劉高尚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徽宗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至

賜號高尚先生嘗言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費袞梁谿漫錄趙與峕

寶退錄俱載其事趙錄謂名卞功而吳曾漫錄云劉臯未詳孰是柯維騏宋史新編論崔公度諸人引高尚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兩語是誤以高尚為人姓名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終

宋季恥議和

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為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為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首倡收復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蹙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鄂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于不問致蒙古與問罪之師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宥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濶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四川宣撫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稱川陝宣撫司建炎三年浚以經略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閬中紹興三年浚召還以王似盧法原為宣撫副使王象之云舊宣撫司率居綿閬之間四年以吳玠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不果行九年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尋卒以胡世將代之仍治河池十二年和議成移宣撫司于利州以鄭剛中為使十七年剛中罷而以知成都府李璆為四川制置使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三十一年復以吳璘為宣撫使判興州乾道三年四月吳璘卒以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司利州六月以虞允文為宣撫使五年召允文還以王炎代之移治興元府八年虞允文再出為宣撫使仍治興元淳熙元年允文卒鄭剛代之聞召還以沈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撫司開禧用兵以程松為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松遁還安丙為宣撫治利州丙卒仍省宣撫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四川制置

宋南渡後以四川為上游重鎮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居官者以為樂土自開禧吳曦叛以西和階成鳳四州賂金安丙誅曦之後并復四州及嘉定十年以後金人以絕歲幣屢犯邊制置自成都移治利州尋又退守劍州時金方多事雖得城邑仍不能守也寶慶三年蒙古滅西夏遂與宋為鄰制置

鄭損乘三關遂失關外四州紹定四年元兵破興元出饒風關制置桂如淵不能制然其時元人志在吞金假道東出初不欲取宋州郡也端平元年孟珙會元兵滅金南北可以和好而宰相鄭清之妄啟邊釁稱兵汴洛收績而返其明年元兵大入取利州潼川兩路并破成都諸司退保夔門而蜀事不可問矣其後彭大雅築重慶城為蜀根本制置移治重慶寶祐六年元兵大舉入蜀宋之疆土益蹙所存唯重慶合涪瀘夔諸州而已今攷紹興以後任制置者先後歲月於左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席益 紹興五年十月除四川安撫制置大使知成都府

十駕齋新錄卷八

三

胡世將 八年任制置使九年遷宣撫副使自是不設制置司

李璆 十七年七月除四川安撫使知成都府兼權四川宣撫司十八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罷宣撫司

曹筠 廿一年七月除四川制置使廿三年罷

蕭振 廿三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

符行中 廿四年除四川制置使

蕭振 廿六年再任四川制置使廿七年卒

李文會 廿七年除四川制置使廿八年卒

王剛中 廿八年九月除四川制置使

汪應辰 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

晁公武 乾道四年三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六年以與宣撫王炎不協罷制置司歸宣撫司

薛良朋 淳熙元年以四川安撫使兼制置使

范成大 淳熙元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胡元質 淳熙四年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七年罷

祿東之 淳熙七年以成都路提刑權制置使

陳峴 淳熙八年除四川制置使

雷正 淳熙十二年任知成都府制置使十二月以病去

趙汝愚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除知成都府

京鑑 紹熙三年四川制置使

邱密 紹熙三年四月除四川制置使

趙彥逾 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十駕齋新錄卷八

四

程松 開禧元年六月除制置使二年三月進宣撫使治興元府以吳曦叛松遁三年二月罷

楊輔 三年二月除制置使三月進宣撫使四月召

吳玠 三年四月除制置使尋召

安丙 三年三月除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四月授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七年三月召

董居誼 七年三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一年自成都進治利州十二年命兵入武休關居誼遁正月被召

聶子述 十二年正月除制置使五月召

安丙 十二年五月再除宣撫使十四年十一月卒

崔與之 十四年十一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七年三月召

鄭損 十七年三月自淮東帥除制置使寶慶三年乘三關遁

桂如淵 紹定元年自湖北帥除制置使

李準 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進宣撫使

趙彥呐 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興元府

楊恢 嘉熙元年除制置使尋改參贊宣撫司

丁黼 元年制置使與元兵戰敗死見忠義王翊傳

孟拱 四年二月除宣撫使淳祐元年二月改京湖制置大使

彭大雅 除制置使未詳年月或在孟拱之前

陳隆之 淳祐元年制置使十一月元兵破成都死焉

余玠 二年六月除宣諭使十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寶祐元年六月召

余晦 元年六月除宣諭使八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二年六月召

李曾伯 二年六月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十月詔進司重慶

蒲擇之 二年閏月暫充制置使八月除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四年三月除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呂文德 開慶元年三月除制置副使十一月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俞興 制置使景定二年罷

劉雄飛 二年十一月除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四年三月除制置使

夏貴 五年四月除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咸淳四年十二月改沿江制置使

朱禎孫 咸淳六年二月除權兵部尚書仍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據度宗紀有仍字是夏貴移鎮後即以禎孫代之矣八年二月除制置安撫大使十年改除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張珏 德祐元年除制置副使二年除制置使

沿江制置

自開禧用兵而建康守臣遂有江淮制置之名厥後兩淮別

立制府而建康帥獨兼沿江制置使嘉定十二年嘗置制置

副使于鄂州尋省咸淳中又有制置副使治黃州未幾而國

亡矣

葉適 開禧二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改江淮制置使七月召

徐誼 開禧三年九月除江淮制置使尋免兼

邱密 嘉定元年正月除江淮制置大使六月召

何澹 嘉定元年八月除江淮制置大使二年六月丁憂

黃度 嘉定三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五年十月除權禮部尚書

劉集 嘉定六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八年七月除權工部尚書尋致仕

李大東 嘉定八年十一月除主管江淮制置司公事九年正月召

李珏 嘉定十年二月除江淮制置使十二年四月丁母憂

李大東 嘉定十二年九月再除沿江制置使十五年九月奉祠

余嶸 嘉定十五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寶慶元年正月致仕

邱壽邁 寶慶元年正月暫權沿江制置事三年二月赴闕

趙善湘 寶慶三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紹定三年改江淮制置大使六年二月奉祠

李壽朋 紹定六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月召

陳韡 端平元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嘉熙元年三月兼淮西制置使

別之傑 嘉熙二年正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三月兼督府參贊軍事四年三月權督府職事淳祐元年三月兼淮西制置使二年正月除僉書樞密院事

杜杲 淳祐二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四年三月除刑部尚書

董槐 淳祐四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五月召

趙以夫 淳祐五年六月除沿江制置使七年四月移知平江府

趙葵 淳祐七年六月以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九年二月進右丞相辭不拜

吳淵 淳祐九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年移知福州

王埜 淳祐十二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寶祐二年六月除禮部尚書

邱岳 寶祐二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六月致仕

馬光祖 寶祐三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六年二月改荆湖制置使

趙與憲 寶祐六年二月除沿江制置大使

馬光祖 開慶元年三月除沿江制置大使九月詔移司江州十一月仍回建康景定二年十月召

姚希得 景定二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三月召

馬光祖 景定五年三月再除沿江制置大使咸淳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吳革 咸淳五年三月除主管沿江制置司六年五月除制置使

趙潛 咸淳九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

汪立信 咸淳十年除沿江制置使兼江淮招討使尋卒

兩淮制置

開禧用兵嘗以鄧友龍宣撫兩淮未幾并江淮置一制置使

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淮東制置治楚州王象之云

楚州今為淮東安撫司兼山東制置使後治揚州

賈涉 嘉定十二年九月除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十四年正月除制置使十六年六月卒

邱壽邁 暫權制司

許國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寶慶元年兵亂死

徐晞稷 寶慶元年除淮東制置使二年罷

劉瑋 寶慶二年除淮東制置使是年破送

姚翀 寶慶三年正月除淮東制置使

以上制置皆治楚州及姚翀敗以帥楊紹雲兼制置不復立闔改楚州為淮安軍尋又以淮東總領岳珂攝制置事

趙善湘 紹定三年自沿江制置使兼江淮制置大使

趙葵 紹定六年除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改京河制置使人洛師潰仍為淮東制置移司泗州端平三年復除淮東制置治揚州淳祐二年人知樞密院事

李曾伯 淳祐二年除淮東制置使

邱岳 淳祐 淮東制置使八年兼淮西制置

賈似道 淳祐十年三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寶祐二年除同知樞密事仍舊任十一月除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開慶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大使

李庭芝 景定元年主管兩淮制置司公事咸淳五年正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六年正月移京湖制置

印應雷 咸淳六年正月除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 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德祐二年死

淮西制置司或合於沿江或合於淮東紀志皆無明文今紀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為淮西九郡

楊恢 端平三年淮西制置使見齊東野語

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為淮西九郡

楊恢 端平三年淮西制置使見齊東野語

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為淮西九郡

楊恢 端平三年淮西制置使見齊東野語

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為淮西九郡

楊恢 端平三年淮西制置使見齊東野語

陳韓 嘉熙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

杜杲 嘉熙二年九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史嵩之 嘉熙三年二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別之傑 淳祐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尋入執政

邱岳 淳祐八年以淮東制置使兼

賈似道 淳祐十年除兩淮制置大使

夏貴 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西制置使德祐二年以城降元

京湖制置

南渡紹興初岳飛收復襄陽鄧隨諸州始置湖北京西宣撫使治襄陽其後宣撫司罷而江陵襄陽守臣各帶安撫使隆

興初嘗置湖北京西制置使未幾罷開禧間復設宣撫尋罷而置荆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間移治襄陽自是始定京湖制

置之名

九

虞允文 隆興元年七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二年七月召

韓仲通 二年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乾道元年六月罷制置司

薛叔似 開禧二年四月除京湖宣撫使十二月罷

吳獵 開禧二年十二月除京湖宣撫使

項安世 以湖廣總領權宜撫事

李大性 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當致年月

劉光祖 嘉定五年二月自襄陽帥為京湖制置見荆門州題

名石刻

十駕齋養新錄 卷八

趙方 嘉定十年京湖制置使十四年七月進大使八月卒

陳咳 嘉定紹定間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 紹定五年正月除京湖制置使知襄陽府端平元年

趙范 端平元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三年以失襄陽奪官

史嵩之 嘉熙元年任三年正月拜右丞相仍督視諸路軍馬

孟珙 嘉熙二年除京湖制置副使尋除制置使三年兼知鄂

州四年除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仍兼京湖制置使淳

祐元年進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置司峽州四年兼知

江陵府六年九月卒

賈似道 淳祐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九年三月

李會伯 淳祐十年三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一年十一月進大

使寶祐二年兼四川宣撫使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

吳淵 寶祐三年三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趙葵 寶祐五年七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馬光祖 寶祐六年二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二月移司峽州

呂文德 開慶元年除京湖制置使兼知鄂州咸淳五年十二

月卒

李庭芝 咸淳六年正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汪立信 咸淳九年四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朱禔孫 咸淳十年七月除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德祐

元年四月降元

高達 咸淳十年十二月除湖北制置使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京湖

府隨州棗陽光化信陽軍向為宋土故有京湖路之稱蓋合京西湖北為一路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渡後升為軍而地理志不載升軍事亦史之漏略王象之云隨州舊領縣五日年唐城為鎮隸隨縣嘉定十二年制置趙方奏隸棗陽為軍却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仍以棗陽之桐柏鎮隸隨縣却將隨縣便近鄉村撥換與棗陽軍對易

利州路分東西

王象之云自紹興十四年分利州為東西路乾道四年復合為一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復合五年復分紹熙五年復合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嘉定戊寅以聶子述帥東路丁焞帥西路而復分今復合矣初紹興十四年以秦鳳路階成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八

西和鳳屬利西路與文龍共七州後又益以天水軍為八州

以沔州本名興州為帥府以興元利閬隆慶巴蓬金洋大安九州

軍為利東路以興元為帥府此其大略也

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即興州也後改沔州自鄭損

以制置使移司新沔金人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高

崇言為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

使還利端居堂奧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

象奕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見魏了翁撰崇寧志蓋在紹定初

湖東湖西路

紹興元年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

使置司于鄂州鼎澧辰沅靖合邵全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司治鼎州

襄陽暫復

趙范失襄陽在端平三年二月即元太宗之十年也而元紀於是年冬始書襄陽府來附又攷魏了翁集有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狀云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為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偽首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賈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特與超轉修武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八

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賫上件告命及開

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

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

謀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

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兵民鄉農間

道前去仍約廷美大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

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臣又得之傑

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并

禦云云其事不載宋史據了翁狀中雖云既失復得別無與

元兵攻戰之文是襄陽之陷止由軍將不和擁眾外叛而元

兵初未至故劉廷美等得乘虛入城耳及元兵至而紛紛投附其地始爲元有元史繫之是年冬得其實矣

復襄樊年月不同

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按紀于端平三年失襄陽之後至此始書復襄樊而元史太宗紀乃云戊戌即嘉熙二年歲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孟珙傳亦云嘉熙三年正月劉全復襄城遂復襄陽雖有一年之差然較之高達復襄樊相去至十二三年意者嘉熙收復之後仍不能守至高達始有之乎元大一統志端平丙申襄陽失守淳祐辛亥高達復襄亦不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十三

載嘉熙收復事蓋自劉義降宋以後元已棄襄而不有亦不立鎮戍至淳祐辛亥始復屯駐重兵於此非以兵力取之在宋雖有拓邊之勞在元未有失地之實也元史憲宗紀不載高達取襄樊蓋自戊戌以後襄樊已爲宋土矣又攷姚燧撰鄧州趙長官碑云二宋太子南征還合鄧均唐三州民徙雒陽西三縣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是丙申襄陽失守之時蒙古已徙其民于雒陽區區空城本不作畱戍計也

喫菜事魔

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

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聞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廬舍積聚山林

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邨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邨姓氏名字相與詛盟爲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親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十四

淳朴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

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

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禰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妖像至于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為寒心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十五

吳潛建儲之謗

吳毅夫建儲之謗宋史言之不詳頃見周密癸辛雜識有一條云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宗理第六福此庚午字誤若謂嘉定庚午則理宗尚王第八庚午歲得男未為皇子若謂咸淳庚午則度宗已即位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為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官門必縣牌于腰

乃可唯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為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于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于榮邸瑞圃池中當吳毅夫為相日穆陵欲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耶承宣口口方甫以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既為皇子嘗遣人俟於汗耶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為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按汗耶當是漢邸之謫所云漢邸承宣其名亦無攷要皆出讒謗之口不足信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十六

遼史

天祚紀乾統元年初以楊割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為太師是歲楊割死傳於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按楊割即金史之盈歌追謚穆宗者也據金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即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也紀繫於乾統元年誤矣世紀康宗烏雅束乾統五年癸未烏雅束以癸巳歲即世據祖紀世紀當遼天慶二年而遼紀失書遼金兩史同時刊修而不相檢照如此

壽隆年號誤

道宗初改元清寧次成雍次太康次大安各十年次壽隆至

七年止此見於遼史者也按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量公邁歷代紀年遼道宗改元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昌東都事略附錄紹聖三年改元壽昌今刊本作昌壽文獻通攷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至七年終予家所藏遼石刻作壽昌者多矣文字完好灼然可信且遼人謹於避諱道宗爲聖宗之孫斷無取聖宗諱紀元之理此遼史之誤不可不改正

西遼紀年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七

西遼世次紀年唯見于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云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卽宋宣和六年任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廿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廿年

合之二后二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併康國十年乃合在位廿年之數唯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卽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亾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直魯古死遼絕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年不知何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六

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亾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跡畧見于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遼尙無恙則謂亾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末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于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與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謂亾于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

然遼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于國亡計八十八年其干支當為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為元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于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西遼事頗詳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即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親到

一駕齋養新錄卷八

元

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于辛酉不可信四矣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汗即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汗子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為西遼濶兒汗近侍曰濶曰菊與葛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即屈出律蓋為直魯古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為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即直魯古則

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祖之世謂亡于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于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年而遼史本有似相矛盾之處既云以甲辰歲即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祇有十二年與在位二十年之文不合既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眾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既自立為王必不承保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辛

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即改元之日既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為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為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刺謬乎愚謂大石官為林牙頗通今占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時猶未至西域若稱帝則當于延慶三年蓋用

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西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石即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必在辛未而不任辛酉亦決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

萬斯同紀元彙攷云耶律大石延慶元年乙巳康國元年丁未大石妻咸清元年丙辰大石子夷列紹興元年壬戌夷列妹崇福元年甲戌夷列子直魯古天禧元年戊子其三十四年辛酉爲乃蠻所擒與續綱目諸書同遼史但云大石在位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三

二十年感天太后稱制七年夷列在位十三年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年據紀年表則康國之十年卽咸清之元年咸清之七年卽紹興之元年紹興之十三年卽崇福元年是三世皆未踰年而改元矣而于天禧元年書十二月承天后被殺夷列子直魯古立則是承天后稱制實十五年與遼史尤不合

金史衛紹王紀

衛紹王一朝記注亡失今見於紀者元中統三年王鶚所采據然亦未可盡信如大安二年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卽宋嘉定三年宋史紀志是年六月丁巳朔日食初無十二月日食事紀不書六月之食而書於十二月已爲譌舛且以次

年正月乙酉朔推之此月朔斷非辛酉也元和李尚之疑此朔當在前一年然宋史是月亦不言日食

齊乘濟陽縣大定六年大定當作泰和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弒復舊名孫慶瑜豐閏縣記云大定間改永濟務爲縣大安初避諱更名豐閏此二事皆在衛紹王朝想濟南府亦當更名而史失其傳矣

金史義例未當

金史酷吏止二人高閻山死于國事可掩其酷刑之咎則酷吏傳可不立也宣宗以後近侍頗干政事然金之近侍皆世家子弟爲之於宦者無預也宦者亦止二人梁琬可入佞幸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三

傳宋珪可附見奉御絳山傳則宦者傳亦可不立也張邦昌王倫宋史有傳不當又入金史崔立當入叛臣傳不當僞子列傳張僅言非叛黨不當附張覺傳

金人多二名

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取漢語史家不能悉載如元史按竺邇傳所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卽金史忠義傳之郭蝦蟇也交聘表所載使宋賀正旦生辰諸臣以宋史本紀證之往往姓同名異金表多國語宋紀則其漢名也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完顏仲德傳正大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元帥府事鞏州升

鞏昌府地理志失書

一地異文

哀宗紀前書大元進兵饒峯關後書九月中徵兵會于饒豐

關饒峯饒豐卽一地也郭蝦蟆傳作饒風關與元史同完顏合達

傳作饒峯關

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題云著作郎張師顏撰陳直齋謂其歲月牴牾不合今攷其所述年號事迹如云興慶二年十一月立皇太孫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月改元天統天統四年十一月誅鄭王允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泰和十四年七

夕章宗爲牛刀兒所弑頒遺詔立磁王允明爲皇太叔七月

三

八日磁王卽位十五日爲內侍趙元德等所弑大臣議瀛王允文世宗第六子次當立十八日瀛王卽位謚磁王爲明宗

八月愛王自立謚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爲三大王天定二年辛未四月策進士五年甲戌正月

八日上宴駕百官議淄王允德世宗第八子當立十日卽帝位五月葬德宗于福寧陵以金史紀傳校之全不相應大約

南宋好事者妄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九

嘉定錢大昕

元史

元史纂修始於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其後續修順帝一朝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未書成計一百四十三日綜前後歷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蓋史爲傳信之書時日促迫則攷訂必不審有草創而無討論雖班馬難以見長況宋王詞華之士徵辟諸子皆起自艸澤迂腐而不諳掌故者乎開國功臣首稱四傑

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

一

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且紕繆若此固無暇論其文之工拙矣

元初世系

元史太祖紀述其先世自孛端叉兒始據秘史則孛端叉兒之前尚有十一世最初曰巴塔赤罕二世曰塔馬察三世曰豁里察兒蔑兒干四世曰阿兀站孛羅溫五世曰撒里合察

兀六世曰也客你敦七世曰搏鎖赤八世曰合兒出九世曰
孛兒只吉歹蔑兒干今蒙古以博爾濟吉特為貴族即孛兒
只吉歹之轉也蔑兒干華言善射也十世曰脫羅豁勒真伯
顏十一世曰朶奔蔑兒干史作脫奔即孛端父兒之父也史
又作察宗室世系表云元之世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祕外廷
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槩而攷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
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不知亦史氏法也史臣未見祕史
故於元初世系頗漏略

孛端父兒之孫茂年土敦即紀表之咩麻篤敦也生七子其
五人史闕其名今據祕史茂年土敦生子七人曰哈出曲魯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二

克曰合臣曰合赤兀曰合出刺曰合赤温曰合闕及曰納臣
把阿禿兒哈出曲魯克即史之既孛篤兒罕也有子曰海都
其母曰那莫倫史作莫是那莫倫為哈出曲魯之妻而史以
莫孛倫為咩麻篤敦妻其不合一也哈赤曲魯克有子海都
為世嫡其餘六人亦各有子孫別為族姓而史乃謂押刺伊
而部殺莫孛倫及其六子滅其家唯納真即納為贅婿故不
及難其不合二也祕史初不言與押刺伊而部爭戰之事本
紀疑未可信祕史屯必乃止一子世系表以為六子列葛不
律寒于第六似誤以茂年土敦之子為屯必乃
子

祕史海都生三子曰伯升豁兒多黑申史作拜曰察刺孩領

忽曰抄真幹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一子曰屯必乃薛
史作敦禪必乃屯必乃生三子長曰合必勒合罕史作葛合罕之
號自此始合必勒有子七人次子把兒壇把阿禿兒史作八
即也速該之父也合必勒合罕歿遺言以從兄想昆必勒格
之子俺巴孩為合罕史作威即察刺孩領忽之孫是為泰赤
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婚親自送女被執獻于金金人
殺之部人立合必勒合罕之第四子曰忽圖刺合罕忽圖刺
歿而太祖繼稱成吉思合罕蓋在王罕未敗之日先稱合罕
者一部之長後稱皇帝則諸部之長矣

太祖紀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蒼虎烏古倫以城降
按東平王世家作烏古倫寅蒼虎烏古倫者寅蒼虎之氏非
兩人也史臣不辨姓名顛倒其文遂若別有一人史天祥傳
守銀蒼忽同知烏古倫

萬奴

太祖紀十年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蒲
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按東平王世家癸巳太宗王
與皇子貴由攻完顏萬奴于遼東平之完顏萬奴金內族也
自乙亥歲聚眾據東海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滅此萬奴
之氏一以為蒲鮮一以為完顏未審孰是木華黎傳與世家
同金史宣宗紀作

蒲鮮太宗紀但書平萬奴而不言皇子貴由國王塔思當據世
家補之

伐西夏事差一年

太祖紀十三年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
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極通鑑續編薛應旂宋
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陝西行
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
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問知之
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李全事誤

一駕齋養新錄卷九

四

二十年武仙以真定叛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按金元
之際有三李全一為益都行省即瓊之父也一為冠氏元帥
見趙天錫傳本名泉詳見後一見董俊傳云己卯權知中山府金將
武仙據真定俊率眾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庚辰春金大發兵
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庚辰者元太祖十五年也全之
叛蓋在武仙未降元以前紀乃書於仙既降又叛之後失之
甚矣

旭烈兀大王

旭烈兀大王睿宗第六子一作煦烈憲宗壬子歲受命討西
域癸丑至木乃今國下其城百廿丙辰破乞都卜城丁巳破

兀里兒城乞石迷國來降得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其城
百八十五戊午命將西渡海收富浪西南至石羅子賓鐵皆
降之己未破兀林降其城百廿又西南至乞里灣降之西域
平遣使告捷而憲宗崩遂畱鎮其地至元辨偽錄云今煦烈
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
還來往不絕

靖遠王合贊者旭烈兀大王之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黃潛換
海運千戶楊君墓誌云君諱樞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
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
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

一駕齋養新錄卷九

五

丞相哈刺哈孫如其請奏授君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
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云忽魯模思云是役
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
出于君不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
萄酒蕃鹽之屬以進按元史成宗紀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
贊遣使來貢珍物即其事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云忽里
模子者即忽魯模思之轉也

罕勉力即哈密

罕勉力即今之哈密也亦曰哈迷里元典章延祐六年四月
欽奉聖旨節該如今亦都護為頭畏吾兒的斤帖林為頭哈

迷里除致傷人命姦盜公事交管民官歸問者其餘軍帖差
疹不探甚麼合對問公事有呵朶歹等都護府官人每等者
管民官休侵犯者外據畏吾兒哈迷里每自己其閒裏公事
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斷者若與百姓每有相爭的公事呵委
付來的頭目每與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歸斷者若無畏吾
兒哈迷里頭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斷者元史巴而木阿而忒
的斤傳前云征罕勉力鎖潭回諸國後云還鎮火州屯于
州南哈密力之地其實一也的斤帖林蓋哈迷里之部長

尋思干

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云邪米思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六

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是也太祖紀十五年夏五
月克尋思干城又云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
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即乃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
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然
則十五年所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篡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既
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即算灘回
回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
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朶等城戰合只破之
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即邪米思干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
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

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殆以西遼主世襲菊兒
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訛夷朶朶即遼史之幹耳朶平屈出律
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衆
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趙世延楊朶兒只皆色目

列傳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
十五卷皆漢人南人也趙世延雍古部人即按竺邇之孫蓋
色目人也而與漢人同列誤矣楊朶兒只西夏人元時稱夏
人爲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十一種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
李恒高智耀來阿八赤皆列于色目則朶兒只亦當爲色目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七

人矣耶律石抹完顏粘合烏古論皆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
人漢人有官至宰執者而南人不得入臺省順帝時稍用南
人而入參政者僅危素一人耳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
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
路爲南人

不只兒即布智兒

布智兒傳憲宗以布智兒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
赤按憲宗紀以牙老瓦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
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等摠天下財
賦于燕所云不只兒者即布智兒也大都即燕京扎魯忽赤

即斷事官見職官志不只與布智聲相近譯音無定字也昔里鈐部月乃合布魯海牙傳作卜只兒今本布魯海牙傳誤卜為十

祖孫同號

賽典赤回回貴族之稱瞻思丁為中統至元名臣紀傳皆稱賽典赤而不名其孫伯顏事成宗為平章政事宰相表至元三十年至大德七年俱有平章賽典赤名惟元貞二年平章有伯顏無賽典赤蓋賽典赤即伯顏非兩人也蓋襲其祖之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詔朕仰惟太祖皇帝聖訓若曰應天

順人惟以至誠保安天下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繼承不祚我

八

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願子非德懼弗克荷不遑寧處比者忽失刺年屬幼弱聽信儉人阿思罕等謀為不軌構亂我家已為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賊阿思罕教化徹里哥思等斬首以徇其同謀及脅從者欲盡加誅有所不忍宜推曠蕩之恩開以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其餘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若有避罪逃從逆黨或竄匿民間及嘯聚山林者赦書到日限一百日內許令自首與免本罪限外不首復罪如初於戲赦過宥罪惟期反側之安務政施仁肆底隆

平之治政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非之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此詔稱忽失刺者即元史之和世琜明宗名也仁宗紀不載此詔蓋天歷以後史官諱而削之也仁宗受位於其兄乃不立兄子而立其子固有愧宋穆公之讓而明宗出鎮雲南即於途中與兵犯闕其罪尤難掩今錄元典章所載詔書以補本紀之闕明宗紀載同謀諸臣無徹里哥思名且著明宗之罪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延祐初始行科舉自後廷試進士狀元某某等若干人皆書於帝紀唯順帝元統元年賜同同李齊等百人至正十七年賜悅徵王宗嗣等五十一人紀並失書蓋順帝無實錄案牘

不備史臣又非一手紀與志不相檢照者多矣元時廷試例

九

以三月七日獨元統元年春順帝尚未即位選舉志雖載同等賜及第出身而未詳廷試之期予嘗得是年進士錄讀之乃知廷試在九月三日此可補史文之闕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三公宰相兩表俱脫至順三年今以紀攷之三公則燕鐵木兒太師伯荅沙太傅伯顏太保也宰相則右丞相燕鐵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阿里海牙伯撒里禿兒哈帖木兒撒迪右丞關里吉思左丞趙世安也又泰定帝以致和元年七月崩其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歷表從通鑑例不書致和

而書天歷尚爲有說然九月以前三公宰輔皆朝廷所命自當大書於表今皆削而不書毋乃獎亂而無是非之心乎

元史不諳地理

宋時州有四等曰節度曰防禦曰團練曰刺史亦曰節度爲軍事三品州防團爲四品州軍事爲五品州凡除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者皆不之任唯差京朝官知軍州事俱爲親民之官而班資有崇卑故宋志於每州之下繫以節度及防禦團練軍事之名節度又有軍號如大名府稱天雄軍兗州稱泰寧軍之類而防團則無之故節度必繫以某軍此係官制無關地理而宋時諸州又有由軍事防禦升節度者史家省文或

一駕齋養新錄卷九

十

書升某州爲某軍如元符三年升端州爲興慶軍政和七年升鼎州爲常德軍之類此由散州升爲節度州州牧改用大僚而州名仍如其舊非改州爲軍也然宋時牧守又有府州軍監四等而軍監在州之下守臣以知軍繫銜如京東之淮陽軍京西之信陽軍淮南之盱眙軍浙西之江陰軍此則唐以前所未有而志地理沿革者所當討論矣元時改府州爲路既無節度防禦虛銜則志地理述前代沿革如升州爲節度直可一筆勾之耳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過爲王公等封爵之用大約襲唐之舊而五代以後增設者舊未有郡名政和修九域志又復加之此有司文具

尤無當於地理沿革之數者也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一旦徵入書局涉獵前史茫無頭緒隨手搏拊無不差

謬偶舉數條以當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訖金元無異名而志乃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州攷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樂唐一代日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于唐末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棗陽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十一

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早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真癡人說夢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爲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縣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

志乃云後唐改為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勿團練為州名矣
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志又云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
野縣在唐則為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
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
可以此槩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
不道又何說也志于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為濟北郡治單父

唐初為濟州又為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
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即
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
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
濶而為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
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
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初為濟北郡邪

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為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
頗疑之謂湖南舊為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倚
郭為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
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為敦州改郴縣為敦化漢初州縣名
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
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為郴陽真可笑也

漢人八種

陶九成輟耕錄載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
歹曰朮里闊歹曰竹温曰竹亦歹曰渤海按遼金元三史唯
見契丹女直高麗渤海四國餘未詳攷元史鎮海傳從攻塔
塔兒欽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諸國只温蓋即竹温之
轉歟

咸寧字誤

地理志與和路有咸寧縣元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咸
寧當是威寧之譌金志撫州有威寧縣承安二年以撫州新
城鎮置元之與和路即金撫州則咸寧之為威寧信矣劉伯
林傳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即此縣也

興德字誤

保安州金為興德府興德當作德興石高山傳德興府人
金志

迦堅茶寒

太宗紀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其年四月築埽隣
作迦堅茶寒殿揭揭察哈即迦堅茶寒也譯音無定字史家
不能攷正後世遂以為兩地矣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
北七十餘里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王惲撰史忠武公家傳云太宗卽位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馬蕭札刺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長姚燧撰邱澤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黑馬之父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爲真定河開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顧成謂太宗也蓋用漢書賈誼語元史劉黑馬傳太宗卽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三書所述劉史兩萬戶並同若蕭札刺爲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氏與粘合重山初非同族元史粘合重山傳中無重喜名史別有重喜傳又不云爲萬戶王姚二君皆習于掌故史家爲黑馬立傳亦必本諸家狀不知何以互異若此耶律禿花傳統萬戶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此札刺兒卽蕭札刺也石抹也先傳作查刺與王惲所稱三萬戶正合劉黑馬傳又云增置七萬戶仍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嚴實等次之此七萬戶之名史家止舉其四餘無攷

也可太傅

食貨志歲賜篇有也可太傅按邪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卽志所稱也可太傅也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四怯薛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十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十五

兵志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號撥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也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食貨志歲賜篇則有也可怯薛有忽都荅兒怯薛有帖古迭兒怯薛有月赤察兒怯薛此至元二十一年事月赤察兒者博爾忽之後絕而又繼然其次已在第四忽都荅兒帖古迭兒則不知何人之後矣

五部將名互異

濶濶不花傳歲庚寅當是庚辰太祖命太師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濶濶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歲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濶濶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兵志中統三年三月詔真定彰德邢州洛磁東平大名平陽太原衛輝懷孟等路各處有舊屬按札兒孛羅笑乃斛濶濶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探馬赤軍

石高山傳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

都濶濶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人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

今按五部將之名唯字羅濶濶不花二人無異文按察兒即按札兒肖乃台即笑乃解怯烈台即窟里台不里合拔都兒即字羅海拔都或有肖乃台而無不里合或有怯烈台而無字羅海似當以兵志為正蓋肖乃台本禿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稱或稱肖乃台或稱怯烈台其實即一人耳史家疑字羅海與字羅為重出故濶濶不花傳誤分怯烈台以當五人之數今依兵志作不里合則犁然有別矣

汪世顯傳不可信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六

史家立傳往往徵采家傳碑志事迹多文飾不可信如汪世顯傳稱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濶端駐兵城下始率眾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如傳所言則是袁昂馬仙琕之流也及讀金史郭蝦蟆傳則稱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割完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眾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并力

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割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于蔡擬遷鞏昌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眾奉迎乃欲攻粘割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于我世顯即攻鞏昌劫殺完展送款于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諭蝦蟆以禍福不從是世顯以偏裨戕主師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濶端兵至始率眾降乎蘇天爵名臣事略誤信其家傳書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誤不加訂正畢尚書沉續通鑑稿成嘗屬子參校因為辨證之

鄧州移復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七

趙范之失襄陽始於趙祥以鄧州叛而宋史諱不書元史太宗紀八年命鄧州趙祥從皇子曲出充先鋒南伐亦不詳趙祥降附本末今據姚燧所撰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云祥字天麟其先居代之繁時金末去其鄉三徙為蔡之平輿人天興播蔡倡義兵數千為帥甲午金人將麾下步騎數千入米時襄陽開制閫授信效左軍統制後制閫厭降將多叵測謾為受犒欲盡阬之大將江海諫曰人窮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異心矣漢北之州鄧為近去吾閫程再日耳乘彼虛棄未戍蓋遣是眾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彼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

爾者也聞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人爲監來戊至則與實不相得軍士譁謀皆言制剛不足爲盡力明年乙未十月大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公抱劍前曰始吾入宋求活吾麾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剛欲以計滅之今幸出戊又令別將監之一旦誣以它罪無噍類矣誠不忍與若膾脯寇手心歸大朝後應者斬統領徐海持不可立斷其首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釋甲具車馬歸之襄陽乃開門迎元兵居再月太子南征遣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力孤不能自完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六

年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盡還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設重兵三州民遷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年六十有一所述背宋歸元事極分明漢上五州移徙事又可補地理志之漏略

胡土虎

太宗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七年遣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胡土虎又作忽都鐵邁又作忽都食貨又

作忽篤華石抹明安傳案石抹明安傳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爲金

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都元帥不云爲中州斷事官者史之脫漏也石抹氏自明安至咸得不相繼爲燕京行省胡土虎蓋承其兄職及金亡之後又令斷事中州括中原人戶當在其時矣石高山傳云父忽魯虎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東四十餘戶而食貨志忽都虎官人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似卽一人豈石高山卽石抹明安之後史誤認石抹氏爲石氏耶

李全字誤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九

趙天錫傳云甲申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又云李全在大名結其帥蘇椿納金河南從宜鄭侗初疑同時有兩李全及讀元遺山千戶趙公神道碑乃知其人名泉史家以音相近譌爲全字遂與益都之李全相溷矣天錫以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見遺山碑而本傳不載蓋以千戶爲不足書耳不知元初萬戶最爲領兵要職嚴實雖爲行臺亦在七萬戶之列千戶佩金符較之萬戶佩金虎符者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書

月乃合

月乃合傳但云字正卿不言有兩名按元好問恒州刺史馬公碑卽慶云子男三人長三達次鐸刺次福海不審孰爲月

乃合

雍古

月乃合傳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遷
遼東祖把埽馬野禮屬徙靜州之天山按元遺山有恒州刺
史馬君神道碑即月乃合之父昔里吉思也其述世系云出
于花門貴族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
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
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
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
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為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狂
臧獲者賞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然則雍古部殆回鶻之別
支乎回鶻即畏兀兒與回回不同種金史馬慶祥傳先世自
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似誤以回鶻為回回矣

劉敏傳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按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
碑云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青魯非縣名當刪碑稱字
德柔以小字某行豈有功其小字歟抑以賜名玉出于為小
字歟

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

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碑云甲戌秋師次燕
西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
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
公輒入座其食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
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畱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
之隸中宮帳下與傳不同當以碑為可信

帝征遼西諸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遼西當為
西遼之譌

元初十路

太宗二年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 燕京 宣德 西京

太原 平陽 眞定 東平 北京 平州 濟南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 燕京 益都濟南 河南

北京 平陽太原 眞定 東平 大名彰德 西京

京兆

宣聖配享

元初釋奠先聖以顏孟配享蓋用宋金舊制至延祐三年始
增曾子子思配享則依宋咸淳三年新制也祭祀志所載儀
注止有詣究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不及鄆沂二公此延祐以
前之制禮樂志大德十年命江淮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令
翰林院新撰樂章自迎神至送神比九章是時鄆沂二公未

與配享故無酌獻之曲本非欠闕史家誤增二公酌獻之曲注以爲闕蓋失之不攷矣志又別載宣聖樂章凡十六章今攷諸宋史實皆襲用宋大晟舊詞唯廊沂二公酌獻之章則舊詞所未有殆延祐以後補撰若大德所撰則固未嘗播之律呂也

泰定皇后

吳文正公年譜泰定元年七月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訐其官長所訐二月皇后出殯係犯復日又葬日正犯聖算行年輕侮不敬致二后同日而崩刑部取罪狀中書奏兩院會議公曰云云此條元槩本有之而不載文正之議今刻文正集年譜并刪此事矣攷元史泰定元年三月丙午冊八八罕氏爲皇后此正宮皇后也此稱皇后出殯及二后同日而崩皆不見於紀蓋元世諸妃稱皇后者甚衆史不能具載而吳澄之議云何亦無可攷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刺者黑也昔刺者黃也亦作失刺忽蘭者紅也孛羅者青也亦作博羅闊闢者亦青也亦作擴廓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亦作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孫者九也哈兒班荅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亦作忽嚙乃顏者八十也亦作乃燕

蒙古語

安者干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亦作阿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納失失者金錦也亦作納失失列門者銅也亦作昔帖木兒者鐵也又作帖睦爾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朗者快樂也亦作兒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茂兒干者多能也一作爾傑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亦作不忽者鹿也伯忽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蘭者師子也脫來者兔也亦作討來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遜都台瓮吉刺歹兀良哈歹塔塔兒歹亦乞列歹散米歹亦作珊竹台肅良合亦作項郎哈謂高麗人也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語此外如文殊奴普顏奴觀音奴佛家奴汪家奴衆家奴百家奴醜厮醜驢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類皆是俗語或厭其鄙俚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爲訥驢之爲閩哥之爲格不過遊戲調弄非有別義也

僧稱吉祥

予讀元史仁宗紀延祐六年二月特授僧徒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初未解吉祥之名後閱釋藏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奉詔編修者爲順德府開元寺佛日光教大師沙門慶吉祥平灤路

水巖寺傳法輔教大師沙門恩吉祥執筆者為大寶集寺傳法潮音妙辨大師沙門海吉祥真定府興化寺傳法通元大師沙門溫吉祥校勘者為大都大憫忠寺傳法通辨大師沙門瑞吉祥大都大昊天寺傳法元悟大師沙門習吉祥上都黃梅寺住持通慧大師沙門溫吉祥大都宏法寺通顯密二教演祕大師沙門澈吉祥大崇國寺臨壇大德圓融崇教大師沙門演吉祥大聖壽萬安寺臨壇大德崇教大師沙門應吉祥校證者濟寧路金山寺妙辨通義大師沙門慶吉祥證義者大聖壽萬安寺傳大乘戒臨壇大德沙門理吉祥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宏教大師釋行吉祥聖壽萬安寺都

十集新錄卷九

語

總統佛覺普安大師沙門揀吉祥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道通真智大禪師昭吉祥乃知元時以吉祥為僧之美號演吉祥名定演趙子昂為撰碑者也

道童

至元甲名道童而見史者兩人一為高麗人號石巖由平江路歸還江西行省左丞相謚忠烈列傳一百四十四卷一為唐兀人字德章自號賀蘭道人至正十年為江東廉訪使汪澤民傳至正十五年斬黃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恙此即唐兀之道童也其明年城陷澤民遇害史不言道童所終子嘗見江東

憲司題名碑知其氏族記即澤民所撰稱道童為寧夏中大夫公蓋元時稱西夏人曰唐兀氏寧夏本西夏地也

順帝後世次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失大都北走又二年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上廟號曰惠宗明年改元宣光立八年而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上廟號曰昭宗改元天元立十年為其下也速迭兒所弑實洪武二十一年也又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弑族人鬼力赤篡立去國號稱可汗從其舊俗明史成祖紀永樂六年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

十集新錄卷九

語

終者蓋脫古思帖木兒之後坤帖木兒之前尙有三四傳其名不可攷矣明太祖紀洪武二十二年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竝坤帖木兒與成祖紀外國傳小異

高麗王二名

元初高麗王距尙元公主其子璋亦尙主賜蒙古名曰益智禮普化其後子孫相承皆有二名璋子壽曰阿刺忒納失里壽子禎曰不荅失里禎子昕曰八禿麻朵兒只禎弟祺曰伯顏帖木兒又名額古元史外國傳自壽以後傳授事迹俱脫漏失書今取朝鮮史略參攷得之

王高傳位事不足信

王璋本襲父封高麗王至大三年改封瀋王皇慶二年遣璋就國璋乃請辭位以長子壽為征東行省左丞相而身留京師又以姪延安君壽為世子蓋欲兼兩王以壽承世封以壽承瀋王封也外國傳謂壽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王是年其弟壽立為世子不知壽為壽之從弟所受者瀋王世子非高麗世子此一誤也傳又謂壽傳其弟壽按仁宗紀延祐三年璋請傳瀋王位于世子壽許之而諸王表瀋王一條云高麗王壽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二文似互異今攷之乃知非誤蓋璋雖以延祐三年傳王位于壽而瀋王之印猶在璋所至泰定二年璋卒壽乃襲爵受印表所書者受印之歲紀所書者奏請之歲也壽受於璋非受於壽壽雖承瀋王之封而壽之為高麗王如故也而史遽謂壽傳其弟又誤之甚矣據朝鮮史壽嗣立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淫縱無檢其臣曹頤謀廢之而立瀋王不克被誅頤黨訴于朝明年徵禎囚刑部久之得釋禎猶不悛至正三年遣使如高麗頒詔禎出迎縛之以檻車流于揭陽未至卒四年禎子昕嗣八年薨無子九年以禎庶子祗襲十一年詔廢祗而立禎之母弟祺其傳授分明如此壽卒於至正五年雖有奪嫡之志終以眾議不可而止外國傳所書殊不可信

高麗王大順

諸王表瀋王凡三人其一云高麗王大順以駙馬封列于王璋王壽之前按高麗王無名大順者唯距首尚主成宗紀亦有封距瀋陽王之文大順二字恐誤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論載文集中外國傳則朱禧撰靜志居詩話載其寄宋學士詩云修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謂自高麗以下悉其手筆然此數篇最為淺率觀其寄潛溪詩則荒疎之病无逸固未嘗自諱也

明史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宏詞薦入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翰林者也總裁官初用葉方藹張玉書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為總裁久之未成特勅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五十二年鴻緒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復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詔修明史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奏即以鴻緒稿為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蓋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平允攷稽詳核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其例有剗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郝戾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為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為

盡善表之有七卿蓋取漢書公卿表之意明時閣部並重雖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關則略之南京九卿亦閑局無庸表也關黨前代所無較之姦臣佞幸又下一格特書以儆人臣土司叛服不常既不可列于外國又不可廁於列傳故皆別而出之石砮秦良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土司例之也

程濟

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卽一人否程濟事見於鄭曉遜國臣記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天

洪武鈔

永樂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卽建文四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上曰板歲久當易則易不必改洪武爲永樂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曲阜孔氏正德元年授孔聞禮始主子思子祀事

衢州孔氏正德元年授孔彥繩始

顏氏景泰三年授顏希惠始

孟氏景泰三年授孟希文始

曾氏嘉靖十八年授曾質粹始

仲氏崇禎十六年授仲于陞始

周氏景泰七年授周冕始濂溪先生十二代孫

程氏景泰六年授程克仁始伊川先生十七代孫也明道先生後失傳崇禎三年復增博士一人以伊川裔孫程接道爲

之使奉明道祀

張氏天啟二年授張文運始橫渠先生十四代孫也

邵氏崇禎三年授邵繼祖始康節廿七代孫也

建安朱氏景泰六年授朱挺始文公九世孫也

婺源朱氏嘉靖二年授朱墅始文公十一世孫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无

元後裔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北奔又二年殂於應昌傳子及孫凡十有八年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弑又五傳至坤帖木兒不知于順帝何屬自後稱元後者並言出于太祖其世系均不可攷矣自坤帖木兒後有鬼力赤者篡立始去帝號自稱可汗永樂三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迎元之後本雅失里于別失八里立爲可汗十年爲瓦剌馬哈木所殺阿魯台立阿台爲可汗而馬哈木亦立荅里巴爲可汗自是達達有二可汗宣德九年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可汗俾領阿魯台所部阿台竄居亦集乃

路正統三年阿台為脫脫不花所殺景泰二年瓦剌也先弒脫脫不花四年自立為可汗六年為阿剌知院所殺達達部長孛來攻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馬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小王子之名自此始天順六年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攻麻兒可兒死眾共立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成化元年小王子與毛里孩先後入河套未幾孛來弒馬古可兒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它可汗有斡羅出者亦居河套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而逐斡羅出八年滿魯都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九年敗走十三年死亦思馬因主其兵柄久之亦死十九年以後入寇者稱迤北小王子而史失其名矣宏治元年小王子奉書自稱大元大可汗十三年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中數為邊患嘉靖十一年小王子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察罕土門汗見明史張學顏傳聲譎為土蠻其稱插漢者即察罕之異文也李成梁傳插漢部長土蠻隆慶以後俺答諸部皆封貢獨土蠻屈強東北塞外其名與傳授次序不可得聞矣其族屬可見者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兔拱兔子伯言台周從子黃台吉見李成梁傳萬歷末察罕虎墩兔自稱林丹汗雄長東北塞外蓋即土蠻之族史言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強懼為所併乃徙帳于遼收福餘雜部四傳至虎墩兔豈打來孫即嘉靖徙幕之小王子乎趙國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忠傳嘉靖廿一年再鎮遼東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是打來孫即小王子之證也戚繼光傳俺答已通貢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然則插漢者游牧之地土門汗者其號而打來孫者其名以其為元裔故諸部尊之曰小王子其改土門汗為土蠻則當時文報之詞不欲其稱汗耳虎墩兔又稱插漢兒王子蓋猶襲小王子之號合諸傳參之士蠻與插漢本非兩部斷可識矣

泰寧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兀良哈三衛洪武廿二年置成祖割大寧地與三衛自後雖常通貢而叛服靡常明史立朶顏傳以泰寧福餘附焉中葉以後但述朶顏事不及泰寧福餘今按李成梁傳有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李化龍傳李成梁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為患麻貴傳泰寧炒花素桀驁九子各將兵是泰寧之為邊患尤甚于朶顏也速把亥死於萬歷十年把兔兒於二十二年入寇後亦死炒花則崇禎中尚存

河套

河套者漢朔方郡地在延綏邊外明初嘗設兵戍以曠遠內徙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為寇然不敢久駐成化五年有阿羅出者始人居之外國傳以天順間六年孛羅忽渡河與阿羅

出合七年札加思蘭亦來居焉八年滿都魯人河套自稱可汗以札加思蘭為太師九年王越襲滿都魯等子紅鹽池大破之焚其廬帳諸部皆遁去

宏治元年小王子與伯顏猛可王等入貢漸往來套中為寇八年北部亦卜刺因王等入套駐牧十三年冬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五年亦卜刺與小王子相攻不勝竄西海九年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帳東方而吉囊俺荅遂據套內皆小王子從父行也二十二年吉囊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既分而俺荅獨盛二十九年俺荅移駐威寧海子而吉囊子吉能居河套如故

十駕齋新錄卷九

三

隆慶五年俺荅納款吉能與其姪切盡等亦請市封吉能都督同知久之吉能死子卜失兔嗣為都督同知所屬四十二枝各相雄長東有沙計中有擺言太西有火落赤皆桀驁卜失兔徒擁虛名而已萬歷四十一年卜失兔襲封順義王其子主套部亦稱吉能蓋蒙古多以號行吉囊亦號而非名子孫世襲其號囊能聲相近中國人強分之耳

順義王俺荅

俺荅既移駐威寧海子其秋遂犯京師終嘉靖之世無歲不有邊警隆慶四年冬俺荅之孫把漢那吉以俺荅奪其妻志而來降總督王崇古請善遇之令俺荅縛送板升諸叛人俺

荅因請封貢詔從之明年封俺荅為順義王其弟昆都力哈即老子黃台吉皆授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止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戶名俺荅所居城曰歸化萬歷十年俺荅卒十一年子黃台吉襲王改名乞慶哈十三年卒十五年子捨力克襲王封其妻三娘子忠順夫人三娘子即俺荅所奪把漢妻也歷配三王為中國守邊諸部皆畏服之三十五年捨力克卒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效貢四十一年忠順卒封卜失兔為順義王外國傳卜失兔為捨力克未詳似是吉囊之後

十駕齋新錄卷九

三

譯音無定字

王崇古傳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即外國傳之襖兒都司也北音我與襖相近

張學顏傳前稱察罕土門汗後稱土蠻土蠻即土門汗也李成梁傳前稱大委正後稱一克灰正亦是一人蒙古語大為伊克亦曰一克王崇古傳察罕妻一克哈屯蓋其大妻也元史作也可兵志作也可怯薛謂第一怯薛也委灰音相似也

李成梁傳有西部又漢即插漢也亦即察罕見張學顏傳大清一統志作察哈爾

外國傳有銀定歹青亦作銀定歹成見蕭如薰達雲柴國柱

傳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九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嘉定錢大昕

三公

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修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論衡明天公司徒人公司馬地公司司空也

文選載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文稱公不稱王者爵列親王不如三公之位尊也竟陵生為三公故得稱公宋制朝會宰相班在親王之上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員缺

顧寧人日知錄謂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今攷漢書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韓安國傳梁內史缺翟方進傳杜業言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于晉也

大尚書

予初讀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寔撰疑其有誤後讀洪氏隸續載劉寬碑陰有大尚書河南張祗字子戒一人洪云碑有大尚書張祗祝睦碑亦云拜大尚書放東京官制唯鴻臚司農長秋有大字尚書六人分爲六曹初無大尚書及觀祝睦後碑但云拜尚書尚書僕射乃知大尚書者以其長於諸曹故加大以別之然後向者之疑始釋蓋當時官曹有此稱未著於令甲也劉志衛繼傳屢遷奉車都尉大尚書

大著作

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見史通史官篇

五官

漢有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郡國亦有五官掾注家不言五官何義子按淮南兵略訓云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隘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并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又云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五官之名或出於此但據淮南所稱有尉官有候官有司空官有輿官而尚

闕其一是有脫文矣

大學士

唐書百官志修文館後改昭文館景龍二年始置大學士四人以

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此

大學士設官之始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羲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引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備員見文藝傳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皆宰相也天寶二載崇賢館

置大學士二人以宰相爲之至德二年置集賢院大學士貞

元四年罷崇元館集賢院大學士崇元卽崇賢也按張說傳始帝欲

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

不敢以爲稱說時爲集賢院學士也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

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至

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此泌傳之誤蓋集賢之

置大學士始於崔圓正在至德二載而貞元四年學士去大

字則由於泌之請耳然自元和以後宰相兼宏文館集賢殿

大學士率以爲常鮮有如張李二公之能讓者矣宋初昭文

館集賢殿大學士皆宰相領之蓋沿唐五代之舊其後置觀

文殿資政殿大學士雖不任事亦以前宰相充餘官不得與

焉明代始專以殿閣大學士爲宰輔之官然秩止五品

國

朝始升爲正一品

總督巡撫

總督字始見於漢書敘傳云總督城郭三十有六南北朝史多用此字如晉書謝元傳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于烈傳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南史柳仲禮傳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劉之亨傳總督衆軍杖鉞而西吳明徹傳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王猛傳總督所部赴援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齊本紀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李常傳總督三軍揚旌恒朔李平傳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周書文帝紀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畱守諸軍是也巡撫字亦見於南北朝南史袁昂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北史趙彥深傳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周書武帝紀詔皇太子贊巡撫西土是也總督巡撫之語由來已久其定爲官名入銜則自明始

唐人服色視散官

野客叢書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謂階官也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啟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

四

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陰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

唐時臣僚章服不論職事官之崇卑唯論散官之品秩雖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猶以賜紫繫銜舊唐書宣宗紀有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有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有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鄭朗有朝散大夫守工部尙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蕭鄴有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賜紫金魚袋劉瑑皆見任宰相中書侍郎六部尙書又皆三品職事官也而散官未到金紫銀青則非賜不得衣紫唐人之重散官如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

五

升朝官 京官

宋史選舉志前代朝官自一品以下皆曰常參官其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宋日常參者曰朝官祕書郎以下未常參者曰京官老學庵筆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案元豐以前祕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將作監丞大理評事太常寺

太祝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皆京官也元豐改制以宣教本宣德政和改宣義承事承奉承務郎為京官京官之下則為選人有七資四等之差崇寧中改選人七階為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通仕登仕將仕郎政和以從政修職通功易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身人

前行中行後行 頭司子司

唐宋制六部有前行中行後行三等而廿四司有頭司子司之稱唐會要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為前行刑戶為中行工禮為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為頭司餘為子司如部為頭司司勳司封考坊為子司五部皆仿此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為頭司戶部為子司

六十一 舊唐書新錄卷十

六

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

海錄碎事唐制郎官前行為要後行為閒南部新書先天中王上客為御史自以才望清華當入省臺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惋悵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踏登却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膳部為後行又托禮部四司之末

吏部七司

唐制六部各置四司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分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置郎官南渡後遂有尚左尚右侍郎左右之稱皆吏部一司所分也并司勳司封考功是為七司

尚左尚右侍左侍右

文獻通考宋朝典選之制自分為四文選一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舊制吏部除侍郎二員分典左右選總稱吏部侍郎閒命官兼攝惟稱左選侍郎或右選而已紹熙三年謝深甫張叔椿兼攝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既而林大中沈揆擢貳尚書則侍左侍右徑入除目相承不改矣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一員初進擬第二吏部郎官及擬告身細銜始直言吏部尚書郎中或員外郎

六十二 舊唐書新錄卷十

七

主管尚書某選主管侍郎某選紹興閒呂希常以監六部門兼權侍郎官李端民正除尚右郎官既而何備楊傑費行之除吏部郎官皆有侍左侍右尚左尚右之稱自此相承不改宋史徐霖應傑陳宗禮俱嘗任尚左郎官范鍾王萬高斯改得吳潛李伯玉任尚右郎官曹彥約王邁徐鹿卿楊文仲陳仲微嘗任侍郎官而徐清叟孫夢觀家鉉翁傳皆有侍右侍郎之稱

左右

唐宋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則以右為上科場蒙古色目人稱右榜漢人南人稱左榜亦右為上也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給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為上

度支支度不同

度支者戶部四司之一唐碑結銜稱度支郎中度支員外郎者皆郎官也至各道節度使有帶支度營田使者則其屬有支度判官此外任幕職也宋初沿五代之制以三司使總領天下財賦三司者即唐之戶部度支兩司及鹽鐵使也三司使既總其要又分置副使判官佐之于是有度支副使度支判官之名此則三司之屬為京朝官差遣與外任幕職班秩不同一稱支度一稱度支其名亦不相混校書者昧于官制往往率意妄改貽誤非淺

階官分左右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省言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欲分左右進士加左字餘官加右字從之昆陵志引哲宗舊實錄

紹聖二年四月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宋史哲宗紀

揮塵前錄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攷忠宣以元祐四年六月罷相而階官分左右乃在是年之冬則非忠宣所改也

紹興元年九月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昆陵志引繫年錄宋史幸輔表繫於是年十二月淳熙元年三月詔寄祿官及選人並去左右字宋史孝宗紀

周必大撰趙善俊神道碑云孝宗屢欲用君因奏進士任了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嘗論之今華貫清流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宜如元豐官制有旨從之

按元祐階官分左右自承務郎以上則選人無左右之分也紹興則自承直至迪功皆分左右與元祐亦不盡同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徐度却掃編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由諫議一轉給事中再轉後行侍郎三轉中行侍郎四轉前行侍郎五轉左右丞六部尚書遞轉蓋十一轉而至吏部尚書也

二府乃七轉初轉給事中再轉工侍三轉戶侍四轉左右丞五轉禮書六轉戶書七轉吏書及官制

行太中大夫即舊諫議大夫也七轉至特進即僕射而不分庶官與二府自太中一轉通議再轉正議三轉光祿四轉銀青光祿五轉金紫光祿六轉即特進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並置左右分為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

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有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之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通議

大夫 太中大夫 以上凡十階

選人七資四等

畱守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觀察掌書記 支使 防禦團練判官

畱守節度觀察推官 軍監判官 以上兩使職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 以上初等職官

錄事參軍 縣令

知錄事參軍 知縣令 以上令錄

軍巡判官 司理 司法 司戶 簿 尉 以上判司簿尉

判司簿尉七考令錄職官六考有京官舉主五人內一員

十駕齋新錄卷十

轉運使副或提刑並磨勘引見轉合入京朝官宋史職官志

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資入知令錄次任二考以上入正令

錄知令錄循一資入初等職官正令錄入兩使職官初等

職官循一資入兩使職官兩資入支掌防團判官三資入

節察判官同石林燕語云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謂此也

帥漕憲倉

文獻通考言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帥漕憲倉蓋當時案牘之稱帥謂安撫司漕謂轉運司憲謂提點刑獄司倉謂提舉常平司帥憲倉一人而已漕則一路或有兩三人曰轉運使

曰轉運副使曰轉運判官皆漕司也

度司

提舉常平司宋人謂之倉司亦謂之度司宋史孫夢觀傳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度二司黃營傳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度如故是也漕度本流俗相稱如今人稱布政按察曰藩臬之類若臣僚除授自當書轉運及提舉常平方合史法宋史於南渡諸臣傳不特敘次無法即所書官名亦鄙俗如此

四總領

紹興十一年收諸帥兵以為御前軍屯駐之所皆置總領一

十駕齋新錄卷十

人以朝臣為之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

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江

州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錢糧四川總領掌之

四川總領初稱總領四川宣撫司

錢糧紹興十八年改四川總領鶴山集中

總領財賦所或謂之總所亦稱餉所又謂之餉司往往有此

十都統

紹興十一年張俊韓世忠岳飛除樞密使副入覲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鎮江大軍即韓世忠舊部建康大軍即張俊舊

部鄂州大軍卽岳飛舊部也并荆南府江州池州皆有御前軍凡六統制十九年又改漢沔兩大將爲御前諸軍吳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在興州楊政稱利州東路都統制在興元金州但以知州兼節制所謂利路三大屯也而興州之事權特重及吳曦叛後改興州爲沔州又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二軍移沔州副都統司於利州沔州除都統制不除副利州除副都統制不除正天下有十都統矣

直隸

宋制以州領縣而縣亦有不領於州而直隸京師者九域志利州路有三泉縣唐隸興元府皇朝乾德五年以縣直隸京

師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三年廢軍爲縣而縣之直隸京師

如故也直隸兩字始見於此寰宇記於西縣三泉縣並云皇朝平蜀後以此縣路當要衝申屬朝廷三泉今寧羗州地

州院

乾隆戊戌歲瓜洲浚河得南宋官印文曰宿州州院朱記初不解州院爲何職後讀羅端良新安志乃知每州有州院與司理院皆刑獄之稱州院則錄事參軍主之司理院則司理參軍主之若州升爲府則稱府院會稽志錄事參軍解舍在府治之西南府院在焉司理參軍解舍在府治之南獄在焉宜差

景定建康志卷首題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蓋當時諸路帥臣多有奉敕便宜行事者以其未奉朝旨故謂之宜差或讀爲宜差者非也金元始有宜差之志載通判南廳壁記結銜有稱宜差者有稱宜特改差者皆在馬光祖鎮建康日與應合同時予又見慶元五年石刻萬壽山修觀音祠記後題宜差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震書并篆蓋此又在景定之前石刻分明可無疑矣

建康府通判三人

建康志國朝會要諸州置通判各一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等府各二員江寧府初置一員其後視西京等例增置一員分東西二廳其後又添差一員以朝士充是爲南廳

官名俗省

宋人文集小說稱人官名往往割取兩字蓋流俗相稱之詞如云撫幹者安撫司幹辦公事也運幹者轉運司幹辦公事也提幹者提刑司幹辦公事也總幹者總領所幹辦公事也制機者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機者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準者安撫司準備差遣也

狀元榜眼

進士第一人稱狀元起於唐至今猶因之予嘗讀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姚狀元頴啟回弟二人葉狀元適啟回弟三人

李狀元寅仲啟又魏了翁鶴山集有回蔣狀元重珍蔡狀元仲龍趙狀元發三啟於蔡則云擢亞倫魁於趙則云名列魁三又嚴州淳安縣狀元坊二一在儒學以淳祐丁未邑人黃說為大對第二建一在邑東新橋以邑人方逢辰為大對第一建見新定是第二三人皆可稱狀元也南宋坊刻有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鑑一書首題會稽陸唐老集注攷宋時狀元無陸唐老其人蓋亦第二三人矣宋史陳若拙傳稱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弟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

十四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或曰訛殆未之究耳如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予謂朱說非是元時鄉會及廷試皆分左右二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各有狀元未嘗併而為一如秦定四年賜阿察赤李黼等及第阿察赤左榜第一李黼右榜第一故楊廉夫自稱李黼榜進士黼右榜狀元非第二也今國子監有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碑又嘗見元統元年題名錄皆分左右榜國楨臆說不可信

經義破題

唐人應試詩賦首二句謂之破題章彖畫狗馬難為功賦其破題曰有二人於此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見此賦有破題也裴令公居守東都夜宴半酣公索聯句時公為破題亦見此詩有破題也宋熙寧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大夫習於排偶文氣雖踈暢其兩兩相對猶如故也偶閱橫浦日新云有一人作健而說義破題云君子有勝小人之道而無勝小人心極佳然則宋時經義已有破題不始於明也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

十五

題目疑難處上請

宋禮部試士知貢舉官下簾幙出示題目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夢梁錄

塗改添注

鄉會試注字數之例洪容齋引貽子錄云燭下寫試無誤筆印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蓋唐宋已有之元史選舉志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春秋合題

經義唯春秋有合題予嘗見劉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

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來盟于師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為一題 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一題祇兩事耳乾隆初始去合題

銓試

吳自牧夢梁錄每歲三月上旬應文武官蔭授子弟宗子蔭補者並赴銓闈就試出官朝廷遣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就禮部貢院放試試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試兩場本經及刑統義第三日願試法科者聽武臣試七書義三學生員入試中選者陞內舍如省闈年分移于八月放試中榜者赴吏部伺候廉試過參注差遣武選中者就兵部右選廳銓量注授其文武銓魁特轉一資恩例銓魁仍置局造題名集設同年宴于西湖帥運諸司俱有送助以為局費

科舉之弊

魏華父云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患幾於無書杜德稱墓志又云古者闈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眾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詞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質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思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僞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州州記貢院記

文文肅殿試卷

文文肅公震孟天啟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後列讀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韓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朱國祚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繼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戶部尚書汪應蛟刑部尚書王紀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戚以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周如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院事錢象坤兵部左侍郎張經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駱從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魏廣微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鄭尚賓凡十有八人皆朱字鈐印卷中太祖成祖神祖列聖字樣皆不出格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鄉試錄

予家有康熙四十一年江南鄉試錄考試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山東福山人工科給事中黃鼎楫直隸宣化人其序云先以御史臣朝楠貳之繼命給事中鼎楫來代朝楠未詳其姓也是科始編官卷江南中式八十三名官卷中者八

人第七名華亭張維煦第十五名崑山徐駿皆官卷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六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嘉定錢大昕

江南

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

上江下江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李密與王慶書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通鑑載隋煬帝之言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船未至注夏口以上為上江是武昌以上皆可云上江也中隨又史記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蠟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婁江東江亦有上江下江之名

三楚

史記貨殖傳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據此文彭城是東楚非西楚矣項羽都彭城而東有吳廣陵會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號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

楚則梁地亦在其中也又攷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爲界淮北爲西楚淮南爲南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南東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間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彭城以西亦可稱西楚也又孟康漢書注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高帝紀太平寰宇記楚文王徙都于郢故江陵是爲西楚漢封元王交於彭城是爲東楚又封屬王胥于廣陵是爲南楚此又一說與史記貨殖傳不合

三蜀

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時來時往劉逵注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二

兗州

漢之兗州刺史治鄆城劉宋以後徙治瑕邱相沿至今驗其封畛實禹貢徐州之域與古兗州無涉也

山東

秦都關中以六國爲山東賈誼謂秦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云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是也漢書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亦泛指函關以東非今所稱山東也然漢時亦有稱齊魯爲山東者如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閒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則齊魯之號山東非無

因矣

今山東省於唐爲河南道地宋改爲京東路又分東西兩路東路治青州西路治兗州而東昌武定兩府臨清及德州唐宋皆別屬河北蓋唐宋以前大河故道皆由千乘入海唐書州今武定今東曹濮齊青在河南岸澶州今開博今東貝今清德棣在河北岸觀河南河北分界而河之經流了然在目矣

湖北湖南

宋荆湖分南北路岳澧鼎辰沅皆屬北路施州別屬夔路而南路所領有全州皆與今分界異

四川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三

明四川布政司所領有遵義府今改隸鎮雄軍民府今爲鎮雲南昭通烏蒙軍民府今爲昭通烏撒軍民府今爲威寧東川軍民府今爲東川府屬雲南

分天下爲路

宋史地理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志所云路者以轉運使所轄言之若慶歷元年分陝西沿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八年河北置大名高陽關眞定定州四路熙寧五年陝西又置熙河路此特爲軍事而設每路設安撫使兼馬步軍都部署後避英宗諱改稱都總其民事仍領於轉運司故不在十八路廿三路之數初陝

西祇有一轉運司及熙寧收熙河路乃分轉運司為二一治
永興軍曰永興軍路郵延環一治秦州曰秦鳳路秦鳳涇原
志於陝西路敘次五路沿革不甚了了讀史者益致茫味矣

水經注難盡信

水經注載漢時侯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為孫都封
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為
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
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為范明友封國不知明友本封平
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贛水篇以為長
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為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涉水篇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四

以為酸棗之桃虛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為信都之桃縣建成
侯劉拾在贛水篇以為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為沛之建
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淮水篇云山陽城即射陽縣故
城也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攷山陽僑
治射陽乃在東晉安帝之世漢之山陽郡自治昌邑今金鄉
縣境

以典午之僑治當東漢之故封豈其然乎
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
萬祈為侯國沁水篇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陽阿縣之故城
也漢高帝七年封下祈為侯國此二條人名與年數小異亦
重複而舛誤也史漢表但有陽河齊侯其石此云陽阿可證

二表之訛漢志平原鄉有阿陽縣上黨郡有陽阿縣與酈所
見本不同而萬祈下祈其石三名互異未審誰是史記功臣
之間見侯五正義以楊阿侯下仁當見侯表百年
侯之一是正義本作卡與酈所見本同

澆水篇蒲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
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又汝水篇桓
水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酈所築也俗語譌謂之寡婦城水
曰寡婦水此兩寡婦城皆云賈復之訛必有一誤矣予謂夏
之言假也陳郡陽夏縣夏讀如賈賈寡聲相近北音讀屋如
烏與婦音亦相似則夏屋之為寡婦不必因於賈復也

廣韻載唐州名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五

廣韻所載州名平聲八十九曰同忠通蓬松容隴媯隋岐儀
伊綏夔斬歸舒渠徐廬淪渝扶鄜蒲瀘齊西懷開萊申陳秦
岷幽均文汾忻原丹安檀蘭燕延豪曹河和瓜巴沙揚洋梁
涼商房坊襄芳唐當滄黃光杭平荆瀛營成洛并青邢庭靈
寧興登恒幽金嵐甘鹽上聲十五曰隴汝許楚武濟海鄆沔
兗趙夏穎壽陝去聲二十九曰鳳宋雍絳遂利冀渭魏豫潞
蘄衛貝會代鄆萬建汴華相宕慶鄭定勝鄧沁入聲二十二
曰濮復肅密蔚滑莫亳博廓澤號易石壁翼德隰集合疊峽
皆唐開元以前之疆域蓋承唐韻舊文孫愐序所謂輿地志
及武德已來初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者是也每州敘

述沿革甚備惟容遂建三州但云州名不敘沿革則宋景德刊修時刪去之矣唐所置州尚多乃江南嶺南諸路州名全闕兩浙惟載杭州皆宋人妄刪非孫氏之舊也伊涼甘瓜疊宕庭鄯燕薊媯平久不在宋版圖之內山南之通州宋初改名達州矣此云通州本漢宕渠縣則是唐之通州非宋之通州知實係孫恂舊文宋人刪改有未盡耳

平州

漢書王莽傳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注通鑑謂此時未有平州疑爲字誤予攷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平州縣名屬西河郡正在并州部內故有并州平州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六

之稱地理志無平州而有平周周州古字通用非有遺漏也胡氏疑爲遼東之平州故云此時未有平州不知并州本有平州縣也

薛

漢時魯國有薛縣司馬彪郡國志薛本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薛縣史記平津侯列傳稱齊菑川薛縣人漢書亦云菑川薛人是也或據班氏地理志菑川無薛縣疑本傳有誤是大不然本傳明云菑川國人推舉與魯國無預菑川本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也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而菑川之薛不

見于班志志所載者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併省也

春秋時魯有薛邑莊公卅一年築臺于薛此別是一地非任姓之薛國

盱眙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盱眙縣應劭曰音吁怡史記或作盱台裴駟引鄭元說音煦怡廣韻十虞部盱字下注云盱眙縣在楚州盱眙字皆从目無可疑也類篇於目部眙字下云盱眙地名是矣乃於肉部別出盱字云盱眙縣名此所謂北人不識盱眙者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七

牟婁

春秋莒人伐杞取牟婁于欽曰安邱南有牟婁山俗譌作臙臙山卽其地蓋牟婁臙臙聲相近也

通州

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引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恹惶地司馬人閒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勉夫蓋誤以微之所謫之通州卽淮南之通州揚通同在一道而相去霄壤是可怪耳予謂唐之通州隸山南道卽今達州宋乾德三年更名若淮南之通州本揚州海陵縣其置州乃在五代之世

元和開未有此州也

大名府

宋大名府領縣十三今大名府領一州六縣唯元城附郭及南樂一縣沿宋之舊其餘無同者成安屬廣平府內黃屬河南之彰德府莘館陶清平冠氏今無氏字屬山東之東昌府臨清山東直隸州以夏律為屬縣朝城屬山東之曹州府宗城金改屬洺州元志無此縣則金季已廢矣魏縣 國朝裁併入大名縣今大名府所領之開州及清豐長垣即宋之澶州也東明則宋曹州之冤句縣也宋東明縣屬開封府今為儀封蘭陽二縣

泉州

泉州之名雖同而有隋唐之異隋志云隋平陳改豐州曰泉州後改閩州又改福州此隋之泉州也又唐志云析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治南安後治晉江武榮州尋廢縣還隸泉州又復置武榮州為泉州唐志在景雲二年龍以後初置泉州不為此唐之泉州也今為泉州自此泉之與福始定分為二郡不相濶矣故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輿地紀勝

新豐

丹徒縣有新豐鎮陸游入蜀記六月十六日早發雲陽過夾岡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

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

石城

後漢書方術傳高獲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章懷注石城在今蘇州西南大昕案蘇州無石城據郡國志丹陽郡有石城縣當是高獲所遁也

虎嘯城

顧氏方輿紀要四川廣安州北十里有虎嘯城建置未詳按元史楊大淵傳中統三年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宋淳祐三年移廣安軍於大良平寶祐六年入楊文安于元至元三年宋復取大良平改為寧西軍

傳中統四年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趙匪刺傳中統三年守東川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寨元帥欽察遣匪刺率兵往禦之貴敗走追至新明縣新明縣宋屬廣安軍故城在岳池縣南二十里縣在廣安州西六十里西南至合州定遠縣百廿里斬首三十餘級至元五年成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送大良平匪刺率所部兵與立戰於三重山立敗走是虎嘯山為宋元交爭之地其築城始末歷歷可攷顧氏以為建置未詳蓋未檢元史耳顧氏所載宋金元地名大約本諸薛方山通鑑而未讀全史如三重山東安城之名皆缺而不書

蜀四帥府

元憲宗八年即宋寶祐六年也宋大獲山守將楊大淵時宋以大獲

運山守將張大悅宋以運山為蓬州治大良平守將蒲元圭宋以大良

軍皆以城降元元即授以元帥使守之青居山軍人亦殺其

守將出降宋以青居為順慶府治明年遣便宜都總帥汪惟正成青居

與大獲運山大良平稱四帥府

水洛城

宋慶歷所築水洛城屬秦鳳路今甘肅靜寧州元豐所築永

樂城屬鄜延路今陝西米脂縣兩城皆與西夏交爭之地而

相距遼遠名目不同今涑水記間皆作永洛是誤初為一地

矣温公留心經濟且係目睹耳聞之事不應舛譌乃爾當是

校書之人不諳地理輒有改易非温公元本也宰輔編年錄亦以水洛作

光化

宋京西路有兩光化縣其一屬隨州本蕭齊所置安化縣隨

唐皆為光化縣而宋初因之熙寧元年省入隨縣今隨州東

有光化廢縣即熙寧所廢之縣也其一屬襄陽府本宜城縣

之陰城鎮宜城九域志作穀城按志兩縣皆屬襄陽府而穀

九域志作穀城是乾德三年置乾德縣為光化軍治熙寧五

年廢軍改乾德為光化縣隸襄陽其後復為光化軍今襄陽

府光化縣即其地也兩縣一省一置俱在熙寧開宋史地理

志記載分明或者初為一地轉昔史志有誤是不然矣王象隨州有廢光化縣非襄陽之光化也

由武昌至江陵水行當派大江別有沌口者亦水道可避江

行之險沌讀如篆夏秋水漲可行過九月則沌湖不可行必

由巴陵至荆渚矣陸氏入蜀記八月三十日離鄂州沿鸚鵡

洲南行過謝家磯金雞洲泊通濟口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

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自是無復居人兩岸葭葦彌望謂

之百里荒二日至下郡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

白白三日過八疊洲口泊歸子保四日過網步泊畢家池蓋

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五日泊紫湄六日過東場泊雞鳴

七日至港江入口至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乘荆

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開沌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

至沌口皆此地也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過公安至沙市距

州陸行十里

李晏口

通鑑周顯德二年正月詔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注冀州

舊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為靜安軍按薛史其車

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界大昕案舊

五代史是年三月以李晏口為靜安軍與胡注合但注云其

軍南距冀州百里則是在冀州之北蔚縣又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則不得以蔚縣之李晏鎮當之矣攷一統志李晏鎮在景州東北當胡盧河南岸此為東李晏日又有西李晏口在今深州南皆五代時置軍屯守處是則李晏本有東西兩口而周所置之靜安軍則在深州不在蔚縣胡氏殆混而一之矣沈存中筆談云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離鹵景德中議遷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此說亦不然深州本治陸澤後周置靜安軍於李晏口在州南廿里洎宋雍熙二年靜安軍廢四年移州治李晏因故軍名為靜安縣省陸澤下博二縣入焉此深州改治之見於九域志者沈誤以為景德中又謂州舊治靖安皆攷之未審也

一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三

九域志冀州蔚縣有李晏鎮此東李晏鎮

平水

金史地理志平陽府平陽縣有平水金時有毛麾者平陽人自號平水老人見趙與峕寶退錄金元之世平陽立經籍所一時書坊印板咸集於此今世所傳政和證類本草即平陽張存惠所刊也

張洪會稽續志平水市在會稽縣東二十五里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子嘗於平水市中見郝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

自注平水鏡湖旁艸市名此又一平水也

秀水

朱勝非有秀水閒居錄三卷陳振孫云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江水名也非秀州之秀水縣

青海

青海之名昉於後魏水經注河水篇云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關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按古人讀西如先酈所云西零即漢書之先零元始四年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先鮮音相似鮮水者先零水鮮水海即今青海矣晉隆安二年後涼楊軌降於秃髮烏孤尋為羌酋梁胤所敗西奔僂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僂即零之俗體亦以先零得名也西魏初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還會於青海隋開皇初遣元諧等襲吐谷渾敗之於青海隋書青海在吐谷渾中周回千餘里自唐以來青海之名著遂無有稱鮮水海者矣

一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三

避諱改郡縣名

漢文帝名恒改恒山郡曰常山光武叔父趙王名良改壽良

縣曰壽張殤帝名隆改隆慮縣曰林慮

吳大帝孫權立子和為太子改禾興縣曰嘉興景帝孫休立避諱改休陽縣曰海寧

晉武帝父名昭改張掖之昭武縣曰臨澤建安之昭武曰邵

武邵陵之昭陽縣曰邵陽愍帝名業改建業縣曰建康鄴縣

曰臨漳簡文帝名昱改育陽縣曰云陽成帝杜皇后名陵改

陵陽縣曰廣陽簡文鄭太后名春改富春縣曰富陽平春縣

曰平陽斬春縣曰斬陽春殺縣曰陽穀宜春縣曰宜陽東海

王越世子名毗改毗陵郡曰晉陵郡縣曰首陵縣桓温父名

彝改平夷郡曰平蠻夷縣曰扶縣夷道縣曰西道

後魏道武帝名珪改上邽縣曰上封獻武帝諱宏改宏農郡

曰恒農

齊文宣立子殷為太子改殷州曰趙州

隋文帝父名忠改中牟縣曰內牟雲中縣曰雲內中鄉縣曰

真鄉煬帝名廣改廣州曰番州廣潤縣曰靈武廣威縣曰化

隆廣恩縣曰洮河廣化縣曰河池廣長縣曰修城廣陽縣曰

汶山廣年縣曰左封廣都縣曰雙流廣漢縣曰雒廣定縣曰

蒲江廣通縣曰通義南廣縣曰南溪廣武縣曰榮澤廣寧縣

曰汝北廣福縣曰安福廣川縣曰長河廣宗縣曰宗城廣平

縣曰永年廣阿縣曰象城廣城縣曰樂壽廣昌縣曰飛狐

易

長廣縣曰膠水廣饒縣曰東海廣牧縣曰安興廣昌縣曰棗

陽州廣澤縣曰連山

唐高祖名淵改長淵縣曰長水瀘淵縣曰瀘水太宗名世民

改萬世縣曰萬茂富世縣曰富義興勢縣曰興道明皇名隆

基改隆州曰閬州箕州曰儀州隆化縣曰賓化盈隆縣曰盈

川唐隆縣曰唐安隆山縣曰彭山昌隆縣曰昌明隆康縣曰

普康隆平縣曰太平隆安縣曰崇安隆龕縣曰崇龕基城縣

曰祐川代宗名預改豫州曰蔡州宿預縣曰宿遷樂預縣曰

樂山豫章縣曰鍾陵豫寧縣曰武寧德宗名适改括州曰處

州括蒼縣曰麗水憲宗名純改純化縣曰慕化純義縣曰正

義又改淳州曰蠻州還淳縣曰青溪淳風縣曰從化穆宗名

恒改恒州曰鎮州恒陽縣曰曲陽武德初避太子建成名改

晉城縣曰晉安新城縣曰新政建城縣曰高安又唐高祖避

外祖獨孤信名改信州曰夔州神龍初避孝敬皇帝諱改宏

農縣曰恒農宏靜縣曰安靜垂拱初避武氏家諱改華州曰

大州華陰縣曰仙掌華原縣曰永安華容縣曰谷城江華縣

曰雲溪華亭縣曰亭川

後梁朱全忠祖名誠改棗城縣曰棗平棗城縣曰棗氏阜城

縣曰漢阜臨城縣曰房子潞城縣曰潞子黎城縣曰黎亭告

成縣曰陽邑襄城縣曰苞手韓城縣曰韓原

唐書

曰澮川鄆城縣曰萬安文城縣曰屈邑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應城縣曰應陽豐城縣曰吳高朝城縣曰武陽宗城縣曰廣宗聊城縣曰聊邑成安縣曰斥邱父名信改信都縣曰堯都皆唐天刑中敕改

後唐莊宗祖名國昌改博昌縣曰博興昌陽縣曰萊陽孝昌縣曰孝感義昌縣曰柳義平昌縣曰德平昌樂縣曰南樂後晉高祖名敬瑭改竟陵曰景陵

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為梅州石鏡縣曰石照父名宏殷改宏農縣曰常農本曰恒農史家遷真宗諱改殷城縣曰商城潞水縣曰商水太祖名匡引改匡城縣曰鶴邱即今長垣引山縣曰平蜀太

十駕齋新錄卷十一

共

宗名光義改義陽軍曰信陽義武軍曰定武昭義軍曰昭德崇義軍曰崇信保義軍曰保平感義軍曰感德彰義軍曰彰化南義州曰南儀孝義縣曰中陽義川縣曰宜川義興縣曰宜興義章縣曰宜章柳義縣曰桂陽通義縣曰眉山方義縣曰小溪義賓縣曰宜賓義寧縣曰信安全義縣曰興安信義縣曰信宜義倫縣曰宜倫義清縣曰中廬歸義縣曰歸信豐義縣曰彭陽招義縣曰招信正義縣曰蒙山富義監曰富順仁宗名禎改禎州曰惠州永貞縣曰永昌滇陽縣曰眞陽眞昌縣曰保昌神宗名頊改旭川縣曰榮德孝宗名存改慎縣曰梁縣理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避聖祖諱

改元武縣曰中江朔州曰鼎州朔山縣曰確山朔池縣曰營山天聖元年避章獻后父諱改淮南之通州為崇州蜀之通州為達州通利軍曰安利通化縣曰金川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曰瑕縣冀邱縣曰冀縣紹興十二年避金太祖諱改岷州曰西和州廿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為蔣州光山縣曰期思

金章宗名璟改景州曰觀州睿宗名宗堯改宗州曰瑞州宗安縣曰瑞安衛紹王名允濟改濟陽縣曰清陽永濟縣曰豐閏顯宗名允恭改其城縣曰河平冀縣曰寧陽武功縣曰武亭

十駕齋新錄卷十一

十七

明成祖名棣改滄州之無棣曰慶雲樂安州之無棣曰海豐神宗名翊鈞改鈞州曰禹州光宗名常洛改洛南縣曰雒南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子弟晦之言漢縣名相同者每加東西南北上下以別之然攷之地理志重出者正復不少如曲陽三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一屬交趾作曲易古曰陽字建城三見一屬勃海一屬沛國一屬豫章劇兩見一屬北海一屬甯川定陶兩見一屬濟陰一屬定襄西平兩見一屬汝南一屬臨淮陽城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侯平昌兩見一屬平原侯一屬琅邪成陽兩見一屬濟陰一屬汝南侯東安兩見一屬東海侯一屬城陽

新陽兩見一屬汝南一屬東海國鍾武兩見一屬江夏國一
 屬零陵成兩見一屬涿國一屬泰山新市兩見一屬鉅鹿國
 一屬中山建陽兩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國平安兩見一屬
 千乘國一屬廣陵平城兩見一屬北海國一屬雁門阿陽兩
 見一屬平原一屬天水臨胸兩見一屬東萊一屬齊郡改俱
 新都兩見一屬南陽國一屬廣漢昌陽兩見一屬東萊一
 屬臨淮國定陵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高平兩見一屬臨
 淮國一屬安定饒兩見一屬北海國一屬西河高陽兩見一
 屬涿郡一屬琅邪國武城兩見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定襄
 城續志作成王莽改縣之武廣平兩見一屬臨淮國一屬廣平陰
 名相就是當為成也
 山兩見一屬西河一屬桂陽樂成兩見一屬南陽國一屬河
 開富平兩見一屬平原一屬北地成安兩見一屬陳畱一屬
 潁川國復陽兩見一屬南陽國一屬清河音安定三見
 一屬鉅鹿國一屬安定一屬交趾武陽兩見一屬東海國一
 屬犍為鄭兩見一屬京兆一屬山陽國成鄉兩見一屬北海
 一屬高密安陽兩見一屬汝南國一屬漢中陽樂兩見一屬
 東萊國一屬遼西武都兩見一屬武都一屬五原歸德兩見
 一屬汝南國一屬北地東陽兩見一屬臨淮一屬清河黃兩
 見一屬山陽國一屬東萊安邱兩見一屬琅邪一屬北海開
 陽兩見一屬東海一屬臨淮樂陵兩見一屬平原一屬臨淮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六

國安成兩見一屬汝南國一屬長沙西陽兩見一屬江夏一
 屬山陽國安平兩見一屬涿國一屬豫章國高成兩見一屬南
 郡一屬勃海新昌兩見一屬涿國一屬遼東朝陽兩見一屬
 南陽一屬濟南高陵兩見一屬琅邪國一屬左馮翊宜春兩
 見一屬汝南國一屬豫章石城兩見一屬丹陽一屬右北平
 新成兩見一屬河南一屬北海國若沛郡之鄧音岷本是鄧
 字與南陽之鄧形聲自別也
 後漢縣名相同
 續漢郡國志縣名相同者平都一屬豫章郡國一屬巴郡安
 城一屬汝南一屬長沙高平一屬山陽國一屬安定郡武都
 一屬武都郡道一屬五原郡潞一屬上黨郡一屬漁陽郡無
 慮一屬遼東郡一屬遼東屬國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
 慮縣又攻扶犁營殺縣令注
 無慮屬遼東郡扶犁縣名屬遼東屬國
 或疑遼東屬國之無慮即扶犁之誤
 屬元菟郡曲陽一屬下邳國一屬交趾郡九江之曲漢昌
 一屬中山國一屬巴郡穀城一屬河南尹一屬東郡陰平一
 屬東海郡一屬廣漢屬國都尉陰平
 唐縣名相同
 新城 涿 杭 龍泉 綏 處 陽城 河南 澤
 武寧 洪 萬 永興 新 鄂 長樂 臨 福
 龍門 河中 新 永清 幽 房 壽昌 沙 哇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七

| | | | | | |
|----|----------------------|----|----------------------|----|---------------------|
| 太平 | <small>絲 宜</small> | 石泉 | <small>金 茂</small> | 安居 | <small>普 保</small> |
| 臨川 | <small>撫 振</small> | 大同 | <small>鎮 北 冀</small> | 正平 | <small>絳 環</small> |
| 南昌 | <small>洪 白</small> | 新昌 | <small>涿 峯</small> | 樂平 | <small>太原 饒</small> |
| 梁山 | <small>萬 武 峩</small> | | | | |

宋縣名相同

洪氏容齋五筆云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若縣也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發蜀之

一 續修四庫全書卷十一

三

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涓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予按洪氏所舉尙遺金綿之石泉涑汀之清流潭慶涓之安化鞏道之寧遠江泉之德化泰興化之興化荆邵武之建寧郴循之興寧平定化之樂平臨安南寧之昌化汀寧化之寧化唯郴之興寧置於嘉定間洪氏所未及見此外雖免挂漏之譏矣

元州縣名相同

保定成都皆有安州上都常州皆有宜興州淮安大名皆有清河保定股陽杭州建昌皆有新城建德池州皆有建德河

南吉安皆有永寧吉安信州皆有永豐松江平涼皆有華亭吉安處州皆有龍泉衢州嘉定皆有龍游福州靜江皆有永福衡州饒州皆有安仁安豐重慶威楚皆有定遠冀寧天臨皆有寧鄉奉元武昌皆有成寧安豐融州皆有懷遠汝寧曲靖皆有羅山杭州南寧皆有昌化福州循州皆有長樂廬州汝州皆有梁縣興國郴州皆有永興龍興夔州皆有武寧贛州化州皆有石城贛州欽州皆有安遠紹興大同皆有山陰滄州棗州皆有無棣永樂初改滄州之無棣曰慶雲棗州之無棣曰海豐鞏昌道州皆有寧遠

明縣名相同

一 續修四庫全書卷十一

三

明縣名相同者如直隸山東江西浙江皆有新城直隸河南江西皆有永寧南直隸陝西皆有華亭有山陽江西湖廣皆有安仁順天湖廣廣東皆有東安直隸南直隸皆有清河山西浙江皆有山陰山西江西皆有廣昌有樂平福建廣東皆有長樂江西浙江貴州皆有龍泉陝西湖廣皆有咸寧南直隸浙江皆有建德山西湖廣皆有寧鄉南直隸山西浙江四川皆有太平南直隸四川雲南皆有定遠南直隸雲南皆有太和陝西湖廣貴州皆有安化江西浙江皆有新昌河南廣東皆有新安湖廣廣東皆有興寧江西福建皆有德化山東廣東皆有海豐湖廣廣東皆有會同浙江廣東皆有昌化福

建廣西皆有永福南直隸廣西皆有懷遠南直隸湖廣皆有
枕源江西廣東皆有石城江西廣西皆有興安陝西四川皆有
有石泉江西四川廣東皆有長寧江西四川皆有東鄉山西
四川皆有大寧陝西廣東皆有三水而陝西之延安鞏昌兩
府皆有安定江西之廣信吉安兩府皆有永豐則一省中且
有同名之縣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嘉定錢大昕

姓氏

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衆皆
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而婚姻不通
小史莫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戰國分爭氏族之
學久廢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
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
字且無可攷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
娥姁爲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

莫能改焉史記高帝紀書云姓劉氏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
後人強作解事輒謂漢爲堯後本祁姓譏史公昧於姓氏之
別斯爲誕矣漢爲堯後之說始于向歆父子史公著書在武
帝之世當時本無此議卽云史公會見左氏書而劉夏劉卷
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而非姬姓乎且漢之諸帝不
聞自言祁姓公主下嫁初不云祁載筆之臣安得輕議國姓
宋儒好議論古人而不稽時代致有此失孟堅贊雖言漢出
堯後而篇首仍用史公舊文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
後姓與氏合終漢之世宋嘗自言姓祁此古人慎重祖宗不輕
附會之意宋徽宗改公主爲帝姬其議出於秦京京固不學

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贏姓當稱帝贏其迂誕可笑如此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況遙遙華胄影響攀附徒供有識捧腹爾三代以上男子未有系姓於名者漢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為周子南君此男子冠姓於名之始後代文人有姬昌姬滿姬旦之稱皆因於此好古之士當引以為戒近有得古戈者其文云辛子之船戈本是羊字或釋為辛引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為證誤矣

奴

古人讀似奴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奴氏賈侍中說已意

十駕齋新錄卷十二

二

已實也意已即薏苡是已奴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奴公羊作弋弋奴聲相近由於奴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即奴

并官

孔子娶并官氏今人以為开官其誤蓋自明始按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予嘗至句容廟學見元至順元年加封號制石刻亦作并官又見宋板東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字未有作开者自明人刊家語誤并為开後來刊宋史者轉依誤本校改沿誘者三百餘年良可怪也

卻郗二姓相溷

卻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卻獻子綺戡切在入聲郗姓出高平丑饑切在上平聲兩字形聲俱別本無通用之理漢隸从谷旁字或變作忝故卻亦作郗後來刊晉書者併郗字亦改為郗此大誤也卻說濟陰單父人與高平郗氏不同族陸魯望詩一段清光染郗郎此用卻說事當為仄聲而黃伯思譏其誤讀又不然矣

廣韻述氏姓

古姓氏書今多失傳唯廣韻所采多唐以前書蓋取孫愐唐韻之舊徵引最為該洽後人刪去其十之八九唯張士俊所

十駕齋新錄卷十二

三

刊尚是元本然其中亦有紕繆如衛大夫免餘本公孫氏今以免為姓楚大夫涉其帑據左傳本云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謂藍尹壘以舟載其妻子而不可與王耳乃以涉其為復姓可乎又夬部瑄字云姓也晉有瑄錢按晉書有錢瑄與入非姓瑄也鐸部拓字引周書王秉王與並賜姓拓王氏按周書有王盟賜姓拓王氏未見王秉王與賜姓也以賁育為一人則王深寧已譏之

家譜不可信

顏師古云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漢書注其注蕭望之傳云孟傳注

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鄴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嗣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竝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蓋南齊書本紀敘述先世以望之爲何六世孫譏其附會不可信耳師古精于史學於私譜雜志不敢輕信識見非後人所及唐書宰相世系表雖詳贈可喜然紀近事則有徵溯遠胄則多舛由於信譜牒而無實事求是之識也

郡望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四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尚氏族奉勅第其甲乙勒爲成書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士旣貴顯多寄居它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唯民間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隴西言張必清河言劉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顧必武陵言朱必沛國其所祖何人遷徙何自概置弗問此習俗之甚可笑者也

朱張顧陸號吳中四姓朱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稱沛國沛之顯者在漢爲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子

謂三吳之朱當稱吳郡若徽文公之後則依文公自稱新安可也張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燉煌武威范陽健爲沛國梁國中山汝郡河內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稱清河子謂張之顯者多矣當視其所祖何人如季鷹思曼之裔則當云吳郡茂先道濟之裔當云范陽西平公軌之後當云安定平子之裔當云南陽不應概稱清河也廣韻顧姓出吳郡不聞有它望今顧氏所祖不曰雍曰榮則曰野王曰況皆吳人也而改稱武陵謬矣陸有吳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陸出自鮮卑本步陸孤氏魏孝文時改爲陸氏今陸氏皆宗績績遜抗則爲吳郡之陸審矣而轉有取于代北之陸何哉聞有不稱河南而稱平原者未審其故若以士衡爲平原內史而稱之則吾未聞以所歷之官爲郡望者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五

今人姓金者多稱其望曰彭城此承吳越避諱改劉爲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爲當矣日磾本匈奴渾邪王子厥後封侯累世久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也廣韻汪姓汪苾氏之裔姓苑云新安人今汪氏皆祖越國公華華故籍新安乃不稱新安而平陽非也

杜康

說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見中部李善注文選初未之引

鴟夷子皮

淮南子汜論訓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以鴟夷子皮為田常之黨它書所未見按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養由基

論衡儒增篇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按左氏傳養由基射呂錡中項未嘗射晉侯也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充誤記不足信

刀父

荀子侂詩閻姬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朱文公云刀父未詳竊疑即齊之豎刀亦作貂刀有貂音後人別刀才為二字

六

季襄

淮南汜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洧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朱錫鬯撰孔子弟子攷采摭羣書得九十八人以補史記家語之闕獨不及季襄何也

趙梁左強

史記龜策列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紂有諛臣名曰左強淮

南覽冥訓紂為無道左強在側高誘注左強紂之諛臣古今人表無趙左二人

莊彭祖

儒林傳春秋公羊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彭祖本莊氏史家避明帝諱追改公羊疏引六藝論云哇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

蔡伯僭

論衡別通篇扶風蔡伯僭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此蔡伯僭未詳其名非陳留蔡邕也

漢人不見於史者

七

論衡案書篇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又對作篇引鄒伯奇檢論周長生名樹見謝承書北堂書鈔引之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伯奇豈即鄒子之字耶

徐巡

服虔注左傳引彭仲博說虞翻注易引蔡景君說皆漢人也說文有徐巡說案後漢書儒林傳濟南徐巡師事衛宏後從

杜林受學亦以儒顯

張敞

說文引張敞說一條案漢人不當以武帝諱為名疑是張敞

朱建安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案隋書經籍志有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撓應當是建安名也

謝超宗

金樓子載謝超宗子今刊本子誤作字幾卿中拜率更令騶人姓謝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八

亦名超宗亦便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暍幾卿既不容酬此言騶人謂為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王筠

梁有廣晉令王筠見南史陸襄傳與琅邪王元禮同時同姓名

漢人同姓名

孫季昭示兒編記古人同姓名如漢兩韓信兩王吉兩王霸唐兩李益兩韓翃之類然所舉多有未備今即班范二史言之西京有兩王莽兩嚴延年兩趙蕤兩貢禹兩王崇兩王立兩劉澤兩蘇建兩京房兩劉歆兩陳咸一見後漢陳寵傳兩陳欽一見

後漢陳元傳一東京有兩杜喬一見杜林傳兩鄭眾兩王渙兩王隆一見張兩王元一公孫述將兩陳元一見循兩馬成一見

傳一在文苑兩陳紀一丹陽人兩趙典一見黨兩張陵兩劉方一司空兼兩漢計之則有四王成一前漢循吏

一見逸民傳三王商一丞相一大將軍兩張禹兩張猛一見兩張敞一見武兩張武一見文帝紀兩張霸一見前漢

任安一見後漢兩王嘉一在蜀若西京之兩杜子夏兩陳孟公則又同時同姓字而非同名也後漢張堪南陽宛人嘗為

蜀郡太守而張衡傳云祖父堪蜀郡太守計其年代相去不甚遠而衡亦南陽西鄂人雖縣名小異而郡望未改官職又

同是即一人矣或疑別一張堪非是

異代同姓名

異代而姓名相同者難以悉數今就兩漢而下訖于宋元略舉記憶所及者書之如漢有張華晉亦有張華漢有賈逵魏亦有賈逵漢有王肅曹魏元魏皆有王肅漢有李廣魏亦有

李廣見晉書漢有黃忠見中唐蜀亦有黃忠漢有王育說亦有王育忠義漢有劉陶魏晉皆有劉陶漢有郭憲魏亦有

郭憲字幼漢有張邈魏亦有張邈漢有王卓見順晉亦有王卓見王漢有孔安國晉亦有孔安國漢有劉琨論衡初稟篇

晉亦有劉琨漢有李嵩蘇不晉亦有李嵩漢有李充晉亦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九

李充漢有謝安見滕撫傳晉亦有謝安漢有劉毅晉亦有劉毅漢

有孟觀論衡超奇篇晉亦有孟觀漢有王商蜀亦有王商見秦漢

有張陵魏亦有張陵魏志張陵傳唐亦有張陵見唐詩紀事漢有王甫

蜀亦有王甫漢有張昭見魏志張昭傳吳亦有張昭漢有陳午晉亦

有陳午見石勒載記漢有王暢晉亦有王暢見王滂傳漢有張衡晉亦

有張衡見趙王倫傳隋亦有張衡漢有馬武晉亦有馬武見戴漢

有馬融晉亦有馬融見陶黃傳漢有胡廣晉亦有胡廣見胡廣傳漢有

徐幹見班超傳魏亦有徐幹晉亦有徐幹見王長文傳漢有張綱晉亦

有張綱漢有江革南齊亦有江革漢有董仲舒梁亦有董仲舒漢有朱買臣梁亦有朱買臣漢有李膺梁亦有李膺漢有

王琳見趙孝傳梁亦有王琳漢有樊毅陳亦有樊毅漢有劉向北

齊亦有劉向見文宣帝紀漢有李善唐亦有李善漢有李延壽即

延唐亦有李延壽漢有李邵唐亦有李邵見藝文志漢有王逸唐

亦有王逸見宰相世系表漢有李封見儒林傳唐亦有李封見杜子美詩漢有

周興見周榮傳唐亦有周興漢有李益見李膺傳唐亦有李益漢有劉

平宋亦有劉平漢有朱震宋亦有朱震漢有楊震宋亦有楊

震漢有張俊宋亦有張俊漢有劉豫見第五倫傳宋亦有劉豫漢

有張林見鄭巨君傳宋亦有張林漢有趙禹宋亦有趙禹徐州推官見東

坡集陳魏有張融南齊亦有張融魏有王修晉亦有王修魏

公弼傳魏有張融南齊亦有張融魏有王修晉亦有王修魏

有王基晉亦有王基見王毅傳蜀有兩劉巴一有傳一見李嚴傳注晉亦有

劉巴見石勒載記蜀有李嚴晉亦有李嚴見趙王倫傳蜀有李福唐亦

有李福宋亦有李福仁宗朝武臣見長編蜀有張裕劉宋亦有張裕吳

有徐陵陳亦有徐陵吳有嚴武唐亦有嚴武吳有桓彝晉亦

有桓彝晉有袁粲宋亦有袁粲晉有賀循陳亦有賀循晉有

劉穆之唐亦有劉穆之見寶刻類編晉有王戎唐亦有王戎見林

晉有王恭唐亦有王恭見儒學傳晉有王珣唐亦有王珣見相世

表晉有王旦見石勒載記宋亦有王旦晉有吳曾見周延傳宋亦有吳

曾見藝文志晉有葛洪宋亦有葛洪晉有王濬宋亦有王濬見王

詩苻秦有王猛陳亦有王猛劉宋有蔡興宗趙宋亦有蔡興

宗編注南齊有王儉唐亦有王儉見宰相世系表北魏有崔鴻唐亦

有崔鴻貝州刺史見白居易制唐有李沆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李沆唐有張

齊賢見儒學傳宋亦有張齊賢唐有韓琦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韓琦唐

有王會著作郎見金石錄宋亦有王會唐有李石宋亦有李石字知

二百家名賢文粹金亦有李石唐有王珪宋元皆有王珪元王珪見

唐有張錫宋亦有張錫唐有李綱宋亦有李綱唐有蔡京宋

亦有蔡京唐有張說宋亦有張說唐有劉晏宋亦有劉晏忠

義唐有蘇轍見宋史孝友姚宗明傳宋亦有蘇轍唐有高適宋亦有高

適知越州見會稽志唐有郭京舉正宋亦有郭京唐有陳夷行宋

亦有陳夷行公輔子唐有李侗廣州刺史見宋亦有李侗唐有

鄭樵見藝文志宋亦有鄭樵唐有李若水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李若水

唐有張公謹宋亦有張公謹政和唐有張行成宋亦有

張行成紹興中進士唐有王建五代亦有王建宋亦有王建

進士號觀物先生唐有王質東陽人唐有王起宋亦有

王起文彥博幕客唐有王質五世孫宋亦有王質唐有常

建宋亦有常建括蒼人唐有李頎宋亦有李頎見東坡唐

有李珣宋亦有李珣景定二唐有朱長文見唐詩宋亦有朱

長文後唐有李鄴北夢瑣言宋亦有李鄴紹興宋有崔立

傳元亦有吳澄金亦有崔立宋有吳澄法見理宗紀元亦有吳澄

晉人同姓名

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至晉尤甚如兩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三

毅兩周撫兩孫秀兩解系兩周訪兩王愷兩王渾兩王澄是

也子攷晉書又有兩衛瓘一有傳一陳留人為三都賦略解

見文苑傳兩王沉一有傳一字彥伯見文苑傳兩李密一在

孝友傳一健為太守見惠帝紀兩張茂一襲涼州牧一吳郡

太守見列女傳兩張駿一襲涼州牧一姚襄將見哀帝紀兩

韓壽一見賈充傳一為慕容皝司馬見載記兩王敦一有傳

一益州牙門將見李特載記兩孫登一見隱逸傳一附見孫

楚傳兩徐邈一有傳一見王彌傳及石勒載記兩王洽一為

丞相導子一見劉隗傳兩李矩一有傳一江州刺史見李充

傳兩王祥一有傳一為呂光僕射見郭廣傳兩劉邁一為理

之祖一為毅之弟兩裴頠一有傳一為東海王越將見懷帝

紀按周懷帝傳有淮南太守裴頠皆學齋所未及

晉書姓名互異

穆帝紀永和五年褚裒便部將王龕北伐褚裒傳作徐龕按

元帝紀有太山太守徐龕為石勒所執死已久矣當從紀

祖約傳其時牽勝率眾出降成帝紀戴洋傳並作牽騰

安帝紀隆安三年吳國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吳

興太守謝逸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孫恩傳桓謙作桓謹

魏隱作魏儻隱儻聲相近司馬逸作謝逸南史孝義傳作司馬謝

瑗度傳有義興太守魏鄒又儻之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

三

段匹磾傳從弟末杯劉琨盧湛傳作末波波杯聲相近也亦

作末杯見邵續傳王浚傳亦作末杯

張元張元之

謝安傳符堅率眾次淮肥兄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

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其下即

述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碁賭別墅事安所與賭

聖者即兄子元也而張元竟無下落亦不知其曾里何許也

列女謝道韞傳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元嘗稱

之以敵道韞似即其人矣而同郡二字難曉道韞為王凝之

妻不識張元者與謝同郡乎抑與王同郡乎謝元傳授左將

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之郡而元之名亞于元時人稱為南北二元此與前兩傳之張元同時同姓同為謝幼度親舊唯名多一之字豈即一人而傳聞異詞乎元之在吳興撰山墟名樂史寰宇記屢引之

唐人同姓名

唐人同時同姓名如文藝傳所載兩李益兩韓翃其最著矣武后時幸臣有張昌宗而張昌齡之兄亦名昌宗見文藝傳冀州南宮人

王宰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十四

王宰武宗朝節度使附其父智興傳明皇時又有善畫王宰

杜子美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者也

李播

李淳風父名播作天象賦見唐志此唐初人也又元和間詩人李播起家進士官郎中蘄州刺史見唐詩紀事

盧貞

盧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為河南尹白樂天九老會貞年未七十亦預焉時又有內供奉盧貞見唐詩紀事

李翱

李翱字習之唐書有傳唐詩紀事云鄭州嘗掘地得刺史李

翱戲贈詩此自一李翱非習之也唐書習之傳亦不記為鄭州王深甫編次習之集乃收入此詩

呂太一

唐有兩呂太一魏知古傳所薦洹水令呂太一後有聞於時又韋倫傳宦者呂太一反嶺南此別是一人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即韋倫傳之太一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仕武后時唐書有傳又大歷中有畫人陳子昂見段成式京洛寺塔記

李若水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十五

唐宗室世系表有兩李若水一淄川郡王孝同之曾孫一太宗五世孫

王維王縉

唐太原王維王縉兄弟一為右丞一為宰相而琅邪王方則之孫維與縉亦兄弟也又王智興之父亦名縉

王定保

唐摭言十五卷題云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書中稱王方慶為七世伯祖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蕤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蕤字亦不回避則別是一人非太原

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攷昭宗時宰相有王搏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定保既出琅邪則溥當為搏之謚但依表所列搏為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搏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

韋應物

韋應物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出為蘇州刺史而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除蘇州舉韋應物自代狀宋葉少蘊胡元任已疑其非一人而沈作詰撰韋傳合而一之篇末雖亦有疑詞而終未敢決近世陳少章景雲據白樂天於元和中謫江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七

州後貽書元微之於文盛稱蘇州詩又言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則是時蘇州已歿而劉狀又在此書十年以後則其所舉必別是一人矣樂天守蘇日夢得以詩酬之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言白之詩名足繼左司耳非謂實代其任也沈傳謂貞元二年補外得蘇州刺史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郡之永定佛寺則誤甚矣白公出守在長慶間距貞元初垂四十年豈有與韋交代之理乎

大昕案樂天刺蘇州在寶歷元年陳以為在長

慶間亦誤

劉沓虛

殷璠河岳英靈集錄劉沓虛詩謂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婉然無出其右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沓虛未詳何許人意其為南士也李華三賢論謂劉沓虛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

當作東安康郡即金州也

唐書劉迅傳作康

此沓虛即劉知幾之子迅唐書附知幾傳不言其能詩或仍為一人似不然孟浩然有九日於龍沙寄劉大沓

虛詩而新舊書敘知幾六子迅次在五是行第不同也王昌齡有送劉沓虛歸取宏詞解詩而唐史不言登宏詞科是出身不同也一工於詩一善著書是趣向不同也兩劉生雖同時並有才不遇而一名一號似同實異恐難溷而一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

七

宋人同姓名

曹輔一南劔州人字載德有傳一海陵人字子方與蘇子瞻唱和

王存一字正仲丹陽人有傳一紹興中神勇軍統制見繫年錄

吳革一開封人見忠義傳一九江人仕淳祐間嘗刻朱文公周易本義一紹興初江西運副見繫年錄

王襄一鄧州人見孝義傳一南陽人靖康中西道都總管有

傳

劉通一并州人章獻皇后之父見外戚傳一紹興中知天長軍見繫年錄

王淮一齊州人沔之弟一金華人字季海有傳

王著一單父人字成象有傳一成都人字知微翰林侍書附

呂文仲傳一紹興中通判温州見繫年錄

王明一大名人字如誨有傳一承奉郎與金人戰死見繫年錄一涪州將見元史世祖紀

王貴一并州人附楊業傳一岳飛部將

安守忠一晉陽人贈太尉有傳一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

十駕齋新錄卷三

六

團練使見長編

李維一洛州人沆之弟一昭武人綱之弟

李若谷一徐州人字子淵有傳一若水之兄南渡參知政事

蘇紳一晉江人字儀甫有傳一紹興中江東兵馬都監

黃震一浦城人字伯起有傳一慈溪人字東發見儒林傳一

臨海人字子聞乾道進士知瑞安縣見赤城志又有琴師黃

震後改名振見四朝聞見錄

王珪一成都人字禹玉有傳一紹興中太常少卿見繫年錄

一開封人與任福死事附福傳

王琪一字君玉珪之從兄有傳一南渡武臣德之子

王鞏一字定國旦之孫附王素傳一紹興中知仁和縣一端

平丙申死蜀難見理宗紀

田敏一鄒平人見儒林傳一易州人真宗時武臣有傳

王雱一字元澤安石之子附安石傳一澤州人雲之弟官右

奉議郎見繫年錄

陳升之一熙寧宰相有傳一淳熙中保義郎

蔡抗一宋城人字子直附其弟挺傳一建安人字仲節元定

之孫有傳其名本是杭字史誤从手旁見長編

趙鼎一治平中侍御史嘗奉使契丹外國傳熙寧中提刑趙

鼎當卽一人一聞喜人字元鎮有傳

十駕齋新錄卷三

九

李浩一西河人東都武臣有傳一臨川人字德遠仕孝宗朝

有傳

王質一大名人旦之兄子見涑水記聞一字景文與國人附

王阮傳

王彥昇一字光烈建隆功臣有傳一南渡閩門祇候見繫年

錄

王佐一山陰人字宣子紹興十八年狀元一紹興間中軍第

四將見繫年錄一寶祐間長寧守將見忠義傳

孫奕一廬陵人字季昭換示見編一元豐中都官員外郎陳

襄薦士三十三人之一也

楊朴一真宗朝隱士一資陽人紹興左宣教郎一黃巖人字文之淳熙特科官承奉郎

史焯一眉山人字見可撰通鑑釋文者一潁昌人文彥博嘗從受學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焯熙寧四年前知襄州史焯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當卽潁昌之史焯也一咸淳中利路統制見度宗紀

王堯臣一應天府人字伯庸有傳一汾州人嗣宗之子

張觀一常州人有傳一絳州人字思正有傳

胡銓一廬陵人字邦衡有傳一婺源人字仲平政和二年進士見新安志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三

張震一□□人有傳一歙人乾道五年進士見新安志

郭京一陳州人仁宗朝以布衣授大理評事一靖康時自言能用神兵者

劉藻一福州人字昭信紹興末祠部員外郎一嶺南人知梅州二人同時同姓名見周必大龍飛錄

張琬一韓城人樞密使昇之子崇寧間爲轉運副使會稽志元符三年六月張琬以朝散大夫權發遣越州十二月移陝西提點刑獄此韓城人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第見施元之注蘇

詩

李常一字公擇建昌人一登州人東坡爲作遺直坊詩于欽

齊乘人物篇誤仍兩人爲一一度宗朝吏部侍郎

王安國一臨川人安石之弟一理宗朝守棗陽軍

張林一游奕軍統領見楊巨源傳寧宗紀嘉定二年沔州統制張林等謀作亂事覺貸死除名與巨源傳之張林未審卽一人否一京東安撫使本金降將一咸淳二年死難武臣見本紀一德祐池州都統制降元

張維一湖州人官衛尉寺丞子野之父齊東野語云卒於慶歷丙戌一熙寧中官臨涇縣令見長編又東坡南行集有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似又是一人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三

李定字資深元豐中御史中丞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徧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蓋濟南人也世多指而爲一不可不辯宋史有傳者唯資深一人卽劾東坡詩案者坡集有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詩蓋濟南人也

張承德一并州人有傳一幽州人暉之孫見暉傳一開封人忠之子見忠傳

張昭遠一濮州人卽張昭也有傳一滄州人凝之子有傳張燾一臨濮人字景元有傳一饒州人字子公南渡執政有

傳

王應麟一慶元人字伯厚有傳一晉江人知南海縣見石刻與伯厚同時

李祥一無錫人字元德有傳一開封人見宦者傳

王杲一齊州人咸平五年卒有傳一京兆人朔州防禦使雍熙四年卒見太宗實錄此兩人同姓名又同時

張廷翰一澤州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一冀州人團練使兩人皆仕太祖朝皆有傳

王延德一東明人有傳一大名人亦太宗晉邸舊人附見延德傳

十駕齋新錄卷三十一

三

徐自明一永嘉人字誠甫撰宰輔編年錄一金華人嘗知蘇州之嘉定縣見練川圖經

陳均一人字平甫撰九朝編年備要一永嘉人知平江府見吳郡志

楊萬里一廬陵人字廷秀有傳一錢塘人知嘉定縣見練川圖經

王倫一仁宗時虎翼卒以反逆誅見長編一大名人紹興奉使死於金國有傳

葉適一熙寧中光祿寺丞見涑水記聞一永嘉人字正則有傳

王化基一真定人真宗朝參政有傳一元祐內臣入黨籍

張奎一臨濮人有傳一天聖中保章正見長編

章甫一字端叔浦城人熙寧三年進士都官郎中一字冠之鄱陽人自號易足居士張端義貴耳錄稱為張冠之者也

何逢原一字希深與王十朋同時一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累徵不起

朱申一字繼宣江西人太學生一新安人淳祐十一年以朝散大夫知江州

李珏一嘉定十年江淮制置使一德祐朝臣張順一成都馬步軍總管咸淳元年以死事贈卹見度宗紀

十駕齋新錄卷三十一

三

一襄陽民兵都統見忠義傳兩人同時

張忠一字聖毗開封人有傳一失其字亦開封人有傳

鄭湜一德安人見王介甫集一字溥之寧宗朝直學士院

王洙一字原叔有傳一字原父南渡人見攻媿集

王綸一字唐公南渡執政一字敏功安陽人紹興初知興國軍樞密使炎之父也見周益公集

王古元祐黨籍碑有兩王古一字敏仲官戶部尚書文正公旦之曾孫在曾任待制以上官一在餘官

黃裳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狀元一字文叔劔門人南渡有傳又有政和中福州知州黃裳見渭南文集恐別是一人非

元豐狀元也

黃定一字致一崇寧上舍第一乾道八年狀元

彭乘一為華陽人有傳一為高安人撰墨客揮犀

張體仁一紹興初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幕官見繫年錄一

即詹體仁也宋史有傳而不著改姓

徐爽一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狀元官至翰林學士一杭州

人賜號冲梅先生見夢梁錄

王炎一安陽人南渡樞密使有傳一字晦叔婺源人乾道五

年進士見新安志

呂好問一建炎執政有傳一理宗朝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

見景定建康志

語

陳造一字唐卿高郵人號江湖長翁一字周士吳興人直齋

之子通判嘉興府

王汾一字彥祖禹偁孫官兵部侍郎見東坡集一金華人南

渡師心子見王忠文公集

王遶一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包拯集中有劾

淮南轉運使疏當即其人也一淄州人當南宋時

崇寧二年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並令

改名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朱謂舊名紱改

名後官

至執政

古人號相同明以後不錄

白樂天自號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號醉吟先生樂

天又號迂叟而司馬溫公亦以自稱邵堯夫程正叔俱號伊

川先生黃伯思號雲林子而貢奎倪瓚俱號雲林邵博字公濟康

節蔡元定真德秀俱號西山先生鄭伯英字景元永嘉人號伯熊其兄也

歸愚翁而葛立方亦號歸愚韓駒牟巖俱號陵陽先生郭雍

許謙俱號白雲先生蘇元老蔡沈俱號九峯先生郭忠孝黃

裳俱號兼山先生胡宏李孝光俱號五峯王十朋史達祖俱

號梅谿洪邁徐子方俱號容齋王柏許衡俱號魯齋劉子翬

李之純俱號屏山呂南公計有功俱號灌園先生錢文子號

白石居士姜夔號白石道人楊繪元楊傑次子皆號無為子魏

揆之謝諤皆號艮齋先生劉清之號靜春先生劉黻字季文

號靜春見四朝聞見錄元表易亦有靜春堂集林之奇王寂俱號拙

齋馮椅王應麟俱號厚齋王厚之趙彥肅俱號復齋張行成

號觀物先生祝泌亦號觀物老人陳去非翁應龍俱號簡齋

薛紹彭號清閔居士而倪瓚亦有清閔閣

古人姓名割裂

漢魏以降文尚駢儷詩嚴聲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

當時不以為非如皇甫謐釋勸榮期以三樂感尼父庾信詩

唯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白樂天詩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

十駕齋養新錄 卷一一

狂請榮啟期也費鳳別碑司馬慕蘭相南容復白珪謂蘭相如也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謂蘧伯玉也朱君山墓誌魚山本志門豹遺風謂西門豹也抱朴子外篇秦西以過厚見親謂秦西巴也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誠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也庾信詩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謂南宮敬叔也白樂天詩君看齊鼎中燠爛者鄙其謂鄙食其也庾信銘年消張辟謂張辟疆也白樂天詩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也李商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也蜀志秦必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謂嚴君平也皇甫謐釋勸鄭真躬耕以致譽謂鄭子真也陸厥詩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謂班婕妤好也陳師道詩馬游從昔哀吾老謂馬少游也盧照鄰詩孫賓遙見待謂孫賓碩也晉書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也劉孝倬贈美人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解謂秦羅敷也晉書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廟謂諸葛亮也潘岳關中詩紛紜齊方亦孔之醜謂齊万年也李商隱詩曾不問潘安又云潘仁豈是才王瑳詩潘仁載果來謂潘安仁也杜子美詩顧愷丹青重謂顧愷之也李邕東林寺碑殷堪握衣而每談謂殷仲堪也杜子美詩劉牢出外甥謂劉牢之也李商隱詩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杲之也白樂天七德舞詩張謹哀聞人日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三

哭謂張公謹也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並驅有劉山之昆季謂謝安石劉公山也褚載賡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謂曹不興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終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嘉定錢大昕

詩傳附錄纂疏

寶山朱寄園家藏元儒雙湖胡氏詩傳附錄纂疏二十卷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肝江揭祐民序其書前有綱領後有詩序辨說一遵朱文公元本如定之方中終然允藏竹竿遠兄弟父母君子子役羊牛下括皇矣以篤于周祐皆與唐石經同與今通行本異蓋今本沿明板之譌即經文亦有改竄非考亭之舊矣家伯維宰維作爲此以音相近而譌今本作冢宰必非考亭意也小雅爰其適歸爰下注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家語作奚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下注春秋傳作恤文公雖采它書而用其義然未敢輕改經文今本刪去家語作奚句直改爲奚大非文公說經謹慎之意假以溢我句刪去春秋傳云云則注中假之爲何溢之爲恤云云令人不解何謂矣讀是書知元儒尚守家法不似明人之鹵莽妄作朱錫鬯經義考雖載此書誤作八卷注云未見是誠世間難得之本矣

儀禮注小字宋本

吳門黃蕘圃所藏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每卷末記經注字數末卷又總計經注字數士冠禮建柎今本誤建爲捷此本

經注皆不誤

儀禮疏單行本

儀禮疏五十卷亦黃蕘圃所藏自卷廿一至卷廿七皆闕每葉卅行行廿七字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沆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真北宋板也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爲一書不與經注合并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士子喜其便於誦習爭相放效其後又有併陸氏釋文附入經注之下者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竄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失陸氏之舊矣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有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論語注疏正德本

論語注疏每葉廿行每行廿餘字首卷標題注疏下多解經二字首葉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諱旁如圈識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諱不全之字識出令其補完耳若明刻前代書籍則未見此式必是修補元板也

國語

國語傳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曾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左右皆免冑而下拜二條證今本之漏是固然矣予於錢所舉之外復得六事周語瞽獻

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僨子謂

僨蓋僨之譌古魯語笑吾子之大也今本大下有滿字古書

書僨與顛通齊語鹿皮四分注分散也今本分皆作个大與

泰通泰即汰也檀弓汰叔氏子管

書亦作散作枚鄭語依倅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

四分本雒作雄越絕書吳越春秋皆作王孫駱駱同音皆當以

明道本為正楚語王孫圉聘于晉今本圉作圍則未詳孰是

廣雅

牟囁申省乞祠狀深恐疾顛有辜隆使疾顛二字用國語

釋訓管管浴也浴字未詳其義按詩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

所依繫箋云管管然以心自恣蓋自恣之人不肖遵聖人法

度所為皆無所依傍毛鄭兩義本相承也浴當為恣之譌

釋言賸賸也按廣韻下平聲侵部賸賸也賸當是賸之譌

疊懷也懷或是惛之譌

醒長也王石臞謂醒與長義不相近予謂呈長聲相近

蓋黨也黨讀如儻蓋儻皆疑詞

脰饌也脰錯也此二脰字當為俎豆之豆或漢隸俎豆字有

从肉旁者

免墮也古兔免同文兔與妥聲相近易繫辭夫坤墮然示人

簡矣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俱作妥是免與墮退聲亦相

近也

子已似也已當即十二支巳午之巳以音相近取義詩似續

妣祖鄭箋讀為巳午之巳鄭氏詩譜謂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位莅祿也古文位與立同立祿聲相近

酌漱也酌當作酌

牒流也完當即疏之異文

玉篇

玉篇玉部璣字引說文云玉璣也夏日璣殷曰牟周日璣又

人部倝字引說文云倝子也按說文無璣倝二字此所引者

徐鉉等新附注也子嘗謂今本玉篇不但非顧野王元本并

非孫強廣益之本以此二條證之益信

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哭延教眉白與自艷飲

后大弦十部而別增父云臬尤處地磬索牀弋單丈十二部

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為部首而併畫

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于說文者也

周成雜字

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屢引之攷隋

書經籍志小學類有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又

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似周氏與周成非即一人唐

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且兩志所載周

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且兩志所載周

成書俱無雜字之名未知卽此書否掖庭左右丞漢制皆宦者爲之魏承漢制則周氏亦必宦者如注爾雅之李巡亦中黃門也

龍龕手鑑

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鑑四卷予所見者影宋鈔本前有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書中於完字闕末一筆知是南宋所鈔晁氏馬氏載此書本名龍龕手鏡今改鏡爲鑑蓋宋人避唐諱嫌字如石鏡縣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舊藏新藏隨文隨函江西隨函西川隨函諸名又引應法師音郭遠音或作郭氏琳法師說予攷之宋藝文志有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未知其爲江西與西川也僧元應有一切經音義十五卷其卽應法師乎

六書正譌

周伯琦六書正譌多采戴侗說以訾議許氏又妄增說文所無之字如喬爲稼穡字器爲器皿字彛爲矢鏃字朋爲堅韌字隼爲觚觸之觸尾爲山嵐之嵐災爲庭燎之燎據爲式樣之樣淫本从王而改从壬堂本从止而改从牙印本从巴而改爲二人相向攷攷皆从支而改从文妾本从辛而改从立賈賈本兩字而妄合之扇从尸卽屋也而改从广甚至以

戊爲戈矛之戈庚爲鍾虞之虞誕設巨信視同戲劇此六書之異端而自稱正譌果誰正而誰譌乎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此至正壬辰徐氏一山書堂刊本前有記一方云皇朝科試舉子所將一禮韻耳然惟張禮部敬夫定本最善今復以諸韻參校一韻爲增數字凡增三千餘字釋焉而詳擇焉而精敬用梓行爲文場寸晷之助云第一卷首題云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它卷皆題善本排字通併禮部韻畧前後殊未畫一前載科舉條例甚詳所列廟諱止於英宗而今上皇帝不名似是泰定初刻後來翻本未及增添耳上下平聲各十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六

五上聲廿九去聲卅入聲十七與今韻同而每韻下與某同用云云尚沿禮部舊式但未知張禮部何時人耳

萬斯同石經攷

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矣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梁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恒晉初人其撰四

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入真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為魏正始刻則一字為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日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切為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史記宋元本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十三

七

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冲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蕘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間海寧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汪諒刻始合索隱正義為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為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初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

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為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文不可攷矣

竹書紀年

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啟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為后啟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與束皙劉知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偽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十三

八

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況在秦漢以上乎紀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唯明代人空疎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為是書必明人所葺宋晁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人偽撰也

此書蓋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伐韓闕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是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不知何年附

此水經注引此此條無年月 赧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未
的此漢書臣瓚注 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歷何云未的又
云不知何年耶

裴駙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
四百七十一年矣於股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
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條今本紀年俱在
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約而梁書南史約傳俱不言會
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流
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其注史記已引此文
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九

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
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偽者
之用心
如此

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
滅以晉事接之今本脫 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
年據此知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亦後人僞託之
一證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
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假朱故城在縣西北十
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假寒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
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囚堯假朱之說

十六國春秋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凡兩本其一見於何鏗等所刊漢魏
叢書僅十六卷寥寥數節殆出後人依託其一明萬歷中嘉
興屠喬孫項琳之所刊前有朱國祚序凡百卷蓋鈔撮晉書
載記參以它書附合成之其實亦贗本也攷宋史藝文志崇
文總目晁陳馬三家書目不載崔鴻十六國春秋則鴻書失
傳已久龔穎運歷圖載前涼張寔以下皆改元晁氏謂不知
所據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于世莫得而攷
焉是宋人已無見此書者明人好作僞書自具眼者觀之不
直一哂耳又攷北史崔鴻傳鴻既爲春秋百篇別作序例一
卷年表一卷今本無序例年表又鴻子子元奏稱亾考刊著
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今本
有敘事而無贊論此其罅漏之顯然者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卷首題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炯武勝軍節度巡
官林禹撰陳振孫謂錢儼所作託名林范宋史藝文志霸史
類載此書十五卷亦云錢儼撰託名范炯林禹撰又別有錢
儼備史遺事五卷世善堂書
目作九卷 今世所傳乃明錢德洪刻本前
五卷唐五代及宋開寶戊辰後一卷始開寶己巳訖端拱戊
子與史志卷數不合五卷之末題云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

正月七日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專句當納溪夷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四代孫中孚寫攷程俱北山小集中孚實中吳軍節度使元璪之曾孫於武肅為四代孫也錢偕序謂范林二記室撰備史五卷至十九世孫緒山公命門人馬蓋臣補忠懿遺事合六卷刻之姑蘇今攷蓋臣所撰唯吳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補遺出其手岱蓋攷之未審矣錢遵王記其家藏舊本止四卷又稱忠懿為今元帥吳越國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何緣更有補遺顯係明人妄改惜不得遵王本一讀之

十駕齋叢書卷十三

十一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宋呂夏卿撰夏卿於仁宗朝預修唐書故作此例今以新書攷之殊不相應如書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命將征伐諸條按之本紀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當立傳宜見于鐵勒傳李白杜甫同傳不入文苑李適之當附恒山王傳今本皆不爾是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之許也歐公本紀頗慕春秋褒貶之法而其病印在此夏卿新例益復煩碎非體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夢之也

薛氏宋元通鑑

薛方山宋元通鑑意在推崇道學而敘事多疎漏其年月率不可信如崇寧四年四月以崇寧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攷崇禮本傳云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而崇寧四年乃在重和前十有四年崇禮尚未登科安得遽登內翰乎崇禮由翰林出知漳州據李心傳繫年錄乃高宗建炎四年十月事而誤書於徽宗崇寧之年此甚可笑徽猷閣藏哲宗御集建於大觀二年在崇寧之後不得先有學士也

十駕齋叢書卷十三

十二

元祐二年書召陳師道為祕書省正字適預郊祀云云遂以寒疾卒按是年四月書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為本州教授此見於長編可信者也其後改潁州教授時蘇軾為知州則是元祐六年事矣魏衍撰彭城陳先生集記稱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正字歿于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廿九日今繫之元祐二年其為疏謬甚矣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其分門十二日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今所傳者元泰定四年江西

刊本每卷末附以王元亮釋文

唐高祖武德四年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為準太宗即位二年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為加役流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此據文獻通攷二年前上似當有貞觀字今攷疏義云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為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為加役流是則改絞刑為斷趾即在大宗即位之歲故猶稱武德也魏李悝始造法經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漢丞相蕭何益以戶典廩三篇是為九章之律魏明帝更定新律十八篇以刑名冠於律首又分立劫掠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繫訊律斷獄律請賊律與擅律兩律警事律償贓律免坐律其盜賊囚捕雜戶猶仍舊名晉泰始四年頒新律因漢九章增刑名法例告劾繫訊斷獄請賊詐偽水火毀亡官衛諸侯十一篇合二十篇梁武帝天監初頒律二十篇曰刑名法例盜劫賊叛詐偽受賂告劾討捕繫訊斷獄雜戶擅與毀亡衛官水火倉庫廩關市違制北齊河清三年制齊律十二篇曰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欺鬪訟賊盜捕斷毀損廩牧雜律後周武帝改新律為二十五篇曰刑名法制祀享朝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七

會婚姻戶禁水火與擅衛官市鬪鬪競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廩牧雜犯詐偽請求告言逃亡繫訊斷獄隋文帝開皇初定新律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廢庫六擅與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此唐律所因也

史通 劉知幾沈潛諸史用功數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為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于監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柝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輒加彈射又恐譏謗取禍遂於遷固已降肆意舐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誹議上聖陽為狂易侮聖之詞以掩詆毀先朝之跡恥異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實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後人大聲疾呼曰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論要之蚍蜉撼樹言匪由衷柳翳隱形志在避禍千載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經三史模楷万世夫豈不知叔孫之毀無傷日月也哉然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十四

十駕齋養新錄 卷一三 二五九

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為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

可馬溫公稽古錄

陳少章云溫公是書於古人姓名犯國諱者往往易以它字如王匡作王輔石朗作石明敬翔作恭翔之類是也或二名減一如尹元慶作尹慶張元遇作張遇崔元暉作崔暉張敬達作張達錢宏佐作錢佐劉彥貞作劉彥之類是也或以字易名如秦朗作秦元明謝元作謝幼度王殷作王允中之類是也然其中如劉宏桓元徐圓朗許敬宗敬暉馬殷朱守殷李匡威樂彥貞之類又直書不避而李敬元作李敬貞於聖祖翼祖諱一避一否尤不可曉殆編纂匆遽或黠竄未至耶末卷書仁宗建儲事於英宗廟諱皆稱諱而卷中陳曙一人凡三見恐出後人擅易非本文矣

鼂公邁歷代紀年

鼂公邁歷代紀年凡十卷有淳熙乙未七月鼂子綺後序及紹熙壬子季春包履常跋公邁字伯咎號傳密居士官右朝散郎提舉廣東常平據子綺序稱族父下世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予在廣州見公邁題名云紹興九年歲在己未二月初吉當卽以其年卒距辛巳祇廿三載耳予所見係南宋槧本闕第一卷以包跋證之蓋唐虞三代至兩漢也子

綺字仲皓

胡五峯皇王大紀

太史公書述五帝本紀始于黃帝班固古今人表律歷志依易繫詞首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又依左氏傳列少昊金天氏於黃帝之後於是三皇五帝之目五德代嬗之序昭然其不可易矣宋劉恕通鑑外紀司馬光稽古錄蘇轍古史皆上溯伏羲獨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為三皇紀伏羲至堯舜為五帝紀夏商周為三王紀編年之書追述上古始盤古氏蓋起於此而陳極續編因之然陳氏書錄解題譏宏誤取莊子寓言及敘遠古之初無徵不信則當時有識者早議其後矣羅泌路史在胡宏之後徵引益荒唐之詞流為丹青蓋好奇而不學之弊

東家雜記

東家雜記二卷孔子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傳所擬有紹興甲寅三月自序傳於宣和六年嘗與祖庭雜記其書雖不傳猶略見于孔元措祖庭廣記中此則從思陵南渡以後別為編輯改祖庭為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乎攷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其時傳已稱本家尊長而卷中所述孔氏世系訖于五十三代孫洙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蓋後來別有增入矣卷首杏壇圖說

與錢遵王所記正同又有北山移文擊蛇笏銘元祐黨籍三篇恐皆後人妄增非傳意也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勺避思陵嫌名閒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葉辨朱板者當以此決之傳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縣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邠州

孔氏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夢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

州軍州事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雜記本各自爲書元措始

合爲一復增益編次冠以圖象并載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

而更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于金正大四年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爲之序此本最後有五行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孝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壬寅者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距金亾已十年蒙古未有年號當宋淳祐二年也金以開封府爲南京元初尚沿其名後乃改爲汴梁路此書初刻於開封再刻于曲阜今何夢華所藏紙墨古雅

的爲初印本子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當爲并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并官氏屢見無有作开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寶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开沿譌三百餘載良可喟也

東平王世家

元永貞東平王世家卷首一葉載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嘉禧殿裏有時分拜住司徒淵淵解平章將元永貞所撰東平王世家三卷進上奉聖旨交元復初作趙子昂寫了刊行者麼道聖旨了也第一卷爲孔温窟哇太師國王都行省木華黎事第二卷爲國王孛魯國王塔思事第

三卷爲太師東平武靖王霸突魯丞相東平忠憲王安童大

司徒東平忠簡王兀都台大司徒太常禮儀使拜住事是時

拜住尚未官丞相也扎刺爾氏自木華黎以後世襲國王此書專爲安童一支而作故于塔思之下注云自王至今國王朶羅解凡十二世別有世系譜牒此下不復具載今元史於塔思下襲國王者並闕而不書據此世家知延祐之世襲王者爲朶羅解也史於木華黎孛魯塔思霸都魯安童傳多采此文蓋其書以刊刻得傳它貴族譜牒兵亂皆付之煨燼矣仁宗於元明善趙孟頫字而不名其優禮儒臣良可稱道此書前有元明善序即奉敕所作後有王頤跋自署夷門則是

汴梁人也

聖武親征錄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祕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攷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即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即

博爾忽也闖拜即沈白也暗都刺蠻即奧魯合刺合蠻也兀

相撒兀即吾圖撒合里

耶律楚材賜名也孔溫窟哇子五人忽魯虎兒 期里窟爾 木華黎 不花

帶孫 木華黎子孛魯 嗣國 孛魯子七人塔思 亦稱查刺

速渾察 襲國 孛魯子亦難野茂乾野卜乾阿里乞失爾

突魯子四人安童定童霸虎帶和童 襲國 安童子兀都台兀

都台一子拜住此世家所述世次也予向據元明善東平忠

憲王碑稱霸都魯為塔思第二子疑元史木華黎傳以霸都

魯為孛魯子為誤今世家所載正與元史同世家係拜住門

客所編又係進呈本當必不誤矣元明善既奉詔為世家作

序當悉其昭穆之詳而其撰安童碑乃復與此牴牾何耶黃

潛撰耶文忠王拜住碑稱高祖孛魯曾祖霸都魯正與世家合此書撰于延祐四年云傳國者一百年稱孤者十五世今按木華黎之後襲國王者孛魯也塔思也速渾察也忽林池也 速渾察子 和童也忽速忽爾也 見元史乃蠻台傳 朶羅解也 見元史 朶羅解即忽速忽爾之子天歷初從上都舉兵見殺以脫脫之子朶兒只襲國王後至元三年以朶羅解之弟乃蠻台襲至正八年卒

平宋錄

平宋錄二卷 丞相賀平宋表 太師淮安忠武王贈諡制

淮安忠武王廟碑劉敏中撰并書

善撰 丞相淮王畫像贊蘇天爵撰 以上 世祖至元元年

入觀至英宗敕立碑 至正三年正月跋 失末 丞相伯顏

公勲德碑史周卿撰至元十三年建卅一年重立寇元德跋

至正四年追封淮王制 淮忠武王廟碑王沂撰揭傒斯

書至正四年渡江官員 以上 按至元十三年詔修平宋錄十

卷相傳劉敏中所修與此卷數不合且當時雖以伯顏為大

將而同事尚有阿木阿里海涯諸人不應專記伯顏一人若

至正四年追封淮王更在敏中既沒之後此錄必非敏中所

修之本

四庫簡明自有平宋錄三卷云劉敏中撰舊題平慶安者誤也記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所載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皆元史所遺

祕書志

元祕書志四冊承務郎祕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祕書監著作佐郎商企翁編次凡十一卷分門十九曰職制曰祿秩曰印章曰解字曰公移曰分監曰十物曰紙劄曰食本曰公使曰守兵曰工匠曰雜錄曰纂修曰祕書庫曰司天監曰興文署曰進賀曰題名前有至正二年五月公文一道計二百六十五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三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黃堯圃買得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及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各一冊郭公名仰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遷大名由江淮樞密院令史歷官福建都轉運鹽使言行錄者福州路教授徐東所編敏行錄則一時投贈詩文碑記也兩錄皆有黃文仲林興祖序黃序題至順二年辛未自來搜輯元代藝文者皆未之及爰表而出之

明諸司衙門官制

明諸司衙門官制三冊不分卷其目錄稱天下各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縣等衙門一千七百二十二處布政司十二處按察司十三處府一百卅九處州二百廿五處縣一千一百八處鹽運司七處提舉司十一處軍民府十一處宣慰司十二處宣撫司八處安撫司廿一處招討司一處長官司一百五十三處不載編次年月據末冊武職衙門所列諸陵衛名孝陵而外唯有長陵景陵獻陵裕陵則是成化時刊本故蘇州府無太倉州松江府無青浦縣也

文獻通攷

予讀唐宋史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為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與經籍攷係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說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解類又見卷百九十小學類朱敏求春明退朝錄五卷見卷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說類小說類作三卷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摠集類李匡文資暇集三卷見卷二百十四雜家類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義資暇三卷不知義與文乃字形相涉而譌也唐慎微大觀本草與證類本草卽一書而誤分為二蓋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杜君卿通典志州郡避唐諱改豫州為荊河州馬氏輿地攷雖承杜典舊文而改荆河為豫得其當矣乃於古揚州篇云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三

分置南兖州南荊河州又於壽州下云荊河州刺史祖約云齊因之兼置荊河州云梁置南荊河州云尋改為南荊河州此數處猶沿杜本之舊殆由卷帙重大一時失於檢照故耳

永樂大典

明實錄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摛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十駕齋新錄卷十三

三

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篈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待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榮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龔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賜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為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

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以冠之其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粵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禹敘九疇湯修人紀之數聖人繼天之極皆作者之君所謂制法典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暨乎文武相繼父作子述

十駕齋新錄卷十三

三

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無其位承乎數聖人之後而制作已備乃贊易序書修春秋集羣聖之大成語事功則有賢於作者周衰接乎戰國縱橫捭闔之言與家異道而人異論王者之迹熄矣迄秦有焚禁之禍而斯道中絕漢興六藝之教漸傳而典籍之存可攷由漢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襲蓋有足徵然三代而後聲明文物所可稱述者無非曰漢唐宋而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輿圖以神聖之姿廣述作之興興造禮樂制度文為博大悠遠同乎聖帝明王之道朕嗣承洪基勛思續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事而同風俗序百王

之傳摠歷代之典世遠祀綿簡編錄影恒慨其難一至於攷一事之微汎覽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之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戛戛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羣分著爲典與以氣者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且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攷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攷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樂大典臣下請序其首蓋嘗論之未有聖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經道在聖人六經作而聖人之道者所謂道者彌綸乎天地貫通乎古今統之則爲一理散之則爲萬事支流蔓衍其緒紛紜不有以統之則無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摠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而無物不賅也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蓋嘗討論其指矣然万幾浩繁實資玩覽姑述其槩以冠諸篇將以垂示無窮庶幾或有裨於万一云爾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朱國禎曰永樂大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祕閣書分韻類載以備檢攷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五

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百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它所國禎所謂重錄本卽翰林院所貯乃不言翰林而言它所是初寫時未藏大內 國朝乃移于翰林也今移貯於 文華殿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

六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嘉定錢大昕

太平寰宇記

予所藏太平寰宇記寶山朱奇園所贈其闕卷與曝書亭藏本同其書成于太平興國中尚無十五路之分故仍唐十道名目幽涿雲朔諸州雖未入版圖猶著於錄亦見當日君臣志未嘗忘山前後也是書體例雖因李吉甫而援引更為詳審閒采稗官小說亦唯信而有徵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輿地者當以樂氏為巨擘竹垞有意貶抑謂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要豈其然乎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輿地紀勝

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錢唐何夢華齋中見影宋鈔本亟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敘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為之也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略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前有嘉定辛巳孟夏自序及寶慶丁亥季秋李璣序及曾口鳳劄子

象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不審終於何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又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而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為夔路漕則中甫疑即觀之字予又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即儀父之仲兄而其父之名則無從攷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極少又失三十二卷想海內不復有完本也

會稽志

會稽志二十卷前有嘉泰元年十二月陸游序其略云直龍圖閣沈公作賓為守通判府事施君宿首發其端撫幹李君兼韓君茂卿為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王度朱鼐永嘉邵持正相與參正累月乃成沈公去為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為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既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為之序是務觀但預參訂而宋史藝文志既載沈作賓趙不迹會稽志又載陸游會稽志重複互異可謂不考之甚也攷作賓以慶元五年由淮東總領除越守六年除兩浙轉運副使而不迹代之嘉泰元年改知潭州而說友代之志蓋翔始於慶元庚申而載事於嘉泰壬戌前後凡閱三守而通判尚未改秩則宿於此志誠有功矣

作賓吳興人淳熙十六年以承議郎知台州有政譽罷時民擁

其轍不得行且請斷
于朝事見赤城志

會稽續志

會稽續志八卷梁國張湜撰有寶慶元年三月自序其提刑
提舉進士題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門亦多補前志之
闕漏吳越錢氏嘗稱越州為會稽府前志不載獨見於此書
可見其留心掌故矣志成於寶慶初而題名訖於景定蓋後
來次第續添也湜作志當汪綱為守之日故所紀綱政迹為
詳末卷載餘姚孫因越問一篇亦多贊誦汪守之語

赤城志

赤城志四十卷陳耆卿壽老撰有嘉定癸未十一月自序稱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前守黃當命余偕陳維等纂輯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束其
藁十年矣今青社齊公碩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
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
採益之又云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
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
以理而折之於人情洵得著書之體而可為後代法者矣其
辨誤門有一條云台州天慶觀有唐開元真容應見碑蓋開
元二十九年立也後題朝散大夫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
臨海郡太守及桐柏觀碑天寶元年立則作朝請大夫使持
節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長源此一人耳所載官稱

及郡號不同如此攷唐天寶元年改台州為臨海郡至乾元
元年復為台州不應開元二十九年便稱臨海郡天寶元年
却稱台州又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至天寶元
年復改刺史為太守不應開元二十九年已稱臨海郡太守
而天寶元年既改太守復號刺史非二碑有誤則史之誤也
予謂壽老之辨當矣然以情理度之不特史文無誤即碑刻
亦未嘗誤蓋天寶改元即在開元二十九年之次年而改州
為郡在是歲二月則二月以前尚稱台州刺史也真容應見
勅雖在開元二十九年而台州距長安遠遠守臣承詔刊石
不妨遲至次年則此刻必在桐柏觀碑之後其稱臨海太守
亦非誤也耆卿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宋史不為立傳攷中
興館閣續錄稱寶慶二年正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十
一月轉校書郎紹定元年十二月除秘書郎三年十二月除
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兼國史院編
修官是月除將作少監赤城新志言其官至國子司業但不
云卒於何年亦未審壽若干也此書經明人重刻如第卅三
卷載杜範為史嵩之所鳩第四十卷載蔡家橋事皆明人竄
入殊非陳氏之舊安得宋槧本而刊正之乎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四

嚴州重修圖經

嚴州圖經予所見者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前有紹興已

未正月知軍州事董弁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勅書榜文二道蓋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尚在德壽宮故有太上之稱攷董弁初期此志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紀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新定續志

新定續志十卷前有景定壬戌方逢辰序編纂者浙漕進士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五

州學學錄方仁榮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瑤郡守則天台錢可則也可則字正己景定元年以直寶章閣知嚴州三年升直寶文閣任滿四月升直敷文閣知嘉興府五月除尚左郎官尋除直徽猷閣浙東提舉志稱五王之胄相國之孫相國謂象祖也此志成於可則莅郡之日而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割其知州題名則可則後續列郭自中等八人蓋後來續有增入宋時志乘大率如此

琴川志

琴川志自宋慶元初縣令孫應時初始編葺其書久失傳淳

祐十二年龍泉鮑廉知縣事屬邑士鍾秀實胡淳討論哀輯列為十門曰敘縣敘官敘山敘水敘賦敘兵敘人敘產敘祠敘文每門又有子目題云重修琴川志有寶祐甲寅中元日胸山邱岳序元至正末知州盧鎮購得舊本刊行之題其後云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今世所傳者僅汲古毛氏重刊本攷各卷末別無附見之文則亦非鎮之舊矣鎮又有續志紀元時事今並湮沒無存獨鮑氏書尚完好可讀予所見宋縣志若高似孫之剡錄楊潛之雲間志凌萬頃邊寶之玉峯志并此而四然敘述有法條簡適中當以此志為最善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六

鄉地明宏治十年割入太倉州志所載雙鳳鄉許浦鎮塗菘鎮支塘市甘草市直塘市穿山七浦沙頭都皆今太倉境

金陵新志

張鉉金陵新志十五卷有至正三年南臺御史索元岱序鉉字用鼎關中學古書院山長前載文移稱浮光張鉉則光州人也此書本續景定建康志而作前志所有者不具載其於江南行御史臺建置本末及御史大夫以下題名最詳備

太倉州志

太倉州志十五卷明崇禎十五年知州錢肅樂虞孫延邑士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受先刊修分封城營建官師學校風土

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瑣綴十五門每門各有子目受先復社名士於地方利病剴切言之洵非率爾操觚其書常作嘗由作繇校作較檢作簡則避明諱也子昔游四明於范氏天一閣見張寅太倉州志乃嘉靖丁未刻本頃館叟東訪藏書家求嘉靖志竟不可得卽此志亦曼患缺損非復初印面目矣

吳越有國時嘗以蘇州爲中吳府正史郡志皆失載此志敘沿革云五代屬錢氏中吳府勝於郡志多矣

志又云宋爲崑山之域政和中陞州屬平江府後爲姑蘇郡此則大誤政和中升蘇州爲平江府其所屬五縣如故蘇州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七

故有吳郡之稱南渡後范石湖修志尙稱吳郡初無改名姑蘇事如志所言似政和升崑山爲州其後又改州爲姑蘇郡矣豈不大可笑乎

元末遂昌鄭元祐僑居蘇州所著有僑吳集明德卽元祐字也吳仲超謂鄉賢祠鄭公明德是何許人在州志三大疑之一受先志仍收入文藝傳竟不知明德之爲元祐明人好談名節而於紀載多失討論如此者蓋不少矣

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人物傳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

學士承旨年九十七謚文簡厲太鴻宋詩紀事亦云景定初遷翰林學士今攷周公謹齊東野語謂其終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是嚴州亦未到任況入翰林乎南宋入翰林者但稱直院眞除學士者已不多見若承旨則必老成久次如牟子才者始得之更非其實矣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譜有葉隆禮跋云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驟逃禪子自江右歸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末題咸淳丁卯是子固之卒在丁卯以前宋猶未亡而姚桐壽樂郊私語乃謂子固入元不樂仕進從弟孟頫來訪旣退使人濯其坐具此委巷無稽之談庸足信乎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八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選舉門載元時進士題名皆誕妄不足信予嘗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以此志校之志載是年登科十五人有兩陳植一貫寧州一貫永豐據錄止有王充耘李炳李毅在二甲陳植徐邦憲朱彬在三甲其餘皆無之植貫永豐未嘗有寧州之陳植也而三甲第廿六名艾雲中第廿八名熊燿並籍龍興路此灼然可信者而志反遺之蓋志所采者多出於家乘墓誌凡曾應鄉舉者皆冒進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別擇也且如元之設科始於延祐二年而志乃有至元丙子鄉試大德戊戌進士大德鄉試諸人是并元史全未寓目

矣又有因涉獵史傳而轉誤者人物門於瑞州收元之劉秉忠此舊志所無宋元史補入自謂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諱更名若劉秉忠久居邢臺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遼金則是遼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諳地理不校時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豈不令人噴飯滿案乎

風俗通義

應氏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稱三十一卷錄一卷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宋史及晁氏陳氏書目皆云十卷則已失其三之二矣今世所傳唯元大德刊

十卷新錄卷一四

九

本前有行都水監李果序後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知其書在南宋時已難得又言謬舛已甚得館中本及孔寺丞本互相參校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其謬謬相承非一日矣盧學士召弓嘗寓書問愆禮篇載徐孺子負笈舛涉齋一盤酸笈舛二字何義子答云此必算字之譌史記鄭當時傳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云算竹器也算與篋同說文篋深米篋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注篋竹器名本算字誤分爲兩字遂不可識矣予又嘗采輯應氏逸文一冊學士見而喜之爲刊入羣書拾補中頃歲讀馬總意林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等書續

有所得惜學士已逝不及增入矣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七卷前有序一篇不題姓名當是唐人手筆後有淳熙七年二月沈揆跋又有攷證一卷後列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欽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又有監刊同校諸人銜皆以左爲上蓋台州公庫本也淳熙中高宗尙在德壽宮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間有修改之葉則于宋諱不避矣

十卷新錄卷一四

十

容齋隨筆

洪氏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卷首皆有自序唯五筆僅十卷而無序蓋猶未成之本也隨筆初刻於婺州至嘉定壬申從孫倂由贛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筆刻之章貢有何異及邱櫛前後兩序又十年倂守建寧再刻于郡齋倂自爲跋稱從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則嘉定十六年八月也最後有紹定改元臨川周謹跋稱韻本漫不可辨以建本參攷較梓則第三刻矣今世所傳者明季吾邑馬元調刻本唯存何異一序餘皆削之此明宏治八年活字印本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

印兩行八字前有錫山華燧序正文皆作夾注不依元刻不
如馬本之精而序跋俱完好勝于馬本

揮塵錄

王明清揮塵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世
所傳者常熟毛氏津逮秘書本予嘗見宋刻殘本僅後錄首
兩卷及第三錄三卷耳卷首題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
王明清姓名又有慶元元年實錄院移泰州牒二道並云訪
聞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塵前後錄而不及第三錄者據明
清白述前錄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日作後錄紹熙癸丑官都
下作第三錄慶元改元吳陵官舍作吳陵即泰州也甫經脫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十一

稿尚未流傳都下故公牒未之及耳前錄言紹興丙辰明清
甫十歲計其生年當在建炎元年丁未至慶元乙卯倅泰州
年已六十九矣朝請大夫蓋其所終之官享年若干則無從
攷也仲言習于掌故所記載有裨正史者甚多予嘗宋末次
道及仲言所述謚彙為一編淳熙以後則取正史參以它書
補之較之王圻謚法攷所得多矣說文無摠字總管總領之
總皆當从糸旁前史多作摠或作惣此隸體之譌變治平改
都部署為都總管其文从糸不从手是為復古仲言轉以稽
攷不審訾之此以不狂為狂也

履齋示兒編

履齋示兒編廿三卷宋廬陵孫奕季昭撰顧千里云嘗見影

宋鈔本首題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自
序宋史無傳不得其出處本末予嘗見蘇州府學石刻陳襄
經筵薦士章疏稱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
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政襄薦士
疏在熙寧十年與開禧遠不相及蓋別是一人非季昭也頃
又見婺州題名有孫奕嘉祐五年四月以駕部員外郎知婺
州在任改虞部郎中嘉祐與熙寧相去不遠未審即襄所薦
否

史繩祖學齋佔畢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十二

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卷前有自序題淳祐庚戌吉月眉山史
繩祖慶長書於梓漕極堂後有景定壬戌冬至鄱陽郭困跋
繩祖之大父武陽府君字子堅精於篆隸嘗集隸格一冊以
補洪景伯漢隸之缺其書今不傳所載石室壁間刻古聖賢
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即武梁祠石象也頃錢唐黃小松郡
丞於嘉祥縣之紫雲山搜得之而繩祖謂此碑在資州宅博
雅堂下制柵又輦運寘之明新二字疑是蜀中又有翻刻本
亦異聞也史氏以梁高行至范且為第一碑伏羲至樊於其
頭為第二碑使者長婦兒至縣功曹為第三碑

石刻鋪敘

石刻鋪敘二卷廬陵曾宏父所作首列紹興御書石經益部

石經次鍾鼎彝器款識帖祕閣前帖化帖絳帖長沙廬陵清

江武岡諸帖元祐祕閣前帖汝帖武陵帖淳熙祕閣前帖續

帖羣玉堂帖而終以鳳墅前帖畫帖續帖鳳墅者宏父所居

故自題鳳墅逸客云前帖二十冊畫帖二冊續帖二十冊皆

宏父哀集宋朝名人真蹟刻寘廬陵鳳山別墅者宏父之父

三復字無玷官至刑部侍郎宋史有傳而不見宏父名此書

又不載于藝文志唯秀水朱錫鬯曝書亭題跋有之而誤勿

宏父為南豐曾惇之字不知其歲月不相應也宋時江西有

三會皆衣冠之族樓大防送無玷寺丞知池州詩云我朝衣

冠盛名家數三會南豐暨贛川後起參溫陵邇來螺川族駸

駸皆簪纓南豐之會顯於東都至子固兄弟名益盛子宣遂

至宰相贛川之會則茶山與其兄開皆南渡侍從廬陵之會

則三復三聘宋史皆有傳所謂螺川族也溫陵謂公亮宋時

曾氏宰相自公亮始故樓詩牽連及之公亮閩人非江西人

也竹垞所舉名惇字宏父者王明清之外祖揮塵錄屢見其

名實子宣之孫仕紹興朝而此宏父著書在理宗淳祐之世

相距百餘年其非一人無疑

癸辛雜識

周公謹癸辛雜識今世流傳有二本一為商氏稗海所刻闕落非足本一為毛氏汲古閣本前集後集各一卷續集別集

各二卷最為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譌難以枚舉其最可笑者

別集上卷兀朮石靖修四朝國史其贊史浩略云云兀朮石

靖四字乃尤木石靖之譌尤靖理宗朝史官木石蓋其號別

集載蔡稭事此西山之孫九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蔡

抗子曾見石刻題名乃是杭字雜識固誤宋史亦未可據公

謹自言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壬辰

歲子實生于郡齋則宋亾之歲公謹僅四十有五而書中載

大德改元事其年歲在丁酉是六十六歲尚無恙也戴表元

序齊東野語述公謹之言云我家中丞自齊遷吳及今四世

又云公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

制以湖州府志攷之章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祕公謹之曾

祖至所謂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夢梁錄

夢梁錄二十卷錢塘吳自牧撰有自序後題甲戌歲中秋日

蓋元順帝元統二年也若前六十年則為宋咸淳十年宋祚

未亾不當有滄桑之感矣自牧事迹無可攷但其人既目覩

臨安盛華之盛而書成於元順帝之初則必隱遁而享高壽

者矣

輟耕錄

元人說部莫善于南邨輟耕錄然亦有傳聞失真者如第一

一編新錄卷十四

三

十駕齋新錄卷十四

四

卷載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以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濟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閒忽有人進曰此閒水淺可渡帝因謂曰汝能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此楊太史瑀所云也予謂世祖取江南初未親此行間其時河南久入版圖何至濟軍無舟時勢絕不相應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清縣白坡渡河事而誤以為世祖也

金史烏林荅胡土傳正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為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

湧幢小品

朱國禎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談掌故品題人物不為刻深之論蓋明季說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書多有差誤如張彪稱其妻為鄉里見南史而誤以為楊彪王文公文名益而誤以為蓋止謗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語見三國志而誤以為文中子朱置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寶謨閣藏光宗御集見宋史職官志而誤切寶謨為神宗閣名元進士分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左漢人南人為右今元統癸酉至正辛卯兩科

題名具在左右榜各分三甲犁然不紊乃謂漢人不得居榜首以第二為狀元則紕謬之甚矣彼特見元本紀及選舉志例書廷試進士賜某某等及第出身有差漢人必在第二故初為此說而不悟其為史家省文且左右榜之分選舉志有明文朱亦未能細檢也

日知錄

顧氏日知錄辨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攷左氏傳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即隨會也正是晉文公時通鑑載李景伯迴波詞云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飲已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本是

一第... 卷一四

其

六言絕句攷孟啟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載優人詞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蓋迴波之體如此大唐新語載景伯詩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以為據且謂其體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謝肇淛云宋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恒字獨不諱顧氏引以為祧廟不諱之證謂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此亦非是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見於趙順孫四書纂疏及吳草所刊易本

義班班可攷謝在杭未見真宋本故有此言豈可依據攷宋寧宗之世太廟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未嘗祧真廟顧氏偶未審爾

池北偶談

王阮亭池北偶談謂東坡詩司馬相如如作上聲攷東坡和陶雜詩昆蟲正相齧迺比蘭相如如讀去聲與去慮住為韻非讀司馬相如為上聲也

天祿識餘

天祿識餘詹事平湖高士奇所撰有一條云周禮漏下三刻為商商音滴按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

量是漏刻之名既以商量為義則讀如參商之商明矣商商

十二

二字形聲俱別豈可讀三商為漏滴之滴且其文出儀禮鄭注乃誤作周禮又妄改為漏下三刻是并周禮亦未嘗讀也邵長蘅古今韻略十二錫部商字下亦引日入三商為昏其誤與高氏同兩君皆有文名而不讀書故涉筆便誤

沈冤錄

沈冤集錄五卷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前有淳祐丁未嘉平節前二日自序蓋宋槧本却有聖朝頒降新例數葉列于首卷之前皆至元大德延祐間文移則元人增入也慈不知何郡人其書不載

于宋史藝文志而至今官司檢驗奉為金科玉律但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為可貴耳輟耕錄記勘釘事以為初聞然此錄已先有之矣

證類本艸

此書有兩本其一題云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前有大觀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序序後有一方記云大德壬寅孟春宗文刊行後題春穀王秋捐資命男大獻大成全校錄殆明人翻元刻也其一題云經史證類政和本草前載政和六年康州防禦使入內醫官曹孝忠序云蜀人唐慎微因本草舊經行以證類

臣親奉玉音謂此書實可垂濟乃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

十六

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謹奉明詔刪繁緝紊務底厥理凡六十餘言請日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是書初刊于杭州漕司艾晟序謂慎微不知何許人其云大觀本草者因校刊之年題之也其後曹孝忠被旨校刊乃系以政和之名若慎微著書實在元祐之世不特非政和亦非大觀也其書本名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大觀政和皆後來所題而政和之名出于朝旨則當以政和為正然南宋人多稱大觀本草者政和新修之本經汴京淪喪不及流播東南陳直齋所收亦祇浙漕司本故未暇訂正耳今所傳政和本乃元初平陽

張存惠重刻增入寇宗奭本草衍義亦非孝忠之舊題記云
泰和甲子下已酉冬實元定宗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
六載矣而存惠猶以泰和甲子下統之隱寓不忘故國之思
或以爲金泰和刻則誤矣

星經

今世俗所傳甘石星經不知何人僞撰大約采晉隋二志成
之續漢書天文志注引星經五六百言今本皆無之是劉昭
所見之星經久失其傳矣

丹元子步天歌

丹元子步天歌不著撰人姓名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
樵獨非之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

一駕齋新錄卷十四

元

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明矣
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宮爲三垣者太史公書太
微屬南宮天市屬東宮晉隋二志則分中外官與二十八宿
爲三列而太微天市雜敘于中官之次使丹元果隋人則唐
初李淳風修隋志何不一述三垣之說乎漁仲好異而無識
欲取俚鄙之歌駕乎前志之上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也

數學九章

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曰大衍曰天時曰田域曰測
望曰賦役曰錢穀曰營處曰軍旅曰市易蓋自出新意不循

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攷直齋書錄有數術大
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歷
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卽此書而異其名耳
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歷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
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
韶謝差校正啟云善繼人志當爲黃素之校讐肯從吾游小
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
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任何
縣尉則無可攷矣嘉熙以後蜀土陷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
齋往還也予又攷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
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
任其一制幕題名寶祐開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
辛雜識稱九韶秦鳳州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
罷歸晚竄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
可見矣

十駕齋新錄卷十四

三

測圓海鏡細草

元鑾城李冶仁卿測圓海鏡十二卷設問百有四十有問有
答有法有草皆用立天元一布算自序謂得洞淵九容之說
而衍之今洞淵書久失傳不知何人所作矣書成于戊申九
月其時蒙古未有年號洎至元二十四年其子克修刊刻王

德淵撰後序云先生病且革語其子吾平生著述可盡燔去獨此書雖小數吾嘗致力後世必有知者其於重如此郭守敬撰授時術求周天弧度立天元一為半徑即李氏法也明儒無通術者長興顧應祥得其書謂立天元無下手處別用句股帶縱求之而盡削其細草此鄭人之買櫝還珠也

革象新書

趙緣督先生革象新書元槧本門人三衢章濬纂輯不分卷每葉廿六行行廿四字明初義烏王禕有刪本其篇目前後與此互異王序謂其書有推步立成諸篇皆載占驗之術今檢此本初無之豈王所見別有一本耶邵康節元會運世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數後儒尊信莫敢有異議者獨緣督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摠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此真通人之論非精于推步者不能知非曾有定見者不能言也

寶祐會天歷

宋寶祐會天歷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於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為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且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為

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為何語矣崑山徐相國家宋槧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為鼠鳥姤為遇恒為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為禾乃登之

三秝撮要

吳門黃氏有宋槧三秝撮要凡五十七葉不題撰人姓名又無刊印年月而紙墨極精攷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一卷又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一本名擇日撮要秝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尙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即是書也其書每月注天德月德月合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禮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動土入宅安葬掛服除服詞訟開店庫造酒麴醬醋市買安床裁衣入學祈禱耕種吉日凡廿二條蓋司天監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萬通秝百忌秝萬年具注秝萬年集聖秝會要秝會同秝廣聖秝大率皆選擇家言也鄭樵藝文略有太史百忌秝圖一卷太史百忌一卷廣濟陰陽百忌秝一卷呂才廣聖秝一卷晉荀悅撰萬年秝十七卷楊惟德撰集聖秝四卷楊可撰今皆不傳此書又引劉德成方操仲江德昭倪和父諸人說蓋皆

術數之士今無有舉其姓名者矣

太乙統宗寶鑑

太乙統宗寶鑑二十卷前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其求太乙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予嘗詢之元和李尚之尚之曰宋同州王湜易學曰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終於五分五代王朴欽天秝是也以七千二百為日法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秝是也以一萬分為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秝法載於太一遁甲中者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為日法者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為一率歲實為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為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時之歲實也其氣朔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一萬為日法不以一萬五百為日法所謂欲蓋彌章者也王肯堂筆塵載此書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所見本積年至明正德十二年蓋後人增改非復大德舊本矣

梅花喜神譜

宋伯仁梅花譜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及載唯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曾列其目今吳中黃氏有此書分上下二卷

上卷為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欲開八枝大開十

四枝下卷爛熳十八枝欲謝十六枝就實六枝凡百圖每圖各有標目各綴五言一絕句題云喜神者宋時俗語以畫像為喜神也前有伯仁自序後有向士璧葉紹翁序跋蓋初刻于嘉熙戊戌此則景定辛酉金華雙桂堂重鈔本也伯仁字器之湖州人自號雪巖耕田夫詩載江湖小集昔侍沈歸愚尚書每言爛熳之熳不當从火旁古人只用漫攷字書實無熳字疑始於明代今見南宋鈔本已作爛熳乃知此字沿謬有自要不得以是藉口致貽通人之誚也

文心雕龍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文心雕龍議對篇春秋釋宋魯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士奇云案文當云魯僖預議公羊經僖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為務耳

文選注

潘岳閒居賦注引安革猛詩祁祁我徒予向疑安革猛不知何人詢之海寧陳仲魚鱸乃知革猛為韋孟之譌安乃衍字也檢漢書韋賢傳果如仲魚言

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賦注引新論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

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為正蓋子雲因作賦而病未嘗因病而卒也前注明日遂卒卒字殆以寫之誤不特非新論本文并非李善注之舊也何義門謂新論出于妄人附益者蓋未檢文賦注之故或据此注謂子雲卒于成帝之世未嘗仕莽何異癡人說夢邪

文選元槧本

文選李善注元槧本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邁序稱伯顏字曰正卿而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倚吳集有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

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于朝保直殿

廬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乃知伯顏為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矣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衢山精舍葉菜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為上下或上中下以前所列目計之實不止五百人舉其大數耳竹垞所見崑

山徐氏宋槧本稱二百卷今吳興劉氏藏本祇百卷豈竹垞併所析之卷計之耶四庫全書云今鈔本一百十卷亦不甚合

陸宣公集

陸宣公集廿二卷制誥十奏草六中書奏議六前有權德輿序後載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等劄子其書遇構字小書太上御名慎字小書御名若先代諱但缺筆而已蓋乾道淳熙間槧本錢遵王所見大字本即此也權序所述三項名目與此刻同惟奏草中書奏議皆作七卷疑轉寫譌六為七耳唐書藝文志所載翰苑集十卷即制誥其二云議論表疏集十

二卷即奏草與中書奏議驗其目錄無不脗合若晁氏所載

奏議十二卷則元祐經進之本止取後十二卷不及制誥也

權序雖標翰苑之名而中書奏議實非翰苑之作則此題宣公集者為得之權公序文絕不云翰苑集殆刊書者錄權序於翰苑集之首後來併為一集沿此名而不悟其非故略為辨正之此書向為徐氏傳是樓物頃歲鮑以文得之以贈嚴久能今久能又以遺予子孫其善守之

韋蘇州集

韋蘇州集十卷前有嘉祐元年王欽臣序後附沈作誥所撰補傳最後有拾遺三葉其目云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

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驗其款式當卽是乾道藁本而於朱諱初不回避蓋經元人修改失其真矣劉禹錫大和六年除蘇州刺史有舉韋應物自代狀與左司同姓名而實非一人作詰作傳聯合爲一篇終雖有疑詞然失史家矜慎之義矣

臨川集

陳少章書臨川集後云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中知撫州詹大和校刊黃次山爲序序言此集向流布閩浙詹子自言所校悉仍其故先後失次譌舛尙多今按集中七十六卷謝張學士書卽七十八卷與孟逸秘校手書之五文重出而題互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異又九十九卷金太君徐氏墓誌自夫人天性篤於孝謹上凡脫一百七十六字後卷又有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篇具載全文則先後失次譌舛尙多誠如詹守之言它若第九卷詠叔孫通詩載宋景文集卅卷春江詩乃方子通作詠叔孫通詩吳曾漫錄已辨之蔡條西清詩話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豔豔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七十卷相鶴經一條本浮邱舊文皆荆公偶書寘方冊間而亦誤編入集此見於困學紀聞中吳紀聞廣川書跋者也據葉少蘊詩話荆公集乃宣和中薛肇明奉敕編成肇明名屢見公詩則其人素出入門

下宜所編皆精審不應有如上所疏諸條之失或肇明所編別是一本與閩浙刊布者異耶馬氏經籍攷載臨川集百卅卷與此本卷數不同則當時有二本明矣大昕案少章所舉詹本之失信矣薛肇明卽薛昂徽宗時以迎合蔡京執政此小人而無學者雖出入介甫門下其編次庸有當乎

查氏注蘇詩

查慎行注東坡和陳述古拒霜花詩引古靈先生行狀公名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按古靈福州候官人而堯佐閩州閩中人堯佐子名述古而古靈字述古兩人並非同族豈可溷而爲一若非行狀舛舛則查所引誤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三

潯水集

嘉慶壬戌重陽後三日訪佺山大令於雉城官署信宿東齋於架上得此集披閱再三歎其學有本原非蹈空逞辯者可比而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跡遂無可攷今據集中可見者略言之蓋以元豐二年登進士歸里五年攝夏陽令又嘗爲耀州教授元祐紹聖間官於潞州元符二年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崇寧初累遷直祕閣熙河轉運使三年改知鄭州又改陳州四年移冀州其秋除河東轉運副使其後嘗爲刑部郎官奉祠又嘗知夔州再任提點雲臺觀終于集賢殿修撰其撰范恭人墓誌云熙寧二年予生十

八計其生年當在壬辰而集中又有賀皇太子登寶位表則靖康丙午歲履中尚無恙其壽已七十有五不知終于何年也履中家於長安而自題趙郡蓋舉郡望而言又或自題東蒙則未詳其故矣

野處類稿

洪文敏野處類稿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戈小蓮家藏本前有自序一篇因鈔于簡端序稱甲戌之春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汗當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于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即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莘三兄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

鶴山大全集

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槧本黃孝廉蕘圃所藏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跋一篇末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其下殘闕姓名不可攷矣細釋其文蓋亦蜀人登寶慶元年進士嘗通判靖州者此集先有姑蘇溫溪兩刻本皆止百卷至是始合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并它文增入為百有十卷故有大全集之稱所憾闕失十有二卷即存者亦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又有合兩卷聯為一卷者

然世間恐無第二本矣

師友雅言第三卷有一條云自成都僉判主文眉山鶴山年二十四攷文靖生於淳熙戊戌嘉定元年登第年三十一次年除成都僉判其主文眉州年三十四非二十四也

陵陽先生文集

牟獻陵陽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次子應復所編蓋非生前手定之本應復跋稱悉心哀輯十未及一即所知如閣平章先世墓銘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張左丞其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皆未得本則其散失多矣子家有趙子昂書松江寶雲寺記亦獻之作今不載集中此可補應復之闕者也跋稱至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十四

三

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是獻之卒於元至大四年辛亥當生于宋寶慶三年丁亥矣

石田集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槧本凡詩賦五卷文十卷俱完好集中有寄猗子山詩即元史之嚳嚳本康里氏子山其字也嚳與猗同乃高切猗音亦相似譯語無定字耳監本嚳誤作嚳乃傳寫之譌證以石田集益信

金華黃先生集

予初見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嘉靖辛卯仙居張儉所刻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本別為一編雜入文集次第紊亂尤為

可憎頃在吳門聞黃蕘圃收得元槧本假讀之雖不標日損齋之名而合前後集數之與行狀卷數恰合蓋文獻手定本以齋名爲集名厥後門弟子校刊改題金華黃先生以示尊崇之意非有兩本也

偶桓江雨軒藁

江雨軒藁八卷自題義易偶桓武孟按太倉志偶桓字武孟少嘗接識楊維禎倪瓚瓚亟稱之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爲崇安從事授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荆門州吏目致仕歸遇淮南故人蔣文用卽隨入京僑居建安坊下放情觴詠久之乃還卒年八十二家桃源涇築江雨軒每自題瞻牛又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注

海翁志所云桃源涇者卽茜涇也明初茜涇尙屬崑山縣故黃容敘其集稱爲崑山偶武孟其手卯立春日試筆詩云野老行年七十三是武孟生于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其卒當在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矣武孟有自題桃花書屋詩卷詩云野翁家住桃源曲手種桃花結書屋太平老作葛天民自喜無榮亦無辱又有元夕寫興寄茜上諸友詩予所藏乃葉文莊菴竹堂鈔本前有巡撫宣府關防印

曝書亭集

朱竹垞博極羣書題跋皆不苟下筆百餘年來人無間言然涉獵既多未免千慮一失如石刻鋪敘本廬陵會宏父撰與

前豐曾惇字宏父者絕不相涉而誤以爲一人曩歲李南澗刊此書予始爲攷正今四庫全書目卽采予說也其跋宋本晞范子脉訣集解云咸淳二年臨川李馴子野撰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歎其跋濟生拔萃方具列元時醫家則李希范居其一攷咸淳二年丙寅距德祐丙子宋亡僅十載耳希范與晞范子明是一人而朱別而爲二不加訂正亦所謂明察秋毫不見目睫者矣

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一冊子友汪烜少山游浙東從范氏天一閣鈔得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注

之其書有目而無敘釋每書之下多注闕字陳直齋所見蓋卽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朱錫鬯跋是書謂因鄭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注釋今攷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一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披訪是今所傳者卽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披訪之本有目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豈因漁仲之言而有意刪之哉且漁仲以薦入官在紹興之末未登館閣旋卽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傾動一時若紹興十二年漁仲一闕中布衣耳誰復傳其言者朱氏一時揣度未及研究歲月聊爲

辨正以解後來之惑

郡齋讀書志

龍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
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之謂
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績所編淳祐己酉
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兩書卷數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
之其後希弁得衢本參校為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
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馬氏經籍攷所引晁說皆據
衢本不用袁本是當時兩本並行而優劣自判今世通行本
皆依袁本翻刻予塔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
刊行之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十四

三

趙希弁讀書附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攷宗室世系表燕王
德昭子魏王惟正惟正子馮翊侯從謙從謙子馮翊侯世潭
世潭子正議大夫令誠令誠子右奉議郎子孟子孟子伯崑
伯崑子師向師向子希弁希弁實太祖九世孫此書稱生父
師回紹定戊子為衡山令則是本師回子而為世父後者也
其自署銜云江西漕貢進士祕書省校勘書籍殆家於江西
者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亾或以為史
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乞朝廷與之伸冤侍御鄭案率臺
諫共為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
人從廚子置獄令鄭案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
而已是振孫於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也厲鶚宋詩紀事稱
端平中仕為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攷會稽續志浙東提舉
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
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
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四庫全
書總目又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
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
謂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予檢汲古閣毛
氏所刊癸辛雜識無此兩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
此書有隨齋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
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即其人乎

十駕齋叢書新錄卷十四

三

葉竹堂書目

葉竹堂書目者明崑山葉文莊公所藏書也今所傳者其五
世孫恭煥所錄云得之周玉庵家以文莊自序證之殊不合
序稱書目六卷敘列本郡陽馬氏其不同者首聖制而終以
葉氏書為後錄此目不分卷第自聖制而下初不依馬氏之

次亦不載葉氏書則非文莊手定之本也據其六世孫國華跋云嘗見文莊手筆艸稿前載此序而卷分爲六先聖制終葉氏書每部冊若干每冊卷若干今此目有冊數無卷數蓋文莊本意欲依文獻通攷之例每書記其卷數而以葉氏書爲後錄既未克成而序幸傳文集中今所傳之目則平時簿錄所藏書麤分門類將有事於刊正而未定之本也文莊既沒好事者從其家得此稿傳之故與序不相應而國華謂此目依鄱陽馬氏者尤爲失攷矣

吳自牧夢梁錄一見子雜一見通志以王氏困學紀聞入文集類以金石錄史堅志書錄解題入類書類其一書而本類中兩三見者不可勝數

元藝文志

予補撰元藝文志所見元明諸家文集志乘小說無慮數百種而於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金元藝文陸氏續經籍攷朱氏經義考采獲頗多其中亦多譌踏不可據者略舉數事以例其餘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別裁苦心偶有一得耳

郝經玉衡貞觀黃倪兩家俱入故事類此書有自序見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類今從之
祝君澤古賦辨體十卷錢遵王以爲宋人按祝堯字君澤延

祐五年進士官無錫州同知其爲元人無疑

王圻續文獻通攷以石一鰲五言總論入集類攷黃文獻公集有石先生墓表云晚而草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朱錫鬯亦收入經義攷易類王誤互爲五非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八卷黃倪俱以爲元人按起潛南宋人淳祐中直學士院不當在元人之列

倪氏多以宋賢誤列元人如計有功仕于紹興朝其所撰唐詩紀事刻於嘉定中今汲古閣重刊本前載舊序甚明趙順孫宋季執政未仕元而卒黃潛集有格齋先生阡表稱卒於至元十三年實宋少主德祐二年卽宋亡之歲晉卿元臣不敢用宋紀年耳倪氏俱以爲元人誤矣王厚之宋孝宗時人

葉隆禮宋理宗時人倪皆誤仍爲元人
倪志醫方類有寶默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又有寶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漢卿卽默字倪不攷而兩收之或以漢卿爲宋人亦誤

王元杰春秋讞義十二卷前有干文傳序元杰吳江人與文傳同郡黃氏於春秋類別有干文傳春秋讞義十二卷顯係重出

蘇州府志藝文亦承黃氏之誤

胡天游傲軒吟稿天游本貫岳州之平江而蘇州府志藝文門亦收之此以地名偶同而誤者也

俞遠學詩管見一卷江南通志一人經部一入小說部此書今已失傳姑列之文史當攷朱氏經義攷亦云未見

程魚門家藏程復心孔子論語年譜孟子年譜各一卷不見於前人著錄或是好事偽託今不收

來鶴亭詩既白軒稿竹洲歸田稿皆呂誠作今蘇州府志誤以為吳肅

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前載淳熙十三年序乃朱文公啟蒙之序也經義攷誤仍為方平自序而載之則方平為淳熙中人矣攷元史儒學傳饒州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幹而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則方平為考

亭三傳弟子

焦竑志以移刺楚材與耶律楚材為二人周權與周衡亦為二人揭傒斯與揭曼碩亦重出

倪志之重出者如滕賓萬邦一覽集見史鈔類又見地理類而張宗說紀古演說集一卷見霸史類張宗道紀古演說集一卷又見地理類其人實名道宗不特非宗說亦非宗道也

李延興字繼本亦分為二人呂誠一名肅亦誤分為二

錢遵王敏求記有天文主管釋義以為李泰所葺未審泰何時人今據鄭明德僑吳集定為岳熙載撰遵王所見或別是一書

焦黃皆以趙孟堅人元人蓋傳聞子固有譏松雪事而不知非其真也子固實卒於朱世與元代無涉今不取

倪志小學類有程端蒙大爾雅按端蒙與朱文公同時不當在元人之列又易類有林光世水村易鏡一卷春秋類有章樵補春秋錄露編年類有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光世樵時舉俱宋人

黃倪二目於醫類載聖濟總錄二百卷此宋政和中太醫局所修書也元大德四年嘗命集賢學士焦惠等校刊遂誤仍為元人撰今不取

朱氏經義攷有何夢中等周禮義一卷引王圻說謂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按三舍法行于宋世元時未之有也夢然參知政事在宋景定二年亦非元所授官此王氏續通攷之誤竹垞未及辨正耳朱以周禮試士此必弟兄科舉之文不當濶入經義也

黃氏倪氏史類有尹起莘綱目發明五十卷按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云建康布衣尹起莘所著別之傑帥金陵進其書于朝魏了翁為之序則非元人矣趙志云建康布衣而黃以為遂安人當攷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續錄五冊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孫予嘗見元初刻本名孔庭廣記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襲封衍

一書

聖公元措所撰蓋卽是書改措爲祚音之譌耳其書實五冊
王鶚汝南遺事雜史也而倪志列于地理

曾堅詩疑大鳴集黃目列于明人云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
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出降仍原官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
使此大誤也按四朝詩堅字子白臨川人至正甲午進士官
至翰林直學士元以經疑取士此云詩疑大鳴者當是科舉
所用黃以吳江同姓名者當之失之遠矣

朱氏經義攷禮類有葉起喪禮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
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今刪其一

黃倪二家制舉類有陳悅道書義斷法六卷按其書首帙自
題鄒次陳悅道鄒其姓次陳其名悅道則其字也次陳宜黃

人其字悅道見於吳草廬集證據分明今乃以陳爲姓悅道
爲名豈其然乎次陳一字周弼有史抄十卷見倪志史鈔類
又有遺安集十八卷見草廬序

尤侗撰明史藝文志稿收朱公遷史伯璿程端禮王惲楊允
季王楨張養浩李治范梈周伯琦陸輔之李存吳海皆以爲
明人潘昂霄河源志誤作潘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嘉定錢大昕

商已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
云已孫丁其器文云孫已丁攷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
器有已孫敦上爲已孫下爲孫已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已
丁敦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已
孫下孫已正與曾氏已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
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已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
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卽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
以已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
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則丁爲祭日無
疑已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
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
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
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侯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鈕文曰晉率善侯伯長訪諸
摹印家莫知倭為何義昨訪于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倭必
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倭錢贖之
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倭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
何必更言倭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寶錢口四
十則寶與倭皆蠻部落之號徵寶錢以代租賦徵倭錢以贖
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倭為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
益明白矣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尚書兵
部之印為文印文自尙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蘊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
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
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
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
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
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
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
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

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充供養四面列名
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為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
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即戊午歲也自戊午
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為周世宗顯德五
年薛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
也辛酉歲為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
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
鎮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
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為少府
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
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
也其一曰提控所菜字印與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與定
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
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却未有以提控所為專署者菜
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
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
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
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
禁軍之一志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
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
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
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靴不合六書正體予增瞿鏡濤以宋
志攷之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
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
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
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四

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
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
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
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當有
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寧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
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
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

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
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
近侍此牌則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
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
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
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
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
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佰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五

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
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
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
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
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
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
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
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濶端太子
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
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無它

文可證矣食貨志濶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為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為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當為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六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子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開剏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鸞樣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為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暎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暎之虛注少暎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即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郡閣頌

析里橋郡閣頌洪氏妻氏俱言碑在興州即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棻集古錄目以為仇紉書紉字子長墨丁人趙岫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七

特以字體與夏承禛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郡閣頌醜散關之嘲潔徒朝陽之平慘潔當作濕慘當作燥醜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嘲為潮以醜為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醜之為釋以司隸楊孟文及縣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漸潔無嘲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漸非嘲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為嘲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漸與平對潔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下句從嘲陽之平燥徒亦誤字石本作從

郟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竊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師古音胸爲劬而廣韻謂漢胸認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胸認蟲音蠢聞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胸認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胸忍令字畫分明胸認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子謂是褚峻偽作蓋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卽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蜀爲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既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垠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

事由來久矣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蒯民有私約如律卽律字令蓋晉時所刻乃知人家營葬向土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窗兩公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書少□□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雷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

直書府君諱本字□□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蓋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爲一石也唐書文藝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爲祕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祕字亦存其半知爲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氏族所出今紹興多茹氏予同年三樵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荅云未詳恐卽如之別體魏有如淳注漢書而未有它證也頃見唐人

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
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蓋周之遺苗鄭之遠裔也昔六國
分峙茹姬為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為韓王之相乃信茹
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
乎三樵已逝未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
見成十年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為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
但舉馮翊如淳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復姓普爾
茹不及漢姓斯為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
享年三百三甲子四句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
不盈五十也

一寫續修新錄卷二五

北嶽神廟碑

崔鑲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乾隆庚戌秋
子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口口口三年歲次乙
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蓋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
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
額無存而未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尚可辨其時唐
人已十年矣王處直為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為唇齒當仍稱
天祐十三年矣亭林嘗親到碑所自言倉卒求梯不得止就
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
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
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
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
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祠中石即少
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蔣上舍元城齋假得
未斷本兩冊尚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希世之珍但經裝
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首唐故雲麾將軍左
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
月丁未朔字尚完好

十寫續修新錄卷二五

諸暨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口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
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刻于青田之石
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
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
天寶間人崖石鏡損唯姓名塵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為碑誤頃讀後
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章
懷太子注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

卽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學而敘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內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爲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論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制而攷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遷舍人者初亦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蓋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常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卽遞遷至侍郎左右丞尙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卽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制誥其真除舍人者蓋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蓋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通微官

爲舍人職仍學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八予嘗屬沈學士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湖州刺史令狐絢等名一爲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書後題湖州刺史蘇特名一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書後列功德主王用爲亾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書年月並同而所書者乃大佛頂首楞嚴經也一爲咸通十年六月馮卯書一爲咸通十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一年三月建不見書人姓名後列軍事押衙陳珪等名一爲乾符五年口月立後題弟子范信爲亾妻韓氏卅二娘子建亦無書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見年月一爲周德書後題徐師範及母王氏名其一殘缺有處士胡季良姓名疑卽季良書也諸幢皆書尊勝陀羅尼經唯凌渭第二幢乃大佛頂首楞嚴經曹巨川所書乃六種真言竹垞槩以尊勝經題之亦未核

竹林寺石幢

臨安縣西三里有海會寺吳越之竹林寺也寺有石幢二其一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其一刻佛說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後皆有記末云時寶大元年歲次甲申五月一日最後頌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十一字特大蓋雖自立年號而不改國王之稱亦不以吳越加于年號之上示不敢當尊也其後文穆嗣位承遺命用中朝年號然年號上亦不加大唐大晉大漢大周字予所見蕭山化度寺石幢題長興四年三月無唐字杭州下天竺開路記題天福四年五月天台高明寺石幢題天福二年七月杭州虎跑寺石幢題天福八年水樂洞淨化禪院記題開運三年二月皆無晉字虎跑寺石幢題乾祐二年七月石屋洞石觀音像讚題乾祐二年九月皆無漢字飛來峯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慈雲嶺石刻

滕紹宗造像題廣順元年四月蘇州虎邱山石幢題顯德五年載又皆無周字唯文穆王神道碑為朝廷宣賜宰相和凝奉敕撰文故碑首題大晉云云若尋常文字不繫彼國示非所屬也南唐龍光寺碑題開寶紀年而不稱宋亦此意

杭州慈雲嶺石壁有吳越鐫字八行文云梁單闕之歲興建龍山至泔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勅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比四十九字小篆極端整按甲申為後唐同光二年梁末帝已於前一年自焚死梁有國一十七載兩值卯年一為開平丁卯一

為貞明己卯以下文甲申推之則龍山興建必在貞明五年也武肅於戊辰歲建元天寶甲申歲改元寶大此刻不用紀年亦當不書中朝國號且唐已滅梁舍新興之唐號而記己廢之梁年其故殊難解

吳越武肅王廟碑

會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荒園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按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而崩歷閔帝清泰帝凡三年而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若不數閔帝清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攷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清泰廢閔帝為鄂王晉祖追貶清泰為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比也然武肅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蓋長興三年不得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為誤然碑當時立光業為其國丞相亦不應誤繆至此蓋皆不可知予讀此志蓄疑有年近錢唐何夢華游武康得風山靈德王廟碑寄示後題寶正

一第... 冊... 頁...

六年重光單闕歲乃始豁然有悟蓋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吳越國相製碑刻石其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可疑者厥後忠懿入朝諱言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非復元刻之舊矣長興紀號止于四年其所以得有七年者則會稽志已詳言之蓋石敬瑭起兵并州尚未建元又不可用清泰之號當時必仍用長興如梁元帝稱太清故事而吳越因借以掩其改元之僭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予又記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吳越會同十年石刻此契丹年號本晉開運四年晉亡而漢尚未與其時吳越又不改元不得不用契丹之元矣遠史稱太宗入汴改會同十年為大同元年今據王象之所錄兩浙福建皆有會同十年石刻未有稱大同者則是契丹入汴後頒詔天下實用會同十年之號也其後草草北還旋即殂殞雖有改元亦無承用者薛歐二史所以沒而不書歟

溪州銅柱記

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詞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募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吳氏十國春秋並不載吾友武虛谷授堂題跋始具錄

之記文空處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虛谷未及別白也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石刻有知忠彭軍州事彭文綰蓋即其人中忠字互異當依石刻為正傳稱文綰以景德二年知忠彭州天聖三年為彭儒猛所殺則題名當在天聖以前也吳志伊未見石刻所載記文多誤又不鈐誓文予所藏本乃畢尚書總制楚中時所貽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推拓頗不易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字_三皆迨其今今其作及不我能憐不下有以字昔育恐鞠無下_章育字泄泄其羽泄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為唐諱也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為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亾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君人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察蓋避知祥祖諱而于知字却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道蜀檣柁則云名嚙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冊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厲太鴻賦詩即是此本流轉它姓今為吳中黃義圃所得惜周

南十一篇及鵲巢序遺失不可問矣蜀石經刻於開成石經之後南宋之世完好無恙而元明儒從未有寓目者殆由宋季失蜀之後兵燹塗炭靡有孑遺予訪求五十年不得隻字昨歲始見左傳殘本僅字今復見此刻經注萬有餘言其衰年樂事也

經筵薦士章稿

陳襄經筵薦士章稿淳祐元年其五世從孫塏刻石於平江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州府學襄所薦三十三人宋史無傳者唯虞太熙吳賁吳恕劉載林英孫奕鄒何七人處太熙宜興人皇祐二年進士官至侍講見咸淳昆陵志林英元豐二

續修四庫全書

六

年為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編孫奕名亦見毘陵志云慶歷二年楊宣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即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虞部郎中致襄薦士在熙寧中嘉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已至前行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

趙崇雋壙誌

嘉慶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子在吳門游法螺庵見壁間倚一石覆視之其額篆書橫列宋故通判趙公壙誌凡八字文云

先兄通判諱崇雋字彥伯隸漢邸裔孫秉義郎累贈奉直大夫不迷之曾孫左朝散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善良之孫朝議大夫試太府卿淮西總領通誼大夫汝誼之長子卒於嘉定甲申三月五日葬於吳縣至德鄉茶塢山之原末題孝弟通直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崇修技淚拜書今以宋史宗室世系表攷之蓋太宗子漢王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宗立生仲琳仲琳生士顯士顯生不迷崇雋為不迷曾孫實太宗九世孫也系出漢王房故云隸漢邸善良以下三世名皆與表合而表不書其官蓋表所載諸人官爵至不字輩而止此外如汝愚

續修四庫全書

九

崇憲必愿等勛名顯達皆僅書名表例如此然亦難逃點鬼簿之誚矣相傳崇雋為宣光之先世今無可攷特書以補郡志家墓之闕

永清縣宋石幢

永清縣南辛潤村大佛寺有石幢周遭鐫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其末云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隆鄉新雷里王士宗奉為亡考特建頂幢一口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清母梁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思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言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恒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朔五日壬申日丙時建按宋石刻

所在多有唯燕山一路不在宋疆域之內宣和暫復不旋踵
失之今京城內外絕無宋片碣而此幢巋然於小邑荒邨朱
氏日下舊聞亦未采入故表而出之辛溜卽新留土人相沿
譌變而音不異其稱大父耶耶則北人猶有此稱大母曰娘
娘則未之聞也又縣南信安鎮龍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
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當亦謂其大父耳僧恒企一人列
於六子之數蓋出家爲僧者

史氏墓三碑

元史史天倪天澤大都永清人今縣之焦堡邨史氏墓在焉
有三碑一爲史氏慶源之碑前北京路行尙書六部郎中崔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家額平元書丹碑末
題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日戊寅前行北京等路六部尙
書史秉直立石前義州節度使行北京都元帥史進道同立
一爲大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尙書史公神道碑雲中劉祁撰
燕然平元書齊西趙安世家額碑末題歲乙巳九月四日宣
差眞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眞定等五路萬戶男
天安立石一爲義州節度使行北京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
道碑陳臺段紹先撰燕然平元書丹詳議官趙安世家額碑
末題乙巳年五月日宣差眞定河開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
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眞定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

史天安立石其云北京路行六部尙書者秉直也其云北京
路兵馬都元帥者秉直之弟進道也秉直事元史附見於其
子天倪傳而進道不見其名且職任亦不卑可以補正史之
闕慶源碑載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詳秉直長女爲太師國王
夫人其事不見於它書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
連姻貴族所致論史者不可不知也

朝城縣令旨碑

朝城縣興國寺有令旨碑一爲合刺查太子令旨猴兒年三
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裏寫來一爲皇子忽察大王令旨乙
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刺腦兒寫來一爲蜜里吃臺太子令旨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不見年月皆刻于一碑合刺查者太宗第四子哈刺察兒也
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臺者濶端太子之子
滅里吉歹王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子也第三道旨云
據公主百戶駙馬會都地面裏朝城縣按食貨志鄆國公主
位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朝城爲濮州屬縣卽其分地又
公主表有窈吉八忽公主適赤窟孫懷都駙馬懷都卽碑所
稱會都聲相近也其云道與囉歹殿相公者東平行臺嚴
實子忠濟也其稱匣合皇帝在成吉思皇帝之後囉囉皇帝
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
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之名史作窩濶台祕史作幹歌歹

予所見元聖旨碑或作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初無定字當時不以為嫌也乙巳為太宗六皇后稱制之第四年定宗尚未立而其子已稱皇子蓋人心推戴非一日矣猴兒年當是太宗八年丙申而末一道亦必在定宗后稱制時蓋憲宗時太宗子孫皆擯斥不復用事矣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首云皇帝福隆襄勢都兒大王令旨今有本投下分撥到萊州神山長生萬壽宮石真人依舊加九陽保德純化真人末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察罕惱兒有時行按宗室世系表勢都兒者太祖弟撾只哈撒兒之孫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而移相哥大王之子也此碑在掖縣城東三十里道士石之温墓上掖為萊州倚郭縣而州又隸于般陽府路元初以般陽路為哈撒兒王分地故有本投下之稱此與朝城令旨碑皆錢唐朱文藻朗齋所貽

東鎮廟元碑

錢唐何元錫夢華言嘗見東鎮廟時享記云至正八年正月遣翰林學士承旨臣咬住翰林待制臣遠者圖以二月初有六日至于岱宗以初有七日至東海咸致享焉所口非有先後之殊蓋從驛傳便也越十有四日至于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廟廷其儀則香一銀盒幣二錦幡寶楮伍百兩有司

具牲酒庶品以薦案祭祀志嶽鎮海濱代祀自中統二年始凡十九處分五道後分為東南西三道既而以驛道迂遠復為五道東嶽東海東鎮為東道也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鎮銷金幡二鈔二百五十貫較之石刻寶楮五十兩僅得其半豈史所載為初制其後倍增之歟順帝紀至正八年不載此事蓋史之闕也予攷古人紀日於一日至十日未有加初字者宋金石刻題名始有初一初二之稱此刻云初有六日初有七日九複沓可笑矣王介甫集中齊氏墓志有云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餘篇無此例蓋刊校者妄益之耳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 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嘉定錢大昕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為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邶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淵濟盈有鳴鳩鳴盈與鳴韻瀾與鷺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為韻小雅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飲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廢歌股肱叢睦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蠶蝨在東鴛鴦在梁為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筭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筭韻汚邪與車韻穀與穰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意味與不且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紛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益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為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况能究喉舌唇齒之清濁乎

濁乎

南史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戎之奕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棋

王融詩園荷眩紅蕊湖荷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汲古閣本作遇魏收衰下又有魏蒼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顛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玎孔常作札

洛陽伽藍記龐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日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日停奴慢罵

皮日休雙聲溪上思云疎杉低迤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

唐詩 猶雲容空淡蕩 紀事

温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簪利作雙聲詩稍息消心象

簷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

古岡潭庭同淡蕩秀艸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政西交加工結構

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

十萬葉新錄卷十六

三

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棋柄枰漏雨零露落庭度獨蜩啼掃

洗修纖衍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醺醺邂逅盡閒攜

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劔閣隔錦官柑果蕙蕨交荆菅

奇孤甘挂汲古綆僂觀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

幹蠱高中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開關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挂

經篙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劔賡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

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瞻巖月遇巖迎崖銀剗玉

訖龍魚噉鴨雁鸞帆臥玩我語聲牙炭業

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葡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
玲瓏影落寮陰榭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
都尉第四句影字 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

之與清實無分別世謂今韻權與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

星平形經成荆紫青為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為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言

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

十萬葉新錄卷十六

四

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

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

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

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

于國風去者日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

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即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

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

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

漢諱始決其作偽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

詩其為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

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歷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五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

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情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元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韋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吳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六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唯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碩莪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

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
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
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
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
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
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
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為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十駕齋新錄卷十六

七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
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即大歷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
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
云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歷庚戌春尚无恙謂卒于
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歷五年
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却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午大歷五
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歷四年己酉年
五十八干支雖合却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

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
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
大夫為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日
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元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
夫也

頻頻

十駕齋新錄卷十六

八

頻頻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頻至吳是也晉書
紀瞻傳頻頻饗竊庾亮傳沐浴芳風頻頻省闈周書太祖紀
頻頻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頻互出雜說篇
詔策頻頻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頻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
頻繁寵擢餘頻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頻天下計正用
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
重猶頻頻也古人以鄭重為重疊之義鄭重頻頻皆雙聲

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
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于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
為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
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日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為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十七卷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風察傳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分

當讀去聲

少陵用薛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九

韋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為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或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趣寧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為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為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子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干唐中葉也夢得會昌二年卒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即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清波蓮宅牆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為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閱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為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為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曰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縮羹稀筋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為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為楊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為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

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

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

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

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邠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為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謬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大吠水聲中

桃花帶雨濃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收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為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却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為負局鍍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間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為此官不知紀事何据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為工所謂柔間澁上匹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為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

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曹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曹
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萑蒲花開魚尾定金
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計敏夫云唐詩自成通而不足觀矣氣喪而語偷聲煩而
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
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惇癯自注民間呼
令爲父母官又贈浚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三

誨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
子之父母而却有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殘暴
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衡州送毛令
經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
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卽厭
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
謂介甫精于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基明朝投局日未

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
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鑿是無孫而
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子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卽
疑此詩之誤蓋王凌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
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
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閻合前人者皆
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
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十四

薛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
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有蹈襲者蓋

閻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儉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
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
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
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啟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
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浩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浩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為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鼉无咎詩

鼉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為句霍一字為句无咎誤切為三字句

十駕齋新錄卷十六

五

第一山詩

盱眙縣玻璃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為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初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雨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為瑞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為已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為公作而收入之

党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聲叟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十駕齋新錄卷十六

六

名登卻說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啟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啟和西園公咏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為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為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于乙巳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七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斯則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益眾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開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為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

深邨麥更深放低小輪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間衣曉過新橋故轎聽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聽聽駸駸行春底見春遮攔春色不教親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蕪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蕪直餘春還子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蕪直泥不熟自蕪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蕪直句蓋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正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六

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為貧驅竟難逐素為富通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為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見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

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久經綸其耳食之論也朱溫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誤用張濬為相欲倚汴以圖并及濬出師挫衄溫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濬之罪也鄭紫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為尋即辭疾去官蔡於出處無玷矣後作相時事可知乃蔡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真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斑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荊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即為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即有押入平聲為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為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河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漾楊儀居上河楊禹居下河朱錫鬯詩屢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河蓋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汭洄順流而下曰汭游實之失其旨矣

鼯鼯

廣韻鼯鼯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鼯公榮切斑鼠也鼯力令切鼯屬鼯亦作鼯白香山游悟真寺詩鼯鼯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鼯鼯之稱或作鼯蛤然字書本無鼯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鵝鵝潤筆有蚶蛤地誤蚶為蚶蚶即蟹字說文知聲蟲也恐無與鼯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僮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引

躑躅異

說文躑或作躑躅从春春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十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三

多作踏又廣韻三鍾部有踏字蹋也書容切踏从春音義迥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共義或駁踏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勿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蓋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三

查初白贈湯西崖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歷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尚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

之在痛切言之示誠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槩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指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三

孝經本當會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予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薄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胃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初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

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宜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

十駕齋新錄卷一六

三

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悉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為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漢當作深漂渚即瀨渚亦用子胥事予謂子

山由金陵赴楚深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為深也

傅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華及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十駕齋新錄卷一六

三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鱸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禘議孝女傳載復讐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

書華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
倪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然賦四篇孝友傳載駁復讐議孝
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
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於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
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
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
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議之然細讀此
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
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
諱卽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黜不
名哲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資暇集杜與度亦不同
音

河閒傳

漢書原涉日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赦之時意乃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
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閒傳蓋本於此而詞太穢
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翱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
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
圃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
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錄多其
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
之然後錄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
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尚謂退之
未識道真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
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
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

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卽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疎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

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稜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常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常有數百

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從廣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蓋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其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擬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子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弟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口知錄潘次耕誤仍爲顧作

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次
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也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
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
下士編次文集誤仍為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似字景四六談塵王銍字性

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
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

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為同取其聲相近也司
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為秉取其義相近然禮
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
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為引東坡不為人作序或改用
敘字

題諱填諱

彭王傳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
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即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

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
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字述魯翀撰二子字述魯遠書南陽
貢士李珣填諱正用徐峴之例字木魯三字姓也石刻
木作述譯音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嘉定錢大昕

圓經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
 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
 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
 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寸
 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
 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
 開差算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隋書

律條 西洋人割圓六宗二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

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沖之所定盈胸二數之間世聞古
 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
 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號澗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
 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句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
 合為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
 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
 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
 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告予
 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山三積問術以圓徑自乘進位

為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
 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濶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
 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
 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
 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
 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

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
 始於子于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
 夫婦喪妊于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
 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
 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案此十二神六壬家所
 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寅為

亦見論衡
遺虎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司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攷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日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三

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謬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畊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宜夜渾天三家宜夜之學久失其傳周

御則奉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楊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魁

劉向九欽訊九魁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魁字當為魁之譌古書斗為斤與斤相似因誤為魁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四

河圖闔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闔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闔苞似是人名氏案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闔苞受曰第感苗裔出應期闔苞受蓋河圖篇名漢志誤闔為闔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勅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渚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為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為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為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子酉年酉月咸池在酉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太歲誤也洪氏又引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昂畢皆參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東方蓋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為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五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十八宿三十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房心是為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六

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荷觶參太陰在中歲星舍東井與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為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為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却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元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却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即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即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為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止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初太陰

為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強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別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即有羸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羸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秭

古秭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秭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二百年輒差一日古秭課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秭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却較春秋朝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真秭遭戰國及秦而亾漢存六秭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秭魯秭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為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即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即地皇元年歲在大

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元枵耳今乃越誼訾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間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開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期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七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嘉慶甲辰閏四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間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日初日正是為二十四小時

而選擇家以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於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潭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肅谷撰授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暨立又北嶽廟有人中碑符五年題名云開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亦有之

十齋齋新錄卷十七

九

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為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即丙字避唐諱改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寶退錄宋史歷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歷是歲立夏四月

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為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歷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

十齋齋新錄卷十七

十

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為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弟谷所定同乾隆間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歷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所謂太周也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開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周一大一小相開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地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立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為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壬水地二木三為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地十巳土土五為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戌土地六癸水火七為金四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為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之謬也金剛火熯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

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於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為四孟亥為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為四仲午酉皆為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為四季辰為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戌之謬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志鉞作戌今刊本作戌誤志又云光封中星孛于河戌占曰南戌為越門北戌為胡門今本戌作戌亦轉寫之謬蓋戌星在南北河之間故曰河戌南戌即南河北戌即北河也天官書星孛于河戒戒亦戌之謬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為越門北戒為胡門則并漢志戌亦誤改為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真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古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召

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西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為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書有諸泉太陰將軍之

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予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

一龍齋新錄卷十七

十三

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西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

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敞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視日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秣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

十龍齋新錄卷十七

十四

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拔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陽夜半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

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內即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西府亥為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日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建亥日躔析木為寅位也寅為功曹夜半為子時以寅加子故

以寅子決賊之眾寡於占例甲巳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己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煥季才稱甲數九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為丁寄位酉為從魁加於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 酉丁 戌天后 亥太陰 子元武 丑太常

太陰 亥酉 酉天乙 寅白虎

太常 丑亥 申騰蛇 卯天空

天空 卯丑 未朱雀 午六合 巳句陳 辰青龍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嘉定錢大昕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為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為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無以為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杳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為道足以區國以日用為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混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

此窠曰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離恕而言仁則為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為涇涇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二

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為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為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為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言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

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法
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凶身王安石囚首喪面
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
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
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已相接而
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
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恒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三

義利

古之士無恒產而有恒心今之士卽有恒產猶不能保其有
恒心也況無恒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
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
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
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
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

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已有恥廉恥與禮
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
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
妄爲古人尚實事而不尚空言故說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
士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
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方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四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
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而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
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小人之事也晏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

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為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為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十名齋錄卷十八

五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昌象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

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一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慙卿卿慙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眾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為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為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十名齋錄卷十八

六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

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菹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即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既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鼂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垣言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忠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滄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自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

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

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

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皆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攷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為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為步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

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

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

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于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

矣于音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復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為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他勉以他為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為旁示見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遺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于无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為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腳又云六經注

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予
靜何人敢以六經為我注腳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
書云左右既得此備柄入手便可收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
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
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為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十一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為二氏自南宋
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
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
外馮琦
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苟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
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
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為秦熈所薦吳康侯為石亨所薦當辭
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者愚以為並氏似未達荀子
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禮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
季周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
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
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各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
王之名而荀子乃言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
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
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為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曰談
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為大言不揆時勢
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為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法後王之說為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為恭陳善閉邪為敬故汲黯之戀勝于張
湯之從史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
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
謀非以儒進而去古未遠尚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
相專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變理陰
陽之職置勿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
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

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為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牟嶽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凜然忠臣也

十駕齋叢書卷十八

三

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為下等人說然却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煥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橫渠明道伊川

晦庵

王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已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為九人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

十駕齋叢書卷十八

古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亾數典忘祖藉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曹魏所以不承也史洪孳言但事長槍大劔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為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誠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更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魏志李通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弑之賊其言不可傳注

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
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已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它
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
身最廉然培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
不入已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
貴顯真劫盜也北憲
炙輮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覲侍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八

五

之人少少一覲侍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
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
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日知
錄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
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
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
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為聖賢之言不
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
謂宜以五經文為第一場四書文為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
題目難以預擬均為八股之文不得諉為未習如此則研經

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
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絳水大陸播九河同為
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
以後河由于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千乘郡今
武定府自唐至宋
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
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為南條矣其
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
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八

六

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
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
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釀
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
支流束之使歸於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
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
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
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
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

河以至于開官無所不利支領上食則自執事以至于游閒
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
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囊橐賞重罰輕有損
無益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
嘖一笑韓昭侯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周治亂民猶治亂絲不
可急也遂明主可為忠言趙充國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王嘉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
一已皆無益百姓宗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七

不如任州郡李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崔寔
物速成則疾凶晚就則善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王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王便宜者便於公宜于民也顧憲
之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魏孝文帝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
決罰之地高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徵循正而行自與志
會唐太宗執政不能受諫安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刃何異
全明主貴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簡而能禁刑貴
輕而必行楊和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陸象先士名重于利
吏利重于名劉晏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全六經言禍福由人
不言盛衰有命實事未必知知事未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諫者有爵賞之利
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者
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
人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匱于兵衆力分于
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皆陸贄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
欺之韓偓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資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鷲鳥累百不知一鴉人知為禍衛不知本鄒陽書
也子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人知為張綱語不知本於孫寶
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為羊祜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六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為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於京
房傳房云今瞻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為孫思邈
語不知本于文子文子云心欲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
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子孔子無黔突求忠臣必于
孝子之門人知為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泊無以明
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為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
志作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
史以為李孟傳語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
不愧義宋史以為蔡元定語不知本于劉子劉云獨立不愧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為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窮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

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已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十九

處患難者勿為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為矜已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為非聖悖道之言評勿為黨同醜正之言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為而不屑為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者猶鴟鵂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謂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遺名為李翰林真令人絕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揮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惑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謹直豈皆淫媒之詞若反唇相稽牧之獨無媒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誣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為狂誕至稱德宗為沈淩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偽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為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為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二十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為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郝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已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為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已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即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三

晉人依託

釋道俱盛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郝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勸請禱仲堪傳王氏

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王羲之傳郝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郝超傳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當時士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導之孫珣珣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又捨宅為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志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蠶了伏臘不致喪失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

三

氣節有田方為福蓋福字從田從衣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講小學故多誤解

許魯齋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墻東之儈

十駕齋養新錄卷八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嘉定錢大昕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畧不校讐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為大方所笑者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竄字注从向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郊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一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竄字迴避由于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竄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為博士更相克伐謗語忿爭書籍有無不相

通借遂以矜已如彼見譏于世蜀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

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南

劉峻普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

淫同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北史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

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

齋及借人為不孝齋為不孝可也借為不孝過矣清波雜志然世

固有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汚損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

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余蕭容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

宋程大昌演繹露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

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

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全書總目

謂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又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

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

牛馬走即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為太史公

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為經營馳逐之意于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關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猶言貫穿也

化脇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化脇為諸侯霸張儀化脇亦相秦魏化脇即駢脅也化駢聲相近

奧懷

南史王敬則傳有奧懷字一切經音義懷懷今皆作惱同奴

十常璣新錄卷十九

三

道反懊懷憂痛也予謂農惱聲相近詩遭我乎穽之閒漢書穽作囷

佚蕩

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謹音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為替傷蕩為蕩音音鐵儻司馬遷傳儻非常之人與音音亦相近說文跌踢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溍新也七罪及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為鮮翠

閒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為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音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正

十常璣新錄卷十九

四

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為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葛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頤頤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為惡故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問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問浣紗罔微不至寵獻作吳宮

姓山數半潛匿孳羅更蒙遮一行筋句踐再笑傾夫羞豔色
奪人目效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音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日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
即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
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
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奇
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
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且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且公仕宦
不進才亦退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五

代友改字

范淳父之母夢鄒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
公與之帖云按鄒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
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正譌且與合德相應未審可否次
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
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
何如何見梁谿漫志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
必有以為慕劉者故溫公帖有正譌之語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為娘娘見鐵圍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為爹爹稱章

太后為大姐姐太后稱帝為哥內禪後稱孝宗為大哥見四朝聞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
於游俠傳荀攸妾阿鶯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
如晉書中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
舊唐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羅二十枚手救日餉周公
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為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為
阿武韋后降為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
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尚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六

為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擊其姓則南宋猶然今
則公私俱無此語矣

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慶幸皇后忿怒曰覲地伐專寵
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
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
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為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
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為美稱宋季二
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

多自稱儂蘇東坡詩它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即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或云安得有內中蓋後人嫌其儂改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嫌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試覓老劉看謂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稱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為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十駕齋叢書卷十九

七

今人多稱其上一字僧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矣幾時歸謂元契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予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為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鶴雛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 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 秦檜兄梓弟棣檜

子焯孫垣堪曾孫鉅元孫浚澄 朱松子熹孫塾塾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淵洽濟濟澄澄 李燾子屋至塾塾在孫鐸錫鑑鈇銖鐸銓 陳源子櫟孫照煦曾孫塾圻基元孫盤是也子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州稟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鑄鈇銖銳則唐人已存之今東雅堂本炕作杭注云杭本作炕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炕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鉉子沆裴均子鈺高武弟銖銖鈇子湜銖子湘 漢皇甫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為大井表丈上設三井口以受

十駕齋叢書卷十九

八

汲覆以大亭遇旱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眾所共汲為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闢地為叢冢以藏暴骨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觴客曰義樽近時州縣眾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眾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襦曰義襦以髮作髻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所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

如義兒是也

兩

一切經音義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雨皆取一終之義案天竺多兩名南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卷十杜子美舊雨來今雨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

楊齋新錄卷九

九

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是金百斤為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為反間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野客叢書云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十兩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十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一斗十斗為斛稱

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

兩一兩十六兩為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十尺為丈唐六典與雜

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謂鍾律測景景台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志

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稱三斤為一斤則大斗大兩始

于隋開皇開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

楊齋新錄卷九

十

在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買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重五十兩起于元世也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錠

古人稱金銀曰錠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錠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錠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為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謂官數百三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間有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郵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壽料音勞去聲

四柱

十駕齋新錄卷十九

十一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剋除火耗為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子孝子孝孫祖位皆廟中之稱後代

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甌塔近年傾圮土人拾得一甌其文云條坊巷街北而南居清信崇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禧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泮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為亡妻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為亡前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十駕齋新錄卷十九

十二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褒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褒亭不當云褒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祿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褒成侯如故洪氏隸釋以為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

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春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宜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祚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成寧郡王俱生日禮物口宜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叔荆王頴生日禮物口宜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宜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宜賜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宜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末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原

明道雜志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

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蓋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邸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賦佳篇次韻爲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有以黃子木柱杖爲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虜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益取其親切耳

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會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宋或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它畫軸紅繡囊緘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畫啟封掛畫于廳事標所獻人名銜于其下良久引客藥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畫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賊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為言故立法見繫年要錄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為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為同氣之親或知已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十駕齋齋錄卷十九

元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問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日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注後漢書禰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并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齋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

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

周輝清波雜志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為策禮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

十駕齋齋錄卷十九

元

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湛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為名其誤不

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
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
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上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
名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
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
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
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及侯昇平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三

鄧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
公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
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
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
梓潼真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
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
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
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

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
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
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旣勤樸斲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
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
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謂魁非
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
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
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三

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
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
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魁見石刻上舍第一
人爲上舍魁見文獻通考由來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
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
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
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爲西方之
宿而顧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為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為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灋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碁局

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碁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

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碁譜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云祠山籤語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毗陵之無錫遙見山顛有祠宇甚麗指問路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語已而下山回顧即無所有既歸寫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遺僧則肇乞籤於射洪白崖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為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詩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終

嘉定錢大昕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漢改九江為淮南即以前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後封皇子濞為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為楚王其時吳會稽蓋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為荆楚兩國始改屬荆王劉賈賈為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為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荆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曾殺賈不旋踵為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舍荆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微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乾符三年則是唐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歸人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為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為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矣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為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

長洲廬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王莽

始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為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沖所賦蓋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為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即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

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
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為吳縣南境士大夫
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
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膾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
舍主人歡陸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平蕪
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
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蓋為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
縣為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為
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邊所北見

十駕齋叢書卷三十一

三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
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
按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
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
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謚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
謚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
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
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則虎丘固恭
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白序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
為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
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
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
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
午至後主至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
若貞觀癸卯尚存則耄耋頽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
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
北方學者絕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任隋唐也

十駕齋叢書卷三十一

四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謁章臬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
于履平地臬大喜臬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
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
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
溪女每旦婢進深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為貴門女婿幾多
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俾子食辣麩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
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
西塘與問人

徐半干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嚴叟擢為陳州戶曹掾嚴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為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嚴叟流海島嚴叟事不見宋史而郡志亦不載入今舉以補備鄉邦舊聞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

一駕齋養新錄卷二

五

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為漕臣所劫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賊廢繫年要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保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大德五

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為泉州路治中至大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為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顯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墓地當見於冢墓門而府志俱闕之

一駕齋養新錄卷二

六

胡惠齋

黃由淳熙八年狀元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胡名晉臣見游宦紀能艸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艸書禳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見董史書錄又云黃子

由尚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於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輒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鯁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

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艸行書相傳惠齋嘗因几上
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
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
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
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
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卸官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
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為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
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秣新知四十九年非當

十駕齋新錄卷二十

七

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荅詩云領郡
慙常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憑鸞傳語與李六倩鴈
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
云自驚身上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
明鞭得轉無機自注祝富貴鞭聰明皆正且童稚故事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
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
歷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劉夢得以大和六年守
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間

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右光祿大夫亦是元豐
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
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湖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
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邳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郡
二州此是熙寧間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黜為池州改安
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
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即位則甫之除蘇州
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矣湖亦必湖字之誤東坡集載滕州案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鄆州四月知鄆州滕甫移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詔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

十駕齋新錄卷二十

八

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揚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
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嘗有知蘇州事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蓋石
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為兵火所燬
雖廣為采訪固不能無舛謬矣或係之熙寧六年攷其時師
孟正在廣州予家藏諫議程公禱雨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絲
毫蘇也

章帖

吳郡志章帖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為十老會十老會中有程師孟師孟以元豐米四年方致仕熙寧中尚未歸田也米穀為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收守門云章帖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日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帖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帖守郡實在元豐間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府志題名前云章帖熙寧五年以中散大夫知軍州事中間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帖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帖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一

九

運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帖果以熙寧中莅郡當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為一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帖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府志誤以元豐為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為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云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未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畧常即代章帖者滕甫想即在景畧之後

楊景畧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畧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

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為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畧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畧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收守題名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畧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一

十

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況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義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蓄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任耶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

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紫年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闢

程師孟字公闢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闢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傳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艸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終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化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蠓廬

程俱葺蠓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相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艸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艸子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韓世忠宅

紹興四年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酌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紫年錄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良器墓在楞伽山案良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為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為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良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為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惠元肅事不足信

王駕齋新錄卷三

志冢墓門附載王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善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即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幹離不圍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為左翼命神臂弓射却之一軍獨全睿聖即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鄺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繼從王忠勞備著卒葬平江堵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勔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全港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為死友靖康初睿聖次湖州湘常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

一第... 3 反之下

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畧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既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宮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却為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勗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勗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勗勗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刪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

十三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畱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丞嘗護松楸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畱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為吳郡人

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彝墓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彝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

山之原程俱撰誌銘

見北山小集

彝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彝以父遺

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今權提轄陝

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

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畱八年移承興軍路

未行改直祕閣權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累遷朝散郎二

浙戶緡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

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為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

免者銅繫相屬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

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顧一切蠲

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

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逋滯劾詔免所官落職予筦庫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

十四

已而御筆除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絳墓

吏部員外郎鄭絳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

錢氏合葬程俱撰誌銘

北山小集

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為中吳軍節

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諱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

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為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

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為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

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

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又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進士第作又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宜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

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億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公綽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為時老滿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

十駕齋新錄卷二十

七

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為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宜義郎丁母憂終喪為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墓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興墩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畧云懿孺字彝父世為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仇贈光祿卿父諱尚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為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

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入寶光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

北山小集

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馮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孺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歿皆誌其墓

趙崇雋墓

通判趙崇雋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弟崇修撰文并書誌石今在法螺庵

十駕齋新錄卷二十

六

同年醜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醜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成欽亮仲鄰章澥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勛晞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衛景安趙彥真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璵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浚儀至成王胡皆題胥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胥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龔頤

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詹體仁卽碑之張體仁葉水
心爲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
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
者攷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本詩間
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觀書撰人姓名
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
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
尚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爲至正十一年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

十七

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珪正書一爲至正
十三年十月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宣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閭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泚語予
曾見宋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堦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
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
年間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卽此石亦
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尚書者潛說友君
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
郡橋梁既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昂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楫
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昂字惟中吳縣人由歲
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望八矣誌頗載石刻黃山
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逾摹刻於建康之玉麟堂次
年虞儔又刻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卽浙憲治所也明
正德中此碑尚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
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間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而窻長
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葺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

十六

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終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上

簪當作戩

像

武王克殷之年

蜀石經毛詩

左傳服杜之學

春秋十二公紀年

太歲超辰立成

春義正義宋槧本

譙周注論語

孟季子問公都子

諸經音

太題在下

昏當從唐本說文作昏

思

古今音異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中

史漢目錄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太史公李延壽

史記年表

漢書王子侯誤字

蘇林音於爲墜

漢人異讀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三國志注

史傳稱人字

晉書地理志之誤

毛寶傳誤

朱序傳誤

劉達

孟康

何法盛書

王劭齊隋二史

隋五行志多謬言

隋書經籍志遺漏

一字三字石經

謝吳

南宋事略

乳

哀宗紀

耿炳文

江西人

東林

齊楚浙三黨

卷下

帝王大度

白樂天文集

歐公誤用不識撐犁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

之者

呂升卿通判海州

曾文肅帥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秦檜

程伯淳語

朱文公語

何道夫語

陸象山疑有子

呂東萊讀史多

晏元獻夫人

韓奉常妻

藏書之厄

南監板經史

南雍經史板

翻刻古書易錯

羣書治要

石刻詛楚文

李伯時畫古器圖

元會運世

避諱改姓

姓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陸羽從僧姓

司馬康

番陽洪氏

郭叔諒

修容

捉筆

捕風

花木瓜

雞鴨諫議

章硬頸

笑面夜叉

金毛鼠

滿朝歡

賽仁孝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終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三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嘉定錢大昕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貨京作搯馬作戠旬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子謂三代以前無簪字當以戠為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搯戠宗簪皆聲之轉唯古文貨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埴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埴埴之工鄭亦訓埴為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為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武王克殷之年

武王克殷國語以為歲在鶉火古法歲星與太歲恆相應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謂是歲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後世不用超辰則斷以為己卯干支雖有不同於積算元無多少似異而實非異也竹書周武王二十二年辛卯伐紂十七年陟皇甫謚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見史記集解唐一行以庚王十一年歲在甲申上溯

武王克商之歲當在壬辰唐書三說皆非是

自武王克商至魯隱公之元四百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而為秦所滅凡八百六十七年

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諸王之歷年蓋已難攷

班孟堅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依魯歷及世家推得周初以來

紀年敘而次之夏殷以前經典無明文子長孟堅所不論後

儒妄說皆未可信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子字子攷三

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

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子字

音育恐有鞠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宅本為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

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王文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

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

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冲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巳未

桓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戊子

案莊公即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

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

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

丙午歲星亦超貫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

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

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

說以庚戌為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

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日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日巳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

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為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為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

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為壬戌是也

王伯厚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洪灘申有二年之差予謂呂不韋以秦相國紀秦年所用即秦歷也而以今法上推有兩辰之差者古術太歲與歲星皆自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周訖秦漢皆然東漢始不用此法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已差一算秦始皇在太初前百三十餘年固宜差二算矣溯而上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開或差三算或差四算五算又溯而上之至周武王伐紂本辛未而後人以為己卯則差八算矣世愈遠則差愈多皆由超辰使然要于積年

元無增減似異而實同也閻若璩不知古有超辰法遂謂呂書滯難當爲淹茂失之甚矣

大歲超辰立成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唯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卅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今以歲數分爲十二篇俾言太歲者有所折衷焉

十駕齋養新錄卷上

丙子篇第一

滿百四十四歲爲一篇

辛丑篇第二

此第四百四十五年也太歲超庚子入辛丑歲星超星紀入元枵

丙寅篇第三

此二百八十九年也太歲超乙丑入丙寅歲星超元枵入豕韋

辛卯篇第四

此四百三十三年也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豕韋入辟婁 魯公伯禽爲五年入辛卯篇

丙辰篇第五

此五百七十七年也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歲星超降婁入大梁 魯微公廿六年入丙辰篇

辛巳篇第六

此七百二十一年也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歲星超太梁入實沈 魯懿公元年入辛巳篇

丙午篇第七

此八百六十五年也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超實沈入鶉首 春秋莊公廿三年入丙午篇

辛未篇第八

此一千零九年也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歲星超鶉首入鶉火 魯昭公十五年入辛未篇

丙申篇第九

此一千一百五十三年也太歲超乙未入丙申歲星超鶉火入鶉尾 魯穆公廿七年周安王十九年入丙申篇

辛酉篇第十

此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歲星超鶉尾入壽星 秦始皇八年入辛酉篇

丙戌篇第十一

此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太歲超乙酉入丙戌歲星超壽星入大火

辛亥篇第十二

此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也太歲超庚戌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

春秋正義宋槧本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穰等校勘字今通行本哀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嘗許子借校會于北上未果今文游久

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譙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尙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儼注儼卻之也以葦矢射之

孟子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子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即在內長實在外即曰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

十獨齋新錄卷上

七

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而弟爲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 陸云漢人不作 爲詩音者九人鄭元

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近有沈重亦撰詩音為禮音者鄭元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耽尹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音禮記王曉音周禮近有歐表作周禮音沈重撰周禮禮記音春秋左氏音則服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又撰春秋音公羊音有李軌江惇論語有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並撰音

大題在下

古書多大題在下陸氏經典釋文云毛詩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元注禮記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然子案唐刻石經皆大題在下如詩經卷首周南詁訓傳第一列于上毛詩兩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謂大題在下也宋元以來刻本皆移大題於上而古式遂亡今讀者且不知何語矣子曾見史記宋大字本亦大題在下淮南轉運司監雕本

昏當从唐本說文作昏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日民聲案氏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或作昏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頃讀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量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為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昏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切為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民聲

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婚亦从昏民者其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過民字皆作巳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為氏如岷作岷泯作泯緝作緝瘖作瘖瘖作瘖瘖作瘖疑謂从氏省者淺人穿鑿傳會之說耳

忠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忠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為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彳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仍為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堊忠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波疑之子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肌造要是魏晉以後增加之字若仍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畧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入宥韻蓋齊梁以後之音轉重唇為輕唇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傳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在宥韻矣古讀不如不轉音附專之附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韡韡鄭箋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九韻入聲物韻一讀如浮一讀如弗已非三代秦漢之音矣黃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為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

重唇輕唇之別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則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之為侵覃談鹽添咸

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 荅對也詩

兩無正篇諧言則荅與退遂醉為韻 蓋在泰部从盍聲

古書多以盍蓋通用 相弓以盍為盍 今吳中方音讀蓋如敢聲相近

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 碓又入 立古位字春秋公即位古

文作立位當从立得聲 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

當从入聲詩小戎以輻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納在浸韻納

在黠韻 介甲也古甲冑字或作介 簡爾聲 瘞瘞皆庚

聲 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藝即摯字摯藝

皆執聲 法去聲劫怯亦去聲 業世聲業从業井業 息列反徐

食列反 禮慈潔 以制 潔繼皆在哲韻又从某之字或入葉或入

解 易傳多以業與德韻 隲陟聲而在質部 肩部有惹

字與涅同音 邯鄲之邯音寒邯甘聲 忝天聲三百篇雖

有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切為古音 侵部

無人聲針砭枯皆俗字 卽在職部節在肩部柳柳在櫛部

柳又入質望卿又在質部 至在至部望在質肩二部 吉

估姑在質部點劫枯在黠部結枯禡禡禡在肩部 樂在

覺部又在鐸部又在效部而藥鏖燖另為部輒有歷洛刺三

音分入三部 軌駮許鐵皆在月部 沒部有殞隄兀 曷

部有怛妲頰闕噴預箴 末部有鉢鬚鞞腕腕指 黠部有

鬻隄暖 鎋部有阻鬻鬻劓 肩部有餐飡擊納炳咽 僻

部有讞鐵鐵龍揆準焗唱鑿闕劓

緝非侵之入聲詩以緝與洽韻緝與摯韻 合非覃之入聲

詩以集與猶咎為韻荅與退韻納皆內聲卷署皆俗字

盍非談之入聲譚章盍切非古音 葉帖為鹽添之入聲然

鹽兼纖僉諸字無入聲葉韻緝 緝當在緝韻 涉亦無平聲唯占在

鹽部而帖帖皆占聲厭有平上去入四音寔寔聲而在感部

斂念聲與涅相近 洽狎與咸銜偏旁俱不相近咸與覃洽

與合皆一類也甲與介聲近介在怪韻 業與嚴偏旁無相

从者 乏為凡之入聲泛乏聲賤亦乏聲而卽在檢部齊梁

人制此韻以當輕唇之一未必合于古音

古音有入聲唯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魚虞模蕭屑支豪麻

尤侯幽此外且泛厭奄兼占等字偶有入聲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終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嘉定錢大昕

史漢目錄

古人書目錄皆在篇末太史公之自序班孟堅之敘傳即目錄也今史漢目錄出於後人增加攷隋書經籍志史記一百三十卷之下注云目錄一卷則史記之有目錄隋時已然

史通題目篇云蔚宗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是則范氏後漢書始有目錄也於因習篇又云蔚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范史本題逸民此云高隱者避唐諱非誤記也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曾子固陳書目錄序云其書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有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者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子案子同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

太史公李延壽

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間後人於秦始皇

無異言而於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謂羽僭盜不當稱王

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

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既滅秦

主命者十有餘年秦既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為漢

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共主而業為天下主命不得不

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

數黜秦所以尊漢也於何見之於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

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

事即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為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

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

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

焉後儒尊紫陽綱目然於秦隋猶以正統子之若太史公李

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

史記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徐廣曰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周敬王四十

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六國表

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乙丑至赧王五

十九年乙巳凡二百廿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人秦

凡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王十三年辛未克殷又七年戊寅崩周公攝政七年始已卯盡乙酉成王親政五年即伯禽之五年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娵訾入降婁

漢書王子侯誤字

史記王子侯年表有石洛侯劉敬漢表作原洛侯敢頃歲諸城李仁煜書山於縣南鄉得古印一文曰石洛侯印以太史公書攷之知為城陽頃王子諸城與城陽國不遠或石洛侯封即在其境邪漢書原字必是轉寫之譌

蘇林音胗為暨

漢書禮樂志鸞路龍鱗罔不胗飾蘇林曰胗音暨涂之暨漢人異讀

漢書李廣利傳宛貴人昧蔡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子初讀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引劉昭注百官志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證華歆為魏國御史大夫非漢之御史大夫不當載於獻帝紀已於攷異詳言之矣頃讀宋書百官志獻帝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乃知劉氏注本於宋百官志又知今本劉注得字當為復之譌

三國志注

子有亂十人論語春秋古文尙書皆同陸氏釋文謂本或有臣字非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又魏畧載文帝詔云周武利子有亂臣十人此類皆後來校刊依今本增入非裴氏元文

史傳稱人字

晉書郗超傳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肝未得前文度便欲去文度者坦之字也隱逸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公榮名昶見王戎傳武陔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似即一人但該為沛國竹邑人傳稱為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乎王弼傳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仲道亦稱字也

晉書地理志之誤

晉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元帝稱制建康僑置徐兗青豫諸州郡于揚州之域以處中華流人初無實土及桓温當國始有土斷之令然自元帝至孝武百有餘年僑州僑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義熙之世劉裕滅南燕收復徐兗青故土於是北徐北青北兗之名而僑置之名猶如故也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辛酉諸舊郡縣以北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聽以南為號是郡縣去北加南始於宋受禪以後而晉朝

無此名也不獨郡縣卽州名亦從而改易試卽宋書武帝紀一篇言之初云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義熙元年云使持節都督揚徐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又云解青州加領兖州刺史四年授揚州刺史徐充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此皆在南燕未滅之前固無南北之分也五年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於是始有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請依界土斷唯徐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此徐充青蓋僞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領兖州刺史增都督南秦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五

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州之名紀文不具蓋于前十六州之內去涼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充交廣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兖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十三年進宋公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固讓進憲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蘭陵下邳高平魯泰山者皆僞置之郡而不繫南字卽徐州兖州亦南渡僞立之州而俱無南字

然則東晉之世僞立州郡無南字斷可識矣唐人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僞立州郡多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充二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時安有南北徐之分而成穆以前郡名本無南字此誤據宋書州郡志而不察其爲宋史臣之詞也兖州篇云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兖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卽徐州篇之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六

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唯云又改爲南兖州則誤與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充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兖者乎諸臣傳中除僞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邪內史者乎卽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

徒過江南及雷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為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條述晉僑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據宋制而言而晉時初無南徐之名也南兖州篇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併南兖此條云晉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東晉時兗青已有南字其實出于史臣追稱欲示別於淮北之充青初非當時本稱冀州篇云江左立南冀州後

一 續修四庫全書

七

省青州篇云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條南冀字一見南青字再見皆史家變文示別非當時有此稱也唐人修晉史因此致誤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讀史不審耳

晉志之最謬者徐州篇云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繫之徐州矣然宋志於北濟陰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則是宋之孝武與晉邈不相涉也淮陽則云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非元帝也陽平則云流寓來配雖不言何時立據來配之文亦當在義

熙土斷時不在元帝時也況宋武分兩徐州本畫淮南北為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過淮南數郡耳即有僑立郡縣亦當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則皆淮北也豈可執義熙分配之制誤切為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當知限斷淮陽屬豫州陽平屬司州濟陰屬兖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何暇及它郡乎

毛寶傳誤

毛寶傳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案討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朱序傳誤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八

朱序傳太和末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都討擒之事訖遷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序固守賊糧盡行退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于苻堅今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錢步射錢宏等在寧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序自兖州遷梁州鎮襄陽在太元二年三月苻丕陷襄陽在三年二月非寧康也序在襄陽逾年而始陷亦非即在是歲傳所書皆誤

劉逵

左思三都賦爲之注者劉逵張載也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逵未審卽其人否

孟康

晉書王濬傳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恆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

何法盛書

何法盛晉中興書名目與諸史異本紀曰典表曰注志曰說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九

列傳曰錄論曰述並見劉氏史通

李善注文選引何法盛琅邪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此類甚多卽晉中興書中之一篇也李延壽南北史以祖孫父子族屬合爲一篇蓋取法盛例矣

史通書事篇云王隱何法盛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是也卽錄亦法盛書之一篇也又斷限篇江左既承正朔故氏美有錄氏羌錄當亦法盛書篇名

劉知幾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沒不行良可惜也

王劭齊隋二史

北史王劭傳論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譚文詞鄙穢體統煩襍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王劭齊隋二史最爲劉知幾所稱於載言篇云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飾詞皆不之

取於言語篇云王宋著書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敘元高時事抗詞正

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九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

姆多唾而歸罪于明鏡也於敘事篇云王劭齊志長于敘事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十

短于 人唯齊志正文之外別有子注則知幾譏其鄙碎見補注篇

隋五行志多讜言

子最喜五行志多得古人懲惡勸善之義如云齊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志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人言隋煬帝自負才學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籍餘緒而有四海邪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此三事皆以為言不從之罰
史家才識如此視左氏內外傳何多讓焉

隋書經籍志遺漏

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一字三字石經

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
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尚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
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為漢刻三字為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
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為三字之誤蓋蔡中郎所書
祇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
晉而下稱漢刻為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范蔚
宗而隋志因之

謝吳

隋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在正史類
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元帝事在樸史類劉
知幾史通史官篇云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
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又正史篇云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
監謝吳相承撰錄吳與吳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謝宣城集有與謝洗馬吳聯句

南宋事畧

餘姚邵二雲晉滷精于史學嘗有志改修宋史子謂當自南
渡始二雲欣然擬作南宋事畧以續王偁東都事畧篇目悉
依王氏之例請子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
雲沒矣索其家遺藁無有存者癸亥閏月子於小唐廬故篋
中得所寄目錄藁恨其志不克遂姑錄其目以待後賢
儒學一

楊時 尹焞 胡安國寅 朱震

范冲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顥 蔡元定沈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

陳溥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燾甫 李舜臣道傳 心傳

蔡幼學 楊泰之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卽之

隱逸

徐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札

字書無札字始見于遼史百官志有十二行札軍各官分札
軍遙輦札軍各部族札軍羣牧二札軍又國語解札轄札軍
名轄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札詳穩一員掌守禦邊堡
有咩札唐古札移刺札木典札骨典札失魯札又有慈謨典
札胡都札霞馬札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咩札木典札骨典
札唐古札邪刺札移典札蘇木典札胡都札霞馬札與百官
志畧同邪刺卽移刺蘇木典卽慈謨典慈謨卽蘇之謨唯百官志無
失魯有移典耳

哀宗紀

金史哀宗紀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
七斤李七斤卽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

天興元年七月書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
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八月又書前儀封令
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
報仲德卽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
自金昌則七月入援者祇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
下九字皆衍

耿炳文

明史耿炳文傳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命炳文爲大將軍次眞
定與燕軍戰敗帝遣李景隆往代炳文歸燕王稱帝之明年
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
帶用紅鞋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功臣表亦云永樂二年以
嫌自殺除成祖紀永樂二年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
自殺此本諸承樂實錄自必可信而顧應祥長興縣志謂洪
武末鎮守遼東以兵入援眞定陣亡不知何據予嘗見朱竹
垞與馬寒中帖其一云劉三吾集乞覓便借愚一讀記有爲
耿炳文墓碑乃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今正野錄俱載建文
命帥師討燕此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

可不為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非小耳三吾集子訂之未得姑記竹垞說俟異日攷論之

江西人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雋芳傳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進籍者勿選京職著為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澂仕元宜榜其罪俾它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邪乃止夫一省之人多矣賢愚優劣何可概論忽以為赤心報國忽以為俗多玩法朝廷議論妄誕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東林

顧憲成建東林書院在萬歷三十二年憲成即于四十年卒至魏忠賢用事借東林名目傾陷諸賢距憲成之卒已十餘年矣明史孫丕揚傳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垓各收召別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垓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

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垓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此段在三十九年京察以前案科道攻李三才者御史徐兆魁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而三才遂去官當在卅七八年間四十二年再攻三才則御史劉光復而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劉廷元等繼之奉詔往勘者則給事中吳亮嗣也攻王元翰者御史鄭繼芳而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繼之其事在三才前以葉向高傳證之可無疑也辛亥京察國縉挂察典應甲亦以年例出外而臺諫與東林遂成不解之讐

十一 獨善齋新錄卷中

六

顧憲成以萬歷三十二年立東林書院四十年五月卒年六十三

齊楚浙三黨

明史夏嘉遇傳帝神宗也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畱中唯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

唐世濟金汝詣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
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方從哲傳齊楚浙三黨鼎立
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鄭繼之傳四十
一年吏部尙書趙煥罷明年二月召繼之代煥是時言路持
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
人議論且年八十餘毫而憤遂一聽黨人意指縉雲李銜以
刑部尙書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
之與銜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
佐之所去畱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
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趙煥傳四十六
年吏部尙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
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比至
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二七

十駕齋養新錄卷中

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嘉定錢大昕

帝王大度

唐宣宗時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
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武平吳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
乃見歸美之義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宣宗雖
中主乃能因澳之言自悟其錯賢於梁武之護前多矣

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敷道陳拾
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它字伯玉亦應呼陳
伯玉因語文宗御名昂裴於御前直稱陳子昂名宜觸帝怒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而文宗之言如此其度量殆不可及

白樂天文集

白樂天以寶歷元年到蘇州刺史任晚年錄文集二本置其
一於南禪院千佛堂

歐公誤用不識撐犁

細素襪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
犁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夫云此見元晏春秋云子讀創
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
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
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揮塵餘話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制詞中語以為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此

呂升卿通判海州

東坡外制有呂升卿通判海州詞蓋在元祐元年

曾文肅帥青社

揮塵後錄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章惇嘗事邵康節見宋史邵伯溫傳胡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

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故安國力稱檜賢見宋史安國傳

程伯淳語

能改齋漫錄呂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

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朱文公語

朱文公與陳同父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

何道夫語

梁谿漫錄何道夫辨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

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履足而可以及人

陸象山疑有子

陸象山云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呂東萊讀史多

朱子語錄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宅先讀史多所以看處著眼

晏元獻夫人

揮塵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勲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婿富鄭公也鄭公婿馮文簡文簡孫婿蔡彥清朱

聖子大昕案朱諤字聖子聖子女通滕子濟俱為執政元獻有古硯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三

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婿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通洪景巖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韓奉常妻

揮塵錄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

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胄為樞密婿鄭億年為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宅子與孫俱被飾擢壽踰八秩婦人中罕

有

藏書之巨

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已者孫長孺自唐僖宗時

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與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敗九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九氏書寶慶初亦厄于火

南監板經史

南雍志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傳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它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俱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攷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宏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攷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剝補隨即脫落莫若重刊又

于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

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刻于廣州

南雍經史板

南雍志周易注疏一十三卷尙書注疏二十卷毛詩注疏二

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穀梁疏十二卷儀

禮注疏五十卷舊板壞失止新刻儀禮注疏十七卷孝經注

疏一卷論語注疏十五卷皆殘闕爾雅注疏十卷則見子類

周禮禮記孟子注疏南監初未有板也志又云十三經注疏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五

刻于閩者獨缺儀禮以楊復圖說補之嘉靖五年巡撫都御

史陳鳳梧刻于山東以板送監是南監儀禮注疏雖刻于嘉

靖初乃在張邦奇之前邦奇等所刊補者唯二十一史耳

嘉靖七年所刻唯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五部其後續刻於

萬歷二十四年者則有史記梁書五代史祭酒余有丁司業

周子義所校也

翻刻古書易錯

湧幢小品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

必以前者爲非

羣書治要

日本人刻羣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三十二管子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君弟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新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四十五

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廙政論蔣

六

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未知當中國何年也

石刻詛楚文

新定續志云嚴州有石刻詛楚亞駝文在郡解清風堂廊廡間

李伯時畫古器圖

揮麈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為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歿乃歸

秦伯陽燧其後流轉於其婿林子長稱今為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元會運世

朱子語類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酉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道學名臣言行錄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

七

不可見分釐絲豪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豪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豪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大昕案一萬八百年當有十三萬一千四百九十日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

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
胸屈伸交關淺淡之數莫不由此

避諱改姓

賀氏本姓慶避漢安帝父名改賀氏唐憲宗名淳改淳于氏
為子氏陶穀本姓唐詩人彥謙之孫避石晉諱改陶氏湯悅
本姓殷名崇義初仕南唐入宋避諱改今姓名金履祥先世
姓劉避吳越諱為金氏

姓隨音變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簡
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故隨音變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八

京房吹律定姓

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

陸羽從僧姓

陸羽無姓氏初生棄隄上僧姓陸者收育之因從僧姓

司馬康

蘇子瞻為司馬溫公行狀云子三人童唐皆蚤亡康今為祕
書省校書郎東都事畧宋史本傳俱不言溫公無子而邵伯
溫聞見前錄稱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字公休為後與行
狀不同是可疑也伯溫又言公休子植蚤死無後溫公之世
遂絕據行狀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則不獨一植也

南渡後以溫公無後以其族人倣為溫公會孫倣字季思官
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史不為立傳倣子遵官通直郎權
發遣信州見渭南集

番陽洪氏

洪氏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
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有通直郎太師鄭
國公是生魏國忠宣公

十駕齋養新錄卷下

九

文惠之仲子秘字必之以廕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
判郢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
以主管武夷山冲祐觀里居年七十一卒官奉直大夫巖番
陽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德承議郎權發遣嘉
定府詹事世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芮魏了翁
為墓志

郭叔諡

郭叔諡字幼才蜀之廣都人官朝奉大夫自號肖舟老人有
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見魏鶴山
所撰墓志

脩容

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廬而脩容焉古人謂儀為容脩容
猶言習儀也玉藻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大戴禮
火滅修容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容荀子大畧篇君子聽

律習容而後士修與習其義一也汪以為更莊飾似未盡

古者女子將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儀也

捉筆

王袁云吾不捉筆已四十年見王隱晉書及魏志王脩傳注

捕風

章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東坡集亦有

繫風捕影語

花木瓜

周必大游山錄汪彥章與王甫即黼大學同舍甫貌美中空

彥章戲之為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倅處

一編齋養新餘錄卷二

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雞鴨諫議

繫年要錄紹興五年詔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

夫趙鼎奏疏稱誦上德以為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書舍

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女直統兵有號龍虎大

王者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章硬頸

章帖守蘇州人目為章硬頸見吳郡圖經續記

笑而夜叉

蔡卞時人目為笑面夜叉見能改齋漫錄

金毛鼠

馮當世人目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狠也亦見能

改齋漫錄

滿朝歡

章鑑號滿朝歡見宋史

賽仁孝

劉整號賽仁孝見元史

先君子畢生著述咸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

十卷成書最後甫脫藁即為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釀金

開雕以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逮甲子冬

一編齋養新餘錄卷二

捐館共得若干條不肖兄弟謹謹藏弄篋中未忍輕啟今

夏偕妹清瞿君鏡濤校修先君子詩文集告成適嘉興李

許齋太守書來索經典文字攷異唐五代學士年表王澐

寧年譜三史諸史拾遺等遺藁將代謀劄刷因啟舊詩檢

尋念及養新餘錄未刊終為全書缺事爰取手藁繕錄清

本分為三卷以授梓人俾四方好學之士喜讀我先人書

者無或有遺珠之憾焉嘉慶丙寅冬十月既望男東塾百

拜謹識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終

咳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錄象
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稀
削錄能助方聞考縷別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祓
飾前謨聚大魁而為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松先生者
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
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為大夫凡夫斗簡編絕枚鳥卜
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向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
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凱費
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號但聞天笑侍中
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咳餘叢考

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尙方札作
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榮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榔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觀縷陳編鑽研舊業密爾白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福星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
太極之泉藥台刀圭高築軒光之電郵能考異契乃參

咳餘叢考 序

同萌抵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咳餘紀
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揚皇
考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
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
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
非擊麟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風髓之燈昏衢非照正恐
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後而溯洞仰謨嚮而附
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顯門符
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饌其
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
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

咳餘叢考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闕而說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印此一編已堪千古懸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
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齏酌願附驥旄如謂公家之才尙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樞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
與夫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卷

咳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為循陔時所輯故名曰咳餘叢考藏篋行久矣視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弁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與識

咳餘叢考

小引

咳餘叢考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畫卦不本於河圖 易不言五行
河圖刻玉 易闕文衍文 尚書名起於伏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書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尚書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納於大麓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陟方 萊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偽 帝乙卽成湯 延洪 尚書
大傳

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詩序 漢儒說詩 夏屋
后稷已行郊禮 拆副 帝武元鳥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書法可疑 春不書
王 春王不書正月 春秋紀年 矢魚于棠
左傳所本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氏傳原委
鵝冠 曹翹卽曹沫 屠蒯卽杜賁 杜預註
左傳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韋昭註國語

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儀禮 五父衢 伯魚之
母死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為據 月令
賓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卽膏露 八十者一子

咳餘叢考

目錄

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命婦世婦

卷四

四書別解數條 子見南子 束脩二義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執圭 亂臣十人 彭祖卽老聃 微生高卽尾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羿羿非夏時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 棼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尊孟子 五畝之宅 負戴 伊尹割烹要湯 王良卽伯樂 市井 七八月之間旱

核餘叢考

目錄

二

卷五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伯益伯翳一人 趙氏孤之妄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齊潛王伐燕之誤 楚漢五諸侯三戶 廣武 司馬貞史記索隱 漢書 漢高祖有後母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漢書古本 顏師古註漢書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後漢書 後漢書二 後漢書註

卷六

三國志 晉書舛訛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

事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書書法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繁簡失常處 宋書立傳太少

卷七

齊書書法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原本 梁陳二書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多載蕪詞 陳書書法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多蕪詞 魏書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書法 魏書蕪冗處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敘事失當處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北史多取魏收書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卷九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自相抵牾處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多複調 南史敘事失檢處 北史敘事失檢處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核餘叢考

目錄

三

卷十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新唐書編訂之失

卷十一

新唐書得史裁之止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新唐書文筆 新唐書多迴護 新唐書多周旋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卷十二

餘叢考

目錄

四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為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舊本 遼史

卷十四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金史 元史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明史多載原文 大禮之議 明史行文典雅 史傳俗語

卷十五

通鑑綱目 綱目書法有所本 賈舉 俠累韓 鹿一人兩書 薄后陳后不書立 太初元將 卓茂非仕於莽朝 鍾繇 立曹操女為后 周撫 惡奴郎 高密王恢之 記里鼓 王陵

餘叢考

目錄

五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魏三祖 子總管 鹿角 定楊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烈 兗海曹華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西平王 遼復號改號 夏人遼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夢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堯舜之禪不同 東西周 周秦改 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縣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 京師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初分郡之大 大臣有罪多自殺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大臣不服父母喪 兩漢六朝謚法 漢唐食封

之制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元魏百官無俸 華林園有三處 卷十七

三大遷 六朝重氏族 譜學 六朝忠臣無列節者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將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時簿尉受杖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唐時王爵之濫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選歸吏部 宋元權酷之重 該餘叢考 目錄 六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遺棄古賢 元初本不欲取宋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有明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爲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爲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

不始於趙過 雲臺無來歎凌烟閣無郭子儀 馬氏銅柱有三 徒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牛繼馬非晉元帝 官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四聲不始於沈約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圖書學士不始於唐太宗

卷二十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楊氏五家合隊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青苗錢不始王安石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

該餘叢考

目錄

七

宜 揚子馬不始於女真 木燈檠之不可信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章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競渡 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鐵 齋戒不忌食肉 尙左尙右 萬歲 露布 衙門 幕府 視草 禽獸草木互名 素王 吳會 主臣 不暇草書 磬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賦 斂衽

卷二十二

經史子集 詩文以集名 詩筆 序 章句集
 註 題目 破題 別字 音字用點 重字二
 點 么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古文用韻 漢諺用韻法 謎 用干字文語
 敕 音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帳 饜 寫 保 甄 員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絕倒 饑餓二字有別 釐毫

卷二十三

一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駭餘叢考 目錄 九

駭餘叢考

目錄

九

絕句 三五七言 長短句 樂府 六句律
 詩 拘體七律 律詩不屬對 律詩兼用兩韻
 迴文詩 疊字詩 聯句 柏梁體 和韻
 集句 成語佳對 借對法 扇對法 禁體詩
 雙聲疊韻 詩句有全平仄者 詩詞專用木
 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詩 番語成詩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題字嵌句首 數目字入詩 十二生肖八音
 入詩 藥名爲詩 拆字詩 口吃詩 雙關兩
 意詩 壽詩 輓詩 悼亡詩 帖子詞 口號

元韻原韻 卽席 古詩別解 陶詩甲子紀年
 杜詩金蝦蟆 乞爲奴 李義山詠史詩
 唐彥謙長陵詩 韋夷中詩 紫濛 東坡詩咏
 三良 赤壁賦洞簫客 陳季常 元道山詩多
 複句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孫賈詩 李夢
 陽詩重韻 王阮亭柳墓詩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作嗚噓

卷二十五

年號重襲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歷代僭竊各
 年號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
 通鑑玉海者今并摘錄 改元一年號用字

駭餘叢考

目錄

九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 修撰編檢 唐時
 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閣大
 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
 中書舍人 尙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 京官月費 預借俸錢 致仕官給
俸 誥敕 封贈 父在封母不稱太 貼黃
仕宦避本籍 親族迴避 起復 未葬親不許
入仕 一產三男有賞 旌門法式 國忌日不
決囚 孕婦緩刑 聽重囚妻孥入獄 答賢
滴血 稅契 戒石銘 清慎勤匾 鄉都岡
省 履歷 民壯 官府乘轎 養濟院育嬰堂
義塚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監生 舉人 進士 狀元榜眼探花
三元 兩次及第 特賜進士 棘闈 禮部知

核餘叢考

目錄

貢舉 殿試 武科殿試 試期

卷二十九

科舉分南北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經中式 遠省舉人給驛馬 科場給燭
鄉闈用京官主試 十八房 讀卷官 殿試彌
封另磨 科場迴避親族 鄉會試錄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題目 題名錄 新進士赴國
子監拜謝 座主見門生禮 同年 填榜
寄籍 關節 帖括策括 及第詩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數目用多筆字 銀 金銀以兩計 忽絲毫釐

分錢 一金 元寶 短錢 石 斗稱古今不
同 丈尺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砲火槍
紙錢 紙馬 以錢代著 門帖 名帖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認族 同姓爲婚 交婚 姊妹爲妯娌 指腹
爲婚 劫婚 初婚看新婦 冥婚 撒帳
拜堂 脫襪登席 着鞋 弓足 金鳳染指
響花 婦人拜 古人跪坐相類 高坐緣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張燈 潤筆 避諱
嫌名 二名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逮事不

核餘叢考

目錄

逮事 覲面犯諱

卷三十二

三年喪不計閏 父在爲母斬衰 婦爲舅姑三
年喪 喪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行狀 樂石 忌日
忌月 七七 生壙 生祠 祠堂 宗祠塚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書書冊 刻時文 花押 燒香 放生池
神前設籤 放債起利如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合同 馬褂缺襟袍戰裙 帽頂 鞵膝褲
釘鞵 眼鏡 摺扇 竹夫人湯婆子 連枷
滿江紅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四排 葉
戲 陞官圖 不倒翁 掃晴娘 假面 本首
水晶 琉璃 料絲 金魚 京師炒栗
窖菜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節氣名 太歲大
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十二相屬 十二
相屬起於後漢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子平推
命 葬術 測字 圓夢 佛 佛經字數

餘叢考

目錄

三

諫佛骨表有所本 觀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晉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張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東嶽天齊 泰山治鬼 城陽王
秣陵尉 伍子胥神 項羽神 衡嶽借兵
關壯繆 漢壽亭侯 天妃 金龍大王 祠山
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張仙 鍾馗 王靈官
城隍神 韓昌黎為土地神 五聖祠 晏公
廟 常州忠佑廟 常州忠義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稱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繼室側室之誤 姊 姪 夫兄稱伯
夫弟稱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
妻 夫子 門生 門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徵君徵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大人 顯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爺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
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內兄弟
親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餘叢考

目錄

三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嫗婆 連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為法白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
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仕宦最
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廢蓼莪
兩人 謫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

葉凡四兒 捕鱸魚二人 東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萬石君 六李杜二
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三三陸兩
三陸 三三米 四三王 兩二蘇 三三楊
兩赤松子 兩洪崖 兩四皓 兩涪翁 三木
小山 三十八學士 二四貴 兩王八 二花
藥夫人 四參寥 兩辨才 兩蘇小小

一卷四十

五官並用 以官編集 自書奏牘 世擅書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書家代
筆 文人相輕 竊人著述 武將能詩 關將

咳餘叢考

目錄

四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取蜀將帥不利 臨陣
不自標異 解散降兵 兵富難戰 紙鳶木鷓
畫獅 火馬火猿 陷敵脫歸 事急為僕隸免
禍 口打賊 縱敵 懸賞購賊 賊稱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
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蔡邕女甥多貴顯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
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
孫 孫觀為東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

死 岳墳鐵像 葉夢得周草窗 謝舉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角聲
鳳陽丐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女字繫姓
女扮為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
母生二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門才女 童女生
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
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
和尚教坊 妻肉僧 館師為帝王 奴封侯

咳餘叢考

目錄

五

九儒十丐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二百二十五條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
酒 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籌馬 屠家稱
姜太公 世界 昨 外後日 祭時 鑽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 生活 扯 你 賣弄 請安
香火 斷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驟馬
驢馬驢馬 瓊鼻 拳訛頭 迴殘 毛作無字
吳趙 呼著為快 歲寒三友

陔餘叢考卷一

陽湖 趙翼 耘松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敷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陔餘叢考

卷一

檄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為畫

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禮正義卷首春秋

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亦見繫詞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

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

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

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為伏羲繼天而

陔餘叢考 卷一

陔餘叢考

卷一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見漢書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奉其說至

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

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為傳會安國又析為卦

取圖疇取書其為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

信漢儒可乎即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

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

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

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

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

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鯀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陔餘叢考

卷一

三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之數而以洪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做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奧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爲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本圖書者蓋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陔餘叢考

卷一

四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无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

陸餘叢考

卷一

五

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王蔡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汚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是之今按說卦中乾為天為圓為玉為金為寒為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為龍為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為牝為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

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已語以證之則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為尚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為君矣鄭康成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為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陸餘叢考

卷一

六

書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秦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增秦誓為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即是秦誓是秦誓亦出自壁也按此秦誓係偽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實之

陔餘叢考

卷一

七

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為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為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為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鋼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為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

書名各惠非襄也

陔餘叢考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為夏書者與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為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為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為夏書而壁書題為虞書其為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陔餘叢考

卷一

八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為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為虞史官所作既為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為之解則以典謨為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為孔子所定益為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寧寢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樂書救鄭篇引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為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為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為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偽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陔餘叢考

卷二

九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為偽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既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即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為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陔餘叢考

卷一

十

但謂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文從字順毋怪乎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偽造者歷採各書所引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以上皆春秋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二 九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

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本此

周廟中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意勸桓子

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為柱下

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請陰符經當即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為虎傅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

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

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

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陔餘叢考 卷一 十一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

傅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涓子傳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

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

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

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

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鳥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

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

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主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

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

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

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

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

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為定論

陔餘叢考 卷一 十二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

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

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

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

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

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

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

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

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

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為隸古定云云開百詩力斥其偽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日古文即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與人不識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尚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陔餘叢考 卷一 古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上舜典一篇篇購以經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上篇不能得為取王范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以前錄以下為舜典或自始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為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陔餘叢考 卷一 古

皆舜之事遂分為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種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為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顧寧人謂古時堯典與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開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事是尚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也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
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為堯典其末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
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
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
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
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
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
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
即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
即來格故孔子亦嘆為無爲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陔餘叢考

卷一

五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
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
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
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遇
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
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
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
大麓孔安國訓楚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
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

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
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
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
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滅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
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
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
然以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關法之戲也鄭康
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
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陔餘叢考

卷一

六

日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
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攢攢穢大臨厲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
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蒼舒而又別有
高即契垂朱斯斯即交柏譽與即伯柏益益即伯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
始以朱虎熊羆及夔斯伯與四人爲在元愷之中以尚
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
傳則又以八愷爲即垂益禹皋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

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皐陶字庭堅也以八元為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卽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矣仁傑乃分艾斯為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皐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之數似為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為驩兜窮奇為共工檣杌為鯀饕餮為三苗則左傳四凶卽尚書四罪宜乎元愷十六人卽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及

陟餘叢考 卷一 七

斯為一人漢表作艾斯亦以為一人未嘗分艾斯為二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皐陶卽庭堅而益是皐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為禹字伯奮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蔡九等註亦以艾斯伯與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卽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為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為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徒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陟餘叢考 卷一 八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卽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為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為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案語云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陟方岳者卽有鳴條也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別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為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

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士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亥餘叢考

卷一

九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魏書李業傳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與曰夏正梁武帝曰黃帝出日卽是正月上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孟喜論之以爲爲正月最爲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偽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赤鳥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白魚赤鳥之事王充

論引此事非明言泰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泰誓民之所欲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泰誓獨夫受一句禮記引泰誓子克受非子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謂今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章昭註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泰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爲脫簡至周隋間孔安國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泰誓之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爲偽而以孔傳所出爲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真者爲偽偽者爲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大傳爲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鳥二事是必從安國古文泰誓中來則白魚赤鳥之爲真泰誓無疑也又尚書大傳出白伏生而其中泰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亥餘叢考

卷一

九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鳥三足是又與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鳥之爲真泰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穎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陔餘叢考

卷一

書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撰大義應只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筆之於書耳卽如桑毅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祇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雖雉孔傳以爲耳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按祖已爲祖之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公此事之真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陔餘叢考

卷一

書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自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縢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

與昔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即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

陔餘叢考

卷一

五

陔餘叢考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陽湖 趙翼 耘菘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孔穎達宋夔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飲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謂之飲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為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

陔餘叢考

卷二

一

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成九年莒恃陵不設條楚人克其邑都君子引詩曰雖代置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其王失刑引詩曰則道延延我心屬焉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二十二年滑淵之會以宋火謀子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詩曰淑慝爾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十二年陳破申游卿引詩曰趙趙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陳如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美何光云詢多職設作羅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誇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所招之詩曰漸招之禮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詩星不必難引詩曰我無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魯二十三年秦

穆納台重耳公子賦河水裏二十六年晉以衛侯之罪告諸侯齊國子賦之柔
矣二十八年齊處封來外叔孫穆子飲之使工誦孝昭昭十年來以桑林齊侯
法殿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穆子飲之使工誦孝昭昭十年來以桑林齊侯
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是逸詩僅剛存詩二十之一也若
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剛存之詩十倍
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剛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剛存
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
也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
其為家絃戶誦人矣豈有反剛之而轉取株林車轆之
近事以充數耶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為絢句
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
坡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我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

陔餘叢考

卷二

二

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
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
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
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
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之乃為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
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
欲路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
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

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
姚本作引書則秦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
皆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
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
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
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
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
見剛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
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詩原本
孔子即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為三百五篇耳尚
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為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說見孔類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
蓋亦緯書所云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
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為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
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
誕故概從刪削耶

陔餘叢考

卷二

三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敬仲又從而潤益之
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
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季
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季子觀周

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為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二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為非也蓋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

陔餘叢考

卷二

四

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己見以為萬世之準也及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頌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之士遂羣起而伺問抵隙正以其書為家絃戶誦則一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備諸家之一說誰復從而詆譏乎即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漢儒說詩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

出意見多有與小序異者關雎詩周公制禮已列為鄉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豷降是皆以為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為刺晚朝之作矣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文之作芣苢詩韓嬰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

陔餘叢考

卷二

五

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祿仕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適作已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人王柏謂甘棠子王風見許謙二而相配圖其意蓋本此虞韓詩以為掌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鄭康成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術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

於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八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爲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爲衛宣公

咳餘叢考

卷二

六

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別室矣行葦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爲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爲受封於齊矣是時毛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學齋占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我設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幃幪乃始

以夏屋爲屋宇楊用修本其說又引禮周人房俎魯頌簋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樹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爲大俎又言若以爲屋居則房俎亦可爲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之爲邱招魂篇各有筵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爲大屋而必以大俎釋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旣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爲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卽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卽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

咳餘叢考

卷二

七

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卽而生后稷故國之於卽卽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鄧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坼副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而詩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坼副而生者史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千寶曰譙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以爲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已

片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近日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膝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
月則合母子無恙以今况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
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簡狄等之背坼胷剖係同時
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
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禘也鄭康成則據史記
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
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註未立學官其
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齋力斥其荒幻謂不如

陸餘叢考

卷二

八

毛註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
張騫傳鳥孫王難兜靡為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
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旁後仍為鳥
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澗水有三節大竹
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又晉書鮮卑檀石
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雷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
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為鮮卑大人王充論衡蒙
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
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馬欄中馬復以口氣噓之
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

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
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日朱
蒙至紇升骨城遂自王以高為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
輜輶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
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
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
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字端又兒之母方寤
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字端又兒為有元之祖
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瘦
越九月瘦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
罕既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陸餘叢考

卷二

九

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
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為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
古匡謬正俗及袁文龜臚開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
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
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為作頌
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
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為名也國語楚莊

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為之
 尊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
 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
 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管子羊舌肸皆
 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
 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
 篇有桃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
 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房元齡註管子謂春
 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
 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
 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
 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陔餘叢考

卷二

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
 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
 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
 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
 範有交廣春秋杜崱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
 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
 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按戰國為魯
 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
 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

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仿春秋之名而為之者也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
 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
 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
 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
 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
 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又魯莊公七
 年星實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
 子修春秋改曰星實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陔餘叢考

卷二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
 莫過于篡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
 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
 楚王麇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
 弑麇也而經但書楚子麇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
 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
 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弑
 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
 則與被弑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
 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

自蓋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

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

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歷故不書王此恐非

也春秋以尊王為第一義若不頒歷即不書王則是年

竟不屬之王乎况不頒歷宜莫如王子穰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尚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

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第於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遷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蓋曲說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後魯雖乘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筆有尙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

陰餘叢考

卷二

三

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即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然則書王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為定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一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

陔餘叢考

卷二

四

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寧惟是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春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尙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於歲終所謂歸魯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杜註尙是九月歷官失一閏也十二年十二月又益杜註季孫雖問仲

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益則魯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可見是時列國各自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闕數千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尙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

陔餘叢考

卷二

五

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釀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即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

民間習用既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非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舊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

陔餘叢考

卷二

七

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為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為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

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為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為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即添一月字豈遂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削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既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為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為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陔餘叢考

卷二

七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為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為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

不以周王之年為紀也。即左傳敘舊事亦然。如追敘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鞅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為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邾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浪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漢時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為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為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如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為平陽侯復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前九年之類。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駭餘叢考

卷二

六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宋人瑩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為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但別為記載。如公子儀及邾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

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策，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

駭餘叢考

卷二

五

不能憑空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尚一一補之。經所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文法如此，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椒之亂，一闕般也，忽曰闕般，忽曰子揚，一為賈也，忽曰

為賈忽曰伯麻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
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
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子一先穀也忽曰先穀忽曰琬子
他篇又稱原穀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
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
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
卻克也忽曰卻克忽曰卻獻子是篇人數既多頭緒更
雜即姓名一線尙難了况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
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
者不一而足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折歸父召晏平仲平
仲請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

駭餘叢考

卷二

子

也下又敘慶嗣聞禍將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
之子也略無別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
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
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
事有一人而稱日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
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
名號謚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即如泌之戰
晉諸大夫忽名忽謚號一口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
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董勛謂左氏從

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
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為丞
相是左氏之出此諸經為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
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遷移太常致諸儒
忿爭帝重違眾意乃出歆為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
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
學以李封為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
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為王國郎章
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
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為左氏訓詁以授貫公
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

駭餘叢考

卷二

子

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
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
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
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
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
諸儒為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
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啖助傳助愛公
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
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
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

子門人也是六朝及唐尙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尙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鷓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爲鷓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爲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鷓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

駭餘叢考

卷二

圭

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鷓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鷓冠爲子臧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氏歟師古又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則欲伸己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翹卽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請盟桓公許之曹翹先說莊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翹皆懷劍

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劫盟者曹翹也史記則謂二公立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公問所欲沫欲齊返魯侵地桓公許之沫乃下就臣位則劫盟者又屬曹沫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翹而沫之名不見則劫盟爲曹翹無疑以翹爲沫司馬貞索隱云沫音翹聲相近而字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翹劫盟則翹卽沫也淮南子汜論篇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卽杜實

駭餘叢考

卷二

圭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實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太師調爲襄臣而俱不以告實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實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并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

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
實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實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魏
廟開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為庖人職主屠宰故曰屠
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
字而檀弓訛以為杜實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
書法譜系援引確切即如時日之細亦以長歷推算不
遺隱十年春壬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註云傳言
正月會齊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陔餘叢考

卷二

書

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喻卒
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
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
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
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為閏月也乃晉攻三門門
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
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
子圍弑其君註以長歷推己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
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
月時日未有一目過之矣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
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為之傳又纂
異同為國語韋昭亦以為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
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
文志直以國語為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
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
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採以作傳矣其
不相涉及雖相涉而採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
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

陔餘叢考

卷二

書

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為召穆公所作
而國語則以為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
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
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鄂陵之戰左
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
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離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
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從畫一
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
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
通遂以為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翹與莊
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

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鮪鍾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由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覆禍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蟻以就衡軌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上充論衡左氏傳經詞語略敘復錄國語之詞以實之或助詞謂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前四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者即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即明作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

陔餘叢考

卷二

五

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則以為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詞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乎又晉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大物備物大章王章皆謂禮之大者非郊遂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以其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為括亦誤左傳自暮至於瞽瞍則暮在瞽瞍

之先昭註國語虞翻能聽協風乃云暮舜後虞思也則以舜之遠祖為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史所有莊字悉改為嚴昭三國吳人尚復何所忌諱而不為改正仍以魯莊公為嚴公山沃莊伯為嚴伯亦不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諱此亦曲為之說矣

陔餘叢考

卷二

五

陔餘叢考卷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為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亦為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用官補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尙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陔餘叢考

卷三

他亦未嘗分割惟余氏邱氏則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是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為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蔡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

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鑿亦未敢以為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家得青簡書廣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即如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與論語鄉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

陔餘叢考

卷三

二

人習禮者本儀禮之舊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為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朋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為周公此書專為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性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

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令其各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其立論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其專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尙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戴記及鄭氏所引編爲儀禮逸經八篇謂小戴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體如一固爲儀禮舊文大戴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朝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剛取正經之節要而存之其中當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故亦編爲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輯禮者之苦心矣

五父禱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豈有數十歲之人尙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將濟王

肅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孔子欲啟柩與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爲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啟問於鄒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先儒誤讀不知其墓爲句遂生妄說云云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爲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尙稱殯者何得以殯爲淺葬耶卽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概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問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爲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爲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於期之內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卽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重耳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克殺
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
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
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
為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
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入國為急
可知若里克既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
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卻之以為
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
已有君豈尚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簡一發不中
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為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

咳餘叢考

卷三

五

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
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
識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
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
禮龜人上春舞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舞龜策蓋
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
太尉贊傑俊始呂不韋賓客所為即按沈氏之說似尚
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為周公所作故
信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為不知此篇

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
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
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為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
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為記劉勰亦謂月
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束皙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勰以
為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
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
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
據為周書而致疑耶

賓雀

咳餘叢考

卷三

六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
謂鴈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
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
以鴻鴈來為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
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
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羊特豕可知太
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為太牢羊
為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
供祿享太牢祇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
宋時固專以牛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誌小說稱牛僧

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則唐已以牛屬太牢羊屬少
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芟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
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爲太牢羊
爲少牢其誤蓋自韋昭始也

醴泉卽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
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
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爲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卽甘露也
使以爲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醴泉正出沃
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入之四時章

咳餘叢考

卷三

七

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爲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
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
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
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昏具甘
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
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
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其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
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今宜聽祿養不約
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按

管子人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八
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
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
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
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
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在
宦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
口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爲不服官而之親老去官之
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
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今年

咳餘叢考

卷三

八

九十乃聽悉歸純父年未九十不爲犯令然則親老歸
養之制蓋卽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
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
見親老歸養久著爲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
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註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
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
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也商頌長發之
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
大故又以爲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竟以禘爲

祀昊天於圓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為郊祀靈威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紛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間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葬而小祥_{二十五}又期而大祥_{二十五}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以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中月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而禫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即吉也而鄭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月為斷至宋武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月而後除按是時王准之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指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書禮志謂梁天監元年沈法深議親期所加重故再期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為限是宋武帝改從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興與高士彌禮詰五異之處謂制多從王肅說間用鄭義與曰鄭處用王義除禫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禫用二十七月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義也唐時又有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三十六月張柬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魯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二十五月之証也尚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祀十有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書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禫以中月為間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然踰月入

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此東之主王肅之說更爲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愚按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爲十五月而禫三年之服爲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則自當以二十七月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肅主二十五月鄭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鄭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初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月爲斷望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咳餘叢考

卷三

十一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降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爲母之義而思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明言擇人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

辨三者混註慈已毋怪處處窒碍矣說見南史司馬筠傳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爲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爲得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衰迎前妻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國語有馬于期欲以妾爲內子

咳餘叢考

卷三

十一

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爲命婦拜者尊君命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于女君者當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扇狄大夫以元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兩對舉則世婦亦卽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爲不然其於大夫世婦杖及世婦以禮衣固確指爲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為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為君之世婦猶或可通若世婦以禮衣指為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為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即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稱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非大夫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陔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董槐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朱注以為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旂言謂宜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估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是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

陔餘叢考

卷四

十一

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問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即此地然則晝之當作晝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忘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陔餘叢考

卷四

二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登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爲善作一句士則之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爲士者笑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及荷篠馮婦三章爲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免而愠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不塞也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旣不仕衛不當

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

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

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

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懣佗際形於辭色

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

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

亦只任然無聊之意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爲十脰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又穀

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

束脩束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脰皇子服

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此脰脯爲贊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

胡旦以督廢在襄英公以精縑十疋贈之旦還其五疋

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箋之義同

於束脩束脩則十脰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

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脰爲束

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簡桃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傷為訓即以此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傷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竇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賈堅謂荀美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為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為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陔餘叢考

卷四

四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趙鞅也鞅納蒯聵於戚背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遂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為相左右諫以為不可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為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為魯邑韻會以為在陳留亦皆非晉

陔餘叢考

卷四

五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璪圭璋八寸

以類聘鄭注瑑文飾也衆來曰類特來曰聘賈疏謂此
上公之臣執以類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
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
但瑑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類聘於天子用瑑圭
也類聘天子用瑑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
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
瑑之而已曰瑑之者即所謂瑑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
公命圭九寸瑑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瑑圭則六寸
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遺臣類聘天子
及聘鄰封則皆用瑑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
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咳餘叢考

卷四

六

安得如許命圭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
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文母而劉原父以爲邑姜王西
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
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
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以
前已有此解

彭祖卽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
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祖也

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
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
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
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
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
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禮云問諸老聃可見
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
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錢鏗聃則李耳
既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
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
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咳餘叢考

卷四

七

彭鏗樹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
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皐
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
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
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
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
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
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
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
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
王饗彭祖三事鼎鼎是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為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能經烏仲

陰餘叢考

卷四

八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為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裏不如獨卧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偽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為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為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

又聞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割左腋夫安知非即女嬪割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即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高誘註准

陰餘叢考

卷四

九

甫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經經之信者則尾生即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即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即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為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將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帳無寵於叔孫

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
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
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讎陽關以叛季寤
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
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
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
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叔孫先墮邱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陔餘叢考

卷四

十一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
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
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
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
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
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
亦陋矣王鑿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
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
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
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
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

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
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
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
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
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
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
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
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
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
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羿羿非夏時人

陔餘叢考

卷四

十一

羿善射羿蓋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
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
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
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
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
跡顯然而澆與羿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
釋羿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
撓作甲子句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
說文云羿帝善射官賈逵亦云帝善賜羿弓矢使司射
是帝善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
十日下殺猓倫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

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泥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羿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羿按澆或音驍或音

陔餘叢考

卷四

三

聊或音交集韻雖有羿之音以爲寒泥子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泉蓋古字少傲羿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羿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羿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羿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

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羿之音相同既不比澆與羿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羿盪舟實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泥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况引羿羿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羿亦無不可也而羿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

陔餘叢考

卷四

三

舟與羿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亦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實其龍見而零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日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浴乎沂又是一解固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尚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已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日中裸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陔餘叢考

卷四

十四

擊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大師擊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擊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誓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擊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擊干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人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護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擊干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

卽指擊干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擊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魯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且食少陽之始也書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陔餘叢考

卷四

十五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卽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印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維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陔餘叢考

卷四

其

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太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為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為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為廬則邑中不宜尚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為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為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畝半為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苦茅於壟間為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為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為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陔餘叢考

卷四

七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籩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半廬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籩乎若謂自廬籩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籩乎且婦子皆處廬供籩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蓋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

亦如之其說本尙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
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
者據此以爲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餽餉之
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
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餽餉必係婦
子若自廬饋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
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
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
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獠擔

隊餘叢考

卷四

六

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
又有形如半柳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頤以固
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
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獠所爲蓋子何以
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
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
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
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其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仇氏女
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
湯使人請之有仇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仇氏
有仇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燔以燻火爨以
犧報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龍鱉
之炙之類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鱖東海之鮪之類菜之
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類和之美者有招搖之
桂越駱之南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
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
沙棠之實雲夢之柚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隊餘叢考

卷四

五

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
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
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
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
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
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
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
生龜則急去已而菴果有龜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
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
養之既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
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

始以尹為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為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為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賁於衛郵無恤御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期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即郵無郵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即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駭餘叢考

卷四

辛

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即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即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即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即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既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為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為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為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

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為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為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駭餘叢考

卷四

壬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夏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不尚將秀其待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陔餘叢考卷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為史遷創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子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

陔餘叢考

卷五

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為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并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

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為皆遷創例何耶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畧而史筆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日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即位以前稱子釗即位後即稱王亦是此例

陔餘叢考

卷五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駟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即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為漢

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
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
另為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
知刪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
之心跡見而通之為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刪
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
此語而特為通立傳反畧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
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
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為
本朝諱也班書則亂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
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為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
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
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為義帝而
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為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
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即并項羽呂
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為上將軍
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
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
王之之舊約而畧不瞻狗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
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
以其事耐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

未為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為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
終屬疎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
諸傳較為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
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
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
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
抵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
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
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一女事舜在四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
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
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
書有此語遂曲為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
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尚在五服
之內乃並不收郵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
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
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
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顛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
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
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

有封於虞者左傳舜實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畧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

陟餘叢考

卷五

五

一於封於過一於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族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尙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

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尙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鞏之戰左傳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尙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

陟餘叢考

卷五

六

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烏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卽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僂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

子堯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堯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皆殖傳又列之淳于堯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尙多疎悞觀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斬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為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泰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為二人然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尙書載之當與稷契皋陶同列乃尙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即尙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尙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既云大費即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即伯益也又按國語麻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即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為伯益佐禹治水為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為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為二人謂翳乃少昊後皐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墮釁金仁山則云伯翳即伯益秦聲以人為去故謂益為翳也若以伯翳為皐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滅文仲安得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為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為一人也

趙氏孤之妾

春秋魯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亡故諸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為亂公乃殺之武趙武也從姬氏

陔餘叢考

卷五

八

畜於公宮以其田與邢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傳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曰昔先主少罹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避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岸賈也里克殺夷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於晉者卽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氏後復與之邑是亦尙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

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為景公司寇將誅趙氏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取他兒偽為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真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立之為趙氏後即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時尚有樂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即史記之說武為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也而晉世家又以為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書已自相矛盾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遺之採摭荒誕不足

憑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為文獨此一事全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抵牾信乎好奇之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子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子蓋嘗助逆者及閔呂氏春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子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氏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謂公曰陳常與宰子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聽未幾陳常果攻宰子即簡公于廟簡公嘆曰吾不用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間篇而左傳哀十四年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歸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杜注闞止字也逢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偽病而遺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我在帳出迎之成子入閉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闞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即留遂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以為闞止一以為宰子則以闞止字子我宰子亦字子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子而史記及家語并不知其詳又以為宰子與田常作亂而夷族懣轉傳訛正

如鐘盤燭籥之遞誤竟使名賢橫被誣讒成千古之冤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必子賤不闕而死于人手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之詞非實事也

按田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文應亦知子我之即闕止矣而於田齊世家則又以闕止為監止以子我為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既誤闕止監止為兩人又誤闕止監止子我為三人宜乎以子我為宰子也然即以子我為宰子則宰子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子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

陔餘叢考 卷五

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抵牾舛謬多不可

信矣又按史記李斯上書世言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臨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為宰子傳宰子與田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詳云此亦但明宰子之非黨於田常而不知宰子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泮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此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泮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為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亂適秦魏伐韓田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言齊王尚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既立篇則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

語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泮王者則以泮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泮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泮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為燕所破者泮王國策原自明白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即卒泮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

陔餘叢考 卷五

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

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泮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田齊世家則宣泮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泮王二十九年突出樂毅為燕伐齊一役可見史遷並未細核年歲遂難於敘次強以係之泮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泮王二十六年其人不但歷宣八十九年乎有是理乎通鑑以史記所載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自王之卒各按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時仍存泮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應於孟子之語不合故慎選人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後下

古國在位之年以後人可謂其增損總由於不肖留意燕昭卽位二十八年始
報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為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其事而史
記移為燕王之誤自不待言
并無侯諸家之強後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帝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註
五諸侯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
曰塞翟韓殷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常
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
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其時雍王
章邯尚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
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
被虜皆以其地為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
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卽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
秦豹卽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信擊降鄭
昌遂封信為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遣以
偽張耳頭卽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
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為有據然塞
王欣翟王翳既降後卽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
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尚謂之諸侯也
且彭城敗後二王卽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
兵而淮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王鄭昌
馬卬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

陔餘叢考 卷五

趙矣然則漢所劫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
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
本紀救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
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既破秦兵自必
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
封諸侯凡十八九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
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為王者為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
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
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
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
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為濟北王此乃田齊之
陔餘叢考 卷五 十四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
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
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為地名殊太泥矣
日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
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卽是
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蒍
執蠻子以界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
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放倉西三室山上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為妄言阻軍乃械繫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也杜茂傳詔茂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賈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賈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黎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爽詩所云昧

且耳楚漢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園宛城三匝夫曰雞未鳴正將明而向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為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間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柝木扎也柝木皮也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扎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紛得為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為柝轉腑為柝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為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為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為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即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復敘也齊悼惠王肥入朝呂后以鳩酒令其為壽將毒之孝惠欲與俱起為壽呂后恐

乃自起反厄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叙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為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為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疎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為漢子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趣田榮發兵共擊章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問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儋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給琅邪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為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梁委吳但輕兵絕其糧道使吳梁相敵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

亞夫初受命即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未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問鄧都尉矣按吳楚盡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詔者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之初並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為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鉞弋夫人被譴送獄夫人叩頭帝曰應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剛決如此宜載之鉞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云有過譴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末書禹免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尚平也縱傳末書後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既以張湯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物臚列不遺班氏既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嘗

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仍史記之舊一并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為莽傳附於卷末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為莽傳但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為元后本紀此亦創論然元后歿後莽尚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為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為更始作本紀者此却謬論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為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即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無空缺更不煩仿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創以為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一后哉則謂上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後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宏本紀之說則不違於理子宏既非劉氏子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紀偽主耶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為漢書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續成其業為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書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

馬續矣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為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為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為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即萬年邑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為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媪來歸謂侯公說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為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為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即此後母也史記

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
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
言之以紀其實也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
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
名煇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
謂高祖母溫氏此即昭靈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
年魏歸我邯鄲邯鄲趙都也都既失則君托跡何所楚
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邯鄲齊潛王之失臨淄也書
其奔衛奔魯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
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
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時也謂是景帝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
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徵用向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
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尚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鄴
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
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
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
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為中篇
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

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
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
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
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寶黥徒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
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
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
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
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
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餽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
之於北僧以餽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
本蓋即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為今本不
知起於何時蓋即其妹續成時所重為編次耳宋景文
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
今同則今本即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注漢書

顏師古注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
渡淮信杖劍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劍更無餘資此特因
上文歷敘信貧况遂從而為之說耳按許氏說文杖持
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

節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趙充國傳兩府白遣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
 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
 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
 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肆威皆恐懼憤怒
 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
 師出改句叮王以為侯王那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
 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
 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為茂陵令會課第六而
 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及罷出傳召育
 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有案佩刀
 除餘叢考 卷五

日蕭育杜陵男子何謂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
 承順上官謂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
 子明日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
 必不為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育自言欲
 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請曹乎覺轉失
 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
 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為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
 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
 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
 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

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
 舒署奏曹椽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
 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即舉溫舒為掾史者也
 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傳後為司隸
 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鳳時已
 六十餘年亦不問其為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
 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
 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王
 鑿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
 除餘叢考 卷五

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
 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
 决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春註
 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春註也按古人著述往
 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
 者固不特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
 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為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
 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為己說班
 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并不止
 遊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

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弟瞻俱精漢書時號大泰君小泰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爲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今敬播撮其要爲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子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里志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既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

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與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遠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裴遜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既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卽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寃時防在帝後程卽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稟稟有生氣程旣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

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而敘蕃守豫章時略不及徐非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原太守劉瓚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瓚事也而王允傳云允為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為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瓚為郡守允為郡吏共成此事而傳不晰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為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

該餘叢考

卷五

夫

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即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韵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關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為此事作某本紀為此事作某年表為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又謙而改作為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為此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韵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局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眾家異同註續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昉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

該餘叢考

卷五

夫

陔餘叢考卷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敘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儀及其眾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呼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疑傳俱作郭修孫盛魏氏春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

陔餘叢考卷六

作士仁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

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為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喜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眾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喜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為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

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北繆鎮荆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抵牾者也漢高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謚為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為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為高祖所追尊矣又於魏晉事多所迴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已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為本朝諱然齊王

陔餘叢考卷六

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

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曰為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弑者混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

耶至裴松之註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詳
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為不朽矣然
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
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
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
傳既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舛訛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
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
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而參考諸
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三十卷太

陔餘叢考

卷六

三

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
撰當時號為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
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詭
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為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
取其書按之尚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
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
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
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六月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
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而
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

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
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
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
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
無不昭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
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
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
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
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
和嶠也而庾敳傳則又以此語為稱溫嶠之辭蓋因和
嶠溫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考和嶠歷官

陔餘叢考

卷六

四

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
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為太傅在永
興二年數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
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溫嶠官品甚卑數知其材堪大任
故為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溫嶠而和嶠傳所云當
從芟柞晉書之誤本於世說下壺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
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
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繼
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有後妻當
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為後妻措詞殊混
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攝攝故

事與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卽位
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
止按坦之既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
而分繫之兩人耳亦管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
者其他雖與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
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爲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
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
亦立魏虜傳與苻苻氏差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
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

陔餘叢考

卷六

五

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
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
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
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并於魏齊周
諸帝皆稱謚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
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
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
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齊一
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譽死子歸代立則書而天嘉元
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
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

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
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
書陳武帝薨兒子蒨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
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
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三史則更
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
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
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
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慮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
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
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

陔餘叢考

卷六

六

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
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
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
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
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
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
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
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
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
公王於漢稱漢王卽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典及康
王之語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

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為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即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即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為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為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為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為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為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尚為王不應即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為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

陔餘叢考

卷六

七

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府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

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為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

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為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不決者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為索虜書魏主為偽主為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迴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白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

陔餘叢考

卷六

八

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并不書如永明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見南史一概削之梁書則不復稱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魏宣武帝從弟率眾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叔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率騎奔歸南史見則不書明年曹景宗章叔等破魏軍於邵陽州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不書如大同三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阜報聘

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代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

陔餘叢考

卷六

九

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眾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書徵又各為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尚未頒行而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即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即位封晉帝為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為詔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與哀於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呈帝帝即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不得已尚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

陔餘叢考

卷六

十

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閱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知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劾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劾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劾搆逆帝崩於合殿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齋藥賜慶之死今日堯亦與考終者何異耶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又孝武紀書泰始七年

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為
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人賞藥賜死休仁傳既詳
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為建昇明中袁粲王
宜與黃門皆以謀誅蕭道成被殺宋書則書袁粲據石
頭反伏誅王宜與黃門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
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誅蕭
道成不果旋見復黃
可彼此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閣
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閣監索之帝既出宮人行
哭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
而以疾訃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

陔餘叢考 卷六

十一

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
祚封帝為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月殂於
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
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千載下誰復知順帝
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
尚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守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
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
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寔事而宋書路淑媛傳
即路太后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
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
也按沈約書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

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即舉紀宋事亦
有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
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賻事帝曰我昔經事
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
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
王義宣女孝武從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
謝莊為誅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
逝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為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
尚新蔡公主為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
邁家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與王游文帝出入宮
掖與公主亂倩怒肆言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

陔餘叢考 卷六

十二

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
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
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
忌索一軍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
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
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為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
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
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為帝已百餘年尚必繫其族
望耶王僧綽乃皇首之子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

晏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晏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假乃何尚之之子也假既編在十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爲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子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

陔餘叢考

卷六

圭

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田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旣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尚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慎一篇感物賦一篇共三千餘字王微傳載其與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共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

後一書舉謝紉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共萬餘字顧凱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繫而連篇累牘如此不徒費筆墨乎謝晦傳載其舉兵向闕時上文帝一表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論臺一檄及破到彦之後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

陔餘叢考

卷六

古

乎旣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譴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謂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假顏色卽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兵王華以爲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濟率軍繼到彦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闕史者何由了

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

陔餘叢考

卷六

五

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為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容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潘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潘遂促成元凶劾弒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齊書書法

陽湖 趙翼 耘菘

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聖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既即位封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為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沮追謚為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為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為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陔餘叢考

卷七

十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弒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為直筆蓋于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為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為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于顯是時方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

無是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為人臣并代為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陔餘叢考

卷七

二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為諸臣諱正以為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亦斧蕭謙蕭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為列傳其列諸帝子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疑之前疑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疑為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疑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毅隊儀仗二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藹與竟陵王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為其父作傳故特多表場王儉傳載其諫改紫極殿為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陔餘叢考

卷七

三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闕時事然何妨節存之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答攸之一書王敬則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唐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救竟陵王昭出等六十餘人入水廂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暫卧會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頓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疑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即為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陔餘叢考 卷七

四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為晉安王子懋防閭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與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為喪殯王元邁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為難僕得為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元邁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為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獲酬答卒使魏歛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

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既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與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與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陔餘叢考 卷七

五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昺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唐書謂思廉採謝昺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為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穎達張宏策韋叡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傳

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即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陔餘叢考

卷七

木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既敘武帝郗后則丁阮既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為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譽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

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為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開關百戰始終為梁不肯屈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復載耳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按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亾則梁統已絕譽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既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譽等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

明太子傳後備載晉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偽福王及偽魯王以海偽唐王聿鍵偽永明王山鄒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既不予以繼統又不沒其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無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舊式故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陔餘叢考 卷七

八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為醒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為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王為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絕不見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陔餘叢考 卷七

九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被害始與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廢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殞之本紀所諱特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迴護豈昔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爲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即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按紹宗既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尙有慕容紹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同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陳餘叢考

卷七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救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陳餘叢考

卷七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

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開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陔餘叢考

卷七

主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即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願即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於玉璧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璧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出略不見收嗣之迹似爲齊廻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陔餘叢考

卷七

主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爲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爲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醜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誦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醜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即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史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為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為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先本

陔餘叢考

卷七

古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為代公晉愍帝封猗盧為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叔儋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為僭為偽更無論矣然魏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為二部珪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尚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為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為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為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既云桓帝后以帝得眾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為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陔餘叢考

卷七

古

昭成為皇子實君所弑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為清河王紹所弑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弑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庶不為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為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帝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諸佞間阻遂武於齊獻

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滯酒色是時寶炬已為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為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燕元處

魏書最為燕元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復秀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暹封葬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闕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陔餘叢考

卷七

六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為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為其父固作佳傳固會以貧虐為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滅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才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狗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

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徇何以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為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為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齊書高祖十一王為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為一卷無論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為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為一卷故合為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傳多有亡失而目錄其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

陔餘叢考

卷七

六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辭丞相後即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即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殞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殞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祖傳內其被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蘭京刺死一事亦即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

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脩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陔餘叢考

卷七

九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開涉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典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

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十五年書文襄為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邺也奉梁武為主梁武以憤悲薨景又立其子綱時廢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為元帝於恭帝元年又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于方智為主此皆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為嘔噦西魏之遜於周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陔餘叢考 卷七

辛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勳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十載下神情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與明月公主亂故仇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被仇之事王熊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偽官而周書熊傳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導為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三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孤信往城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為大使撫慰三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昕入隋為功臣周書以其為隋臣則不入周傳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既附傳矣則昕在周武帝時為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昕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即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昕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陔餘叢考 卷七

辛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為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為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踈略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為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為將作匠陳茂入唐為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為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為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為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贈狗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陔餘叢考

卷七

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為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並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即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為脩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為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於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

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那肱聞之以為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為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陔餘叢考

卷七

三

陔餘叢考卷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陔餘叢考

卷八

一

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為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

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為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為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陔餘叢考

卷八

二

又孝武末年好為長夜之飲每旦盥漱又命酒餼項數斗甕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蕭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為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即位後欲掘孝武陵并嘗孝武為難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向妻舅乞積柳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候疾命取酒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落後有牛駛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為先鋒聞帝將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岷嶲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為元功何無忌為次功已為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為第一南史皆不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川公主被姦離

陔餘叢考

卷八

三

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姦惡并載江敬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蕭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

書已正其非改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符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陔餘叢考

卷八

四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戡張緒張融周顯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敬徐孝嗣蕭綽張欣泰等傳可核對也即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議婚後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符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王在旁呼帝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帝即位忘之忽夢虎來賣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闕于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眾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襦襜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既

陔餘叢考

卷八

五

被弒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眾曰天下
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
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
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
發怒有易儲意書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
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
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
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
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岐異惟

高帝紀吳喜賣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
使喜封銀盃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
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
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杲之傳武帝嘆其風韻
之美王儉以為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即眞
南史則以此語為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
起兵向關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
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為內應乃合二鎮兵奉
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
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
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陔餘叢考

卷八

六

以八千人濟江柳憺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為先
鋒恭祖次之慧景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
黃將殺之寶黃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
誅是寶黃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黃傳則謂
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黃當梁武未為帝時
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
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
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
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
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
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日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為確其尤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戰敗為周師所執憂憤遺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為懷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為太子時以已作托為他

陔餘叢考

卷八

七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問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嶺北史則云散騎常侍邢辯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使邢辯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明北史書廢帝魏書山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為過於已北史謂元標以為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洛以紹為交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陔餘叢考

卷八

八

北史多取魏收書

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荀頹傳李訢李敷之誅頹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頹並致諫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秘書省奏魏書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為一論北史合數帝為一論而

皆取收論彙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侯長孫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暉傳云謀殺齊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易矣又本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盧此下必有缺

陔餘叢考

卷八

九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盧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四下為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四下為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胤嘗盛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末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為斛斯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收為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灑西眾知帝將出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

婁昭等追帝請廻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一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詡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為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一家報讎之事薛辨傳增其父強辭桓温苻堅之碑一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陔餘叢考

卷八

十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為簡淨者如劉文爽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為太原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為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春有破蠕蠕擒赫連

呂道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為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被無鹽論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算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滅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斤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脊傳但書其

陔餘叢考

卷八

十一

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為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與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救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承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于

陔餘叢考 卷八

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遠寇遼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後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嵩破梁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陳顯遠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遠敗走梁將馬仙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夔為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為楊

陔餘叢考

卷八

十二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直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為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瑣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閣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鬪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胆杖承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亡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陔餘叢考

卷八

三

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為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椎河水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水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那祖信籍其家祖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搗奴僕棗木杖為對挺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曰天命未改

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為湯將浴之婢偁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陔餘叢考

卷八

四

與乾劫其女置村外即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悛傳增其教子弟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提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悛妾馮氏邢子才等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即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叡奏出和士開為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叡姑緩以慰太后叡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北史刪之蔡儻傳儻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儻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除賈顯智代之儻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儻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陔餘叢考

卷八

五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旣附其子興敬乃但誌其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荻菘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爲西將賀拔勝所窘韶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懾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韶橫射勝馬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則韶所射卽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爲賜醜也是尚未確指爲賜

陔餘叢考

卷九

一

醜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醜岳曰臣無罪歸彥曰飲之乃飲而斃則賜醜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氏平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降也虛詢祖傳邢邵盛譽虛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謂魏收盛譽虛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鷄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韶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寬楊綱元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褒傳增刺史崔亮舉熙為長史朝廷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熙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眾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陔餘叢考

卷九

二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為兄弟景還以語岳岳知神武之奸遂不許尉遲迥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虛辨傳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八為正全文斛斯微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為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較為詳備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此羅協傳周書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既害

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勅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為荊州刺史至武陶東魏遣田入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為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師脩極危苦李賢傳周書万侯醜奴敗後万侯道洛尚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為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陔餘叢考

卷九

三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為別將有功同當書即不為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眾其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眾推洛為盟主統岳之眾周文至以洛為右都督洛既為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

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剛羣賊蜂起句似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既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僂按北齊書亦作蔡僂周書芒山之戰有太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陔餘叢考

卷九

四

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郡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入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語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

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豫章王疑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將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陔餘叢考

卷九

五

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耶祖信籍其家祖挺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拋僕棗木杖爲對挺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備與族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開其田俱不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即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既在南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和薛安都蕭寶寅蕭綜蕭大圓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復若以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南史崔慧景傳末云傳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餘叢考

卷九

六

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為戒乃何以於劉相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人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據南齊書東昏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及身亦降魏也乃反立傳於北尤覺失當兄子植以裴叔業降魏是降魏者乃裴叔業而叔業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盡一

南北史自相抵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為晉王所殺北史以為高頴所殺其自相抵牾一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祖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謂李神僂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僂即應聲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祖則又以此言為子昇神僂二人之語矣其自相抵牾二也北史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為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

餘叢考

卷九

七

潘邸乃執愔及燕于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尚書省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閣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論之乃放仗帝至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恩遇撫刃思幼主吃訥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尚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入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為亂階臣等為國事重其執愔等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仰視幼主不脫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

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
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惜等而後入奏也據情
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承樂
撫刃思効惜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畫一其
自相抵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
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
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
稍追神武刃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
抵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
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
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
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抵牾
者五也

陔餘叢考

卷九

八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
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剛落釀詞過本書遠
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
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徵時符瑞各
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
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
徵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
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

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
世亦如之李諡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
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
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
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
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
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孳
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回折其
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陔餘叢考

卷九

九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聞
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祐傳祐任寄雖重而不忌財
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餼香淨適
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
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悰傳悰與人交皆有終
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
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
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
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
宗遣人收葬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
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於躁然能傾心接

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有無嫌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還不肯證其毒母之事眾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間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稱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陔餘叢考 卷九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筆楚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始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憍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

此重之章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恤朝野以此稱焉韋賢傳帝賜以練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碗碗之地朝野以此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或為粥以飼飢人邪黨以此稱之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子勛為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仍以勛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

陔餘叢考 卷九

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稠傳稠軍敗遂就擄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懔傳懔博學有才口未嘗與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為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祚傳既云明帝輔政祚每說以君臣大義是祚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即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祚勸出以示人是祚又助逆之首也庚域傳既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守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域上表賑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既有倉則斃草食土時何以不濟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陔餘叢考

卷九

五

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入于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出前而視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既云昭達出征厨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昭達能與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

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眾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眾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譙傳既謂譙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日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譙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元譙宗室近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譙亦能執志抗暴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譙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陔餘叢考

卷九

五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魏書安同傳同被誅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為左輔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為左輔則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疑傳城人王奉伯等煽逆疑出走懸門發斷疑腰而出詔尉景討平之疑乃復任腰既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修之從太武討和龍未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為逆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
 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蠕與西平安頡攻
 寇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寇南耶魏
 書則脩蠕蠕後太武既還侯又與南討北史不析言
 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徵時為刁暢所撻既
 得政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
 匿二字但云雍為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
 矣且上既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
 北史所云則似因為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
 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
 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陔餘叢考 卷九 五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
 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
 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遊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
 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為左軍蘭陵王
 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遊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
 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為李禮之墓誌
 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
 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
 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徵因冲寵遇遂為當世

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餘容相視籍之不加
 拯濟誠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
 承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為之死終屬助
 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
 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為刺史典籤欲活一囚
 因翰入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
 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既欲加恩
 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
 因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即典籤欲執法出之亦自有

陔餘叢考 卷九 五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為輕
 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
 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
 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
 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
 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
 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既曰隋書而紀傳
 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
 無志既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

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

陔餘叢考

卷九

未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松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創為此例非也乃溫公彷彿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為始按月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陔餘叢考

卷十

帝即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書改元泰始劉勰舊唐書中宗即位正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元光宅是也此最為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既以六年書歲首而三月以後即為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矚目矣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即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恨其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即大明九年也大

陔餘叢考

卷十

二

如舊史書法為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見年號恐闕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不慮其替日矣

按舊書又有自素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為宏道元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

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明年正月為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為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御書十一月孫萬斯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舊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即

陔餘叢考

卷十

三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為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為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為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和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廟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陔餘叢考

卷十

四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殺之事但云

上元二年從李隆基爲恒陽宮而奉以復位也新唐書李多祚傳後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乃舊書云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璿並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陔餘叢考

卷十

五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貞觀元年四月復反舊書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頽王瀝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贊乘武宗不豫立爲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柝前卽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丁元寶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
宣遺詔立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
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為皇
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
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
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
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
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
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既
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
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陔餘叢考

卷十

六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
相不書以靖為主帥故也秦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
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炅與賊將武令珣
戰潼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
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
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
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
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
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盡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
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
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為刺史亦書罷武三

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
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
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
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
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
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
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
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為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
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
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為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

陔餘叢考

卷十

七

別將張佐元殺伯玉連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
為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
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為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
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
能協軍情為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請宏靖謝願改心事
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為雷後是
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
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
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
中推牙將王廷湊為雷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
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

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為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勳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為其牙將陳仙奇所醜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即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為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既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為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陔餘叢考

卷十

八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即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出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為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為總帥不詳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皇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為世勣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偽總管尉遲敬德降此為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陔餘叢考

卷十

九

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為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為巢刺王此為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此為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獲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為朝鮮郡王扶餘隆為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眾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為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即位於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唐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新書中宗紀謂帝崩山草后及安樂公主進醜而安樂公主傳及不明書其事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此為府兵變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為千秋節此後世誕日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遺禮部侍郎主之此為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號太真此為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此為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陔餘叢考

卷十

十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即位靈武上皇在蜀使韋見素房瑄崔渙賞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即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為太子時能屈己為民

有君人之量宏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胡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九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為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陔餘叢考

卷十

十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昏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璩劉鄩王鐸崔彥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彷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

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攸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竄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弟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竄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陔餘叢考

卷十

主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卒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憚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

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耶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彠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陔餘叢考

卷十

主

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旣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逸遽請宜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旣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寶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寶威傳寶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位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進常卿上初嗣位土番人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

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沂公在滑臺辟元翰為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沂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為修史諸臣不念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為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為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為今上乎

陔餘叢考

卷十

古

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兒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况而傳中竟無况韋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潏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

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曠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縉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為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陔餘叢考

卷十

古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而淫穢瑣屑之迹本紀中既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為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為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尚列羣雄內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獲舊書列功臣內按士獲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為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艱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既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璉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璉不過醇謹始終為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頌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陔餘叢考

卷十

七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
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
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
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
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
王鉷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
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
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鉷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
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
太子為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盧
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
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
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
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為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
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
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
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
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
熈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
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
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陔餘叢考

卷十

七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既傳於末卷此等從
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
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
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
從一顧况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
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
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為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
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
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
新書增之并記其弟褒除黔南節度為楊復恭沈於桔
栢江之事蕭頴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請蕭夫子為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煜為朱玫所立僭偽位凡九月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王儼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屬固屬燦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相如蕭氏崔氏等為之疏其支派尚屬有說其一姓僅一相而必為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陔餘叢考

卷十

六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何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為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為諫議裂麻一事足為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御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為是苑君

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盡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王紹宗亦但工書孔若思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陔餘叢考

卷十

九

勣傳後耶按舊唐書勣子孫因勣業之亂誅殺殆盡其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人自勣勣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勣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造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洵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瓌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與則蕭宗時為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變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為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安祿山反時為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為區別但相次為傳據事直書而其人賢否自見乃田宏正李洎盡忠王室特擄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

陔餘叢考

卷十

辛

始終一節為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為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既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為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難為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為宋梁相光嗣為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曜等皆入藝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

陔餘叢考

卷十

辛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尚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追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

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為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亡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陔餘叢考

卷十

七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吳縝糾繆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悖然李泌子繁嘗為泌著家傳十篇新書必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於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開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溫廷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摺抑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

陔餘叢考

卷十

十一

見摺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其謹嚴可知然此猶稗官也劉秩為房琯所器琯出兵嘗曰賊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郭曖向昇平公主夫妻有違言為公主所訴代宗慰郭子儀有不疑不聾不作阿家翁之語此等事司馬溫公及范滂甫曾採入通鑑則非謾聞可知而新書秩傳曖傳公主傳俱不載然此猶曰非舊書所有也楊綰四歲時坐客各舉一物以四聲呼之綰指鐵燈樹呼曰燈盞柄曲錢起客湖湘問遇鬼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後入試用以押官韻遂登第傳孝忠善占星姜師度喜穿酒渠時人

語曰孝忠兩眼看天師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使人爲地道突出擒賊賊驚呼爲地藏菩薩此皆舊書所載新書以其稍涉於穢且但遂削而不書則其立言有體較之晉書南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卓識固不同矣段秀實傳則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狀以增之魚朝恩傳則采蘇鷄杜陽雜編以增之舊書良吏傳無韋丹何易于則采杜牧樊川集以補丹采孫樵集以補易于此豈得謂徒摭小說也亦有瑣言碎事舊書所無而新書反增之者如韋臯傳李白爲蜀道難以譏嚴武陸暢爲蜀道易以美臯此亦見臯之能好士李賀傳韓愈皇甫湜至其家賀即賦高軒過及出遊得句即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二

投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梁著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錄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咸三年喪當三十六月之論全載其文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咸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已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已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贖以百緡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

承嗣通謀此事自應載寶臣傳乃舊書反詳於武俊傳新書則寶臣傳詳之而略於武俊傳又武俊後爲李維岳部將時爲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改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爲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三

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垍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闕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尚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尚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

文字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一經對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為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宰嚭凶化奪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興元盛崔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刪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刪伍

陔餘叢考

卷十

四

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潘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空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尚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為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為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共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既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畚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畚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銜傳又曰脚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

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為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改為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為易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前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為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藏云鬼子上金床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

陔餘叢考

卷十

五

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柰負心門生何則更頹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既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為代作如陳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憂憂獨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言此

又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璠傳舊書璠為中丞與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兩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據謂迎武惠妃璠能壽王其子也林甫欲願太子而立壽王故云也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沐其金也苑君柴紹傳唐兵與桑維和戰紹縶其背敗之謂縶出賊後也苑君璋傳衿肘變生謂變起肘腋也李迥秀傳挽意諧媚謂曲意媚阿附也裴矩傳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六

池酒林蔽即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傳通諄勤即通諄勤也蕭瑀傳止夜行即止夜行也李嶠傳無所嫁非謂所委也蘇頌傳朝鼎夕砧謂速也張說傳道暑謂暑也祈陳哀到謂陳哀也李甘傳醫疽刺脛謂刺脛也李朝傳胖然無避屈謂胖然無避屈也裴胄傳受劾峭詆謂受劾也王翊傳良金厚革謂良金厚革也康承訓傳疾痕士謂疾痕士也孔巢父傳鏗跡民伍謂鏗跡民伍也潘鎮傳序肱臂相依謂序肱臂相依也李正己傳輔牙相依謂輔牙相依也李載義傳扶痕邨人謂扶痕邨人也寶臣傳嫁急熱為表裏謂嫁急熱為表裏也李光弼傳贊引妖就瞋謂贊引妖就瞋也吳兢傳不殊如帶謂不殊如帶也李光弼傳據賊本根謂據賊本根也李嗣業傳以長柯斧堵進謂以長柯斧堵進也馬璘傳漂

血丹渠謂血滿房瑄傳十年不諧際人事謂不諧際人事也史思明傳築城未填謂築城未填也此皆極意避俗憂獨創者未免好奇之過然尚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匡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匡涯薛頤傳卒匡之測張巡傳時人匡知賈餗傳匡耐何安祿山傳匡可忍又承天皇帝傳以沒奈何為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為帥爾此則徒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籛驟之謂矣子京於鄭餘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通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之也舊唐書亦有遊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列歸甘亂以附渠牟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七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為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諱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搆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為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為御史韋挺為大夫不之禮及周為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

謂說日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
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
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為證說廷對謂
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
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
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
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為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
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
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又由黃門為
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
蝗事出思復為德州刺史事見又及思復傳而崇傳不

陔餘叢考 卷十一

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
乃引林甫為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
以副使張曩性剛謂其輕已聽吳曜之請奏誅之田承
嗣既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
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
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
載趙矚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為己任乃
徙矚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贄參贊語臣云上怒
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贄參語得之贄云
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既輔政乃
逐之事見矚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新

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
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
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
第之事鄭廣污偽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未
尚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
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
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悅
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
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為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
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
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

陔餘叢考 卷十一

錄敘事拙於取舍為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
增李漢將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
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與行宏深沛然有
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
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
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書多別旋
新唐書著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
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共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
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為之事而與他
人無與者此雖善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

數條如頡利之被擒也李靖傳則以爲張寶相所擒江
夏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昕之死也高固傳
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嗣復傳則以爲朝晟父海賓所
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
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
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綬所料擿已略見一端矣然不
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
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
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
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又傳
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十

三人究未知何者爲是耶按舊唐書幽求傳元宗討韋
庶人是夜所下制書皆出幽求而頲傳並無誅韋時執
筆之事但云神龍中文詔皆出其手而已然則頲草制
敏速本擅名一時而誅韋之夕實未當直子京強以此
事隸之耳又通鑑穆宗得風疾裴度力請入見并上疏
請立太子李逢吉進言曰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度請
速下詔兩省官少纔有疏於是敬宗得立是敬宗之立
度與逢吉及兩省官共成之也亦見敬宗本紀而裴度
傳則云穆宗風疾度獨到內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爲
嗣則全以此事歸功於度矣李逢吉傳又獨以此事歸
於逢吉而略不及度則立敬宗究誰之力耶宋泚之亂

德宗欲幸鳳翔而中止蕭復傳則云復謂上曰鳳翔乃
此舊部曲恐有同惡者遂不往未幾其將李楚琳果亂
而姜公輔傳又謂帝欲赴鳳翔公輔謂鳳帥張鑑乃文
吏軍且有變乃之奉天則德宗之舍鳳翔究何人勸止
耶敬宗之崩也爲蘇佐明所弑劉克明矯詔立絳王悟
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討克明等斬
之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門外廡是文
宗之立全屬守澄等功度初不與知新書於文宗紀敘
之略不及度而度本傳則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誅劉克
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則并與本
紀自相牴牾矣蓋歐公作紀據事直書于京作傳以此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十一

事正當度作相時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歸之其實非
當時寔事則諷不免阿好矣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劉禕之傳既敘其在武后時爲相齋味道每歸過於上
禕之則引爲已咎以此獲后倚待矣下又云儀鳳中土
番爲邊患高宗問計侍臣禕之獨勸持重養威以紓百
姓之急是高宗時事反敘在後武后時事反敘在前不
免倒置
韋安石傳既敘先世其子陟卽附於安石傳後則不
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
榮盛一傳中兩述先世何其不憚煩耶

張九齡傳元宗在東宮九齡拜校書郎時帝未親郊九齡乃上疏請郊按既云在東宮何以云帝未親郊則所謂帝者肅宗耶元宗耶新書云元宗即位未親郊始明

李異傳既云耶官來問疾異不言病但與校書程課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復

李嗣業傳既云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至鳳翔謁見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為先鋒矣下又云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亦太複

元載傳既云收載時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

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李光弼傳中渾之戰既云擒其大將徐瑣王李授周摯矣其下懷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周摯一人不幾兩次被擒乎

李正己傳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則正己與希逸為外兄弟可知下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納摯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下又云正己卒納秘喪總父政仍為亂

呂諲傳履承鼎為申泰芝所譴諲令嚴郢鞠之上疏論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書帝不聽郢言賜承鼎死後泰芝以賊敗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誣死而

波及郢也傳書乃不載承鼎之賜死竟似承鼎脫然無事而郢獨被其累者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部將雄誕擒李子通降注華并以國家威德諭降聞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後故擒子通即送京師其論聞人遂安以國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則雄誕傳應先敘明伏威降唐一語乃見雄誕之盡力於唐新書並不敘明則所謂以國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於擒子通處亦不言送京師則似雄誕戰功全為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傳新書既從神符後增記其五世孫從晦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主

矣又從從晦追溯其祖模殊顛倒失序

徐圓朗傳圓朗通劉世徹時盛彥師方被擒在圓朗所恐圓朗與世徹合則勢益張乃以李密殺翟讓事阻圓朗此正見彥師之忠於唐新書既為彥師立傳則此事應入彥師傳乃反敘於圓朗傳中而彥師傳不載狄仁傑傳新書既敘其對武后曰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則此乃迎廬陵王後事也乃傳內此事反敘在前而迎還廬陵王反敘在後

高適傳適在哥舒翰所因翰敗而逃新書謂天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於河池極言翰之忠義是適未嘗在長

安見帝也乃上文先言翰敗帝問策將安出適以竭禁
藏募兵爲對則似翰敗後適已先見帝於朝矣下文又
何以云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也

王鎔傳新書增鎔出兵助李克用討李存孝存孝數出
兵攻溝壘不成袁奉紹誑之曰塹成晉王當反諸將非
公敵也乃不出攻及塹成而存孝困遂被縛按此事本
與鎔無涉何必於鎔傳詳之

新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爲張守珪裨將以戰敗守珪
執送京師九齡謂祿山有反相請元宗誅之元宗不聽
曰君母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祿山被罪時
會執送京師也而祿山傳則但云祿山盜羊被獲張守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古

珪欲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
乃釋之舊唐書安祿山傳亦同則祿山之免死即在守
珪帳下並無執送京師事也而九齡傳何以云按九齡
進千秋金鏡錄表有云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齡批張守珪軍令若行
安祿山不宐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爭謂祿山
有反相上責臣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
祿山反後元宗思九齡先見遣中使祭之則其先執送
京師九齡請誅自是寔事而祿山傳誤也

新書於僕固懷恩傳全敘其功而不見悖逆之跡竟似
辛雲京駱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鑑等書當懷恩破史

胡義後賊將田承嗣等皆捧馬足乞降懷恩恐賊平罷
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統兵柄由是河朔諸鎮終唐
世爲患綱目分注是時薛嵩以相衛洛邢降於李抱玉
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
等皆已受代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於是抱玉雲京
各表懷恩有貳心又舊書馬燧傳懷恩送回紇歸國時
私與太原將李勣通謀將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乃斬
竭誠固城自守然則懷恩之異心早已有之不待雲京
等之激變也

新書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會於土番之連雲堡堡之南
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川漲不得渡仙
芝殺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業傳云土
番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仙芝夜濟及
午破之按仙芝傳所云因山爲柵城下據娑勒川卽嗣
業傳所云娑勒城聯木作郭者也而仙芝傳則云兵九
千嗣業傳則云兵十萬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古

蕭銑傳贊唐初羣雄惟銑最無罪當趙郡王孝恭等圍
城時城尙未破銑卽出降以免生民塗炭亦有何罪而
高祖殺之此最失刑乃新書銑傳贊謂銑詭辨易窮卒
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此論亦甚不公矣

李淳風傳太宗得秘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
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

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對曰天命不可違也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更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按是時武后已在宮中而淳風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宮者太宗豈不覺悟而尙肯留之若謂因淳風之言而不殺太宗以李君羨小名五娘封武連郡公其屬邑皆有武字恐其應謠言女武王之語遂因事誅之是未嘗不欲除禍根者何其果於除宮外之功臣而味於除宮內之侍妾也此不過作傳者欲神奇其術而附會之舊書既載其詳新書亦全載之何以無識若此

陔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楊貴妃傳舊書不載其先為壽王妃事但云武惠妃後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帝大悅云云新書補之謂帝令自出妃意巧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舊唐書國史補文故有隱諱也憲宗郭皇后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鄭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禮稍薄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后鬱鬱不自聊登樓將自殞左右共持之乃免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終也通鑑載之甚詳而舊書則謂宣宗繼統恩禮愈隆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是全沒其實矣新書詳載其暴崩之事較為得實又后崩後太常王醇請合葬於憲宗陵宣宗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醇曰后乃憲宗東宮時元妃順宗子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事遂定此亦當時一大事乃舊書亦不載

武宗王賢妃舊書謂其事闕故不載然賢妃當武宗御藥求長生而膚澤消槁妃獨憂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經當時妃者亦皆義其所為事見通

鑑則宋時尙有紀述於世此雖小事然舊書既立何得毫無事實耶新書補之亦見考據

韓王元嘉傳新書增武后詔諸宗室朝明堂元嘉遺告諸王謂大享後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於是瑯琊王冲卽發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舊書不載

蘇良嗣傳良嗣爲相時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懷義曰師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此亦見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舊書乃不載新書補之

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魏徵諫而止此見太宗開國之初內行有缺其後唐家累以色荒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二

未必不由此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懿德太子重潤傳高宗立重潤爲皇太孫裴敬彝王方慶以爲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孫於古無例此議足爲後世法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皇太子仁傑力言人心未厭唐何奴犯魁使三思募兵踰月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后怒罷議後又與王方慶因論雙陸力言姑姪不如母子之親以悟后遂迎廬陵此見仁傑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王綝傳李德裕稱王方慶爲相時其子爲斜州刺史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子今尙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見綝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桓彥範傳敬暉桓彥範等斬張易之後后令太子還宮彥範曰太子不可再歸陛下應傳位太后乃臥不復言中宗由是復位此廬陵復位時一大事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姚崇傳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說此乃相業之始後來功勳俱自此立舊書竟不載新書補之

宋璟傳新書增郝靈佺出使斬默啜首以獻璟恐天子喜過功抑之不擢此見璟之識大體舊書不載新書補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三

之良有意也又增後來張嘉貞爲相閣堂案見璟危言切論未嘗不失聲太息此尤見璟之生平

李林甫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搆陷人卽入而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又論諸言事者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料一鳴卽斥矣由是諫疏絕此皆老奸稔惡之蹟舊書不載新書增之按舊書謂林甫無文學嘗讀杖杜爲杖杜寫弄璋爲弄璋此等碎事既詳

之而偃月堂立仗馬等事反不載何也新書於杖杜弄璋反刪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謂得要矣

劉晏傳新書增其辭永王璘之官璘反時晏守餘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後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有關晏之

品行舊書不載

田神功傳神功初受祿山偽官後率眾歸朝又以兵敗降於史思明既又自拔歸舊書全不載竟似未嘗失身於賊者新書補之

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軍士縱暴秀實斬十七人及大將焦令謨責農租秀實買馬代償令謀愧死二事皆舊書所無按此出柳宗元所記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必是國史所本無者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另作狀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見舊書全抄國史原本新書則參考他書成之亦見子京用功之深也

盧杞傳杞以私憾陷顏真卿使於李希烈被害又崔寧

以播遷咎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此等事正見杞之奸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鄭注傳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願入護喪實欲俟羣閣送喪以鎮兵悉擒誅之李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遂有甘露之變此等大事乃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夔王滋傳昭宗命滋領侍衛諸軍將幸太原韓建邀次華州惡諸王將兵誣以他語遂罷韓建於六宅矯詔以兵圍而殺之凡十一王此何等事舊書竟不載新書書於此

朱攻傳宰相蕭遘密召攻迎帝攻趨鳳翔田令孜劫帝

走攻追不及乃立襄王煊此何等事舊書不著其詳新書補之

仇士良傳甘露變後士良恣橫益甚劉從諫以李訓所移誅宦官書騰於朝請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側累指士良等罪惡文宗倚其言差自強士良憤文宗與訓注同謀夜半命直學士崔慎由草廢立詔引至帝所面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禍及爾族慎由記其事藏篋中將歿以授其子緇郎故緇郎終與朱全忠盡誅宦官也士良請老還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閒暇觀書史見儒臣但以聲色狗馬惑其心而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四 五 已此數事皆當時閹禍可垂戒後世者舊書不載新書增之

田令孜傳令孜擅權所為不法拾遺侯昌黎劾之反賜死黃巢之亂令孜導帝幸蜀賞勞不及黃頭軍軍將變帝與令孜依東城自守拾遺孟昭圖上疏宐與宰相羣臣共安危令孜矯詔貶昭圖使人沉之於江楊復光之黨曹知慈遣人人長安攻賊營帝將還知慈擁眾散關欲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襲殺其眾令孜又募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此皆令孜罪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來俊臣傳俊臣子誣樊噲以謀反誅噲子訴闕下不得

奏因自刎腹死上巳日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籍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衛遂忠發其姦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衛謀反方俊臣用事託天官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武后詰之對曰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見俊臣之惡舊書不載新書補

顏泉明傳顏杲卿之子泉明先從杲卿討賊杲卿敗泉明客壽陽史思明獲之械送幽州間關得免後為郾令遷彭州司馬皆有善政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悔嘆此忠臣之後之能世其家者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六

錄於後

和思趙皇后傳舊書載其死後莫知瘞所將招魂葬之耐於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空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耐葬按此可備變禮之用宜存新書不載

順宗王皇后傳舊書載后崩後公卿進謚議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古者天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於郊故天子謚成於郊皇后謚成於廟詔從之又初稱謚曰莊憲王太后禮儀使鄭綱引開元中昭成皇太后

謚號之議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義繫於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廟始當去之此亦議禮故事新書不載

封常清傳舊書載其臨刑時遺表全文蓋以明其心跡且著其枉也新書節之不過一二語雖覺簡淨殊少意味

李嗣業傳香積寺之戰嗣業以長刀陷陣固爲戰功第一及收長安後進取東都新店之戰王師又敗郭子儀已爲賊兵所包賴嗣業與回紇夾擊賊始遁去此亦嗣業大功也舊書詳之新書乃不錄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七

所劫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按黎樹園劫盟乃當時一大事瑊爲會盟使則此事不詳於瑊傳而詳於何處耶新書蓋恐形瑊之失策故略其詞耳

李吉甫傳舊書吉甫監修國史上問時政記何事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事即今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即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璿慮造膝之言或不下問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此於朝制有關係新書刪之張澹傳澹建議討李克用舊書全載克用訴表正見澹之蓋浪生事及克用之負氣不恭新書盡刪之豈爲澹

諱耶抑為克用諱耶

王處存傳舊書黃巢據京師處存逃驍卒五千以白縑為號夜入京賊已遁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劫掠賊偵知之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為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書不載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為訂正於後

鄰國公薨舊書在武德二年五月新書在八月按綱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鄰國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與新書同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八

突厥殺劉武周舊書在武德三年秋新書在武德五年秋按綱目書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劉武周及金剛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謂是時武周聞金剛敗懼而走突厥久之謀亾歸馬邑事泄為突厥所殺其日久之則原非一時之事蓋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殺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劉黑闥舊書在武德五年冬新書在六年春按綱目武德五年冬淮陽王道元擊黑闥敗沒十一月始遣建成擊之十二月兵至昌樂黑闥走六年正月諸葛德威擒黑闥以獻斬之是破黑闥在五年冬斬黑闥在六年春舊書并為一時誤

舊書元和四年十月立鄧王寧為皇太子大赦新書立太子在是年閏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綱目是年閏三月制降繫囚蠲租稅此即大赦也是月又書立鄧王寧為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閏三月與新書同然綱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後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書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書唐公欲自為盟主及唐公答書偽相推奉之事舊書敘在殺翟讓之後新書敘在殺翟讓之前按密自殺讓後聲勢益盛則致書高祖應在此時然通鑑綱目俱書此事在殺翟讓之前蓋密自取與洛倉讓推密稱魏公則已為羣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時方起兵勝敗

陔餘叢考

卷十一

九

未可知故密以勢相凌有自為盟主之意唐祖亦偽相推奉以驕之及密殺讓時唐祖已取長安密豈復敢以勢相凌也閱綱目所書先後次第自見舊書應誤舊書江夏王道宗傳征高麗時道宗與李靖同為先鋒新書則云與李勣同為先鋒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勣寔在行則道宗所同李勣非李靖也舊書誤

舊書魏元忠傳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其平敬業功免死流配貴州方臨刑時則天先令傳聲監刑者遽欲釋之元忠曰未知勅虛實則天曰元忠曰然後起謝諄詔還為御史中丞又為來俊臣侯思止所

陷再流嶺南新書則以此臨刑傳故事謂為來俊臣所
陷而俊臣獄之前先為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揚楚功得
流俊臣獄之後又為侯思止所陷仍貶於嶺南是元忠
凡三被流周興獄一也來俊臣獄二也侯思止獄三也
舊書則僅周興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兩被流而
已然舊書又云前後三被流則天問曰卿何以累被得
誦然則元忠在武后時被流者凡三當以新書為是
舊書敬暉等誅張易之兄弟時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
等暉與張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韋后得柄柬之嘆曰主
上昔稱勇烈吾留諸武莫上自誅耳是不誅諸武由暉
及柬之之誤也新書敬暉及桓彥範傳則謂季昶勸時

咳餘叢考

卷十一

十一

暉亦苦諫而彥範不從是暉亦欲誅諸武者其誤乃由
彥範也又以留諸武待上自誅之語為彥範之言今按
通鑑二張之誅也季昶謂柬之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
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是暉及柬之皆不肯誅諸武與舊書所記同其留
諸武待上自誅之語亦以為柬之所言然則當以舊書
為是
舊書王同皎謀誅武三思為同謀冉祖雍所告乃被殺
新書謂宋之遜兄之問嘗舍同謀張仲家知其事令之
遜之子莫密告三思按通鑑宋之問及弟之遜乃密告
三思遂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

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據此則告同皎者出於
之遜兄弟况冉祖雍本黨於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豈
肯與之同謀耶當以新書為是

舊書謂王鉞權盛時雖李林甫亦畏之新書謂鉞雖得
君然畏林甫謹事之按舊書安祿山傳李林甫為相朝
臣莫敢抗禮祿山來謁不甚罄折林甫召鉞至趨拜
甚謹祿山乃懷息是鉞之事林甫固甚謹舊書既詳其
事於祿山傳而鉞傳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

舊書韋見素傳祿山國忠爭寵時見素無所是非遂至
凶逆犯順不措一言新書見素傳則謂祿山請以番將
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力言於帝謂祿山反狀甚明按

咳餘叢考

卷十一

十一

綱目分注是時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明矣明日入
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極言反已有迹上不
悅竟從祿山之請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為是
舊書安祿山傳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上
令輔璆琳覘之得其厚賂還盛稱其忠國忠又云召必
不至乃召之十三載謁於華清宮遂以為左僕射遣回
新書十三載祿山來謁華清宮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宰
相制未下帝使輔璆琳賜大柑因察之璆琳得厚賂還
言無他帝遂不召據舊書則璆琳之遣在十二年據新
書則在十四年今按通鑑綱目二書十三載祿山入朝
帝欲加以平章事國忠謂祿山目不知書乃以為左僕

射十四載國忠又請除祿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賈循等分領祿山所部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璆琳視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勿憂也乃止正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為是

貞元三年射生將韓欽緒等與妖僧李廣宏謀反舊書本紀謂欽緒以游瓌子特赦之新書本紀則云韓欽緒伏誅按舊書游瓌傳謂李廣宏謀反事發德宗命內官捕其黨與斬之而不明言欽緒之或殺或赦新書游瓌傳欽緒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并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赦之既曰捕斬以狀示游瓌矣則欽緒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十一

緒已被斬可知也况游瓌懼誅并以欽緒之子送京師敢匿欽緒乎通鑑欽緒人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是欽緒之伏誅通鑑與新書皆同舊書所謂救之者蓋誤以救欽緒之子為救欽緒耳

魚朝恩之死舊書上罷朝恩觀軍容使會寒食入宴有詔畱之朝恩懼言頗逆上亦不之責是日還第自經死新書則云宴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畱之帝責其異圖命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明曰下詔罷其觀軍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詔乃自縊云綱目所書亦與新書合則舊書所謂罷官後自縊死者非也蓋唐時國史本諱之舊書但仍其舊不暇改訂耳

舊書第五琦傳賀蘭進明遣琦奏事蜀中元宗大喜即命為江淮租庸使新書琦傳謂肅宗在彭原琦奏事訖即言當今急務在財用帝乃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據舊書則元宗所命也據新書則肅宗所命也按通鑑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綱目亦書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冊寶傳位肅宗之前然則琦之為租庸使尚是元宗所命也當以舊書為是

新書李泌傳德宗謂泌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舊書杞及李勉傳則俱以此語為勉之言而泌傳不載按通鑑及綱目德宗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與新書同舊書謂李勉者應誤

陔餘叢考

卷十一

十一

舊書本紀貞元元年正月始開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追贈司徒謚文忠新書本紀則書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據舊書是年正月已開真卿被害則被害時尚在前也據新書則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綱目與元元年八月真卿為希烈所殺貞元元年正月贈贈真卿司徒謚文忠是真卿被害於貞元元年八月是蓋於次年正月與舊書同新書蓋誤以上年八月為是

年八月耳

舊書武宗會昌元年九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為留後八月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憐虐不可為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使明年二月令知留後事仍賜名仲武是張仲武即張絳也新書則云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留後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留後十月軍亂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於幽州則仲武與絳截然兩人也按藩鎮傳行泰邀節度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求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又通鑑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後務既而復亂殺行

陔餘叢考

古

泰立張絳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使奉表李德裕以為其辭理較順可許乃詔以仲武為留後是通鑑所紀與新書合仲武與絳明係兩人舊書謂絳即賜名仲武者誤

舊書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中立牙將張允伸為留後新書則云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攷之藩鎮傳亦云張仲武卒子直方襲留後慮其下為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無所謂周繼者然舊書張允伸傳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則允伸之留後得之周繼而非接自直方顯然明曰

又通鑑云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張允伸為留後則與舊書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繼新書謂直方後允伸即為留後者誤

舊書鄭畋傳畋鎮鳳翔抗黃巢會臥病以地當賊衝畋用武將乃薦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書則云畋在軍府司馬李昌言襲之畋好語曰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則守此可矣乃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是畋之去寔昌言逐之也綱目分注亦謂昌言在興平因犒賞稍薄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好語之乃委以留務即日西赴行在與新書所記同舊書誤

陔餘叢考

卷十二

五

來獻請降朝義傳亦云朝義走幽州賊帥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欵來降梟首至闕下新書本紀則云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朝義傳亦云朝義先奔莫州田承嗣給令還幽州以懷仙兵來再戰朝義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軍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至幽州自縊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據此則朝義先至莫州後又至幽州縊死非被擒於莫州也綱目書此事云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朝義傳首京師分注亦云朝義屢敗田承嗣說令往幽州起兵朝義既出承嗣即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降朝義至不得入乃東奔欲入契丹懷仙

遣兵追之義乃自縊懷仙首以獻所記雖與新書小異然其為至幽州自縊則同非擒於莫州也當以新書為據

舊書楊復光傳黃巢犯江西復光遣吳彥宏諭降之巢即令尚君長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擊之巢怒復亂朝廷誅尚君長新書復光傳則云宋威擊王仙芝復光遣使約賊降仙芝遣尚君長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之故仙芝怨復叛黃巢傳亦云復光遣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遣蔡溫球楚彥成尚君長來降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乃斬君長仙芝怒還攻洪州據舊書則遣尚君長者黃巢也新書則王仙芝也按綱目明書乾符四

陰餘叢考 卷五 七

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以獻斬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謂仙芝攻蘄州刺史裴渥許為奏官授以左神策軍押牙仙芝喜甚黃巢大怒謂仙芝獨取官去使此五千餘眾將安歸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軍二千餘人從仙芝及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是蘄州分兵之後君長常隨仙芝不復在巢所也然則遣君長降者乃仙芝非巢也當以新書為是

新書沙陀傳天復元年李克用為汴兵所敗朱友寧長驅圍太原克用與李嗣昭周德威謀奔雲中李存信謂不如奔北番國昌妻劉語克用曰王睿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効之克用悟乃止據此則勸止克用者國

昌妻也國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傳云克用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略常存信勸走入北番時夫人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計成敗公常笑王行瑜棄邠州為人所擒今乃自為此乎則劉夫人乃克川妻也通鑑及北夢瑣言亦謂克用妻劉夫人勸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無子姬曹氏生存勗夫人待曹加厚是劉夫人之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書以為國昌妻不知何據又通鑑謂是時克用甚懼嗣昭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傳亦云存信勸奔雲州嗣昭力爭以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舊書謂與二人謀奔雲州亦誤

陰餘叢考 卷三 七

舊書朱瑄傳汴師來攻瑄與妻出奔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妻至汴為尼新書瑄出奔野人執以獻朱全忠斬之而納其妻綱目分注又謂瑄棄城走野人執以獻其弟朱瑾時守兗州謂其將康懷貞守城自出掠糧以給軍全忠遣將襲兗州獲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納瑾妻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約為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張后見瑾妻云云謂太祖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合二書以觀則全忠所納者瑾妻而非瑄妻也舊書謂瑄妻

至汴爲尼新書謂全忠斬瑄而納其妻則皆謂瑄妻也獨是五代史本歐公所作唐書亦歐公總裁何以並不參訂耶又按五代史堯傳堯歸淮南後以殺徐知訓被族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此蓋逃奔江南後再娶之妻也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南詔傳楊國忠當國使李必將兵十萬擊南詔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詔雖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陸路初不渡此也又云元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投銅柱銅柱在林邑國相距七八千里南詔安得陳餘叢考卷十三

順宗諸子傳

舊書冀王綽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綺本名潛初封德陽郡王福王縉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新書則綽本名潛初封岐陽郡王綺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

陳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尙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創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避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使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

陳餘叢考卷十三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于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其間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夔屬問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術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為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尚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為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昇陳繹曾也金史六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二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斐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闕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富危素也卷帙繁多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抵牾今姑摘數條於後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明臣柯維翰以宋遼金三史合為一書以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議例其屬國二千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敏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為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管皆死之此即郭進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眾擊走之七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粱河敗績遼史謂六月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於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卷之契丹軍之戰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粱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此蓋即國語廣雅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此即宋史莫州戰事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即宋史相合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剌復宋將王繼忠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遼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敵軍所圍斜軫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衆十二月冀州言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凜破宋兵於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有契丹大林砦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蓋國史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崑嵐軍契丹攻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帥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即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講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即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講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

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隆不顧而去繼隆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隆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眾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眾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尚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為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疾黎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觀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律淳信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為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眾大潰金史太祖即遣習古迺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迺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為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即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尚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

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將為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兵先併芴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常事以聞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而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自為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月太祖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年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為金天輔二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視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為金天輔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但有李董辭列曷魯等宋史則李董等來聘又係之於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即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為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高宗在揚州即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為正金史蓋誤以三月之事為五月也王倫為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宜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字文虛中使金被囚既而仕於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宜立傳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弟玠力戰敗金兵射韓

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懶使字董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盟陷濰州金史則云閣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為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既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陔餘叢考

卷三

十一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載定之勳尋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遼史表云國既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均諸載記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為簡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皋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穎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眾降又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為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皋功也而在皋

陔餘叢考

卷三

十一

傳末可見舊史本以皋傳附飛傳之末故於皋傳末復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皋傳另為一卷而皋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功出乎皋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疑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疑與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疑與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劉鏡通判趙汝彝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彝猶提

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
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彞不另立傳故
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彞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
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
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
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
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遼文教故記
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
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製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陔餘叢考

卷三

主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
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
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其二十卷上之
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其事編遼
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
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
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
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
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
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
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侯充遼史
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
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
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
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
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
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
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
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
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賊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
賊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陔餘叢考

卷三

主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而
日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揚無敵首建梗盪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本傳更為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趙歸謙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為五代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五代尚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古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下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且傳不必復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為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証以為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為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即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冀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樣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古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為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鄴驍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驍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閻傳又謂閻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聞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運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柩以歸河朔人多

陔餘叢考

卷三

未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柩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柩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撤離

賜也吳玠傳作撤離賜李顯忠傳又作撤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人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殺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勛使金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宐中傳遺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宐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收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

宋華大戰於五收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為甚又劉師勇與姚崇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即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為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即位乃宋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為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會傳無之范文正遺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為此耶襄傳亦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為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助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為粘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

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為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胤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為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為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即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降是日仁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為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為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
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
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即趙
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即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
廬子坑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
軍書聞變即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劍揮之人馬俱
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
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

陔餘叢考

卷三

手

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既敗
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
僞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繫之父子皆檻送
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
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
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
洵宰相留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
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急持刀向
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
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宗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
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
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
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

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洵洵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
閣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
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
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
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
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
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塵
錄謂洪景盧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較其配享是邁乃輟

陔餘叢考

卷三

手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抵牾若是耶
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
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
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
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
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元主召天祥面詰
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
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
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
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已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駭餘叢

卷十三

三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尙有曹成等據湖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事見趙鼎及李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在傳又謂內侍李戾飲世忠于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鄰瓊兵事不合遂怒

駭餘叢考

卷十三

三

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既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珵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鄴瓊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

也何鍾晉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爲秦檜
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
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
爲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
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
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嬀張貴妃見唐介
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
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
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
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
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
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
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
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
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本傳亦
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白和州遁歸詔以
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
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
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
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
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

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
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
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
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即趨瓜
洲危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
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
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
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
韓侂胄也本因楊皇后與侂胄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
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
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胄早朝擁至玉津園搥殺之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梟
侂胄罪見楊皇后傳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
乃罷侂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侂胄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發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日今所宜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的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竝封為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為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偽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母怪是非乖謬如

陔餘叢考

卷十三

宋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皐皆岳飛部
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皐傳末歷敘飛分遣諸將恢
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皐所遣而敘于皐傳可見舊史
本以皐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
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
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相
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
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已
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沁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
彙列一卷以顯忠為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
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為檜
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
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傳之後乃皆編入
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
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
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
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
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
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金

陔餘叢考

卷十三

宋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
則傳之何為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
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即與趙范趙葵等破
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後因全擅戕
殺制置使許國即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
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即出戰敗全全求
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
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
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
亦謂善湘曰義斌盡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
厚朝廷也趙善湘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則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偽命憂憤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陔餘叢考

卷三

夫

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

陔餘叢考卷十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金史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祁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寶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醴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本紀天會三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七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

陔餘叢考

卷十四

夫

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撤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用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用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王德用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安畫淮為界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即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既列於逆

陔餘叢考

卷四

二

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

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

陔餘叢考

卷四

三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于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或太祖當時

號為拔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為四怯薛世
領宿衛則四人之勳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
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
慶陽金移刺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
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
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琪蒙達衛錄謂先有蒙古斯國
雄於北邊後絕衰滅近史有蒙古斯國蓋即其所稱蒙古斯磨家聲相
遊史又遊史不也傳則下酋長磨古斯來使則
磨古斯乃阻
下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
可見建國號之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
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
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陔餘叢考 卷四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
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
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
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
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
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
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
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
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
班北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禿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即今 國語所謂
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
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微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
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
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
最為村俗最為村俗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
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
娠適明宗和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為妻遂生
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
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
未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即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陔餘叢考 卷五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
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
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微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
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
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
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而不立
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
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亦
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
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
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泰定帝后

為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不罕
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
再嫁楊愔為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秦定后八不罕外尚有亦憐真八刺皇
后多刺皇后也連皇后下類法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前是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為僧白塔寺中後徙
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為子並載其母歸 宋遺民錄瀛國
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
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
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 余應詩云皇宋第

陔餘叢考 卷十四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向公主時蒙
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肥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
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
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
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
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尚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
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
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 按至元十三年
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
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
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為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
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陔餘叢考 卷十四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
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
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
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
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
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
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
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
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
夫樂清樵夫河西備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
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補革除錄史補

忠賢奇秘錄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仔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經皆父子也而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陔餘叢考 卷七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做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選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與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為善長訟冤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諡詞以見謙被害之冤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論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陔餘叢考 卷四 九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璠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漢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其王後其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後以張純

寶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為南
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
中為皇太子是為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
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
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為人後者謂所
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
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為子其不得考共王濮王
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
統實係創典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為親廟其舍本生而
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即立宣元親廟矣而
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
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即當考所
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
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
世宗為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既崩之後並未嘗奉孝
宗命為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
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
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即位詔
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為孝
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
自為窒礙母怪張璠等之伺間也璠之論曰漢成帝之

于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
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
下何得與預立為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
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復以濮王為親此非
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獨益仁宗嘗育英宗於
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為後
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為千古
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
與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
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為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為嗣
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
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為子尚不設其
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
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濮議并
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
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奈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為
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
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人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
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不苟也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疑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繁傳繁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陔餘叢考

卷四

三

擲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寓諷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詆諧將見殺太子曰打禪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務傳蔡京謂勞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曰你真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曰平章平章賸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即位一詔全係翻譯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詔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

陔餘叢考

卷四

三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朶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遙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空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

次與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為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為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耶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通鑑綱目

通鑑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為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諸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為編年閏位者附於左

陔餘叢考 卷十五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為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為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草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唐皆皆混一天下其餘皆魏吳宋齊梁陳梁齊周五代諸國地輒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統然族屬豈是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帝爲比云云是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

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還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日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廢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陔餘叢考 卷十五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熟之也宋晦翁初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改年號世則曰武氏垂拱天授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王矣豈無帝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以綱目所書爲符系矣然律以春秋書法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實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

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傀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韓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傀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龐則俠累卽韓傀也豈有一人之身而韓政既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韓政

陔餘叢考 卷十五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韓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

兩事相去且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既書盜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爲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韓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簡東孟之會韓政直入殺韓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傀於朝龐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楚之謂使其君為是故哀侯為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即卒而子死以爲嗣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為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楚烈侯使之伴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為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為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陔餘叢考

卷十五

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違書其廢於後斯為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即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

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即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陔餘叢考

卷十五

五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偽命馮氏乃稱其為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祖言卓茂行化雖不入境集賢閣在光武時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朝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為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劉氏書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書法云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厚原矣於是立其女為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既大書於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稱曹氏而即知為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為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為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為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為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為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邱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即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也胡奴之類而稱之為惡奴郎者猶買德郎也鎮惡郎也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宇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為姓名矣不知此晉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閭陵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為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為大司馬領司徒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陔餘叢考

卷五

八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勅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買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然擬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况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典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為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擬蕭氏於司馬而以王凌自况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為凌之誤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尚未有獻公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其臆豈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

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叡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帝制作典治為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訊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不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叙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嶸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為務哉

子總管

陔餘叢考

卷十五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為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沓干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闕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贛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等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祖鴻勳傳元擢為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並為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會祖魏太武時為子都督討南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伊婁穆桑遜俱嘗為子都督各見本傳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陔餘叢考

卷十五

任殺突厥默啜潘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尚書省六尚書兵部吏部為前行刑部戶部為中行工部禮部為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是也御本院樂職院神廟院等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氏訓子為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為證則尤有根據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道顏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堽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鐵知有倘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伴也按鹿角軍中守衛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為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駭餘叢考

卷五

三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垣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質實云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裁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為平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驕力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尙讓稱平唐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為一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贊普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然棘連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為都虞候郭晞軍士為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為車裂亂卒耶

卷五

三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
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
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
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
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諡忠烈按新唐書潘鎮傳王武
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
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為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
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陔餘叢考

卷十五

十四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因天子之命吏結蔡邕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為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竟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芥作亂忠武李光顏竟海
曹華皆以兵討芥屢敗之質實云竟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芥陷宋州丙辰
竟海節度使曹華及李芥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為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為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收棣之曹華即破芥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詐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既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尚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鎔為趙王羅紹威為魏王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梁以

陔餘叢考

卷十五

十五

為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為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南海劉巖之南漢又封越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目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為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

之為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即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鎮莫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魏博王則年滅鎮莫易定俱魏博王則年滅較為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自為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即書荆南為一鎮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為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鎮也

西平王

陔餘叢考

卷五

其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梁末時李紹琛梁末在蜀其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勳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勳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為西平王郭崇勳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謙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為崇勳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

敬瑄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發明云夏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為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故特進而稱人字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為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為不仁何其子奪之廉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日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宋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驅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按宋子綱曰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為

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爲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徒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留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核餘叢考

卷五

太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核餘叢考卷十六

陽湖 趙翼 耘菽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尙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核餘叢考

卷五

十

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穎達註尙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秋日少昊冬日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爲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伏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皆以少昊卽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舜秦川穎達之說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仲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為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為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為皇黃帝宜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為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即

陔餘叢考

卷六

二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為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即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為二人岐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即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既攝

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問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變錄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陔餘叢考

卷六

三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為西周而成周為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為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曰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者即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東周也說見呂氏大事記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陔餘叢考

卷十六

四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鬯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鬯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秦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成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 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五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 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 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 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

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為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則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殷以十一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為春熊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秋為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

陔餘叢考

卷七

木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刈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將獲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為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為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為正朔即以子月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既以建子為正月則秦改建亥為正朔亦即以亥月為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既改從夏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為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數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承秦舊制以亥月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為正月而於尚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為用故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制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川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陔餘叢考

卷六

八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為秦未置郡縣以前之別証此蓋據秦孝公川商鞅變法集小邾邑聚為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為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及五鄙為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初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為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為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為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為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備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日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為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鄭十六年滅鄭之類又莊王滅

陔餘叢考

卷六

九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為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

也據此則郡亦別制國策廿茂曰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尉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為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

陔餘叢考

卷十六

十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鬢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為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繼履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為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為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為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

陔餘叢考

卷十六

十一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典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為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為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

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
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
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
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
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
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
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
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
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
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

陔餘叢考

卷十六

三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
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
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
但未及州縣耳韓偓傳云偓為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
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
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
以為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
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
俗澆漓貪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為賢智者亦多
以意氣微恩致其私威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
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咸黨援門

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
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
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
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
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
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
春秋時家臣之殉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
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
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擣殺無辜英引為己罪代將死章
為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為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
洪為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為袁紹所

陔餘叢考

卷十六

三

留以洪為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
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與兵圍之至城破被
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為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
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
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竟太守歐陽歙欲舉督
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郵揮起而言曰延資性貪
邪明府以慈為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既無君亦復無臣
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
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為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
猶為私臣也甚至有為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為司

空哀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為太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官奔喪終三年此為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允為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為長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為雍州刺史辟慶遠為別駕慶遠謂

陔餘叢考 卷十六 古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為所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幕僚雖官顯不使入朝即署為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為副知留後事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為副是節度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

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為効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投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陔餘叢考 卷十六 古

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餘杭州也餘杭州也餘杭州也餘杭州也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白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已分為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 反反下

漢制天子卽位卽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爲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爲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爲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爲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陔餘叢考

卷十六

七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此議初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閻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甄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南陵人史丹魯人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閭閻也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書建興中盜發霸陵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陵二陵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陔餘叢考

卷十六

七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入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大臣有罪多自殺史記寧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羸縵羸縵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刑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卽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對簿為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為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壞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屠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為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即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尚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為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冊曰今賜

除餘叢考

卷十六

大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即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為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為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為長安令治獄穿地深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何並為長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為河東太守嘗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屬之弼即付獄拷死董宣為北海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為當有死者丹乃殺路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即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得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為涿郡守遣椽趙繡按鄉豪高氏繡為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除餘叢考

卷十六

九

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自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即收入獄殺之李膺為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賊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出殺之橋元為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賊罪元收考竟答死于市王宏為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之杜詩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蔡戰即為斧鉞故凡列蔡戰者即得專生殺見後漢書魏晉六朝則以持節為重南齊書王敬則在殺路氏氏家訴冤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問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為刺史典獄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止其事翰明日謂典獄曰

該餘叢考

卷十六

三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為咸陽丞封氏聞見記推立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父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兵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狗真源令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該餘叢考

卷十六

三

略問數語即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即斬以狗舒亶為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為釋服桓焉傳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即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傳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天子則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誄之不問弟子復為之誄也是溫公亦以私誄為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誄之曰靈不暝曰成

乃暝則古人之誄有在將死時者按國語楚共王將葬諡子

在將葬而臣於成王之死而即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

復之靈公賜喜諡曰貞子賜鉏諡曰成子則又有生

前定諡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為靈若厲

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謙者又古諡法多用一字

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有用三字者如

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諡法率用

陔餘叢考

卷十六

諡

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誼卒博士獨孤及諡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及謂義在美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諡曰文冀缺甬俞隨會諡曰武二名之諡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與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諡不過一名而曰故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諡曰文獻李巽謂二諡非古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世二名之諡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

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

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諡稽紹曰諡所以垂不朽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諡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

食日萬錢諡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

日喪食以敗官曰墨宜諡墨襄公宋書何勗諡荒公

南史蕭子顯卒請諡手救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蕭

暉卒諡替侯沈約卒諡隱侯徐陵卒諡章侯侯周敷

為周迪所欺被害諡曰脫北史鄭義卒尚書奏諡法

陔餘叢考

卷十六

諡

諡武醜穆崇死請諡太祖覽諡法述義不克曰丁遂諡為丁公後周薛善諡繆宇文直諡刺唐書許敬宗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微嫁女蠻中諡曰繆其孫訟之始改諡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諡曰專他如李程諡繆房式諡傾馬暢諡縱韓宏諡隱韋綬諡通醜于頔諡厲高瓌諡刺裴延齡諡繆元載初諡曰荒德宗改為成縱楊炎初諡蕭愍孔戣駁之乃改平厲宋夏竦初諡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諡文莊陳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諡榮靈是唐宋時諡猶兼美惡也近代有諡者但于美諡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以惡諡者蓋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諡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
應贈謚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謚其人必為朝
廷所眷惜之人其謚自有褒無貶也謚之最醜者莫如賜諡
惟東平王劉長沙王元魏初有紀那世謚曰賜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
謚曰賜此外則隋賜帝金海陵賜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諡身為賢王而
究死後亦謚
曰賜此最在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刻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即食某
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
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
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
後漢書注封邑
每戶輸錢二百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陔餘叢考

卷十六

美

取羸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
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
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為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
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
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
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並附租庸使歲
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
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詔三思者謂
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為璟所折張廷珪傳宗
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
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延珪固爭得免可見

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
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
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
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
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為太子先賜其母鈞弋夫人死蓋懲
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
元將立為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
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
為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為長人計明元哀泣

陔餘叢考

卷十六

美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
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處劉皇后即劉貴人也又明
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轉奉乳母竇氏為皇太后
文成帝妃李氏初為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為太子馮太
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
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
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
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
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
同列又勸后為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為長子
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

為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鳩肅宗而魏隨以
亡后亦為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婦枉過
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
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
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被例前此數代
之冤禍即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
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
於暹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
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為

該餘叢考

卷十六

天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
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
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
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
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名
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
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
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
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滅矣孝文帝推諉曰一人有罪延及門
門則司馬牛受相應之罰下逮及

盜匪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滅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辜
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
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為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
帝又以光武中興為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
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七百二十餘人
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
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李錡及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
父兄弟其神道有功可賜手日期可乎又曰期者錡兄弟其父若
與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尚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
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該餘叢考

卷十六

天

以為官司之祿以十月為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
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
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
祿文宣即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之後孝莊時又
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
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
岸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陔使羣
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
中及齊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為華林後北魏孝

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穎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陔餘叢考

卷六

華

帝馳入華林園惟律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承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國簿儀衛導之山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

後倣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因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仿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仿洛陽規制於是又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仿舊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既遷長安於故城北

陔餘叢考

卷六

華

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內是也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昆明池是也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詰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為名發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既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即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陔餘叢考

卷十七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追請即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椽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徵傳晉世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續傳秘書郎四員為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

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為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

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通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

堂大選叭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主儉屬王現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

是耶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為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悺嘗謂盧元明日

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

越趙邑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為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

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人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

與到溉不協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甲秩如羊

欣王筠之流已傳為盛德之事羊欣傳不肯為會稽世子元顯書屬

案人欣不以筠意王筠傳王筠通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為尚書郎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嘗書為之語得此除昔人何多所恨而單

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達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

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為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二

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為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微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蔡興宗為郡守舉孔仲智子為望計買原平子為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奉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為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為殊賞可見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峻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為學生先儘高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三

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蓋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賄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為法宋弁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為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續為史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為貴有常分之謂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地為欲贊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舊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以貧賤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所養而為卿相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罷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

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敬謝滿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坐定敬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陔餘叢考

卷十七

四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選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華用之華不可惜不能折乃止後華子喬為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梁元帝勸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悛妹

爲妃救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膺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閹閹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賤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五

次卽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閹閹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虛程不能草文書

乃川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琅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陔餘叢考

卷十七

六

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濬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

二篇湛又誤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誤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誤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買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買氏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偽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朱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買弼舊本考誤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氏族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次第為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誤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為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為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為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為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撰氏族志其後門胄與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撰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為詳更誤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內譜可畏遂號內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均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為人動搖亦見對氏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為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指紳嚙之以為勳格又可見譜

陔餘叢考

卷七

八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為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日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日膏梁有合僕者日華賤尚書領軍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

正員郎為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為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九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為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為選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者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朓當齊受禪時朓為侍中當

解璽朓伴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朓曰齊自應有侍中遂不赴然齊受禪後朓仍以家貧乞郡為義與太守王琨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高帝即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入宮哀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閭東昏死舉哀慟哭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委任義不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乃悉遣其下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為侍中仙琕亦為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為

陔餘叢考

卷十七

十

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即斬之及問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為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著屣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澤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哀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卽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理之破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七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處

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候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以上事亦見隋書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七

好甚爲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邲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屢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渤海內外尊天子

爲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負輒遭夷縛
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
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
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侃討斬之侯君集擊高
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爲延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
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
厥泥熟匄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噉可汗
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
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
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偽葉護以降後焉耆復
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陔餘叢考

卷七

三

龜茲擒其王訶梨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
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首處密時健
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獲龜茲于
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
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
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
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首阿羅那順降城邑
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傳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
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
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
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

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苾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
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剌劉師立論
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
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
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
爲龜林思結部爲虛山皆號都督府卽故單于臺置燕
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
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積以北隸
瀚海積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
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
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陔餘叢考

卷七

四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
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
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
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
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遺藏與隣各還本國安輯俾衆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
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
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
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
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營
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于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
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

祿萊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為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人居中國者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陔餘叢考

卷七

五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迥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虛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其人內懷白棄殉貨措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還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

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為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己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陔餘叢考

卷七

五

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緒然風會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臯傳云臯為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值數千旱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徵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為八座至謂能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

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為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為實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陞殿用官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官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為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為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官妃女職本備內任

陞餘叢考

卷七

七

末

今後每遇死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官人不得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見五代史魏頭傳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遙遠河雒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即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餘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為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為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為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為嶺南選補使韋伋為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為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陞餘叢考

卷七

末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遜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為唐之簿尉有過即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為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鎰杖殺刺史閔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綬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為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
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澥致
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為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
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
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濟
犯賊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
躡躬受笞事太過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
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
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
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即斬不宜廷辱以卒伍
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為言然卒不問停此制也而遞齋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九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
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
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
上以為有姦收即縛格將杖之鐘離意傳明帝怒郎藥
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
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為百帝召郎將笞
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
據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
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
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
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

武性嚴急搵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常蓄游藥以死自
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
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
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
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
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
為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為所辱文
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
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
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
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陔餘叢考

卷十七

十

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
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尙書
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
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
然宋史明竊知并州時邊任多執務子弟竊擇其尤不
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
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
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
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
貴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
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
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
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
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
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
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
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
外仍的決則耶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
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
爲木虎高琪所惡奏擬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
宗曰學士豈當筆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
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
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
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笞
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據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
頰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頰後至斷事官亦
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頰
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
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
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
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亦輒杖州縣官可見官

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聞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
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
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
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
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監擅
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
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
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
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
壘陳瑋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
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三

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
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
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
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
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構被杖死厲汝進查
宗奠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
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
吳中行趙川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
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
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
昭莊景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惟陞王純之被杖

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為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璠未當國則固帝自為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為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鉉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遣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杖則以胡膏誣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冀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臯翟鵬巡撫陳耀宋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級被杖罷方斃杖下黜僑良才等杖畢仍起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屨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為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既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

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條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際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建縣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答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督陽武知縣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經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恥多矣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彙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許以國史稿卽軍中論撰及說致任又詔在家修史令狐暉撰代史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之上沈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暉之例請以史彙殘課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

中所以秘藏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
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
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
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
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
惟外番君長內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
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
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
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東之等五

陳餘叢考

卷十七

王

王并李多祚亦王肅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
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
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
又有主爵之制然亦尚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
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
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
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
千餘自御史大夫賞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
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
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
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

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
之戰光弼為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
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瑋王封劉闢之平也
高崇文為統帥而裨將鄴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
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凌雲柵
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
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戰
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
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
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即封朱忠亮以四
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陳餘叢考

卷十七

王

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
而封者烏承玘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
為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洎為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
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
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款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
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
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
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
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
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
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即封吳少誠未

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為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為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為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為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為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慎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城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僚力也而亦封王仍為論惟明鄭坊牙

陔餘叢考

卷十七

三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為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即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真源令其下大將六人皆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為貴即身受者亦不以為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馭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為京雖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為東都洛陽為西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都召友文故友珪弒之時友貞為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十一

珪羣臣請入洛即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即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為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為郭從謙所弒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即位於莊宗樞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為東京而定都焉邪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為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為州此汴京始末也

一第... 6 頁三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權酷之重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二

權酷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歆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和也邱濬曰雖罷權酷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粗米二斛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酷也唐書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酷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權酷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權酒每斗權錢一百五十文獨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權酷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

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權酒酷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權酷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即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倚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為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日畢竟是官司禁物又宋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三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稍以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聽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尚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其罰而民行酒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林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蓋可盡官緝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

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穎川韓億由真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四

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徙穎二蘇由眉徙穎及陽美司馬溫公由夏縣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朱華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則好用老字其以為名者如胡唐老唐史王同老王堯臣之子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轍族孫王廷老

字伯歐見劉學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趙學老趙野之子杜莘老杜

王渙老王同子胡唐老會稽劉唐老高商老高商劉德老見宋史李商老公孫任孫曹醇老見宋史俞馮老見宋史

鄭唐老見宋史李漢老其以為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劉莘老許崧老趙德老李延老吳敦老錢

醇老名深乃明彭巖老彭宜老張賓老呂安老胡茂老薛直老黃通老程冬老李漢老薛

德老名微張渭老徐商老程惠老俞秀老李商老名彭江西潘邠老名大吳才老名誠有韻俞清老名子中見尹商老名躬見獨陸蒙老名元光見

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為名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倪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且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為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而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五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晝卧詢知其能貿易即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鐵園池聲伎甲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人

陔餘叢考

卷八

六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即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即判五百萬令詣司帑取錢司帑靳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即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秋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贖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即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鏡兜鍪銅弩鎖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即其治家小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緡漸變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狗國忘家尤非諸將所可及也

陔餘叢考

卷八

七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員忠孝威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
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
惠王此但為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唐太
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為表彰前賢
之始宋真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銀
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
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
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
者特免試即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為
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為忠潔
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八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
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
為文貞公劉蕡為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
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冤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
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
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
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
特還歲幣即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即可之
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
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
世祖為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
稱臣納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
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
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
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既立
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為已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九

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璫在濟南李璫之子
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
使不至乃命阿朮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
伯顏大舉既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
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
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
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
關為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
引還後即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
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鉄門關又命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斡國渡撈撈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

角端始班師律德材傳帝西征至鉄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上宜早還班師是各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善射破之其衆入赤蠻逃海島蒙哥遣師至竟田吉思海會大風利海水淺可渡蒙哥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

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乃國下二百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十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連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爲僞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高浪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元人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武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刺兀爾密守雲南尙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曾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善祥其時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卽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遣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遷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卽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十一

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浸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尙書專督祇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入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繼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

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幃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學執二十人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典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鈿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侈雖郊壇爾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陔餘叢考

卷八

三

安寺成佛像懸壁皆用金為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梅檀佛像元貞元年用薄斂等庫為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為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

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即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歲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三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陔餘叢考

卷八

三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放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賫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

僧百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
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日增至五
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麩四十
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
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頭等物以蔬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羊
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
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
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管僧寺貲產元貞初勅
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
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
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陸餘叢考 卷十八 南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
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
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
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
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
至楊璉真那發掘宋諸帝陵寢庶平民不輸公賦者二
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爲佃戶大德中始放爲民白雲宗總攝
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
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
案引壁持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
竟赦免其徒冀柯等與諸王合見八刺妃爭道拉妃墮
陸餘叢考 卷十八 五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
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
殿田八萬畝耶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
司專掌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
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承福
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
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
兩裝裝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
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首臣言世祖建大承天宣教寺賜永業已屬虛費成宗又賜大承天寺元仁宗之承華普慶寺又賜焉天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
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

者截其手胷者斷其舌仁宗時集慶寺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
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
殺主妻妾殺夫皆得貨緣倖免率以爲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如前之此
其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
爲其所撓天下之財爲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
於僧可爲炯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獻奏平齊戶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又請民犯重
罪者以爲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
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
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
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答失乃蠻氏而為馬門人泰不
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
其父始居廬州省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
鐵木祿本亦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
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
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
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
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七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
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為閩人如此
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
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
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
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
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
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較詳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
投漢官者聽其嫁漢人婚期則違時已有此例元史
大德七年以行省官八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選
其人任者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奈出北庭
蘇丁為武吉達魯花赤遂以丁為姓而名在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買麻
郭縣人字伯顏楊榮耳只及來阿八赤皆漢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南人籍不詳

本關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榮兒亦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木質抵人李忽蘭吉本
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恭公直益都人而其子
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吉刺本大興人皇子德壽以其子
賜此名楊寶因不花本攝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為名此又出于特賜
者明史楊寶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
有以蒙古名者蓋又因攝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
伯顏一為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為世祖時江西左丞一
為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為武宗時駙馬一為文宗時左
丞相一為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為順帝時右丞相
一為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
歡一為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為太宗侍臣一為憲宗
時扎刺兒部人一為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為駙馬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七

木安傳一為武臣苦徹子一為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為
丞相哈刺哈孫子一為叛王合丹孫一為仁宗時西臺
中丞一為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為文宗時湖廣平章
一為順帝時僉樞密院劄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為烈祖
會孫一為憲宗時皇族一為蔑里乞部長一為世祖時
千戶一為功臣劉國傑子一為木華黎元孫一為康里
國族一為仁宗初遼王一為仁宗時雲南王一為英宗
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為泰定時中書參議一為順帝時
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為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為至正中
知樞密院事一為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為北京應天府為南京而以故元都為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為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為南京而以北京為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六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參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會秦由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參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徹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尙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參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即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九

之盡錮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為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即授為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為網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

仰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
 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詳見舉人條本無可入仕之
 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即許赴吏部就職
 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
 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
 終以進士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
 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
 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
 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
 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
 破嘉靖中給事陸燾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疏餘叢考 卷十八 三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
 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
 返如故也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中下
 為舉人舉人下為貢生舉貢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
 處之以此為餘明史邱樛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
 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
 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
 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
 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
 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
 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
 之世乙榜至尚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按正統成
 化間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官會試副榜至尚書石瑄山舉人至尚書
 信張驥彭韶皆由舉人至巡撫新甲傳別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承樂
 直德中舉人其時尚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
 甲科盛行而舉人官位已繁故不能屈抑耳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
 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
 嘉皆以勤勞顯見不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
 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
 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不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
 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
 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
 李得奇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
 疏餘叢考 卷十八 三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
 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
 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
 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
 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
 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
 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
 傳笑為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
 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而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謂為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人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三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是臨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居西苑則井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奏禮部尚書徐階固請乃許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

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曆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王家屏服闋召入閣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請勤視朝帝為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萬曆十八年以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帝親臨邊塞召見申時

陔餘叢考

卷十八

三

行等上疏請帝親臨邊塞召見申時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四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正傳萬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而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而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為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
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
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
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挺擊事一見羣
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瀕
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為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
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遇
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謙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
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請細司禮權還之
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即權歸於奄
寺嬖倖獨斷者又為一二權奸竊顏色為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十七年之天下而不
遽失誠不可解也

陔餘叢考

卷十八

言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
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
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
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
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瑋
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
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聞追留
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
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

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
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陔餘叢考

卷十八

咳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為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其為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初非以其為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為女媧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為女媧正姓氏職媧媧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媧媧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為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咳餘叢考

卷十九

一

不齊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為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為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圖女媧多為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說為婦人其來久矣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此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為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為天非玉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須得其說傳附會之由乃為篤論耳陸深以為古時生

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膏繼晷燭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為上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煅煉而出其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咳餘叢考

卷十九

二

蚩尤為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為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為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為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貉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為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為黃帝擒殺何得既祠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錄所載杜拾遺說為杜十娘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陔餘叢考 卷十九 三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尚未應故姊嬋為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為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為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為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為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為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為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葬事甚多如若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為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為葬於洞庭必又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尚無堯女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不返道死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夫人遂為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為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四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為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不相合也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此三妃為一妃已久矣古來惟郭景純識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為女神故特辨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為縣吏以罪下雲陽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封氏聞見記謂鄴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五

卽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蘸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壽圖衆史皆祇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六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於倫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槩析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尙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布尙未廣也按古時漆其木用竹筆如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蓋筆字本從竹今外番亦尙有用之者平可隨時文書散論外夷須用磨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首巴則能之乃今人軍機處繕寫余見其所用筆正與木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尙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見說苑善說篇戰國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湣齒殺潛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湣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眾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眾梁平侯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七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為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為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

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制王耕一壇韋昭註一耜之壇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耜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偽書然史記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八

已引之則為漢武以前之書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為之耕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揉木為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為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為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山是舉闢倍多又任延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此一方便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

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後世遂以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耨廣尺深尺曰耨一畝三耨歲代種之用耨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遺善田者受田器學種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平都令而非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實政論一語遂以為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九

雲臺無來歛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詳載於後漢書馬援不與以其為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尚有來歙先使隴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為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者經年帝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令悉監諸將馮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尚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述後為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為闕事新唐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史館考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十

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畫固也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况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

馬氏銅柱有三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十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為馬留人此

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為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尙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明府南以銅柱為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明地乞救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為界此所謂銅柱即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十一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觀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簾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即徙魏明帝物耳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既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椎破銅人鐘簾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

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蒯子訓摩挲金狄即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苻堅毀其二以為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十一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昌姓司馬以為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為懿毒死則夏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為元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乃為牛繼馬之象特為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頁 反文內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於肆上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適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咳餘叢考

卷十九

十一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問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翔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未必都闇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卽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知道天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咳餘叢考

卷十九

十四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諸家謂本刑定其罪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之此謂韻略之始也吳會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從唐以前張希文謂天休修韻先後之辨爾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爲郡督郵送囚援哀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戴封爲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爲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摅

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撼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撼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癸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闢文二人按允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闢文在梁為東陽太守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為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五

不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達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囚遂巡墟里不肯還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為東陽守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婦孕也傅岐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棟者為無錫令見重囚在獄天寒呼之出暴日還失之後周蕭瑒上州刺史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瑒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

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異之于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為斬州刺史嘗錄囚或以歲旦不能歸省為恨元膺悉歸之皆如期返新唐書唐臨為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六

日盜尸虎還宋史冷幽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咸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為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為南京刑部尚書嘗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畫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同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圖立本圖秦府學士
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讚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
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
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
收於閣上則圖畫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仿而爲
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并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
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仿太宗故事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三

陔餘叢考卷二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著
而孰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
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
武長唐堯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
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
路特設鋪遞項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
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
知其設鋪遞遞者何地所出也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一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
妃寵擢其兄銛鴻臚卿銜侍御史而劍_國亦凌顯又三
姊封韓號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銛銜劍及韓號秦應是
六家下又云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銜國忠諸姨五家
第舍聯直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
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銛秦國早
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
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
爛若萬花耶楊國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
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違却

錡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元宗封韓號
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錡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號秦與
錡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
貴妃姊適崔者為韓國夫人適裴者為魏國適柳者為
秦國三姊與錡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錡錡韓號
秦也國忠尚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錡已死仍符五
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錡錡韓號
秦為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
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
忠山第與魏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
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為相後秦國尚在通鑑亦云

陔餘叢考

卷十

二

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號秦三夫人說
貴妃衛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
為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
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
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錡錡韓號秦也其後則錡與國
忠及韓號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於度也漢書
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入朝
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王

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為
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
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
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令間日赴政
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
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未始
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
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

陔餘叢考

卷十

三

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既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為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自上以為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相怨耳

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閔而與德裕為難是僧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即所謂牛李者也楊汝士傳汝士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為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狐綯唐書綯入翰林為學士

陔餘叢考

卷二十

四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及綯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賓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為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為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著為燭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劄賜雙燭

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為學士夜忽召入內東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為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筯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廡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和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五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磻詩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魏死南朝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油砲焚城上杖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為常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驍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六

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說

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

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玟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轆等物填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係崔府君廟廟中一馬獨立而車轆之類縱橫滿地助有跋云廳子馬不肯行蓋即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兀术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术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時撻懶以尊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

陔餘叢考

卷三十

七

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即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檜所請及兀术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楫王次翁探帝旨實以失與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术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术始終不與聞可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术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术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

高宗紀和議成使檜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界金惟存上津豐陽天

水三縣又乘和向方山
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那后之喪及韋后

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為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朮哉金史鄭瓊傳宗弼能謀再伐江南與鄭瓊議瓊曰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鑑懶通兀朮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情事乃為信讖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於和檜之主和未為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為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

陔餘叢考

卷二十

八

哀集傷殘僅保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為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使檜果以靖國為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為擅權怙勢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尚且據為己功至劫持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撻懶不誅竟如初議存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詔再造之功更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觀於獻諫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檜皆偃然當之不為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

而論者徒以主和議責其辱國事事轉為末滅矣吾故揭而論之使知檜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白已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是以檜既用即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雖成於檜而其端實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忠宣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九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為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為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恐他日咎今時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為非忠宣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

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為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有鐵浮圖兵皆重鎧鐵兜牟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按晉載記穆帝時燕慕容恪擊魏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遂破閔則古時已有為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十

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偽為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為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為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為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

至金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為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之柩為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

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兼以欽宗梓宮不宜竟置不問又陳良祐亦言陵寢地在其腹中必不肯與不如以欽宗梓宮為請猶為有詞是宋并無意於欽宗之柩矣又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眾運諸陵梓宮歸宋上命禁止之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傳國璽始末見於輟耕錄載元御史中丞崔或所記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將迎皇太孫即位適有國王速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十一

脫真以玉出售或與御史楊桓見之知其為秦璽也遂獻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衛宏曰田玉所刻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太平御覽亦以為臨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漢漢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之傳國璽後王莽篡位璽在長樂宮王太后所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璽於地璽遂歸莽及莽敗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校尉公賓得璽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璽歸光武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孫堅討卓得於井中袁術奪於堅之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

昌以璽送之帝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璽又歸晉懷
帝遇劉聰之害璽歸聰死歸暉暉為石勒所滅璽入
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征西將軍
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自後宋齊梁陳皆相傳及隋滅
陳璽入於隋隋亡後蕭后與太子正道并璽並入於突
厥唐太宗以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歸乃復入於唐朱溫篡
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及廢帝從珂自焚
璽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
以其玉色正青是秦璽田玉其家
法真李斯所為乃定為真秦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寶璽皆入於
金共璽一十有四內青玉傳國璽一其色正與今出自

陔餘叢考

卷二十

圭

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今適
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而此璽應期而出實為符瑞云
桓之論如此按秦璽自冉閔敗後閔將蔣幹守鄴乞師
於晉晉將戴施入鄴助守知璽在幹所乃請得其璽使
何融以迎糧為名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尚尚即以三
百騎送建康見晉書載記及謝尚傳此璽歸東晉之明
證也然通鑑姚萇之擒苻堅也從堅求傳國璽堅罵曰
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是時冉閔死未久璽已為謝尚所
得歸於晉矣萇豈不聞之何又向堅求璽劉定之謂閔
亡後鄴入於慕容燕當是苻堅滅燕又得之而謝尚所
得者或晉人飾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尚所得

璽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長安擒姚泓收其寶
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而沈約宋書不載獲璽一事
但云收其寶器土圭之屬而已豈以謝尚已獲璽於晉
時疑宋武所獲非真故不復敘耶然北史魏太武於鄴
城毀佛像中得二玉璽文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
旁刻魏受漢傳國璽則璽更似在北而未入於南謝尚
之所得真偽益未可信也即尚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
南史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趙思賢掌之曰若我
死則沉於江勿令吳兒得之思賢過京口遇盜棄之草
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術送鄴而北史
載辛術既送璽至北齊文宣帝以告太廟則此璽又入

陔餘叢考

卷二十

圭

於北齊而陳隋兩朝俱未嘗有也今楊桓云歷宋齊梁
陳隋皆相傳及隋滅而蕭后攜以北至貞觀四年復入
於唐不知何所據此不過欲隱約其詞以見此璽自唐
而梁而後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而宋
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卽是此物及徽宗北行璽入於金
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國初滅金時所得可信其為真秦
璽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為蜀監軍盜唐傳國璽入於
蜀而埋之後王建將稱尊號有歐陽柔得之以獻此一
璽也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後
唐莊宗將稱帝適傳真以之來獻遂卽位此又一璽也
莊宗將入汴梁主權懼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

左右所竊迎唐軍矣此又一璽也則是時蜀魏汴一時已有三璽矣無論秦璽已不存即存亦不知孰為秦璽也又通考後唐末帝自燔時以傳國寶隨身共焚是以晉高祖別製一璽開運末邪律德光入中國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璽德光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歸攜以出塞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而晉璽又已出塞矣金初滅遼時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金史宗望傳宗望追遼主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獻於行在金太祖置之懷中恭謝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璽意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即此璽耶然金主既得之於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十四

宗望何又疑璽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紀天會三年幹魯獻傳國寶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及徽宗所製定命寶亦俱為金所擄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焚於幽蘭軒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為真秦璽耶按王莽建國時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漢獻帝禪魏時魏用隸書刻其肩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後出劉聰入於石勒勒又刻其一邊云天命石氏此見於史傳及寶璽篆文圖說歷歷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檢無螭

角無缺而疑其非真即楊桓亦謂今璽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無地可置字則桓亦自知其非真也蓋歷代各有製造不同傳聞亦異漢書註衛宏曰秦璽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而晉書康帝紀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藍田玉為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二說已不同矣後漢書輿服志註孫堅所得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晉陽秋謂蔣幹所得為謝尚送於晉者文曰昊天上帝壽昌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三說更不同矣蔡京等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合奏云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大學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十五

衍義補又云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東晉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歷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開運末沒於耶律後為金人所有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為文乃石晉所刻也楊桓之論亦曰北齊所刻者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晉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覽又記却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不得以璽文偶與斯篆合遂指為真秦璽拾得家所出蓋亦後代續刻之物耳楊用修謂楊桓本善篆書此璽蓋即桓偽作使崔或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聞

傳國璽尚在元嗣君所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永樂中瓦刺馬哈木

攻殺元王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長脫歡得前

元玉璽來獻宣宗敕諭曰前代傳世之久皆不在此王

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來獻英宗復辟字來遣使欲獻

璽帝亦敕曰璽已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獻否從爾可也

宏治中陝西巡撫熊翀又得一玉璽孝宗因傳諭言亦

僅藏之庫其識皆過文皇遠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又

記天啟四年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得玉璽於漳河之

濱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

之上御皇極殿受賀得璽者僅賞銀五兩而魏忠賢欲

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以尙寶卿姜志禮言而止成祖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七

且然固無怪魏闖之張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爲重六朝以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韋

蘇州周順昌被逮時緹騎被擊至今顏佩韋等五人嘖

嘖人口然此風有先之者萬園雜記正德中有妖人王

臣同中官王敬採藥各省至蘇州凡江南之書畫器玩

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

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

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擔至遂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

匿其下人皆被毆中官奏諸生抗命賴巡撫王恕持之

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斬於市亦見明史陸完又湧幢小品

載蕭景胤爲長洲尉有織造太監張志聰恣橫長洲令

郭波持之志聰憤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胤率所部官兵

直前追奪手此志聰落其州市民觀者咸張氣梯屋飛

瓦羣擲志聰志聰遁去吳中爲景胤立仗義英風之碑

於長洲縣門此事亦見明史吳廷舉傳廷又明史本紀萬曆二十

九年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數人然則擊闖

事有明一代蘇州凡四見

按萬曆時稅礦中官所至爲虐多有激變爲民所忿

擊者本紀二十七年臨清民焚稅使馬堂署殺其參

隨三十四人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二十九

年武昌民又殺陳奉參隨六人三十年騰越民變殺

稅監委官三十四年雲南民變殺稅監楊榮焚其屍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七

此皆明季擊闖故事附記於此

明末闖黨有殉難者

明天啟中附魏闖者固皆小人然其後亦有死國難者

如張鶴鳴本由魏忠賢進爲兵部尙書後被劾歸流賊

陷潁州被執倒懸於樹馬賊死恩縣李應薦天啓時御

史附闖麗名逆案崇禎十五年捐貲募士佐守令守城

城破身被數刃死壽張王大年亦御史加大僕少卿附

闖麗逆案崇禎十五年在河間佐有司守城城破死節

沁水張道濟爲錦衣時與闖黨楊維垣等善受王永光

指攻錢龍錫成基命等爲公論所不容後論戍仍私歸

於家屢破流賊柴金樑等又擒滿天星黨以軍功自滿

祇而言者効其離伍冒功成之海寧衛商城楊所修故
魏黨請以挺擊移宮紅九三案編勒成書者歷左都御
史後入逆案贖徒為民崇禎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楊
維垣為魏黨最無恥南都被時竟殉難或又言其偽死
實逃去者傳聞異詞不可考也亦有降賊後仍死難者
臨川傅鼎銓降李自成後脫歸會金聲桓反鼎銓起兵
應之順治八年至廣信為守將所執諭降不從從容就
刑鼎銓降賊為鄉人所恥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
人更賢之東莞張家玉亦謁李自成後仕永明王據增
城拒守諸將皆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
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

陔餘叢考

卷二十

六

自投野塘死邱之陶為李自成所得用為兵政府從事
之陶以書致孫傳庭速進兵而已從後妄報左兵至以
搖之事洩罵賊死而東林中亦有尤時亨者從賊為馬
士英阮大鍼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學濂為庶吉士京師
破受李自成戶部司務阮而自慚賦絕命詩縊死去國
變時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見明史
王阮亭又記天啟時朋黨錄中
有顧承謙周廷儒應嘉馬三
元點特錄其李郭常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有張我積東林籍貫有張文熙薛
貞後皆為小人而初亦為陶黨所忌編入朋黨等錄中亦如宋時李清臣章惇曾布
張商英等之得
列於黨人碑也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明人演戲多有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賢黨石三畏赴
戚曉宴既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之大

怒遂削籍歸王阮亭香祖筆記又載姚叔詳言海鹽有
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勿甘嚴氏敗
後金既衰老而鳴鳳記傳奇盛行於是金復傅粉塗墨
扮東樓焉此又明人演戲不諱本朝事之明証也又余
澹心板橋雜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為文字飲鄭
應尼落第來遊湘頗不禮應尼乃作白練裙雜劇極其
嘲謔召湘蘭觀之則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見之矣

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

明之司禮監蓋即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樞密院本宦
者為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
帝旨竟下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皆面奉旨則樞密院
陔餘叢考 卷二十 七

宦官粗寫事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莊謂朱梁
後唐始以朝臣為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
誅即以蔣元暉為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為
崇政院以敬翔為使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為
使明宗時安重誨為之石晉時桑維翰為之周世宗時
王朴為之至宋金則樞密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庶務
稱為二府及元明則無此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
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
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
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閣問所當立楊廷和
以興獻王長子對中官人啓延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

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延和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廷和力爭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為謝不審俱見延和傳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使命見中使至閣趣繳前諭見可見內閣撰詔旨必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自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一

三

陔餘叢考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正月元日

歲首為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為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為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為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一

明月去月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為厲齊平燕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然則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隔歲曰去歲月之前一月未有稱去月者北史蕭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稱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

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川已日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為上巳誤也沈約宋書以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午日後漢書郎顛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氏午貫象齒鄭註午故書為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為五也後世以五月五日為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又老學庵筆記云太平廣記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至蓋住與除同音陶音同耳

陰餘叢考

卷五

二

競渡乞巧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為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鬆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巳為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歷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為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文文山指

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視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詩隋書元胄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胄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

陰餘叢考

卷五

三

古兵器不皆用鐵

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澗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鈎之劍山海經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註謂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犬戎獻之即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枝即所謂干將者亦非鐵也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亡卒降

始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又難
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此可見古時兵器不盡用鐵至
漢時外國猶然魏書在歷為東州刺史治
銅為兵器是農且亦用銅矣

齋戒不忌食肉

論語齋必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
不茹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可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
註論語蓋本此然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
忌之即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
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喪
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檀弓喪有疾食肉飲酒謂

咳餘叢考

卷十一

四

居喪有疾病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
肉也而齋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
入齋官淳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
飲醴即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尙特詳之若齋必
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
裳冕而垂軒則志不在於食煮斬衰菅非杖而飲粥則
志不在酒肉註端衣元裳齋服也君即葷辛菜也齋服
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
而齋戒但忌葷不忌肉尤其明証也程蘇二公當致齋
日厨人稟造食葷素程令辦素蘇令辦葷戴坵鼠璞引
此事謂二公未免以魚肉為葷蓋以古制辛菜及魚肉

本是三項後人混而一之通謂之葷即蘇公亦第循齋
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魚肉為葷則仍沿時俗之稱而
不改也袁文記黃山谷在宜州有曾時老送肉及子魚來送
不免食葷則宋人以腥血為葷亦不特程蘇二公然古來以魚

肉為葷而齋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
已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
與素對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
香山閏九日詩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此
齋戒之忌酒也葷蘇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此
齋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徵
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啜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
肉惟菜羹飯劉勰并請二郊農社亦從七廟之制不

咳餘叢考

卷十一

五

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尚不用腥血致齋者可
知是梁時齋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
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
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於漢時歟
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苀註葷者薑及辛菜也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註葷辛物食之止卧荀
子哀公篇註亦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註葷臭菜謂
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
雅翼西方以大蒜與梁葱蒜荅葱為五葷道家以韭
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是諸書所謂葷皆不指腥血
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鑄燧生火以執葷臊葷與臊連

言則輩似即臊之類按史記獯粥字作輩粥獯粥之
號本以其專食藟菽而名之而輩獯同音史遷既已
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輩與血肉之獯混而為一故
忌辛兼忌肉耳至東坡剖桃核得琉璃因著論欲斷
薰血袁文謂其用薰字不可解則未知輩與獯薰焄
本同音可通用也

尙左尙右

尙左尙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經武章云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尙右按凶事兵事之尙右固
有明証檀弓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
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尙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六

廣以逐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右廣本屈蕩止之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尙左則以偶然王乘左
廣得勝遂改從尙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尙右也按補八
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此戎事尙右之証也戎事凶事
是北兵先尙左後乃改尙右既尙右則非戎事兵事自當尙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
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觀禮諸侯
朝於天子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若論異姓為
後之義則朝儀尙尙左櫪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
言遂改而尙左則平時本亦尙左此明証也惟鄉飲酒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
氣主東南取產物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

夫賓位居右以為尊敬遂凡事皆尙右左傳晉士蔣曰
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國
策趙王以蘭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
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代謂魏王曰公孫衍將右韓
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
東面以求臣則斷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
至此皆戰國尙右之明証也信陵君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此則車
不取贖左註謂車上御者在右所以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
韓作事而君則在左故乘車尊左也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七

客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己之右
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入穀為
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
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謂漢王曰
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
以周昌為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
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左官之令服虔
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以不得仕於王朝也是兩漢尊
右卑左久為定制至漢以後改從尙左則不知始於何
時梁書天監六年詔曰近代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就西
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譙萬國惟應南面何更居

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是梁時雖正南面之位而殿廷讌會諸臣猶以西爲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書江夷爲右僕射北史齊天統三年以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皆以左序於右之先則六朝時官序已皆尙左而天監會讌羣臣仍以西爲上者蓋專屬讌會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尙左惟燕飲之事沿鄉飲酒禮以右爲尊其後相習爲常遂一概尙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燕席猶尙右也唐時朝制尙左尤有明証顏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八

師古註漢書其於左遷則曰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其於左官之令則曰漢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師古係唐人而謂尊右是漢制可見唐時一切皆尙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欽聖向太后居寧壽宮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失上下之禮遂居隆祐宮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諫皆不以右爲尊而獨以右文爲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來尙左之可考者至有元一代之禮則皆尙右元史或薦趙世延參知政事仁宗曰世延誠可用然雖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以阿散爲右丞相世延參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兒有大

功欲獨相以寵異之乃以爲右丞相罷左丞相不設朔思監先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是元時以右爲尊也今之尙左則自明太祖始太祖稱吳王時猶沿元制尙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滅張士誠後始改禮儀尙左乃以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黃瑜雙槐歲抄云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萬歲

萬歲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爲長夜之飲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優旃憫柁楯郎兩立有頃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九

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僞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信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項羽歸太公呂后于漢漢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武帝登嵩高空中間呼萬歲者三後漢書任光守信都光武自薊還不知所向或傳信都獨爲漢守乃赴之光等方懼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萬歲馮異傳時軍乏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糲穀軍中皆呼萬歲田劬傳光武以賊延褒等付劬誅之劬救之皆稱萬歲馬援傳援封侯掾史皆稱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水鑿井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匈奴又益兵圍恭軍吏范羌自燉煌率兵迎恭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

大至及見羗皆呼萬歲李固傳固蒙救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董卓傳卓既誅內外士卒皆稱萬歲吳志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魏志馬超攻冀城刺史常康遣閻溫出城告急為超所得遣至城下使告東方無救溫大呼曰大將軍不過三日至矣城中皆泣呼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歲宋書蒼梧王淫虐為楊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稱萬歲南史臧質引軍至盱眙太守沈璞納之質見城中豐實眾皆稱萬歲隋書王世充與李密戰預索一貌類密者戰酣時使牽過陣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唐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陔餘叢考

卷五十一

十一

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通鑑唐末王緒誅殺將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壯士擒之軍士皆呼萬歲此皆上下慶賀之通稱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李尋以星變責方進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注萬歲之期指方進之死也則并有以稱臣下之死期者後漢書有廣宗殤王名萬歲北史後周時有李遠字萬歲隋時有史萬歲唐書顏真卿守平原時有將刁萬歲可見此字上下可以通稱若專屬至尊之稱孰敢以之為字名者然專以此為至尊之稱亦有所自漢書宣帝紀單于來朝發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夾道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似已屬君上之稱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破匈奴還尚書以下欲拜之稱萬

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則漢時已屬至尊之專稱矣後漢書禮儀志策拜太子禮畢三公上殿賀壽稱萬歲又正月朔朝賀皆稱萬歲則并著為朝儀孫盛獻帝起居注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宣詔訖莫有應者尚書丁公曰大臣既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晉書桓元篡位登郊壇告天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晉安王子助僭位於尋陽行禮日羣臣忘稱萬歲魏書道武帝登極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北齊武成帝過東郡孟業為郡守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當唱萬歲奉迎耳唐書昭宗東遷民夾

陔餘叢考

卷五十一

十一

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五代史朱友珪弑逆均王友貞諭將士討逆之意軍士皆呼萬歲奉王為主晉王存勗稱帝諸臣皆不欲蘇循自梁來降即舞蹈呼萬歲石敬瑭為節度使軍中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斬之乃止後漢隱帝被害迎武寧節度使贊入卽位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兵至澶州將士呼噪以為天子呼萬歲宋史太祖陳橋兵變歸京師范質王溥同往見贊初不拜溥先拜贊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張遜傳寇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為遜所奏曹利用傳從子泗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金史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

為戲及稱萬歲此又皆以萬歲專稱主上者蓋古人飲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為慶賀之詞猶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遂為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為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非特難加編廣而慶除爆竹軍民聚大呼萬歲尤為可駭是宋時久已以為君上之稱故以此為可駭邵二泉學史謂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為祝君之詞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萬歲二字歷漢唐尚為通稱也按續文獻通考元時朝儀猶有舞蹈呼萬歲之制明史萬安于憲宗御殿時諸臣奏事未畢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諸臣不得已皆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是

陔餘叢考

卷五十一

三

露布

三國志王肅傳註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為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有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為刺史劾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惟敕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弔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挿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口賈

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既為征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高祖曰何為不作露布對曰擒斬不多若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為露布即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

陔餘叢考

卷五十一

三

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諭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謂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若文采者則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別有義

衙門

衙門本牙門之訛周禮謂之旌門鄭氏司常註所云巡狩兵車之會皆建太常是也其旌兩邊刻繪如牙狀故亦曰牙旗後世因謂管門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拔其

牙門牙門之名如此封氏聞見記云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尙武故稱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詞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及集韻皆音作語無所謂牙音者鄭康成註儀禮綏澤云取其香且衙濕羣經音辨曰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平聲也及如淳註漢書衙縣音衙為牙於是始有牙之音如淳係魏時人則讀衙為牙當起於魏晉而訛牙門為衙門亦即始於是時耳袁文謂許慎說文衙字並無牙音而陸德明於左傳彭衙下不音某字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已呼為牙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十四

音而說文又無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於唐人云云是尙未考如淳漢書註也南史侯景將帥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則六朝時又久已訛牙門為衙門故李濟翁資暇錄謂武職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鑑從其說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為正牙奏事舊唐書凡正衙及衙門俱作衙字新唐書俱改作牙字蓋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謂之正衙紫宸殿謂之內衙宋太宗時張洎謂朝廷或修復正衙當下兩制並加考訂則宋時朝廷猶稱衙見梁溪漫志吳斗南又謂漢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參衙於朝署之前者吾本讀作牙後世衙門之訛當自吾字始此亦一說封氏聞見錄亦曰或以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

牙訛為衙也

幕府

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衙青征匈奴絕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此說非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衙青始有其號也然則幕府始於戰國時也但古所謂幕府指將帥在外之營帳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稱幕府者後漢書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固奏記於王曰今幕府新開廣延英俊後世稱衙署為幕府始此蓋固本以東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十五

平有驃騎之號故以幕府稱之而其實非將帥在外之營帳故後人遂相沿為牙署之稱也

視草

翰林草制書輒曰視草明史陳仁錫傳魏忠賢進爵上公仁錫當視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視草者是竟以代言為視草其實非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善為文詞武帝每為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視草二字始見此言作書已就令相如等覆視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書也溫革隱廡雜志引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謂此等語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

十年已後詔策皆帝文也則古帝王固嘗多自作詔命
新唐書上官儀傳太宗每屬文遣儀視彙張說傳元宗
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徐楚璧傳開元時為集賢院
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此皆視草故事非以代言為視
草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供奉或為視草
揮亦其檢封謂之視草此尤明証

禽獸草木互名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獸亦有名
禽者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孔穎達云驅者亦曰禽白虎
通亦謂禽者鳥獸總名也曹植詩左挽因右射一縱兩
禽連王充論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東坡却鼠刀
銘夫猫鷲禽畫巡夜視皆以獸為禽故吳師道答吳草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七

盧亦謂禽即獸而引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証之也
惟禽而名獸則不多見尚書百獸率舞焦竑謂非專指
走獸也因推論云後漢書華佗傳有五禽之術曰虎曰
熊曰鹿曰猿曰鳥是獸可名禽也考工記天下大獸五
脂者羸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可名獸也然則兩足者
亦得謂之獸矣至鄭康成周禮註凡鳥獸未孕曰禽此
別是一義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詩爾
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獲其雄狐焦氏易林
雄犬夜鳴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此以走而
稱雌雄者也書牝雞司晨山海經帶山有鳥名曰鷓鴣
自為牝牡是以飛而稱牝牡者也又鄭瑗井觀瑣言謂

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庶
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爾雅釋草篇筍竹萌山
海經其草多族厥族多箬皆以竹為草類是竹本亦謂
之草也

素王

莊子天道篇虛靜恬淡以之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史
記伊尹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註云素王者太素之
王其道質素也是向未以專屬孔子蓋古來原有此語
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家語齊太史子與見孔子退
謂南宮敬叔曰天將欲與素王之乎此孔子稱素王之
始王充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七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諸子謂陽成子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元經也又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桓君山
素丞相之跡在新論則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稱杜預左
傳序謂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邱明為素臣

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前輩
讀為都會之會恐非顧寧人則據後漢書以駁之謂東
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為吳郡而史記漢
書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今本史記漢書皆作吳會
寧人謂稽字乃後人所妄增是
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爾并引胡三
省通鑑辨誤謂太史公以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稱

為吳會則所謂吳會者不得即以為會稽之會也因歷舉陳思王求自試表晉文王與孫皓書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鄭冲勸晉王箋陳壽上諸葛集等文所稱吳會皆當讀作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其說固辨不知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觀漢書地理志便自了然項梁項籍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其尤顯然可証者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若吳會字亦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韻接連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六

而重複若此者且寧人所引陳思王等文為據更疎而無當東漢已分吳與會稽為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陳思王等皆三國時人則所云吳會正指吳郡會稽安得讀作都會之會耶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吳會當是吳興會稽兩郡則又得之於會稽而失之於吳東漢三國尚未有吳興郡豈得以後世郡名牽合前人語總由於不考會稽郡治本在吳縣西漢時以郡縣連稱已作會稽之會是以有此紛紛也又東漢以後雖分吳與會稽為兩郡而會稽所管在錢塘

江之南其江以北則皆屬吳郡程普傳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朱書沈演之傳東諸郡大水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可見六朝時錢塘猶為吳郡地唐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也按孟浩然過越中寄盧侍御虛舟詩云朝乘滄海風夕飲越人酒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通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稽之會故可分叶也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

主臣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是皆以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九

為惶恐之詞然文選任助彈曹景宗文敘事既訖云景宗即主句臣謹案某官臣景宗云云其奏彈劉整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讀法則從主字析句洪咨齋乃引史漢為據謂亦當以主臣為句而詆李善之誤殊不知非也蓋某即主句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已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若從容齋之說則所謂某人即惶恐者有何義哉按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闕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

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矣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忽忽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暇東坡嘗求其說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爲草書乃起草耳不暇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說甚新然亦非也草草雖起於漢時補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漢論次其章草其書編于左方是少孫所親而兄簡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而魏晉間體尙未備習之者亦少爲草書必經營結撰摹

駭餘叢考

卷三十一

幸

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真書非如後世之習用便易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法如點必須空中遙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尙在羲之前則正當講求結構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勿遠時有不暇也

罄南山竹

李密討楊帝傲有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蓋本呂氏春秋明理篇亂國所生之物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然此語引用者甚多齊宣德太后廢東昏之詔曰罄楚

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討東昏傲亦云盡萬縣之竹未足紀其過魏孝莊帝誅爾朱榮之詔亦云擢髮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賦

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賦題試進士當時施宜生廷試第一所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遼事遼史與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會延和殿御試進士卽以日射三十六熊賦爲題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進士第並賜緋衣銀魚金海陵之命題蓋本諸此北史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魏恭年十一歲一日射野馬及鹿十五頭實誠與宇文護分射獵得十七頭護得十一頭楊忠從周文獵得爲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唐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頭

駭餘叢考

卷三十一

幸

斂衽

虞北濛謂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而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云云按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後漢書和熹鄧后紀論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新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則男子之稱斂衽亦不第見於蘇詩也又元熊禾題東坡集云東坡真天人再拜當斂衽則元時猶未以斂衽專屬之女人

陔餘叢考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經史子集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勗始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丙部則史記皇覽等四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書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本於此宋謝靈運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書曰竟陵王子良集學士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為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廂藏甲乙西廂藏丙丁亦仍舊稱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沂河而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緯述等治史母喪等治子王澹等治集見馬懷素傳自此經史子集之為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隋書經籍志已分經史子集者隋書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謝靈運云唐景龍中分經史子集命薛稷沈佺期試平一馬懷素分掌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隋書經籍志之撰此一部六官一部說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義一部此又私集稱部之始

詩文以集名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尚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隋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為集也

詩筆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為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為文散行為筆耳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筆儀六威也是皆以詩筆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即文耳然北史邢昉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

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遵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一種若筆即是文何以有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勰言為據也至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序

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尚書序子夏作詩序其來尚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為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為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為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重於世者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註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尚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為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為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尚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為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

此集註之所本也

題目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於此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為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誦謏此則品題之意

破題

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題然破題不始於八股也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既出開榜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鑿祥開日華許以必擢狀元是唐人以作賦起處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已曰破題劉貢父詩話云有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螢雪雜說俞陶作天之歷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歷數在於舜躬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滿場破題皆開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陳尹作文帝前席賈生賦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陳季陸出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張亢門客作坤厚載

物賦誦其破題於亢口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應曰續
兩句可贈和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又范
蜀公賦長嘯却敵駢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宋景
文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是皆賦之破題也詩亦
有破題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螢雪雜說湯
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云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
秋石林詩話亦謂駱賓王靈隱寺詩惟破題驚嶺鬱蒼
堯龍宮隱寂寥是宋之問所作下皆賓王作此又詩之
破題也夷堅志程覺改習易經謁老儒張師韓傳易義
張教以預擬題目如聖人作萬物觀之類仍教以破題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及主意於是遂捷此則經義之破題也

別字

字之音同而義異者俗儒不知輒誤寫用世所謂別字
也此亦有所本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令尹敏校讖書敏
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
恐疑誤後生

音字用點

一字數音者漢時但借他字比其音鄭康成所謂倉卒
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孫炎始作反音則今
反切之學也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字
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左起

然則非本音而假借從他音者古人皆用點也顏師古
匡謬正俗謂副本音傍後人誤以為副或之副係其本
音而於詩坊副讀作勞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此亦
用點別他音之據今人於字之讀作別音者各於其平
上去入方位或用點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
人襲之因作二點今并有作一點者

厶字

天祿識餘云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卽
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注云鄧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

文章家於官職與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為典雅此
李滄溟諸公所以貽笑於後人也孫樵云史家紀職官
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
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
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
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
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為部刺史知州為太
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
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

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霽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雖理皆滯亂不可考矣此三說為古學者不可不知朱國楨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昇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為櫬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櫬而舟子所呼為力索者亦寫為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耶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藏韃韃驅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陔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遂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為捧腹按宋時自朱子京後多效為濫體以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為宵寐匪補孔闔洪麻令子京見之以為笑資并可見換字之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洪容齋謂武成篇周王發之語是時武王尙未代商安得已稱周王蓋史官追記之誤也然不特此也堯典四

岳薦舜曰有鯀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其時方在下乃已稱虞舜左傳衛州吁弑君石碯之子厚問定君於碯碯告以觀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是時陳桓公尙在乃已稱桓公又楚公子子干自晉歸國將立為王晉韓宣子問叔向子干其濟乎叔向以為不能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桓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終得國也宣子晉臣乃稱其先君曰晉文伍子胥謂使者曰語爾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是時平王尙在乃稱其諡戰國策齊使使問趙威后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問王先問歲是覲面稱其諡也韓詩外傳周公謂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

陔餘叢考

卷五

八

公時成王尙在乃已稱成王史記田世家田成子以大斗出小斗入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是時成子尙在乃已稱成子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田成子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又漢高祖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又高祖過趙張敖上食高祖箕踞慢罵趙相貫高等說敖請殺之敖曰吾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秋毫皆高祖力也是時高祖尙在乃已稱高祖古人追敘前事文法往往如此疎節濶目文義自明固不如後人之密也

古文用韻

古人文字未有用韻者尙書喜起及五子歌三風十愆

之類皆歌耳洪範無偏無黨之類亦是使民歌咏左傳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龍尾伏辰天策焯焯之類皆繇詞
耳其行文則無韻也散文有韻顧寧人以尙書帝德廣
運一節及繫詞鼓之以雷霆一節謂皆化工之文自然
成韻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
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室滿室是謂聖王及小稱篇心術
篇地員篇俱有韻語又國語中范蠡對越王柔而不屈
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等數段皆有韻此爲散
文用韻之始以後則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韻如知
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之類
不可勝數然其書自成箴銘一種非散文也莊子其聲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等句韓非子四海既藏道
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
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韻者史記褚少孫所補淳于意傳
數千字通首用韻尤奇此又客嘲賓戲等文所由倣也

漢諺用韻法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
此亦一體也庶物名義疏漢武宮中用李少君續膏一
名都膚婦人傅之膚色都麗又能接骨宮中語曰枯容
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後漢書賈逵博學諸儒

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貫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
曰說經鏗鏘楊子行魯不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
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
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字平仲也字平仲丁鴻高才論辨最明京師語
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
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
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范丹爲棗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
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旣旣郭子橫
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黨錮傳
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
尹芳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卽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堦
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
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
時風氣然也三國時鄧粲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
元茂又吉茂嘲蘇則曰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
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人稱之

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疑然希言
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
計伐賊一當萬苟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
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叔粹字純叔漢
字冲叔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叔梁時賀琛為武帝
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
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
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决
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
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為丞相府參軍府中
語曰曰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劍戟森森李義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一

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
郎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
云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基與
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
彬彬賀德基仁皆沿此體

謎

謎仰古人之隱語左傳申叔展所云山鞠窮河魚腹疾
公孫有山之呼庚癸其濫觴也亦曰腹詞國語秦客為
腹詞范文子能對其三楚莊齊威俱好隱語漢東方朔
射覆龍無角蛇無足生肉為脰乾魚為脯之類尤為擅

長劉歆七略有隱書十八篇則并有輯為書者然皆不
傳惟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出於風謠者略存一二至東
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如蔡中郎書曹娥碑陰黃絹
幼婦外孫壻曰楊修解之謂絕妙好辭四字也又孔北
海有四言一篇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
張呂公饑釣闔口涓芴九域有聖無土不方好是正直
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
蛇之螫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簡光無名無譽放言
深藏按齊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
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如首四句漁字去水為魚字時
字去寺為日字合之則魯字也下皆倣此詩載石林詩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一

話又越絕書不知何人所撰楊用修據其書後序云以
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謂漢人袁康所
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
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吳平也黃佐曰吳平因
袁康所錄成書又三國志註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
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
國嫌太大耳據此可見東漢末之好為隱語也然猶未
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曰魏代以來
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者廻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
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
又嘗輯之成編矣南史孫廣為吳興守有高爽者嘗有

求不遂乃有展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噴
嚼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北史斛律光傳褚士達夢人
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西
何處人祖挺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西人合成律
字謂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橫兩人從妓女白日
行青空居兒研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鐘彭城王勰
曰乃一習字也又咸陽王禧敗逃謂防閑尹龍武試作
一謎以解髮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
不入已謂著也則謎之為技六朝更盛行唐蘇頌嘲尹
姓者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宋陶
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兒御厨飯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也錢氏私誌載字謎
云日字加二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
字猜乃賀資二字也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
圖字也洪翼揚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
人小兩人火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莊綽雞肋
編又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
兩口便是丙年也好過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
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
東坡解之曰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
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為法字女戴笠

為安字柘落水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為誤字去家
京洛為國寇盜為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西溪叢語有一鏡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蓋甲
午也此皆謎之見於書傳者前明并有刻為成書曰謎
社便覽又賀從善編一書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祐
間東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隱字相倡和者甚眾刊集四
冊曰文戲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嗣祥為首編曰百斛
珠刊行元至正間省掾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又四
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瀾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
編者曰包羅天地然則此狡獪小技編集成書者且不
一而足矣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用千字文語

湯若士演牡丹亭劇有石道姑白話一段全用千字文
語打諢其實亦有所本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有祭社語
云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
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能開
餘成歲律呂調陽某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
筵設席祭祀烝嘗鼓瑟吹笙歌酒譙上和下睦悅豫
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
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以果珍李奈莫不矯首頓足俱共
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索居閒
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

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煩涼思酒則骸垢想
浴老人則飽飲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
聲仰惠則虛堂習聽倘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
垂顧答審詳望感渠荷滴瀝某等卽稽顙再拜終冀勒
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據此則唐人已
有以此爲戲者臨川特仿爲之耳又唐開立本善畫後
拜右相而姜恪以戰功爲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
右相馳譽丹青之嘲此又在啓顏錄之前

釋文瑩玉壺清話及宋史李至傳載宋太宗曰千字
文本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
之然南史文學傳則謂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次韻爲之則所謂鍾繇書者蓋宋人傳記之誤劉公
嘉話錄亦云千字文本梁周興嗣所撰而有王右軍
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按梁時撰千字文者甚多
、梁武帝嘗自製千字文命沈衆爲之註見南史沈約傳
又南平王嘗使蕭子範製千字文命記室蔡遵爲之
註亦見南史而隋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
一爲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註一爲胡肅注又有篆書
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
載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爲萬字文唐以後又有
一改次千字文者封演聞見記周遜改千字文首句以
天寶應道起將進之先呈右相陳公陳問曰翻盡乎

批杷二字如何翻對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如此還
是未盡述遂巡退明人卓珂月崇正中作千字大人
頌又將批杷二字拆開有云鬱尊黃金騰批素木杷
取祭用姑婦任績夫男乘杷此又皆從千字文翻新
以見巧者至楊文公談苑謂千字文開首題云勅員
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誤
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
閣鸞臺何名爲勅也云云此說甚謬上命爲勅自漢
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猶得通用耳非朝廷轉不稱勅
也說見勅字條內况此開首數字應卽興嗣自書興嗣方仕梁
何由卽自標梁代耶

陔餘叢考

卷三

六

敕
詔敕爲君上之詞本漢制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命有
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蓋本尙
書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然漢以後
敕字猶通用凡官長之諭其僚屬尊長之諭其子弟皆
曰敕漢書成帝紀詔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
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恩天誠元帝詔吏妨農事公卿其
申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厲丙吉敕乳母
善視皇曾孫後漢書陳寵爲廣漢太守府中多積骸寵
敕縣盡葬之魏略鮮卑求互市梁習與之約相會空城
中遂敕郡縣自將兵往就之三國志高堂隆以都督軍

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即按劍救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又高貴鄉公被弑司馬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兵向臣臣懼兵刃相接即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乃成濟橫入兵陣公遂順命臣今輒救侍御史收濟家族結正其罪龐清懷匕首欲殺太守張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此長官之救僚屬也漢書韋賢以長子當為嗣救令自免後漢書張純傳純臨卒救家丞死後勿議傳國光武詔其子奮襲爵奮稱純遺教固不肯受逸民傳向子平男女婚嫁既畢救斷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謙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卓謂張邈也又李豐少時聲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救使斷客吳書李衡密於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龍門上種橘千株救其子曰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千匹世語薛夏天水人臨終救其子無還天水北史雷紹臨卒救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救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此尊長之救子弟也惟北齊樂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賈德胄奏其嘗作救字武成帝因發怒召使作救字與賈所封進相似乃殺之則又似專為君上之用蓋古時詔敕本自朝廷而民間口語相沿亦得通用至唐顯慶中再定制必經鳳閣鸞臺始名為敕而其令始嚴然唐書安祿山討契丹救人持一繩欲盡縛之李愬生母早卒為嫡母晉國夫人所養晉國卒父晟以愬非嫡子救愬服總愬不肖則臣下

猶有用敕字者此或脩書者習用古文之字以為文非必當日實事也

旨

旨字古人亦不專以為君上之稱後漢書曹褒傳褒為圍令有他郡盜入捕得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救吏曰阜陶不為盜制死刑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三輔決錄游股以其子託張既既難違其旨宋書江夏王義恭請以庶人義宣還其屬籍文帝答詔曰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於臣下所云亦謂之旨矣梁溪漫志記宋時士大夫名刺末稱裁旨魏膺問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曰台旨又次日裁旨則

陔餘叢考

卷五

末

宋時旨字猶上下通用

朝

古時凡詣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是也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也論語冉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衙視事亦曰朝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會稽都尉辟龍邱萇為議曹龍邱萇卒延自臨殯不朝者三日劉龍傳龍為會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南史范雲傳雲為竟陵王子良主簿寵冠府朝是也又漢時凡官署皆稱寺吳志凌統傳統領兵路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是在外官署亦稱寺也

宅

同話錄謂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云五流有宅則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說非也士大夫相稱曰宅此名最古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繼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則未仕與致仕之家均稱宅耳

次

孔宿曰次春秋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漢書周亞夫軍次細柳臣瓚亦引過信為次以釋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次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九
文凡至某處不論久暫動曰次某處誤矣

宦

禮記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註云仕與學皆有師此蓋泥於說文以宦為仕之說而強合之也學則有師仕豈有師乎不知宦字原有仕與學二義左傳驪姬之亂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為公族杜註宦仕也此以仕為宦之義也趙盾伺翳桑之餓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遺之杜註宦學也此以學為宦之義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讀作秀然禮記曰宿雖不賦以

初為常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

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則宿字仍當讀本音為正說文宿字本只入聲一音白香山贈溪翁詩云辭翁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是唐人猶讀入聲也懶真子錄亦云二十八宿亦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誘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賦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是六朝時已讀作去聲

帳

賬簿古人作帳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過於本帳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一天下也又後周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隋書開皇十年詔凡流寓之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皆與民同又裴政傳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劉榮云但須口奏不必造帳及奏太子問帳安在元愷曰劉榮謂不須造帳唐書宇文融傳鈎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眾皆作帳

饗

東坡詩有老饗之語蓋謂貪於飲食也按以饗為貪飲食惟韻會有此說而左傳饗餼杜註則云貪財為饗貪食為饗玉篇亦曰饗貪財也則老饗當作老饗為是然山海經饗饗本惡獸名又呂氏春秋周鼎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啗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則饗饗本是一

物之貪食者杜註不過因左傳有貪於飲食曰於貨財謂之饕餮之語故以二字分屬之其實此物本貪食之獸稍雲不才子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饕餮財發屬食也然則東坡所云老饕亦未為失也

寫

曲禮器之澆者不寫其餘皆寫註謂傳之器中也並無以為作字者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官寫字始作鈔錄解蓋因此器註於彼器有傳遞之義故借為傳鈔書寫之字後漢書竇融傳融作書勸隗囂降漢光武美之詔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則以此字作抄錄解固已久矣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保

俗語不禮人為不保亦有所本北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封以陸令萱為母更不保輕霄

甄

甄字許氏說文作居延反本與堅同音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官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協以為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讀甄為之人切者宋大觀中甄徽登進士時林據為樞密院唱名讀甄為堅上以為當作真音據辨遂以不識字被黜則宋以前久讀作真音矣莊純雜冊編謂即起於三國孫權即帝位尊堅為

武烈皇帝江左諸儒遂避堅諱因其聲之相近乃讀為真耳說文顛與以真為聲烟咽以甄為聲可見甄本音乃堅而非真也

員

吳會能改齋漫錄左傳伍員陸德明釋文音平聲然唐書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云王問切則作去聲矣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則以員為去聲自唐已然又左傳季孫行父城郟杜註今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即郟也員音云一音運則員之去聲并不自唐始矣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犬

犬即狗也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天飛鳥說文未生日胎初生日天也呂氏春秋則云無殺孩蟲胎犬飛鳥高誘注曰麇子曰犬則又有以犬為麇子者此說文玉篇諸書皆未見

隔

窓戶之有疏櫺可取明者古曰綺疏今日榻子按榻當作隔謂隔限內外也夷堅志云廊上列金漆涼隔子墜隔間評作亮隔淵海則竟作格謂學士院窓格有火燃處太宗嘗夜至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以燭入照之後以為玉堂盛事遂不復易是隔格俱有典

故俗作榻者非

都鄙

世以文雅者為都樸陋者為鄙其來最古詩云洵美且都國語楚靈王為章華臺使富都那豎贊焉註都開也那美也楚詞云此德好閑習以都史記司馬相如車從甚都是皆以都為美也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注凡陋也漢書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誠云鄙人愚闇是皆以鄙為庸陋也其實都鄙二字蓋即本周制都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觀鄙則郊遂以外必多樸陋也猶今人言京樣京款村氣鄉氣也顏師古則謂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通之稱故尚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以其字同也按王充論衡外論語子見南子章子所否者亦云子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則鄙字自有凡陋本義非田野之謂也又都者是閑美之稱亦非上京之謂今按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質勝文則野非以郊外之人樸陋而即以野為樸陋之稱乎左傳楚申舟過宋而不假道華元曰是鄙我也杜註以我同於其邊鄙也然則都美之本於國邑鄙樸之本於郊野有自來矣師古之說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國立宗廟之地之通稱亦非專指京邑也而師古以上京當之則其於都字之本義亦未深考也按周禮大都小都百里之邑大司徒凡建都鄙此即所謂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于漢使都鄙有意則以都為邑鄙為野鄙

雅俗

雅俗二字相對見王充論衡四諱篇引田文問其父嬰不舉五月子之說謂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則雅俗二字蓋起於東漢之世又劉熙釋名序有名號雅俗之語熙漢末魏初人蓋見雅俗二字起於東漢

猖獗

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猖獗史傳亦多用之然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怒怒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詒猖獗邱遲與陳伯之書君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金將張柔為蒙古所敗質其二親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獗至此凡此皆有傾覆之意與常解不同

絕倒

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絕倒其實此二字不僅形容可笑也晉書衛玠傳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王敦見衛玠後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傳苗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此皆言傾倒之意北史崔瞻傳瞻使於陳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隋書陳孝意傳孝意居父喪朝夕哀臨每發一聲未嘗不絕倒此又極形其悲愴之致也惟

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居喪納其叔母馮氏為后酣飲
歌舞過梓宮前釀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
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此則與捧腹鼓掌等字意
義相近耳然宋史王登傳登夜分正理軍書幕客唐舜
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趙秉文雜擬詩不敢
上高樓惟恐愁絕倒則宋元之間亦尚不以絕倒字專
指詼笑趙與時賢退錄亦引衛玠事而論流俗以絕倒
為大笑之誤

饑餓二字有別

饑餓二字亦有分別淮南子說山篇寧一月饑無一旬
餓注饑食不足餓困乏也沈作喆寓簡云饑非餓也不

陳餘叢考

卷注

壹

及飽耳

釐釐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釐釐條謂差之豪釐謬以千里釐
里同是一韻而或作豪釐二字蓋傳寫之誤而以顏師
古音釐為離謂其不識字按豪釐本權度之數孫子算
術蠶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
分十分為寸後人又移之於稱是權度皆以豪毛起數
其字本應從毛而反謂釐字傳寫之誤未免臆說况史
記儒林傳有禽滑釐即孟子所載滑釐可見釐釐二字
原屬相通古無四聲之別釐釐一也而必謂由釐訛寫
為釐則是古來本無釐字豪釐之釐但應作釐不應作

釐矣西莊所最據者許氏說文然史記禽滑釐漢書劉
屈釐岑元熙為魏郡守人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
其字皆在許叔重之前豈漢人早撰別字耶

陔餘叢考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一二言詩

孔穎達詩正義序云詩以申志一字則言塞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今按古詩亦有一言者顧寧人謂緇文章做字爲句還字爲句又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吳字各爲句此一言詩也祈父肇禋劉勰亦引爲二字詩然尙非兩字卽成一韻老子法本章珠璣如玉落落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田家之祝詞曰甌婁滿蕩汗邪滿車及吳越春秋黃竹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

陔餘叢考

卷三

一

肉則竟以兩字相叶矣輟耕錄載虞伯生咏蜀漢事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此又通首皆兩字一韻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韻入聲似平聲故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叶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

三言詩

三言詩金玉詩話謂起於高貴鄉公然漢安世房中歌豐草萋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練時日太乙祝天馬徠等章已創其體則不始於魏末矣劉勰又引喜起歌爲三言之首而謂詩之有三五言多成於西漢蓋因風

山有榛隰有苓周頌綏萬邦屢豐年之類古詩中原有此句法特漢初以之爲全篇遂成此三言之一體耳後世亦罕有爲之者劉伯溫集有思美人一篇懷麓堂詩話羅明仲謂三言亦可爲體因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西涯援筆題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有鄧人金地專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傳近日朱竹垞查初白間亦爲之

四言詩

四言詩當以舜典喜起之歌爲首大禹所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濫觴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紀所載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尙書

陔餘叢考

卷三

二

大傳所紀卿雲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夔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旣竭褰裳去之又塗山歌綏綏白狐九尾龐龐左傳所載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戰國策所記荀卿作歌曰以替爲明以聲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惟其同其音節皆簡貴高古縱出於後人擬作要非漢以後所能也蓋周秦以上及漢初詩皆四言自五言興而四言遂少然漢魏六朝亦尙有爲之者文心雕龍以韋孟諷諫詩爲四言首唱此後如相如封

禪頌傳毅廸志詩張茂先勵志詩陶淵明停雲詩皆傑出者唐以後則四言遂絕如李白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僅見者東坡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事不聞人聲但聞落子亦偶一為之方嶽深雪偶談謂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極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輒不能工劉後村謂三百篇在前之故

五言

漢初郊廟樂歌但有三言四言及長短句無所謂五言者文心雕龍曰漢成帝品錄三百餘篇不見有五言蓋在西漢時五言猶是規體故甄錄未及也五言斷以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為始十九首或稱枚乘所作其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孤竹一篇則傅毅所作蓋漢武好尚文詞故當時才士各爭新闢奇創為此體實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也劉勰又曰召南行露已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則五言久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衡也鍾嶸又以夏歌鬱陶乎余心為五言濫觴按三百篇中五言單句固指不勝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等句已皆連用五言特未製為全篇耳漢初諸人本此以為全篇遂成五言體至如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數句連用或字又為昌黎南山詩所本

六言

任昉云六言始於谷永然劉勰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今按毛詩謂爾遷於王都日子未有室家等句已開其端則不始於谷永矣或谷永本此體創為全篇遂自成一家然永六言詩今不傳後漢書孔融傳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蓋即六言詩也今亦不傳北史陽俊之作六言歌詞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件侶寫而賣之俊之嘗過市欲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則陽五又專以此見長且世俗競相做做可知也然今亦不傳蓋此體本非天地自然之音節故雖工而終不入大方之家耳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古六言詩間有可見者文選註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樂府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邊孝先解嘲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滿歌行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三國志註曹丕答羣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北史綦連猛傳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羔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笏中趙老唐書中宗賜宴羣臣李景伯歌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見於史傳者至王摩詰等又以之創為絕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七言

金玉詩話謂七言起於栢梁然劉勰謂出自詩騷孔穎達舉如彼築室於道謀為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等句甚多顧寧人謂楚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按遷葬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婦何所譏等句本無些只則竟是七言也特尙未以為全篇至栢梁則通體皆七言故後世以為七言之始耳然古時亦已有為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者日芴此或秦漢間人擬作至如靈樞經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舜戚飯牛歌短布單衣適至舒長夜漫漫何時旦茅濛之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項羽垓下漢高天風漢初有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有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之句則全篇皆七言亦非始於栢梁也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劫等曲通首皆七言則本後漢趙長君所作不得謂吳越時卽有此體自起戰國時人在伍胥之後而窮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顯然可見其偽長君本傳謂其作吳越春秋詩細察豈讀而嘆息益可信諸詩之為長君作也

八言

世罕有八言詩漢書東方朔傳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也然今已不傳毛詩中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顧寧人以胡瞻爾庭有縣貍兮為八言然兮字尙是語助非詩中字也此外亦不經見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諷之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他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宋人李端叔題王循書院壁有云不愛爾井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丈陰元人戴帥初題范文正公黃素小楷詩有耳不聽下里巴火有手不寫劇

陔餘叢考

卷三

六

秦美新皆不過一二句而通首仍七言

九言

擊虞以河酌篇為九言顏延之則謂詩體本無九言者擊虞之論未可為據懷麓堂詩話又謂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之唐則李白蜀道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湍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是也楊升菴又引杜工部男兒生不成名死已老為九言之始顧寧人則引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其通體為九言者珊瑚網載元時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

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時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日斷句日絕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流陳文帝時陳寶應起兵沙門慧標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隋煬帝宮中候夫人詩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蕭子雲玉笥山詩千載雲霞一徑通煖烟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坼獨步溪頭探碧茸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慈生緣慈却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倚輦行其時尙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詩注源流云絕句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兩句對者是截中四句對者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四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白香山亦以絕句編入格詩

三五七言

三五七言詩起於李太白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此其濫觴也劉長卿送陸澧詩云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湖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宋寇萊公江南春詩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

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金趙秉文詩云秋風清秋月明白露夜深重白雲秋曉輕夢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聽聽三兩聲近日查初白咏簾一首自一字至七字又爲創體

長短詩

三百篇中間有用長短句者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真絕調也至漢而益多安世房中歌我定歷數一章四言七言三言紛沓成篇樂府日出入一首云蕭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與人不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黃其何不來下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樂府

此後世長短句之祖也又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珊珊其來遲漢書燕王歌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之無人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於此按史遷樂府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各延年次序其辭云所感言者如日出入之春非我春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故哀帝時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淮沔自若文心雕龍曰漢武立

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鳳羣箭靡而非典河間獻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又云軒代鼓吹漢世鏡挽並出樂府故樂府有鏡吹等曲

六句律詩

律詩有六句便成一首者李太白送羽林陶將軍云將軍出使擁樓船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同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此為六句律詩之首以後惟白香山最多如寒閨夜一首縣西郊秋寄馬造一首留題杭州郡齋一首感芍藥花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一

拗體七律

拗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杜少陵集最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商隱趙嘏輩創為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鴈橫寒長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

創一種拗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太行秀發翁字見老阮亡來樽俎閒雞豚鄰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燃帚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蔓山月嶙峋老鴈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烟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峰如畫屏長虹夜飲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律詩不屬對

唐人律詩第三四句有不屬對者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崔灑黃鶴樓詩之類然第五六則未有不對惟白樂天有通首不對但平仄甚調者自編在格詩中如重題西寧寺牡丹憶元九詩云往年曾向東都去曾嘆花時君未迴今年况作臨江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則律詩中又有此一種也然白之外亦少有作此者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一

律詩兼用兩韻

鄭谷與僧齊己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所謂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湘素雜記謂鄭谷進退格兩韻押某韻兩韻又押某韻如先押十四寒兩韻再押十五刪兩韻也然此體是雙出雙入而非一進一退今按黃

山谷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持
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
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無草元手不將閒寫吏
文書此詩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出雙
入也東坡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
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
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此詩以魚虞二韻相間而
押所謂一進一退也清波雜志謂坡自跋律詩可用兩
韻而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不知誠之
本用進退格耳

迴文詩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迴文詩世皆以爲始於蘇蕙然劉勰謂回文所興適原
爲始則非起於蘇蕙矣道原不知何姓何時人按梅慶
生註文心雕龍云宋有賀道慶作四言迴文詩一首計
十二句從尾至首讀亦成韻勰所謂道原或卽道慶之
訛也但道慶宋人而蘇蕙苻秦人則蕙仍在道慶前而
勰謂始自道原意或當時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尙未傳
播江南而道慶在南朝實辨此體故以爲首耳今道慶
迴文不傳惟蕙詩見於記載亦名璇璣圖其序云前秦
安南將軍竇滔與龍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
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
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寄滔滔感其意仍迎蘇氏而遣

陽臺此迴文之祖也北史邢臧傳臧與裴敬憲盧觀等
共讀迴文集臧獨先通東觀餘論云璇璣圖讀者惟曉
外繞七言至其中多不能讀少常沈公亦謂詞句脫落
讀不成文不知此詩本以五色織成因以別三四五七
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耳予在洛陽
於王晉玉處得程士南做此並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
詩本不舛脫云云朱淑真璇璣圖記璇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
道也中流一脈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
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虛中一方大微垣也乃蓋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
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
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
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若蘭之後罕有繼
之者隋書王劭傳有人浴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
理劭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

陔餘叢考

卷三

十四

篇奏之此蓋仿蘇蕙之體而今不傳唐人惟皮陸偶爲
之宋以後則無人不作矣

叠字詩

叠字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連用六疊此爲創體
滄浪詩話謂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
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
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古詩正不當以此
論也退之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觀嗚嗚魚陽
泮泮落月經宿閣閣樹樹垣垣嶸嶸架崖厓厓參參削削戟
煥煥銜銜瑋瑋敷敷花披蓊關關屋推雷悠悠舒而安兀
兀狂以狂起起出猶奔蠢蠢駭不懋蓋亦彷彿此後人遂

轉有以此爲工有一句叠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
穢穢妻葉葉同是也有一句內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
夜夜深聞子規是也
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
有兩句叠四字者如柳子厚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是也
又宋人咏西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蔡禪師十元詩了了了時無可了元元元處亦須可亦皆以此取奇然不過全首中一句耳惟樂天題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此則六句皆

咳餘叢考

卷三

五

用叠字更爲創格然尙不失爲大方南宋惟楊誠齋水月寺詩低低橋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紅錦黃花詩云節節生花花點點茸麗日日遲遲則已纖佻方回石頭田詩畫欲求一淘有竈無竈烟夜欲求一榻有屋無屋椽頗峭辣可喜至如金人麻知幾答何正卿一首
種蠶養蠶何等民爲元九爲守白皆精織織獨與俗落落莫莫不厭食一歸賦賦賦且備口風今德久樂云樂云無故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解匪解故爲技避言避色必也狂狂道不剛林吉馬愛清愛淨修我塔用之檢之府所製首加推如推如復計履然委然任春秋優哉游哉聯卒咸元詩
僧明本松月詩一首
天有月兮地有松可賦松月無窮松生金粉月生兔月抱明珠松花龍月照長空松挂爾松同輝
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
爲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迷芳子人等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夫是路分來是路馬頭斜日頭斜
堯山堂外記載倭人過西湖詩一首
天連泗水連天烟柳孤村村銷烟樹繞藤蘿繞樹川通東峽峽通川酒送醉客送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

應難會此傳今詩古今人傳皆庸俗不足供噴飯矣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范景文亦云昌黎聯句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如會合遺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漁隱叢話則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淵明有聯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聯句究當以漢武柏梁爲始文心雕龍曰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是也今按六朝聯句亦不止陶謝二公南史謝晦將被戮與兄子世基聯句世基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詩曰功遂伴

咳餘叢考

卷三

五

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梁元帝與武陵王紀交兵帝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紀之子圓正被收在獄乃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又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還廬江何尙之設祖饒文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前以忠爲韻元颯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未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亦及昆蟲元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兀兀帝曰君臣作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暹何以答華嵩此皆六朝人連句也但其時日連句不日聯句耳方勺泊宅編又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

二人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以為聯句所起此未免附會至古人聯句大概先分韻而後成詩梁武帝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以所餘競病二字與之日所餘二韻則分韻後之所餘也陳後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進格白易夕擲斥拆哨諸人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會不攙亂可知古人聯句先探鈎韻字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如後世韻格也杜集中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字文石首赴縣聯句又有與李之芳字文或三人聯句則唐人聯句亦不自昌黎始

柏梁體

漢武宴柏梁臺賦詩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

駭餘叢考

卷三

七

句用韻者為柏梁體然柏梁以前如漢高大風歌荆卿易水歌又如靈寶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之喪國慮可見此體已久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聯句之每句用韻者乃為柏梁體耳

和韻

劉貢父詩話唐時廢和有次韻先發有依韻同在一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老杜玉華宮詩是也有用韻用韻不必和如韓吏部用皇甫陸渾山火之類是也又有和詩不和韻者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岑參杜甫皆有和章而

不用其韻也次韻實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相國書云橫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能為詩窮極聲韻或干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諧新調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因學紀聞亦謂古詩有倡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此韻中也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始至皮陸而其體乃成珊瑚鈎詩話亦謂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元白為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相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元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此和韻始於元白之明證也然是時劉

駭餘叢考

卷三

六

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而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此二詩絕似次韻豈無心適合耶抑有慕於元白而倣之耶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篋下蠶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以後罕有為之者至元白始立為格耳

集句

夢溪筆談謂集句自王荆公始如風定花猶落詩鳥鳴山更幽詩之類有多至百韻者後山詩話亦謂荆公暮年喜為集句黃山谷以為正堪一笑耳然此體實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詩話及蓼花洲閒錄謂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遂大著嘗有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定何人曼卿又以月如無恨月常圓對天若有情天亦老則固不始於荆公矣其他集句之傳於後世者孫應以韓詩排雲叫閭闔對杜詩奏賦入明光蔡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天啓以梨園子弟白髮新對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對錦里先生烏角巾閩人林震以與爾同消萬古愁對勸君更盡一杯酒流水無言草自春對青山有恨花初謝揚州十里小紅樓對天下三分明月夜陸放翁我亦輕餘子君當恕醉人元遺山白首放歌行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能馴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皆奏泊如無縫天衣又如孫仲衍集句輓朝雲詩家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艸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藥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更覺清切渾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嘗

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菽悉假貸於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于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其明月自滿千家墀貢父東坡之持論固當矣然因難見巧亦文人游戲筆墨之一端也螢雪雜說又有集杜詩如扈聖登黃閣詩亭衢照紫泥詩泥融飛燕子地僻舞鴉雞詩獻納紆皇眷詩衣冠拜紫宸詩此又集杜之始也又文文山集杜詩至二百首按晉時傅咸已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有集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傲勉爾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護人罔極有覲面目此則實為集句之權輿又不自宋初始矣至近日朱竹垞蕃錦集割裂成句填入詞譜則又斬新創闢前人未之有也

成語佳對

集句固見巧思然猶集古人詩句也至有經史中成語可摘為佳對者如百斛明珠所載韓玉汝治秦州尙嚴民語曰莫逢韓玉汝有孫臨者對以可怕李金吾東坡詩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又一聯人言盧杞是好邪我覺魏徵但嫵媚後陸放翁用之放翁又有

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又梅執禮詩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山詩話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對以萬八千戶冠軍侯王安中元旦致語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國之日舒以長朱新仲詩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鸞吳師道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平生能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屬樊榭誰其云者兩黃鶴我欲遺之雙鯉魚嚴海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淨盡我重來吾友沈佩蘭有句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惟悴卻羞郎此生能著幾兩屐一口須傾三百杯皆極工也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借對法

古人詩賦多有用字音借對之法張子容逢孟浩然詩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也張喬月中桂詩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借下字作夏字也劉賓客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不獨夏對秋而子亦借作紫對清字也梁揆鵬鴉離風塵詩高騰霄鳳渚下睨寒鴻賓借渚字作主字也杜甫哭李常侍詩次第尋書扎呼兒檢贈詩借第字作弟對兒字也劉禹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借鴻字作紅字也東坡通印子魚披綿黃雀借子字作紫字也沈括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而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

名也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亦以楊借作羊字螢雪雜說載省題詩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俱以六借作綠字也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也陳傅良仲秋治兵賦云當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又賦以宗強賦故蒼錄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以諸字借作朱字也石林詩話王荆公詩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人但知柳對桑不知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陸佃謝吏部尙書表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遠遠欲審別其飛翔乙與六亦借對

扇對法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白氏金針有四句作一對者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然不自白香山始也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曹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古塘上曲有云莫以魚肉賤棄捐慈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管與蒯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喬知之定情篇故歲雕梁燕雙去今來隻今日玉庭梅朝紅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懷詩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得罪台州去時危乘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李青蓮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

劫太極長韓昌黎求觀衆邱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
細必泛滄溟深之類固早有此格至香山而最多如書
紳之歲計莫如穀飽則不干人日計莫如酒醉則兼忘
身咏雪之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
責我事朱陳村之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
離墳墓多遠村逍遙咏之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
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短歌行之耳目聾暗後堂上調
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狂言示諸姪之勿言宅
舍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感時之貧
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遣興
之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入香山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梅聖俞作積金針但引前人詩云
昔時花下畱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
淡烟衰草馬頻嘶以證之猶未廣也後來惟東坡集中
有之如和許朝奉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凉
望鄉國得句仲宣樓贈張天驥詩云飢寒天墮子杞菊
自擷芒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過淮詩云朝離新息
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後陸放翁亦
時用此體如東臯客輸米粲粲珠出碓南山僧餉茶細
細雪落禮是也又有律詩以四句作對者亦香山詩如
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又
有酬劉主簿詩云我隨鷓鴣入烟雲謬上丹墀爲近臣

對 君同鸞鳳棲荆棘猶著青袍作逸人此又五七律之屬

禁體詩

禁體詩始於歐陽公守汝陰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
詩約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歐公所云
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寒窺冥漠者也其後東坡在
穎因詩雪於張龍公獲應亦舉此體其末云汝南先賢
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
持寸鐵蓋修歐公故事也然六一詩話記進士許洞會
諸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於是諸僧皆閉
筆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也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然則此又歐公所本歟

雙聲疊韻

雙聲疊韻起於六朝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
雙聲何者爲疊韻莊答曰元謨爲雙聲礪礪爲疊韻是
也劉勰云雙聲隔字而每外疊韻雜句而必睽談藪載
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詩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仿之
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
載七每碍球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
用曹瞞故事曰曠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無所言帝
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此疊韻
之始也至唐末全句疊韻者最多皮陸嘗以此倡和如

絕蒙之膚愉吳都妹眷戀便殿宴瓊英輕明生竹石滴
瀝碧皮日休之康莊傷荒涼坐虜部五苦又溫飛卿題
賀知章故居云廢砌翳葳蕤枯湖無孤蒲老媪寶葆草
恩儒輪逋租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云隔石
覓校迹西溪迷雞啼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皆詞人
翻新闢巧之作雖不足語於大方要亦一格也至世所
傳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則明徐晞為郡吏時郡守
所出晞為屬對者也又雙聲一體北史魏收傳崔巖嘗
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日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
誰所生羊頭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芥籠著孔嘲釘此雙
聲之法也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蟬螻在東鴛鴦在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梁雙聲之始也六朝詩如王融之園衡炫紅蕩湖行畢
黃華唐詩如溫庭筠之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仿
雙聲而為之者也按古人亦有不全句疊韻但二字疊
韻者亦有不全句雙聲但二字雙聲者杜詩於此等處
最嚴如支離對漂泊則雙聲也長望對蕭條則疊韻也
雲溪友議引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謂侵簪則疊韻
逼履則雙聲也又引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為雙聲
謂幾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皆二字同音當於唇齒喉
舌間辨之也

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詩潦倒少雙鑠儂儒餘愚迂
半面便健羨無渠吾胡娛袖手久不偶鋪書如枯株

落窠各作惡呼車姑須臾放浪蕤觥鬯裝將長揚
偃蹇晚倦獻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齟齬蒼茫荒羊腸
黯淡厭漸險彷徨傷王陽高季迥吳宮詞筵前憐嬋
娟醉嬾睡翠被精兵驚升城棄避愧墜淚

詩句有全平仄者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謂梅聖俞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
如枯桑知天風是也但恨未見仄字耳聖俞既別乃作
仄體寄公有月出斷岸口影照別柯背之句然古詩一
句全用平仄者并有一句平一句仄相連成文者如青
蓮北上行之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醉起之處世若
大夢胡為勞其生陳情之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安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陸之飛蘿搖春烟入遠構石室少陵述懷之推額蒼松
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之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撥北
征之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西枝村之明燃林中薪
暗汲石底井韓昌黎南山詩之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
岫瀧吏之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東坡之矇矓含高
峰晃蕩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濼詩交流千尋峰會合
百谷水楊載紀夢詩萬劫永不死如循環無端范梈甘
蔗洲詩暫解霧露毒因知江山寬查初白廬山詩隕雲
如奔逃片片掠面去皆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至昌黎南
山詩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錯若繪畫或縵若篆
籀則并二句全仄矣古詩羅衣何飄飄輕裾隨旋風則

二句全平矣不特此也卽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詩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東巴東山昌黎贈劉生之青鯨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觀之浮屠西來何施爲義山韓碑詩之封狼生豸豸生豸帝得聖相相曰度入蔡縛賊獻太廟梅聖俞木假山詩形侔三山中雄會東坡以清絲桐倚魯冀州詩鴉溪清絲清如水趙秉文太寧山詩翠山西來高崔嵬方夔巖峰詩巖峰孤尖來何雄又贈郭翼詩日出衆鳥繞屋語吳梅村行路難詩梁王臺成何崔嵬打水詞霜統方空張輕烟此又七言之全平仄者至通首以一句平一句仄相間又始於皮陸今所傳皮日休之疎杉低通塔冷鷺立亂浪是也何景明又仿

駭餘叢考

卷三

七

其體作五平五仄詩秋原何蕭蕭耳目去雜茸枯荷猶穿塘苦霧尙抱隴寒風吹空林落日照古塚徘徊觀陳踪露下髮忽疎并有七平七仄詩如吐舌萬里唾四海七變入白米出甲離鞋飛髻垂纖羅梨花梅花參差開之類此又因五平五仄而廣爲七言也宋以後詩晏梅二公固無由知唐詩之全平全仄不可勝數如是晏梅二公俱號博洽豈未之見耶又律詩中有一句全仄者如元遺山集中秀山行云古木東欲折惡雨五排首句惡雨復惡雨又病中五排起句云戰勝頗自恃薩都刺之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見路張仲舉之日色不到地亦全用仄聲也

詩詞專用本家本人事

東坡贈張子野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毛蒼詩人老去鸞鸞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此通首皆用張姓故事也送鄭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糧亦用鄭太鄭虔故事李俊民壽王壽堂詩此生但覺醉鄉寬王誰謂嶠猶北海蟠王處處相迎皆倒屣王人人共喜欲彈冠王州應向日懸刀王夢王山試今朝拄笏看王仙馭未來緜氏鶴月明吹徹玉笙寒王烏衣歷歷是名家人物於今比晉多俗論不侵揮麈話王壯懷多付缺壺歌王雖無金勒堪調馬王

駭餘叢考

卷三

七

賴有黃庭可換鵝王見說長江欲飛渡王那須冰合望津沱王二首全用王家故事也近時查初白送劉大山詩云詩酒劉家代有人不煩事事乞諸鄰篇章分得隴州派釀法爭傳白墮神亦專用劉家事梁溪漫志王安中見人家壁上題字亦名安中而無姓乃題一詩於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尙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鷲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仔細看通篇皆用同名事夷堅志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之察卽席賦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極醉

巫山側聯吟嘯管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此全
首切合十二字也政和間一士人遊名妓崔念四家
作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賂賽六隻渾四
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了畫欄十二倚
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
歸計揀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鶼然被人驚覺夢也
有頭無尾此又通首切合廿四字又有明月妓柳金
南年二十四自作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
二欄杆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
輪數不到星張翼尾此亦彷彿宋人而爲之者

咳餘叢考

卷五

七

咳餘叢考卷二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曲牌名八詩

客中間集載舒芬詩云爲愛宜春令出遊風光猶勝小
梁州黃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持鼓催花
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醉東風裏笑別銀燈上
小樓

番語成詩

詩話總通及詩史載余靖作胡語詩云夜筵漫羅羅羅羅臣
拜洗洗兩朝厥荷荷情幹勒勒微臣雅魯魯視君統聖
壽鐵擺擺俱可忒忒又沈存中沈存中雜談載刁約使契丹戲

咳餘叢考

卷五

餞行三匹

爲詩云押宴移離畢如中國看房賀跋支執衣防餞行三匹

裂裂密賜十貔狸形如鼠而大人以爲珍饈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石林詩話載王荆公詩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畱得莫嫌
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者謂前無
此體按權德輿集有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
年紀信不甯地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慳瓜李斯可畏不
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岩巖負郭躬斂積忌滿
籠生嫌眷蒙恬聖智疎鐘皓月曉晚景丹霞麗澗谷永
不暖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尙志從此直不
疑支離疎世事則唐人已創此體

題字飲句首

東坡自杭將還朝坐中有管妓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
良坡為題減字木蘭花一詞判其贖尾云鄭莊好客容
我尊前先墮憤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
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蓋用八
字於句首乃鄭容落籍高瑩從良也

數目字入詩

鮑明遠詩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
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聯長路輕蓋飛
若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座祖帳揭春
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

陔餘叢考

卷五

二

九族共瞻運賈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十二生肖八音入詩

北史魏太和中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
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
答之其體今不傳後人乃有以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詩
者列朝詩集載明人胡儼十二辰詩鼯鼠飲河河不乾
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
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老馬何曾有角生
羝羊觸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邱
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按元人劉因有十
二辰詩飢鷹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

千里來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入水浩無涯幻境等是
杯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
沐猴舞豚構雞樓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
謝春雨則元人已先有此體也又丹陽集謂十二辰入
詩始於沈炯而山谷亦嘗為之余贈莫之用詩亦彷彿
體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煖起來敗絮擁懸
鵝誰羨龍鬚織水穀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
腸擊鐘烹鼎莫渠愛小笔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穆
帶鼠米占來身漸大吉雲神馬日匝三榜蒲肯作豬奴
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必奢丹竈成功無躍
兔玉函方秘錄青蛇則又不始於元人矣又客中閒集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載林清以八音字為句首云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
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
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
詩酒數杯此八音詩也

藥名為詩

藥名入詩三百篇中多有之如采采芣苢言采其蟲中
谷有蕓塙有茨葦茶如飴之類此後惟文字中用之左
傳山鞠窮戰國策蘇秦曰人之所以不食烏啄者註即
本草烏頭也又淳于髡曰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之中則
累世不得莊子藥者莖也雞靡也豕零也韓非子此味
非館蜜也必葶藶苦菜也呂氏春秋仲夏之月半夏生

又免絲非無根也茯苓是也宋玉招魂白芷生淮南子
 地黃主屬骨甘草主生肉又亂人者芎藭之與藜本也
 蛇牀之與藤蕪也又蛇牀似藤蕪而不能芳王褒九懷
 有欵冬生劉向九嘆有篔簹瀉以豹鞞王充論衡言毒
 篇有巴豆野葛食之殺人皆藥名之見於文者而以之
 人詩甚少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
 賦前半夏枝柳子厚詩藥間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
 人國老甘草也雍陶詩村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
 殼花姜堯章詩土肥抽盡宿砂苗陳白沙詩恰到溪窮
 處邨邨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
 共銜杯此不過興會所觸偶拈入詩非專以關巧也乃

咳餘叢考 卷五 四

有專以此見奇者陸龜蒙有烏啄蠹根回及斷續玉琴
 哀之句實始濫觴沈括謂烏啄乃烏啄之訛藥中只有
 續斷無斷續也溫公詩話陳亞郎中以藥名為詩至百
 首如風雨前胡夜軒窓半夏涼棋怕臘寒阿子下夜嫌
 春煖宿紗裁又咏上元夜遊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
 家皮沒五家皮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
 應曬作葫蘆巴又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君當
 日合烏頭元人陳宇亦有交趾驛作藥名詩長空青茫
 茫大澤瀉月色史君子何來山椒遠于役虎狼毒草叢
 淚如鉛水滴更苦參與商骨肉桂海隔問天何當歸天
 南星漢白皆遊戲筆墨頗亦可喜客中閒集亦有四海

無遠志一溪甘遂心之句

拆字詩

南宋人茗溪集有拆字詩一首日月明朝昏山嵐嵐自
 起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可人何當來意若重千里
 永言詠黃鶴志士心未已

口吃詩

寓簡載劉元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
 聲惟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也此但取口吃故
 事非口吃詩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載文太青戲作口吃
 詩云點子向客苦咳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按此事見墨
 客揮犀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四出漆栗筆蜜皆土產

咳餘叢考 卷五 五

也然口吃詩不自文太青始唐姚合有葡萄架詩云葡
 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鈞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烟
 壓幽屋濛濛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又冷齋
 詩話載東坡有口吃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扁耕健躬駕
 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莢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
 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搥聒乾鍋更戛
 甘瓜羹可見遊戲筆墨古人已有之至如謝在杭與徐
 與公贈口吃孝廉之作謝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蘿嶺
 路涼露來蓮漏冷雨淚落劉郎黎嶺連連路蘭陵累累
 樓流離憐冷落耶輦懶來畱徐一首云畱戀蘭陵令淋
 漓兩淚流嶺蘿涼弄瀨路柳絲連樓此又太青之後踵

爲之者也

雙關兩意詩

古樂府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子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讀曲歌云芙蓉腹裏萎蓮子從心起唐詩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葉場未得一蓬時流離嬰辛苦窻外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玉作彈碁局心中最不平又劉禹錫詩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玲瓏散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未知李義山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陸龜蒙且日思雙履明時願早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諧皮日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絲又珊瑚鈎詩話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著子惹何多又東坡蓮子劈開須見惹楸梓著盡更無棋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御匙趙彥村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意與意棋與期縫與逢時與匙俱同音也又東坡在黃州書一聯云詩草尙能攔浪藕絲不解留蓮亦用此體高季迪竹枝詞春衣未織機中錦只是長絲那得縫亦以絲借作思縫借作逢也元人徐夢吉西湖竹枝詞云莫爲採蓮忘却藕月明風定好迴船借藕作偶也

壽詩輓詩悼亡詩

壽詩輓詩悼亡詩惟悼亡詩最古潘岳孫楚皆有悼亡

詩載入文選南史宋文帝時袁皇后崩上令顏延之爲哀策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傳齊武帝何美人死帝過其墓自爲悼亡詩使崔元祖和之則起於齊梁也葉水心題蜀僧北澗集云集中有上生日詩不可傳於後是宋時猶以稱壽詩爲戒郎仁寶云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涕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亦見懷麓堂詩話近時二作不論識與不識轉相徵求動成卷帙可恥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

帖子詞

宋時八節內宴翰苑皆撰帖子詞如歐陽公司馬溫公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集中皆有之丹陽集載春帖子詞尤多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東瀛灑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兵甲事春農鄧伯溫云晨曦灑灑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且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吹春旗一色齊梁君祝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紫宸朝皆莊屨可誦見太平景象乃明成化中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景不肯上元宵詞且上疏論列以去按宋史鄒浩爲教授范純仁托撰致語浩不肯純仁曰翰林學士嘗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致語與帖子詞同

類是浩亦未嘗以翰林為不可撰也况高季迪詩云去歲端陽直禁闈新題帖子進形屏則明初猶有此例而仲昭等并不知其不學甚矣潤色太平翰林本職歐陽司馬何害其為名臣亦何損於朝政乎

口號

杜詩有題曰口號者如晚行口號之類然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唐張說有十五夜衙前口號詩則不始於杜也

元韻原韻

近代詞章家和朋友詩則曰原韻和御製詩則曰元韻蓋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不知原韻本應作元韻並非

咳餘叢考

卷三

八

假借也元者本也本來曰元來班固兩都賦元元本本也是也若原字則原蠶原廟皆作再字解初無所謂本來之義不知何以遂替元字顧寧人日知錄謂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元故改此字然則昔以元為本字而以避嫌改為原今反以原為本字而以應制特改為元古今事物遷流隨世轉移者固非一端即此可類推也

卽席

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染翰卽成文不加點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皆卽席之美也南史梁武帝製

武宴詩三十韻示羊侃侃卽席上應詔後世卽席賦詩本此

古詩別解

人生不滿百謂行樂當及時也新唐書李石對文宗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閨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則此詩又作勸勵解曹孟德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字今人作宜字解然詩與對字並言則其意義相類世說新語王長史語不大當對言其非敵手也元微之寄白香山書有當花對酒之語學齋帖碑載古鏡銘有云當舟寫翠對臉傅紅是當字皆作對字解曹詩正同此例今俗尙有門當戶

咳餘叢考

卷三

九

對之語

陶詩甲子紀年

自宋書及南史暨五臣文選注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遂仍其說宋書陶淵明傳云自以會稽晉世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王新城池北偶談獨引傅平叔辨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預書甲子以為此論發前人所未發不知宋景濂集已有此論景濂跋淵明像云其詩中甲子始於庚子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作初不聞題隆安義熙之號至其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疑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必宋受禪之後乃反不書甲子何

也是此論已發自金華又按謝枋得碧湖雜記謂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淵明詩謂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而預題甲子之理會襄父詩話及郎仁寶七修類稿亦主其說然則此論南宋時已有之并不自金華始也登山又謂劉裕自庚子得政後晉室大權盡歸相府淵明自庚子後即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也此說又巧為附合耳後人有倣而行之者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見宋史又歸德人趙俊偽齊劉豫時御聘不仕凡家書文字不用豫僭號但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杜詩金蝦蟆

杜詩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錢註引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化金背蝦蟆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醜祿山也按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驚異命放苑池則杜詩所咏正此實事而非如註家所云也

乞為奴

哀王孫篇但道困苦乞為奴論者謂極言流離之苦不

知亦有所本南史齊建安王子真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又河東王鉉亦為明帝所害聞收者至曰死生命也終不倣建安乞為奴而不得遂仰藥卒梁武陵王紀太子圓照被收謂陸法和曰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北齊樂陵王百年為武成帝所害將死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此皆王子王孫事少陵詩正本此乃益見其使事之精核也

李義山詠史詩

李義山詠史詩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按韓詩外傳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唐彥謙長陵詩

唐彥謙長陵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葉石林謂一坏可去土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按漢書高帝紀上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豈非天命乎鹿門此詩正用漢書成語非杜撰也

聶夷中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學齋占畢引之以為最得風人之體

一第... 丹... 1 反... 小

但二月安得有絲當是傳寫之誤耳云云不知此正所謂醫瘡剝肉也蓋二月絲未出五月穀未登而迫不及待則預指將來所出之絲穀以售人錢正如陸宣公疏所云蠶事方興已輸織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也今里俗亦有如此者

紫濛

宋鄭毅夫送程公闢出守會稽詩雪急紫濛催玉勒日長青瑣聽薰絃方回注紫濛虜中館名也陳繼儒枕譜則引晉書載記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謂詩意以慕容比遼而謂方回注出於臆見楊用修亦引此以為是時遼宋方睦故臣下贈答之詩亦不涉譏刺而方虛谷以

陔餘叢考

卷十四

主

為館名乃妄猜之詞耳按新唐書地理志平州有十二戍一曰紫濛亦見五代史四夷附錄而張守珪傳討契丹次於紫蒙川大閱軍實紫濛之為邊戍久矣宋史章頻傳頻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則紫濛實館名也注者非誤而魯公及用修轉失之耳韓琦安陽集有紫濛遇風詩草白岡長暮驛除朔風終日起平沙之句益知紫濛為邊地名而非必援引慕容故事也

東坡詩咏三良

東坡鳳翔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和陶咏

三良亦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蓋以三良之死為出於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也按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魏人哀三良詩亦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坡詩實本諸此楊循吉亦謂穆公不殺收軍之三將豈有以三良為殉之理則又本東坡之說

赤壁賦洞簫客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不著姓字吳龜菴有詩云西飛一鶴去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

陔餘叢考

卷十四

主

數行石刻舊曾藏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按東坡次孔毅父韻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龜菴藏帖信不妄也按世昌編竹道士字子京見王註蘇詩

陳季常

陳季常作龜軒坡贈詩云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此但言其謝絕塵事耳於懼內無涉也後人因坡又有戲季常詩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王註云有王視者字遠觀為坡言季常妻柳氏最如每季常設客有聲妓則柳氏以杖擊壁

大呼客為散去於是傳奇家演其事至極可笑而近世
諱言龜者并附會以此為事始然坡別季常詩云家有
紅顏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有歌妓也閉門弄添丁哇
笑雜呱泣是季常有子也亦何至如傳奇之穢褻哉

元遺山詩多複句

古來詩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昉別謝言揚詩詎念
蠶嗟人方深老夫托又報劉孝綽詩詎慰嗟人徒深
老夫托宋璟和御製聖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
都堂賜詩應制中有聖酒江河潤仙文象緯舒之句而
和聖製送張說巡邊內亦有聖酒江河潤天詞象緯明
但改三字耳許渾京口寄友人詩有一尊酒盡青山暮

咳餘叢考

卷五

十四

千里書回碧樹秋之句而郊園秋日寄友詩又用之呈
郭少府詩有江邨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之句
而漢水傷稼又用之送僧歸桂州詩楚客送僧歸桂陽
海門帆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
而和劉三復送僧詩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陽為故鄉耳
蘇東坡亦間有複句如通英拜賜御書有云捷書夜到
甘泉宮而洮西報捷詩亦云露布朝馳下關塞捷書夜
到甘泉宮又前生自是虛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一聯
既用於答周循州詩內又用於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詩
內但贈謝詩換自是為恐是耳趙秉文滌水集濟源絕
句云樹映樓臺水映空溪谷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

人畫遠處微茫近處濃題劉德溫湖山豐夏圖又云遠
處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更
倩劉郎作幾峰此皆詩句之複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見
惟元遺山複句最多如懷州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
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
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正有
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內有云
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元都觀桃花云人
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
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
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脯送李恭

咳餘叢考

卷五

十五

軍北上詩內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綠衣起
舞春欄斑桐川與仁卿飲一律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
長雷天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
聯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云雨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
房已焦土存沒一首又云雨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
不數人答樂舜之二云雨都喬木皆秋色者舊風流有幾
人東山四首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胡
壽之待月軒詩又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
丞錢過庭烟溪獨釣圖綠篔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詩亦
可人息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篔衣底元真子可是詩
翁畫不成臺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

門望太平贈劉君用可菴二首內一首云惡惡不可惡
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
寬行老死休寄希顏末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
平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自後惟陸天
錫題揚州驛三四一聯云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鴈一聲
霜滿天而鴈門集中有過廣陵驛一首又將此二句作
五六一聯但改塞鴈作老鴈耳又成廷珪次李希顏述
懷韻頌聯云諸公英誦王夷甫我輩終慚管幼安寄江
西宋子與令尹詩又以此二句作結但改謂為責終為
深耳至高季迪而複句又多如次韻西園公咏梅有云
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師咏梅第

咳餘叢考

卷三

共

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採為看耳次韻陳留公見貽湖
上之作有云葉應隨鳥散山欲赴波流月夜遊太湖排
律內亦有此二句則并一字不換晚尋呂山人有云君
家最可認隔樹有書聲題徐山人畫贈內弟周思恭亦
云君家還可認為有讀書聲送思上人有云野飯晨留
鉢城鐘夜到船送衍師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鉢城外聞
鐘夜泊船雖化五言為七言亦未換意味樵有云伐木
驚禽起穿雲畏虎過又一首咏樵云穿雲衝過虎伐樹
起棲禽查初白敬業堂集卷九送陳仲夔句有云殷勤
百里猶相送萬疊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別親友
詩云京華回首無多戀萬疊西山幾故人又卷九瀟縣

晚泊詩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詩又云秋
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詩之重出者也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詩人有直咏本朝事者如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自古
已然杜少陵贈韋左丞詩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答
張舍人詩李鼎死岐陽實以騎貴盈來瑒賜自盡氣豪
直阻兵寄劉伯華詩學並盧王敏書借褚薛能又封氏
聞見記范液命塞作詩曰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時
液欲謁二人會已死故云此皆直用時事非以當數典
也若以本朝事作詩料以供驅使則唐以前無之即唐
人亦罕見惟推言載令狐文公表薦張祐詩三百首乞

咳餘叢考

卷三

七

付中書門下值元稹在相位奏黜落之祐以詩自悼曰
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羅隱湘南春日詩
洛陽賈誼自無命少陵杜甫兼有文此已開其端及東
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愁無鱗有監州此用錢昆少
監語昆亦宋初人此為本朝人用本朝人事然尙未多
見至南宋則楊誠齋有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正坐壽
皇知細叅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東坡玉糝真
窮相中國如今相司馬鄭花不得半山句卻參魯直稱
門生之類陸放翁有酒僅三蕉葉琴纔一履霜自注東坡
范文正好琴能彈履又委轡看山無鐵額拾樵煎茗有青
霜一曲時謂之范履霜元祐大蘇逝不返慶歷小范今誰知
猿自注梅翁馬名鐵額

之類竟以供驅使矣而尤專以此見長者莫如劉後村
池北偶談已為略摘數條如鍊句豈非林處士習書莫
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
耶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會
開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說蕪芹美
相國安知食筍甘事先白傅求閒日銜似溫公約史年
公閒去伴神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
儉似乖崖在劔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賈董奇才
無地立歐蘇精鑿與人同安知李馬揮門外不覺劉幾
入穀中等句然後村用本朝事不止此數十聯也今更
添摘於此哭季父寂靜翁云涪翁舊傳七分正邵子先

陔餘叢考

卷三十

六

天一畫無和張簡簿尉云務觀可教供史草補之不會
作宮梅用王去非韻云素無沂國三塲志曾有西山一
瓣香次王實父云早亦曾議秦氏者晚為與議漢園人
向來會上慶歷頌老去甘為元祐人自和詩云侍讀自
無遷府分中丞還有坐船時自註梅詢侍讀其足曰是中有鬼
使我不至宰相舒實法國僱客舟歸
鍾阜解仇無宿憾荆公與呂
吉甫解仇荆江感事有新吟山谷有荆江
書事十絕
蔡偉叔講書云舉揚霽月光風易箋注先天太極難挽
王華甫云穎濱碑玉局曲阜狀南豐答梁文相云柳永
詞堪腔裏唱劉又詩自膽中來挽湯仲甫云零落歐門
士消磨漢議人感昔云秀無公議扶神李中有流言沮
范韓生前止亦知強至死後人方諫尹洙書感云欲招

程子看通典兼起歐公講繫辭先儒一首云康節易傳
於隱者濂溪學得自高僧挽湯仲甫云楊老徒書局徂
徠不諫官哭孫季蕃云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多知柳
七名懷曾景建云碎版一如收貶日蓋棺不見棺藁年
題宋謙父詩卷云蘇氏舊稱小坡賦秦家晚重少章詩
甲辰書事云往昔曼卿曾奪敕後來同甫竟成名范老
登科猶別姓余公應舉亦更名送實之倅廬陵云似聞
黃谷登迂叟且向清源訪醉翁黃本何堪處秦觀白麻
近已拜中公愛蓮亦既見君子看竹不須通主人答李
元善云平生陳無已白首空吟債未嘗交馬呂况肯見
章蔡單句如石塘感舊云夜來一段佳風月不見堯夫

陔餘叢考

卷三十

七

只見窩上已云頗思攜鶴訪孤山村墅云堯夫生死太
平時別敖器之云當日烏臺要勘詩贈豫知子云妙似
堯夫測牡丹題陳霆詩卷云後有荆公選百家送趙信
州云虹貫元章載畫舟挽連夫人云瀧阡新刻豐碑妙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其意固在爭新然以本朝事作詩
料運用究欠穩重後村之後亦少有此體也惟周密以
莫子山饌客不及梁棟為棟所訐謂其作詩有譏訕語
送入獄後歸病死密挽詩云秦邸獄成孟酒裏烏臺禍
起一詩問其法似彷彿後村至楊鐵崖湖州作有云得句
時過張外史學書不讓管夫人李空同盜賊一首云密
通千斤竹查嶺不聞滿四石頭城此亦直敘時事與後

村之用作詩料者不同

宋人不惟詩用本朝事即四六亦然謝疊山有謝丞

相免追算公賞錢糧啓云使稼軒之帑屢空無辭於

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冤引用辛稼軒
尹師魯故事

孫賁詩

明董穀碧里雜存載孫賁為藍玉題畫被誅臨刑口占

云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

太祖聞之曰有此好詩而不奏何也遂誅監刑者按此

詩乃五代時江為所作為建州人值王氏國亂其友欲

亡奔江南為為草投江南表其友未出境被擒搜得稿

遂并收為為臨刑詞色不撓曰稽康之死也顧日影而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彈琴今琴則不暇彈賦一詩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

驚人急西傾日易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事見潯

陽陶岳所撰五代史補第五卷今乃移之仲行何耶豈

仲行被刑時誦此詩以寓哀聞者不知遂以為仲行自

作而董穀因記之耶朱竹垞明詩綜不載此事自是有

識明史於賁傳但云臨刑賦詩長謳而逝而不載其詩

句較為不露然曰臨刑賦詩似亦以詩為賁自作也王

鏊震澤紀聞王朴忤旨太祖命斬於市朴臨死作詩既

殺後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上曰彼

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據此則

又是王朴事

李夢陽詩重韻

韓昌黎鄜城聯句云兩廂鋪糶稌五鼎調勺藥又云但

擲雇笑金仍祈卻老藥一首乃用二藥字袁文云前藥

字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

也後藥字乃如字也則字雖同而音義各別固不妨兩

押李夢陽

送徐子將適湖湘有云長安

繡陌行麒麟末句又云歸來著書追獲麟 兩麟

字 無兩音兩義

王阮亭柳墓詩

王阮亭謂儀真柳屯田墓其地名仙掌故其真州詩內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有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之句然曾達臣

獨醒志謂柳耆卿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詞人每遇

清明日多載酒飲於其墓側謂之弔柳會則柳墓在襄

陽不在真州也阮亭或未深考耳

古今人詩句相同

古今人往往有詩句相同者庚溪詩話云趙紫芝有野

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

此二句皆已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河分岡勢斷

春入燒痕青一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蓋皆

以剽竊為戒金趙秉文詩多犯古人句李屏山序其集

云公詩往往有太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亦陰謂其襲
川前人語也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本非一人之詩
而撮拾作聯亦未為不可而行墨間與之所至偶拉入
前人詩一二句更不足為病也惟全用一聯一首略換
數字此則不免剽竊之謂今按庾信詩地中鳴鼓角迢迢天
上下將軍而駱賓王賦有云隱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
上下將軍陰鏗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維詩
有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園
開文苑滄浪學釣舟而杜甫詩有云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從滄浪學釣舟白居易元九詩百年夜分半一歲
春無多而黃魯直詩有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春暫來羅隱隴頭水詩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
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而于瀆詩亦云借問隴頭水終
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唐詩忍以浮雲看
世代悲將流水照鬚眉而劉青田題太公釣渭圖有云
浮雲看世代流水照鬚眉此皆不得謂非抄襲也又揚
鐵崖樂府中湖龍姑曲有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
飛翻白蠶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岳
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句而張思廉和其曲亦云洞
庭八月明月寒湖龍捧出玻璃盤湖風忽來浪如山銀
城雪屋相飛翻白蠶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
花拍碎回仙樓萬斛龍驤半空立但起處稍不同耳今

各刻集中豈本張作經鐵崖刪改後人遂各刻其集耶
又虞道園挽文丞相詩有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
漢祚移而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詩亦有子房本為
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開全用其句別本云商山本為
諸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知襲用前人之非後
乃改之耶顧俠君謂鐵崖艷詩有全寫韓冬郎句者英
雄欺人不可為訓蓋謂此也又元人李孝光墨梅詩孤
山招得老逋魂白鶴歸來楚雲黑而同時成廷珪亦有
墨梅詩云三生石上見逋仙獨鶴歸來楚雲黑此亦明
是相襲至如宗楚客有日映層巖圖畫色風搖雜樹管
絃聲之句而杜少陵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翁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之句而蘇
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亦似之又放
翁詩西風吹散朝來酒依舊衰顏似葉黃元人詩貌似
葉紅都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脫胎變化另出鱗
錘使人不覺其運用之妙又元道山感金哀宗入蔡州
詩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同時李俊民有
襄陽變後詩蛟龍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壘上人亦指
蔡州亡國事似亦相襲然各極對偶之妙

詩作噓噓

詩人有以佳句得名者如趙嘏之長笛一聲人倚樓而
人稱為趙倚樓也鄭谷之咏鷓鴣有花落黃陵廟裏啼

而人稱為鄭鷓鴣也鮑當以孤鴈詩謁薛映尚書有不
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稱賞而稱為鮑孤鴈也謝
無逸咏蝴蝶有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而
稱為謝蝴蝶也韋莊遇黃巢之亂作秦婦吟云內庫燒
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時稱為秦婦秀才也許棠
有洞庭詩最工人稱為許洞庭也范鎮嘗作長嘯御敵
賦後嘗使道人稱為長嘯公也賀鑄字方回有江南梅
子之句傳播人口人稱為賀梅子也應子和蠟炬短燒
紅風過落花紅兩岸夕陽紅而稱為三紅秀才也梅聖
俞以咏河豚詩最工而稱為梅河豚也劉一止以曉行
詩得名稱劉曉行也參寥僧有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

陔餘叢考

卷三

書

人家住翠微之句後東坡在黃州州之士大夫問坡曰
聞有詩僧相從豈即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坡謂參寥
曰此和尚七字號也元人錢塘張叔夏以春水詞得名
人呼為張春水前明袁海叟因白燕詩月明漢水初無
影雪滿梁園尚未歸稱為袁白燕張燦為學士聯句得
單字有細雨斜飛燕子單之句馬端肅呼為燕子單學
士崔不雕因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王新城稱為崔黃
葉此皆以詩句得美名也亦有以詩作嘔噓者古今詩
話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
花合蓋以蘇元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蘇答曰某
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金銅丁蓋以張贈張昌宗詩有

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李義山詩鏤月為歌
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態好取洛川歸有張強尉張
懷慶加為七字句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
照鏡自憐迴雪態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活剝張昌
齡生吞郭正一據言白樂天刺蘇詩人張祐來謁白曰
久欽君款頭詩祐愕然白曰鴛鴦釧帶拋何處孔雀羅
衫付阿誰非款頭耶祐微笑仰答曰亦嘗記得舍人目
蓮變白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
覓非目蓮變耶又北夢瑣言盧延讓哭邊將詩曰牒多
身上職盤大背邊瘡人謂是打脊詩又有人詩云腮下
有詩舊宿客室中無事伴僧眠人以為自落便宜詩賈

陔餘叢考

卷三

書

島哭僧詩云寫雷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
和尚抒情集周絲謂羅隱曰足下有女幃子詩極好隱
不喻絲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女幃
子耶隱大笑曹唐金陵佛寺詩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
間無路月茫茫人謂之鬼詩僧貫休上蜀王建詩有萬
水千山得得來之句建呼為得得和尚劉貢父詩話韓
昌黎贈玉川子詩曰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敬不
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子直謂
韓與處士作才人商度物價六一詩話記聖俞嘗云有
贈漁者曰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或以為
此漁人忠肝腎風又有咏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

自來或以爲此人失卻貓兒詩也百斛明珠記杜默有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之句謂此乃京東學究飲私酒食脹死牛肉醉飽而後發者孫魴有夜坐詩書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謂出舍翁火爐頭語詩話總龜張文潛作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潘邠老云卻是貓兒詩也後山詩話云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非富貴人語乃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謂莊舍牙人解量四至吳僧錢塘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或謂分界垓子語也程師孟作靜堂題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是點燈

陔餘叢考

卷五

美

來人以爲登瀛詩悅生堂隨抄僧法海好作惡詩邾從事序之曰昔小杜在老杜之下今師又在小杜之下直方詩話張文潛作大旱詩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人以爲幾於湯燭右軍也昔有送熟鵝者曰湯燭右軍王荆公作謝公墩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名姓尙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辛稼軒帥越遣人招劉改之改之在西湖有事不及行作詞答曰斗酒疏眉醉渡湖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畫圖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劍

東西水邊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遠日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改之嘗以此語岳侍郎倦翁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証耳裴說嘗作杜工部墓詩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廖凝笑以爲掘墳賊金人張翥有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之句人號爲張了卻趙諷有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人稱爲趙蹇驢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陔餘叢考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耘松

年號重襲

年號紀元自漢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書契記載無不便之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按周厲王出居于瑗公卿相與和而修政號曰共和以此為年號之始又劉向竹書紀年云武王即位六年一收元亦未有年號至五元之三年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乃追改一元為建元二元為元光三元為元朔四元為元符而五元向未有名帝意將有待也明年實鼎出遂改五元為元鼎而以此年為元鼎四年然歷

世既久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數稍不詳考未有不至重襲者宋太祖建號乾德以為自古未有後於宮中見鏡有乾德四年字以問寶儀儀奏曰蜀少主之號王之果鏡自蜀中來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徽宗號

陔餘叢考

卷二十五

一

建中靖國中丞王觀謂建中乃唐德宗之號當以德宗為戒宋孝宗嗣位初擬改元重熙汪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而遼耶律資忠亦謂興宗不當用唐景福年號是知時代久而年號多最易相襲今歷考各朝不特此乾德建中重熙景福之一二重出也有正統之代襲用前代舊號者有僭竊之主襲用前代舊號者有僭竊之主彼此年號相同者有正統之代反與僭竊之號相同者如漢武帝年號建元而晉康帝齊高祖亦俱號建元魏漢宣帝號甘露而魏高貴鄉公吳主皓亦俱號甘露齊漢宣帝又號黃龍而吳大帝亦號黃龍漢光武帝號建武而晉惠帝晉元帝齊明帝亦俱號建武魏亦同

明帝號永平而晉惠帝後魏宣武帝亦俱號永平李漢章帝號元和而唐憲宗亦號元和漢安帝號永初而李宋武帝亦號永初漢順帝號永和而晉穆帝亦號永和齊漢沖帝號永嘉而晉懷帝亦號永嘉漢桓帝號

永興而晉惠帝後魏明元帝亦號永興齊漢桓帝又號永康而晉惠帝亦號永康齊漢桓帝又號元嘉

而宋文帝亦號元嘉魏明帝號太和而晉海西公奕後魏孝文帝唐文宗亦俱號太和石魏齊王芳號正

始而後魏宣武帝亦號正始蜀後主號建興而吳主亮晉愍帝亦號建興張吳主亮又號太平而梁敬帝

遼聖宗亦俱號太平馮晉武帝號泰始而宋明帝

陔餘叢考

卷二十五

二

亦號泰始晉惠帝號永熙而後魏太武帝亦號永熙晉惠帝又號永安而後魏莊帝亦號永安溫晉元帝

號永昌而唐豫王旦亦號永昌李齊明帝號永泰而唐代宗亦號永泰梁武帝號大同而遼太宗亦號大同

陳後主號至德而唐肅宗亦號至德唐德宗號貞元而金海陵王亮亦號貞元唐昭宗號景福而遼興宗亦號

景福遼道宗號大安而金衛王允濟亦號大安此皆後代年號與前代同者也漢武帝號太初而符登乞伏乾

歸禿髮烏孤朱元凶劬亦俱號太初漢宣帝號五鳳而孫亮寶建德亦俱號五鳳漢哀帝號建平而石勒慕容

望慕容盛慕容德後魏京兆王元瑜亦俱號建平漢章

帝號建初而李特姚萇李嵩亦俱號建初魏文帝號延康而沈法興亦號延康魏明帝號青龍而北燕爾汗亦號青龍魏齊王芳號嘉平而劉聰禿髮儁檀亦俱號嘉平晉武帝號咸寧而呂纂亦號咸寧梁簡文帝號大寶而南漢劉鋹亦號大寶北齊文宣帝號天保而後梁蕭歸亦號天保北齊後主緯號武平而高紹義亦號武平後周明帝號武成而李希烈王建亦俱號武成唐太宗號貞觀而夏主乾順亦號貞觀唐豫王旦號載初而安慶緒亦號載初唐昭宗號天復而遼末回鹘保亦號天復唐昭宗又號天祐而張士誠亦號天祐唐昭宗又號大順而張獻忠亦號大順石晉高祖號天福而遼末耶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律淳亦號天福漢隱帝號乾祐而夏主仁孝亦號乾祐宋英宗號治平而徐壽輝亦號治平此僭竊之主年號與前代同者也劉聖公號更始而慕容冲乞伏乾歸亦俱號更始孫皓號天冊而董昌亦號天冊孫皓又號天冊而慕容儁亦號天冊劉聰號麟嘉而呂光亦號麟嘉慕容皝號建明而元奕呂苟兒亦俱號建明慕容垂號燕元而慕容德亦號燕元梁蕭棟號天正而蕭紀亦號天正遼末移刺高幹亦號天正蕭瑄號廣運而劉繼元西夏元昊亦號廣運史思明號應天而朱泚劉守光夏主安全亦俱號應天史思明又號順天而董昌亦儀亦俱號順天王建號光天而南漢劉玢亦號光天此僭偽

草竊之年號彼此相同者也慕容永號中興而齊和帝亦號中興亦同梁師都號永隆而唐高宗亦號永隆亦同蕭督號大定而周靜帝金世宗亦俱號大定乞伏國仁號建義而後魏莊帝亦號建義亦同邢杲號天統而北齊後主亦號天統亦同南漢劉龔號乾亨而遼景宗亦號乾亨而唐李景號保大而遼天祚亦號保大劉承鈞號天會而金太宗亦號天會南唐賊張遇賢睦州賊方臘俱號永樂而明成祖亦號永樂夏主乾順號正德而明武宗亦號正德楊安兒號天順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立數月亦號天順明英宗亦號天順梁蕭莊後魏元法僧皆號天啓而明熹宗亦號天啓此則建國立統之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朝反與僭竊年號同者也彼僭偽草竊之朝疎漏荒略不及詳考層見複出固無足怪若昇平之世載籍具在文士盈庭乃亦何以漫無稽考若是尤不可解者前明之永樂天順天啓皆亂賊號也以大一統之朝偏襲用亂賊年號更足貽笑千古矣元順帝慕世祖之治重紀至元意雖出於法祖然御史李好文已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按晉惠帝號建武元帝亦號建武又唐高宗有上元之號而蕭宗亦號上元是一朝二號相同亦不始於元若後魏孝武之改元永興也後以與先世明元帝同號遂改永熙桓元初篡立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號遂改永始而承始又王莽受封之年乃改大亨西夏元昊建元開運或告以石晉亡國之號遂改廣運以偏安開位僭竊

之朝尙知檢避有明諸臣乃反不如元魏西夏何也蓋前代正統紀年載在史策易於稽核至僭竊之號則散見於他書非如正史編年之可考遂不覺暗合而不自知其陋耳昔宋庠有紀年通譜今已失傳王應麟玉海所載頗詳而宋以後無述近日陳景雲有紀元要略具載歷代正史所紀年號景雲子黃中又增輯諸僭偽之國頗爲該備然於草竊盜賊所建偽號尙多遺漏今撮錄各朝紀年及僭竊各年號分列於後庶覽者有所考焉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漢武帝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昭帝 始元 元鳳

宣帝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元帝 初元 永光 成帝 建始 陽朔 鴻嘉 永始 哀帝 建平 元壽 帝又以下 平帝 元始

孺子嬰 初始

光武帝 建武 明帝 永平 章帝 建初 元和 和帝 永元

安帝 永初 元初 永寧 順帝 永建 陽嘉 安帝 建光 延光 桓帝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靈帝 建寧 熹平 少帝 辨 光熹 獻帝 永漢 初平 延康

魏文帝 黃初 明帝 太和 青龍 齊王芳 正始 高貴鄉公髦

元帝 景元 吳大帝 赤烏 太元 神鳳 侯官侯亮 建興 五鳳 景帝休 永安

後主禪 景耀 炎興

蜀昭烈帝 章武

魏文帝 黃初

元帝 景元

吳大帝 赤烏 太元 神鳳 侯官侯亮 建興 五鳳 景帝休 永安

歸命侯皓 元興 甘露 實鼎 建衡 晉武帝 泰始 咸寧 惠帝 永熙 永平 元康 永康 永寧 懷帝 永嘉 愍帝 建興

東晉元帝 建武 太興 明帝 太寧 成帝 咸和 康帝 建元 穆帝 永和 哀帝 隆和 海西公奕 太和 簡文帝 咸安 孝武

宋武帝 永初 又號 營陽王義符 景平 文帝 元嘉 孝武帝 大明 廢帝子業 景和 明帝 泰始 蒼梧王昱 元徽 順帝 昇明

齊高祖 建元 武帝 永明 鬱林王昭業 隆昌 海陵王昭文

梁武帝 大同 中大 大通 中大 簡文帝 大寶 元帝 承聖 敬

陳武帝 永定 文帝 天嘉 臨海王伯宗 光大 宣帝 大建 後

主叔寶 至德 明元帝 天賜 又號 成熙 見玉海 太武帝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文成帝 興安 興光 獻文帝 皇始 孝文帝 延興 承明 宣武帝 景明 正始 永平 孝明帝 熙平 神龜 正光 莊帝 建義 節閔帝 普泰 孝武帝 大昌 孝靜帝 興和 武定 廢帝 無年 恭帝 無年 北齊文宣帝 天保 廢帝 乾明 孝昭帝 皇建 武成帝 大業 後主 隆化 武平 恒 承光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武帝 永明

鬱林王昭業 隆昌

海陵王昭文

梁武帝 大同

簡文帝 大寶

元帝 承聖

敬

陳武帝 永定

文帝 天嘉

臨海王伯宗 光大

宣帝 大建

後魏道武帝 登國 皇始 明元帝 天賜 又號 成熙 見玉海 太武帝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文成帝 興安 興光 獻文帝 皇始 孝文帝 延興 承明 宣武帝 景明 正始 永平 孝明帝 熙平 神龜 正光 莊帝 建義 節閔帝 普泰 孝武帝 大昌 孝靜帝 興和 武定 廢帝 無年 恭帝 無年 北齊文宣帝 天保 廢帝 乾明 孝昭帝 皇建 武成帝 大業 後主 隆化 武平 恒 承光

北齊文宣帝 天保

廢帝 乾明

孝昭帝 皇建

武成帝 大業

後主 隆化 武平 恒 承光

| | | | |
|---------|----------|--------|--------|
| 後周明帝 武成 | 武帝 保定 天和 | 宣帝 大成 | 靜帝 大象 |
| 隋文帝 開皇 | 煬帝 大業 | 代王侑 義寧 | 越王侗 皇泰 |
| 唐高祖 武德 | 太宗 貞觀 | 高宗 永徽 | 武后 天授 |
| 中宗 景龍 | 睿宗 景雲 | 肅宗 至德 | 代宗 廣德 |
| 德宗 貞元 | 順宗 永貞 | 憲宗 元和 | 穆宗 長慶 |
| 敬宗 寶曆 | 文宗 太和 | 武宗 會昌 | 宣宗 大中 |
| 懿宗 咸通 | 僖宗 乾符 | 昭宗 龍紀 | 末帝 龍德 |
| 梁太祖 開平 | 後唐莊宗 同光 | 明宗 天成 | 愍帝 應順 |
| 潞王從珂 清泰 | 晉高祖 天福 | 出帝 陽德 | 漢高祖 乾祐 |
| 隱帝 乾祐 | 周太祖 廣順 | 世宗 保大 | 恭帝 保大 |
| 宋太祖 建隆 | 仁宗 天聖 | 英宗 治平 | 神宗 熙寧 |
| 哲宗 元祐 | 徽宗 崇寧 | 欽宗 靖康 | 高宗 建炎 |
| 孝宗 隆興 | 光宗 紹熙 | 寧宗 慶元 | 理宗 嘉慶 |
| 度宗 咸淳 | 少帝 景炎 | 端宗 景炎 | 景宗 保寧 |
| 聖宗 統和 | 太宗 會同 | 世宗 天祚 | 穆宗 應慶 |
| 道宗 壽康 | 道宗 壽康 | 道宗 壽康 | 道宗 壽康 |

| | | | | |
|-----------|-----------|---------|-------------------|------------|
| 天祚帝 乾統 天慶 | 金太祖 收國 天會 | 熙宗 天眷 | 海陵王亮 正隆 | 宣宗 貞元 |
| 世宗 大定 | 章宗 明昌 承安 | 衛王允濟 大安 | 崇慶 崇慶 | 宣宗 貞元 |
| 哀宗 正大 天興 | 元祖元皇帝 天興 | 世祖 中統 | 成宗 元貞 | 武宗 至大 |
| 仁宗 皇極 | 英宗 至治 | 泰定帝 泰定 | 明宗 無年 | 文宗 天歷 |
| 順帝 至正 | 明太祖 洪武 | 惠帝 建文 | 成祖 永樂 | 仁宗 洪熙 |
| 宣宗 宣德 | 英宗 正統 | 景帝 景泰 | 憲宗 成化 | 孝宗 宏治 |
| 武宗 正德 | 世宗 萬曆 | 穆宗 隆慶 | 神宗 萬曆 | 光宗 泰昌 |
| 熹宗 天啓 | 莊烈帝 崇禎 | 歷代僭竊各年號 | 王莽 天鳳 地皇 | 劉聖公 更始 |
| 劉盆子 建世 | 魏 魏 魏 | 公孫述 龍興 | 後漢賊帥張曼成 神上 | 公孫淵 初漢 |
| 山都 | 西晉趙王倫 建始 | 南陽王保 建康 | 賊邱沈 神鳳 | 東晉桓元 大亨 建始 |
| 桓謙 天胤 | 巴酋句渠知 | 前趙劉曜 光初 | 石宏 延熙 | 石虎 建武 |
| 石遵 承寧 | 石鑒 龍興 | 冉閔 承寧 | 石虎時安定賊李子揚僭號大黃帝 龍興 | 前秦苻健 皇始 |
| 苻生 壽光 | 苻堅 永興 | 苻丕 太安 | 苻 | 苻 |

登 大初 苻崇 延初 賊帥張琚 建昌

後秦姚萇 白在 姚興 皇初 姚泓 承和 寶衝 元光

蜀李特 華陽國志云安平 李雄 建興 太武 李期 玉恒 李壽 漢

李勢 太和 又有妖賊李宏偽稱李勢子 年號鳳凰

前燕慕容儁 元璽 慕容暉 建熙 為苻秦所滅苻秦亂後

慕容氏復起慕容泓 燕興 慕容冲 更始 段隨 昌平 慕

容覲 建明 慕容望 建平 慕容忠 建武 慕容詳 建始

西燕慕容永 中興

後燕慕容垂 建興 慕容寶 承康 翟釗 定鼎 蘭汗 青龍 慕

容麟 延平 慕容盛 建平 慕容熙 光始 高雲 正始 馮跋 太平 馮宏 太興

陔餘叢考 卷三十五 九

南燕慕容德 建平 慕容超 太上

前凉張實 永安 張茂 承元 張重華 承樂 張祚 和平 張元

靚 建興 張天錫 太清 張大豫 鳳凰

後凉呂光 太安 呂纂 咸亨 呂隆 神鼎

西凉李暠 建初 李歆 嘉興 李恂 承建

西秦乞伏國仁 建義 乞伏乾歸 太初 乞伏熾盤 承康 乞

伏慕末 永和

南凉秃髮烏孤 太初 利鹿孤 建和 傉檀 安昌

北凉段業 神龜 沮渠蒙遜 永安 牧健 承和

夏赫連勃勃 龍昇 赫連昌 承光 赫連定 承光

氏王楊難當 建義

宋元凶劭篡位 太初 晉安王子勛 義嘉 武昌王渾 元光

氏帥趙廣 泰始 南譙王義宣 建平

齊唐寓之 興平 雍道晞 建義

梁蕭棟 昭明太子之子 武陵王紀 亦覽 蕭莊 天啓 蕭

淵明 天啓 臨賀王正德 正平 交州民李賁 天啓 侯

景 太始

後梁蕭詧 大定 蕭暕 天保 蕭琮 廣運

後魏南安王余 承平 博真 承平 京兆王元愉 天啓

汝南王元悅 承平 徐州刺史元法僧 天啓

北海王元顥 承平 長廣王元暉 建明 章武王

陔餘叢考 卷三十五 十

元朗 中興 賊帥鮮于修禮 魯興 杜洛周 真王 陳雙

熾 始建 葛榮 廣安 邢杲 天統 莫折念生 天啓 万俟

醜奴 神虎 蕭寶實 隆緒 破六韓拔陵 真王 陳郡賊劉

獲鄭辨 天授 山胡劉彥升 神嘉 汾州胡王巨觸 見

司馬小君 聖明 呂苟兒 建明 涇州賊陳瞻 見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德昌 范陽王高紹義 武平

稽胡賊劉沒鐸 右平 翟遼 建光

隋末賊帥向海明 白鳥 劉迦 大世 朱粲 昌建 操師乞 北史

林士宏 太平 李子通 承平 李密 武平

建德 丁巳 王世充 開明 宇文文化及 天啓 李密 武平

| | | | |
|---|----------------|------------|---------------------|
| 新唐書謂 改元永平 李軌 安樂 | 薛舉 秦興 | 劉武周 天興 | 浮屠高 |
| 龔成 法輪 | 蕭銑 鳳鳴 | 劉黑闥 天造 | 沈法興 延康 |
| 通 明政 | 梁師都 永隆 | 曹武微 通聖 | 輔公祐 天明 玉海又 有乾德之號 |
| 高開道 天成 | 唐殤帝 唐隆 | 譙王重福 中元克復 | 濮王 天壽 見 |
| 建貞 玉海 | 安祿山 聖武 | 安慶緒 載初 天初 | 史思明 應天 |
| 史朝義 顯聖 | 李希烈 武成 | 段子璋 通鑑 見 | 浙東賊袁 |
| 晁 資勝 | 朱泚 應天 | 黃巢 王霸 金統 | 裘甫 羅平 |
| 五代梁鄧王友珪 鳳歷 | 劉守光 應天 見 | 土摩沙 進通 | |
| 吳楊隆演 武義 | 楊溥 順義 乾貞 | | |
| 前蜀王建 武成 永平 通正 | 王衍 乾德 | 蜀賊張育 黑龍 | 程 |
| 道養 泰始 | 後蜀孟知祥 明德 | 孟昶 廣政 | |
| 南漢劉龔 乾亨 白龍 | 劉玢 光天 | 劉晟 應乾 | 劉鋹 大寶 |
| 閩王璘 龍啓 玉海 | 王昶 通文 | 王曦 永隆 | 王延政 天德 |
| 南唐李昇 昇元 | 李景 保大 中興 | 賊帥張遇賢 永泰 見 | |
| 董昌 新唐書云天冊 五代史云順天 | | | |
| 吳越錢鏐 寶正 見五代史 又有天寶寶大號見十 國春秋及洪容齋隱叢又有廣初一號見玉海 | | | |
| 北漢劉承鈞 天會 見李 | 劉繼元 廣運 | | |
| 西夏元昊 開運 廣運 大慶 | 諒祚 延嗣 寧國 天祐 垂聖 | 諱都 | |
| 拱化 乘常 乾道 天賜 禮盛 國慶 | 乾順 天儀 治平 天祐 民安 | | |
| 德 正德 仁孝 大慶 人慶 | 純祐 天慶 | 安全 應天 | 遵項 光定 |

| | | | |
|-------------------|-----------------|--------------|--------|
| 德旺 乾定 | 遼人皇王倍 甘露 | 遼末東京詳穩大延琳 天慶 | 渤海將 |
| 高永昌 隆基 | 奚王回鹮保 天復 | 耶律淳 建福 | 淳妻蕭 |
| 氏稱制 德興 | 梁王耶律雅里 神應 | 蕭幹 天嗣 | 耶律大 |
| 石 隆慶 天德 | 大石妻塔不烟 威清 | 子夷列 紹興 | 其妹 |
| 速普完 崇福 | 夷列次子直魯古 天禧 | 耶律留哥 元統 | |
| 宋貝州賊王則 得聖 | 廣源酋儂智高 啓隆 玉海又有 | 苗傅劉正彥 應運 | |
| 賊王均 化順 | 睦州賊方臘 承寧 見 | | |
| 立皇子勇 明受 | 洞庭賊楊么 庚戌 又有 | 李順 應運 | |
| 金劉豫 聖昌 | 山東賊郝定 順天 見 | 移刺窩幹 天正 見 | 遼 |
| 東賊蒲鮮萬奴 天泰 見 | 楊安兒 天順 見 | 信州賊契 | |
| 丹德壽 隨鎖 身聖 見 | 亂軍賊 天賜 見 | | |
| 元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 天順 | 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 | | |
| 臘 宣光 後又有年號 | 陳弔眼據漳州起兵復宋 年號曰泰 | | |
| 南集 邪斯伯 天威 本即律留哥部下 | 乞奴金山 天德 俱見 | | |
| 錦州賊張致 既龍 | 廣州賊林桂芳 延康 | 廣東賊朱光 | |
| 卿 赤符 | 温州賊陳空崖 正治 | 林兒 龍鳳 | 張士誠 天祐 |
| 徐壽輝 治平 | 陳友諒 大義 | 陳理 德壽 | 明玉珍 天統 |
| 昇 開熙 | | | |
| 明麻城賊李天保 武烈 見明 | 西華賊劉千斤 德勝 見明 | | |
| 葉宗留之黨陳鑑胡 泰定 見明史 | 白蓮賊徐鴻儒 大慶 | | |
| 流賊李自成 永昌 | 張獻忠 天順 俱見 | | |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通鑑玉

海者今并摘錄

土番贊普

渤海王武藝

欽茂

華興

嵩隣

元瑜

言義

法

南詔酋龍

法

舜化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平秀吉

交趾陳日尊

李乾德

亥餘叢考

卷五

三

安南黎蒼

黎利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黎暉

日本王孝德

建武之號而改為中元年梁武帝仍大通之號而改為中大通元年是也有一歲而兩三改元者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昭寧董卓輔政改元永漢此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元永安河間王顥得政又改元永安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崩孝莊帝立即改元建義又改元永安宋廢帝子業即位之次年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唐中宗嗣聖元年武后既廢立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十一月又改元載初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又改元長壽及長壽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載十一月又改元證聖其明年九

該餘叢考

卷五

五

月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又改萬歲登封其明年四月改元神功十一月又改元聖歷又四年改元大足十月改元長安按武后以建子月為正朔凡十一月之改已屬歲首及金哀宗正大九年既改開真又改天興明萬歷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立一月崩熹宗立從左光斗議以今年八月以前仍為萬歷八月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啓是皆一歲兩三號也有不應改元而即改者蜀先主卒于禪嗣未逾月即改元建興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劬亦然宋書五行志謂數君皆上位是也有應改元而不改者人君即位逾年即改元而梁末帝晉出帝劉承鈞皆踰年不改元又明年始改孟昶即位五年始改金熙宗即位亦二年始改

唐高帝漢隱帝周世宗皆用先世年號終身不改哀帝隱帝皆年少且迫於權臣故不暇及世宗何公亦因循如此豈以周太祖甫改元即崩顯德之號初未嘗用遂襲以紀年耶又有年號犯諱而不改者梁末帝名友貞而年號貞明漢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乾祐夏主仁孝之父名乾順而仁孝亦改元乾祐舉朝之人不問議及何也

年號用字

年號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當慎擇者晉元帝改元永昌郭璞謂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齊鬱林王建元隆昌南史論亦謂同此識焉梁侯景立蕭棟改元天正武陵

該餘叢考

卷五

共

王紀僭位亦改元天正識者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豐侯歎曰昔桓元年號大亨識者謂二月了而元之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紀與棟果皆為元帝所害北齊文宣帝年號天保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也帝其不過十乎文宣果在位十年後主緯奔鄴命安德王延宗守晉陽延宗為衆所推即帝位年號德昌人以為德昌者得二日也果即位之明日被周師所圍越宿而敗正得二日蕭瑄年號廣運識者曰運之為字走軍也隋煬帝改元大業或以為大苦來唐僖宗年號廣明及黃巢反以為唐去丑口而著黃明已當代唐以為圖識宋徽

宗改宜和或云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
康或以爲立十二月果周歲而失國或又謂十二月立
康王之兆其識果驗明泰昌亦二日也果是年天啓繼
位凡此雖皆偶然適中未必因此遂致不祥然亦不可
不加意也沈作誥又謂年號最忌與前朝避諱名相犯本朝照寧崇寧二
名乃前朝章后宜后之二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則年號
并當避諱名矣亦
見家文苑編附評

年號併稱

宋以前國家年號從無割取一字而以兩年號併稱者
自宋始有熙豐乾淳之語至見之章奏筆之著述然猶
一帝改元之號自爲聯屬也至明乃合兩帝併稱如永
宣成宏嘉隆隆萬天崇之類并有取下一字併稱如化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治慶歷啓祐者雖無甚關係然亦草野橫議之一端也
本朝未有明禁而自無此習一則

列聖享國久長一則

朝廷尊嚴人情敬畏故也按唐德宗思貞觀開元之治
乃建號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紹興乃建號隆興取乾
德至道乃建號乾道寧宗兼取開寶天禧乃建號開禧

金史完顏匡曰宋取先世開寶
天禧紀元開禧意中國者哉然則朝廷之上已開其端矣

陔餘叢考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耘崧

翰林

翰林之名本於揚子雲長楊賦所謂子墨客卿問於翰
林主人蓋謂文學之林如詞壇文苑云爾古未有以此
爲官名者其設爲官署則自唐始然唐時翰林本內廷
供奉之名非必皆文學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爲詞學
經術及僧道祝卜等待詔之所高宗時劉禕之等以文
詞召入待詔時號北門學士元宗時張說陸堅張九齡
張垺等亦召入謂之翰林供奉凡表疏批答或詔從中
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此翰林名官之始也吳通元傳
載陸贄疏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六

十一

言承平時工藝書畫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書
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則翰林學士又自至德中始然葉石林云唐之翰
林開元以前未有學士之稱曰翰林待詔曰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
爲學士以張垺等爲之與舊唐書百官志相合則翰林之有學士實始於開元而
非始於至德當其初設翰林本以便於燕私游藝凡技術之士
皆在焉學士亦技術之一故亦待詔於此其後以撰擬
詔命得參機務遂別爲清要之極選然其時翰林猶有
雜流如天寶中有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有占星韓穎
劉烜貞元中有弈棋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有方士
柳泌浮屠士通皆待詔翰林柳公權亦充翰林書詔學
士又順宗本紀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
十二人沈括所謂工藝學官皆稱翰林是也遼宋以來
尚仍其制遼本紀有翰林茶酒使宋史安忠掌翰林司

內衣庫提點醫官院韓顯符善占候詔官翰林天文錢惟演工書太宗命翰林書學賀丕顯至其第取之本紀雍熙四年校醫人優者為翰林學生元豐四年改翰林醫官院為醫官局大觀三年詔醫學併入太醫局書入翰林書藝局畫入翰林畫圖局是宋時翰林亦尚沿唐制雜藝皆居之其專以處文學之士則自明始

學士

學士之名其來最久裴松之三國志註正始中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晉宋以後增置漸多宋泰始六年置總明觀學士後省總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齊高帝詔東觀學

陔餘叢考

卷五

二

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又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梁武時沈約等又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劉孝威等十人為高齋學士簡文為太子又開文德省置學士劉孝標撰類苑梁武又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陳武帝亦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其他散見於前北史各傳者如虞荔張譏俱為士林館學士蔡翼紀少瑜庾信為東宮學士傅縡顧野王阮卓為撰史學士沈峻孔子祛為西省學士陸瑒沈不害為嘉德殿學士岑之敬為壽光殿學士阮卓又為德教殿學士是六朝時或有或觀或殿或館隨所用各置學士第其時

所謂學士者無定員無定品隋書柳彥博晉王廣招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以師友處之於時諸王皆有學士晉王廣以庾自直為學士秦王俊以潘徽為學士此潘王亦得置學士也韋孝寬傳孝寬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是節帥亦得置學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書省學士文操性剛嚴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則學士且不免受撻矣蓋其時所謂學士不過如文人云爾唐太宗為天策上將軍時以司勳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元齡軍諮祭酒蘇世長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學士司勳考功等其官也學士則總名也即位後置宏文館悉引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學士番宿更休參帷幄論文史其職漸重乾封以後范履冰等為學士撰擬詔救地益清要然通考謂宏文集賢學士分屬中書門下則猶有所屬也至開元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已與翰林分為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猶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學士官名其職乃專掌制詔時以為天子私人號稱內相至德以後又於學士中擇年深望重者一人為承旨往往至宰相於是學士遂為公輔之先路矣至學士品級之高下則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今

按唐書高璩傳云璩以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璩以寵升云是學士尚不得遽遷省郎又陸贄以翰林學士從奉天及歸遷中書舍人後以兵部侍郎復為學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可見學士本無定品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而真為翰林學士者職獨顯矣金初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貞祐三年陞從二品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讀侍講學士俱從三品直學士從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從一品學士正二品侍講從二品直學士從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從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

陔餘叢考

卷五

侍讀學士正四品侍講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學士定學士為從五品十五年設殿閣大學士亦正五品永樂中定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上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石林燕語謂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王阮亭香祖筆記引為講讀學士之始亦見宋史直學士承旨又夏侯嶠傳直學士然通考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唐書鄭朗為侍講學士則講讀學士實自唐始也至講讀之名本起於東漢桓榮薦門下生侍講乃聽榮出桓郁以

少府再入侍講黃瓊以選入侍講禁中俱見後漢書此侍講之始也及六朝則又有侍讀為東宮官屬南史到洽與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兼侍讀陳天嘉中詔顧越侍東宮讀尋遷羽林監侍讀如故又江泌為永康王侍讀傅昭為南郡王侍讀北史周文帝以薛慎為宜都公侍讀此皆唐以前侍讀之官唐書陸贄為太子侍讀宋史真宗時馮元為翰林侍讀馬宗元為翰林侍講俱不帶學士此又近代翰林侍讀侍講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時亦有之舊唐書百官志有國史修撰官學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為史館修撰宋史哲宗元祐六年置國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來國史院學士院俱有此官非專以

陔餘叢考

卷五

屬廷試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張起巖以進士首選特旨改集賢修撰此為狀元授修撰之始耳續通考謂編修本樞密院官元時始改為翰林之屬又至正中因學士變襲言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置檢討官十六員以為近代編修檢討之始按舊唐書學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檢討官王彥威以淹識典禮由太常卿特令補檢討官宋史國史院有編修官樞密院有檢討官又有官制局檢討官畢仲衍嘗為之文文山紀年錄登第後為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金史移刺履為國史院編修官則編檢二職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時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唐時翰林學士據通考云只取文學之人各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官尊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即為宰相其孤遠新進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合草麻甚者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又云自諸曹尚書以下至校書郎皆得與其選是唐之翰林學士雖無出身者亦得為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蔭入官後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劉鄴由幕僚擢左拾遺尋為翰林學士吳通元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為翰林學士鄭覃以蔭補校書郎後為翰林侍講學士鄭朗由辟署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幕僚亦為侍講學士王叔文以棋待詔後為翰林學士是皆不必進士出身也

翰林撰文署名

唐書蘇頌傳元宗愛頌文謂之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後世翰林撰文例書名以進其防此歟

庶吉士

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選進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監等近侍者俱稱庶吉士二十一年以進士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監中書俱有庶吉士矣永樂二年既授

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孟簡等官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者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俱為翰林院庶吉士繼又命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增為二十九人閱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即為給事中御史及州縣等官於是庶吉士遂專屬翰林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合數科同選初無定限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同禮部同選亦無定制請自今每一次開科即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雜文呈禮部送翰林考閱後按號行取禮部以糊名試卷偕閣臣出題考試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入選每科不得過二十人孝宗從其請著為令

從舉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明史選舉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進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楊士奇以史才薦入翰林充纂修官胡儼由縣令薦入翰林鄒緝由明經擢侍講沈度沈繹以善書入翰林洊至學士劉鉉亦以善書召入翰林舉鄉試授中書舍人進侍講皆非進士也即進士入翰林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如黃淮由中書舍人改翰林編修金幼孜由戶科給事中改翰林檢討是也自永樂中於進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間三楊當國衣鉢相傳於是翰林之

陔餘叢考

卷三

八

官無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陳繼由布衣以楊士奇薦入翰林楊翥以景帝潛邸舊恩入翰林已為僅事天順中編修馬昇檢討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賢當國即出之於外為參議等官資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宏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時稱異數然初入不過為翰林待詔耳直至嘉靖中張璠桂萼等當國以已本由部曹特賜翰林學士遂停庶吉士不選而講讀編檢皆從吏部推補於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檢討張邦奇由提學改右庶子遷祭酒甚至黃綰本廩生亦以議大禮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爾疏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李東陽楊廷和等專權植黨籠翰

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選擢不出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為尚書者當時恐募籍等持論如此然成例粹收舉朝大譁當恐募籍等由郎署入翰林時喬宇疏言內降恩澤先朝僅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俾等居之誰肯與同列哉可見成例相沿固難變革是以不久仍復舊例其後文徵明以善書徵入翰林為待詔諸詞臣以其不由科第猶羣呼為書博士不屑與同列直至崇禎帝以儒臣迂緩不習吏事乃改舊例擇知推卓異者入翰林於是汪偉以知縣得翰林見錄成勇以知縣得南京吏部主事論德黃景昉為勇及朱天麟稱屈天麟即得翰林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勇以先赴南京遂不復改見錄此又有明一代館選沿革之源流也選舉志成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邑參用自大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舉目為儲相通計明代宰輔百七十餘人而翰林者十九

殿閣大學士

大學士之官起于唐舊唐書李通傳中宗景龍二年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以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之此大學士之始也然猶不常設明皇欲以張說為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待大臣始有之臣不敢冒乃免德宗欲以李泌為大學士泌亦援張說之言力辭至崔圓又引泌語辭然陳希烈在明皇時為崇元館大學士則張說雖嘗辭之而希烈仍為之又姚寬西

漢叢語朱制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殿以稱呼不便用觀文殿

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皆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罷侍舊相今從須

曾任宰相春明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帶太清宮使

次三相帶宏文館大學士及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序

此制唐書不載朱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領之集賢次相領之趙中

令雖獨相初祇領集賢久之方遷昭文據此則唐宋宰相

相原帶大學士也明初初元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

洪武十三年誅丞相胡惟庸後遂罷中書省政歸六部

尋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為之不久亦罷十五年始

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禮部尚書併費為華蓋檢討吳伯宗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為武英翰林學士未滿為文淵閣檢討吳沉為東閣又置文華殿大學士者備勳勳秩皆五

品其時所謂大學士者不過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於機

務無與也然一日萬幾不能無贊理成祖以侍讀解縉

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又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

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及胡儼同入直尋進廣榮幼孜俱

文淵閣大學士機務之屬大學士始此然是時大學士

仍不過五品若遷秩例須改他官不復能入直胡儼直文淵閣後遷太子

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於

是榮士奇等雖在機要終成祖世不過五品官仁宗即位

位陞士奇為禮部侍郎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

黃淮為通政使皆仍兼殿閣大學士宣德中又皆進尚

書蓋雖居內閣而官必以尚書為尊也其後又加公孤

銜領尚書之職地既清要兼官又尊於是大學士亦遂

忘其原品本卑而隱然鈞衡之重與百寮殊矣然此猶

皆從翰林入內閣既入後以年勞游陞侍郎尚書未有

既為侍郎尚書而入閣者宣德中陳山張瑾皆以尚書

兼大學士不久仍罷正統景泰中苗衷高穀俞剛江淵

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宏治中邱濬以禮部

尚書入尚書入閣自始自是大學士遂為侍郎尚書遷階矣洪武初亦以修撰入閣

又前明大學士皆翰林出身蓋自永樂中黃淮胡廣

等入直本皆詞臣正統中三楊已老所汲引馬愉曹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一

鼐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為故事入閣未有不由

翰林者明史張至發傳非翰林入閣者自世宗朝許

讚後至崇禎中至發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賢由進士

授吏部主事本非翰林英宗時兼翰林學士入閣則

世宗以前亦有非翰林而入閣者即世宗時張璠由

刑部主事夏言由給諫皆擢禮部尚書入閣則非翰

林而入閣者亦不止讚一人第此數人係偶然破例

其餘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內閣為翰林故

物職官志云嘉隆以前文移猶稱翰林院以後則竟

稱內閣矣萬歷中內閣缺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

宜與外僚參用然卒不果見李才傳迨崇禎帝因鄭以偉

不爛票擬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為人名擬旨提問經帝改駁自是詞臣為帝所輕而閣臣不專用翰林見鄭以傳

閣老

閣老本中書舍人之稱今俗以稱大學士非也唐書楊綰傳綰為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料皆取五之四綰悉均給之杜詩生理祇憑黃閣老亦指嚴武非謂宰相也查初白詩自註舊傳文淵閣為翰林內署詔冊制誥皆屬焉凡宣召文移止稱翰林院初不以內閣名每日與閣臣會食輪學士一人專掌誥敕多挨次入閣故例稱閣老蘇州有閣老坊乃吳苑庵

陰餘叢考

卷五

主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明史錢幹傳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錢幹不設楊士奇楊榮座或問之傳雖書楊榮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敘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亦見玉按王阮亭記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為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據此則閣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

武時已有定制宣德距洪武不遠何以錢幹不設閣臣座耶豈洪武舊制在南京此以鴻臚改翰林在北京為創舉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謂閣老稱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則非也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食筍之美又元王惲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之事則宰相之稱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設座於翰林之中也

中書

中書之名漢武初以宦者為之司馬遷被刑後亦為中書令蓋主傳宣詔命者也成帝紀罷中書宦官註臣瓚

陰餘叢考

卷五

主

曰漢初中人有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宏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成帝時因蕭望之言乃罷其官更名為中謁者令云自是以訖東漢皆無中書之官後漢書朱暉傳暉家世儒學中常侍各一人有尚書掌門侍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惟過人主然則曹操為魏公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稱三祖詔命皆放所為此中書參機務換詔旨之始也其時中書監令號為重任蔣濟諫曰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據事要在目前倘因疲倦

之間有所革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向之
按資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濟已有此奏可見權之所在
勢即隨之故晉荀勗由中書監除尚書令或賀之而勗
有奪我鳳池之嘆至晉惠帝時孫秀爲中書監王威爲
中書令權傾中外則更任之極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長孫無忌以司空房元齡以
一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裴炎以中
書令執政事筆乃徙政事堂於中書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其始甚微孫資既老致仕齊王芳特爲置舍
人官騎是本供中書監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戰國已有之史記廉蔣李時諸客

陔餘叢考

卷五

十四

求爲舍人者以千數李斯爲呂不韋舍人謝安謝靈運古曰舍人親
近左右之通稱也蓋其以舍人侍居后在楚軍中晉王祥告老武帝亦爲置舍人
六人以六朝以來漸爲寵要通考云宋初置中書通事舍
人四員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
決於中齊永平中舍人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權傾
天下茹法亮久爲舍人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
年可辦百萬及出爲大司農猶戀戀垂泣而去傅昭爲
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權勢最盛昭獨廉靜一無
所預明帝以爲有古人之風梁陳時中書舍人五人領
中書十人書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
曹並爲上司尚書惟聽受而已可見其地望之切要也
唐初詔敕猶是舍人專掌自永淳以來此職爲文士之

極選裴坦傳云故事中書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
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其儀制之尊可知宋史道云舍人
于廷而北拜廳間長立壽之東
北隅謂之壓角此恐傳聞之誤

而其任稍輕故陸贄疏以爲詔命所出本中書舍人之
職軍興時促迫應務權以學士代之今天下無事合歸
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事雖不行亦可見

唐初中書舍人之本職也又按唐時有由中書舍人而
爲翰林學士者如陸贄爲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復爲
翰林學士是也又有由翰林學士遷爲中書舍人者沈

傳師吳融常衮是也蓋其時翰林本無定品故中書舍
人之職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猶然宋史竇貞固由翰

陔餘叢考

卷五

十五

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蓋猶沿唐制前明則中書舍人
之官已經不過爲大學士之僚屬呂原子意以蔭補國
子生選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憲宗許之遂舉順天鄉試
舍人得赴試自此始見明史是舍人尙有以監生充選者
及在閣年久資深每三年計典輒加兼官如尙寶卿等
秩皆舍人遷階也據霍韜疏則并有加至尙書者

尙書

尙書本秦官少府之屬在內掌文書者漢因之武帝增
用宦官爲中書謁者令於是尙書與中書職事多相連
其時中書如唐之樞密使明之司禮監而尙書通章奏
出詔命參決衆事如唐之中書門下明之內閣也宣帝

時又有中尚書見蓋寬饒及石顯傳則并用宦者兼之
元帝時石顯爲中書令五鹿充宗爲尚書令成帝之初
蕭望之領尚書事嫉顯等姦邪乃奏以爲尚書百官之
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乃定置尚書員常侍
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
曹尚書主吏民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事光武分二千石
曹尚書二又分客
其所不掌者惟刑罰有廷尉禮儀有太常軍馬有大
司馬賦稅有大司農料勅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職掌樞
機爲清切霍光傳光死之後其家恣橫事漸露霍山猶
領尚書宣帝乃命吏民上書者不關尚書輒使中書令
取之魏相傳霍光時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則屏去不奏相因請去
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從之董賢傳賢雖爲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事百官皆因賢奏事王莽傳莽懼臣下擅權
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此可見
平時章奏必經尚書也賈武傳武謀誅宦官事泄中官
曹德請帝出德陽殿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
可見詔命亦自尚書出文心雕龍所謂兩漢詔命出自
尚書也王允以宦官誅後侍中等出入禁近機事頗泄
乃奏尚書不得出入及通賓客又可見尚書職在禁近
故秩不高而權甚重王暢爲尚書令後拜南陽太守以
尚書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機事故李固疏曰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也陳
忠傳三公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策免三
公時論不平又孔光爲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徐防
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可見漢時尚書之職之
清要及魏晉以來有中書省而尚書之權遂移尚書職
務皆承中書下流元時猶然惟桑哥得政以尚書擅權
遂駕中書省之上桑哥敗後仍復舊明初承之明史陳
修傳六部之設始於洪武元年初尚屬於中書省權輕
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書省而部權乃專此
古今尚書沿革之大略也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古來尚書祇是一省凡吏戶兵刑之類同在此一省
中各分職務非如今之分爲六署也唐楊嗣復遷禮
部員外郎因父於陵爲戶部侍郎乃請避同省以禮
戶雖分而省則同也龐元英文昌雜錄宋制尚書省
凡六曹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
百十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
天下事莫不上於尚書是曹雖六而省則仍一其分
爲六署亦自明祖始

侍郎郎中員外

郎中本秦官國策荆軻刺秦王時諸郎中執兵者皆在
殿下史記秦趙高爲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國策宋英謂

春申君曰君以臣為郎中可以殺李園則楚亦有是官蓋本執兵侍衛者侍郎之官至漢始有漢百官志侍郎郎中無定員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員外郎隋開皇中始置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蓋以佐郎中之繁至員外之名唐時最濫不必皆尚書官屬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漸及於選部唐書宦官傳序中宗時宦官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魏元忠傳亦云奄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員外也李嶠傳嶠欲收時望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杜佑傳神龍以來選者既無員缺則置員外官二千人是以為常此選人之員外也盧懷慎傳云在京諸司員外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官數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傳亦云吏員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此京朝官之員外也嚴挺之盧絢皆為李林甫所惡用為員外詹事則大僚亦有員外矣肅宗乾元二年詔曰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可用者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縣不得過一人是州縣亦有員外矣羅希奭貶為海康員外尉姚紹之授南陵令員外置來填貶播州尉員外置則小吏亦有員外矣所以唐宋以來員外之稱幾遍民間也

御史

漢百官表謂御史本秦官掌監郡然周官宗伯之屬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為之不過小臣之傳命者至戰國

而稍變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記商相如傅秦趙之會各令御史書事則趙亦有御史國策安邑之御史死則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則齊亦有御史故張儀為秦說韓說趙皆曰秦王使臣獻書大王御史可知列國各有是官蓋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者也張蒼初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也則秦御史亦專掌文書及記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類原非任以彈劾也其後又使之監郡蓋以近臣使作耳目於外於是職司糾察而有彈劾之任漢初因之遂專為風憲官而掌文書記事歸之太史判然分兩職矣按三王世家請立閔且等為王疏則丞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相莊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張湯次之既奉制可則制書由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猶沿秦制御史為掌文書之官故先從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論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以其習而熟也

祭酒

祭酒本非官名古時凡同輩之長皆曰祭酒蓋飲食聚會必推長者先祭胡廣曰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為祭酒漢書淮南王傳伍被諫曰吳王賜號為劉

氏祭酒註云吳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劉氏祭酒也後漢書班超賤時有相者謂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是布衣亦稱祭酒也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京兆祭酒晉馮好古樂道亦以布衣稱祭酒也卓茂為門下掾祭酒蔡順為郡東閭祭酒龍邱萇為議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劉寬行縣輒引學士祭酒執經對講是學士亦有祭酒也張興為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蓋同官之長者則號祭酒故張魯以鬼道教眾令其弟子領部眾者亦皆號祭酒也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也光武初改為祭酒蘇竟傳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

陔餘叢考

卷五

辛

祭酒亦六百石可見其官同但以之為長耳然後世國子監之有祭酒實自此始蓋漢時博士之官即太學師儒也

監司官非刺史

范文正公為人作墓誌以轉運使為刺史尹師魯言其誤即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彈劾督撫以下蓋取其官輕而權重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而權重則整飭吏治之威重漢武設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僅六百石而以六條察二千石其官皆屬御史中丞薛宣傳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是也

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其制本起于秦史記秦泗川監平註云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職漢惠帝因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漢官舊儀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凡刺史稱傳車吏稱從事居無常處吏不成臣見魏書此其大較也郡守不得而奏事而刺史得面奏事京房傳云臣為刺史又當奏事而議者不悅乃以臣為太守所以隔絕臣是也按漢郡守奏事得河內守私置馬五十四匹馳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耳後漢書百官志刺史每歲終詣京師奏事光武改制乃詔刺史因計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既為刺史之後仍遷郡守者蓋其秩本卑遷守非黜如黃霸以揚州刺史為潁川太守陳咸以部刺史歷東郡太守

陔餘叢考

卷五

辛

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屬其秩甚卑而可以彈治大吏與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漢刺史專察二千石長吏而丞尉以下則二千石所察刺史不與焉朱博傳博為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訴事博下令曰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刺史還治所受治之是漢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則無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漢至成帝時翟方進以為春秋之義川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奏罷刺史改制州牧後朱博為御史大夫仍奏復刺史王莽時又置州牧如劉聖公傳荊州牧發兵攻綠林兵反為綠

林所敗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為光武所誅是也。公孫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為幽州牧，郭伋為雍州牧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罷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漢稍異。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光武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梁宋又舊制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計吏奏事。此西東漢刺史不同之制也。靈帝末，四方兵起，劉焉建議以爲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鎮之。遂以焉爲益州牧，黃琬爲豫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圭

見劉獻帝時，韓馥爲冀州牧，袁紹爲渤海太守。荀諝說馥曰：渤海雖郡實一州也。今將軍處其上，袁氏必不能爲下。馥遂以州牧讓紹。又劉表爲荊州刺史，統領八郡。貢至京師，詔加表爲荊州牧。公孫度據遼東，自稱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漢末改刺史爲州牧之制也。故三國志論曰：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但如曩時司察而已。魏晉因之，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數州軍事者，其次爲持節又次爲假節。其時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統之。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所謂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爲刺史，名雖廢

更而其職卽郡守之職也。其大將爲刺史者，則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而其屬郡爲刺史者，則曰支使。故刺史之職益輕，非復漢之舊矣。開元中置節度使，初使持節，後刺史。舊今之制，皆隋以後刺史猶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馬司

京師有兵馬司，專理捕盜及鬪毆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戶所爲大都路兵馬司，掌京城捕盜事。見世祖本紀。又續通考云：京南北有兩兵馬司，各至千人，每百戶所中產者一人充資。發官有綱運及流徙者，至則執兵導送，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捕盜職。

文信國至京，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凡囚兵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圭

馬司者四年始就戮

吏部掣籤

吏部掣籤始於明。萬曆中，孫丕揚爲冢宰，時大選外官，競爲請托，丕揚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爲主，而以山東及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則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掣之。窮吏部之有籤，自此始也。見明史選舉志及東林列傳，亦見顧仲恭竹籤傳。按于慎

行筆塵謂孫公患中人請托故創為此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亦翕然稱頌而不知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奈何自處于一吏之職人才長短資格高下皆所不計乎顧寧人亦主其說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為此法所以二百年來卒不能改此亦時勢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擡頭

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衆行之上蓋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詔尊崇燕王之禮此字于方帝道公之文凡奏事上書稱燕王者皆上平可見古時凡稱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日上平蓋另行起而與本文相平以殺於天子之式耳

陔餘叢考

卷三

香

行香

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廟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尚之于宅設八關齋自行香南齊魚復侯子響誅後武帝心悔之百日于華林園作齋親自行香奉敬之于重雲殿法會梁武帝親自行香見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見于六朝者唐宋以來則皆以國忌日行香舊大昌演繁要謂國忌行香本起於後魏通鑑記事唐太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為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于相琮有門下客郭薰應試琮為之地主文趙隱無計拒之會列聖忌辰宰執已下俱於慈恩寺行香忽有綵帖千餘隨風飄至皆有新及第進士郭薰一事公

卿相顧颺然臨因是得黜薰遼史統和中詔景宗忌日諸道遣官行香飯僧燕翼貽謀錄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宣祖昭武帝昭憲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王文正遺事云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與焉景德中陳堯叟王欽若為樞密使率內職同赴乃聽文昌雜錄云大忌百官集相國寺俟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訖然後行香後改景靈觀行香道山清話云溫公在永興一日因國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誤觸燭臺汚公衣公不動亦不問容齋隨筆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書樞密院文武

陔餘叢考

卷三

香

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據此數事則行香唐宋時皆以國忌非必朔望也西溪叢語朱梁時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則又有行之祝壽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則宋雖有之而不曰行香錢文僖留守西都應天院有三聖像去府十里每朔望集眾官朝拜未曉而往拜畢飲三杯而退文僖戲為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舊制而與行香為兩事王棠知新錄謂洪武十七年詔朔望日郡縣官以下詣學行香則朔望朝拜及行香并為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讓

古人授官例有讓表劉寔謂本唐虞禹讓稷契皋陶之

遺意文心雕龍曰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今按晉張華三讓公封表羊祜辭開府表庾亮讓中書監表任坊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皆傳於世世說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宋書王華傳宋世惟華與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北史郭祚傳魏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既而悔之謂祚曰朕昨誤授人一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表因其讓朕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曰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不能自決遂不換李彪官又孝文愛馮誕除官日親為作三讓表將拜又為作謝表邢邵傳有一貴人初授官享客邵與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託已為讓表主人乃命邵作之翻甚不悅可見昔人每授官必作讓表因是難進易退之意然沿習日久虛偽成風浸尋及於唐宋蓋襲為故事在上者既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讓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辭不允特借一辭以鳴高觀唐宋諸人集中內外制詞多有批答不允及斷來章不允之詔上下相接以偽徒費筆墨甚可笑也 本朝之

制凡三品以上遷官者但有謝摺無偽為辭讓之事於以見 朝廷尊嚴風氣敦實迥映前代萬萬矣

換官不換印

古時每授一官必鑄一印非如後世之官換而印不換也漢書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與邸吏共食吏竊見其綬怪之視其印則會稽太守章也吏驚出語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時買臣未莅任與舊守交代而先已懷印而來可知漢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與之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強與之又可見除官時即予印綬而去非如後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張安世傳安世薨天子贈印綬則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印綬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凌被誅并燒其印綬誅其人而并燒其印蓋可知印不必授後官矣魏氏春秋許允善相印將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晉王瑩拜丹陽尹鑄印六鑄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日而卒蓋可見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據者南史孔琳之議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傳國之寶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承貴在承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于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實所未喻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或因有誅夷之臣避其凶穢則漢用秦寶未聞因于嬰被戮而棄不用也而終歲

刻鑄喪工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請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後鑄蓋可見古人官印之制後世換官不換印其即本於琳之之議歟

假守

秦漢時官吏攝事者皆曰假蓋言借也史記秦王政十六年發卒受地于韓南陽假守騰又項羽殺宋義諸將因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陳涉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擊秦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尉佗以法誅秦吏以其黨為假守韓信破齊請為假王鎮之西域傳遣騎假司馬為斥堠屬校尉王莽攝位稱假皇帝後漢書竇固以班超為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六

天

假司馬凡此皆言攝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試職者則曰守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張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王尊以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薛宣由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朱博由琅琊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張升為郡綱紀以能守外黃令論殺賊吏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為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為置守令所謂守令者亦即攝事之令也凡試職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試俸之例也衛宏漢官舊儀丞相史物故調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調御史少史屬守此亦攝事稱守之證舊唐書百官志文武

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則光祿大夫以至將仕郎武則鎮軍將軍中校尉副尉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本位其欠一階者為兼承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為兼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

一文昌雜錄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

一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

也

陔餘叢考卷二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按月分俸

南史阮長之傳宋以前郡邑官田祿以芒種為斷芒種前去官者則一年祿悉歸後人至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是按月分俸自宋元嘉末始也然封氏聞見記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讓前人乃到處淹泊候過數日始到士論稱之則唐制又不按月也或此職田米又是俸外所得另有一例耳

京官月費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京官俸銀之外別有月費一種起於前明明初諸司皂隸主驛從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因楊士奇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戶部在京諸司則皆出自畿內及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自南畿此月費所由來也見傳難麟明按宣德時顧佐為都御史有奸吏誣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以語楊士奇士奇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皆資之隸遣隸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朝官皆然蓋自永樂中至今先帝固已知之以故增朝官俸預借俸錢選人出京必借京債其利最重到任即須子母償還最

為陋弊令甲凡謁選官得缺後預借養廉以免巧貨所以恤下養廉法至善也按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請令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到官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又宋元祐中孫覺奏云臣備員吏部見每一闕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烟瘴地亦不辭嘗訪其故以授遠闕例得先借料錢遠者三月得四十餘千故也則此制唐宋亦有之

致仕官給俸

致仕官給俸之例起於漢平帝詔天下吏二千石以上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年老致仕者二分其祿以一與之終身蓋其時王莽專政欲以收衆心故有此舉也白虎通云七十致政其有盛德者領賜之几杖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然漢書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周仁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則優老之典本不自莽始特未著令以前致仕給祿須出特恩既著令以後則凡二千石以上致仕者皆可得耳歷代致仕給俸之例有著為定令者有不著為定令者後漢書鄧彪請老章帝賜錢三十萬以二千石祿終其身第五倫請老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劉昆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則王莽之制至東漢已廢其給俸者仍出特賜也唐書虞世南

致仕詔祿賜同於職事許敬宗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唐休璟請老給一品全祿張仁愿致仕亦給全祿宋璟請老以全祿退居東都王邱既老藥餌不給詔給全祿以旌潔吏解琬告老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準品給全祿楊於陵致仕詔俸料全給元時許有壬致仕給俸終其身間復乞歸給半俸終其身此不著爲令而出特恩者也後魏書孝明帝今年滿七十致仕者給半祿隋書大業五年詔品官七十以上不堪居職者量給廩祿以終其身遼史本紀穆宗詔左右從班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其家宋初致仕官給俸亦出特恩如王彥超致仕太祖詔給大將軍俸上官正致仕賜全俸仍給以見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三

錢至太宗淳化元年始詔凡致仕官皆給半俸獨醒志謂宋自章聖後始命致仕者給半俸則太宗時猶未著爲令與宋史互異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賜致仕官全祿仁宗景祐二年詔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金史熙宗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世宗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此著爲定令凡致仕者皆得之不必隨時請旨者也宋又有宮觀使爲致仕者食祿之地神宗紀制宮觀官以處卿監監司知州之老者其議本起于王安石青苗法行諸老臣多致仕去故設此以慰之然王旦致仕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初且以宰相兼使今罷相猶領之其專領使自旦始則致仕兼宮觀使神宗以前

已有之又不自安石始蓋神宗以前僅爲宰相優老之地至神宗時乃多立各路宮觀名目使卿監以下皆得藉此食俸耳又宋史謝泌傳云近制文武官告老皆遷秩給半俸泌請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犯贓者聽從便詔從之然則宋時雖以疾去及犯贓去者皆得遷秩給半俸矣此又立法之太濫也明初無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楊鼎傳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賜救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自後多有月廩歲夫之制然宣德中顧佐致仕資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則已有加恩者又成化七年御史奏致仕尚書魏驥年已九十八歲乞仍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四

前代優老故事詔遣行人存問有司月給米三石命未至而卒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視唐宋則甚減矣

誥敕

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填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

窮工極巧大火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主而下曠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皆屬諛語本朝則詔敕不論文武皆以爲優官崇廟三年仍令勳戚中書爲之本朝則詔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於禁絕諛偽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封贈

洪景盧云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尚書請回贈其祖僉詔不許納官而贈僉爲尚書禮部郎中此後世地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尚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城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已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王言今制封贈祖父

母降於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尙有差別本朝合甲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

聖朝錫類之仁超出前世萬萬矣又前代回贈之例有推及本生祖父者舊唐書崔植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是臣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請以在身官秩特乞回贈本生詔贈嬰甫吏部侍郎容齋隨筆云宋李昉幼出繼于叔昉入相表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詔贈其本生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有明大臣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中穆封本生大父母者有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張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諸大綬外臣起于萬歷中長垣令劉學曾異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俱見湧幢小品至本生祖父之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遇當追贈奏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尚書劉總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尚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宋王曾爲參知政事以幼孤首於叔父母奏請改葬乃詔贈其叔宗元工部員外郎母嚴氏懷仁縣太君歐陽修少孤其叔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詔贈郎中是又恩例之出于祖父外者也

近日大司寇胡公雲坡幼鞠于其嫂乞以本身詰封回贈特蒙 俞允曠蕩之恩無微不至更有非臣下意計所敢及者矣

父在封母不稱太

王溥五代會要母妻敘封事例乾祐元年中書帖吏部廢置司父在母進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廢置司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歿並同即不說父在不加太字惟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八年尚書司門郎中尹儒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云云蓋由于封母固宜加太而父在母不稱太亦情理之當然也

貼黃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為一幅貼於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茂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楷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領事人亦謂崇禎元年三月今上疏者自擬賦中大要不過百字附疏尾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葉石林云唐降敕皆黃紙有所更改亦以黃紙貼之謂之貼黃宋奏劄皆白紙而意有未盡另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之貼黃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另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乎詳今貼黃主乎簡今之貼黃

又與宋之貼黃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江隣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為何語抑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仕宦避本籍

漢書嚴助會稽吳人既貴上問助居鄉時為友婿富人所辱助曰願為會稽太守乃拜助為會稽守又朱買臣會稽郡吳人後出為會稽守韓安國梁成安人為梁內史後漢書景丹櫟陽人光武以其功封為櫟陽侯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是漢時尚無迴避之例杜佑通典謂漢時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則兼用他郡人而必特奏可見漢時掾屬官更

陔餘叢考

卷七

八

無不用本郡者蔡邕傳朝議以州縣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互相監臨於是又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邕乃上疏極言其弊然則迴避本籍以及親族相迴避之例蓋起于後漢之季也然魏晉以來亦有不拘此者魏書張旣馮翊人魏武使為雍州刺史謂之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遊矣朱靈清河人魏文帝封為郿侯欲以晝繡榮之南史邱靈鞠烏程人為烏程令柳元景隨孝武入討孝武曰事成何所欲元景曰願還鄉里及孝武即位乃以為雍州刺史以元景家襄陽也張岱吳郡人為吳郡太守齊高帝詔以家為府後從子緒亦為吳郡太守柳慶遠襄陽人梁武以為雍州

刺史詔曰卿衣錦還鄉吾無西顧愛矣張敬兒南陽人以功乞為本郡乃除為南陽太守呂僧珍東海人梁武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又以劉之遴為南郡守詔曰卿母年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道侯安都母樂居鄉里陳武帝乃以安都弟曉為東衡州刺史安都子秘為始興內史並在家侍養孫瑒吳人陳武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乃授吳郡太守陳武帝本吳興人在梁朝時其子昌為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特令蔡景歷為佐吏輔之魏書毛鴻賓北地人孝明帝改北地為北雍州以鴻賓為刺史曰晝錦榮卿也游明根告老其子肇求解官歸侍孝文帝

陔餘叢考

卷七

九

欲令祿養乃出為本州魏郡太守甄琛中山人後為定州刺史北齊書封隆之四為冀州刺史其本州也素得鄉里人情其子繪復為本州後周書李穆一家叔姪三人皆收宰鄉里蘇亮武功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鼓吹先還家並給騎士三千羽儀遊鄉黨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令狐熙燉煌人為燉煌太守晉公護謂曰公一門之內須得衣錦之榮故命之王傑金城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其勳望故榮以本州劉雄臨洮人周武以為河州刺史先已為本縣令至是復刺本州鄉里榮之柳敏河東人為河東郡守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其得時與蘇椿為武功郡守既是本郡惟清儉

自居馮遷為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一旦為本州惟謙謹接待鄉邑隋書田式祖安興父長樂及式三世為本郡太守此隋時不避本籍也唐書姜暮上邽人高祖命為秦州刺史謂故鄉錦衣用答元勳邱和為交趾太守聞高祖登極來朝帝以和本穰州人乃命為穰州刺史以自養張士貴洛州人高祖命為洛州刺史曰令卿衣錦豐游薛登常州義興人武后授為常州刺史張九齡韶州人以親老求歸養元宗乃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賀知章歸老詔以其子僧子為會稽郡司馬使侍

陔餘叢考

卷七

十

軍節度使俾榮其鄉里王仁錡邢州人周世宗授為安國軍節度使制曰眷維襄國實卿故鄉分子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宋朝授官本籍之例大概有三一以便就養一以優老臣一以寵勳臣太祖本紀乾德五年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五自言父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乃授永鄆陵令彭乘益州人求便養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陳希亮眉州人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乃令知臨津縣朱昂家江陵致仕時詔以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張詠濮州人初仕時乞掌濮州市稅以便養許之蔡襄仙遊人以母老知福州後又知

泉州楊繪給竹人以母老請知眉州劉凝彭城人知廣
州以母老求內徙遂知徐州凝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
侍從官三品典鄉郡過始望矣洪皓自金歸以母董氏
年八十餘乞補外乃以徽猷閣學士山守饒州鄉郡
文文山吉安人初除湘南提刑解免乞便郡養親乃差
知贛州見文山紀年錄此皆以親老而不避本籍也按真宗紀詔親老無
宗祀進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
權進官是宋時不著為令邢苟以老乞給假歸曹州上曰便
可權與本州何須假耶遂拜工部尚書知曹州呂大防
藍田人罷相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任中師年老上書
言家本曹州願得守曹遂以之知曹州范純夫引疾乞
歸章十上乃得請以待制知梓州見吳氏客語韓子華兄弟為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十一

穎州貴族罷相後仍帥鄉郡或賀以啓曰夙推荀氏之
龍仍致穎川之鳳見王公四六話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
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末第時兄弟皆就食府
庠人以爲榮見周益公玉堂雜記此皆以優禮老臣使不避本籍也
韓魏公安陽人後出鎮大名即其鄉郡歐陽公爲作書
錦堂記公歿後其子忠彥以墳墓缺照管乞以其弟粹
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于國特依所乞
今後常註其現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當相州一差遣
見韓魏公君臣相傳後琦之孫治守相州治之子育自乞侍其父
疾詔即除育守相州代其父任徽宗謂曰先帝詔韓
氏世官於相今父子相代榮事也琦守相作書錦堂治

作榮歸堂育自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此
又特寵勳臣而使世官鄉邑不避本籍者也其他亦有
不盡闕優老便養而使官於鄉者王祐大名人太祖使
領大名謂曰此鄉故鄉所謂畫錦者也范仲淹蘇州人
亦嘗知蘇州汪彥章徽州人後仍知徽州其謝表有曰
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
魚至南宋之末以軍事重更多有使守鄉郡者李芾家
衡州攝湘潭縣知永州又知潭州崔與之廣州人後以
廣東安撫使知廣州即家治事陳炤常州人初爲丹徒
縣尉後攝常州通判守城死此又以軍興需人不避本
籍也按高宗紀紹興二年詔監司避本籍則宋制避本籍惟在監司
及應孟明移州人除新東世世避本籍以鄉郡引嫌乃改授江東金史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十一

李晏澤州高平人年老致仕乃詔其子昭略爲澤州刺
史張大節代州人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榮之元
世祖時許衡歸老河內特命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
便養吳當撫州人爲江西肅政廉訪使左遷撫州總管
趙雍湖州人松雪之子爲昌國海寧守則金元時亦間
有不避本籍者迴避之例至明始嚴然太祖初設浙東
提刑即以龍泉人章溢爲僉事又命其子存道守處州
而處州人胡深亦爲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
處州軍民事又洪武四年正月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
老家在蘄州請終養詔即改爲蘄州知府是太祖時固
不拘鄉貫也漱石齋閒談記永樂中命御史邵玘巡按

兩浙辭以本籍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故耳。浙人授浙官，即須辭免。則迴避本籍已為成例。可知以後亦間有不迴避者。葉春海鹽人，宣德正統間，凡三為浙江巡撫，治事於鄉。王彰彰德人，亦巡撫河南。彰傳謂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春而已。然此外亦尚有王瑜、淮安人，後鎮淮安，總督漕運。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亂，帝命源往撫之。又景泰中，命吳人楊翁之子為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與彰二人而已也。

本朝督撫大吏亦往往有此。蓋常調官例須迴避，所以杜瞻徇之弊。至於親信大臣，原可不拘成例。是固立賢無方之意也。其常調官仍有親老改補近省之例，既不得於臨下，又可便於養親，可謂通乎人情斟酌至當矣。

陔餘叢考

卷七

三

親族迴避

親族迴避起於後漢。已見蔡邕傳。按晉陽秋，劉宏為荊州都督，諸軍事，詔以宏塔夏侯陟為襄陽太守，乃荆屬郡也。宏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乃罷之。可見晉時此例已嚴。宋書劉祇為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並同，此唐書賈敦頤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此以其治行特破成例，則親族

迴避之例自嚴也。楊於陵為戶部侍郎，其子嗣復遷禮部員外郎，以父子同省，乞換他官。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勾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時子部同一尚書省，故云同省。此又于應迴避之中，稍示區別。職事不相統攝者，不必避也。韋抗為御史，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為榮。此雖職相統攝，然或以按察係暫時差遣，非久任者，故爾。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然大德八年，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居風憲。則元時親族迴避尚疎濶矣。

起復

陔餘叢考

卷七

古

俗以滿服後補官為起復，此甚非也。霏雪錄云：起復者，喪制未終而奪情起視事，如歐公所作晏元獻神道碑，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遭父喪，經營起復是也。又宋制并繫之官銜，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今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又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復，卽奪情也。王阮亭亦引此以證俗說之謬。今按南史蕭坦之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舊唐書蘇瓌卒，詔其子頌起復為工部侍郎，頌抗表固辭，詔許終制。張九齡喪母，詔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齡固辭不許，通鑑唐順宗時，王叔

文用事既而有母喪韋執誼多不用其語叔文乃日夜謀起復憲宗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無起復之命乃賂宦官吐突承瓘請發本軍討王永宗以冀起復昭宗時韋貽範為相多人賂許以官遭母喪去位口為債家所譟乃日夜謀起復此皆在喪起復者也五代史鄭餘慶嘗探唐士庶吉凶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無金革之事而起復可乎宋史夏竦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助王欽若方善竦遂起復知制誥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楊億丁母憂未卒哭起復為工部侍郎元史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五

事者不許奪情起復是元時亦尚不以服闋為起復也按宋史向子誼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則凡降官而復職者亦皆謂之起復又不專指停喪授職者未葬親不許入仕

古時又有親未葬不得入仕之例晉書載記常焯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按鄭默華廡二傳其時雖不行三年喪然未有不葬而仕者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是唐時雖未有定例而犯者必黜其官周廣順中詔親未葬者不許入仕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歿或

葉殞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者為令又劉綜奏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為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從之是周宋時嘗著為令甲按劉昫傳昫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故也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劉器之為其集序可見宋時此禁甚嚴

一產三男有賞

今甲一產三男者督撫具本達部照例給賞此本古制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五

也國語越王句踐時民間生三男者公與之母註乳母也生二人者與之餼是此制本起於句踐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石復其夫勿算則并於懷胎時亦給以養贍矣見宋史晉載紀石勒時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賜以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堂陽人陳豬妻產三男賜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北史邢邵傳舊格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革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可見漢魏以來已為定制至如各史本紀遇此事必書則始于五代史如後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天成元年破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漢乾祐元年內

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是也歐陽公謂此因變異而書者金章宗紀禮官言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量材敘用其奴婢所生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尙書請更給四十貫贖以爲良制可

旌門法式

五代史李自倫傳戶部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閫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今李自倫旌表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

陔餘叢考

卷七

七

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然則旌門之式舊最繁重至五代始改從簡易第安綽楔于門而已宋史孝義傳旌郭義家于其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下廣上狹飾以白間以赤蓋亦沿五代之制皆官爲建造也今制應旌表者官給銀三十兩聽其家自建其坊制或設於門或別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烏頭者蓋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參用之

國忌日不決囚

國忌日不決囚唐以來已有此制按舊唐書太和五年御史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罰人特降詔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本無明文但

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固無所妨今後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此事亦見容齋隨筆是唐時國忌日百官以休務故不決斷刑獄已沿爲故事矣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唐書裴寬傳禮部言忌日享廟請用樂寬奏廟尊忌早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遂定爲制後世忌日不舉樂蓋本此

孕婦緩刑

北史崔浩定律令婦人當刑而有孕者許產後百日乃決後世孕婦緩刑始此魏書北海王元愉以謀逆誅將并誅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懷姪例待分產乞停

陔餘叢考

卷七

六

李獄以俟孕育帝從之此浩定律後事也然漢刑法志景帝詔孕而未乳當鞠繫者皆頌繫之頌容也容之不經格也亦見刑法志又王莽傳莽子宇以血灑莽門發覺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乃殺于寶晉書母邱儉起兵被誅其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則孕婦遲刑本漢魏之制豈元魏時此律已廢至浩而又著爲令歟

聽重囚妻孥入獄

令甲長繫之囚許妻孥入視其無子者并許其妻入宿按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母邱長有醉客辱其母長殺之既就獄祐謂曰赦汝非義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祐乃令其妻同宿獄中妻遂懷孕長臨

刑告母曰妻若生子當名之曰吳生也晉書曹摅傳有張兌爲父報讐有妻無子縣令喬智明愍之令兌妻入獄後遇赦得免北史後周時裴政爲司憲用法寬平囚徒犯極刑者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死於我死無所恨此皆聽重囚妻孥入獄之故事也特其時尚未有定制故長吏法外行仁後世著爲成例其卽坊此歟

笞臂

漢刑法志文帝除肉刑以笞代劓剕後以笞數多反多死景帝乃遞減笞數又詔定箠令笞者箠長五尺用竹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毋得更

骸餘叢考

卷二十七

五

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邱濬謂笞所用之材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定於此唐書宇文審以夏楚無小大之制始創杖架以高庫度杖長短此又後世頭號二號之始也知新錄夾棍起於宋理宗時以木索並用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棍見於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謂卽今背剪椶指也椶音贊入聲韓昌黎詩崩勝相排椶今俗讀作斬音

滴血

驗屍有滴血之法其來已久按南史孫法宗以父被孫恩戕於海濱乃沿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滌骨

當悉凝浸乃操刀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骨脛無完皮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本齊東昏妃武帝納之七月生綜綜自疑爲東昏子問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滲入卽爲父子乃私發東昏墓出其屍瀝血試之既有微矣又自殺其次男瀝血試之然則滴血之法其起于六朝歟唐書王少元求父尸於野不可識或告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尸也少元果得父尸

稅契

市易田宅旣立文券必投驗官府輸納稅錢給以印憑謂之稅契此起于東晉時按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作四百入官賣者

骸餘叢考

卷二十七

五

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代遂因之不廢然其制賣者出錢多買者出錢少殊非平允其後定制但令買者出錢不知始於何時按洪景廬以民間投稅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因此轉滋告訐乞蠲其半使民皆樂輸下戶部議格然則買者出錢南宋時已如此也

戒石銘

郡縣廳事之南有亭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謂之戒石銘留青日札謂是黃庭堅所書續通鑑綱目亦載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刻石然其實非起于紹興乃宋太宗書

之頒於天下也宋史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夏四月班外官戒諭而太宗則又本於孟
 昶之文而節之景煥野人問話載孟昶全文朕念赤子
 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
 雞爲理留頓爲規寬猛得所風俗所移無令使制無使
 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
 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爲爾戒體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齋謂昶詞雖多
 轉不免掛一漏百經太宗刪節彌覺簡括不遺然則此
 銘太宗時已頒行後山谷曾書之至紹興中復以山谷
 所書頒行耳客中閉集亦記戒石本於孟昶而宋太宗
 刪之而歐陽公集古錄謂戒石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

陔餘叢考

卷七

五

詞耳則又在孟昶之前矣然歐陽謂明皇之詞已不可
 見亦疎于考據明皇有賜諸州刺史題座右詩云眷言
 思共理鑑夢想維良猗歎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既
 俟進黎獻實行康祝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
 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跡易見
 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惻且存撫老
 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子眷萬方此卽其戒石詞也
 按商書制官刑儆於有位則戒誓之辭其來最古文心
 雕龍云漢揚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駰胡廣又
 補綴爲百官箴北史何妥爲龍州刺史箴勸於州門外
 覽此又戒石之所昉也七修類稿又記浙中各官廳別

有四句云天有昭憲國有明法爾長爾謹以中刑罰此
 不知起於何人覽明詞評記有人于戒石銘每句下各添一句云爾爾爾爾
 知他文只是不足民齊民歸轉吃轉肥下民最齊來便著上天難

清慎勤匾

各衙署訟堂多書清慎勤三字作匾額此本之世說註
 李秉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解
 山上曰爲官長當清慎勤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並受詔上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
 爲本上顧吾君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
 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此情慎勤三字所本也亦見三國志李通傳

陔餘叢考

卷七

五

鄉都圖

今江南各縣中分民居爲某鄉某都某圖謝少連作歙
 縣志謂音鄙乃都鄙之遺制也趙宦光亦曰都鄙本
 作鄙俗誤讀作圖顧寧人非之而引嘉定縣志曰音卽
 里也以每里卅首一圖故不曰里而曰音又引蕭山志
 謂改里爲圖自元始然寧人亦失於考按宋史袁燮傳
 燮爲江陰尉常平使屬當賑災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
 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
 爭訟追行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則鄉都音之制
 起於南宋也江府等省又有魚鱗圖明洪武二十年命四子生武淳等分行
 州縣隨擬定區區良田賦方員次以字號編爲圖狀如魚鱗

相大號曰

魚鱗圖

省

今制分天下為各省蓋仍前明之制而明則因元之舊也元時諸路各設行中書省是以有省之名前明改行省為布政使司而口語相沿不改故猶稱省耳原省之名之所起則本於漢按漢書昭帝紀帝年幼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註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閭有禁也後以孝元皇后父名禁故避之曰省中也衛宏漢官舊儀註亦曰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諱禁故曰省然則本由禁中改曰省中後世以中書尚書諸官署設在省中遂移為官署之名曰中書省尚書省唐書楊收傳漢制總制羣官曰省分務而治曰寺是也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幸

至元設行中書省於各路遂又移為方州之名曰各直省也然行省之稱亦不自元始陸放翁詩往者行省臨秦中我亦急服叨從戎又云行省當年駐隴頭腐儒隨牒欲西遊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稱然惟四川安撫大使則稱之他尚無此名金宣宗時州縣為元兵殘破乃隨處設行省以治一方如興定三年有東平行省蒙古網河北行省侯孛又苗道潤傳詔山東行省諭李琛與道潤和解又靖安民願隸潞州詔河北行省審處之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

履歷

按魏書源子恭傳時有亡人許周偽稱梁黃門侍郎子

恭疑之表云據其履歷清華則家累應不輕今來歸化何其孤勉履歷二字始見此宋史王彥超傳太祖欲罷諸宿將兵柄從容置酒召武行德等宴謂卿等久臨劇鎮非所以優賢之意彥超喻旨即請老行德等尚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雷德驥傳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擇轉運使所患不知其人履行可令德驥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以便引對畢士安傳或薦張洎文學太宗曰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耳庶知原傳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石豫傳左膺為御史履歷與豫略同是履歷二字至宋時始為官場成語

陔餘叢考

卷二十七

書

民壯

今州縣官衙前給使者有民壯餼于官而供役其名則起于前明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免五石仍免戶丁二名至宏治間又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每里僉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後王陽明破洞頭等賊及平宸濠皆用其力此說見湧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則云正統二年募軍餘民壯願自効者人給布二匹月糧四斗景泰初募直隸山東西民壯守大同紫荆等關宏治二年立僉民壯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五人五百里里四人三百里里三人百里

里二人有司訓練遇警調發給以行糧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為催募隆慶中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州與大縣可得千五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隸撫臣操練歲無過三月月無過三次練畢即歸農復其身

官府乘轎

轎本起於南俗山行非舟車可通故有此器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山行即橋橋即轎也漢書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踰嶺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云是轎之為器三代時已有之然皆在南方且以竹為之如今兜子之類也其在北方則有輦詩云我任我輦說文輦挽車也從車從扶音扶在車前引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之則如今之手輓車也手輓車其下有輪非如後世之肩輿也然左傳樂盈將為亂范宣子使二婦人輦以如公宮南宮萬自宋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則古時惟婦人始得乘輦其非婦人則雖天子亦皆乘車故周穆王猶用八駿呂氏春秋出則以車入則以輦此或秦制有用輦者尚非肩輿也史記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又凡徵召賢士多用安車蒲輪而黃霸為揚州刺史治行第一賜車蓋特高一丈宣帝時蔡義給事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客共為買輦車可見西漢百官皆乘車或貧不能具馬則以牛駕車陰就以人輦為井丹所叱則東漢亦皆乘車也魏晉以來則

乘車而改用輦世說石崇王愷並遊日晚爭入洛陽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又太平廣記王導懼妻妬私置眾妾于別館妻曹氏偵知率婢僕二十餘人持刀欲出導遽命駕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先去宋書何偃乘在前劉瑀在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耳朱修之拜戶部尚書牛奔墜車折脚乃辭尚書南齊書陳顯達諸子並精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程曇白鼻而皆集陳舍南史高悝於張侯橋浦中得金佛像載之長千卷牛不肯進乃令牛人任牛所之牛竟至阿育王寺梁武當齊明帝世避猜忌常乘折角小牛車劉之遴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夢當為折臂太守後牛奔墜車傷右手遂典郡顏延之常乘羸牛車路逢其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以愧之北史晁崇傳道武冠姚平時牛大疫道武所乘車巨犍數百亦同日斃彭城王勰遇禍時被召入東掖門牛不肯進乃去牛而人挽以入明山賓家常乏用因賃所乘車牛既售仍告以牛漏蹄北齊書中尉出清道王公皆遙住車去牛輓頓地俟其過隋書牛宏弟弼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但云作脯是六朝時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皆乘牛車所謂短轆轤車長柄麈尾亦一時風尚使然也然其時南朝亦間有乘肩輿者晉書陶淵明令一門生兩兒舁輿宋書

武帝與范泰登彭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檀道濟伐魏歸兵少敵眾乃令軍士悉甲身自乘輿徐山外圍南史桂陽王休範反乘肩輿至壘南江夏王寶元反乘八摑輿手執絳麾隨崔慧景至都王敬則起兵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垣崇祖守壽春魏人攻之崇祖肩輿登城手決堰水魏人溺死無算梁天監中益州民焦僧護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自乘肩輿巡行賊壘擊平之又韋叡體素弱未嘗乘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氣無敵是皆六朝已乘肩輿之證蓋輿本南俗浸尋而及於王公士大夫或私用之尙未著爲定令耳唐都長安承北朝之制百官皆乘馬唐書劉知幾議釋奠儀

駭餘叢考

卷二十七

七

於禁中許肩輿至內館苗晉卿年老許肩輿至中書此皆特典其後張宏靖鎮幽州用人輿出入楊復恭乘肩輿至太極殿又文昌雜錄令狐綯薦裴坦知制誥非裴休意也坦入時見休愧謝休曰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乃顧左右肩輿而出北夢瑣言杜審權出領江西乘肩輿出都門生餞別於滿橋五代史後唐莊宗將稱帝張承業自太原肩輿至魏極諫又莊宗以盧程爲相拜命之日乘肩輿導從喧呼莊宗聞之以問左右對曰此宰相擔子入門宋史李穀爲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許賜白藤肩輿名至便殿勉諭然則宰相及大臣乘肩輿蓋自唐初有特恩賜者其後自相沿倣漸以成習

駭餘叢考

卷二十七

七

以避至尊高宗是時未即位故却不御也按宗澤有所乘轎之制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以魏滑許乘轎程史謂唐

宰相皆乘馬五代始用擔子本朝惟文潞公年高以太

師平章軍國司馬溫公以病不能乘騎乃許乘擔子雲

龍漫抄亦云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

十一日以雪滑暫許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仍依

常制高宗南渡後方乘轎遂相沿不改是近代乘轎實

始于宋南渡也筮翁貴耳集云自渡江以前無今之轎

只是乘馬洪容齋記紹興三十年為參詳官各乘馬赴

貢院至淳熙十四年司貢舉則乘轎者十人而九矣蓋

南方本少馬且甌石甃地不便乘騎而又無朝廷明禁

遂不覺日趨于安逸耳朱國禎云明初三品以上乘轎

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馬武官勳戚亦

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賜轎然後得乘嘉隆以

來南京無大小皆乘輿惟有兩人四人之分而北京亦

用肩輿出入即兵馬指揮亦然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

久亦當變矣明史霍韜傳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

尚書劉龍潘珍轎龍鈞互許奏霍韜因劾鈞且請禁小

臣乘轎廷議如韜奏而南京給事御史乘轎自如又嘉

靖中郭宗臯為巡按行部乘馬不御肩輿以不御肩輿

即為美談至入之本傳則其時皆御肩輿可知王新城

池北偶談云今江寧開封各官皆用暖轎施帷餘省各

官不施帷蓋猶有古褻帷之意云

養濟院育嬰堂義塚地

顧寧人謂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人而廢法按

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

諸郡縣給養二年又置漏澤園夷堅志亦云崇寧間設

孤老院以養孤老安濟坊以養病人漏澤園以瘞死者

通鑑亦謂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朝廷課以

為殿最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計其時正京當國是以顧寧人謂起于京然管子入國

篇凡國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其親戚故

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有痼疾不

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養疾本屬古制南齊

書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

窮人梁書普通三年詔置孤獨園以恤老幼後魏書宣

武詔太常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者咸令居處便醫

治之舊唐書武宗紀廢天下僧寺尋以悲田養病坊以

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自給乃命兩京量給

寺田諸州或七頃或十頃擇本處耆老勾當唐時養病坊屬寺僧經管

是恤孤養疾六朝及唐已著為令甲而宋史蘇軾知杭

州哀羨緡二千黃金五十兩作病坊以處病者常林知
廣德軍亦置慈幼局則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
澤園之設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

陔餘叢考 卷七

辛

死者州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宋仁宗紀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紀元豐二年詔給地葬畿內寄放之喪無所歸者官瘞之韓魏公鎮并州日亦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是義塚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蓋京特踵其法遍行州郡以沽譽并入之課程耳葉石林守許昌日有押運使宋昇以營造西內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

骸餘叢考

卷十七

三

澤園人骨屑灰用之其時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則權相方設園瘞骨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寧人亦未加深考而謂善政之始于京不免爲京所欺也又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備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此又後世育嬰堂之始香祖筆記杭州養濟院祀嚴嵩爲土地神說者謂嵩籍沒後寄食于養濟院而死故祀之于院按清波雜誌蔡京死于潭州數日不得殮以青布裹屍藥葬漏澤園然則京亦可祀于漏澤園爲土地神也歟

骸餘叢考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雲松

秀才

禮記有秀士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問誼秀才名置門下秀才之名始見於此公孫宏奏博士弟子內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皆謂才之秀者非竟以爲士子之專稱也晉世始有秀才之舉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非榮此行實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耳此士子稱秀才之始元帝時所舉秀才皆不能試經尙書孔坦請展限五年聽其講習詔許之則秀才有不能試經者矣後魏令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者表

骸餘叢考

卷十八

敘之北齊令中書策秀才濫劣者有罰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載文選可考也至隋時秀才之舉益重杜正元傳開皇中海內舉秀才杜正元一人楊素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如此素意欲試黜之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今至末時俱就正元果如期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後其弟正藏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門三秀才此其極盛也亦見唐書杜正倫傳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開元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獎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廢封氏聞見

記唐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然唐時凡舉子皆稱秀才見李肇國史補又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其時秀才之科久停而猶有是稱可見凡鄉貢懷牒就試於州縣而竟舉者皆稱秀才也容齋隨筆謂秀才名目魏晉以後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俗以為相輕之稱則宋時凡應舉者固無不稱秀才矣元虞集為文宗草詔謂順帝非明宗子順帝登極欲殺之脫脫在旁曰彼有文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洪武中選國子生才高者命博極羣書以備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見元明以來秀才為讀書者之通稱今俗猶以府縣學

陔餘叢考

卷末

二

生員為秀才蓋亦沿舊稱也府縣學生員之制始於明太祖欲合人才一出於學校於是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副以訓導其生員之數府四十州縣遞減其十月廩人六十其後命增廣員數不拘額宣德中又定增廣之額於是初設廩食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正統中因楊纘奏疏又請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後謂之附學生員

監生

漢時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學蓋太學設五經博士專門名家學有本原故士之嚮學者皆赴之業成者授為郎及文學掌故此由太學敘用者也其他郡國所舉孝廉

有道及辟署掾史功曹大抵亦太學之人居多是以東漢之末遊學者至三萬餘人唐書儒學傳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四方秀艾雲集蠻夷亦遣子弟就學凡八千餘人其後士之試於禮部者先兩監而後鄉貢京兆所錄兩監十名以上小宗伯多倚以為選登進士第者無慮十之七八語見文獻通考宋制太學有積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遞為升黜亦多至數千人而成均試太學生并別有狀元之目癸辛雜誌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其釋褐恩數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眾諸生兩廊序坐狀元欄襍立同舍班俟

陔餘叢考

卷末

三

揖訖詣堂上香案前望闕謝恩是也明承宋制令天下擇諸生學行優者送國子監就學以育其才或舉人會試不第亦聽入監如賈三俊陳輔題皆以鄉試舉人入國子監守陞以鄉試第一入國子監而洪武中監生并有奉使採訪民事平理訟獄甚或即授布按兩司者洪武二十六年擢國子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明年又遣監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其納粟入監之例自景泰中始朱國禎湧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舉人

漢時取士無考試之法皆令郡國守相薦舉故謂之舉

八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畝畝舉人之名始見於此今世俗別稱舉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國所舉也然漢時舉人名目甚多如賢良方正文學有道直言極諫茂材異等明陰陽明兵法能治獄有行義之類皆郡國所舉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專以此為舉人之稱蓋孝廉乃每歲所常舉其他則隨時詔舉故也和帝十三年制郡國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上三歲舉一人此可見漢時舉孝廉之常制又漢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平帝又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者郡各一人此又後世武舉之始也唐宋舉人則又與前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四

代異前代舉孝廉等即為入仕之途唐宋惟重進士一科所謂舉人者不過由此可應進士試耳故又謂之舉進士其時士之試於禮部者在內由京兆府考試錄送李肇國史補所謂京兆府考而升之謂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謂之鄉貢則不復考試國史補謂之拔解是也至宋則外府解送亦須先試東坡在杭州有監試呈諸試官詩及催試官考校詩是也按舊唐書京兆府考得賜生則唐時解送亦須先試蓋中葉以後之制舉人試禮部不中仍須再應鄉舉宋史劉章四魁鄉舉又元遺山送靖遠卿詩序謂先生曾以鄉試兩魁鄭州許瑗在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輒不利是宋金元舉人皆如唐制但可由此

試進士而不能入仕今鄉試已中者為舉人即會試不第亦不必再應鄉舉而并可依科就選此乃前明之制蓋唐宋舉人謂之舉進士並無另設舉人之科前明則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會試中式者為進士遂與進士分甲乙科而舉人并可入仕是以舉人另成一名目也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但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唐宋遺制

進士

進士之名見于王制秦漢以來未有此名目也至隋煬帝始設此科唐因之其初雖有諸科然大要以明經進士二科為重其後又專重進士此後世進士所始也唐初制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五

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讚代詩賦太和八年仍復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藝之大略也然唐制有與後世不同者後世三歲一會試唐則每歲皆試後世放進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餘人唐則每歲放進士不過三四十人見通考所載登科記宋初猶每歲一試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間歲一科舉英宗二年又定令三歲一科此後世三年一鄉會之始也封氏聞見記唐時風尚嚴重進士制舉雖高滿

在進士之下御史張璠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舉進士一人制科出身每親南宋
政衰集兄弟連楊猶令制科者別舉謂之雜色以爲榮其時習俗如此
又有類省試蓋因兵興路遠舉子難赴即就本路權省
試如紹興二年川陝宣撫使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
謨等十三人以便宜賜進士出身紹興五年又詔川陝
類試進士合格第一人優殿試第二人例推恩餘並賜
同進士出身度宗在諒闇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
例賜出身則類試并行之於朝廷此又因理宗之喪而
權爲之制也

狀元榜眼探花

世稱進士廷試第一甲三人爲狀元榜眼探花按狀元
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

陔餘叢考

卷六

六

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曰狀頭亦曰狀元通鑑唐僖
宗謂優人曰朕若應舉進士舉須爲狀頭西陽雜俎
李固言擢狀元詩賦有芙蓉人鏡之目又鄭谷登第詩
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此唐時稱狀元之
故事也榜眼探花之名明史選舉志云制所定也似謂
此三種名目係明太祖所定然元人歐陽圭齋記泰定
丁卯狀元至國學謝師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亦拜
於側又高則誠琵琶記亦已有榜眼探花之名則元明
以來固有是稱又按宋史陳思謙傳思謙之孫若拙素
無文中第二名當時以第二名爲榜眼遂以若拙爲榜
榜則榜眼之名起於北宋無疑然魏道輔詩話宋太宗

時朱殿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質舟
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則北宋時第三人亦呼
爲榜眼蓋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
以第三人爲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爲榜眼耳探花之稱
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爲之秦中記探花宴
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得名花則
二人被罰宋初猶然翰苑名談西方號登第年最少告
狀元鄭毅夫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號曰此無
定員添一人何害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爲探花揮塵
錄李宗諤之子昭遠十八歲登第昭遠子杲卿杲卿子
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是亦謂三世登第皆十

陔餘叢考

卷六

七

八歲故俱以年少爲探花郎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
第也戴埴鼠璞云本朝故事吳旦榜馬拯爲探花太宗
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
話亦但言期集所擇少年爲探花而今獨以稱鼎魁不
知何義戴埴係宋末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
第三人爲探花矣按宋時一甲不止三人洪咨夔其宗
下八人校將作丞四十二人校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校節度使官及軍事判
官第三甲八十八人防備軍事推官又梅賾俞愈謝師厚及第詩曰一甲二十八人
君名在二十三又張堅志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時宮中適生皇子上壽儀禮侍臣曰
第一甲可多放幾名遂以次傳聽上意亦志之至三百名方罷遂曰此是儀禮何爲
狀頭而一甲而三人爲最重蘇老泉云今進士三人之中釋
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年未有不兩制者蘇子瞻
送章子厚序亦云仁宗朝十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

十有九人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則是時一甲雖不止三人而以三人為貴重可知周咨唱名記第一名承事郎第二三名文林郎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同進士及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同進士出身其制與今微有不同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文林之階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職之制所由助也按宋史呂蒙正傳中進士第一元授職尚不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真宗特命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此又後世狀元列仗遊街之制所由助也金宣宗記詔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選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經義進士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仕郎同進士出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八

則經制視宋較優元史張起巖延祐乙卯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試第一亦即授修撰此又近代狀元授修撰之始也按宋史元祐二年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後明府王見李貴三人皆一甲亦皆授修撰明初修撰不止授狀元一人又天順中檢討邢讓以修撰錄進修撰成化中楊廷和亦以檢討進修撰則修撰不始於元也續通鑑註云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此又近代狀元從六品之始也又元時一甲者皆賜及第順帝癸酉稍變其制賜一甲三人及第餘賜出身同出身此又後世以三人為及第第二甲為出身三甲為同出身之始也元史宋本賜章服一首自註云自泰定元年甲子科始賜幘頭花

帶靴銀木簡皆具簡上仍刻御賜字金填之明史吳伯宗傳洪武四年伯宗廷試第一時開科之始帝得伯宗甚喜特賜冠帶袍笏此又近代狀元賜冠服進士賜袍服之始也湧幢小品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試上親擢任亨泰第一命題名於石建坊以寵之此又近代狀元等建坊之始也明史曹鼐傳新進士賜宴禮部由宣德八年始此又近代賜宴禮部之始也王闕之滄水燕談錄宋時新進士賜宴禮部始於明太祖洪武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始賜榜始賜名自雍熙二年梁顛榜始賜封贈錄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三三元
據言唐大中中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教頭京兆解頭也說儲又載唐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九

頭宏詞教頭制科三等教頭則并中四元矣宋史列傳第七十六卷論謂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是宋時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巖叟傳以明經科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則亦一三元也但明經非進士科耳至孫何傳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則進士科三元又有孫何矣楊寶傳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廷試時仁宗臨軒啟封見名喜動顏色遂擢為第一則真亦三元也宋史論但稱王曾等三人而何寶一人不及蓋以何寶並未首山人實自謂能首我四冠多士山人金史楊伯仁傳孟宗獻發解無祿位之稱其終于是乎已而果卒

廷試皆第一時稱為孟四元蓋金時尚多一府試也州集 輟耕錄元時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舉至正戊子

科三元進士為湖廣憲僉後降于賊有弔四狀元者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時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秦不花 李齊為高 死台州 鄭知府說

俊髦陶九成云論優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

之憲僉不足道也則王宗哲愧此三元矣明史商輅傳

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

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然雞憲刺言記黃觀洪武甲

子南京解元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擢置狀

陔餘叢考

卷六

十

元後殉建文之難亦見傅維麟明書忠節傳則洪武中

已有一人不獨商文毅也按明史黃觀傳但云以貢入太學洪武二十 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言鄉試亦第一 又憲舉志亦謂三試第一明代惟商輅 一人則觀又似此合狀兩元而非三元 本朝百餘年來未有中三

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蘇州錢榮以己亥解元擢

辛丑會狀遂備茲盛事蓋氣運鴻朗久道化成是以靈

秀呈露蔚為上瑞於此可以規文明之治也

按聞見錄歐陽修以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

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說王鏊以解元會元

赴廷試人皆必其三元會商文毅閱卷不欲人與已

同乃置之第三此皆兩元而不得狀頭者

兩次及第

金史鄭子聃初中天德二年進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
官書畫直長矣自負其才以不得第一人為歎海陵怒
乃令與進士雜試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乃授翰林修
撰 本朝有馬提督名瓊山西人先中壬申科武進士
一甲第三名及第後為參將緣事罷官再應試中庚辰
科武進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何其數百年如一轍
也

特賜進士

封氏聞見記李林甫壻王如泚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
改官林甫奏如此現應進士舉乞聖恩與一及第上許
之付禮部與及第侍郎李暉曰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

陔餘叢考

卷六

十一

地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不宜與第如此方賓朋譏集忽

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乃皆愕然失措可

見唐時未有賜進士者唐末始有追賜及第之例通鑑

紀事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請賜及

第以慰其魂然此乃加恩於已歿之落第舉子非現在

之舉子也天復元年命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年

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陳光問曹松等皆

以年老授秘書省正字等官此又加恩於及第進士內

之老者而非落第之老舉子也宋時始有特奏名之例

年老者或得賜同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

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

為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為太府少監史宇之為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為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為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持國拜叅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主

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我朝曠蕩之恩時施格外康熙年間如查慎行以供奉勞由舉人賜進士莊令與等以五經由監生賜舉人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鄉試被黜者特賜舉人會試不第者或授翰林檢討等官以榮其身此又千古未有之曠典矣

棘闈

貢院四圍重牆皆插棘所以杜傳遞出入之弊古制則非為此也五代史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凝知貢舉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稱為得人然則設棘

乃放榜時以防士子喧噪耳

禮部知貢舉

唐初明經進士皆考功員外郎主試事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即主司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場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

陔餘叢考

卷二十八

主

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為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麟傳麟以蔭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為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李宗閔有隙杜悰欲為釋憾謂宗閔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

殿試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陽數日方畢此殿試之始也然其制與後世異其時舉人皆試於考功員外郎武后自矜文墨故於殿陛間行考功主試之

事是殿試即考功之試非如後世會試後再赴殿試也武后以後其事仍歸考功無復殿試開元中改命禮部知貢舉故知貢舉者所放第一即為狀元據言記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謁禮部侍郎高鎔求狀頭曰非狀元請侍郎不於是也穆宗時始令知貢舉官先以所取及第進士姓名文卷申送中書官然後放榜然亦第令禮部所取試卷具送中書覆閱非另于殿陛再試也宋太祖開寶五年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上名對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此殿陛放榜之始六年李昉知貢舉有徐士廉伐鼓訟究上乃御講武殿籍終場舉人再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贊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并昉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所取皆賜及第則殿試實自宋太祖始通考謂昉所取者仍皆賜及第文昌雜錄謂昉所取者覆落十八實授昉太常少卿然是科殿試尚合被黜舉人再試以定去取非專試知貢舉所取士也八年又試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殿內以王嗣宗為首而王式為第四自此省試後再有殿試遂為常制元時無殿試但省試後再試於翰林國史館耳洪武中仍復殿試之例宋史范鎮傳故事廷試唱名過第三則禮部試第一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得置前列吳育歐陽修亦為之鎮獨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聞呼出應自是此風遂革

武科殿試

武科始子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試如進士例尚未有殿試也崇禎四年因武會試中式之王來聘徐彥琦俱能運百斤大刀及榜發二人不與選乃下考官獄特命詞臣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即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此始後來聘感上恩攻登州城中傷死一甲第三名賀秉鉞為參將崇禎十六年扶父柩至臨清與大清兵巷戰死王阮亭記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故行殿試云按武舉漢已有之如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唐武后長安二年又設武舉之科其後郭子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儀亦由武舉出身但未有殿試之例殿試實自宋始通鑑神宗熙寧六年九月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未等樞密院初議不能對策者答兵書墨義至是因王安石言始策武舉之士哲宗紀紹聖四年御集賢殿策進士明日策武舉孝宗時又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是宋時原有武科及武殿試之例蓋至元時已廢迨明成化始復武舉崇禎中又復殿試之例耳

試期

沈作誥寓簡宋初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無定期故諸子多占隣近戶籍至有三數試者冀于多試之中必有一得紹興中乃定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夷堅志春試向例在正月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恐遠方來者愆期特展半月此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之源流也元仁宗因李孟言亦定以八月鄉試二月會試其期鄉試八月二十日頭場二十三日二場二十六日三場明因之八月初九日頭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三場二月會試日期亦同萬歷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請改期于三月用單袂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子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國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會

陔餘叢考

卷二十九

試後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俱見漢書然終明之世未嘗改移也至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河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為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為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為日無幾豈不太促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陔餘叢考卷二十九

科舉分南北

陽湖 趙翼 雲松

明史選舉志明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自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陳郊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成三吾於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也然訖承樂間未嘗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統間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場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類稿謂仁宗時楊士奇奏分南北卷及卷數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奏為至宣宗始

陔餘叢考

卷二十九

行之傳維麟明書謂宣德中上嘗論科舉須兼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及南人楊士奇乃請將試卷例改姓名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似出于宣宗之諭而非仁宗時事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前明南北兩京解元不盡以本省人為之按兩京求舊錄記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忠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古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

釋已酉孫挺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理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歷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己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歷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經中式

鄉會試由五經中式者有明一代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閩人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五經之始也至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明史選舉志顏茂猷通作茂猷五經文帝許送內殿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錄第一名列前丁丑則江西揭重熙見本癸未則浙江譚貞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十一

良馬元騰見前入 本朝則指不勝屈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全作五經監臨主司公薦吳才 詔試玉芝宮以內閣中書一體會試丙戌成進士館選見前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以違例不准磨錄監試御史陸祖修特疏以聞得旨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館選見前壬午科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與一俞長策初以違例貼出仍具奏得旨俱着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見前自是著為令甲各省定額外加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益衆康熙癸未則清苑

張乘盼泰州官懋言山東李頌俱中式而各省鄉試亦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掄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紱五經文及二三場皆博大精深謂其有萬夫之稟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會鄉試以五經中副榜亦蒙 恩准其一體會試遂成庚戌科進士此九出於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兩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藝實亦不難余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辛未年會試奉旨停止五經中式之例按雍正朝鄉試之文卷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蕭田黃派以童子賜五經及第文卷齊孫實俱中九經狀元則前代已有之

遠省舉人給驛馬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三

今雲貴四川舉人赴京會試例給驛馬蓋自宋時已有此制燕翼貽謀錄云遠方寒士預鄉薦而不能至禮部良為可念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使定例施行蓋自起程及還鄉費皆仰給於公家 科場給燭 袁文龜臚闕評謂唐時科場不許見燭五代實貞固以晝短舉子不能盡所長乃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承詩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時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則唐時已有給燭之例

鄉間用京官主試

宋時鄉試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蕭燧以進士為平江推官有蔡檜親黨密告以必其文漕闈曰丞相將以子相屬也燧拒之既而被檄將就院忽易一員秦熈果中前列夷堅志天台丁可成進士家居待闈漕使念其貧檄為常州考官續通考元制選考試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選差各行省由行臺及廉訪使公同選差每處考試官一員同考試官一員元史熊朋來江西人延祐設科行省請朋來為考官朋來以應試者多及門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吳澄有江西秋闈分韻詩序云延祐四年江西中書省舉進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四

千里內一時咸至云是宋元鄉試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熊朋來為翰林學士延祐四年主試河南歸寧于傳舍則又似以京官出典試近者用京官而差者則就近徵聘即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鄉試皆由監臨會同提調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職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闈記永樂中各省鄉試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為同考者明史選舉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於是教官主試遂為定例其後有司徇私聘取監臨官又往往侵其權宏治中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名職分既卑聽其指授乞命部屬等官每省差二員主考時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張聰言乃差京官主考閱戊子辛卯兩科仍罷至萬歷十一年又遣京

官自是遂為定例

選舉志亦謂景泰以後專用教職主考亦有不盡然者如正統中鄭憲官陝西久思一見其父乃欲聘父為陝西鄉試考官父怒曰子為憲司父為考官何以防閑乃止又少卿楊謙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于山東試皆非教官也吳青壇填書實錄謂景泰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不拘現任湧幢小品謂嘉靖戊子致仕益因謝舞之奏稍變其例不專用教官矣辛卯二科差京官為各省主考不用詞林皆科部及行人為之其給事中不獨於浙江江西即山東兩廣雲南四川亦用之至萬歷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則用詞臣三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用之於浙江江西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官云其鄉試同考官之例按明選舉志兩京房考多用教職嘉靖七年以張聰言加科部官一員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言各省鄉試房考精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四十二年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五

又從御史奏兩京同考用進士京官易詩書各二人春禮各一人其餘乃奏用教官萬歷四年又議北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於觀政進士南京取足於附近推知於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

本朝會試及京闈鄉試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員謂之十八房按分經本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但不載房數今之十八房蓋沿前明制也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選舉志初制會試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職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萬歷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

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學奏易詩各增一房遂有二十房顧寧人云天啟乙丑易經詩各五房書禮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本朝酌定中制易詩各五房書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經分房有闕節者易於按經尋索

特旨不復分經但以一二為次仍用十八人此不惟可以防弊且各經試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則卷少者甚閒而卷多者幾於日不暇給余分校壬午鄉闈籤掣詩五房通計京闈卷八千有餘而詩經獨至五千卷是五考官較十三考官所閱之卷尚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六

八百餘卷入春禮四房助校然詩經猶各閱八百餘卷其視易書等房每房不過二三百卷開闔大不侔也今不分經則各房所閱卷多寡適均可從容校閱不至苟簡矣

讀卷官

廷試進士例點大臣為讀卷官今對策進呈後皆上親閱不煩大臣讀也古時則實於御前跪讀宋史王沔最善讀仁宗每試舉人經沔讀者多在高選舉子納卷必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呂陶對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乃命馮京竟讀胡安國廷試策以推明大學漸復三代為主宰臣以其無

詆元祐語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讀擢第三王應麟傳廷試進士上欲以第七卷為第一卷應麟讀之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傳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又堯山堂外紀羅倫既中會試於禮部頌卷時乞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許之倫遂成三十幅李文達進讀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羅成大魁是古來讀卷皆在御前跪讀今但擬別高下將前列十卷進呈候上親定無所謂讀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談謂今制內閣九卿讀卷候

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是 本朝令甲亦無不讀之明

陔餘叢考 卷十九

七

文故仍曰讀卷官而不曰閱卷也特以聖學高深一覽瞭如母煩大臣捧讀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讀不特讀卷也漢書霍光等奏皇太后廢昌邑王尚書令讀奏云云讀至半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云云六朝以來亦有對仗讀彈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彈安成王瑱進讀奏狀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書畢構傳敬暉等表武三思等不宜為王構以中書舍人常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王義方以李義府縱囚婦淳于氏逼死大理卿畢正義方乃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狀宋史司馬光呂誨上建儲疏

韓琦讀於上前韓琦富弼讀張方平疏於上前漏盡十刻富弼唐稠劾王安石上殿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劾子乃抗聲宣讀凡六十餘條上屢止之稠讀自若唐稠林栗入奏事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帝稱善栗曰臣意向在下文乃再讀林栗高宗初相李綱綱以十事要說每劄面讀訖又陳其所以然李綱孝宗欲行三年喪沈清臣論喪服六事讀甚久知閤張疑屢叱之上令勿却疑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遂讀畢沈清臣明呂震兼領禮戶兵三部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迭進奏震獨奏三部背誦如流水未嘗有悞明呂震英宗北狩邸王監國午

陔餘叢考

卷五九

九

門羣臣劾王振罪讀彈文未起馬順厲聲叱出王竑憤遂擊殺順王振此皆御前讀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傳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成化中給事中董旻等劾商輅疏徑呈御前帝怒其不循舊制叱之蓋明制而奏未有不讀不得而則封進耳然天順中楊瑄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此又似而奏即進疏不須讀者蓋其疏先封進及帝怒召斌等詰問又令自讀耳

殿試彌封另謄

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親閱卷問對讀官云鶴鳴

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對讀官李浩曰臣讀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視之果然是宋時殿試亦彌封另謄進呈也澠水燕談錄亦謂廷試彌封謄錄始於景德祥符之間宋史常安民傳安民試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此蓋禮部試非廷試也

科場迴避親族

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事其侍郎親故則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此後世科場迴避親族及另設迴避卷之始也然唐書沈綯主春闈其母曰近日惟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放誰

陔餘叢考

卷五九

九

耶曰莫如沈先沈攸其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綯不敢違遂放儋及第則宗族又似不迴避按齊抗傳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抗以為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別試乃奏罷之沈綯之取沈儋或齊抗奏罷之後歟否則先儋等與綯本同姓不同族歟宋史張士遜傳科場初用糊名法士遜為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若為令而宋制應迴避之人有井及門客者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為文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此親族迴避也黃若納以祿服不及試大院乃經營以

某公門客避嫌例試別所遂登科此門客迴避也

鄉會試錄有序

鄉會試錄進呈主試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凱主試始洪武三年凱定科舉式明年會試凱為主考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為定例事見明史本傳

程文墨卷

鄉會試闈中例刻魁卷自明萬歷中始續通考萬歷十三年乙酉科題准程式文字就將士子中式試卷純正典實者依制刊刻不許主司代作其後場有學問該博者亦許甄錄此刻魁卷之始也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文稱為魁定自萬歷乙酉始按古時程文本係官為頒定五代史李憐傳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擇為之憐曰吾少舉進士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正未可量假令予再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耶此學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舉命宋濂詹同等撰經義式先期行禮部頒降此禮部所頒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場作文定式洪武中嘗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將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來皆稱主司之作為程文舉子之作為墨卷其實古來舉子之作亦稱程文葉石

林曰唐時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名次處之如和凝以十三名登第後得范質愛其文亦處

以十三也則以舉子之作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懷拊掌錄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國學試體貌大臣有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黃常明詩話士人程文第日力作一論尚難反覆曲暢洪景盧夷堅志余鏞族子徂干一郎雖能作程文然學藝迥出鏞下又福州名士張楠禱於土地神曰楠雖不肖學業程文不在儕輩下又劉堯夫帶病人試信筆書白忽灑然而醒自讀程文大笑盡抹去改為之遂中第一謝登山送程漢翁序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亦云科舉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紀詔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母限以數楊伯仁傳進士呂忠翰廷試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當在優等又鄭子聃傳廷試後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進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雜識陳揆集中有怵怵集乃為舉子時所作程文明史陶凱傳洪武四年會試凱為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此皆舉子之作稱程文也顧寧人謂宋以來多取士子所作為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為墨卷云

制科題目

宋時試博學宏詞題目多使人疑悞以難之沈作誥寫簡有十字訣曰明日暗曰疑曰頑曰合曰揭曰拆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題目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疑則如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兄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傳贊張湯杜周並起小吏述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專以疑誤困人實難捉摸然葉石林云昔有人習大科文字十餘年而業成者馬端臨亦謂有與巖者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取諸書可為制科題者抄為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制科亦有擬題矣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兩題分三場每場一古一今

題名錄

一榜進士出翰林衙門例刻題名錄此蓋本唐時進士登科記之例也封氏開見記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紫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邸落第進士掛蒲華長馬好事者因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訖於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張縉落第兩手捧登科記以為千佛名經又元

明以來進士例刻碑于國子監盡列一榜姓名此亦倣唐慈恩題名之例嘉話錄題名起于進士張莒偶遊慈恩寺題各雁墀下後登科者遂為故事乃書之于板宋時進士題名則刻石于相國興國兩寺見文昌雜錄其刻石于國子監則自元仁宗時始

新進士赴國子監拜謝

中式新進士例赴國子監拜祭酒司業其由來不可考觀元人歐陽圭齋集有四絕句記進士謝師禮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滿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授業生也是日京尹設鼓樂旗幟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子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者不計其數云云據此則元時狀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國學肄業故有謝師之禮其不由國學肄業者或不在此例以後遂相沿為故事凡成進士者無論肄業與否俱行拜謝之禮耳明史選舉志國初宋吳願為國子監祭酒歷科進士名山大學兩度任序於廷對第一太祖名納囊實撰題名記立石監門幸未許觀亦知之進士題名碑由此不絕此又可想前明新進士拜國子監之由而監中立進士題名碑亦以進士多由監中式者故刻此制其後遂沿為成例凡新進士每科須立碑監中也

座主見門生禮

門生之禮漢與六朝各別說見門生條內至舉子中式者對座主稱門生則自唐始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

推沈傳師為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道傳遵為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為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為主考同考官例須親率所取士謁己座師房師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為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也唐書楊嗣復知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

陔餘叢考

卷五

古

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門生坐兩序而於陵前為考功時所取李師稷時為浙東觀察使適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此又門生見座主父之故事也座主亦稱主文通鑑王鐸乃奉保衡及第時主文是也按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詩以新舉主考亦稱座主恐無所本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及稱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先是唐會昌三年中書奏及第進士不得呼有司為座主後唐長興六年中書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亦嘗有禁故今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又近時科場故事也明史霍新舉進士出毛澄門下試亦遂不以唐前之等為門生

同年

同年之稱起于唐按唐書許孟容傳京兆尹元義方劾宰相李絳與孟季容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從官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歲至千人私謂同年本非親與舊也然則是時吏部同歲選官者亦號同年通鑑令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楚為相後憲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皆鎛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司戶是李絳雖曰同年非親與舊而其時同年之分誼已親按後漢書李固傳有同歲生得罪於梁冀陳壽魏志云魏武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時同歲即同年也則是時

陔餘叢考

卷五

古

同歲舉孝廉者已有分誼此又後世同年之風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為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余庚午鄉舉宛平黃叔琳開府係前庚午舉人曾為先後同年之會大學士史鐵崖并及見先後進士同年真為盛事

填榜

今科場拆卷填榜先從第六名起蓋是古制唐摭言記杜黃門知貢舉第三場諸生五百餘人咸在未有填榜人舉子尹樞請任之因令捲簾授以紙筆每札一人則

抗聲唱名無不念其公惟空其元未填樞請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諾之因令親筆自札之是唐時填榜已空狀頭也然填榜何患無人乃令舉子自書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撫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既出見楊於陵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謂程曰君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大不平另以故冊寫其文見主司主司嘆賞不已曰場中有此當處以狀元於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為狀元是唐時主司未放榜可以見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無名耶豈穆宗以後原有先送取中試卷姓名于中書覆閱而後放榜之例所謂翼日

咳餘叢考

卷五

六

無名者或即送中書未放榜之先耶然既送中書閱定又豈能填榜時忽改一狀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

撫言記曰香山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負時名以首冠為己任既而徐凝至香山請誦所為詩祐曰某甘露寺詩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凝誦匡廬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遂舉首蘇叔黨本東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發解然則唐宋時解送舉子不必皆本籍人或或解送雖不必本籍而其人籍貫亦不必改從取解之地耳按閩居詩話云福州人周總天禧二年值詔下赴鄉薦不及有故

人為譙郡守往投之而國家中嚴條約不許寄籍遂認其郡或周吉為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其父聞之寄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為父母直須焚卻蓼莪篇總遂鬱鬱以卒是宋時籍貫之制本嚴洪容齋隨筆云偶得延平元年孫僅榜一小錄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貫開封府惟第九名劉燧為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貫開封謂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為進取之便耳此蓋因籍貫嚴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長孺傳長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銓試第一則宋鄉試又有不拘本籍者蓋仍用本籍鄉貫

咳餘叢考

卷五

七

而就試於他府耳月魯不花本蒙古遜都思氏隨其父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則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試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順天屢禁不止蓋時際昇平士皆自奮于功名之路固非條教所能盡絕也

關節

關節二字起于唐然不盡指科場言也杜陽雜編元載雙其妾薛瑤瑛瑤瑛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母曰趙娟娟與中書主吏卓倩等廣購賄賂號為關節是凡營私信息皆號關節矣宋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難羅也老亦不掛科場李肇國史補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軛牛羊日歷云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為甲乙楊汝士錢徽知

貢舉段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乃命覆試李景讓最孝友其弟屬其請托主司景讓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撫言高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來取狀頭錯廷斥之又廣明亂後郡國不復以貢士為意惟江西鍾傳急于薦才四方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此皆指科場之關節蓋關節之云謂竿牘請囑如過關之用符節耳按唐時又有通榜之例洪客齋謂唐不制名有文明之厚者齊于權勢庶于假故者若主司賢者則不然未試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據言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昌黎薦士十人於德輿公此三榜共放六人係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謂通榜也其齊于權勢如裴思謙以仇士良書面求上第則謂之關節正李肇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也至後世舉子所謂關節則用字眼于卷中以為識別者宋史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六

劉師道傳弟幾道舉進士因廷試卷糊名陳堯咨為考官教幾道于卷中密為識號此則近代科場關節之所昉也然唐時關節多出於情而權勢向未有以賄賂者宋史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托欽若所善僧惠泰許銀三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惠泰令欽若門客轉達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郝睿書懿名及銀數于臂入白欽若榜發果登科為御史中丞趙昌言所劾此則宋時科場之弊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萬安為相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婿多登第者宏治十二年會試大學士李東陽少詹事程敏政為主考給事中華景劾敏政濫題與舉人唐寅徐泰乃命東陽獨閱

文而敏政謫官寅泰皆斥譴嘉靖四十年應天主考無錫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謫外萬歷四年順天主考張汝愚中張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黨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既歿御史丁此呂追論其事三十八年會試庶子湯賓尹為同考官御史孫居相劾其私韓敬吏部尚書孫丕揚因寅賓尹敬於察典而是時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亦有私為孫居相所劾又吳道南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代為文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覆試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成烟瘴鳴陽除名天啟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

陔餘叢考

卷五十九

七

秋卷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為人所訐謙益自檢舉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枚卜此皆科場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

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但記帖括按文獻通考唐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試者乃索兩隱編為詩賦不過數十篇難者悉備此即所謂帖括也又薛登傳後生皆緝綴小文名為策學而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亦云近世士大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寧惟是文獻通考又云宋時制科所難者六論有與嚴者取諸書可為論題

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論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館職薦富鄭公公辭以未習范曰已爲君置大科文字所謂大科文字蓋亦與嚴所編之類也是詔冊亦有括矣學術日薄士皆以捷給爲務近世館閣之類書科場之策略傳遞旁午固無足怪也

及第詩

池北偶談引蘇子美及第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敘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謂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廢不達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幸

詩話謂孟郊下第詩素置復素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一第之得失憂喜如此宜其難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說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宋張虞登第用劉昌言詩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才半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桃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其言陸放翁家世舊聞張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試時學友人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後爲象山縣官以事罷流落終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驗然得意詩亦有不盡關乎後日之福澤者黃常

明詩話記白香山及第詩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翻翻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宋史呂大忠傳馬涓以進士第一入幕府時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既爲判官不可更稱又六一詩話載呂文穆未第時薄遊一縣縣令之子胡且遇之甚薄或言呂工詩宜少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其一首末句云挑盡寒燈夢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夷堅志董體仁累舉不第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其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試第一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遣人迎董書其紙尾曰黃紙初開墨未乾君恩重

陔餘叢考

卷十九

幸

許拜金鑿故鄉知已來相逐便是從前老榜官彭甚慚悔獨醒志則以爲體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馬後爲大監卿董後亦爲相則此事固不可概論也第進身之始輒沾沾得意則器小不言可知王沂公狀元及第郡帥令倡樂迎於郊公乃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偶忝科第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嘆息卜其遠大明羅洪先作狀元外舅曾太僕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而發赤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觀此則二公所志之遠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

今世謂進士為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為乙而以舉人為乙榜非也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元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紹傳元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紹為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餘人是甲乙科俱謂進士也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紹興十八年賜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一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寶祐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為首陸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三十八人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陔餘叢考卷三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數目用多筆字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尚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竄改故耳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洪容齋亦謂九之與八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書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本同鳩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云聲譽雖有衆多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孟子市價不貳趙岐云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字二與貳通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亦用大壹字繫詞參天兩地釋文云參音三周禮設其參註謂鄉三人則三與參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為万乃万字也至萬字則蠟也二字義本各別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故万借作萬字耳然詩書中如萬方有罪萬福攸同之類左傳萬盈數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萬漢書項籍傳贊引賈誼過秦論起阡陌之中史記作千百則千百與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監中東錢以八十為陌西錢以七十為陌沈括云謂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與伍也合而觀之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菽園謂始於開濟者非也至廿卅卅字或以為俗書省文按說文

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卅卅卅正古文也國語行玉卅穀正作卅字史記載秦始皇碑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洪咨齋謂應作卅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遷易為二十有六年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類推往往有流俗指為俗書而其實係本字者如札字処字与字許叔重釋札字云古文釋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釋与字云賜予也與通然則今所謂俗字乃正文也又如棄之為弄饑之為飢煙之為烟棋之為棋棲之為栖筍之為筍箇之為个亦正文也至有實係俗書不可用者宋景文筆記云後魏北齊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為辨

駭餘叢考

卷三

二

文字為學之類隋有柳詵則又因巧言而訛為功矣此則真俗書也時俗數目字又有故為省筆以便書寫者貢父詩話謂今以萬為万以千為ノ人人能道之也然則以千為ノ宋人已如此矣至貢父以万為俗字則失攷

銀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內金銀布帛一條謂專用銀錢為幣直至明中葉始定此說殊不知按銀之為幣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則周時但以黃金及錢

帛為幣而銀不用管子國蓄篇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又曰無金則用其絹絹三十三當金一鎰無絹則用其布布百兩當一鎰國語晉夷吾求入國許賂秦公子紫黃金四十鎰國策秦使唐雎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爭鬪矣是春秋戰國時所用惟黃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為器飾不用為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為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

駭餘叢考

卷三

三

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時又制為銀貨與錢貨並行朱提銀八兩為一流他銀一兩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流直千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北史魏張普善疏曰高祖廢長尺大斗重秤後因軍國需用故絹上加綿八兩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納賦皆以絹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祿每戶納絹三疋數二石九斗以為俸祿之用又侯道遠祿三千餘匹李冲一門歲祿萬匹是官俸皆以穀帛也漢書妻為親所擄以四贖之是贖罪亦絹帛也高允死賜以粟五百石絹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靜帝賜絹絲布帛萬匹是賜亦帛也西魏賞高歡教習者布絹萬端是賜亦布絹也此歷代未用銀之証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第行於邊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劉宋時餘給以採銀戶易因請梁銀課米梁武帝下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幣至有百餅銀五倍之則

六朝時雖不用銀而銀已貴重猶今俗不以金為用而金價自貴也

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縞布并未嘗徵錢天寶中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課皆易布帛充禁藏元宗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憲宗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即有銅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令現採銀坑並宜禁救李異又奏請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則并禁用銀矣韓愈狀言五嶺實皆以銀鑄鑄送南運者詩然海國駁駁秦州用銀可見是時惟嶺外用銀唐書齊映傳藩鎮初獻銀瓶高五尺李兼鎮江西始獻六尺至映又獻八尺太平廣記御史蘇某以洛陽寺中有銀佛遂取以歸時人謂之蘇扛佛則是時雖不用銀而已競相貴重既競相貴重則漸用之於市易亦勢所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四

必然顧寧人以金哀宗正大中間但以銀市易為後世上下用銀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并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好聚斂為偽銀以鐵為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偽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則何必為此哉宋真宗澶淵之盟定以銀絹各三十萬兩正徽宗大觀三年將改當三錢宰執預知其事者恐所積錢折閱乃盡以買金銀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為笑李忠定公傳信錄忠定為親征

御營使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兩買匹南宋時賜秦檜造第銀絹萬疋兩買似道母死賜銀絹四千匹兩金史張行信疏稱買馬官市於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匹乞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云亦可見銀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詔福建二廣炭輪緡錢易以銀此為炭賦徵銀之始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為緡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此又南宋時折緡收銀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十兩其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隨輕重為低昂乃更鑄永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凡官俸軍須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宣宗興定三年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五

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為則每兩作錢二貫今受通寶贓鈔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若準以金銀價纔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殊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是時又詔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因張晉亨言五方土產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產不能辦者乃詔民聽輸上物不復徵銀又續通考文宗天歷元年天下課稅之數金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銀七萬七千五百一十八兩則猶是土宜所出而非以當賦稅也明史洪武初

天下田賦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石錢鈔
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
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五百五十七石錢鈔五千七百
三十錠絹五十九疋是所徵者猶第米麥錢鈔及絹而
未有銀洪武九年始有折納令其制屢有增減九年銀一兩
十石銀一兩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聽不願者仍納本色並非專主於銀永樂中以鈔法不
行并禁民間金銀交易犯者以奸惡論有首捕者即以
交易金銀賞之則賦稅不收銀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
秋糧折銀赴部之令遂為徵銀之始正統元年令南京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六

糧米願折色者聽以布帛銀兩折納則亦尚不全徵銀
永樂中遷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軸赴南京請領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
兩周忱撫江南奏請實戶納糧每銀一兩實米四石解京免降故有是令七年令
夏稅絹每疋折銀五錢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處
糧米折銀天順十年令浙江每疋折銀六錢十一
年又令河南等處糧每石折銀八錢五分自後各省夏稅
類多徵銀然王整震澤長語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
折銀並稅課折銀入京共二百四十萬又明史韋商臣
傳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
萬今麥損九萬米損二百五十萬此係嘉靖間事則正
德嘉靖時所徵銀亦尚少隆慶中葛守禮言近乃為一
條鞭法計畝取銀則夏稅一概徵銀實起於隆慶中西
莊之說亦相合但係錢糧專徵銀而非民間專用銀耳

金銀以兩計

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賜
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金二
千斤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賜金百斤以及南北朝
時猶以斤計如魏孝文帝賜抱堵生葬事黃金八千斤
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為餅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
率兵禦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賜戰士則金銀以
兩計起於梁時其後陳將周羅暉彭城之戰拔出蕭摩
訶於重圍以功賜金銀各三千兩梁睿平劍南隋文帝
賜金二千兩又平王謙賜金二千兩銀三千兩王謙作
亂王述執其使上書文帝亦賜金五百兩又文帝嘗賜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七

蕭歸金五百兩銀千兩周法尚被李光仕文帝賜黃金
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則金以兩計銀猶以斤計煬帝
以來護兒破楊元感功賜黃金千兩以王辨擊破山東
賊盜功賜黃金二百兩事俱見南北史則金銀之以兩
計起於梁陳隋之世也通考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
易既是民間交易則零星多寡不齊自必細及銖兩又
宋書徐諮傳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則國制收
銀課亦以兩計因而上下通行俱論兩不論斤且古時
金銀價甚賤故以斤計後世金銀日貴故不得不以兩
計也

忽絲毫釐分錢

王西莊謂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為權之名不知起於何時又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分十分為錢皆未詳所起按此事見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命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後世乃改銖為錢十錢為兩自此而上十兩百兩千兩萬兩而權之數亦以十起蓋以便於用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非數家正名也唐開通元寶錢每文重二銖四釐積十錢恰重一兩故後人即以錢為兩中之十也分與釐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術蠶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

修餘叢考 卷三

八

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權衡中有絲忽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子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以後乃有等子之名李廌師友談記邢和叔謂秦少游文章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來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

今人行文以白金一兩為一金蓋隨世俗用銀以兩計古人一金則非一兩也漢書注贖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然則古之一金乃一斤耳

元寶

各省解部正課銀每錠五十兩名曰元寶按輟耕錄載至元十三年元師平宋回至揚州伯顏令搜檢將士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錠重五十兩其字號曰揚州元寶歸朝獻之世祖大會諸王公以之頒賜後朝廷亦有自鑄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又有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東所得銀鑄成者又續通考至元三年楊混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為錠文曰元寶從之今之元寶蓋助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

修餘叢考

卷三

九

見錢用以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故更鑄小錠凡俸餉皆銀鈔兼支則金時已有五十兩一錠之元寶矣然元寶之名其實不始於銀而始於錢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其文乃歐陽詢所書晉天福三年鑄錢以天福元寶為文宋太宗鑄錢常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以年號元寶為號仁宗時改年號曰寶元錢文當曰寶元元寶乃改鑄皇宋通寶四字自後錢文則曰通寶歷代因之可見元寶之名本屬錢文因而後代製鈔亦用之鑄銀亦用之也元中統二年王元寶文鈔白十文至二貫凡上等又按錢之有年號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邊曰四銖一邊曰孝建其後去四銖專為孝

建此又歷代鑄錢用年號之始也

短錢

古來用錢未有足陌者梁天監中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為百者唐盛時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為百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其三宋初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間或至四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定以七十七為百然民間所用多寡終不一也五代史又謂王章為三司使錢本以八十為百亦又減其三是以宋時以七十七為百錢續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間用錢以八十為百謂之短錢官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十

用足百謂之長錢有大名男子幹魯補上書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百遂為定制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為百席上賚人不以為怪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錢兩當一之令矣犒賞之類或以三十五文為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於古七十為百之數已不甚懸絕也

石

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俞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為斛兩斛為石是以權之極數為量之極數殊屬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未嘗以斛計葉石林謂以斛為石自漢以來始見之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記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百畝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時俗所稱蓋相沿舊名也又按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十一

一斛之數不甚相遠漢書成帝紀註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實數多寡微有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為一石也蓋古時十斗為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為斛而兩斛之數十斗則仍沿一石之舊名耳按羣航紀談宋韓彥古為戶部尚書孝宗問曰十石米有多少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然則五斗為一斛宋時已然

斗稱古今不同

說文云一斛粟春九斗米張晏則曰七斗九章算術則

曰六斗蓋古者十斗為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則百斗而足矣北齊因童謠有百升飛上天之語遂殺斛律光是齊時猶以百升為斛董穀碧里雜存謂今官制五斗為斛蓋取其輕而易舉實則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於古乃今之升斗大於古也漢書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則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論衡云中人之體日食斗食歛斗羹乃能飽則人每日食一斗若準今之升斗人豈能勝此乎則知其時升斗小故以十斗為斛後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為斛董穀所云蓋未深攷也然累朝遞變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筆談云秦漢以前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斤當今十三兩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為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於古孔穎達左傳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是魏齊已倍於古也又云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則周隋又大於魏齊也隋書律歷志隋以古斗三升為一斗古稱三斤為一斤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則唐之斗稱又加於六朝矣珊瑚鉤詩話劉仲原得銅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四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一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宋以開元錢十箇為一兩今

之三兩得古之十兩是宋之斗稱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矣然此猶以官斗官稱論也至市斗市稱則又有隨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於湖廣湖廣斛又大於江南稱則有行稱官稱之不同庫平市平之各別又非禁令所能盡一而市僧牙行自能參校錙黍不爽則雖不盡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廣乃宋賈似道之遺明人農田餘話云今之官斛起於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瑛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頒行之亦見元史崔瑛傳宋胡琦耕錄素擬木斛除度支使語有云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又代木斛謝表云乾闥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圓製如今之圓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則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

後世權量大約三四倍於古惟尺度不至如權量之過殊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於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亦尚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

義考謂周尺纔得今尺六寸六分釋史謂宋司馬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縫尺相近歷舉此數說以觀可略見歷代尺度之長短大概比古尺只贏三寸有餘也

新唐書張孝忠傳李晟傳俱云長六尺四寸馬燧楊收傳皆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云長六尺五寸顧寧人云昔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他書所未見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量酒用升斗

今人量酒皆以斤兩計古人則不論斤但以升斗計也

咳餘叢考

卷三

古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斝非子宋有酌酒者升概甚平韓詩內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來量酒皆以升斗史記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詩蘭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東坡賦我有斗酒則唐未亦尙沿舊制今酒肆雖論斤而斟酒時亦用竹筩出之仍升斗之遺法也

火砲火槍

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在矢之屬已舉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燒稀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礮者則皆以機發石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三國志袁紹起

土山高檣射曹操營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

破南史黃法蕤攻歷陽砲加其樓堞尅之通鑑秦王世

民圍王世充于洛陽城中作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

百步唐書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數

十人通鑑周世宗攻壽春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

礮川宋史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雍守梓州賊來攻

輒發機石擊之乃退獨醒志靖康被圍金人發礮破城

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見張孝純設

此而礮無所施金史元兵圍洛陽金巡警使強仲創遏

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龍

咳餘叢考

卷三

古

德官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擗竹砲有至十三梢者毛佺傳何驢樊喬仕金爲司砲後降元軍仍司砲給元人曰砲利于短不利於長使截其木數尺纒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是歷代砲法猶多用機發石也然火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爲

障蒙古以火炮擊之隨即延熱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逆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為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礞以繩繫槍端以鐵錐藏火臨陳燒之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砲法元史世祖本紀西戎阿老瓦丁與其使亦思馬因至造大砲擊午門前試之極歡上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城破移以向襄

陔餘叢考

卷三十

七

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蓋火炮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故世傳為西洋砲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火箭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疾黎霹靂之球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砲之用耳明初有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砲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為火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京城于忠肅欲放大銅銃掘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而烏槍則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類藁云嘉靖間倭人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遂傳其法今且遍天

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俱有弓弩蓋甲槍刀劍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順之疏云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砲鳥嘴銃皆後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為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其點放之法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背施二桌以目對桌以桌對所欲擊之人無不着者此即今之鳥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云云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傳自倭人明矣然續通考系將威繼光云昔署衛印時於衛庫見鳥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則又非起於嘉靖按邱文莊云神機火槍以永樂中平南交倭人所製者為尤巧命內官

陔餘叢考

卷三十

七

如其法監造王鏊震澤紀聞亦云文皇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嚴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人中國又得其傳耳按明史兵志火箭條內永樂征交趾得神機槍砲法特置神機營習之大者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所謂用車者即今之大砲也用架用椿者蓋即今之鳥機砲也其用托者蓋即今之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已有之然不傳於外永樂二十年雖從張輔請置砲於大同等關以禦敵然利器不示人朝廷

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總兵譚廣謂神統國家所重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立神統局於宣府帝猶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統以前烏柏未嘗傳習於外直至嘉靖以後始用之於營伍耳

紙錢

歐陽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以為紙錢自五代始其實非起於五代也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南史吳苞將終謂其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漢及六朝固皆用實錢然漢書郊祀志令祠進

陔餘叢考

卷三

六

五疇半具皆以木寓馬代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皆以木寓馬代則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於錢耳事林廣記及困學記聞皆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唐臨冥報錄會三異同話錄謂唐以來始有之名曰寓錢言其寓形於紙也法苑珠林則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二說雖不同然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之起於魏晉無疑也舊唐書王瓌傳開元二十六年瓌為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通鑑

亦謂瓌用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又為朝廷祀典用紙錢之始蓋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則自瓌始耳然曰習禮者羞之則其時尚有不用者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蓋古人祭祀本用玉幣漢以來始用錢後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紙故一二守禮之士非之以其起於祈禱以徼福也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節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朱子云國初言禮者錯看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戴埴鼠璞亦云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紙錢

陔餘叢考

卷三

五

深有合於蓬車芻靈之義袁褰楓憲小牘記宋思陵神輿就道諫官以為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恐非聖主所宜孝宗抵之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口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亦見都穆臨雨記談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也按北夢瑣言王司徒潛與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潛嘗四時燒紙錢祭之有許琛者暴卒見冥官冥官謂未嘗死乃放之還因令寄聲王司徒謂我即武相公也感司徒嘗資我紙錢但多穿破為我語司徒須加檢校楊收為楊元玠所請死一日忽謁鄭愚借錢十

萬鄭允其半收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鄭如數燒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須紙錢夜夢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須之由是人皆信用紙錢夷堅志鄒智明得暴疾請僧誦孔雀明王經見有孔雀來逐鬼鬼謂鄒曰我輩當去願多燒冥錢與我乃呼僕買精幣焚之諸鬼盡去項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來與女同宿且語項云吾父室廬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乃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多無人輦送乃書兩力士焚之遂去又趙天羽小說明崇禎末京師市肆人鬼雜出有以紙錢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覺乃設水盆令交易者投錢於水以別真偽東軒述異記高陽長發堂記一人夢

陰像叢考

卷三十

三

故友來訪索銀錢許之友復曰錠須滿金滿銀汗張紙帛須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見之與語冥間事曰世間紙錢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則紙錢紙鏹冥間真用之矣豈人世之所意為者鬼神即從而徇之耶

紙馬

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塗以彩色祭賽既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所憑依似乎馬也然蜩菴瑣語云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有窮隆山施煉師者擬名溫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還帥云獻馬已多帥判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然則昔時

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為乘騎之用故曰紙馬也

以錢代著

輟耕錄云今人卜卦以錢代著便於用也然不詳所始儲泳祛疑亦但謂近世以錢擲又取其簡便而已按賈公彥儀禮疏云古者用木書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陳繼儒羣碎錄引此而申明之謂兩背一面為拆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公彥疏如此則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記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擲卦三錢皆舞此唐時錢卜之證也今考朱子語類并不始於唐實自漢始

陰像叢考

卷三十

三

語類曰今人以三錢當撰著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卜卦之錢用甲子起卦始於京房項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火珠林即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始於京房無疑矣唐詩有君平擲卦錢之句益可見君平已用錢卜儲泳又謂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朱子則以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因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學者悉主其說至今術家皆然也按古者鑄金為鏡其陰或紀國號故有字者宜為陰然鏡有面故其背有字錢無面則自當以有字者為面若本朝之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紀省局則以年號為面更不待言矣

門帖

門帖本古之桃符後漢書禮儀志新春用桃符註引山海經度索山大桃樹樹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能辟百鬼故黃帝象之冬月驅傩畢即立桃梗於戶上王充論衡亦曰立桃象人於門戶然則桃符之制其來最古風俗通曰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時用桃梗後世則易以紅紙而書吉祥語於其上不知始自何時陳雲瞻簪雲樓雜話云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帝微行出觀偶一家獨無詢知為屠者尚未倩人寫耳帝為大書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根投筆徑出校尉一擁而去已而帝復出不見懸掛問之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以為獻歲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賜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見列朝詩集又賜廖永忠以漆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懸於門首見明史本傳則門帖起於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輟耕錄云張之翰由翰林學士除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遂卒元貞者元成宗年號也癸辛雜識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齋致仕後作罔居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廖葯州桃符云喜有寬闕為小

隱粗將止足報明時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又夷堅志湘鄉學長王仲淹書孔廟桃符曰競說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顏遂發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廟桃符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鼎鼎來已而王南強又登第則宋元時已有門帖矣不特此也說苑五代時偽蜀每歲除諸宮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孟昶子善書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明年王師平蜀以呂餘慶知軍府事即策勳府為治所而長春乃太祖聖壽節也亦見黃休復茅亭客話而楊文公談苑又以為孟昶學士辛寅遜所題桃符則門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時早有之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名帖

以紙通名謂之拜帖劉馮事始云古昔削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書謂之名帖按此說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為刺則應是未有筆墨以前乃六經及先秦西漢之書並無刺字漢初猶謂之謁史記酈生踵門上謁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沛公漢書高祖給為謁曰賀錢萬師古註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者也又石奮為中涓受書謁袁盎傳上謁甚敬傳將命者驚而失謁又偶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上謁暴勝之注皆云謁如今之投刺

也是漢時皆謂之謁無所謂刺也懷刺始見於禰衡又後漢書循吏傳郭林宗齋刺就太學謁仇覽又童恢傳楊賜被劾諸掾屬悉投刺去其時已在蔡倫造紙之後若如劉馮所云則未有紙以前謂之謁既有紙以後反削木為刺似非事理然魚豢典略皇甫規家居有雁門太守亦歸里以刺來謁規不禮之以其刺刮髀則刺又似削竹木為之者竊意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廣記云見長者用名紙見敵以下用刺其文書某郡姓名有爵者並書爵謂之符里刺其實已皆用紙也六朝時名紙但謂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

咳餘叢考

卷三

書

曉便命駕朝士無不悉狎晚還家所齋名必盡通鑑集覽唐百官於閤門奏勝子勝子用紙潤四五寸書鄉邑姓名於其中刺則用紙潤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反卷如箸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托門者通進謂之投刺日反卷如箸蓋猶存削木遺式也李濟翁資暇錄謂李德裕為相時人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此後世門狀之始沈括筆談謂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人乃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諸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天狀北齊書又云大中時薛保送方作門狀後又以前懷列子於事號為門狀其式云謹啟候起居云又費家梁溪漫志謂唐開士大夫謁刺于年月前加一行牒件狀如前詳牒政宜問乃去此一行其末稱裁自此可見宋時門狀之式皇甫廂近峯問略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紅紙價頗長十數倍然則古來名紙門狀

尚皆用白紙今所用紅帖則自劉瑾始也王阮亭香齋筆記謂翰林故事坊局已上用白紙也翰林之用紅用白蓋自用紅帖以後稍有區別耳郎瑛七修類稿亦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又廸吉錄記海瑞為南家宰有幣物為賀者皆不受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為侈而惡之又可知是時尚未全用紅紙而奔競者則益踵事增華嘯虹筆記載茅潯陽每謁嚴嵩用赤金縷姓名縫紅綾作束嵩以為尊之也而閩人利其金每傳報後輒取金去以是嵩敗茅竟免交通律則並有用紅綾金字者矣湧幢小品記張江陵盛時謁之者名帖用織錦以大紅絨為字而繡金上下格為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

咳餘叢考

卷三

書

笑然不以為非也江陵不通賄賂獨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則又有用紅絨織錦者矣又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投刺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體至尊也惟魯王則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則無不稱晚生矣當江陵時龔封者至稱門生觚不觚錄又云故事投刺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歷丙子入朝投刺首不書正字為江陵諱也明人小說又記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稱門下小廝嘉靖中一儀部謁劉國公稱門下小學生又有自稱進德門下小廝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觀世風也翰林名帖例寫大字蓋起於有明中葉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

謹朴如此據此則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湧幢小品又記御史與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頗大王偉爲職方時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偉爲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冬夜箋記云昔見前輩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自明末尚聲氣並無半面者亦稱社稱盟今則改爲同學且無論有科第與否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戲爲詞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日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溥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據史炤釋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彈之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謂卽此物也按史照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帝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

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芙蓉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係木本而非草本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芙蓉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氍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迨宋

咳餘叢考

卷三

三

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并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棉皂帳卽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樹也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其見於記傳者南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草棉亦名棉花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棉東坡詩東來買

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馬希範作地衣春夏用角簾秋
 冬用木棉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
 出白婦人皆此物也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
 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
 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祇一端白樂天以
 此送人并形之歌詠則其為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
 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謝枋得有
 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
 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
 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
 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无

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
 畀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而江南無
 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
 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
 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
 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
 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為衣裳禦寒類
 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學種之則其
 來未久可知陶九成輟耕錄記松江烏泥溼土田饒瘠
 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踏車推弓之制率
 用手去其子線絃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

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卒乃立
 祠祀之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云九成元末人
 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蓋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而
 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
 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合諸說觀之蓋
 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繼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
 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
 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
 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
 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為民利可知邱
 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明史食貨志明太
 咳餘叢考 卷三十一 无

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
 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又稅糧亦準以棉布折米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認族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已然李唐自以為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為元元皇帝並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為遠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唐吳王孫禴有功禴子峴為相遂以吳王為祖自峴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為光寵者也然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誥勅來獻者武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同姓而強為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宇文氏燕公子謹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紐于氏謹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為千古所未有然于謹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佞光附勢者之為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樸與已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紹威為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為叔贈遺甚厚宋史蔡京於蔡襄雖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猶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為勢利起見

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聚遠求同譜不許諸杜所

居號社同世傳其地有社氣故世衣冠正倫乃請繫社因通水以祠人此欲附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

晉書孫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瑛四人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為梁制局監遂附之舊唐書李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為兄叔者甚眾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史正志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則專以權勢資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薺曾蔡京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薺薺曰大誤公乃叔祖公子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溫公瑣語張洎為舉人時張秘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既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二

以庶僚遇必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為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為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遠古之傳訛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為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論語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語富辰諫襄王有曰聘由鄭姬註聘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為夫人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獻公伐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齊崔

杼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
臣出自桓不可註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
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
有四姬其病無乃是乎慶舍以女妻盧蒲葵或曰男女
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
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
少漢書王莽以姚媯陳田王氏皆黃虞後與已同姓令
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詵傳詵孫咸有女
為王莽妻號宜表氏註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以侯邑
為氏師古曰莽以已與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別故娶之
然雖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氏而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
事一切勿問晉書劉頌傳頌嫁女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
而姓陳其友書訊之頌曰舜後姓虞陳山本同根葉而世皆
為晉律不葬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為子納司空
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
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本源既殊納之為允李弘亦引王基為子娶王沉女為
證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儼女芳有
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儼女為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
後其娶劉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屬同姓非禮也
北魏本無同姓為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
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皇運初基未遑釐

改自今悉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
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
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尚之欲以女妻之崔懷又為長
謙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
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為妯娌者
此其故事也

指腹為婚

陔餘叢考

卷三

四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姻
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
北史崔浩女為尚書盧遐妻浩弟恬女為王慧龍妻二
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白山可指腹
為親及慧龍子寶興將娶盧女浩為撰儀躬至監視謂
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劫婚

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眾劫女成婚者謂之搶
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
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

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問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自六朝來已然而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則此習由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昏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

陰餘叢考

卷三

五

以失時急要用之今則為通行之禮耳

真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椽原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蕭至忠傳帝庶人為之求與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及帝氏

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建寧王瑛傳代宗立追念瑛死非其罪乃追諡為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

作書儀以冥配為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康舉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幃奠畢二幃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為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念其子不忍使鰥居地下欲聘隣家亡女合葬之楊氏遂自經死則元時猶有冥婚之俗

陰餘叢考

卷三

六

而楊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尚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莫此為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為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

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
嫁府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
繫一綵絲今俗婚姻奩其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
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
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
禮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
婿卻扇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脩無拜
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
等所定棗栗服脩見舅姑即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禮耶

脫鞵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屣禮記所謂戶外有二
屣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屣兼脫其鞵詩赤芾在股
邪幅在下邪幅行膝也鞵去故行膝見也左傳衛出公
輒為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鞵而登席公怒對
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
足杜註謂有足疾也散嘔也註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鞵
然則古人以跣足為至敬也漢制脫鞵雖無明文然優
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猶皆脫屣可知衛
宏漢官舊儀樣吏見丞相脫屣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

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屣吾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
於廟而解屣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屣可
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尚皆脫屣三國時吳賀邵美嘗止坐常着
屣則是時家始亦多有不屣者
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

陔餘叢考

卷三

八

條是時藩國朝賀其王尚皆既故詔改之以救其禮梁天監中尚書議云禮跣登席
事由燕坐則若雖據此語謂古惟燕飲始跣而為敬祭則不跣也按禮詩不跣
履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則古人行禮尚者屣屣乃跣屣
本此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恒禮凡
屣行者應皆跣屣蓋是時廟祭有不
跣屣者故申禁之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
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屣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
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
冠履祇可配車今屣而輕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

陔餘叢考

卷三

八

祭祀亦尚有跣屣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着履者唐
書棣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
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
以脫屣為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
制然朝會亦尚者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屣

朝會着屣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鎛以故繪給
邊兵軍士焚之裴度奏其事鎛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
靴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
立庭中不徙足雪幾沒靴崔戎為華州刺史徙充海民
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單騎遁去温造節度興元

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楊叔元擁造鞞祈哀乃免之是
唐時已多着靴歐陽公歸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靴問
馮道靴價若干道舉左足曰一千凝遂喚其僕道徐舉
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證宋以後則朝
靴且形之歌詠而宋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襪衫
帶靴之制則靴固久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趙武靈
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尚罕有着靴者晉書儒林劉兆
傳有人着靴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寶傳寶與祖
煥戰血流滿靴此蓋騎者用之靴字從革蓋皆皮為之
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疑不樂聞人過有告許者輒置
靴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樂遊苑蕭琛着虎皮鞞直造其

駭餘叢考

卷三

九

坐陳徐陵為吏部陳暄袍拂鞞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
朝之着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履齊明
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履到席蔡約獨躡履不改則其時
見尊長尚以脫履為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
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自
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縑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
此下縑縑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楊
愔逃出道一靴任城王浩傳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
舊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樂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
處掘得一足有靴耶耶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
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為業是北朝着靴累代

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
故中土久以着靴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為朝制耳
風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鞞為敬其後不脫鞞而但
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履最後則靴為朝服而履反為褻
服設有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為大不敬更無論
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鞞而登近於裸然常見邈
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頗斑爛可愛想古人邪
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為污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
制朝服祭服皆白鞞黑履惟公服用皂靴故有賜狀
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弟及婿
皆許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

駭餘叢考

卷三

十

靴止許穿皮扎鞞北地苦寒許穿牛皮直縑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
謂李後主合宮嬪窈窕以帛繞脚合纖小作新月狀由
是人皆倣之唐編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
窈窕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
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李白詩履
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鞞又唐詩兩足白如霜臨流濯素
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郡閣雅談
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
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鞋步香塵石榴裙下

從容人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駕瓦上不知拋擲
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清鞋而略不及弓織之狀
則是時尙未纏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
男子方頭見宋書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為別也胡應
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末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
而不言弓鞋言織腰而不言織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
眉等粧史傳皆不絕書而足獨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
咏女子則唐時尙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
之說也然伊世珍娜嬛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襪以
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
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妃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

陔餘叢考

卷三

十一

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
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
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織織
玉筍裏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為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
婢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織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楊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
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為六朝已
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始足長八寸脛
附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
淄女子彈絃纏足又云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
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風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

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
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
為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屣之語
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
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娜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
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即杜
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尙未織小也
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尙已漸以織小為貴可
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澁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
孫淮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
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為之熙寧元豐之間為之者

陔餘叢考

卷三

十一

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
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
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之獠苗契夷亦然蘇州城
中女子以足小為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脚種田尙不纏
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本朝康熙三年
有 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
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事見新康
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北偶談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蔡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
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

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多喜此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卮梅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又在李鈐轡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已白髮簪花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陽王璣隨明皇遊幸常戴研納帽打曲上摘權花一朶簪之璣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朶爲陳簪之又盛事美談記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冕逾錢文僖各賜一朶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爲冕逾戴花觀者榮之又宋碑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

丹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揚州適芍藥生金纒腰四朶延王岐公王荆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爲相司馬溫公家傳公年二十登第開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充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辭簪花聽樂莫濛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樂又陳隨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賜花新剪茜香羅縵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

陔餘叢考

卷三

古

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話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吹楊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學後生此皆宋時簪花故實也金趙秉文有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遺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簪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簪前又黃庚詩插花歸去蜂隨帽漱石閒談記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衆皆畏縮有邵祀者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傅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尙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

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蓋猶沿古制也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肅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
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撻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撻肅拜
如撻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
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
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
懼之至過為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
高帝呂后見昌為跪此亦特為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
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倂伏如
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書則婦人本無拜跪
餘叢考 卷五 五

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志則謂古
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
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樂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
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為跪則
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
長跪攏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雖長跪而其拜則僅
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語錄所謂直身長跪拜
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
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時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
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

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
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

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宋史王昭
嘗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昭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
婦人亦跪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固以太和中張柬之渤海國記為誕甚
重之亦見玉壺清詞及愛日齋叢鈔總之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
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
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
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
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
簡肅問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
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齋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
餘叢考 卷五 五

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
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首之容
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
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
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為敬
者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冊固跪
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
婦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
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
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
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拜跪謝君

王則唐時官人於君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君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肅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又後漢書向栩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

駭餘叢考

卷三

七

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脚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跏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為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為固然猶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則又謂盤膝坐則向朝管寧榻上何以有膝蹠痕耶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几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為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

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倚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斷木為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詣江敬登榻坐敬令左右移吾牀讓客狄當周趙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為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

駭餘叢考

卷三

太

談錄竇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銍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寶主禮鉉辭引椅偏乃坐張端義貴耳錄交椅即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洲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倚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椅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

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雖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頓首則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誤謂郊天祭地止於再拜是唐時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官見親王東宮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者也按樂記有百拜之語古人之拜問實主交拜繁數如此註云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張燈

朱弁尚洵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燈遙照餘叢考卷三九
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為制戲曰筆乾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也然北史袁聿修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譯之前故洪

容齋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客叢書并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主此為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遺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需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干謁滿其門碑榜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駉駉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唐書李華不甚著書惟應人墓版傳記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貺遺鉅萬主藏奴盜其所藏孟孟一篋騰識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自鑄秘之李商隱記

餘叢考

卷三

三

劉又持韓愈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為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隨表阡一字之價釐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玉壺清話李翰為和凝門生同為學士會凝作相翰草制罷悉取疑舊閣圖書器玩而去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歐陽公請蔡端明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鋼絲筆格大小龍團茶惠泉等物為贈君謔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歐得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潤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麗

類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
杜荀鶴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書多景樓扁公庫送
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
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義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傅朋
書預供六千緡為潤筆人言傅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
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
著為合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
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
外贈金百兩日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與歐陽
公書曰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襄作書襄謂近世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
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可乎亦見待詔書碑受餽之有例
也祖無擇傳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無擇與王安石
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
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禹謝
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
日有中使賚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
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
一塗金鎮昏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麴塗金方
盒一鎮昏象人二薦研紫柏牀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
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

賜硯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許恩賜則臣
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
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
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川碑川男寄鞍馬并白玉
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
許于泉寄絲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
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貶
遣若地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
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
也其有不肯賣文及雖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
萬緡請韋貫之求銘其父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
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費予念
平生分贖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
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又柳玘善書顧彥暉請書
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司空圖傳圖
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
置虞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齋隨筆又記曾子開
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為作銘其子以金帶縑帛
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
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義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

與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貧甚趙子昂為介羅司徒請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為潤筆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繼襖不煖饑腸猶作鐘球鳴之句謂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陽傳東陽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陽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鮮菜耶東陽乃勉為之亦可見其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為郎中謂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

陔餘叢考

卷三

諱

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而題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者餽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語然金縢之真偽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臨文

陔餘叢考

卷三

諱

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

漢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去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避之例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避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為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載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不避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以避諱著為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為太子

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為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
 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肖授京兆少尹以父
 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
 太子右衛率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
 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
 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
 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
 也宋史張元長廣州元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
 舒為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為郇後唐以
 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為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
 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延祥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
 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
 而并為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
 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
 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為內已著為令至唐時諱嫌名者
 更多賈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
 折之始受蕭復為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

改為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
 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
 也然唐書衛洙為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
 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
 行固難依允李璣傳官者摘礮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礮
 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
 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
 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
 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字雖不連續者亦避之避世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
 是也避民為人如民部改為戶部李安民改為李安人
 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
 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
 字也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
 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
 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
 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
 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

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稱其字永業此非諱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

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

皆改為嚴以魯莊公為嚴公楚莊王為嚴王莊助莊子

陵皆改姓為嚴王義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

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為武淵為泉又

為深世為代民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為深

明李安民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為幼甚而

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隋書趙仲卿為政猛時人謂之於菟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此皆以文

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蜆以父名顯乃改呼

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先諱序凡為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

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

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為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為別也然禮又云

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

為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

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

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滿

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

避私諱當以五世為斷唐制已不諱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蓋避宗時已

覲面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

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

何如皮公書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

諱故也殷鈞尚珠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

父版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

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雖為當世

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莽燕閒常談云許

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

陔餘叢考

卷三

三

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方

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

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覲面犯諱故酬接時

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一頁二行 力身全書 4 五上夕 一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為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葬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葬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其允協情理詔從之按葬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父在為母斬衰

古禮父在為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父在為母也喪服篇日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為定制

婦為舅姑三年喪

婦為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

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

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

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

禮婦為舅姑服期近代多為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

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

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

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

遂為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三十四歲女雄煞山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董成三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飾細灰於窆前欲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鷺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格性饑于靈几間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性見媪連毆之媪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詠論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有為父母而首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

陔餘叢考

卷五

三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祀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為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為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為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為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陔餘叢考

卷五

四

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為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者引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為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祭墓在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東郭播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侍子如園計吏皆會陵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

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制為朝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為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推牛上荀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陔餘叢考

墓

五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印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因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

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為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為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耐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陔餘叢考

墓

六

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樂水澆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山之尾初學記作於山論衡作於山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教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喪服記

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為君子為父妻
妾為夫及孫為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
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
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
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
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可徒文子問子
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修餘叢考

卷七

七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為葬所者古人謂之假
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議郝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
下棺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詵云此方下
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
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
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
有司遷瘞之蓋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

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
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
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
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
傳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乃
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齊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
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
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證張溥又引漢書高惠文功
臣表云戚國侯李信成坐為太常丞相侵神道為隸臣

修餘叢考

卷七

八

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
二事又在前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
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為
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
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
豐碑以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
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
壙前以紼繞之用輓轎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
墳墓皆植大木為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後代自廟祖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勒銘鼎鐘歲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緯索之象孫宗鑑東皇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曠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虛墓尚物所以懸空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陔餘叢考

卷三

九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空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齊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仰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

子邁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翠碣石等雖非冢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輿子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陔餘叢考

卷三

十

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曠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表皇后薨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墓誌云武帝自爲墓誌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議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

北史與遜傳魏收為陳秋十碑序合與家謙作銘陸印不為以爲皆收作也其又有兩迨李翱為高懸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牲懸練之具而名其又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問其

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按南史虞翻傳案武于城西置士林館務乃制碑泰上帝即命勒于館則六朝時已置名曰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

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

亥餘叢考 卷三 圭

蓋也後立碑於墓其象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為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嚴

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為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

不與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附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

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為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从病勑兒子可立一員石子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為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勑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為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此蔡

亥餘叢考 卷三 圭

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為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上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

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

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

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為

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為

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

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為議論請救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諛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救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元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譏又何怪乎虛詞譎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陔餘叢考

卷五

五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為磬始皇嶧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以磬乃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為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

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彈鳥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為古無忌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聊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之既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為則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進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荀納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有忌時忌年益為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

陔餘叢考

卷五

六

停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耶仁寶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為一候人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

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對之理如木日鬼則金爲之殺金日鬼則火爲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陰陽往來多以七日爲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天之道也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歟然以七七爲限經傳並無明文王棠謂古禮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蓋因虞禮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譏昌

陔餘叢考

卷三

七

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日以七數之及陰陽家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云云棠謂日以七數之者卽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實不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爲舉哀國珍胡太后之父也之詔自始魏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齊令七人出家也闍人孟樂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成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續發又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爲請僧設齋此則做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齊也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爲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

唐李翱集有楊垂譏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期以爲非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傳仁宗崩英宗初卽位光獻后謂琦曰當初立他爲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于錢爐矣齋七卽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墳

司空圖作生墳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此生墳之始也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刻土爲牀曰化臺而刻

陔餘叢考

卷三

大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旣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之許荆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

廟樹碑祭形在遼東有恩信既及吏民為立祠此皆死
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
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樂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
社號曰樂公社石段為齊相齊人為立石相祠此生祠
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為立祠
王堂為巴郡太守韋義為廣都長吏民皆為立生廟又
李憲既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從
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為立生祠號曰白馬
從事唐書狄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立生祠遷魏州州
人又為立祠呂諲治荆州有惠愛荆人構生祠諲沒人
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

陔餘叢考

卷五

九

詣闕請立生祠張亢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
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為立生
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
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
祠者也按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繼為
魏州司功參軍會葬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
道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
處為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蓋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
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

傳將作穿復土起家為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
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
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
年冬幸章陵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
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
和既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又清
河王慶欲為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為沒齒
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
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為荆州刺史及卒闕境痛
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
無所乃詔為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

陔餘叢考

卷五

十

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
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
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
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
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
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
以祠堂為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
仁宗建阿木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
為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塋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為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塋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塋像者其祖先真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尚多塋像陸魯望建祠塋已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塋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

帝乙為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假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而又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茂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上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泥塑木刻戰國時皆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道莫莫如大日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日小可

大可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為之耳宋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真身塑像寺中此又後世真身塑像之始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三